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北京出版社

經部第一九册目次

司馬氏書儀十卷 （宋）司馬光撰 宋刻元修本 ○○一
春秋提綱十卷 （元）陳則通撰 明鈔本 ○五三
春秋經傳闕疑四十五卷 （元）鄭玉撰 明師山書院鈔本 一三七

司馬氏書儀十卷

（宋）司馬光撰

宋刻元修本

書儀十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司馬光撰。考隋書經籍志、謝元有內外書儀四卷、蔡超有書儀二卷。以至王宏王儉唐瑾皆有此著。又有婦人書儀八卷、僧家書儀五卷。蓋書儀者、古私家儀注之通名。崇文總目載唐裴茝鄭餘慶宋杜有晉劉岳尙皆用斯目。光是書亦從舊稱也。凡表奏公文私書家書式一卷、冠儀一卷、婚儀二卷、喪儀六卷。朱子語錄、胡叔器問四先生禮、朱子謂、二程與橫渠多是古禮、溫公則大概本儀禮而參以今之所可行者。要之溫公較穩、其中與古不甚遠、是七分好。又與蔡元定書曰、祭儀只是於溫公書儀內少增損之云云。則朱子固甚重此書。後朱子所修祭儀爲人竊去、其稾不傳。則此書爲禮家之典型矣。馬端臨文獻通考、載其父廷鸞之言、謂書儀載婦入門之日、卽拜先靈、廢三月廟見、爲非禮。引朱子語錄以爲惑於陳鍼子先配後祖一語。又謂檀弓明言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而云周已戚、書儀載祔廟在卒哭後、於禮爲太遽。宋杜預左傳注、謂禮逆婦必先告廟而後行、故楚公子圍稱告莊共之廟。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謂先配而後祖。其事與廟見無關、光未必緣此起義。又古者三月廟見、乃成爲婦、故有反馬之禮。有未及三月而死、則仍歸葬母家之禮。後世於親迎之日卽事事成其爲婦、三月之內設有乖忤、斷不能離婚而逐之。設有殀折、斷不能舉柩而返之也。何獨廟見之期堅執古義乎。至於殷練而祔、孔子善之、其說雖見檀弓。考宋史禮志所載祔廟之儀、實從周禮。國制如是、士大夫安得變之。亦未可以是咎光也。他如深衣之制、朱子家禮所圖、不內外掩襲、則領不相交。此書釋曲袷如矩以應方句、謂孔疏及後漢書馬融傳注所說、似於頸下別施一袷、映所交領、使之正方、如今時服上領衣、不知領之交會處自方、疑無他物云云。闡發鄭注交領之義最明。與方言袷謂之交、郭璞注爲衣交領者、亦相符合。較家禮所說、特爲詳確。斯亦光考禮最精之一證矣。禮記大全檀弓忌日不樂條下、載劉璋之說、引司馬氏書儀、忌日則去華飾之服、薦酒食云云。此本無之。然此本首尾完具、尙從宋本翻雕、不似有所闕佚者。或劉璋偶誤記歟。

書儀溫國文正　先生撰
〻之元豐中薦紳家爭相
傳寫往往皆珍秘之自中
原俶擾有能保存渡江者
百無一二士大夫雖時有
其殘篇恨無全編淳熙間
嘗川范君始得是書繼
嘗鋟梓然亦以闕裂不全
爲欠余　先伯父仕于閩
與　先生族孫同僚寀獲
〻全書躍然喜如得至寶
亟求錄之家藏〻矣遂刊
有得是書經世〻防範禮
法之大端士大夫家若能
採擇而行之於名教豈曰
小補之哉以故再加訂證
訛舛編排繕寫命工刊刻
以大其傳俾識者以廣
先生爲書之意亦不負
先之世叔書之志云時歲壬
子菊月圓日序于傳桂臺

司馬氏書儀目錄

卷之一

表奏

表奏

表式

奏狀式

公文

申狀式

牒式

私書

上尊官問候賀謝大狀

與平交平狀

上書

啓事

上尊官時候啓狀

上稍尊時候啓狀

與稍卑時候啓狀

上尊官手啓

別簡

上稍尊手啓

與平交手簡

與稍卑手簡

謁大官大狀

謁諸官平狀

平交手刺

名紙

家書

上祖父母父母

上内外尊屬

上内外長屬

與妻書

與内外卑屬

與幼屬書

與子孫書

與外甥女婿書

婦人與夫書

與僕隸委曲

卷之二

冠儀

冠

笄

堂室房戸圖

深衣制度

卷之三

婚儀上
婚
納采
問名
納吉
納幣
請期
親迎

卷之四
婚儀下
婦見舅姑
壻見婦之父母
居家雜儀

卷之五
喪儀一
初終 病甚附
復 立喪主護喪等附
易服
訃告
沐浴 飯含 襲 始死之奠哭泣附
銘旌
魂帛 影幀附

弔酹賻襚
小斂 棺槨 大斂殯

卷之六
喪儀二
聞喪 奔喪
飲食
喪次
五服制度
五服年月略
成服
朝夕奠

卷之七
喪儀三
卜宅兆葬日
穿壙
碑誌
明器 下帳 苞筲 祠版
啓殯
朝祖
親賓奠 賻贈

卷之八
喪儀四

陳器
祖奠
遣奠
在塗
及墓
下棺
祭后土
題虞主
反哭
虞祭
卒哭
祔
卷之九
喪儀五
小祥
大祥
禫祭
居喪雜儀
卷之十 喪儀六
祭
影堂雜儀

司馬氏書儀目録終

司馬氏書儀卷第一

○表奏　公文　私書　家書

表奏

元豐四年十一月十二日中書劄子據詳定官制所修到公式令節文

表式

臣某言　云云　臣某誠惶誠懼（賀則云誠懽誠忭後辭末準此）頓首頓首辭　云云　謹奉表稱　謝以　聞（稱賀同其辭免恩命及陳乞不用狀者亦准此）

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年月　日具位臣姓　名　上表

右臣下奏陳皆用此式上東宮牋亦倣此但易頓首為叩頭不稱臣命婦上皇太后皇后准東宮牋稱妾

奏狀式

某司（自奏事則具官　貼黃節狀內事）

某事　云云（若元事因者於此便云右臣）

右　云云（列數事則云右謹件如前）謹錄奏

聞謹奏（取旨者則云伏候勅旨）

乞降付去處（貼黃在年月前）

年月　日具位臣姓名（有連書官即依此列位）狀奏

右臣下及內外官司陳叙上聞者並用此式在京臣寮及近臣自外奏事兼用劄子前不具官

事末云取 進止用牓子者惟不用年不全幅
不封餘同狀式皆先具檢本司官畫日親書付
曹司爲案本官自陳事者則自留其案

○公文

中狀式

某司自申狀則具官封姓名

某事云云 有事因則前具其事先所因則便云右某

右云云謹具狀申如前列數事則云右件狀如前云云 某司謹狀取處分則云伏候旨揮

年月 日具官封姓名有連書官則以次列銜 狀

右內外官司向所統屬並用此式尚書省司上門下中書省樞密院及臺省寺監上三省樞密院省內諸司并諸 諸州上省臺寺監並准此

牒式 某司 官

某司牒 某事云云

牒云云若前列數事則云牒件狀如前云云 謹牒

年月 日 牒

列位三司首判之官一人押樞密院則都承旨押

右門下中書尚書省以本省樞密院以本院事
相移云謂非被受者及內外官司非相管隸者相移並用
此式諸司補牒亦同惟於年月日下書書令史
名辭末云故牒官雖統攝而無狀例及縣於比
州之類皆曰牒上寺監於御史臺秘書殿中省亦准此 於所轄而無
符帖例者則曰牒某司不闕字尚書省於御史臺秘書殿中省及諸司於臺省寺監於諸路諸州亦准此其門下中書省樞密院於省內諸司臺省寺監官司辭末云故牒尚書省自於省內諸司准此

○私書

上尊官問候賀謝大狀

具位姓 某

右某云云述事謹具狀上問 尊候申賀上則云謹隨事 謹狀 書

云云諸事狀上牒件狀如前謹牒狀末皆名下亦云牒此蓋唐末屬寮上官長公牒非私書之體及元豐改式士大夫亦相與改之

年月 日具位姓 某 狀

封皮 狀上 某位 具位姓 某謹封 重封上題云狀上某位下云謹重封

與平交平狀

具位姓 某

右某啓述事云云 謹奉狀 起居陳賀陳謝隨事 伏惟

照察謹狀

月 日具位姓 某 狀

封皮 用面簽某位 具位姓 某姓謹封 重封題與大狀同後封皮重封皆准此

上書

月日具位某頓首再拜上書某位執事 此上尊官之儀也若稍尊則云閤下平交則云謹致書某位足下凡閤下稱守黃閤者宰相不當也而未俗以虛名相尊今有謂宰相爲閤下則以爲輕而今又非平交不可施矣此無如之何且須從俗此下述事云云 不宣某頓首再拜

某位執事
啓事
具位姓　某
右某啓（云云求事）謹奉啓事陳聞（陳賀陳謝隨事）伏惟
尊慈俯賜　鑒念不宣謹啓
月　日具位姓　某　啓上
（封皮用）某位　具位姓某啓上謹封（前上書封皮改啓爲書字）
上尊官時候狀
（裝書儀式典吏起居官長啓狀止如此元無公狀之式若裝文有四海吉書分五等以父之執友高及出陳屬尊見受業師爲極尊年紀高於己或職掌叔大妻兄之屬爲稍尊齒爵相敵若爲平等年小於己官卑於己及妻弟妹夫爲稍卑先曾服事及弟子之類爲極卑今以裝之啓狀爲大書四海吉書爲書小簡及平日生來手簡而識爲增損以叶……爲尊官与郎甲不具札……与人書所以爲……豈以多紙爲恭耶……而不識不足法也）
某啓暑度推移日南長至（此冬至之儀也正旦則云元正啓祚万物惟新月朔及非……）
（時候居則各用其月時候如孟春猶寒之類）伏惟　某位膺時納祐與國
同休（正旦云……）某即日蒙　恩事役所縻
（有官則云……）未獲趨拜　門庭伏乞　上爲　廟朝善
保　崇重下誠不任瞻　依懇禱之至謹奉狀陳賀
（無官則云……）不宣謹狀
月　日具位姓　某　狀上
某位（……）

（具位見生非平交不可稱其字後手啓准此）謹空
（封皮）謹上　某位（座前或台座皆如狀中）具位姓　某　狀封
上稍尊時候啓狀
（平交改思情不任勤瞻之至爲用懇勤懷闕下爲足下凡漢空白餘同）
某啓（時候如前）伏惟　某位膺時納祐繁禧無斁宜（月朔及非時起……）
（居則云尊……）某即日蒙　免未由　覲展伏冀　順時
善加　保養卑情不任勤禱之至謹奉狀陳　賀
（非時起居……）不宣謹狀
月　日　粗銜姓　某　狀上
某位（閤下或云侍史或云左右或云足下若有契素……）謹空
（封皮）狀上　某位（……）粗銜姓　某　謹封
與稍卑時候啓狀（……手簡……）
某啓（時候如前）恭惟　某位膺時納祐繁禧無斁宜（……）
（時起居……）某即日幸加宜未由　展奉惟冀　順時
善加　保愛用慰遠懷謹奉狀不宣謹狀
月　日（……）粗銜姓　某　狀上
某位（……）
（封皮）狀上　某位　粗銜姓　某　謹封
上尊官手啓（……）
某惶恐頓首再拜（云云）謹奉啓不備（……）
（……）今某惶恐頓首再拜
某位（……）月日謹空

（封皮）謹謹上　某位（座前或云啓中）　某　啓封

別簡

某啓（或云再拜啓或云又啓述事云云）　上稍尊手啓（書中小簡及別簡如大簡）　某頓首再拜

某再拜（或云述事云云）謹奉啓不宣　某再拜

某位閤下（或云侍史或云左右若與人貧則只云右下）　月日

（封皮）啓上　某位（某下等或云啓中）　某　謹封

與平交手簡（書中小簡同小簡直述事未云某頓首）

某啓（述事云云）不宣　某頓首

某位（足下或云左右）

（封皮）手啓上（或止云諮[illegible]）　某位　某　謹封

與稍卑之簡（[illegible]）

某啓（[illegible]）不宣　某　咨白

某位　日

（封皮）簡呈　某位　某　謹封

謁大官大狀

具位姓　某

右某謹詣　門屏祇候　起居（[illegible]）

某位伏聽處分謹狀（[illegible]）

（[illegible]）

年月　日具位姓　某　狀

謁諸官平狀

具位姓　某

右某祇候（[illegible]）　起居（[illegible]）

某位謹狀（[illegible]）

月　日具位姓　某　狀

平交手刺（大約如此[illegible]）

某爵（無爵者只官）某甲（無官者[illegible]）

某里某（[illegible]）

專詣　見（[illegible]）

某位　月日　謹刺

名紙

取紙半幅左卷以線近上橫繫之題其陽面（凡名紙吉儀[illegible]陰面）云鄉貢進士

姓名

家書

上祖父母父母（上外祖父母[illegible]）

某啓孟春猶寒（[illegible]）伏惟　某親尊體起居萬福

某在此與新婦以下各循常（[illegible]）

乞不賜遠念（[illegible]）

未由　省侍伏乞倍加　調護下誠不任瞻戀之

至謹奉狀不備孫（[illegible]）

某親几前　某再拜上

（封皮）謹謹上　某親几前　孫（男女）某　狀封

（封皮）平安家書附上　某州某縣姓某官　（凡人[illegible]）

孫男女同 粗銜某謹重封

上內外尊屬 謂伯叔祖父母伯叔父母姑舅姨舅母姨夫妻之父母

改起居爲動止省侍爲覲省調護爲保重瞻戀爲

瞻仰几前爲座前姪甥壻隨所當稱惟與妻之父

母書不稱新婦稱封邑無封邑則改新婦以下爲

家中骨肉 古人謂父爲阿郞謂母爲孃子故劉岳書儀上父母書稱阿郞孃子其後奴婢尊其主如父母故亦謂之阿郞孃子以其主之宗族多故更以行第加之今人與妻之父母書稱丈妻爲孃子殊亂尊卑名不正則言不順士君子宜有以易之 餘皆如上父母書

上內外長屬 謂兄姊表兄姊及姊夫妹夫嫂亦同

改尊體起居萬福爲動止康和乞不賜遠念爲幸

不念及省侍爲參省伏乞倍加調護爲爲 國保

變下誠不任瞻[illegible]之至爲卑情不勝依戀弟妹內

外弟妹隨所昔 稱之子稱外弟者姑今人亦通稱表弟也

几前爲左右狀爲啓餘如上父母書

封皮 啓上 某親 弟 某 謹封

與妻書

某咨春寒 春暄夏熱秋涼冬寒隨時 動履清勝 或云常勝 某此粗遣免

述事云云 不悉 今俗筆儀紙不具弟妹法 某書達某邑封 裴儀云某拔以下於

理亦似未安若死封邑宜稱某字 月日

封皮 書達 某邑封 某謹封 重封云平安家書附至本宅

與內外卑屬 謂弟妹表弟妹

幾弟 妹則云幾妹 春寒 寒暄隨時 想與諸尊幼 或云長幼隨事 休宜

兄此粗常 述事云云 不悉兄報某親

月 日

封皮 書寄幾弟 或弟妹不空表弟妹空 兄手書 表弟妹云表兄姓某押封以下書皮重封

皆同重封平安家書附至某州某縣幾某官處元 粗

銜姓押重封 表弟云卑屬重封

與幼屬書 謂兄弟之子孫

告幾某官春寒 寒暄隨時 想汝與諸尊幼 或云長幼隨事 吉健

翁 或伯或叔 此與骨肉並如常 述事云云 不具翁 餘隨事書此式與兄及孫

姪等書其不甚多云及此不多今以與汲君拙妙更改從俗 告幾某官 省 月日

封皮 書付幾某官 翁 餘做此 封 重封如卑屬

與子孫書

告名 子孫云 春寒 寒暄隨時 想汝與諸幼 卑幼隨事 吉健 述時往

吾此與骨肉 一如常 述事云云 不具翁 或父 告名 省

封皮 委曲付名 翁 父同 封

重封 平安家書附至付某名觀子 粗銜姓 押 重封

與外甥女壻書 封少重封與表弟妹同

某咨春寒 寒暄隨時 想與尊幼如宜 與女壻者云與姻及外孫如宜 某

此粗常 述事云云 不悉其咨 姓甥某官 壻云某郞

月 日

婦人與夫書

婦人與諸親書皆與男子同於子孫之婦稱吾於夫家尊長稱新婦某氏於卑幼稱婆稱伯母叔母或稱老婦於己家尊長稱兒於卑幼稱姊姊如於外人不當通書若不得已通書亦當稱官號今人

皆稱兄弟也上舅姑書如父母但改新婦以下稱其夫官而已與妯娌書如長屬其末自稱姒某氏婦某氏與子孫書云告我新婦餘如與子孫書其與尊長者雖有封邑不敢稱之若婦人謂夫曰君自稱曰妾今夫與妻書稱名妻與夫書稱妻乃冀缺梁鴻相推敬之道也

妾啓春寒寒暄隨時動止康和或云康勝妾即此蒙免諸幼無恙此平安之義也若已不安則不云蒙免子孫有不安者則不云諸幼无恙此下具事云云不宜妾

上 某官侍者无官則稱良人月日

封皮狀上 某官 邑封某 氏妾 謹封

與僕隸委曲僕隸上郎主亦依公狀式

姓名僕隸姓名也官事云云不具委曲付姓名

封皮委曲付姓名 押 封

司馬氏書儀卷第一

司馬氏書儀卷第二

冠儀

男子年十二至二十皆可冠冠儀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之道也成人之道者將責成人之禮焉也責成人之禮焉者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行也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冠禮之廢久矣吾少時聞村野之人尚有行之者謂之上頭城郭則莫之行矣此謂失禮求諸野者也近世以來人情尤為輕薄生子猶飲乳已加巾帽有官者或為之製公服而弄之過十歲猶總角者蓋鮮矣彼責以四者之行豈知之哉往往自幼至長愚騃如一由不知成人之道故也古禮雖稱二十而冠然魯襄公年十二晉悼公曰君可以冠矣今以世俗之弊不可猝變故且循俗自十二至二十皆許其冠若敦厚好古之君子俟其子年十五已上能通孝經論語粗知禮義之方然後冠之斯其美矣

必父母無期已上喪始可行之冠昏皆嘉禮也曾子問冠者至[illegible]又雜記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然則大功之末亦不可冠也曾子問有因喪服而冠者恐於今行

其禮主人盛服主人謂冠者之祖父父及諸父諸兄凡男子之為家長者皆可也凡盛服有官者具公服鞾笏[illegible]取其所有而已[illegible]或衫帶各[illegible]皆准此親臨筮日於

影堂門外西向[illegible]若大事[illegible]筮[illegible]不在著[illegible]或曰不能曉卜筮[illegible]皆[illegible]不用卜筮[illegible]如此但以[illegible]

若不吉則更筮他日[illegible]

前期三日筮賓如求日之儀[illegible]

乃遣人戒賓[illegible]

曰某主人名也[illegible]

某子名將加冠於其首願吾子之教之也賓對曰

某不敏恐不能供事以病吾子敢辭辭一辭而許[illegible]

（[illegible]）主人曰某願吾子之終教之也

賓對曰吾子重有命某敢不從（若賓主之交不以書[illegible]則宜書以答[illegible]）

（[illegible]）前一日又遣人宿賓曰某將加冠於某之首吾子將蒞之敢宿賓對曰某敢不夙興（[illegible]）

其日夙興賓主人執事者皆盛服（[illegible]）

執事者設盥盆於廳事阼階下東南有臺帨巾在盆北有架（[illegible]）

陳服于房中西牖下東領北上

公服靴笏（[illegible]）旋襴衫次四䙆衫（[illegible]）要帶櫛篦總幧頭（[illegible]）席二在南公服衫設於椸（[illegible]）靴置椸下笏要帶篦櫛總幧頭置卓子上酒壺在服北次盞注亦置卓子上幞頭帽巾各承以盤蒙以帕主人執事者三人執之立于堂下西階之西南向東上賓升則東向主人立於阼階下少東西向子弟親戚立于盥盆東西向北上（[illegible]）擯者立于門外以俟賓（擇習禮者為之）

將冠者雙紒（[illegible]）袍（今俗所謂襖子是也[illegible]）勒帛素鞋（[illegible]可以素鞋）在房中南向

賓至贊者從之立於門外東向贊者少退

擯者以告主人主人迎賓出門左西向再拜賓答拜主人與贊者相揖不拜又揖賓乃先入門賓並行少退贊從賓後入門賓主分庭而行揖讓而至階又揖讓而升主人由阼階先升立于階上少東西向賓由賓階繼升立於階上少西東向贊者盥手由賓階升立于房中西向擯者取席於房布之於主人之北西向（[illegible]）

將冠者出房立于席北南向（[illegible]）

贊者取櫛總篦幧頭置于席南端（[illegible]）興席北少東西向立（[illegible]）

賓揖將冠者（[illegible]）冠者即席西向坐（[illegible]）贊者為之櫛合紒施總加幧（[illegible]）

賓降主人亦降立于阼階下賓盥（[illegible]）主人一揖一讓升自阼階賓升自西階皆復位（[illegible]）西階一等執巾者升一等授賓賓執巾正容徐詣將冠者席前東向（[illegible]）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弃尔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乃跪為之著巾興復位贊者為之取篦掠髮冠者興賓揖之適房服四䙆衫（[illegible]）要帶出房南向良久（[illegible]）

賓揖之即席跪賓盥如初降二等受帽進祝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謹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永年享受明福加之復位如初興賓揖之適房服旋襴衫要帶正容出房南向良久賓揖之

即席坐賓盥如初降三等受幞頭進祝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者徹帽賓加幞頭復位如初冠者興賓揖之適房改服公服若鞾襴正容出房立南向主人執事者受帽徹櫛篦席入于房擯者取席布於堂中間少西南向（[illegible]故席）贊者取盞斟酒于房中出房立於冠者之南西向賓揖冠者就席冠者立于席西南向賓受盞于贊者詣席前北向祝曰旨酒既清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古者冠用醴或用酒醴則一獻酒則三醮今不用醴以酒代之但改醮辭[illegible]）冠者（[illegible]）拜於席西升席南向受盞賓（[illegible]）復位東向答拜（答[illegible]）冠者即席南向跪祭酒興就席末跪啐酒（啐子對切少飲也）興降席授贊者盞南向再拜賓東向答拜冠者入家拜見于母母受之（[illegible]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為禮也[illegible]於拜時母為之起立可也下見諸父及兄做此）賓降階東向主人降階西向冠者降自西階立於西階東南向賓字之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嘏（嘏古雅切）永受保之曰伯某甫仲叔季惟所當冠者對曰某雖不敏敢不夙夜祗奉賓請退主人請禮賓賓禮辭許乃入設酒饌延賓及擯贊如常儀酒罷賓退主人酬賓及贊者以幣（端匹丈尺臨時隨意凡君子使人必報之至於婚喪相禮者當有以酬之若主人實貧相禮者亦不當受也）仍拜謝之（古冠禮乃禮賓以一獻之禮[illegible]一獻者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酬賓賓各兩爵而禮成又曰主人酬賓束帛儷皮注飲賓客而從之以財貨曰酬所以申暢厚意也束帛十端也儷皮兩鹿皮也又曰賓出主人送于外門外再拜歸賓俎注使人歸[illegible]十端[illegible]也介賓之輔以貴為之尊之飲酒之禮賓者為賓[illegible]為介又曰贊者皆與贊冠者為介[illegible]家也今[illegible]賓[illegible]拜故[illegible]）於賓之請退出冠者東向拜見諸父諸兄（諸父為一列諸兄為一列每列再拜而已下見諸母姑姊做此）西向拜贊者贊者答拜入見諸母姑姊諸母姑姊皆為之起遂出見於鄉先生（鄉里有德）及父之執友冠者拜先生執友皆答拜若有誨之者則對如對賓之辭且拜之先生執友不答拜若孤子冠（[illegible]）則明日量具香酒饌於影堂冠者北向焚香跪（[illegible]）使與再拜[illegible]（[illegible]）

笄

女子許嫁笄（[illegible]）主婦女賓執其禮（[illegible]笄者之[illegible]）行之於中堂執事者亦用家之婦女婢妾戒賓宿賓之辭改吾子為某親或邑封（[illegible]）陳服止用背子無幞頭有諸首飾（[illegible]）席一背設於櫛總首飾置卓子上冠笄盛以盤蒙以帕（笄如今[illegible]類所以綴冠者）執事者一人執之（[illegible]位）擯立于中門內將笄者雙紒襦（襦今之[illegible]）主

婦迎賓于中門內，布席於房外南面。（之如庶子冠禮）賓祝而加冠及笄，贊者爲之施首飾，賓揖笄者適房改服。笄子既笄，所拜見者惟父及諸母諸姑兄姊而已。（笄祝用冠者始加巾祝，字辭去髦士攸宜一句。）餘皆如男子冠禮。

堂室房戶圖（人家堂室房戶不能一一如此，當以帷幕夾截爲之。）

深衣 [illegible]

深衣之[illegible]用[illegible]（[illegible]）短無見膚，長無被土，續衽鉤邊。（[illegible]）

裳十二幅之數，亦斜割使一端闊一端狹，以闊者在上，狹者在下，交映垂之如燕尾，有鉤內裁其旁邊綴於裳之右旁以掩[illegible]（[illegible]）袪尺二寸。（袪，袖口也。凡尺寸皆當用周尺度之，周尺一尺當今省尺五寸五分弱。）衣要三袪。（[illegible]）縫齊倍要。（鄭曰：縫，紩也。[illegible]）袼之高下可以運肘。（[illegible]）袂之長短反屈之及肘。（鄭曰：[illegible]）

裳有十二幅，交解裁縫。（[illegible]）交領方。（[illegible]）袂微圓。（[illegible]）

不可見而衣漢馬援傳朱勃衣方領[illegible]頸下施衿領正方[illegible]之[illegible]交領使之方[illegible]以帶[illegible]結之[illegible]方[illegible]以白[illegible]為之方二十[illegible]春秋傳曰衣有[illegible]衣之交領[illegible]以深衣又曰負繩及踝以應直[illegible]又曰齊如權衡以應平[illegible]緣用

黑繒[illegible]以下無父母者純以素[illegible]

緣廣寸半[illegible]袷廣二寸[illegible]

玄冠玄冠亦名委貌如今道士冠而漆之[illegible]士服不[illegible]

[illegible]邊[illegible]廣四寸夾縫之黑繒飾其紳[illegible]紐約用組廣三寸長與紳齊[illegible]黑履白緣[illegible]夏用繒冬用皮[illegible]

司馬氏書儀卷第二

司馬氏書儀卷第三

婚儀上

男子年十六至三十女子年十四至二十[illegible]身及主婚者無期以上喪皆可成婚[illegible]必先使媒氏往來通言俟女氏許之然後遣使者納綵[illegible]使者擇家之子弟為之凡議婚姻當先察其壻與婦之性行及家法何如[illegible]

納綵[illegible]

前一日主人[illegible]以香酒脯醢[illegible]先告於影堂主人北向立焚香將俛伏興立祝懷辭[illegible]由主人之左進東向搢笏出辭跪讀之曰某[illegible]之子某[illegible]致告祝興主人再拜出撤闔影堂門乃命使者如

女氏（[illegible]）女家主人亦告于祖禰曰某之女某將嫁于某氏如壻父之儀其日日出（[illegible]）使者盛服執生鴈左首飾以繢（[illegible]交絡[illegible]）止于女氏之門外門者入告女家主人盛服出迎揖讓入門揖讓升堂主人立阼階上西向賓立西階上稍北東向（[illegible]）賓曰吾子有惠貺室某（名）也某（名）有先人之禮使某（名）請納綵主人對曰某（名）之子[illegible]

不答拜（[illegible]）主人賓皆進就兩楹間並立南向賓授鴈于主人受之以授執事者乃交授書（[illegible]）納于懷退各以授執事者賓降出門東向立

問名

主人降階而俟于門內之東西向使擯者出請事（[illegible]）賓曰請問名擯者入告主人出延賓賓執鴈復入門與主人揖讓升堂復前位賓曰某（名）既受命將加諸卜敢問女為誰氏對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女子第幾（[illegible]）

交授書降出主人立于門內如初擯者出延賓曰請禮從者對曰某既得將事矣敢辭主人曰敢固以請賓曰某辭不得命敢不從遂入與主人揖讓拜起（[illegible]）飲酒三行或設食而退如常儀

納吉（[illegible]使者往告婚姻之事於是定[illegible]六礼也）

納吉用鴈賓曰吾子有貺命某（壻父）加諸筮卜曰吉使某（使者）也敢告主人對曰某（女父）之子不惟恐弗堪子有吉我與在某（女父）不敢辭（餘如納[illegible]礼）

納幣（[illegible]）

納幣（[illegible]）執皮反之令文在內左手執前兩足右手執後兩足隨賓入門及庭三分之一而止北向西上賓與主人揖讓升堂賓曰吾子有嘉命貺室某（名）也（使者）請納幣主人對曰吾子順先典貺某（女父）重禮某不敢辭敢不承命於賓之致命也執皮者釋外足復之令文在外於主人之受幣也主人之執事者二人自東來出於執皮者之後受皮於執皮者之左逆從東出餘如納吉禮

請期（大家卜得吉日使使者往告之）

請期用鴈賓曰吾子有賜命某（壻夫）既申受命矣

使某(名)也請吉日主人曰某既前受命矣惟命是聽賓曰某(名)(壻父)命某(使者名)聽命於吾子主人曰某固惟命是聽賓曰某使某受命吾子不許某敢不告期曰某日主人曰某敢不謹須餘如納幣禮

親迎

前期一日女氏使人張陳其壻之室(俗謂之鋪房古雖無之然今世俗所用不可廢也牀榻薦席椅卓之類壻家當具之氈褥帳幔衾綯之類女家當具之所張陳者但[illegible]之類應用之物其衣服襪履等不用者皆鎖之篋笥世俗盡陳之欲矜誇富多此乃婢妾小人之態不足爲也文中子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夫婚姻者所以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也今世俗之貪鄙者將娶婦先問資裝之厚薄將嫁女先問聘財之多少至於立契約云某物若干某物若干以求售某女者亦有之既嫁而復欺紿負約者是乃駔儈鬻奴賣婢之法豈得謂之士大夫婚姻哉其舅姑既被欺紿則殘虐其婦以攄其忿由是愛其女者[illegible])[illegible]

期壻具盛饌([illegible])設盥盆二於阼階東南皆有一盥盆中央有勺設倚卓各二於室中東西相向各置盃匕箸蔬菓於卓子上罩之(士婚禮[illegible]夫入于室[illegible]今[illegible])酒壺在東席之後墉下置合巹一注於其南卓子上(巹以匏剖而爲二[illegible])又設酒壺於室外亦一注有盃(此所以[illegible]也[illegible])又設酒壺盞盃注於堂上初婚壻盛服(世俗新壻[illegible]簪花[illegible])[illegible]簪花一兩枝勝一兩枝可也)主人亦盛服坐於堂之東序西向設壻席於其西北南向壻升自西階立于席西南向贊者([illegible])取盃斟酒執之詣壻席前北向立壻再拜升席南向受盃跪祭酒興就席末跪啐酒興降西授贊者盃又再拜([illegible])進詣父座前東向跪父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勉率以謹若則有常([illegible])子曰諾惟恐弗堪不敢忘命俛伏興再拜出乘馬至于女氏之門外下馬俟于次([illegible])女家亦設酒壺盃注於堂上於壻之將至女盛飾姆相其禮([illegible])奉女立於室戶外南向姆在其右從者[illegible]東序西向母坐於西序東向([illegible])設婦席於母之東北南向贊者醮以酒如壻父醮子之儀姆導女出於母左父少進命之曰戒之謹之夙夜無違爾舅姑之命母送女至于西階上爲之整冠斂帔命之曰勉之謹之夙夜無違爾閨門之禮母姑嫂姊送至于中門之內爲之整裙衫申以父母之命曰謹聽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父既醮女即先出迎壻于門外揖讓以入壻執鴈以從至于廳事主人升自阼階立西向壻升自西階北向跪置鴈於地主人侍者受之壻俛伏興再拜主人不答拜姆奉女出于中門壻揖之降

自西階以出婦從後主人不降送壻至婦[illegible]車後[illegible]

之右舉簾以俟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爲禮也壻御婦車授綏姆辭不受注壻御者親而下之綏所以引升車者僕人之禮必授人綏今俗車無綏故舉簾以代之壻乃自

車右由車前過立於左轅側姆奉婦登車下簾壻

右執策左撫轅行驅車輪三周止車以俟今婦人幸有檐子[illegible]乘車[illegible]出於俗重兒子輕[illegible]車[illegible]人乃有性不能乘車[illegible]三周之禮更無所施壻亦無所用矣壻乘馬在前婦車在後亦以二燭

前導男率女女從男夫婦剛柔之義自此始也壻先至廳事婦下車揖之

遂導以入婦從之執事先設香酒脯醢於影堂[illegible]

[illegible]一[illegible]舅姑盛服立於影堂之上舅在東姑在西

相向[illegible]贊者以婦至于階下北向東上[illegible]

主人[illegible]立焚香跪酹酒俛伏興立祝懷辭由

主人之左進東面搢笏出辭跪讀之曰某以令月

吉日迎婦某婚事見祖禰祝懷辭出笏興主

人再拜退復位壻與婦拜如常儀出撤闔影堂門

右此禮今[illegible]可[illegible]也贊者導壻揖婦而先婦從之適

其室壻立于南盥之西婦立于北盥之西皆東向

婦從者沃壻盥于南壻從者沃婦盥于北[illegible]

[illegible]帨巾畢揖婦而行升自西階[illegible]

[illegible]婦從者布席於閫內

東方壻從者布席於西方壻揖婦入壻立于東席

婦立于西席婦拜壻答拜古者婦人與丈夫爲禮則俠拜鄉里舊俗男女相拜女子先一拜男子拜女一拜女子又一拜蓋由男子以再拜爲禮女子以四拜爲禮故也古无壻婦交拜之儀今世俗始相見交拜拜致恭亦事理之宜不可廢也壻揖婦就坐壻東婦西古者同牢之禮壻在西東面婦在東西面蓋古人尚右故壻在西尊之也今人既尚左且須從俗壻從者徹[illegible]置饌

壻婦皆先祭後食食畢壻從者啓壺入酒于注斟

酒壻揖婦祭酒舉飲置酒舉殽殽者乃今之下酒也又斟酒舉

飲不祭無殽又取巹分置壻婦之前斟酒舉飲不

祭無殽壻出就他室姆與婦留室中乃撤饌置室

外設席壻從者餕婦之餘婦從者餕壻之餘壻復

入室脫服婦從者受之婦脫服壻從者受之燭出

[illegible]云[illegible]以[illegible]於

[illegible]也主人以酒饌禮男賓於外廳主

婦以酒饌禮女賓於中堂如常儀古禮明日舅姑乃饗送者今從俗不

用樂曾子問曰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今俗婚礼用樂殊爲非礼

司馬氏書儀卷第三

司馬氏書儀卷第四

○婚儀下

婦見舅姑

婦明日夙興盛服飾俟見舅姑執事者設盥盆於阼階下帨架在北兄弟姊妹立于盆東如冠禮男女異列男在西女在東皆北上平明舅姑坐于堂上東西相向各置卓子於前贊者見婦于舅姑婦北向拜舅于堂下（古者拜于堂上今恭也何從衆）執笲（古笲制度世已不能知今但取小箱以帛衣之皁表緋裏以代笲可也）實以棗栗升自西階進至舅前北向奠于卓子上舅撫之侍者徹去婦降又拜舅畢詣姑前北向拜笲實以腶脩（腶脩今之暴脯是也）升進至姑前北向奠于卓子上姑舉之以授侍者婦降又拜執事者設席於姑之北南向設酒壺及注盃卓子于堂上婦升立於席西南面贊者禮婦如父母醮女之儀婦降西階就兄弟姊妹之前其長屬應受拜者少進立婦乃拜之無贄拜畢長屬退（長屬多其見疏）以次拜幼屬應相拜者（今世俗小郎小姑皆相拜）少進相拜畢退無贄（若有尊屬則婦往拜於其室若卑屬則來拜於婦室）婦退休于其室至食時行盥饋之禮婦家具盛饌酒壺（士婚禮婦盥饋特豚合升側載注側載者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今但具盛饌而已）婦從者設蔬果卓子于堂上舅姑之前設盥盆于阼階東南帨架在東婦盥于阼階下執饌自西階升（凡子婦升降皆自西階冢婦升降自阼階）薦于舅姑侍立于姑之後饌有繼至者侍者傳致於西階不盡一級婦往受之薦于舅姑侍者徹餘饌置於旁側別至舅姑者各置一卓子上食畢婦降拜舅升洗盃斟酒置舅卓子上降俟舅舉酒飲畢又拜遂獻姑姑受而飲之餘如獻舅之儀婦升徹飯侍者徹其餘皆置別室婦就餕姑之饌畢婦從者餕舅之餘婿從者餕婦之餘舅姑共饗婦於堂上設席如朝來禮婦之位婦升立于席西南向贊者取盃斟酒授婦婦皆如朝來禮婦之儀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此謂冢婦也餘婦則舅姑不降婦降自西階古者冢婦…書…婦不可以…也若舅姑已沒則古有三…所…吏不行其舅姑止一人則舅坐於東序姑坐於西序也）

婿見婦之父母

明日婿往見婦之父母皆有幣婦父迎送揖讓皆如客禮拜即跪而扶之入見婦母婦母闔門左扉立于門內婿拜于門外次見妻黨諸親拜起皆如俗儀而無幣見諸婦女如見婦母之禮婦家設酒饌婿如常儀（親迎之夕不當見婦母及諸親不當行私禮設酒饌以婦未見舅姑故也）

居家雜儀

凡為家長必謹守禮法以御羣子弟及家衆分之以職（謂使之掌倉廩廐庫庖廚之類）授之以事（謂朝夕所幹及非常之事）而責其成功制財用之節量入以為出稱家之有無以給上

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費皆有品節而莫不均壹裁省冗費禁止奢華常須稍存贏餘以備不虞

凡諸卑幼事毋大小毋得專行必咨禀於家長易曰家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安有嚴君在上而其下敢直行自恣不顧者乎雖非父母當時為家者亦當咨禀而行之則号令出於一人家政始可得而治矣

凡為子婦者毋得畜私財俸祿及田宅所入盡歸之父母舅姑當用則請而用之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內則曰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茝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之以待乏鄭康成曰待舅姑之乏也不得命者不見許也又曰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後與之夫人子之身父母之身也身且不敢自有況敢有私財乎若父子異財互相假借則是有子富而父母貧者父母飢而子飽者賈誼所謂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不孝不義[illegible]

凡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凡為人子弟者不敢以貴富加於父兄宗族加謂以其貴富[illegible]不舉卑幼之礼

凡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有賓客不敢坐於正廳無書院則坐於廳之旁側升降不敢由東階上下馬不敢當廳凡事不敢自擬於其父

凡父母舅姑有疾子婦無故不離側親調嘗藥餌而供之父母有疾子色不滿容不戲笑不宴遊捨置餘事專以迎醫顏氏家訓曰父母有疾子拜醫以求藥蓋以醫者親之存亡所繫豈可傲忽也檢方合藥為務疾已復初

凡子事父母父母所愛亦當愛之所敬亦當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凡子事父母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奉養之幼事長賤事貴皆倣此也

凡子婦未敬未孝不可遽有憎疾姑教之若不可教然後怒之若不可怒然後笞之屢笞而終不改子放婦出然亦不明言其犯禮也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悅是善事我子行夫[illegible]沒身不衰

凡為宮室必辨內外深宮固門內外不共井不共浴堂不共廁男治外事女治內事男子晝無故不處私室婦人無故不窺中門有故出中門必擁蔽其面如蓋頭面帽之類男子夜行以燭男僕非有繕修及有大故謂水火盜賊之類亦必以袖遮其面女僕無故不出中門小婢亦然有故出中門亦必擁蔽其面鈴下蒼頭但主通內外之言傳致內外之物毋得輒升堂室入庖廚

凡卑幼坐而尊長過之則起出遇尊長於塗則下馬不見尊長經再宿以上則再拜五宿以上則四拜賀冬至正旦則六拜朔四拜凡拜數或尊長[illegible]

將職而止之則從尊長之命吾家同居宗族衆多冬正朔望聚於堂上（此假設南面之堂若宅舍異制臨時從宜）丈夫處左西上婦人處右東上（左右謂家長之左右）皆北向共爲一列各以長幼爲序（婦以夫之長幼爲序不以身之長幼）共拜家長畢長兄立於門之左長姊立於門之右皆南向諸弟妹以次拜訖各就列丈夫西上婦人東上共受卑幼拜（以宗族多若人人致拜則不勝煩勞故同列共受之）受拜訖先退後輩立受拜於門東西如前輩之儀若卑幼自遠方至見尊長遇尊長三人以上同處者先共再拜敘寒暄問起居訖又三再拜而止（晨夜唱喏萬福安置若尊長三人以上同處亦三而止皆所以避煩也）

凡受女壻及外甥拜立而扶之（扶謂搊策）外孫則立而受之可也

凡節序及非時家宴上壽於家長卑幼盛服序立如朔望之儀先再拜子弟之最長者一人進立於家長之前幼者一人搢笏執酒盞立於其左一人搢笏執酒注立於其右長者搢笏跪斟酒祝曰伏願某官備膺五福保族宜家授幼者盞注返其故處長者出笏俛伏興退與卑幼皆再拜家長命諸卑幼坐皆再拜而坐家長命侍者徧酢諸卑幼諸卑幼皆起敘立如前俱再拜就坐飲訖家長命易服皆退易便服還復就坐

凡子始生若爲之求乳母必擇良家婦人稍溫謹者（非惟敗亂家法兼令所飼之子性行亦類之）子能食飼之教以右手子能言教之自名及唱喏萬福安置稍有知則教之以恭敬尊長有不識尊卑長幼者則嚴訶禁之（古有胎教況於已生子始生未有知固舉以禮況於已有知孔子曰幼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顏氏家訓曰教婦初來教子嬰孩故慎在其始此其理也若夫子之幼也使之不知尊卑長幼之禮每致侮詈父母毆擊兄姊父母不加訶禁反笑而獎之彼既未辨好惡謂禮當然及其既長習已成性乃怒而禁之不可復制於是父疾其子子怨其父殘忍悖逆無所不至此蓋父母無深識遠慮不能防微杜漸溺於小慈養成其惡故也）六歲教之數（謂一十百千萬）與方名（謂東西南北）男子始習書字女子始習女工之小者七歲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始誦孝經論語雖女子亦宜誦之自七歲以下謂之孺子早寢晏起食無時八歲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以謙讓男子誦尚書女子不出中門九歲男子誦春秋及諸史始爲之講解使曉義理女子亦爲之講解論語孝經及列女傳女戒之類略曉大意（古之賢女無不觀圖史以自鑒如曹大家之徒皆精通經術議論明正今人或教女子以作歌詩執俗樂殊非所宜也）十歲男子出就外傅居宿於外讀詩禮傳爲之講解使知仁義禮智信自是以往可以讀孟荀揚子博觀群書凡所讀書必擇其精要者而誦之（如禮記學記大學中庸樂記之類他書倣此）其異端非聖賢之書傳宜禁之勿使妄觀以惑亂其志觀書皆通始可學文辭女子則教以婉娩聽從（婉娩柔順貌婉音晚）及女工之大者（女工謂蠶桑織績裁縫及爲飲膳不惟正是婦人之職兼欲使之知衣食所來之艱難不敢恣爲奢麗至於纂組華巧之物亦不必習也）未冠笄者

質明而起總角靧（音悔洗面也）面以見尊長佐長者供養
祭祀則佐執酒食若既冠笄則皆責以成人之禮
不得復言童幼矣
凡內外僕妾雞初鳴咸起櫛總盥漱衣服男僕灑
掃廳事及庭鈴下蒼頭灑掃中庭女僕灑掃堂室
設倚卓陳盥漱櫛靧之具主父主母既起則拂床
襞衾（襞音璧疊衣也）侍立左右以備使令退而具飲食得
間則浣濯紉縫先公後私及夜則復拂床展衾當
晝內外僕妾惟主人之命各從其事以供百役凡
女僕同輩（謂兄弟所使）謂長者為姊後輩（謂諸子所使）謂前輩為
姨（內則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鄭康成曰人貴賤不可以無禮故使之序長幼）務相雍睦其
有鬬爭者主父主母聞之即訶禁之不止
即杖之理曲者杖多一止一不止獨杖不止者
凡男僕有忠信可任者重其祿能幹家事次之其
專務欺詐背公徇私屢為盜竊弄權犯上者逐之
凡僕年滿不願留者縱之勤舊少過者資而嫁之
其兩面二舌飾虛造讒離間骨肉者逐之屢為盜
竊者逐之放蕩不謹者逐之有離叛之志者逐之

司馬氏書儀卷第四

司馬氏書儀卷第五

○喪儀一

初終 附疾病

疾病（[illegible]）遷居正寢內外安靜以俟氣絕（[illegible]）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婦人不絕於男子
之手（春秋書公薨于路寢言[illegible]之正也[illegible]曾子且死猶曰吾得正而斃焉[illegible]室正寢也近世孫宣公臨薨遷于外寢盡君子[illegible]得不[illegible]也凡男子疾病婦人侍疾者[illegible]外婦人疾病男子亦然此所以[illegible]自[illegible]也）
既絕諸子啼兄弟親戚侍者皆哭各盡
哀止哭（開元禮於此下即云男女易服布素及坐哭之位按喪大記惟哭先復復後乃行死事[illegible]心猶冀其復生也又布素之服非也凡所有今悉移於復後）

復（立喪主護喪等附）

侍者一人以死者之上服（按雜記[illegible]復衣諸侯以[illegible]大夫以[illegible]內子以鞠衣今從開元禮上服者有官則公服無官則襴衫或衫婦人以大袖或背子皆常經衣者）左執領右執
要就寢庭之南北面招以衣呼曰某人復（喪大記曰凡復者男子稱名婦人稱字今但稱官封或依常時所稱可也）凡三呼畢卷衣入覆于尸上（復者所以招魂復魄也檀弓曰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望反諸幽[illegible]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士喪禮復者一人以爵弁服簪裳于衣左何之扱領于帶升自前東榮中屋北面招以衣曰皋某復三降衣于前受用篋升自阼階以衣尸復者降自後西榮皋長聲也降衣下之也受者受之於庭也尸者覆之冀其得魂返之也降因徹西北扉開元禮亦放此今升屋而號慮其驚衆故但就寢庭之南面而已）然後行死事立喪主（凡主人常以長子為之無長子則長孫承重以奉饋奠[illegible]凡喪父在父為主注與賓客為禮宜使尊者又曰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注各為妻子之喪為主也又曰親同長者主之鄭康成曰昆弟之喪宗子主之又曰不[illegible]）

[illegible]之埸人主喪[illegible]
同後家東西家死有則里尹主之[illegible]死於牖[illegible]於孔子孔子
曰夫由賜也見我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爾哭也來
者拜之喪大記曰喪有死後死主若子孫有喪而祖父主之子
孫執喪祖父拜賓 **主婦** 之孔穎達檀弓疏主人主婦正義曰主人主者之妻若亡者無妻及母之喪則以主人之妻爲主婦

護喪 以家長或子孫能幹事知禮者一人爲之凡喪事皆稟焉若主人未成服不出則代之主人受弔拜賓及受賻襚吉禮初喪主人常在尸側惟君命出而哭弔則拜

司書 以子弟或吏人先書禮者爲之掌知書疏之事

司貨 以子弟或吏人可委信者爲之掌與賻之事置曆以謹其出入并喪主所賻親有賻禮則書於別曆收之以待喪用其衣服可以襲斂

易服

既復妻子婦妾皆去冠及上服 上服謂衫帶背子之類 **被髮男子扱上衽** 謂插衣前襟之帶 **徒跣婦人不徒跣男子爲人後者爲本生父母及女子已嫁者皆不被髮徒跣** [illegible] **諸子爲父後者** [illegible] **去冠及上服凡齊衰以下內外有服親及在喪側給事者皆釋去華盛之服** 謂彩繡之類 **著素淡之衣** [illegible]布衣[illegible]生父母[illegible]去[illegible]容[illegible]但釋去華[illegible]大夫[illegible]盖故於[illegible]思[illegible]皆非禮宜全被之

訃告 訃音赴

護喪司書爲之發書訃告於親戚及僚友 檀弓曰父兄命赴者蘇氏曰主人不自赴也君死護喪及司書則主人自赴親戚不赴僚友劉岳書儀哭然方發外人書疏盖以哀痛方深未

[illegible]有事不獲已須至有關於人者雖未[illegible]可以不發也

沐浴 飯含 襲 奠哭泣附

將沐浴則以帷障卧內侍者設床於尸所卧床前 古者疾病廢床人生[illegible]其生氣[illegible]去床[illegible]始死遷尸於床[illegible] **縱置之施薦席簟枕不施氈褥** [illegible]大記曰[illegible]大[illegible]實以[illegible]水置于牀下[illegible]室[illegible]古既死乃[illegible] **遷尸** [illegible]

於床上南首覆之以衾 [illegible]首[illegible]首[illegible]

待者掘坎於屏處潔地 [illegible] **陳襲衣裳於堂前東北下以席西領南上** [illegible]

幅巾一 [illegible]

充耳二用白纊 [illegible] **幎目一用帛方尺二寸** [illegible] **握手用帛長尺二寸廣五寸** 所以裹手者也 **深衣** [illegible] **大帶** [illegible] [illegible]而不用

又陳飯含沐浴之具於堂前西壁下南上錢三實于小箱 檀弓曰古者飯用貝今用錢[illegible] **米二升實于盌** 古者諸侯飯用粱大夫用稷士用稻今但用卿士所生平日所食之米可也 **沐巾一浴巾二** 上下 **設於櫛** [illegible]

櫛置于卓子上侍者汲新水淅米令精復實於盥侍者以沐浴湯入主人以下皆出立於帷外北西以其裸裎子孫不可在側故也侍者沐髮櫛之晞之以巾撮為髻抗衾而沐抗舉也舉衾以障之拭之以二巾翦爪如平時其沐浴餘水及巾櫛皆弃于坎遂築而實之侍者別設襲床施薦席氈褥枕如平時先置大帶深衣袍襖汗衫袴襪勒帛裹肚之類於其上遂舉以入置浴床之西遷尸於其上悉去病時衣及復衣易以新衣但未著幅巾深衣履移置堂中間鄭注喪大記曰正尸謂遷尸于牖下南首也今室堂既異於古故置堂中間取其容男女夾床哭位也卑幼則各於其室中間諸尊者並餘喪在堂者並做此執事者置脯醢酒于卓曾子問始死之奠其餘閣也於生人不容改新也古人常畜脯醢故也死未暇別具但用脯醢而已今人或无脯醢但中見有之物一兩種并酒可也凡奠除器之外[illegible]素[illegible]之物以主人有哀素之心[illegible]升自阼階祝盥手洗盞斟酒奠于尸東當腢巾之[illegible]主人坐於床東奠北眾男應服三年者坐其下皆西向南上藉以稾同姓男子應服期者坐其後大功以下又以次坐其後皆西向南上尊行坐于北壁下南向西上藉以席薦各以服重輕昭穆長幼為敘主婦及眾婦女坐于床西藉以稾同姓女子應服期以下坐于其後尊行坐于床

東北壁下南向東上藉以席薦亦各以服重輕昭穆長幼為敘如男子之儀妾婢立于婦女之後婦以夫之長幼為敘不以身之長幼異姓之親丈夫坐于帷外之東北向西上此非沐浴之帷謂設帷於堂所以別內外者也婦人坐于帷內之西北向東上皆藉以席有服者在前無服者在後各以尊卑長幼為敘若內喪謂婦人之喪則同姓丈夫尊卑坐于帷外之東北向西上異姓丈夫坐于帷外之西北向東上士喪禮主人入坐于床東眾主人在其後西面婦人俠床東面[illegible]自既復之後男女哭擗無數[illegible]至是始就位而哭盡哀止[illegible]主人出左

袒自面前扱於帶之右盥手洗盞執箸以入侍者一人插匙于米盌執以從置于尸西又一人執巾以從徹枕以巾覆面（凡飯之遺落米也）主人就尸東由足而西床上坐東面舉巾以匙抄米實于尸口之右并實一錢又施左於中亦如之主人襲（[illegible]）復位侍者加幅巾充耳設幎目納履乃襲深衣結大帶設握手覆以衾

銘旌

銘旌以絳帛為之廣終幅三品以上長六尺五品以上八尺六品以下七尺書曰某官某公之柩（官卑曰其君某妻曰某封某氏無官封即隨其生時所稱）以竹為杠長準銘旌置靈座西階上（[illegible]）

魂帛（影附）

魂帛結白絹為之設椸於尸南覆以帕置倚卓其前置魂帛於倚上設香爐杯注酒果於卓子上是為靈座倚銘旌於倚左侍者朝夕設櫛頮奉養之具皆如平生俟葬畢有祠版則埋魂帛潔地（[illegible]）

[illegible]

弔酹賻襚

凡弔人者必易去華盛之服（[illegible]）作名紙右卷之繫以線題其陰面曰某郡姓名慰同州之人則但云同郡皆不著官職先使人通之主人未成服則護喪為之出見賓曰竊聞某人薨沒（[illegible]）如何不淑因再拜護喪答拜曰孤某遭此凶禍蒙慰問（[illegible]）以未成服不敢出見不勝哀感使某拜又再拜（[illegible]）

（[illegible]）主人升降未敢由阼階禮也。賓荅拜，自餘如常儀。其所賻襚者，則先遣人以書致之（書儀在後），然後往弔。既弔而致之，亦可也。（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故古有含襚賵賻之禮。[illegible]）

凡賻襚之物，執事者必先款之（[illegible]），然後北面白尸柩（[illegible]），白主人，次白護喪，以授司貨，書於別簿而藏，以待喪用。其同族有服之親賻襚之物，不白主人，以通財故也。若主人已成服，則衰絰杖哭而（[illegible]）。賓進弔，如主人曰：某罪逆深重，禍延某親，蒙賻慰，問不勝哀感，稽顙而後拜（[illegible]）。賓荅拜（[illegible]）。主人置杖坐，元子不設坐褥，或設白褥，茶湯至則不執托子。賓退，設杖而送之（此皆俗禮，然亦哀素之心，故從之）。其非三年之喪，未成服，則小帽勒帛，既成服則服其服而出，辭云：私門不幸，某親

喪亡，蒙賜慰問，不勝哀感。拜而後稽顙，餘皆如常儀。凡弔人者必有感容（曲禮：[illegible]）。若賓與亡者為執友，則入酹（[illegible]）。名紙既通，喪家於靈座前炷香澆茶斟酒設席，褥家人皆哭。若主人未成服，則護喪出延賓曰：孤某須矣。賓入至靈座前，哭盡哀（[illegible]），乃焚香再拜，跪酹茶酒，俛伏興，再拜。主人被髮徒跣，投上衽，自攝左哭而出，賓東向弔，主人西向稽顙再拜（[illegible]）

興，進謝曰：某罪逆（[illegible]）。禍延（[illegible]）戚，又再拜。賓荅拜。賓主相向哭，盡哀。賓先止，寬釋主人曰：修短有命，痛毒奈何？望抑損孝思，俯從禮制（[illegible]）。揖而出。主人不送，哭而反。護喪為之送賓。若主人已成服，則自出受弔。畢，若賓請入酹，則主人命炷香斟茶酒於靈座前，家人皆哭。主人揖賓，遂導賓，哭而入，賓亦哭而入，至靈座前。主人立于賓東北，向立哭。賓酹如上儀。酹畢，主人西向謝賓曰：已辱臨弔，重煩奠酹，不勝哀感。稽顙再拜。賓荅拜。相向哭，賓寬釋如上儀。賓出，主人送至聽事，如常儀。自有三年之喪，則不出弔人（[illegible]）。期

喪十一月已後可以出弔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 謂有服之親死而自哭之非弔也服其服謂服其服而往 [illegible] 雖[illegible]必往非兄弟雖鄰不往若朋友 [illegible] 死者於哀亦可以往哭曾子之哭子張是也 凡弔及送喪葬者必助其喪事而勿擾也 助謂問其所乏分導營辦之類 [illegible] 擾謂受其飲食財貨

小斂

厥明陳小斂衣于堂東北下以席 凡斂葬者孝子愛親之肉體不欲使為物所毀傷故裹以衣衾 [illegible] 三月而葬 [illegible] 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 [illegible] 凡對於稱者 [illegible] 又曰大斂 [illegible] 保其肌體也今 [illegible] 衣三稱大夫五稱諸侯七稱公九稱 [illegible] 斂士三十稱大夫五十稱君百稱 [illegible] 襲用衣一稱小大斂 [illegible] 王肅之甚 [illegible] 旧中開人殿用 [illegible]

阼階東用[illegible]饌及盞注於其下羃之以巾 古者小斂 [illegible] 今人所謂 [illegible] 品味 [illegible] 設盥盆二帨巾各一于 饌 其東有臺 [illegible] 執事者所盥中各有架 別以卓子設潔滌盞 新拭巾於其東 所以洗盞 [illegible] 具括髮麻免布及髽麻 古者主人素冠環絰視小斂既而男子括髮 [illegible] 有首絰 [illegible] 麻婦人髽 [illegible] 未能具絰 [illegible] 世祖者皆免 [illegible] 亦用布縿為免 [illegible] 著[illegible]頭也為母 [illegible] 木骨角為簪 [illegible] 小斂牀施薦席褥于西階之西執事者鋪絞 [illegible]

[illegible] 取方而已 [illegible] 複衾小斂衣于牀或顛或倒 [illegible] 上衣不倒 [illegible] 執事者舉牀自西階升堂設于中間襲牀之南 古者小斂 [illegible] 乃遷襲奠卓子即 [illegible] 又揣其空缺之處卷衣塞之務令充實不可搖動 慎勿以金玉珍玩置棺中啓盜賊心 收衾先掩足次掩首次掩左次掩右令棺中平滿 主人主婦憑哭盡哀婦人退 [illegible] 幃 [illegible]

斂牀役者累毀 [illegible] 婦人衣際 復設靈座於故處主人以下皆復位如 故凡動尸舉柩主人以哭擗 [illegible] 今安 [illegible] 祝師執事者盥手舉新饌自阼階升置于靈座前祝焚香洗盞斟酒奠之卑幼再拜哭皆如小斂奠之儀 [illegible]

於西[illegible]東面得其[illegible]也今士大夫家既不可[illegible]堂之外則無寢處又欲[illegible]哭[illegible]不[illegible]更設[illegible]於下室西門東向兩處設[illegible]也又[illegible]在殯[illegible]奠於殯東亦非禮也今但設奠於殯[illegible]前[illegible] 主人以下各歸其次留婦人兩人守殯共止代哭者

司馬氏書儀卷第五

司馬氏書儀卷第六

○喪儀二

聞喪　奔喪

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奔喪禮注親父母也問故問親喪所由也[illegible]）裂布爲四脚白布衫繩帶麻屨（[illegible]）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illegible]）惟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道中哀至則哭避市邑喧繁之處（[illegible]）望其州境哭望其縣境哭望其城哭望其家哭入門升自西[illegible]至[illegible]方去冠及上服被髮（[illegible]）東西面坐哭盡哀（其未小斂而至者[illegible]在家同）乃就東方袒括髮又哭盡哀丈夫婦人之待之也皆如朝夕哭位無變也既哭奔喪者復著布四脚布衫拜諸尊長及受諸卑幼拜皆哭盡哀明日後日朝夕哭猶袒括（[illegible]）至家四日乃成服而朝哭有弔賓至則出見之可也若未得行須遲過三日以上者則爲位不奠（奔喪曰[illegible]乃爲位注謂以君命有事者也[illegible]又[illegible]今仕宦他方者[illegible]後設哭位皆如在尸柩之旁[illegible]）

被髮扱衽徒跣皆如始死之儀明日斬衰者袒括髮齊衰以下袒免代哭皆如小斂之儀聞喪後四日成服而朝哭皆如在家之儀道中及至家惟不去冠及上服被髮扱衽徒跣袒括髮其餘皆如未成服之儀入門至柩前北面再拜哭盡哀拜諸尊長又受諸卑幼拜皆盡哀乃止賓至即出見之若奔喪者不及殯則先之墓望墓而哭至墓北面哭盡哀再拜在家大夫之待之也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皆哭盡哀未成服者去布四脚及布衫袒括髮於墓東南即本位又哭盡哀後者布四脚衫拜尊長 [illegible] 門去布四脚及 [illegible] 哀餘如未葬之儀已成服者不袒括髮齊衰以下聞喪則爲位而哭 [illegible] 若奔喪則釋去華盛之服裝辦即行緩速惟所欲既至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以上至門而哭入門始至殯前北向哭盡哀再拜乃易所服之服即本位又哭盡哀乃見諸尊長及卑幼拜哭如主人儀若不奔喪則齊衰始聞喪三日中朝夕爲位會哭四日之朝成服又爲位會哭大功以下始聞喪爲位會哭成服又爲位會哭自是每月朔爲位會哭月數既滿次月朔爲位會哭遂除服其聞喪至除哭則無常準齊衰以上自有喪以來親戚未嘗相見若既除服而相見不變服各哭盡哀然後敘拜

飲食

凡初喪諸子三日不食期九月之喪三不食五月三月之喪再不食或一不食親戚鄰里必爲糜粥以飲食之尊長勉之强之亦可少食足以充虛續氣而已既食諸子食粥妻妾及期九月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 [illegible] 與人樂之父母 [illegible] 果小祥食菜果大祥食肉飲酒期九月之喪既葬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若有疾雖父母之喪食肉飲酒疾止復初五十不極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于內 [illegible]

曰而食數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 [illegible]

喪次

中門之外擇朴陋之室以為丈夫喪次斬衰寢苫枕塊 [illegible] 不脫絰帶不與人坐焉非時見乎母也不入中門既虞寢有席枕木二十七月除服而後寢亦某寢有席大功以下異居者既殯可以歸其家猶若宿于外三月而後復寢婦人次于中門之內別室或居殯側雖斬衰不寢苫但徹去帷帳衾褥之類華麗者可也男子無故不入中門婦人不得輒至男子喪次

[illegible]

五服制度

斬衰用極麄生布爲之不緝衣縫向外裳縫向內裳前三幅後四幅每幅作三輒皆屈兩邊相著空其中負版方一尺八寸在背上綴於領下垂放之辟領方四寸置於負版兩旁又攙負版一寸亦綴於領下裳長六寸廣四寸綴於前衿當心衣長過腰足以掩裳上際衽用布三尺五寸留上一尺正方不破旁入六寸乃向下邪裁之一尺五寸去下畔亦六寸橫斷之留下一尺正方以兩正方左右相沓綴於衣兩旁垂之向下狀如燕尾掩裳旁際冠比衰布稍細負一寸跨頂前後以紙糊爲材上裏以

在武下向外反……分爲約之至頂後交過前各至耳武上綴之各垂於頤下結之有子麻繩爲首絰其大一搤左本在下五分去一以爲腰絰兩股相交兩頭結之各存麻本散垂三尺其交結處兩旁各綴細白絹帶繫之倍大以細繩帶繫於其上爲父截竹爲杖高齊其心本在下著麄麻屨婦人亦用極麄生布爲大袖及長裙布頭𦈡竹釵布蓋頭麄麻屨衆妾以背子代大袖子爲母杖上圓下方亦本在下布帶婦爲姑亦緝其末袭無子麻爲絰餘皆如父與舅餘親齊衰以布稍麄者爲寬袖襴衫稍細者爲

布四脚其制如幅巾前綴二大脚後綴二小脚以覆髻前額向頂後以大脚繫之大暑則屈後小脚於髻前繫之之幞頭布帶麻屨婦人以布稍細者爲背子及裙露髻生白絹爲頭𦈡蓋頭著白屨大功小功緦麻皆用生白絹爲襴衫繫黑鞓角帶大功以生白絹爲之四脚小功以生白絹爲背子及裙大功露髻以生白絹爲頭𦈡蓋頭小功緦麻幼著華采之服而已凡繢者皆向外撚之凡齊衰以下皆當自制其服而往會葬今人多忌諱皆仰喪家爲之喪家若貧親戚異居者自制而服之禮也三年之喪既……襴衫白布四脚……小祥則除首絰負版及衰大祥後服皂布垂脚慘紗幞頭脂皮鞋纖或白布裹角帶若重喪未滿而遭輕喪則制輕喪之服而哭之月朔輒爲位服而哭之既畢返重服其除之也亦服輕服若除重喪而輕未除則服輕服以終其餘日 [illegible] 服己用布以升數爲每幅二尺二寸其經以八十縷爲一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其布有事其縷无事其布曰緦蓋當時有織成布以供喪用者布之不緝升數久矣喪服皆用布二下異精度略相同但以精粗及无負版衰爲異耳然則唐五代之際士大夫家喪服猶如古礼也近世俗多以出自非子爲父母婦爲舅姑妻爲夫妾爲君之外莫肯服布有服之者必爲尊長所不容衆人所譏誚此必不可强且无知之何者也今且於父母舅姑夫君之服粗存古制度庶幾有好礼者猶能行之

喪服傳曰斬衰裳苴絰杖絞帶[illegible]
曰經首絰象緇布冠之頍項要絰象大帶又有絞帶象革帶[illegible]
要以下用布傳曰斬者何不緝也苴絰者麻之有蕡者也苴絰[illegible]
大搹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為帶齊衰之絰斬衰之帶也去[illegible]
分一以為帶大功以下皆以[illegible]
心皆下本杖者何爵也无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illegible]
[illegible]也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illegible]
[illegible]帶者[illegible]帶也冠繩纓[illegible]
[illegible]菅屨者[illegible]
[illegible]之以[illegible]
若之冠也小功以下左[illegible]
曰妻之夫妾為君女子在室[illegible]
[illegible]長[illegible]
[illegible]
子衰下如[illegible]
二三[illegible]
[illegible]也[illegible]
[illegible]者謂[illegible]
齊[illegible]縫也凡五服之衰一[illegible]
又曰負[illegible]出於適寸[illegible]
也負出於辟領外旁一寸[illegible]
寸則與辟中八寸也[illegible]
曰衰長六寸廣四寸[illegible]
[illegible]曰領[illegible]
衣[illegible]二尺五寸[illegible]
[illegible]
斬衰[illegible]
能備此[illegible]
[illegible]
元[illegible]
之[illegible]
布[illegible]
頭[illegible]
子[illegible]
受服[illegible]
既葬[illegible]
是亦受服之意也

故不得已而出則乘樸馬布裹鞍轡[illegible]

父母之喪不當出若為喪事及有[illegible]

〇五服年月略（其詳見五服年月次）

斬衰三年

子為父（女在室同） 嫡孫為祖承重（謂當為祖後者） 父為嫡長子（亦為當為後者）
婦為舅（其夫為祖後者妻則從服凡婦當喪而出則除之） 為人後者
為所後父（兼為所後祖承重者亦如之） 妻為夫 妾為君

齊衰三年

子為母 嫡孫承重祖卒為祖母 母為嫡長子
婦為姑（[illegible]後者）

齊衰杖期

子為嫁母出母報（謂為母服其子亦同[illegible]） 夫為妻

齊衰不杖期

為祖父母（女出嫁[illegible]） 為伯叔父母 為兄弟 為衆子
為兄弟之子（[illegible]） [illegible]姑姊妹女在室（[illegible]）
（[illegible]）為人後[illegible]報 女適人者為父
母（[illegible]） [illegible]妾為嫡妻 為夫兄弟
之子 舅姑為嫡婦（[illegible]）

齊衰五月

為曾祖父母（[illegible]）

齊衰三月

為高祖父母（[illegible]）

大功九月

（[illegible]成人者也[illegible]十九[illegible]十六[illegible]十五[illegible]十二[illegible]中殤十一至八歲[illegible]若長[illegible]服大功九月中殤[illegible]八歲為无服之殤[illegible]大功以下各以次降[illegible]小功五月[illegible]男女[illegible]生未三月[illegible]不為殤[illegible]）

爲從兄弟　爲庶孫　爲女姑姊妹兄弟之女適人者　女適人者　爲伯叔父母兄弟姪　爲人後者　爲其兄弟姑姊妹（凡男爲人後女適人者爲其私親大功以下各降一等[illegible]此）　爲衆子婦　爲兄弟子之婦　爲夫之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子之婦

小功五月

爲從祖祖父母（祖之兄弟及妻）爲兄弟之孫　爲從祖父母（父之從父兄弟及妻）爲從兄弟之子　爲從父兄弟之子

爲從祖兄弟姑姊妹　爲從祖祖姑（祖之姊妹）爲外祖父母（服問曰母生則爲繼母之黨服不爲其母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不爲繼母之黨服）爲舅　爲從母（母之姊妹）爲甥 [illegible] 孫　爲夫從父兄弟之子　爲夫之姑姊妹（[illegible]）　女爲兄弟姪之妻　爲娣姒婦報　爲同異父兄弟姊妹　爲兄弟妻

爲夫之兄弟

緦麻三月

爲三從兄弟　爲曾祖之兄弟姊妹服　爲祖之從父兄弟姊妹服　爲父之再從兄弟姊妹服

爲外孫　爲曾孫玄孫　爲從母之子　爲姑之子　爲舅之子　爲曾祖兄弟之妻服　爲祖從父兄弟之妻服　爲父再從兄弟之妻服　爲庶孫之婦　爲庶母（父之妾有子者）爲乳母　爲壻　爲妻之父母　爲夫之曾祖高祖父母　爲夫之從祖祖兄弟及妻服　爲夫之從兄弟之妻

爲從父兄弟子之婦　爲夫之外祖父母服

爲夫之從父兄弟子之婦　爲父之從父姊（在室適人等）

爲夫之舅及從母　爲姊妹子之婦

爲甥之婦

成服

大斂之明日（曲禮曰生與來日死與往日鄭曰與數也生數來日謂成服杖以死來日數也死數往日謂殯斂以死日數也今人大斂明日成服是[illegible]也）五服之人各服其服入就位

然後朝夕奠

夕奠

自成服之後朝[illegible]朝奠日出夕奠逮日（陰陽交接）

（[illegible]）如平日朝餔（[illegible]）加酒果（[illegible]事生）月朔（[illegible]）皆褰帷幔（[illegible]）用素器（[illegible]）執事者具新饌於阼階東（[illegible]）主人以下各服其服入就位尊長坐哭卑幼立哭祝師執事者盥手徹舊饌置座西南乃設新饌於靈座前主人[illegible]哭祝洗盞斟酒奠之復位卑幼皆再拜哭盡哀歸次

夕奠將至然後徹朝奠朝奠之將至然後徹夕奠

各用卓子（[illegible]）

司馬氏書儀卷之六

司馬氏書儀卷第七

喪儀三

卜宅兆葬日

開元禮五品以上卜六品以下筮今若不曉卜筮止用杯珓可也若葬於祖塋則更不卜筮

既殯以謀葬事檀弓曰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今但殯畢則可以謀葬事既擇地得數處孝經曰卜其宅兆而安措之謂卜地決其吉凶爾非若今陰陽家相其山岡風水也[illegible]曰葬者藏也又曰古者擇不食之地而葬[illegible]葬也古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而葬[illegible]遠近有[illegible]不[illegible]月不然也然孔文多云三月而葬其中[illegible]今五服年月敕王公已下皆三月而葬[illegible]春秋[illegible]不克葬宜日中而克葬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illegible]日下[illegible]乃葬[illegible]擇年月日時也[illegible]首向當擇地也[illegible]禍[illegible]今[illegible]然世俗信葬師之說既擇年月日時又擇山水形勢以爲子孫貧富貴賤[illegible]盡繫於此又葬師所[illegible]之書人人異[illegible]以爲吉彼以爲凶爭論紛紜無時可決[illegible]至有終身不葬或[illegible]葬子孫衰替忘失處所遂棄捐不葬者

不葬者[illegible]爲乃[illegible]後[illegible]人[illegible]貝[illegible]自[illegible]爲[illegible]葬[illegible]以備[illegible]故[illegible]丁[illegible]夫[illegible]之[illegible]其親[illegible]禰[illegible]非葬者[illegible]異之[illegible]何以爲[illegible]葬者夫[illegible]葬[illegible]

既父[illegible]其仔死[illegible]之間骨肉[illegible]手[illegible]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illegible]以[illegible]不能歸葬[illegible]細切[illegible]數切執事者掘兆四隅外其壤掘中南其壤爲葬將北首故也莅卜或命筮者[illegible]及祝執事者皆吉冠素服雜記大夫卜宅與葬日[illegible]執事者布卜筮席於兆南北向主人既朝哭適兆所立於席南當中壤北向免首絰左擁之莅卜筮者立於主人之右北向卜筮者東向執龜筮進南向受命於主人莅卜者從旁命之曰孤子姓名爲父某官[illegible]度茲幽宅無有後艱度謀也宅[illegible]

[illegible]卜筮者許諾若旋就席北面坐述命[illegible]指中封而卜筮[illegible]占既得吉則執龜筮東向進告于莅卜筮者[illegible]曰從主人經哭若不從更卜筮他所如初儀兆既得吉執事者於其中壤及四隅各立一標當南門立兩標祝帥執事者入設后土氏神位於中壤之左南向[illegible]倚卓盥盆帨架盞注脯醢[illegible]皆如常日祭神之儀不用紙錢告者與執事者皆入卜者不入序立於神位東南重行西向北上立定俱再拜告者盥手洗盞斟酒進跪酹下神座前俛伏興少退北向立搢笏執詞進執

神座之右東面跪念之曰維年月朔日子某官姓名敢昭告于后土氏之神今爲某官姓名（主人也）營建宅兆神其保祐俾無後艱謹以清酌脯醢祗薦于神尚饗訖興復位告者再拜出祝及執事者皆西向再拜徹饌出主人歸殯前北面哭卜筮葬日於三月之初（若墓遠則卜筮於大夫三月之前旬日某月日）主人先與賓議定可葬日三日（謂可以辦具又於事便者然用三日備不吉也）執事者布卜筮席於殯門外闑西北向主人既朝哭與衆主人（謂亡者諸子）出立於殯門外之東壁下西向南上闔東扉主婦立於其內主人進立於門南乃北向免首經左擁之莅卜筮者立主人東北乃西向卜筮者執龜筴

東向進受命於莅卜筮者命之曰孤子某將以今月某日（先卜遠日不吉再卜近日）卜葬其父某官考降無有近悔（考上也降下也言卜此日葬神上下無得近於咎悔者乎）卜筮者許諾右旋就席西向坐述卜筮不吉則又與受命述命再卜占既得吉興告于莅卜者及主人曰某日從主人經與衆主人皆哭又使人告于主婦主婦亦哭主人與衆主人入至殯前北向哭遂使人告于親戚僚友應會葬者（若亡者爲祖後則莅卜筮者命之曰孤孫某卜葬其祖某官夫曰乃夫某卜葬其妻某氏兄弟及他親寫者[illegible]）

穿壙（[illegible]）

葬有二法有穿地直下爲壙置柩以土實之者有

先鑿埏道旁穿土室攢柩於其中者臨時從宜凡穿地宜狹而深壙中宜穿（[illegible]）

車（[illegible]）柩上宜用兩轆轤重於上下宜用革（[illegible]）

人上下宜（[illegible]）

[illegible]或用轆架木下之亦可也

碑誌

誌石刻文云某官姓名婦人云某姓名[illegible] 某州某縣人考諱某某官某氏某封[illegible] 某年月日生敘歷官遷次婦人云年若干[illegible] 某年月日終某年月日葬[illegible] 子男某某官女適某官某人若直下穿壙則實之便房若旁穿爲壙則實之壙門墓前更立小碑可高二三尺許大書曰某姓名某更不書官[illegible]

明器 下帳 苞筲 祠版

明器刻木爲車馬僕從侍女各執奉養之物象平生而小多少之數依官品[illegible] 下帳[illegible] 苞 筲[illegible] 以桑木爲祠版[illegible] 醯醢[illegible]

啓殯

啓殯之日[illegible] 夙興執事者設盥席於影堂前階上及聽事中央仍帷其聽事[illegible] 備功布長三尺[illegible] 五服之親皆來會各

服其服入就位哭（喪服小記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又曰緦小功虞卒哭則免注如柩已藏嫌思嘿可以不免也然則免者既殯先啓之間雖有事不免又曰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主有故不得[illegible]於虞雖主人皆冠不可久無飾也[illegible]免自主人至緦麻[illegible]不禮主人及諸子皆去冠絰以邪巾帕頭後白俗稱至于卒哭日數甚多今已成服若使五服之親皆不[illegible]免恐其驚俗故但各服其服而已）執事者遷靈座及椸於旁側（[illegible]）祝凶服（五服者[illegible]華盛之服去）執功布止哭者北向立於柩前抗聲三告曰謹以吉辰啓殯既告內外皆哭盡哀止（[illegible]）婦人退避於他所（[illegible]）主人及衆主人輯杖立視啓殯（[illegible]）祝取銘旌置靈座之側役者入徹殯塗及塈（[illegible]）祝以功布拂去棺上塵覆以衾（[illegible]）役者出婦人出就位立哭執事者徹設椸及靈座於故處乃徹宿奠設新奠（[illegible]）如常日朝夕奠之儀

朝祖

役者入婦人退避主人立視如啓殯役者舉柩詣影堂前祝以箱奉魂帛在前執事者奉奠及倚卓次之銘旌次之柩次之（未明則執燭前後皆用二燭照之）主人以下皆從哭男子由右婦人由左重服在前輕服在後各以昭穆長幼爲叙侍者在末無服之親男居男之右女居女之左不與主人主婦並行婦人皆蓋頭（[illegible]役者）至影堂前置柩於席北首役者出祝帥執事者設靈座及奠于柩西東向（若影堂前迫隘則置靈座及奠於旁近從地之宜）主人以下就位（位在柩之左右前後如在殯宮）立哭盡哀止役者入婦人避退祝奉魂帛導柩右旋主人以下哭從如前詣聽事置席上南首設靈座及奠於柩前南向餘如朝祖主人以下就位坐於柩側藉以薦席如在殯宮乃代哭如未殯之前

親賓奠（[illegible]）賻贈

賓客欲致奠於其家者以飯床設茶果酒饌於其庭著則從二三人[illegible]將命者入白主人主人絰杖降自西階待於阼階下西向賓入家人皆哭賓叙立於饌北向東上置卓子於賓北炷香澆茶實酒於注洗盞斟酒於其上上賓進燒香退復位與衆賓皆再拜上賓進跪酹茶酒俛伏興賓祝執祝辭出於上賓之右西向讀之曰維年月日某官某謹以清酌庶羞致于某官之靈（[illegible]）尚饗祝興（[illegible]）上賓止主人哭主人稽顙再拜（[illegible]）賓答拜主人哭而入護喪延賓坐於他所茶湯送出如常儀祝納酒饌及祝辭於喪家若奠於轝所經過者設酒饌於道左右或有幄或無幄（[illegible]令勅諸喪葬之家[illegible]於街衢致祭[illegible]）

親賓祭於喪家大門之內及郭門之外有非衝衢也望柩將至賓燒香酹茶酒祝

拜哭柩至少駐主人詣奠所拜賓哭從柩而行餘

如上儀奠於墓所皆如在其家之儀既夕禮擯者出請入告出以賓入將命如初士受羊如受馬然則古者但致奠具而已漢氏以來必設酒食沃酹徐穉每爲諸公所辟雖不就有死喪負笈赴弔常於家豫炙雞一隻以一兩綿絮漬酒中暴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冢隧外以水漬綿使有酒氣斗米飯白茅爲藉以雞置前醊酒畢留謁則去不見喪主然則奠貴哀誠酒食不必豐腆也自唐室中葉藩鎮強盛不遵法度競其侈靡始爲祭[illegible]至高數丈寬數十步作鳥獸花木車馬僕從侍女衣以繒綺轄車過則盡焚之祭食至百餘品率以紅綠貫不可食而又民俗效尤相誇尚有費錢數百千者曷若留以遺喪家爲賻贈哉

其親賓賻贈皆如始死之儀

而不襚士喪禮始死有君命襚有[illegible]有賻有奠有贈死者贈知生者賻[illegible]用貨財[illegible]命之[illegible]襚贈不及尸尸既[illegible]文[illegible]特[illegible]也然則自始死至葬賻贈之禮皆可行也

司馬氏書儀卷第七

司馬氏書儀卷第八

○喪儀四

陳器

轝夫陳器於門外方相在前喪葬令四品以上用方相七品以上用魌頭方相四目魌頭兩目[illegible]以前驅點[illegible]

次誌石次椁一牀以上墓所[illegible]

次明器次下帳但陳所用之物其[illegible]

次上服謂[illegible]服公服[illegible]皆有[illegible]

次苞但[illegible]遣奠[illegible]之

次筲次醯醢次酒並以小盤盛之以一斗[illegible]

次銘旌去跗使人執之以[illegible]

次靈轝[illegible]

次大轝[illegible]

雖有[illegible]

翣有貴賤有數[illegible]

大

（[illegible]）

祖奠

執事者具祖奠酒饌如朝奠其日餔時（[illegible]）（今宜比夕奠上早用餔時可也）主人以下卑幼皆立哭祝帥執事者設酒饌於靈前祝奠茶訖退北面跪告曰永遷之禮靈辰不留謹奉柩車式遵祖道俛伏興餘如朝夕奠儀主人以下復位坐代哭以至於發引

遣奠

厥明執事者具遣奠（亦如朝奠）舉夫納大轝於聽事前中庭執事者徹祖奠祝奉遷靈座置旁側祝北面告曰今遷柩就輿敢告婦人避退召轝夫遷柩乃載（[illegible]）男子從柩哭降視載婦人猶哭於帷中載畢祝帥執事者遷靈座於柩前南向乃設遣奠惟婦人不在餘如朝夕奠之儀執事者徹所奠脯置舁牀上史執賻贈歷立於柩左當前西向祝在史右南向哭者相止跪讀賻贈歷畢與祝皆退（[illegible]）執事者徹遣奠（[illegible]）祝奉魂帛升靈車焚香（[illegible]）

（[illegible]）不送葬者哭於柩前盡哀而歸卑幼則再拜辭

在塗

柩行自方相等皆前導主人以下男女哭步從如從柩向祖之敍出門以白幕夾障之尊長乘車馬在其後無服之親又在其後賓客又在其後皆乘車（[illegible]）出郭不送至墓者皆辭於柩前（[illegible]）塗中遇哀則哭與常（[illegible]）

（[illegible]）

及墓

掌事者先張靈幄於墓道西設倚卓又設親戚賓客之次男女各異又於幄之西設婦人幄（[illegible]）以靈轝將及墓親戚皆下車馬步進靈幄前祝奉祠版箱及魂帛置倚上設酒果脯醢之奠於其前巾之大轝至墓道轝夫下柩舉之趣壙主人以下哭步從掌事者設席於墓道南轝夫置柩於席上北首掌事者陳明器下帳上服苞筲醯醢酒用飯牀於壙東南北上銘旌施於柩上賓客送至墓者皆拜辭（[illegible]）主人拜賓客賓客答

拜

下棺

主人及諸大夫立於埏道東西向主婦及諸婦人立於埏道西帷內東向皆北上以服之重輕及尊卑長幼為敘立哭舉夫束棺乃窆諸子輟哭視窆既窆掌事者置上服銘旌於柩上攝以金玉珍玩入壙中為亡者之累主人贈用制幣玄纁束置柩旁再拜稽顙在位者皆哭盡哀（[illegible]）匠以塼塞壙門

在位者皆還次掌事者設誌石藏明器下帳苞筲醯醢酒於便房以版塞其門遂窆土親戚一人監視之至于成墳

祭后土

（既夕禮無之[illegible]今按開元禮[illegible]）

掌事者先於墓左除地為祭所置倚卓祭具等既塞壙門告者吉服（亦擇親賓為之）與祝及執事者俱入行禮惟改祝辭某官姓名敢[illegible]建宅兆為某官封謚（[illegible]）窆茲幽宅餘皆如初卜宅兆祭后土之儀

題虞主

執事者置卓子（[illegible]）注於靈座前置盥盆帨巾於靈座西南又置卓子於靈座東南西向設筆硯墨於其上主人立於靈座前北向祝盥手出祠版卧置魂帛子上籍以褥（[illegible]）使善書者西向立題之祝奉祠版立置靈座魂帛前籍以褥祝炷香斟酒酹之訖執辭跪於靈座東南西向讀之曰孤子某（[illegible]）敢昭告于先考某官（[illegible]）形歸窀穸神返室堂虞主既成伏惟尊靈捨舊從新是憑是依懷辭興復位主人再拜哭盡哀止祝藏魂帛於箱置靈轝上乃奉祠版韜籍匣之置其前炷香執事者徹靈座遂行

反哭

靈轝發行親戚以敘從哭如來儀出墓門尊長乘車馬去墓百步許卑幼亦乘車馬徐行勿疾驅（既夕[illegible]）哀至則哭及家望門俱哭

掌事者先設靈座於殯宮靈轝至祝奉祠版置座前籍以褥主人以下及門下車馬哭入至聽事主人升自西階丈夫從升如柩在聽事之位立哭盡哀止（[illegible]）婦人先入立哭於堂如在殯之位盡哀止（[illegible]）執事者徹簾帷（[illegible]）賓客有弔者（[illegible]）主人拜之賓答拜主人入立哭於靈座與親戚皆立哭

如在殯之位盡哀止（[illegible]）宗族小功以下可以歸大功異居者亦可以歸

虞祭（[illegible]）

柩既入壙（[illegible]）執事者先歸具虞饌（[illegible]）是日虞（[illegible]）主人以下皆沐浴（[illegible]）執事者設盥盆帨巾各二於西階西東南上（[illegible]）東盆有臺帨巾有架在盆北主人以下親戚所盥也其西無臺架執事者所盥也設酒一瓶於靈座東南（[illegible]）旁置卓子上設注子及盞盤一別置卓子於靈座前設蔬果匕筯茶酒盞盤醬楪香爐主人及諸子倚杖於堂門外與有服之親皆入尊長倚坐哭如反哭位卑幼立哭於靈座前斬衰爲一列最在前齊衰以下以次各爲一列無服之親又爲一列丈夫處左西上婦人處右東上各以昭穆長幼爲敘皆北向婢妾在婦人之後頃之祝止哭者主人降自西階盥手帨手詣靈座前焚香再拜退復位及執事者皆盥手帨手執事者一人升開酒拭瓶口實酒于注取盞斟酒西向酹之祝帥餘執事者奉饌以(?)于靈座前主人進詣酒注所北向執事者一人取靈座前酒盞立于主人之左主人左執盞右執注斟酒授執事者置靈座前主人進詣靈座前執事者取酒盞授主人主人跪酹執事者受盞俛伏興少退立祝執辭出主人之右西向跪讀之曰維年月日朔日孤子（[illegible]）某敢昭告于先考某官（[illegible]）某氏日月不居奄及初虞夙興夜處哀慕不寧謹以潔牲柔毛（[illegible]）粢盛普淖明齊溲酒哀薦祫事尚饗（[illegible]）祝興主人哭再拜退復位哭止主婦亞獻親戚一人或男或女終獻不焚香不讀祝（[illegible]）餘皆如初獻之儀（[illegible]）畢執事者別斟酒滿添去茶以湯斟之主人以下皆出祝闔門主人立于門左卑幼丈夫在其後主婦立于門右卑幼婦人在其後皆東向尊長休於他所（[illegible]）如食間祝立于門外北向告啓門三乃啓門主人以下皆入就位祝立于主人之右西向告利成斂祠版歸櫝匣之置

衆丈夫主人以下皆哭應拜者再拜盡哀止出就次

執事者徹饌 [illegible]

祝取魂帛帥執事者埋 [illegible]

於屛處潔地 [illegible]

遇柔日再虞 [illegible] 厥明祝出祠版置座主人

以下行禮改祝詞云奄及再虞薦虞事餘皆如初

虞之儀 [illegible]

遇剛日三虞改祝詞云奄及三虞叉

云哀薦成事餘如再虞

卒哭

三虞後遇剛日設卒哭祭其日夙興執事者具饌

如時祭陳之於盥帨之東用卓子蔬果各五品膾 [illegible] 炙 [illegible] 殽 [illegible] 軒 [illegible] 脯 [illegible] 醢 今乾 [illegible] 庶羞 [illegible] 麪食 [illegible] 米食 [illegible] 共不過十五品 [illegible] 器用平日飲食器 [illegible] 設玄

酒一瓶 以井花水充之 於酒瓶之西主人既焚香帥衆丈夫

降自西階衆丈夫盥手帨手以次奉肉食升設靈

座前蔬果之北主婦帥衆婦女降自西階盥手帨

手以次奉麪食米食設于肉食之北主人既初獻

祝出主人之左東向跪讀祝詞改虞祭祝詞云奄

及卒哭又云哀薦成事來日隮祔于祖考某官 [illegible]

[illegible] 既啓門祝立于西階上東向告利成餘皆如

三虞之儀 [illegible]

祔 [illegible]

卒哭之來日祔于曾祖考 [illegible]

[illegible] 內外夙興掌事者具饌三分 [illegible]

[illegible] 如時祭設曾祖考妣坐于影堂南向 [illegible]

卓設盥盆帨巾於西階下設承版卓子於西方火

爐湯缾火筯在其東其日夙興設玄酒酒缾盞注

卓子於東方設香卓於中央置香爐炷香於其上

質明主人以下各服其服哭於靈座前奉曾祖考

妣祠版匣置承祠版卓子上出祠版置於坐藉以

俟次詣靈座奉祠版匣詣影堂主人以下哭從如

從柩之敘至影堂前北哭祝奉祠版匱置於坐褥以得主人及諸子倚杖於階下與有服之親尊卑長幼皆立於庭（[illegible]）以服重輕為列丈夫處左西上婦人處右東上（左右皆據曾祖考妣言之）各以昭穆長幼為叙皆北向婢妾在婦人之後位定俱再拜（參曾祖考妣）其進饌先詣曾祖考妣前設之次詣亡者前設之主人先詣曾祖考妣前北向跪酹酒俛伏興少退立祝奉祠出主人之左東向跪讀曰惟某年月日子曾孫某敢以柔毛嘉薦普淖明齊溲酒適于曾祖考某官（不言以某封某氏配者[illegible]）隮祔孫某官（[illegible]）尚饗祝興主人再拜不哭次詣亡者前東向跪酹酒俛伏興少退立祝讀曰惟年月日孝子某敢用柔毛嘉薦普淖明齊溲酒哀薦祔事于先考某官（[illegible]）適祖考某官尚饗祝興降位主人再拜不哭降復位亞獻終獻皆如主人儀惟不讀祝祝闔門主人以下侍立於門左右不哭如食間祝告啓門三及啓門主人以下各就位祝東向告利成主人以下不哭皆再拜辭神祝先納曾祖考妣祠版于匣奉置故處次納亡者祠版于匣奉之還靈座主人以下哭從如來儀至靈座置之哭盡哀止

司馬氏書儀卷第八

司馬氏書儀卷第九

喪儀五

小祥

將及期年先以栗木為祠版并趺皆如桑板之制考以紫囊妣以緋囊盛之各有藉褥貯于漆匣於十一日之末主人設香爐炷香卜筮日於影堂外西向先擇日於來月下旬卜筮之不吉次擇中旬不吉次擇上旬既得吉日主人焚香於靈座前北向立祝執祠出於主人之左東向讀曰孝子某將以來月某日祗薦常事于先考某官（[illegible]）占既得吉敢告既讀卷詞復之與復位主人再拜退（[illegible]）

小祥前一日主人及諸子俱沐浴櫛髮翦爪衆丈夫灑掃滌濯主婦帥衆婦滌釜鼎具祭饌如時祭（[illegible]）丈夫婦人各設次於別所置練服於其中（[illegible]）執事者置卓子設香爐酒盞注於靈座前置盥盆帨巾於靈座西南別設座於靈座前卓子之右東向別置卓子於靈座東南西向置栗版匣及筆硯墨於其上主人立於靈座前北向使善書者西向立題栗版畢以蠟塗之令入理刮拭之復納于匣祝盥手奉桑板置于東向之座次奉栗版置于靈座

舊位出之搢以酹主人盥手焚香斟酒酹之退少立祝執辭出讀曰年月日孝子某[illegible]敢昭告于先考某官[illegible]來日小祥粟主既成伏惟尊靈捨舊從新是憑是依祝與主人再拜哭盡哀明日夙興執事者設玄酒一瓶酒一餅刀子拭布酒盞注於卓子上在東階上西向設香卓子於靈前堂中央置其香爐香合香匙於其上裝灰餅以火爐湯瓶火筯於西階上對酒瓶設盥盆二於西階下[illegible]各有帨東上乃具饌陳於堂門外之東質明主人倚杖於門外[illegible]入與期親各服其服坐立哭於靈前如虞祭之位[illegible]哭盡哀主人及期親出就次易練服及吉服復入就位哭頃之祝止哭者主人盥手焚香如虞祭帥衆丈夫設肉食主婦帥衆婦女設麵食米食如卒哭執事者開酒主人斟酹酒如虞祭祝執祠辭曰年月日孝子某敢昭告于先考某官[illegible]日月不居奄及小祥夙興夜處小心畏忘不惰其身哀慕不寧敢用柔毛嘉薦普淖明齊溲酒薦此常事于先考某官[illegible]尚饗祝興主人再拜退復位哭止亞終獻闔門啓門復入就位皆如虞祭祝東向告利成如卒哭祝斂粟版韞櫝匣之置靈座主人以下哭拜出就次執事者徹饌如虞祭祝取桑版匣帥執事者徹東向坐埋桑主匣於屏處潔地

大祥

再期而大祥於二十三月之末主人卜如小祥禮[illegible]丈夫婦人各設次於別所置禫服其中[illegible]其日夙興執事者設酒饌香火盥器皆如小祥質明主人與未除服者入就位於靈前立哭盡哀祝[illegible]出就次易禫服復入就位哭頃之祝止哭者主人降盥手焚香如虞祭帥衆男設肉食主婦帥衆婦女設麵米食如卒哭執事者開酒主人斟酹酒如虞祭改小祥祝詞云奄及大祥又曰爲此祥事惟不改題粟主埋桑主外其餘如小祥之儀祭畢遷影堂及祠匣於影堂徹靈座斷杖棄之屏處

禫祭

大祥後間一月禫祭[illegible]是月之中隨便擇一日設亡者一位於中堂祝奉祠版匣置於座出之藉以

禫主人以下不改服入就位坐立哭祝止哭主人降盥手焚香如虞祭帥衆設食亦同卒哭禮執事開涵主人斟亦如虞祭禮拜不哭改小祥祝詞云奄及禫祭又云祇薦禫事亞終獻闔門啓門復入就位皆如虞祭而不哭祝東向告利成主人以下應拜者再拜哭盡哀祝匣祠版奉之還于影堂主人以下從至影不哭退執事者徹饌

居喪雜儀

檀弓曰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又顔子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有不及其反而息雜記孔子曰大連少連善居喪三日而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喪服四制曰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強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義以正之孝子弟弟貞婦皆可得而察焉曲禮曰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檀弓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居喪但勿讀樂章可也）雜記三年之喪言而勿語對而不問（言言己事也為人說為語）喪大記父母之喪非喪事不言既葬與人立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言公事不言家事檀弓高子皋執親之喪未嘗見齒（言笑之微）雜記疏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也又凡喪小功以上非虞祔練祥無沐浴曲禮頭有瘡則沐身有瘍則浴喪服四制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後行者面垢而已此皆古禮今之賢孝君子必有能盡之者自餘則時量力而行之可也

訃告書

尊卑長幼如常日書儀粗生紙古者告其事勿為文飾

致賻襚狀

具位姓某某物若干右謹專送上某人靈筵聊備賻儀（[illegible]） 伏惟 歆納謹狀（年月日具位[illegible]）

封狀上某官（[illegible]） 具位姓某謹封（[illegible]）

（狀內元年封皮用[illegible] 某人靈筵下云狀謹封）

謝賻襚書

（今二年之喪未卒哭不發書多令子孫及其餘親發謝書）

某某某物若干 右伏蒙 尊慈以某（發書者名）某親違世（[illegible]）特賜賻儀（[illegible]）下誠不任哀感之至謹具狀上 謝謹狀 年月日具位 某 狀

上 某位 某謹封（[illegible]）

（謹狀无年封皮用面簽餘如前）

慰大官門狀

其位姓某　右某謹詣　門屏祗　慰　其位伏
聽　處分謹狀　年月　日具位　某　狀

慰平交

其位姓某　右某祗　慰　某官謹狀
月　日具位姓　某　狀

慰人名紙

形如常但題其陰面云某郡姓名慰（止与平交已下用之若平交已下親喪亦用大功已下用起居狀相面而見慰）

慰人父母亡疏狀（劉儀書止一紙云月日頓首人子謹奉疏不次姓名頓首裴儀前人所作雙書一紙月日名頓首一紙無月日末云謹奉疏不次姓名頓首封題月日者向上如此單書劉儀短疏雙書[illegible]）

某頓首再拜言不意凶變　先某位奄棄榮養（[illegible]）

承　訃告驚怛不能已已伏惟　孝心純至思慕

號絕何以堪居（此上尊官也平交已下止云頓首若尊卑不云不意凶變不幸官有）日月流邁遽踰旬朔（或云遽經卒哭或云）哀痛奈何罔

（以先考亡為先丈止云先丈人云若母亡云先夫人先太君無封邑者止云先夫人無官上云奄棄榮養等細惟下做此或云遽及孟仲季春若已葬則云遽經安厝卒哭則云遽及卒哭小祥大祥禫祭各隨其時）

極奈何不審自罹荼毒（父在母亡即云憂苦）氣力何如伏乞

強加餰粥（已葬則云疏食）俯從　禮制某事役

所縻（在官即云職業有守）未由奔　慰其於憂戀無任下誠

（平交已下云末）由奉慰悲係增深　謹奉疏（平交已下改為狀）伏惟　鑒察（降等不用此）

不備謹疏（平交已下云不宣不次自非有喪不當稱鄭裴用）月日具位姓某疏

上（平交已下可稱郡望并改疏為狀上）某位大孝（苫前下云哀次日月遠云哀前劉岳書儀百日內）具位姓某謹封（平交）

（苫前百日外云服次服前已下用面簽云某位苫次尚平交已下用郡望姓名狀謹封尊長以小紙帖姓平交已下直書姓某官）具位某謹封

皮封　疏上某位　苫前

重封　疏上某所某位

父母亡答人狀（於所尊稱疏於平交已下稱狀）

某稽顙再拜言（平交已下只去言字蓋稽顙而後拜三年之禮也古者受弔必拜之不問幼賤）某

罪逆深重不自死滅禍延先考（母云先妣承重祖父云先祖考祖母云先祖妣）

攀號擗踊五內分崩叩地叫天無所逮及日月不

居奄踰旬朔（或云遽及孟仲季安厝卒哭大小祥禫除禫隨時）酷罰罪苦（父在母亡）

（若母已某先云尊弟与父同）無望生全即日蒙恩（若尊云免平交去此二字）祗

奉几筵苟存視息伏承　尊慈俯賜　慰問哀感

之至不任下誠（平交云仰承仁恩特垂慰問哀感之情言不能喻降等云憂念哀感之深）未由號訴不勝隕絕謹扶力奉

疏荒迷不次謹疏　月日孤子姓某疏上（平交已下云奉狀謹）

（狀父在母亡稱哀子父亡母在稱孤子父母俱亡稱孤哀子承重者稱孤孫云孤子孫平交云狀上）

某位（苫前如常閣下）謹空（平交無此）

皮（封如前平交若封皮）疏上某位孤子姓某謹封（餘如前平交若封皮）重封（如內封皮）

與居憂人啓狀

某啓日月流邁奄踰旬朔（或云遽經卒哭大祥禫除隨時）伏惟（平交已下同）

若已遂哀沈痛難居孟春猶寒 [illegible] 起居支福 [illegible] 某

[illegible] 日承 恩免 [illegible] 伏乞 [illegible] 節哀順變俯從 禮

[illegible] 某事役所縻 [illegible] 未由拜 慰 [illegible]

某於夙夜憂戀無任下誠 [illegible] 謹奉狀伏惟 鑒

察 [illegible] 不備 [illegible] 謹狀

月 日具位姓某狀上某位 [illegible]

居憂中與人疏狀

某叩頭泣血言 [illegible] 日月流速奄更晦朔 [illegible]

[illegible] 攀慕號絶不自勝堪孟春猶寒伏惟某位尊

體起居萬福 [illegible] 某酷罰罪苦 [illegible]

[illegible] 無望生理即日蒙恩 [illegible] 祇奉 几筵苟

存視息未由號訴隕咽倍深 [illegible] 奉疏 [illegible]

慰人父母在祖父母亡啓狀

[illegible]

某啓禍無故常 尊祖考 某位 [illegible] 奄忽違世 [illegible] 承 訃驚

怛不能已已伏惟 [illegible] 孝心純至哀慟摧裂何可

勝任孟春猶寒未審 尊體何似 [illegible] 伏乞

深自寬抑以慰慈念某事役所縻 [illegible] 未由趨慰

其於憂想無任下誠 [illegible] 謹奉狀 [illegible]

[illegible]

祖父母亡答人啓狀

某啓家門凶禍 先祖考 [illegible] 奄忽棄世痛苦

摧裂不自勝堪專介臨門伏蒙 尊慈特賜 書

尺慰問哀感之至不任下誠 [illegible] 孟春猶寒 [illegible]

[illegible] 伏惟 某位尊體起居萬福 [illegible] 某即日 侍

奉幸免他苦未由詣左右披泄徒增哽塞謹奉狀

上 [illegible] 謹狀

慰人伯叔父母姑亡

某啓不意凶變 尊伯父某位 [illegible] 奄

忽傾逝 [illegible] 承 問驚怛不能已已伏惟

親愛加隆哀慟沈痛何可堪勝孟春猶寒 尊體

[illegible] 深自寬抑以慰遠誠某事役 [illegible]

伯叔父母姑亡答人慰

某啓家門不幸 幾伯父 [illegible] 奄忽棄

背摧痛酸楚不自堪忍伏蒙 尊慈 [illegible]

慰人兄弟姊妹亡

比慰人伯叔父母亡啓伏但改尊伯父爲尊兄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親愛爲友愛 [illegible]

兄弟姊妹亡答人慰

比伯父母亡答人狀但改幾伯父爲家兄 [illegible]

妹曰小妹有數人各言行第不以官封 改棄背爲喪逝餘並同

慰人妻亡

此慰人伯叔父母亡狀但改尊伯父為夫人郡縣君[illegible]即改傾逝為奄逝改驚怛為驚愕改覬愛斯隆為伉儷[illegible]義重改哀慟為悲悼餘並同

妻亡答人

此伯叔父母亡答人但改家門為私家凶衅伯父奄忽弃背為室人奄忽喪逝摧痛為悲悼餘並同

慰人子姪孫亡

某啟伏承[illegible]令子某位[illegible]遽爾夭沒不勝驚怛伏惟[illegible]慈愛隆深哀慟沈痛何可堪勝餘並同慰人伯叔父母狀改寬抑為抑割

子孫亡答人狀

妻亡答人慰啟但改私家為私門室人奄忽喪逝為小子某[illegible]遽爾夭折改悲悼曰悲念餘並同[illegible]

[illegible]裴鄭又有慰外祖父母舅姨妻父母外甥三殤及僧尼并親戚相弔等書今並刪去

司馬氏書儀卷第九

司馬氏書儀卷第十

○喪儀六

祭[illegible]

凡祭用仲月[illegible]主人[illegible]及弟子孫皆盛服親臨筮日於影堂外[illegible]主人西向立眾男在其後[illegible]以長幼為敘皆北上置卓子於主人之前設香爐香合及筊杯於其上主人搢笏進焚香薰筊命之曰某將以某日諏此歲事適其祖考尚饗乃[illegible]立以筊授筮者令西向筮不吉則更命日[illegible]既得吉日乃入影堂主人北向子孫在其後如門外之位西上主人搢笏進焚香退立祝懷辭[illegible]出於主人之左東向搢笏出辭跪讀之曰孝孫具官[illegible]某將以來日祗薦歲事于先祖考妣占既得吉敢告卷辭懷之執笏興復位主人再拜皆出[illegible]

前期三日主人帥諸丈夫致齊於外[illegible]

婦帥諸婦女致齊於内雖得飲酒而不至乱（[illegible]）食肉不茹葷（葷謂[illegible]有臭氣之物）不弔喪不聽樂凡凶穢之事皆不得預專致思於祭祀（[illegible]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三日乃見所為齊者）

前期一日主人帥衆丈夫及執事者洒掃祭所（影堂迫隘則擇廳堂[illegible]）滌濯祭器（[illegible]）設倚卓考妣並位皆南向西上（古者祭於室中[illegible]）主婦（[illegible]）帥衆婦女滌釜鼎具祭饌（[illegible]）時蔬時菓各五品膾（[illegible]）炙（[illegible]）羹（[illegible]）殽（[illegible]）軒（[illegible]）脯（[illegible]）醢（[illegible]）庶羞（[illegible]）麪食（[illegible]）米食（[illegible]）共不過十五品（[illegible]）執事者設盥盆有臺於阼階東南（[illegible]）巾有架在其北（[illegible]）又設盥盆帨巾無臺架者於其東（[illegible]）

明日夙興主人以下皆盛服（[illegible]）

主婦帥執事者詣祭所於每位設蔬果各於卓子南端酒盞匙筯茶盞托醋楪（[illegible]）於卓子北端（[illegible]）執事者設玄酒一瓶（[illegible]）酒一瓶於東階上西上別以卓子設酒注酒盞刀子拭布於其東設香卓於堂中央置香爐香合於其上裝炭於爐設火爐湯瓶香匙火筯於西方對卓設水于盥盆（[illegible]）

明炬者告饌具主人主婦共詣影堂二執事者奉祠版筍主人前導主婦從後衆丈夫在左衆婦女在右從至祭所置於西階上火爐之西向主人主婦盥手帨手各奉祠版置于其位先考妣後主人帥衆丈夫共為一列長幼以敘立於東階下北向西上主婦帥衆婦女如衆丈夫之敘（[illegible]）立於其後共為一列亦西上位定俱再拜（[illegible]）

主人升自阼階立于香卓之南搢笏焚香（[illegible]）再

拜降復位執事者皆盥手帨手執事者一人
升開酒拭瓶口實酒于注子取盞斟酒西向酹茅
人先用飯床陳饌於盥帨之東衆丈夫盥手帨手
主人帥之搢笏奉肉[illegible]主人升自阼階衆丈夫升
自西階以設次於曾祖考妣祖考妣考妣神座前
蔬果之北降執笏復位衆婦女盥手帨手主婦以
之奉麵食升自西階以次設於肉食之北降奉米
食升自西階以次設於麵食之北降復位主人升
自阼階詣酒注所西向立執事者一人左手奉曾
祖考酒盞右手奉曾祖妣酒盞一人奉祖考酒盞
一人奉考妣酒盞皆如曾祖考妣之次就主人所
主人搢笏執注以次斟酒執事者奉之徐行反置
故處主人出笏詣曾祖考妣神座前北向執事者
一人奉曾祖考酒盞立於主人之左一人奉曾祖
妣酒盞立於主人之右主人搢笏跪取曾祖考酒
酹之授執事者盞返故處主人出笏俛伏興少退
立祝懷辭出主人之左東向搢笏出辭跪讀之曰
維年月日孝子曾孫具位某敢用柔毛[illegible]
薦普淖用薦歲事于[illegible]曾祖考某官府君曾祖妣某
封某氏配尚饗祝卷辭懷之執笏興主人再拜次
詣祖考妣考妣神座皆如曾祖考妣之儀祝辭亡
異者祖[illegible]歲事于祖考此父曰孝子薦歲

事于考[illegible]及主人皆降位次亞獻終獻主以
[illegible]盥手帨手若已盥則不盥升自西階斟酒酹酒皆
如上儀惟不讀祝既遍主人升自東階搢笏執注
子徧就斟酒盞皆滿[illegible]退立於香卓東南北向
主婦升自西階執匕扱黍中西柄[illegible]正筯立於香
卓西南北向主人再拜主婦四拜[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執事者一人執器瀝
夫祭酒一人隨以湯斟之[illegible]皆自西始畢皆出祝闔
門主人立於門東西向衆丈夫在其後主婦立於
門西東向衆婦皆在其後[illegible]
[illegible]
食間祝升當門外北向告啟門三[illegible]
[illegible]乃啟門執事者[illegible]於香卓之北主人入就
西向立祝升自西階就曾祖位前搢笏舉酒徐
詣主人之右南向授之[illegible]搢笏跪授祭酒啐酒
執事者授祝以器祝受器取匕抄諸位之黍各少
置器中祝執黍行詣主人之左北向嘏于主人曰
祖考命工祝承致多福于汝孝孫來汝孝孫使汝

受祿于[illegible]田宜[illegible]永年勿替引之主人置
酒于席前執笏俛伏興再拜搢笏[illegible]受黍嘗之實
于左袂執事者一人立于主人之右主人授執
者器挂袂于季指取[illegible]飲執事者一人立于主
人之右受盞置酒注旁一人立于主人之左執盤
置于地主人寫袂中之黍于盤執事者授以出
人執笏俛伏興立于東階上西向於主人之受黍
也祝執笏退立于西階上東向告主人既就位祝告
利成降復位於是在位者皆再拜立凡不拜[illegible]主
人降與在位者皆再拜[illegible]主人主婦皆升奉祠版
納于櫝笥妣先考後執事者二人衆之尊從此于
堂如來儀主婦還監徹[illegible]
執事者徹祭饌返于厨傳於安器主婦監滌祭器
藏之主人監分祭饌爲胙盤品取少許同置于合
[illegible]福酒皆緘之[illegible]僕執書歸胙于親友
之好禮者[illegible]執事者設餕席男女異座主人向
衆丈夫坐于堂主婦與衆婦女坐于室設倚卓
果蓏醯醬酒盞匕筯畢入酒于注炮者温祭饌男
尊長就坐衆男獻[illegible]
敘立向尊長如祭所之位而男女[illegible]
[illegible]衆丈夫以長者[illegible]少進執[illegible]者一人執酒注
立于右[illegible]一人立于左長男[illegible]搢笏跪

右手執[illegible]盞斟酒祝曰祀事[illegible]祖考嘉
饗伏願備膺五福保族宜家執[illegible]退執盞者置
酒于尊長之前長男俛伏興[illegible]衆丈夫
再拜興立尊長命執[illegible]酒注及長男酒盞置
于前自斟之祝曰祀事克成五福之慶[illegible]曹
之執事者以盞致于長男長男搢笏跪受以授
事者置其位俛伏興立尊長命執事者徧斟衆丈
[illegible]酒畢長男及衆丈夫皆再拜尊長命坐乃就坐
衆女獻女尊長於室女尊長酢衆婦女立斟立授
不跪餘皆如衆丈夫之儀飲畢執事者獻肉食畢
[illegible]女請[illegible]獻男尊長[illegible]及尊長酢
[illegible]女[illegible]女立斟立受不跪[illegible]餘皆如
衆丈夫之儀衆丈夫詣室獻女尊長壽如堂上之
儀執事者薦麵食衆執事者獻男女尊長壽如
婦女而不酢執事者薦米食時候迭行酒間以祭
饌盞數[illegible]尊長之命[illegible]
[illegible]凡歸胙及餕若酒不足則和以[illegible]
不足則繼以他饌既罷撤[illegible]酒饌主人須[illegible]于
僕主婦須胙于內執[illegible]及微賤其日皆盡[illegible]
[illegible]凡祭主於[illegible]愛敬之誠[illegible]疾則量
力而行之少壯者自當如儀

主人以下左右敘立如常 主人主
婦親出祖考置于位焚香主人以下再拜執事
者斟祖考前茶酒以授主人主人跪酹茶
執笏俛伏興帥男女以酹祖妣以下皆倣
納祠版出徹月望不設食不出祠版餘如月朔之儀
堂門無事常閉每旦子孫詣影堂前唱喏
亦然出外再宿以上歸則入影堂每位各再拜將
遠適及遷官大事則盥手焚香以其事告退各再
拜有時新之物則先薦于影堂遇水火盜賊則先
救先公遺文次祠版次影然後救家財

與所尊書

月某日有事于祖考謹遣歸 胙于
慈俯賜 容納某惶恐再拜
某惶
執事
某人 執事

書

某咨吾人孝享祖考不專有其福施及老夫
慰良深 某咨 某人

平交書

某啓今月某日有事 謹遣歸 胙伏惟
留納 某再拜 某人 座右

復書

某啓 不專 其 也及之

交 某 若

降等書

某咨今月某日有事 祖考 胙某咨
某人

復書

某惶恐啓伏承 人孝享祖考欲廣其
及賤子猥蒙 恩私不勝感戴之至 某惶恐再
拜 某人 執事 封皮如常日啓狀儀

司馬氏書儀卷第十

春秋提綱十卷

（元）陳則通撰

明鈔本

春秋提綱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舊本題鐵山先生陳則通撰。不著爵里、亦不著時代。其始末未詳。朱彝尊經義考列之劉莊孫後、王申子前、然則元人也。是書綜論春秋大旨、分門凡四。曰征伐、曰朝聘、曰盟會、曰雜例。每門中又區分其事、以類相從、題之曰例。然大抵參稽其事之始終、而考究其成敗得失之由、雖名曰例、實非如他家之說春秋以書法爲例者。故其言闊肆縱横、純爲史論之體、蓋說經家之別成一格者也。其雜例門中論春秋爲用夏正、猶堅守胡安國之說。然安國解文公十四年有星孛于北斗、解昭公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全襲董仲舒劉向之義。則通災異例中獨深排漢儒事應之謬、則所見固勝於安國矣。

讀竹湖世紀如溪澗之水清冷可掬魚蝦可以枚數讀鐵山提綱如長江大河浩汗澎湃魚龍[illegible]門見者自惶惑引避奇哉遂為編紀以傳[illegible]談春秋一經說者亡慮數十百家其皆繪天地而圖日月似則似矣於化工之妙容光之照則亡也愚讀是經泛無津涯及見此編囊括諸傳包舉無遺頗於聖人之齊若滄海之有畔可以清其瀾而極其際伏讀之餘因思儒者之行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不敢秘願同斈是經者共之故用鋟梓以廣其傳至於編中之所本者則有諸傳在熟諸傳以求經之旨而於此編以發經之蘊信所謂提綱者是至正丁亥大比之歲夏四月丙戌盱江後斈胡先世書於石泉書院以附是編之後紀歲月云尔

春秋提綱目錄

卷之一

侵伐門

王臣會伐例　齊晉楚伐鄭

晉楚爭陳

卷之二

侵伐門

晉鄭楚伐許　齊伐楚例　晉伐楚

晉伐齊　秦晉兵爭

卷之三

侵伐門

吳楚越兵爭例　齊伐魯　晉伐鄣

卷之四

侵伐門

魯莒兵爭　宋伐曹

內大夫帥師　齊晉伐戎狄

卷之五

朝聘門

公如京師　公如齊　公如晉

公如楚　小國來朝　王臣聘魯

魯大夫如周　齊魯交聘
卷之六
朝聘門
晉魯交聘　衛魯交聘　魯鄭交聘
宋魯交聘　陳魯交聘　楚秦吳來聘
卷之七
盟會門
王臣會盟　齊伯時王臣會盟
伯主列國會盟
卷之八
盟會門
內大夫及外大夫盟會　列國世子朝聘會盟侵伐
公及大夫盟　內大夫及諸侯盟會
卷之九
雜例門
春秋王室　春秋書公
魯婚姻　魯蒐狩
魯祭祀　魯郊望
郊牛　魯禘
魯雩　魯土田
魯城築
卷之十
雜例門
魯宮室僭侈　魯宮室災變
魯災異　災異上
災異下　外國災異
水旱　鄭五世兵爭
晉五世大亂　夏五闕文
元年春正正月二　夏正得天二
獲麟辭　論左氏

春秋提綱目錄終

提綱卷之一

鐵山先生陳則通撰
小山先生陳應龍編

門

王臣會伐例

桓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莊六年王人子突救衛 十四年單伯會伐宋

成十六年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十七年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定四年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征伐自諸侯出其昉於春秋之何時乎小國相伐也隱之四年翬會諸侯伐鄭其昉於斯時乎曰猶諸侯私相伐也謂征伐自諸侯出不可也鄭人來告伐宋於是三國會于中丘其必昉於是公也曰又不然強如齊僖莊如鄭莊猶然懼無以用諸侯猶借王命以臨一宋不可謂征伐自諸侯出也按詩書所載之征伐未有不稱述王命者非王命而擅伐人者叛也春秋之初特王朝司馬之失職耳典刑猶正誰敢犯我乎故曰平桓莊僖惠之春秋王室尚可為也莊公以前聖人望周之意拳拳焉伐鄭之舉京師也有書伐者救衛之事京師也有書救者莊公以後經絕無之矣王命虢公伐曲沃隱五年立哀侯諸侯亦有奉王命立國君者王命虢公討樊仲皮 莊三十年 諸侯亦有奉王命伐叛人者莊公以後傳絕無之矣征伐自諸侯出蓋始於齊小白圖伯之年也然則昉於小白圖伯之何年曰莊十四年單伯會伐宋之後也會伐非王室之事也伐者主之會者從之也泰誓曰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群后以師畢會諸侯武王之伐者也單伯會伐則伐之者齊而從之者周矣經書會伐志征伐自諸侯出之始故雖然是後也周人之所甚疑也前乎此未聞乎此也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諸侯猶有會伐者也今乃堂堂天子之周而聽命於侯國之齊不往則甚難於齊比往則甚易於周徘徊不肯發而若有所待焉諸侯伐宋於是年之春至其境伐其邑而單伯乃會於是年之夏遷延顧望之意可見矣然自會伐以後經無出伐之文矣莊二十七年天子將有討於衛而未敢

討也使召伯來賜於齊侯且請伐衛焉征伐之權倒置知此周遂無以為周矣或者不察乃謂齊侯繼晉伯業莫重乎召陵不請命于周為可罪不知伐宋之始未得征伐之權而請之也召陵之後既得征伐之權而遂用之也向也伐衛周人且請伐於我今也伐楚我尚何請伐於周哉推原其由單伯會伐宋天子之權一失也召伯請伐衛天子之權再失也召陵之役移於齊城濮之役移於晉勢之所趨雖欲挽而使之留不可得也嗚呼周柄雖移諸侯猶以之周也日久日忘則諸侯有以列國視京師者矣單伯之來其會其否權在周也自後晉召而莫敢不來矣處父救江王叔桓公與焉晉侯伐秦劉子成與焉春秋不書甚不欲單子之事再見也鄢陵以後晉人克敵而驕遂陵京師曾不若邾杞然單伯之書猶不列於諸侯成十六年之尹子單子諸侯同序則晉人以列國而視京師久矣一卿既會伐於十六年之秋二卿復會伐於十七年之夏既復燕沮曾不息肩是冬單子又以會伐至范宣子聘魯賦摽有梅猶恐其汲汲召師於魯也其可以汲汲召師於周哉設使匠麗之逆不遇則王師之設固無待而已也蓋當是時晉倡衆虐不得不從吾諒周人之心未嘗不欲收征伐之權而力不足鞌之戰鞏朔獻捷于周王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王命伐之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以爭責晉人不請命而專伐之意不思太阿之柄周移於齊齊移之晉亦如郜鼎之移於宋復自宋而移之魯有年數矣豈區區片辭所可謝復哉抑愚閱春秋世變而思其故春秋之初王室有可為之機而沮之者二春秋之末王室有可為之機而棄之者一齊僖鄭莊馳騁東周之間專盟會伐號為小伯意王室無能為者矣一旦天子震怒自將伐鄭蔡衛陳皆其從黨奔從命於下執事寤生不歸死於尉氏而敢抗衛於王室猶有鬼神祝聃之矢誰為之當代春秋之上刑是使王室有可為之機而沮之者鄭寤生之罪也寤生祿父天奪之魄咸推當復歸王室矣上下十載伯國未興王室可為之機間不容髮王人子突救衛其善於投機者歟奈何祿父之後襄公繼之甫田一詩述其不德而求諸侯之意敢於伐衛敢於抗王五國皆有罪而齊其首者也滅紀圍郕侵欲不忌使王室有可為之機而沮之者齊諸兒之罪也自皐伯會伐以後一百七十有四年諸侯迭進狎主齊盟周無復可望者乾谿之後楚始大創平丘之會晉失諸侯此皆周室可為之機特未有以發耳楚虔不仁拘唐蔡

二君者三年唐蔡不能討楚而歸之晉〻無以合諸侯而歸之自入東周以來所無之機會也左氏曰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入春秋以來所未見之文也會十有八國之師堂〻之陳正〻之旗而卒止於侵楚吁陋矣哉吳吳矣周不可復望矣有大可為之機而自棄之者周之罪也王師始於伐鄭卒於侵楚此王室所以為始終者也吁豈特王室之所以為始終者哉單伯以前諸侯有私相伐矣單伯以後必伯主而後伐天下之有伯也劉子以前必伯主而後伐矣劉子以後又諸侯之私相伐天下之無伯也然則劉子以後之春秋尤甚於單伯以前之春秋也又伯主之所以為始終者也吁周不復興此世道之所以為春秋齊晉不復興此世道之所以為戰國

齊晉楚伐鄭例

莊十六年齊人宋人衛人伐鄭荊伐鄭

二十有八年荊伐鄭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僖元年楚人伐鄭　二年楚人侵鄭

三年楚人伐鄭

六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七年齊人伐鄭二十有二年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三十年晉人秦人圍鄭

文九年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宣元年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晉人宋人伐鄭　二年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三年楚人侵鄭

四年楚子伐鄭　五年楚人伐鄭

九年楚子伐鄭　晉郤缺帥師救鄭

十年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楚子伐鄭　十有一年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十有二年楚子圍鄭

十有四年晉　侯伐鄭

成三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四年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晉欒書帥師救鄭　七年楚子公嬰齊帥師伐鄭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　同盟于馬陵

十有五年楚子伐鄭

十有六年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

敗績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十有七年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
曹伯邾人伐鄭　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
曹侯伯齊人邾人伐鄭
襄元年晉韓厥帥師伐鄭　二年晉師宋師
衛甯殖侵鄭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
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
戚遂城虎牢　八年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九年會公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同盟于戲
楚子伐鄭　十年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伐鄭戍鄭虎牢楚公子貞救鄭十有一年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同盟于亳城北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楚人執
鄭行人良霄　十有八年楚公子午帥
師伐鄭　二十有四年楚子蔡侯
陳侯許男伐鄭　二十有六年楚子蔡侯

陳侯伐鄭
定八年晉士鞅帥師侵鄭
哀二年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
敗績
嗚呼鄭其春秋要領之國歟余按春秋陳蔡鄭許皆逼
楚之國經書伯主謀鄭之事最詳謀陳蔡許之事最畧
夷狄爭鄭之事最多爭陳蔡許之事最少楚之有陳蔡
許猶晉之有宋魯衛也鄭獨介然居二大國之間而為
六國之所犨笑晉不得鄭不敢過而問陳蔡許僖二十
八年之圍許文十五年之入蔡宣六年之侵陳是時鄭
役於晉故也楚不得鄭不敢過而問宋魯衛僖二十七
年之圍宋公會盟于宋宣十四年之圍宋歸父會于宋
成二年之侵衛遂侵我師于蜀是時鄭役於楚故也嗚
呼鄭其春秋要領之國歟蓋其國有汜制之險有京櫟
之固控扼其地而示天下諸侯以形勢則莫敢先動此
五伯所用武之國而南北必爭之地也齊桓成召陵之
績以有鄭晉文献城濮之捷以有鄭楚莊竊辰陵之盟
以有鄭宋伐鄭而不濟則身辱於強楚秦鄭而不克則
伯止於西戎得之者強失之者弱得之者成失之者敗
獨惟一鄭焉耳鄭於春秋其關於中國夷狄盛衰之變

豈淺淺哉余嘗論觀齊晉楚爭鄭之事而斷以春秋之
法莊十六年荊伐鄭以後鄭無心於從楚而閒其從楚
者吾不罪鄭而罪王文九年楚伐鄭以後鄭有心於從晉
而不專於從晉者吾不罪鄭而罪晉成十六年戰鄢陵
以後襄十一年會蕭魚以前鄭始決意於從楚變始晉
師以後得鄭者吾不罪晉而罪鄭蕭魚既會晉不復當
事于鄭而楚爭之氣始亦少息矣東遷之初鄭莊克翟
諸侯雖國遍於楚四十五年間荊人亦不敢輕犯之也
萃之後以蔡侯歸脣亡齒寒鄭為之次是時鄭人靡稱
生之余威遺烈且不甘心於齊以侵宋其背盟以於從
楚春秋於莊十六年書齊宋伐又書荊伐鄭其志中國
夷狄爭鄭之始欲從楚不如從齊從夷狄不如從諸夏
齊宋來伐鄭人從齊之計始決荊伐齊救桓公作鄭之
意甚勤繼又拜伐者三堅壁不動鄭人豈不欲從楚畏
犯不義天下諸侯共斥之也召陵得志雖鄭莊愚當知
齊伯之為可依且國無內難何憂何懼而欲從楚哉首
止之後王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
安前楚晉屢伐而鄭不從今也楚不伐而鄭從之非天
子有命鄭不至此也新城之圍踰時不下齊桓來伐邑
幾乞盟所幸召陵一役楚人不敢北向謀諸侯設使乞
盟之後楚復伐鄭鄭必釋然舍齊而從之矣桓公即位
鄭伯始朝于楚勇行不顧恃有前日之王命在使末不
得以伯楚得稱爵以會諸侯則鄭為之也城濮一役鄭
始受盟豈忍舍昔久要之楚而從一旦新至之晉耶
勢不得已也晉文尚在已懷反側至勤圍鄭之師推京
其由鄭人不敢萌從楚之志而閒其從者罪不在鄭楚
而在王也狼淵之後鄭及楚平此如鮑鷹颺去之時會
公于棐宴公于朱猶作兒女依人之態子家賦載馳之
四章辭氣懷懷令人惻然此果無意于晉而為之哉新
城之會出凼走喬春秋以是許鄭伯也是時伯主之權
逸在大夫有齊宋之賊而不討有二邑之會而無成矣
鄭之罪職晉之由將諸侯而會棐林者趙盾也棐林以
後晉三加鄭而稱人一救鄭而書將晉君不在諸侯不
知楚莊日夜激厲北向之師不得鄭而不止自宣公之
三年至十有二年楚師之加鄭者六楚子之自行者四
加以微舒失討楚人遂得以竊伯主之權始入陳而次
入鄭矣觀鄭人守陴以大臨復脩城以固守甚不得已
則內拒以逆此時此情晉獨不諒之也邲之戰皇武子
猶入晉師以告楚之情則鄭之從楚出於無可柰何我
克則來乃鄭之心不克遂往豈鄭之罪哉邲之役晉人

懲前日犬夫之奉楚每伐鄭多晉君之自行一伐而鄭懼再伐而鄭服鄭自是不敢二晉者七年受楚賂而与之平罪固當討鄭伯來朝而執之誘也行人無罪而執之暴也鄭別立君罪亦當問是時晉侯有疾立太子州蒲以伐鄭毋乃燕伐燕耶推原其由鄭人未嘗無從晉之志而不専於從晉者罪不在鄭而在楚也成十五年暴隧之侵鄭固從楚明年鄢陵一勝王夷師熸此正鄭人北極從晉之機奈何鄢陵以後三年晉師三至王臣而鄭不來晉悼方興初年伐鄭次年侵鄭而鄭不至者曰晉厲暴虐鄭不可從悼公方明舍晉焉適成公以楚君集矢之故生死從焉子駟息肩之請曾莫之恤楚鄭之交牢不可攻是鳴呼召陵之役不足以堅鄭之事齊城濮之役不足以堅鄭之事晉鄢陵之役又是以堅鄭之事楚此三大役皆春秋非常之事不足以得鄭向非有悼公之才有知武之謀接一鄭於華落籃縷之中亟宜於衣裳玉帛之會鄭不晉為夷乎自虎牢大城扼鄭咽喉以臨鄭鄭人之急朝不及夕五會皆從則晉人之識地勢也自戲之同盟三分四軍以待來者楚之謀鄭愈疲而晉之謀鄭愈逸三駕不敢爭則晉人之識兵勢也蕭魚未會屢盟而屢叛而屢伐蕭魚既會而不盟鄭人服屢叛從於晉者二十有四年則悼公之才正不在挺文下矣推原其由鄭人決然有從楚之志師勞力竭而後得鄭者罪不在晉而在鄭也故鄭人自莿伐以後受大國之兵事一百二十有八年會于蕭魚而晉討之文絶盟于宋而楚爭之文絶外憂方弭内難疊生子孔伯有子晳之禍因仍而起直至國僑誅駟氏之年内外始寧而春秋已告暮矣抑人亦有言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春秋之初先諸侯以抗王室者鄭也春秋之中先諸侯以朝楚者鄭也春秋之末先諸侯以王伯者鄭也人知齊晉楚之伐鄭不知鄭實自伐而後人伐之也雖然一鄭之微不足論也余讀春秋楚人伐鄭之事而深嘆先生封建毋第以藩屏周為策甚長也鄭王畿之諸侯也楚既興師以伐鄭豈不越鄭而窺周周之於鄭迺尺耳楚莊蔑問鼎而不敢取楚靈數求鼎而不敢行豈其心之不欲哉誠畏器南則兵至環天下之諸侯皆敵也處運至於戰國宗族枝葉俱落而後為秦不然周未可量也或者不察文武成康封建之力乃信王孫蒲為能言之士過矣嗚呼余於楚人伐鄭而知天下之有晉余於楚人伐鄭而天下之有周

僖二十有三年楚人伐陳　二十有五年楚人
圍陳
宣元年楚子鄭人侵陳　晉趙盾帥師救陳
六年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八年楚師伐陳
九年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十有一年楚子
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襄五年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戍陳
伐陳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
光救陳七年楚公子貞圍陳　公會晉侯宋公
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陳侯逃歸
昭八年楚師滅
哀九年楚人伐陳　十年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吳救陳　十有三年楚公子申帥師
伐陳

嗚呼陳胡公之國神明之後也卒污於荊蠻其無伯也
夫欤其國在禹貢豫州之東地勢四平無名山大川之
限楚若有事於陳朝發而習夕至晉未之知望有鞭長
不及之嘆甚則付之無可奈何而已其初中國之有陳
則伯主之勢強其次中國与夷狄爭陳則伯主之勢弱
又其次夷狄与夷狄爭陳則伯主之勢去此皆春秋非
常之事也夏姬夷之由也春秋之初陳蔡一黨偕諸侯
以伐鄭從諸侯以伐衛列國加兵陳不受兵第惟射操
之與附庸諸國務食殆盡陳亦何恃而不恐一聞齊
桓創伯東方陳人欣然從之北杏之會與蔡侯偕大抵
畏楚故也二盟之後何役不會何盟不同陳亦藉齊以
鎮撫其社稷而輯寧爾民是時楚以入蔡伐鄭而圍許
四國通楚三受其禍陳獨孑然孤立其間煢煢四顧將
有無厭及我之患自僖六年楚人圍許以來陳每有諸
侯之事皆不至姑使世子來葵丘之會大盟諸侯陳又
不至寧寧然畏楚矣逞疑不敢正視伯主者六年宣公
即世穆公亟從諸侯於會一旦齊桓告終於諸侯之
册陳遂釋然舍齊而從楚齊之盟陳与鄭蔡實攜貳之
也豈齊桓之伯陳人每懼患於楚未嘗蒙患於楚則中
國有伯所以有陳也二十有三年楚人伐陳二十有五
年楚人圍陳深山大澤龍蛇兕虎則狸貔豺狼有時然
勢然也城濮之役陳与鄭蔡左楚人之袒執干戈与晉
周旋晉先楚鳴蔡鄭震恐踐土之會以來免於晉
而陳獨后至何耶去晉家遠自拔於夷狄者寡難也文
襄屢會唯晉是從如膠之漸楚不敢爭者伯主之勢強

也自壺丘侵陳楚人遂敢於抗晉陳又楚邪陳人遂叛於從楚蜀城之會陳侯寔夾南北爭陳之勢已自此始宣公元年楚鄭之侵晉會之救南北爭陳之勢已成六年晉衛之侵八年楚師之伐南北爭陳之勢未決至九年中行桓子之伐將厭陳而思棄之矣無他爭陳之害楚常得而晉常失晉常勞而楚常逸故也加以鄭人乍叛乍服晉不得鄭不敢問陳故寧舍陳以謀鄭書侵書伐書救奔命於一鄭自荀林父伐陳以後晉不復有事於陳者二十有三年以其志於謀鄭也皆曰謀鄭是於謀陳緩紓之罪安可不問使楚人得以藉手辰陵一盟陳人不復從會于晉之人亦聽其服役於楚者二十有八年則華夷盛衰之勢判然矣虎牢大城而鄭人服鄭人既服而陳亦來矣戚之役曰陳侯如會雞澤之役曰袁僑如會君大夫之來也總去晉家遠自拔於夷狄宜難也奈何陳不已而來晉不已而來受得一鄭而遂已足無暇謀陳書伐陳於會戚既至之後諸侯不書諸侯之散無害於陳也書救陳於子囊來伐之后師方及陳公卿書至則諸侯之救無及於陳也襄五年公子貞帥師而書伐七年公子貞帥師而書圍楚之謀陳者愈急晉之謀陳者愈輕書伐而晉救書圍而晉不救示陳以

意而令之去耳鄭從遂歸晉不復討茲非幸其一去而不復來耶晉人曰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后可吾將晉人以得為喜不料晉人之以得陳為憂矣魯人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吾料諸侯以陳人從楚為非不料諸侯以其從楚為是矣中國與夷狄爭陳而卒不能爭者伯主之勢弱也厥後楚令之陳若鄗邑然弟黃之歸二慶之戮楚得以行其令男招之放孔奐之誅楚得以行其威然處之戕之疾辛封楚得以行其權申之會率陳以伐吳雞父之役率陳以戰吳陳國區區以從楚抗吳哀六年吳人入伐夷狄與夷狄爭陳禍又自此始矣楚人不敢爭陳於桓文方伯之世而遂致爭陳於靈成吳為諱之時中國與夷狄爭國已失伯主之勢獨奈何爭而不得而又棄之伯主之勢重矣哀十年楚公子結伐陳而救其者乃出於僻在海濱之吳十有三年吳會黃池而與吳爭陳者乃見於僻在荊山之楚一陳首為中國之所有以為中國與夷狄之所爭今其爭者乃出於夷狄之手黃池不知當時伯主安在哉吳攻陳國之頻未悟世變之升降遂讀詩與春秋之終而有感然陳從齊以會北杏莊公之十有三年也接王閣之風絕亡中有麻之詩作是時王室衰而齊伯興陳從楚以盟辰陵寂寞

公之十有一年也接列國之風絕陳靈洋陂之詩作是時中國弱而夷狄強楚公子申伐陳接春秋之筆絕西狩獲麟乃伐陳之明年也是時夷狄交侵而中國微常平心而評之與齊桓之伯者陳也列國之會不獨陳也來吳楚之爭者陳也小國之禍不獨陳也獨惟辰陵一事遂不得為北杏二盟之時退又為鶗中黄池之漸此為南北強弱之界限也陳寔為之事起於陳故列國之風時於陳而絕嗚呼詩之絕猶有春秋在春秋絕吾不知其所終

春秋提綱卷第一

春秋提綱卷第二

侵伐門

晉鄭楚伐許例

莊二十有九年鄭人侵許

僖六年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二十有八年諸侯遂圍許二十九年公至自圍許

三十有三年晉人陳人伐許

成三年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鄭伐許四年鄭伯伐許　十有四年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襄三年晉荀罃帥師伐許　十有六年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定六年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嗚呼王澤竭伯功衰小國從夷豈獲已哉議者功蓋諸侯之從楚者蔡為上許次之陳又次之鄭人遊迺南北之間者也予謂陳蔡鄭之所畏者不惟楚雖而又畏鄭故許人始役役於齊終役役於楚多方以圖免者惟鄭人之故齊之勢力足以及許許不甘心於楚而事齊晉之勢力不足以有許許始甘心於楚而背晉越鄭讎許晉人所雖鄭若來伐晉未必救楚大而近足以威鄭且庇

許矣抑人亦有言鹿死不擇音許惟強可以庇民者是
從何擇其從晉與楚哉吾於鄭人伐許之事蓋自桓公
之十有五年始前此十有五年大岳之祀不絶如綫不
迁其重器不係累其子弟存許以俟其他日則鄭莊之
力也宿生云匹忽突爭國何暇以一許為問許莊無子
穆公托兄死弟及之名不告於天王于方伯于鄭直入
許而為之君經書入不訓之詞也不與其乘人之約以
為利也自此鄭與許仇卒為世不釋之憾許之自為謀
亦危矣齊桓創伯遠足以來江黃寧不足以得一許七
從會盟三從征伐許最有奬齊之功鄭從有事於許未免

猶畏於齊莊之二十有九年潛師侵許以修舊猶不敢
聲許之罪而討之也齊之勢也足以庇許從楚人憑恃
其眾而必許之從夷豈許之所甘心哉銜璧之事傳述
於誣盟兆以後猶有許男從經可以見許之不從楚矣
盂之後是以子書許亦在會則齊桓沒之四年也自后
憑陵諸夏楚朱而許助之晉文三會使而朝王所許於
戎土河陽不為不近惜不能自援於荊蠻之中而弱之
為最深耳文公卒會盟之諸侯乘勝圍許宜若振槁然
圍而不奪豈其力不足而心不忍耶不欲甚楚人之怨
而置之也襄公不念前怨偕陳鄭以伐竟以無功而反

則晉人謀許之意急矣救鄭之役新城之會晉人聽許
之自北二屬等盟許又不至晉人聽許之自南僖公三
十有三年以後晉不復加兵於許者五十有六年君臣
朝夕謀陳謀鄭不暇安有余力以及許耶直至鷄澤之
盟鄭人服而陳亦來始敢興師以問許荀䓨伐於襄公
之三年荀偃伐於襄公之十有六年晉人得鄭始敢問
許也許人之謀因亦曰吾逆楚而遠晉許若從晉未必
釋鄭人之憾又以召楚人之怒萬一楚伐其外鄭應內
許國之危朝不及夕從楚可以免禍於楚亦可以免禍
於鄭人從伯討以後畏楚不敢叛者三十有八年謂

許人之見重於楚也䧏橋之役靈公為右子蜀之盟許
人不書鄭人始知許人不見重於楚成公三年始使子
良伐許以嘗楚之救爭否也一伐而不救則再再伐而
不救則三三胃婁公以吳戎不協也卒使鄭許大訟不之
晉而之楚子反何人乃擅士宮而聽其詞諸侯之無伯
宮哉成十有四年子罕來伐不得叔申之封不止也襄
公之十有六年諸侯之伐許皆以大夫行鄭獨以君
會大夫皆以於志鄭而下春秋之書曰叔老會鄭伯
晉荀偃衛寧殖宋人伐許甚矣哉鄭伯之為兆行也許
男平皆恃楚為鄭之謀亟于於楚賦以鄭人矣是用滋亡

疾首告於楚庭以請伐鄭曰師下與孫不歸矣此詩之
為此言可怜哉夏楚有忌鄭之釁鄭遂有滅許之師娼
人宗社罪無所逃春秋嘗因許而狄鄭矣於滅國夫何
誅雖然楚不為無罪也鄭人本不取與伐許之師為楚
不救耳迁葉不能免則遷於夷〻不能免則遷於白羽
之患如初則又遷之容城凡四遷許之劳不如一救之
力黜鄭之校止於此鄭不戕許何為哉紀恃會而誤於
魯黄恃齊而誤於齊許恃楚而誤於楚此可為恃人而
人不足恃者之戒也或曰鄭許訟之訟子何以折之許
日孚舊田也鄭日孚侵邑也余嘗以左氏之言為據春
秋之初書曰鄭伯入許春秋之終書曰鄭游速帥師滅
許當以仲尼之筆為斷余請為之辭曰戕許之罪在鄭
誤許之罪在楚不事鄭之罪在許殄人滅許之在罪晉

齊伐楚例

僖四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
侵蔡〻潰遂伐楚次于陘楚屈完來盟于師盟
于召陵

嗚呼此一役也齊侯二十余年之智慮所及春秋二百
四十二年侵伐之所無論五伯者寥〻然曰桓公曰桓
公其在此乎然則侵蔡伐楚書遂者何蔡自此不以從

不与會盟舉兵問罪蔡其何辭何必潜師而為侵削自欺
余以後屢為不道正名定罪楚嘗首師何必先蔡而後伐
呼不然陳蔡鄭許密邇荊蠻蔡居汝水之南實為楚人門
外之藩召陵之役陳從則児丘之道通許從則許昌之援
集鄭從則鄭虎牢之関未開領蔡之郾亮為齊師南北之
援吾將舉兵討蔡楚必知之救兵是至吾不下蔡何及於
楚不若輕兵以侵之蔡人蒼卒開諸侯之至不暇告楚而
齊潰不復支矣蔡道既通遂事而伐楚〻人不虞君之涉
吾地也況楚人平陵中國三十餘年諸侯莫敢南向而誰
何一旦開蔡潰而及己倉皇回顧欲守險則徑者先君協
胃建国之地已為諸侯有欲戰則狼顧恐江黄之議其后
所以有屈完之如師欲經書侵遂伐神速而不晉也伐而
書次持重而不迫也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克敵而不驕也
吁此固齊侯節制之師而管仲教之也

之也晉楚兵爭例

僖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楚人救衛
晉侯入曹〻執曹伯畀宋人夏四月己巳晉侯
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嗚呼召陵以前齊師之伐何稱人至召陵而齊君始爵及
陵以前會齊師之伐例不過三國至召陵而八國始同役

二十餘年養威持重輕兵薄賦以寬民力一旦用其力有
餘而氣愈之楚人懼不敢動此召陵之師誰也余嘗論桓
公中才之主無管仲則純墨於管仲伯者之佐無桓公則
他人不能用不及時謀楚且竟爲二十五年規模以治之
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設桓公管仲有一不幸若楚何哉覬
公之心未嘗忘楚第內安諸夏外攘夷狄二十五年之久
猶不寬其急還也蓋諸侯不安則楚不可圖桓公所以先
合諸侯而后伐楚〻人不退則諸侯不服文公所以先與
楚戰而後合諸侯桓公沒諸侯若楚之暴久矣孟子執諸
侯不敢問泓之戰宋人不能當伐齊圍鄭暴骨如莽又合

四國之師環宋城下而圍之是時也其國有強有力者出
與楚戰諸侯不從〻然視之如歸乎況城濮之役晉楚雖
誘夫戰先定楚師連年暴露民不復息有不足以當秦晉
方銳之氣子玉剛而無禮志驕氣盈不足以敵齊宋必死
之鋒以驕將御疲兵吾愈見其敗楚子少與之師而欲與
四大國角勝馳其勞不大懸絕耶吾謂晉人惟恐楚人之
不戰也多方以怒楚始則輕兵侵曹以示楚之緩然則楚
兵伐衛以解楚之急楚人救衛果望其禁晉遂甚甲久楚
人曹而執其君矣楚人彷徨顧盼不知所爲謂晉侯已侵
曹矣不知伐衛之又晉侯也謂其已伐衛矣不知入曹之

又晉侯也春秋屢書晉侯文繁而不厭或者貴晉侯之功
而又罪晉侯之譎執曹畀宋楚怒已甚宛春見辱誰能堪
之然後退師三舍陽以報楚子之惠陰以示子玉之怯而
闘勃之請戰必矣以四大國之師而萃其一軍其畏不敗
乎此一役也楚人請戰晉侯書及春秋誅意之筆也嗚呼
齊桓屢盟屢會而後爲召陵之役既得諸侯而后伐楚也
晉文一戰勝楚而后爲踐土河陽之會既勝楚而后得諸
侯也非其時異而事不同耶然則以時而論則桓公之創
伯難文公之繼伯易以事而論則桓公之成功遲文之見
效速以心術論則桓公正而不譎文公譎而不正

晉伐齊例

宣十有八年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成戌二年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
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
齊師敗績齊侯使國佐如師及國佐盟于袁婁

襄十有八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十有九年晉士
匄帥師侵齊聞侯卒乃還

哀十年晉趙鞅帥師侵齊

嗚呼隱桓之世天下之強國二莊僖之世天下之強國而

成襄以后天下之強國六說吳越不死戰国之稱雄者不知其幾余讀春秋而悲天下之為戰國又吴秦楚吳越俱不足論攷斉晋兵交之由而知中國之兩強不相立也斉桓之子孫雖不足以繼伯而每每不平於晋晋文之子孫雖號為繼伯而亦不敢責備於斉斉桓伯業已積漸於僖公小伯之時其行事之規摸与孜伯之功烈大非僖公之所可望南伐強楚北伐山戎西會葵丘東會于淮三十余年之經営天下者畧偏獨晋人盟會所不及征伐所不加執虞滅虢此誰之罪畧不以一矢相加遣何耶諸侯國避晋之強也孝公衛取穀之怨合晋師以卻楚豈料城濮一勝晋伯遂成践土翟泉兩會皆來吾諒斉人本心必怨強不獲已者矣我伯國之余也縱自輕李辱先君何自僻晋人大盟大會斉君大夫不復從者四十有六年斉人不道要執天子之使辱我叔姬憑陵我西鄙我魯人兩告于晋晋不一問於斉晋之視斉猶向也斉之視晋也斉悪諸晋以抗晋魯宣舍晋而事斉天下幾有兩伯鄢克使斉晋之感始開斷道一盟斉魯之交始散一笑與師生鞍何罪春秋書七大夫戰一斉侯笔之敗吾不為候羞為斉國之諸侯羞也斉以師徒撓敗之余少殺其勢俯首帖耳於晋牢馬陵之盟自是以後屈意聽命[illegible]心成之後次國

佐至朾之役以崔杼會晋亦害於得斉何暇晋晋討此哉悼公五會三駕諸侯親往斉獨以世子當之晋亦莫為不敢為責備之語光列諸侯卒死斉人得以藉口蓋其平日憤憤不平之心不欲晋伯勢力不至不得不來悼公未年伯心稍德則有我北鄙之伐平公新立溴梁之盟高厚已有異志矣十有七年君伐我而圍桃臣伐我而圍防非以弱魯正以陵晋平公合十二諸侯環其城下而攻之經書同圍蓋仲尼特筆之文以著斉環不道之罪也繼是澶淵商任沙隨等會莊公又親辱於諸侯矣雖然斉猶未也以勢力強大之斉而役役於地豈得斉之晋豈其本心哉沙隨之明年伐衛伐晋以報東閭之役入孟門登太行張武軍於熒庭生平修怨之志始快攷春秋自非秦晋也晋晋之讐誰敢執戈而与晋角晋人曰晋楚斉秦匹也楚人曰釋斉秦他國請相見未之盟戰國之兆也嘗記景公如晋飲食接畫晋人已有斉君弱吾君歸弗來矣之言至召陵侵楚以后諸侯相顧莫敢先叛斉及鄭盟於鹹盟于沙又及魯盟于夾谷卒衛侯次于五氏于蘧蒢以伐晋而諸侯遂無伯矣嗚呼諸侯之有伯國非王室之幸諸侯之無伯又豈臣道之福春秋於五氏垂葭之後不書伐而書次聖人重絕晋之文

也晉國将分莫適為主至哀公十年趙鞅始帥師侵齊以報之亦足以見公室之大弱晉因失伯景公輕躁如此豈得為諸侯盟主哉徒以促天下之無伯而春秋終焉且夫齊國之大不減於晉晉之盛不及桓公後世子孫性悍公稍有聲績其餘齊晉数君不大相遠晉獨得以世伯者大抵其國以教訓奨拔風俗人才世出欒郤胥原孤獨慶伯韓范趙魏之徒又持伯業与春秋相為終始此亦晉人深憂遠思之意以齊桓之事為覆轍也桓公有管仲而無繼所以無世伯之資景公有晏子而不用所以無復伯之緒豈謂區區伯業而可無人為之乎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齊桓其有焉其車能載乃棄耳轄景公其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晉文其有焉

秦晉交爭例

僖十有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韓原河西之地）

三十有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函関之地）

文二年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彭衙河西之地杜云馮翊郃陽縣西北有彭衙城）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取汪及彭衙）三年秦人伐晉（傳云取王官及郊杜云皆晉地王官在東）四年晉侯伐秦（傳云圍邧新城杜云秦邑 按邧新城在河西）七年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傳云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杜云令狐在河東与刳首相接）十年秦伐秦（傳云晉伐取少梁按地在河西杜云在馮翊夏陽 傳云夏秦伯伐晉取北徵按地在河西杜云[illegible]屬馮翊）十有二年秦人晉人戰于河曲（按地在河東其縣蒲坂之南[illegible]）

宣元年晉趙穿帥師侵崇（崇秦与國）二年秦師伐晉（傳云遂圍焦杜云晉河外邑）八年晉師白狄伐秦（不書地無傳）十有五年秦人伐晉（傳云次于輔氏杜云晉地按地在河外）

成九年秦人白狄伐晉（傳云諸侯貳故也不書地）十有三年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傳云戰于麻隧按地在河外）

襄十年晉師伐秦（傳云報其侵也不書地）十有一年秦人伐晉（傳云濟自輔氏杜云自輔氏渡河在河外）十有四年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傳云及涇不濟按涇水出安定至京兆高陵）

嗚呼秦之先其得為諸侯乎車轔一詩美秦仲也以字配國無爵命之称不過春秋邾儀父蕭叔之類然秦之強大實始於此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已欲漸進於諸侯然而猶未也襄公将兵平戎取其豐之地受顯服駟鐵之詩有曰公之媚子從公於狩國人始尊之曰公終南之詩曰顔如渥丹其君也哉國人始呼之曰君又且發其車甲以討西戎駸駸為西方之強矣然而猶未

也盟會不同聘問不通入春秋七十有五年未有以秦事見經者方是時天下為齊楚為強而楚亦未之聞也至僖公十有五年書曰晉侯及秦伯戰于韓增天下之強国而四此春秋之降而戰国之萌也歟是後也秦伯首戎晉侯書及春秋以晉侯之志為此戰也獲晉侯者匹夫然吾甚為諸夏羞前此春秋秦晉畧之一旦以夷狄獲諸夏之君其威足以動天下矣是章晉侯歸不書春秋不予夷狄專廢置之權首納夷吾齊桓猶在繼納重耳穆公以有伯視諸侯之心豈料城濮一勝晉執牛耳穆公以私有憤憤不平之志与晉周旋一無所得大

恩為怨人情之常春秋於圍鄭之役晉文貶而人之秦穆貶而人之志二國兵爭自此始矣晉文殺辭雖陰阻十有九年穆公畏晉猶隱忍之不敢發襄公新立未免以童稚目之不聽蹇叔千里伐人襄公出其不意襄公出其不意襄絰即戎要諸殽而敗之穆公始謂晉文不死矣殽陵備逼若不自容奈何秦誓猶新遂為彭衙拜賜之師晉師未報（是秦晉人作誓）又為濟河焚舟之役言出自口而又食之皆其不能懲忿窒欲之過至公四年晉侯伐秦秦伯戕誓言歛兵不報春秋是以高穆公也康公不顧晉賜之愛納不正以伐其喪趙盾不顧先蔑之請

不謝秦而与之戰春秋於令狐之役兩責之康公不悛又共忿兵以伐晉文之十年春秋於是再狄秦矣河曲之役俱無足論但晉自失伯秦亦不競十有六年楚人秦人滅庸兩雄始為掎角之勢楚雄于南与晉抗伯秦強於西為以楚援自是秦之伐晉者四蓋以分晉人治楚之師晉之伐秦者乍勝乍負無大得志焉爾春秋深惡二國之爭韓原之戰猶尊秦爵戰殽以後凡將無君大夫皆書人者春秋所以狄秦也僖之三十有三年書曰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晉猶自別於姜戎宣之八年書曰晉師白狄伐秦晉卒無別於白狄春秋所以狄晉

也二國兵爭六十有九年直至襄公十有四年伐秦之後二國兵爭之文始絕晉尚有事于諸侯秦人不復濟河而東是傳載秦哀公救郢却吳雖此一事外未聞加兵於諸侯閉關不出務農訓兵坐以待天下之變其為志豈淺淺哉他時囊括天下之規摸已在此蓋嘗讀書至覩秦人之用心非諸侯及也且夫未有秦風以前秦猶附庸之溦也秦風數詩詳著秦室始大所以所以列為諸侯之始未有秦誓以前秦猶諸侯之雄也秦誓一篇深許穆公悔過為主之漸詩以諸侯之書以道王許之春秋兩以國挈秦者所以惜其終為夷狄之歸春秋

非固以夷狄待秦者岐豐之地猶有先王之遺民焉蹇
公一以勇驍之慷慨激烈忘生輕死讀脩我甲兵與子
偕行之詩令人壯而悲之夫周自后稷公劉世世積德
至武王而有天下秦自秦仲襄公世世積威至始皇而
有天下計其修短亦積德積威之所致也嗚呼春秋之
晉至戰國而分為三三晉至始皇而合為一不特為三
晉數可為諸侯不特為諸侯數可為一周數秦亡抑不
足也已閔

曰焦曰瑕曰華陰曰華為曰桃林曰桑皆在閔之左右者也秦師之由達常必由之所謂殽有二陵乃崤谷之間也按地里其間東接地西連華矣此謂河謂南陵西號自東陵至西陵九三十五里東則陵年繞澗車不得方軌而則有坂十有二里崟絕不異於東殽此天之所以限雍梁之也

河

曰汪曰沂曰茅津曰劉首曰辛泉皆在河之左右者也秦知之汎舟之役必由之按其地理河之西謂之龍門而河而涇焉渭焉汭焉之水入焉河之東謂之汾水大原岳陽之水渡濟漳之水入焉其西有鄗有小梁城有華城有北徵有邛郢新城皆近於彭衙者其東則有晉陽如壺山如津川如王官如解梁城皆依據如河曲者河水所之一汾自北而南此天所以限吳雍之地也皆文王之親迹於此者在今之為即此

彭衙

彭衙之地今秦之師自雍以伐河西凡七百里而至彭衙按地屬郃陽縣西地有河域

河曲

昔成為伐集升自河郎此河曲之南按地屬蒲坂縣之通秦師自雍以伐河東凡六百五十余里而至河曲

侵伐門

吳楚越兵爭例

成七年吳入州來楚邑

襄三年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十有四年楚公子嬰貞帥師伐吳　二十有四年楚子伐吳　二十有五年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昭四年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五年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十有三年吳滅州來　十有七年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二十有三年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　二十有四年吳滅巢　三十年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三十有二年吳伐越

定二年楚人伐吳　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栢舉楚師敗績吳入郢　五年於越入吳

十有四年於越敗吳于檇李

哀十年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十有三年於越入吳

嗚呼甚矣晉人之以計中吳也始則教吳之叛楚而通其

交終則使楚之暴吳以絶其好甚矣吳人之計中楚也始
則攻楚之與國而令其疲終則攻楚之與國而令其孤至
今讀春秋者徒知吳病楚而已不知其謀楚之巧徒知晉
通吳而已不知其譎吳之深也我宣公之八年楚人疆舒
蓼盟吳越而還吳之爲楚役舊矣吳未始叛楚也而教之
叛楚吳未知戰陳也而教之戰吳未嘗會諸侯也而誘之
會諸侯蒲之役不至雞澤之役不會跨海求好此非吳人之
本心鍾離善道戚柤之數會中國每汲汲焉於吳者以晉方
謀鄭楚驟爭之念諸侯莫可以制楚獨吳有財致能爲楚患
晉唯恐吳之勢不亟也州來之入吳始挑怨於楚偽兹之克
楚復結纍於吳兩雄相恃莫肯先下晉遂得從容三駕以
伐鄭楚不敢爭者畏強吳得以議其后也蕭魚以後楚方
忿吳不復問鄭晉以得鄭不復恃吳昔也招之而進之今
也甕而置之地特未有辭耳襄公十有三年吳伐楚之喪
日以緩晉之辭同者亦曰吳日有事於楚不幸楚伐吳吳
請師以救吾其能興師數千里以救之乎又不幸吳伐楚吳
請粮以濟吾其能告糴於諸侯以予之乎從之我疲於奔
命不從吳易以生怨不知因其伐楚喪也而退之我直彼
曲不復有辭矣故十有一年會蕭魚十有四年會于向者
晉不復恃吳故也不然無瑕可以數人寢之二年晉帥衆

師衛甯殖同伐鄭[illegible]伐鄭人得以藉口尚何責於區區
戎之吾也哉此吳人墮晉人計中者也噫孰料楚人墮吳
之計也哉楚無陳蔡鄭許則不能抗衡北方無荊州群蠻
則不能日保其國隨人叛則不得志於漢東庸濮叛則申
息之門不啓僻在荊山與蠻雜居號爲長雄一有反噬傍
徨四顧吳直海濱一微國耳以封境之大孰與楚以兵力
之強孰與楚一旦伐巢伐徐又入州來楚人之右臂幾斷
一伐以子重襄三年再伐以子囊襄十四年東奔西救竟不得息
有子囊將死襄十四年懔然有朝夕及郢之憂然猶大夫奔
命未聞楚子之親辱於吾也襄二十有四年楚人伐吾以
無功返吳人自此有輕楚之志二十有五年吳子攻巢殪
於一矢吳人自此有不戴天之讐非楚斃吳則吳斃楚
不止也然前此楚人再以大夫一以國吳伐吳未聞楚子
親諸侯以有事於吳也楚靈恃其強暴率會申之諸侯大
而若陳若許小而胡沈頓爲之屬疾驅而戰之蔡若明年
又驅徐越而來謂曰中必無吳矣卒不得志而去又明年
遂罷有房鍾之敗楚人罷奔轉徒忘寢與食卒不能堪而
爲乾谿之事則吳人以計疲楚之效也熊居以來吳張益
甚何者伐巢令遂滅巢何者伐徐令遂滅徐何入來令遂
敢於滅州來而楚人之藩籬空矣一戰于長岸而楚師敗

再戰于鷄父而六國之師敗楚人之黨與盡矣吳且用五
員之計多方以誤楚楚人自往役於定公之二年諸侯不
來吳已策楚之在其掌握中矣柏舉之後春秋不書入楚
而書入郢者楚以群蠻爲國群蠻尽則惟郢存爾俾自
伐郯以後侵楚伐楚歲不絕書經獨不書吳伐楚之文推
諸樊踰巢書伐楚以致其志其他書入州來滅巢滅徐而
遂以入郢書者吾是以知楚人以諸蠻爲國也雖然吳方
在楚越又入吳何禍亂之相尋至此耶楚合諸侯伐吳
越大夫壽過會其後楚子率冊師略其疆越大夫胥犴出
勞王則越之仇吳楚實使之昭三十有二年吳始以伐越

書定之五年越始以入吳皆十有四年越又大敗吳于檇
李上國諸侯方以吳爲憂不知東南又有一越矣句踐歸
王帛於吳歸臣於吳如養牲牢從日所用之貲池之爭未
已越已輕兵間道造其國都矣此又非越人之以計中吳
邪嗚呼吳以計中楚越又以計中之吳以力勝楚越又以
力勝之春秋書于越入吳於柏舉之後再書于越入吳於
黃池之後戒哉戒哉好用兵亟戰者宜有以鑒乎此也

齊伐會例

桓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十有七年
及齊師戰于奚

莊九年公伐齊納糾　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
敗績　十年公敗齊師于長勺　十九
年齊人宋陳伐我西鄙
僖二十有六年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
及齊人伐我北鄙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文十有五年齊人侵我西鄙　齊侯侵我西鄙
十有七年齊侯伐我西鄙
成二年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
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
鞌齊師敗績

襄十有五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成救成至遇
一有六年齊侯伐我北鄙　齊侯伐我北鄙圍
成十有七年齊侯伐我北鄙　圍桃高厚帥師
伐我北鄙圍防　十有八年齊師伐我北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二十有四年仲孫
羯帥師侵齊　二十有五年齊崔杼伐我北鄙
定年七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八年公侵齊公
至自侵齊公侵齊公至自侵齊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哀十年公會吳伐齊　十有一年齊國夏帥師伐
我　公會吳伐齊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
齊師敗績獲國書

嗚呼魯天下之望國也立乎諸侯有冠冕佩玉之氣象諸侯之所尊敬而未有謀害之者齊我乎大邾莒我小之三國者曷為嬰以晉伐書耶考之經邾之伐必南鄙邾在魯之南者也莒之伐我必東鄙莒在魯之東者也齊之伐我必西北鄙齊在魯之西北者也然而邾小於莒小於魯俱非魯之所畏服焉者獨齊視魯為大其為患亦不細矣待而循論之春秋之初齊魯為敵國齊不弱魯不足以強齊春秋之中齊晉為敵國魯不特晉不足以疵魯春秋之末齊吳為敵國吳不得魯之襄也晉強而齊初襄也吳強而晉之師襄也此三変不宜係之魯王室諸侯中國夷狄之盛衰皆於此焉係吁可畏哉魯入春秋首灾邾宋次狹蔡衛與齊鄭為敵國鄭來輸平正以離散宋魯之黨繼盟于艾又以合齊魯之交伐宋人入許何役之不從至桓公之三年又使姜氏撫有其國人見齊國之汲汲於魯不知魯國之強正齊君之所甚忌也郎之戰胡為乎來敵奚之役何辭以加我哉不過加兵於魯之弱之也猶有公子彭生拉幹之事安得而加之公不惟弱魯而又弱焉莊公不於此時礪復讎之戎低首下心忍與之周旋諸兒既死春秋始有公伐齊之文不書納糾人或疑其復讎上書糾納下書桑齊宸公子周蕩古有余罪矣乾時之敗公幸而免既為公歸師敗績尚何足諱哉我師敗績之后魯弱不可復振長勺之勝無補於事齊伯將與魯何能為後會盟猶未免於三國之討至孝公齊少慵矣西鄙之侵來不敢禦追又不敢及侮公之恥莫大乎以一國畏矣此非懲莊公乾時一敗而然耶齊又不道伐我北鄙且國內豈不足乃卑卑然使東門遂奔走荊蠻以請師雖有伐齊取谷之功不足以蓋用夷変夏之罪魯乞師於諸侯春秋不書此特書曰公子遂如楚乞思魯之衰可歎也已晉人世伯敵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晉是望齊人兩侵一伐晉曾不以手援之洎及宣公其心何齊會於齊盟於齊從伐萊於齊惟得免於討之為幸晉人畏齊晉之匹矣出揖質猶未可知文十有五年齊人侵魯明年魯受齊盟晉置齊魯於不問昔二十年郤克憤淮旁一笑之辱請伐齊不許請以為私屬不許無他畏齊晉之匹也斷道一盟方尔北鄙之伐何為據宣仲如晉乞師其時郤子為政薄言往愬逢彼之怒不然晉人詎肯為魯出師耶魯人掃境與師回鄉並出此一役也將封疆社稷是以若其不還晉之表裏山河

固無害魯於齊之字下其邑哉其患顧不特西鄙而已春
秋內大夫會伐例不過一卿此書四卿帥師會晉郤克見
魯於是役懔懔也一戰勝齊遂取汶陽魯則快矣齊之
怨猶未已也以晉故畜憾於魯而不敢泄者三十有二年
悼公末年晉伯已怠平公新立未抑諸侯襄十五年以后
齊侯伐我者四而書圍者三高厚伐我而書圍者一繼又
用太師以加之我者一春秋稱君罪其君也称其大夫罪
其大夫也稱師罪其師衆也此所以致諸侯同圍之師歟
余謂魯之仰晉也常急而晉之救魯也常緩文人十五年
齊人病我不即救後二十有二年始有鞌之師非救魯也
郤克為婦人之笑辱也襄之十五年齊人伐我不即救後四
年始有東閭之役亦非急魯也唯荀偃之妖夢是踐也襄
之二十五年崔杼來伐齊人摩厲以須莊公是不善之積
出乎爾者反乎爾者昭公暨平齊魯得以無事宗公來者
氏之失伯也兩使國夏來伐我定公於是為夾谷之會向
暨齊平猶不得已今及齊平我欲之非不得已諸侯無伯
之辭也齊方魯豈料吳人挾強力大又有過於齊者哉哀
公八年吳伐我為城下之盟而還魯自是役屬於吳不敢
貳十年公會吳伐齊十一年又會吳伐齊吳召魯而魯往會
之也艾陵之戰上書公會吳伐下書齊及吳戰而公不与

焉者豈非其人伐齊未知其曲折但使魯人鄉導之乎是
故吳之伯魯成之也余不暇於吳而獨於齊魯乎責備之
春秋自僖以來齊人侵伐之筆相望於史魯獨三書侵以
報之兩書至以邑之魯畏齊不足以為魯矣自哀以上書
齊人伐我西鄙者則伐我北鄙北鄙者猶有遠魯之辭哀
十一年獨書國夏帥師伐我已有至城下之辭齊之迫
魯已不容魯矣雖然疆埸之事一彼一此亦不必論春秋
告夕晉伯已衰齊當伐魯而失之者一魯當伐齊而失之
者亦一季氏逐君君自歸於齊使齊人鳴鼓鐘以討意如
之罪復昭公於國執意如歸之京師則天下之伯當不存
晉而在齊齊之何信眾正據之郛言而止為惠不終齊之
失伐魯者一也陳恒弒齊夫子沐浴而朝請討之使魯大
運命於齊問簡公之故以魯之衆加齊之半何患不克天
下之伯當不在諸侯而在魯魯之何制於三家之權至而
止則已義不為魯之失伐齊者一也嗚呼齊魯而如此將
王者之事不止一伯耳孟子何以曰春秋無義戰

魯伐邾例

隱七年公伐邾

桓八年伐邾　十有七年及宋人衛人伐邾

僖二十有一年公伐邾　二十有二年公伐邾取須

句及邾人戰于升陘　三十三年公伐邾取訾
婁公子遂帥師伐邾
文七年公伐邾取須句遂城郚　十有四年邾人
伐我南鄙　叔彭生帥師伐邾
宣十年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襄十有五年邾人伐我南鄙　十有七年邾人伐
我南鄙　十有九年晉人執邾子　取邾田
自漷水　二十年仲孫速帥師伐邾
哀元年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年季孫斯叔孫
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

三年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六年仲
孫何忌帥師伐邾　七年公伐邾入邾以邾子益來
嗚呼魯之於邾三罪焉黨彊而陵弱不義間大而伐小不
仁合內而圖外不智兼爲一邾介於宋齊魯之間將恃大
國之安靖已覇爲仇讐豈惟邾之罪哉讀春秋初年之簡
曰公及邾儀父盟於蔑七年公伐邾深嘆夫春秋諸侯之
盟俱不足恃也春秋之初宋一黨五年邾人鄭人伐宋六
年鄭人來輸平而魯猶未能忘情乎宋也故爲宋伐邾以
媚之滕國相望擇其強可以托交者是從魯之執事豈難
顧盟桓十有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趡夫春盟而秋伐之

盟安在哉左氏於隱七年之伐邾爲宋討於桓十七年之
伐邾爲來志然則魯宋役乎邾人而受魯盟無一足恃自
台凡伯主命盟之外不復受者於魯者一百六十有五年
則蒙強陵弱不儀之罪隱桓二侯實當之然杏之會邾人
實來奔百三十余年邾魯之境得以少事宋襄伐與曹南
之盟（僖十九年）邾首從之介恃宋公以憑陵諸侯最爾小國乃
使鄫子會盟執鄫子而用之邾不有眾何恃乃爾鄫魯之
親也魯以宋人方伯之故猶未之問奈猶又討須句（傳僖二十二
年邾人滅須句）奉緯濟之祀而墟之魯至是始不能堪矣僖二十
有一年楚執宋公于盂公秉奔伯之不後也宋人之有楚

惡也今年伐邾明年又伐邾嗚呼邾可伐也魯獨爲無郎
春秋明道不計功正誼不謀利果以伐邾爲是則僖公豈
得宗明祀保小寡之寵哀矣今其書但與伐國取邑之罪同
則魯君之利在於取須句不在於復須句邾取而邑之魯又
取而邑之魯又取而邑之耳春秋誅意之筆可歎也哉升
陘之後春秋諱之傳公秉持微刹自取喪師之罪大爲諸
侯羞迨晉重耳告終（僖三十三年）三十之明年秦師新退公伐邾取
訾婁猶未快也又有襄仲之師晉雖告終（文七年）文七之明年嬸
嗣未定又又伐邾取須句猶有擇也又爲城郚之役未免
謂大國以陵虐小國文十有四年邾有南鄙之伐我有惠

伯之師二國之憾未釋也不五年邾首來朝年宣九 邾豈忘
前日之怨而下魯哉是時宣公折節事齊而邾亦齊屬也
以齊故邾魯釋憾僅僅十年宋齊有惠公之喪伐邾而取
繹年宣十遷使子家如齊謝伐邾之罪人亦有言抑君似鼠
晝伏而夜動則間大陵小不仁之罪傳文宣三君實當之
成公以后邾常秩於齊齊人後晉則邾亦後魯五年齊與盈
穿之盟邾子明年來朝十七年齊與柯陵之盟明年邾又
來朝無他齊服於晉故也齊君叛晉則邾亦叛魯襄十五
年齊侯伐魯鄙之比則邾人功其南十七年齊侯伐魯鄙
之比邾人又攻其南無他齊叛於晉故也受命於齊而來

伐魯邾人之罪猶減於齊魯告于晉人人為執邾子年襄十九
亦足矣魯何為而奪之地取邾田自漷水亦多矣魯何為
而又伐其國襄二十年仲孫速伐邾 蓋是時三家專政公君不聞公
直寄生之君耳襄二十一年 左晉季孫敢受虐其之地昭公在
乾侯季孫又納墨肱之邑三十一年 哀公以后邾多叛臣哀二十年
邾畀我邾二十七年鄭快 唯魯受之唯春秋邾之屢見其以惡黨惡之
罪隱公行朝礼於魯奔定於魯將何以罪哀公元年一鄉
伐之二年三鄉復伐之魯擧折闢於邾一撮之土寧不相
容向取邾田猶以漷水為限今自郭以東并取之且自沂
沂西田取而言汲浸淫無厭之辭也不思公室四分為自

久矣雖取百邾無益於魯并漷何為含內圍外不智之罪
莪昭以下之君實當之余嘗論之魯之取邑於邾為多魯
鄉伐邾於哀為多至哀公七年書曰公伐邾嗚呼魯自宣
公十有八年公自出伐之文絕矣今公伐邾不知公之為
季欤季孫之為公欤以邾子益來不知公之為邾子欤邾
子之為公欤吾不忍言之也

春秋提綱卷第四

侵伐門

魯莒兵爭例

僖元年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拏
宣四年公伐莒取向　十有一年公孫歸父會齊
伐莒人　襄八年莒人伐我東鄙　十年莒
人伐我東鄙　十有二年莒人伐我東鄙圍
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十有四年莒
人侵我東鄙
昭五年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十年季孫
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嗚呼春秋二百四十餘年之兵爭非聖人所願聞也非有
吳楚之僭竊非有戎虜之強暴上閔乎王室下閔乎生道
者當引諸侯之師一大治之使屈服乃止若諸侯疆埸之
事當遣一介以讓之不則告方伯以正之又不從則方伯
告于天王以討之諸侯之自為國者其亦曰小事大大字
小而已其亦曰完其守備以待不虞而已而況望望周公
伯禽之魯諸侯之望雖齊晉不及也焉用自播揚焉下與
邾莒為尋常之爭頓不可羞耶余嘗論雖貪功之君以服
小國為美名權專推之臣以取小國為實利名未必可取

得其自辱多矣莒之謚号與其臣之名氏不登於春秋之
猶微之也春秋之初未有書諸侯之人人國者而入國自
莒始（隱二年）未有書諸侯之伐國取邑者而取邑自莒始（隱四
年）天下不問方伯不討循致其強浮來（隱八年）曲池（桓十二年）之
盟魯人其心焉雖然以其盟猶愈於爭無傷也莒以慶父
之故求賂乎魯魯若脩文告以卻之何患無辭季友帥師
敗之酈獲莒挐而俘之此皆非王者之師仁義之舉徒以
奔二國之敗矣寡而已以莒人負恃其強然猶二十八年
不敢違尺寸之感於魯者以齊宋之伯迭興而魯亦大國
未易動也迨僖公二十有五年衛人始平莒于我之盟費

人以為莒鄉也而不足明年向之盟（僖二十六年）必得莒君而
後也魯人之汲汲于莒亦非樂為此者弁陸之役（僖二十六年）
南已長師於邾不卻東結怨於莒更生一敵以為魯患也
之二盟也其亦僖公不獲已而訖之也雖然以其盟猶愈
於爭無傷也自後魯莒得以少事者三十有二年未必非
衛侯一執牛耳之力宣公不繼前好以覩仁善隣莒郯有
不寧當敬行其禮道以文辭釋二國之忿而鳴其民君苗
有信於齊乎何賴春秋書公及齊侯已有挾大凌小之意
不書莒郯平而書乎莒及郯（宣四年）又見要盟無禮之罪公
之心初以二小國為功耳乎而不得則怒怒而不已兵於

是伐國取邑之事隨之是魯本欲釋邾莒之憾反不能釋
魯之憾無他貪功好名之志有餘而大公無私之道不足
也不七年歸父會齊人伐莒豈怒莒未甚猶至此耶我成
公七年公孫嬰齊如莒棄惡同好以章東鄙之無事莒家
畏我大國退為聽命而不敢較蓋自襄六年莒人滅鄫城
紇救鄫敗諸騎莒人遂謂我之不能爾也稱兵以伐我者
三襄八年十年十二年潛師以掠境者一襄十四年蕞爾小國莊公以前
猶未至此寧非侏儒喪師以辱社稷有以來之乎魯若錯
彊吏以備其不虞遣行人以告之大國如是足矣季孫豕
忍忿怒之心於十有二年莒人圍台救台遂入鄆蓋亦怒
跌因而奪之牛者夫伐國圍邑固春秋小國之所未寧免
命救台不受命而入鄆亦君春秋臣子之所不赦春秋之
義寧可無邑不可無君救者之罪猶有甚於伐者之罪矣
莒人為是報入鄆之役干戈相尋宜至二十年仲孫速會
莒盟于向二國始懲其忿以相寧也魯又不許背棄盟誓
莒人有密州之禍季孫宿取鄆之師鄆利於季孫而不利
於叔孫也設微趙孟之請則見戮於會誰實使之又五年
季孫受牟夷之邑叔弓敗蚡泉之師牟夷利於季孫而不
利於公也設微范宣子之言則見執於晉誰實為之季孫
專利不顧上不君其君下不親其親何暇顧一莒而不以
為利哉愚按魯莒之爭不過向鄆二邑當隱公之二年莒
入向桓公之十有六年城向之猶有爭也宣公乘郯莒
之怨也而取之向於是偏屬於魯當文公十有二年城諸
及鄆襄公十有二年救台遂入鄆之猶有爭也至昭公之
元年乘密州之禍也而取之鄆於是偏屬於魯取向取鄆
外復何求昭公十年季孫又伐莒而取之郠小人之貪其
有屬厭乎莒人愬晉平丘之執罪足以當季孫之自悖夫
晉人不以為戮而歸之也不然天去其疾矣豈其失魯而
欲以莒彊之干社為臣

宋伐曹例

莊十有四年齊人曹人陳人伐宋
僖十有五年宋人伐曹　十有九年宋人圍曹
宣三年宋師圍曹
哀三年宋樂髡帥師伐曹　六年宋向巢帥師伐
曹七年宋人圍曹鄭駟弘帥師救曹八年宋公
入曹以曹伯陽歸

嗚呼曹文之昭也入春秋來其國趨於齊遁其君安於偷
翰故春秋於曹無特筆之文其事大國最謹其與小國無
怨故曹於春秋為無罪之國蔑然在宋之旁不得保皆領
以沒其敢爭尋常以其民不奉從齊晉北杏之會以宋

按別國圖書在宋西又被先從宋也今肥陽日是書記疏陶丘在南
本中郡宋之東不夠為按宜查

人之怨者幾二百年吁此豈曹人之罪也齊桓始伯召師
于曹不從則移伐宋之師而加之曹從之則以從齊之故
而怨於宋進退罪也為謀實難況是時上有單伯之會伐
下有陳侯偕行若以為罪不獨一曹〻亦不料宋人之怒至
此也二國之後宋既在會曹不得從厥後齊桓猶進曹於
會盟之末其爵固宜班在鄭伯之列何乃常抑於許男之
下原齊桓之心不過欲抑曹以謝宋耳終春秋盟會因仍
不改則齊桓之私心實啟之末年伯業少衰曹已蒙伐齊
桓朝訃於諸侯宋師夕至其城下伐喪不義脩怨不仁襮
〻然臨一曹而來不知宋既脩怨於齊其肯釋怨於曹哉
曹伯之盟曹人雖在　識者覘其他日之必不免前以伐曹
后以圍告宋人之加兵於曹者寖重向非執于盂敗于泓
有制楚以為宋患則宋人得志入曹以歸之事豈待春秋
末年而后見耶抑人亦有言蔽惠蔽怨不在後嗣宋自桓
公以來今幾世矣我宣公之三年宋人間晉之有甚患也
興師圍曹雖曰報武氏之亂實則怨於室而色於市也宋
雖無曹猶憚伯王曹猶恃晉自庇其國卑亂一盟諸侯尾
裂鄭蔽於蔵許蔡蔽於蔵沱陳蔽於蔵頓宋猶隱忍置曹
於不問者諸侯惟宋事晉故也兆之會宋既無晉豈復有
曹一伐以崇兆再伐以向巢伐而不已則圍〻而不已則
入振鐸之宗社墟矣夫自宋人滅曹一百八九十年而加
兵於曹者三會兆以至入曹相去九年而加兵於曹者四
吾是以悲天下之無伯也雖然曹也亡非宋之罪也曹之先
遠君子親小人其來已非一日僖負羈賢臣也不能用公
子會好礼君子也使出奔子臧社稷之鎮公子也致邑与
卿而不出赤芾三百役何人斯吾觀曹風之詩有四而譏
其遠君子親小人者二此固詩人一時諷詠之言至曹伯
陽卒用公孫彊而亡其國詩人之旨深矣春秋無宋公滅
曹之文者自取之也左氏浮誇乃謂或夢衆君子禱於社
宮而謀亡曹〻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若冥〻之中陰
有以使之者使后亡人君用小人以敗其國而卒諉於天
數者必左氏之言也夫

齊晉伐戎狄例

莊二十年齊人伐戎　三十年齊人伐山戎

三十有一年齊侯來獻戎捷

僖十年齊侯許男伐北戎

三十有三年晉人敗狄于箕

宣十有五年晉師滅赤狄潞以潞子嬰而歸

十有六年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成三年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十有二年晉人敗狄于交剛

昭元年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十有二年
晉伐鮮虞　十有五年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十有七年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定四年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五年晉士鞅帥師伐鮮虞

哀四年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六年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戎患國二

莊十有八年公追戎于濟西
二十有四年戎侵曹

狄患國八

莊三十有年狄伐邢

閔三年狄入衛

僖八年狄伐晉　十有一年狄滅溫
十有四年狄侵鄭　三十年狄侵齊

文七年狄侵我西鄙　十有狄侵宋

嗚呼戎狄之患文武之世未免有之詩自采薇治下以外歷道玁狁孔棘之辭才一章及於西戎而已春秋載戎患之國二狄患之國八則狄患視戎患爲尤甚自古然爾蓋北狄之性殘忍悍鷙尤甚於戎其戎其爲中國患亦甚於戎春秋正名之書於戎曰山戎北戎姜戎雒戎戎蠻陸渾之類於狄曰赤狄白狄潞氏甲氏留吁之類深惡他族之滋蔓倡處此与我中國共有此土也然戎狄之患不足異戎狄熾楚之患深是憂戎起於於西狄起於北得以綴齊入討楚之師狄強於北秦強於西得晉晉人治楚之計泰楚戎狄俱弱而晉卒輸伯于吳則春秋狄是終爲耳患以來三世脩好應桓二君踰歲即盟以堂之周公之曾而制命於東夾之戎公及之盟不以爲諱莊公不尋循者而戎人敢爲濟西之患屢執王使隱七年而衛人不使救遷置曹莊二十四年而方伯不敢問應段封殖天下實誰制之不得致其故蓋自莊公二十年齊人伐戎三十年齊人伐山戎自是戎春秋不爲大患矣齊侯獻捷之明年狄伐邢二年狄又入衛止一戎而生一狄齊侯始付之無可奈何及齊北城楚丘聊以紓邢衛目前姑且置狄入於度外以戎狄致齊人不得南向而問楚者二十有五年入蔡伐鄭竟莫之恤至戎狄少戢中夏少安然後爲召陵之役識者已恨其晚焉非戎狄迭起有以牽制之欲召陵服楚狄人不敢肆其諸侯者四年桓公經營諸侯唯晉不來齊不敢伐狄求伐之伐晉固有輕者之心温王殺之諸侯滅溫僖十又

有輕周之意僣日晉遂諸侯㸔盟不問温王㱕也罪無所逃不合諸侯以討狄罪乃召許男以同伐北戎僖十二年不知孰重孰輕重孰急重緩耶無何衛僖十三年鄭僖十四年又以侵告楚人闞中國之狄患滅萝僖十二年伐齊僖十五年勢又張於前日矣桓公婁駕伐戎之功不足以贖終身緩狄之罪使為諸侯他日憂桓公云亡僖十七年楚狄交熾敢假義以救齊僖十八年敢示威以伐衛僖十八年敢被髮左衽與諸侯盟僖十二年諸侯無歲不有狄師亦亦無歲不有楚患春秋子楚而人狄蓋歲之強至此哉城濮之役一戰勝楚意狄人為是震懾不敢後謀諸夏不數年侵齊僖三十年圍衛僖三十一年文公尚在狄㫒無畏文公既殁狄不伐晉而反其耶僖三十三年此一役也先軫不反命大為晉耻故文公以后狄患尤甚於僖公以前之年侵齊文四年侵我文七年侵宋文十年侵衛文十三年是以諸侯無討故也加以秦人亡仇發為晉極晉人北顧則有狄西顧則有秦諸浮之會文十三年傳夏郤缺見子諸浮六叟為他人唯秦狄是憂使楚人得恣雎於狼淵文九年壹立夏九厥貉十年見傳皆之役諸侯盡為之有新城之會文十四年權權收於旋又失之宣元年伐鄭宣元年侵陳六辰陵之盟宣十一年一付之楚晉失為伯寧非擿四一役誤之耶嗚呼城楚人抗伯之勢者秦狄為之也中行桓子懲邲之敗宣十二年於楚問狄以文其喪師之耻亦狄潞

氏林父滅之宣十五年甲氏留吁士會滅之宣十六年君臣相与告慶而矜功春秋不釋其帥止釋師或釋人者荀范求之而不得也成三年晉郤克伐廧咎如十二年晉人敗狄于交剛喪師於楚而取償於狄所得幾何然自交剛以后狄不為諸侯憂者三十有九年不可謂晉人無功也大鹵一敗昭元年狄遂大創掃春秋不復見經矣差夫戎盛於春秋之初而狄踵之狄起而戎已衰狄盛於春秋之中而秦踵之秦張而狄猶熾之三強者不足為齊晉之弱祗足以成楚人之強至春秋之終秦楚戎狄俱以備患告而晉伯業卒不加於前昔者卿會伐鮮虞之罪也召陵討楚機會可乗晉辭諸侯乃以中山不服藉口今年士鞅帥師伐鮮虞四年士鞅帥師伐鮮虞蔡侯又假手於吳以伐楚吳以入郢告功於諸侯晉師猶數數於鮮虞不少歉此肩背而養一指其謂何哉昭定哀之春秋書晉伐鮮虞者五大抵陪臣自為封殖之適而晉伯掌掌然去矣嗚呼桓文綏狄固無損伯業之盛景厲己來之治狄亦無救於伯業之衰要戎狄者盍亦自強於政治而已不然秦楚戎狄之俱弱而晉遂失伯何耶

内大夫師師例

隱二年无駭師師入極　四年翬帥師會宋公陳

侯蔡人衛人伐鄭　十年翬帥師會齊人鄭人
人伐宋
莊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僖元年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
四年公子慈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
人侵陳　十有五年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
徐　二十有七年公子遂帥師入杞
三十有三年公子遂帥師伐邾
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十有四年
叔仲彭生帥師伐邾

宣十年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成二年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
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　三年叔
孫僑如帥師圍棘　六年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襄十有二年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十有五年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三十年仲孫速帥
師伐邾　二十有三年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
榆　二十有四年仲孫羯帥師侵齊
昭元年叔弓帥師疆鄆田　五年叔弓帥師敗莒師
于蚡泉　十年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十

有三年叔弓帥師圍費
定六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鄆　八年季孫斯仲孫
何忌帥師侵衛　十有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
圍郈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十有
二年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
師墮費
哀元年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年季孫斯叔孫州
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三年季孫斯叔孫州
仇帥師城啓陽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六年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嗚呼君將不稱帥師何也春秋書公伐者六會諸侯伐者
十有八年並其人而徒公以行哉蓋君行則師從春秋雖
百大衆不稱師見師者人君之所當有御行則旅從春秋
於大衆必稱帥見師者非人臣之所得專兵權有國之司
命權去則國隨之秦漢而下兵權重則勢遏京師內權重
則交生肘腋受人以權久且不可況春秋諸侯之大夫迭
之世乎考三家強盛之迹公室衰替之由深歎夫亂臣賊
子未有不得兵權而后動於惡也其謂豈無成季之勳文
子之忠獻懿子之賢而懿子昭子之不忘公室也類能保
於其身而不能保其再世能保其再世而不能保其異世

之所入君何樂為不可保之事而手之以不可制之權吁魯無駭其首竊權者歟繼是而翬繼是而慶父隱閔之季俟不忍言至僖公元年之公子友四年之公孫茲十有五年之公孫敖儼然三家鼎立之名已有公室爪分之兆入杞伐邾又加公公子遂為三家不得而專此也仲遂竊權之故卒見於文公之末年宣公得遂之立已也深愛其子季國以聽之帥師伐邾以歸父往會齊伐莒以歸父往曾國之兵權偏重於東門父子之手三家竟不得其尺寸故其日夜切齒於東門氏者蓋十有八年矣一旦宣公捐魯而歸父之為路人有誤而哉成公以后非三家不帥師寡

之戰謂魯有四君者愚也謂魯有三君者叔孫特與其說歟者聽說也宣季孫行父將一軍而臧孫許佐之叔孫喬如將一軍而公孫嬰齊佐之魯人大賞戰鞌之功並登四子春秋屢書史書之耳自后臧子東門氏并不以帥師見經此三家雖復有帥哉此襄公十一年作三軍之兆也侵宋之役叔仲昇尸城成之役叔孫豹偕往三家大於以戰業為倒成襄之世他臣不復帥師至昭公十年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叔弓乃叔勝之子不在三家之列猶執兵權在叔弓之上者季氏引叔弓以為副也元年疆鄆則曰叔弓五年敗莒則曰叔弓十三年圍費則又叔弓非為他人為

季氏也不然作三軍而公室分為三舍中軍而公室分為四民地一民俱非公有安得有叔弓者而帥師耶他年公徒說甲執兵以逐左右皆裘之私人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三家皆季氏之私黨獨昭子忠不忘君禁遂則以死繼之爾亦無可奈何而已嗚呼大夫陵公室則倍臣得以陵其大夫也五邑也吏者吏也不使二卿帥師圍之費之三家其悔是哉吾嘗特春秋之所深絕其帥師之罪書會書取大夫之貪利也書敗書獲大夫之貪功也書侵則又其大國之人以侵寡國畏之也書伐則按其國之罪以加小國欺之也會伐會侵伯主未與罪公室也伯主既罪在伯主也城邑畏外國之患也疆田德小國之爭也及而救者伯主之不在諸侯也救而次救而遂者大夫之不用君命也圍邑則公室之有叛民三家之有叛臣也

國圍則天下之兵伯主大國之無小國也此猶魯大夫也晉鞌之戰列國兵將主屬之大夫魯大夫帥師自文公之三年始[illegible]宋鄭大夫帥師自宣公之二年始[illegible]衛未有大夫將也而始於成公之二年[illegible]曹未有諸卿並將也諸卿並將亦始於是大[illegible]列國兵權不屬之大夫者[illegible]矣楚大夫帥師始於成[illegible]晉之大夫強而列國之大夫強也春秋不可復制吁豈大夫之罪哉豈大夫之罪哉

春秋提綱卷第四

春秋提綱卷第五

朝聘門

公如京師例

僖二十八年公朝于王所　壬申公朝于王所

成十有三年公如京師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邾人滕人伐秦

公如齊例

桓十有八年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莊二十有二年公如齊納幣　二十有三年公如齊觀社　二十有四年公如齊逆女

僖十年公如齊　十有五年公如齊

三十有三年公如齊

宣四年公如齊　五年公如齊　九年

十年春夏

公如晉例

文三年公如晉　十有三年公如晉

成三年公如晉　四年公如晉　十年公如晉

襄三年　四年　八年　十有二年

二十有一年公如晉

昭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　五年　十二年至河乃復　十有三年公如晉　至河乃復

十有五年公如晉　二十有一年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有三年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二十有九年公如晉

定三年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如楚例

襄二十有八年公如晉楚　二十有九年公在楚

昭七年公如楚

嗚呼朝宗覲遇周制也自天子不能錫命諸侯而采菽之詩作諸侯不欲朝至而菀柳之刺興春秋諸侯例不朝覲自幽王始豈特東遷之君爲不振哉鄭人交惡繻葛不朝桓王有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蔇之言其視鄭莊之來望外之幸也嗣是而自鄭不朝王者十年無諸侯何以爲共主無朝覲何以爲天子王始不勝其忿自將以伐鄭將以鄭號令諸侯也鄭不服而至於戰戰不勝而至於敗自此周大不敢以朝禮問諸侯矣禮諸侯三年喪畢以士服入見天子天子賜之圭璧黻冕然後歸今也不然文成襄定以畢服而朝晉賜以踰年而朝晉則即位朝王之禮缺矣書稱月正元日覲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今也不然僖宣以正月而朝齊成襄以正月而朝晉則正月朝王之禮廢矣

惡按春秋之法爲諸侯而不朝天子在春秋當服不恭之罪而王室尚存也爲諸侯而後朝諸侯在春秋當服無將之刑而王室不存也春秋義爲魯諱公之初如齊也春秋有其事公之初如晉也春秋無其文如齊如晉而又如楚聖人亦無如之何矣公如外國經未有繁其詞也桓之十有八年既曰如齊矣又曰與姜氏明公之與姜氏非專如齊也莊之二十有二年既曰如齊矣又曰納幣明公之爲納幣非爲如齊也由是而觀社由是而逆女既曰如齊而又書其故皆春秋筆法之所者大於以婚姻之事譏公未晉而朝齊之事罪公也聖人慎之重之而惡其犯之也繼又傳之如齊者三宣之如齊者五雖欲慎之重之而無其詞矣公如外國經未有不書者也文二年之如晉隱而不書雖則諸處父之盟其實[illegible]始朝晉也諸公之朝晉而取是辱也繼公又之如晉者三救之如晉者四襄之如晉者五昭之如晉者七定之如晉者一諱之不可勝諱則有書之者矣如齊其初也如晉其次也如楚其末也春秋者其事於初隱其文於次皆不可得則未流其可勝救哉故之周與諸侯未嘗無聘世朝之法然而有天子在不朝王室之朝諸侯意謂何哉入春秋九十有二年未嘗赴西京師殘土河陽大感咫尺不得不朝相距又五十有三

年伐秦之役惟晉又從不過先告晉侯之意經書曰如是魯以列國例京師矣經書魯於諸侯之朝例曰如諸其朝也於京師之朝亦曰如罪其以列國例京師也二百四十二年書朝者二如者一迄未有公朝于京師之文何周之衰耶抑魯公不朝不特王室之衰而亦係魯國之輕重爲春秋甫降齊伯未與魯視諸侯爲強四十一年間未嘗有專朝他國之礼齊伯既與魯何役不會何盟不同三十二年間亦未嘗有專朝伯國之事自僖之十年移事周之礼而事齊魯寖取輕於諸侯矣僖公即世晉人遂以不朝來討則慢魯之始也自是文之如晉也而見止且有大夫之盟宣之如齊也而見辱且有叔姬之請成之如晉也而又不敬且有從楚之役襄公伍晉悼方明諸侯方睦僅得免爲推原其由則文之二年移事齊之礼而事晉魯寖取慢於諸侯矣魯以周公伯禽之後爲望國藐蒙皂繹之封爲不小公車千乘之賦爲不弱胎公行礼于晉見止者三見辭者四書疾以蔽恥者一以礼下人而人不容以自事人而人不頤道所從來襄之二十八年移事晉之礼而事楚魯寖取厭於諸侯矣輕而至於慢慢而至於厭皆魯人不能秉礼之過也亦魯公之朝不特係魯國之輕重其亦係世道之升降中國夷狄之強弱爲傳之朝桓乃會于葵丘

之明年王室之卑而齊伯之崇也文之朝襄乃戰于彭衙之歲斉伯之絶而晋伯之續也終宣公之世事晋茂如晋不敢問是時楚莊圖伯于南斉恵結魯于東晋方懼楚不敢敵斉晋伯之小弱也晋悼方興伯業猶競々盟宋以後楚執牛耳外而陳鄭如楚内而魯衛如楚至於章華落成昭七年楚大夫敢於有魯侯之召則晋伯之已去也夷考春秋書法之三変其事事係於魯攷春秋世道之三変其事不独係(如楚)魯余讀經至魯襄公之末為之三歎

小國來朝例

隱十有一年滕侯薛侯來朝

桓二年滕子朝來　杞侯來朝　六年杞侯來朝

七年穀伯綏來朝　鄧侯吾離來朝

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十有五年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莊五年郳犂來々朝　二十有三年蕭叔朝公

二十有七年杞伯來朝

僖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　七年小邾子來朝

十有四年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二十年邾子來朝　二十有七年杞子來朝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冬介葛盧來

文十有一年曹伯來朝　十有二年杞伯來朝滕子來朝

十有五年曹伯來朝

宣元年邾子來朝

文四年杞伯來朝　六年邾子來朝

七年曹伯來朝　十有八年杞伯來朝

邾子來朝

襄元年邾子來朝　六年滕子來朝

七年郯子來朝小邾子來朝

十有八年白狄來　二十有一年曹伯來朝

二十有八年邾子來朝

昭三年小邾子來朝　十有七年小邾子來朝

郯子來朝

定有十五年邾子來朝

哀三年滕子來

嗚呼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而朝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松柏之下其草不植國小而偪其能久乎是故諸侯之朝魯者衆而皆小國也畏大國不獲已是以來也春秋録小國之朝悲之也悲其無以自存而依人為以安也夫以弱國小衆介於大國之間奔走於時命困頓於兵役不能自拔於微弱之中而列於諸侯之盟會者滔々皆是

齊桓始伯曹邾皆列衣裳之會者幸也滕子在盟乍見而
遂沒其餘小邾薛杞之屬自成襄以後稍稍得通盟會於
中國前此魯史七君春秋更一百二十年皆無以自見者
若薾若介若郯子終春秋咸無爲此太陽當夕微茫小星
雖見而無光或乍見而遂沒或埋沒而不見竟不得畀列
於三五次舍之地諺曰蕞爾小國未免類此若來朝不書
誰知其有國矣春秋書小國之朝悲其無以自存而幸其
猶未亡也春秋之末諸姬垂盡曹文昭也不得免爲視昔
曰之諸姬來朝魯者獨有區區之滕歷春秋而及戰國微
國之朝始滕終滕此夫子作春秋之微意嗚呼微國之朝

豈得已哉鄭人曰曹畏宋邾畏魯也宋人曰滕薛郳吾沒
也晉人曰滕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嗚呼不寧惟是也鄫
畏邾也杞畏莒也紀畏齊也郜畏宋也郯畏吳也穀鄧之
畏楚也介葛年之畏東夷也畏大國不獲已是以來也國
風始於邶鄘終於曹鄶春秋始於邾宿終於舥戚之陳許
此聖人拳拳於微國也始於邾宿春秋崇明祀保小寡之
意也終於舥戚之陳許春秋興滅國繼絕世之意也嗚呼
詩亡而春秋作也春秋亡而吾不無復望也

王臣聘魯例

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　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

桓四年天王使宰渠伯來聘　五年天王使仍叔之
子來聘　八年天王使家父來聘

莊二十有三年祭叔來聘

宣十年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宣十年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魯大夫如周例

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

文元年叔孫得臣如京師　八年公孫敖如京師
不至而復　九年叔孫得臣如京師

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

襄二十有四年叔孫豹如京師

昭二十有二年叔鞅如京師

嗚呼先王聘問之禮陵遲而至於春秋極矣蓋嘗上下春
秋之世變而思其故隱桓之世周不自知其爲周諸侯事
天子之禮周又用之於魯莊僖以下周始知其所以爲周
而天子令諸侯之權周遂移之於伯禮用於魯魯惟知魯
之尊而已權一移於伯則魯惟伯令之從於周室何有哉
東周甫降伯圖而與周流列國惟魯爲強首交邾宋次挾
蔡衛與齊鄭爲敵國鄭平以來猶自特重未嘗遣使如諸
侯而齊君之介弟實來未嘗遣使如京師天王之季卿踵

之當是時大國莫如齊太上莫如周魯獨儼然受其聘而不報天下之尊寧有二魯者乎凡伯之來隱之七年也越二年而南季來矣凡此一聘之制也伯糾之來桓之四年也越明年而仍叔之子來矣較比年一聘之制又密也仍叔之子來則桓公之五年也越三年而家父來矣此又三年一大聘之制也上採之礼下據之傳此皆諸侯事天子之文周人不知仍倒置而用於諸邦之魯當時諸侯見天王之如此其尊魯也大國之聘不之周而之魯小邦之朝不之周而之魯周以周之權而假之魯則諸侯固不得不尊魯也周人壘五聘之勤魯君無一介之報周殷勤以

通之我傲惰以受之周人始悔其不能自重之過自三王臣不下聘者七十有四年則治其不報之罪也乃若莊之二十有四年祭叔來聘私來也非天王使來也嗚呼今而后周人始知其為周矣公不朝于踐土則宰周公不來矣仲孫不至京師則王子不至矣奈何始知其所以為周之周復失其所以為周齊晉楚吳比之而起諸侯奔走伯令之不暇何暇問及東周哉公如齊者十有二大夫如齊者二十有三公如晉者二十大夫如晉者二十有五公如楚者二大夫如楚者一寥寥二百四十二年之間魯絕無聘周之文亦無實聘周之意公子遂之聘非魯意也報周公

也叔孫得臣之聘非魯意也因毛伯也仲孫蔑之聘亦非魯意也因徵聘而往也文九年之得臣非聘也襄王之葬不得不往也昭二十有二年之叔鞅非聘也景王之葬不得不會也攷之春秋經無聘周之文而魯有聘周之實獨襄之二十有四年叔孫豹之事耳豹魯之忠臣也謂魯不可以無礼於周固請為是行矣自宣以後冠蓋不入天王之邦者五十有二年既不合於古先王制聘之期則考為之詞曰賀而已終春秋何嘗有聘周之事哉然而魯人卑周之罪猶未著也大夫之如京師者六魯之家卿曾不一往季孫宿執魯柄周使於齊晉諸侯之間二十有一擇重而

行僅之視周蔑如也故經無季孫如京師之文其使他邦不過鄭人遣印段之意若以春秋誅意之法繩之則尤可罪也嗚呼吾故悲夫天子之權一失而用於魯又悲夫天子之權再失而移於伯也吾又重嘆夫魯之卑周魯不如曹滕二邾也雖然吾幸而有春秋之斧鉞在

齊魯交聘例

隱七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桓三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僖七年公子友如齊　十有三年公子友如齊

二十有八年公子遂如齊

二十有三年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文元年公孫敖如齊　十有七年公子遂如齊
十有八年公子遂如齊　季孫行父如齊
宣元年季孫行父如齊　公子遂如齊
八年公子遂如齊至黄乃復
十年公孫歸父如齊　季孫行父如齊
公孫歸父如齊　齊侯使國佐來聘
成十有一年叔孫僑如如齊
襄二十年叔老如齊　二十有七年齊侯使慶封來聘
昭九年仲孫貜如齊
定十年叔孫州仇如齊
哀五年叔還如齊

嗚呼先王制聘問之禮豈以其國之強弱大小為哉何魯之詳於伯主而畧於列國也嘗上下春秋而攷其故召陵以後魯始事齊末始事晉謂諸侯不足矣抗齊也城濮以后魯始事晉而又事齊謂齊擯之猶足以抗晉也鞍以後魯之事齊寢簡事晉寢繁知晉伯之真足以弱齊也入東周來魯甚特重小國朝之大國聘然齊君兩遣介弟之悉而不報猶媚魯魯臣無畏乎齊也二鄆二讙以後諸侯既授齊以伯魯獨宴然無事於齊大夫行李不出疆場者七十餘年召陵之後震動中華始信齊侯有攘夷狄尊王室之功七年季友如齊則我聘齊之始也十年公如齊則我朝齊之始也繼又妄往聘焉公往朝焉當是時大侯小伯靡然從齊晉之倔疆一方吞諸姬以自封殖貢幣不交於諸侯諸侯未嘗遣一介過而問焉者不啻秦人之視越人也小白即世諸侯渙之然無所統屬聘問不相往來城濮之後齊桓二余年所經營之事重耳以一日之力辦之諸侯於是乎再合而魯之望走又再晉矣然而魯猶未也踐土之會雖從於晉襄仲之聘不之晉而獨之齊則魯之未能忘情乎齊也蓋齊魯皆東諸侯然齊大於魯承齊桓之伯親於魯其遺風餘烈猶有以動人者雖魯不文能無畏之也晉文朝從國子夕來此豈平常聘禮之比哉將以覘魯也將以召魯也殽之後晉人得志魯且下畏晉而朝齊設有不幸伯業望望然去矣文公即位之元先遣穆伯往告于齊次年公始於晉而猶忌于齊也喪經之未終亟欲如齊納幣以自托襄仲之行何若是其急遽哉宜齊晉之若兩伯也十有五年齊執單伯我告于晉而晉不關齊侵西鄙我告于晉而晉不救魯人始謂不惟我畏于齊晉亦畏于齊襄仲之宣之諫不於晉乎請而于齊乎請亦足左右已有輕重兩介如齊蓋春秋所驟見之文也予惡之卒

捷之立役々於齊終身為晋每藉搆以致魯々終晋背於事齊是時楚莊經營南方之諸侯齊會以深結東方之魯晋人旰食方為此何故暇更生一敵於齊哉公如者五大夫如者七齊會挾其大有造於我偃然受其朝聘而不報至㬌世而国佐來始佐魯於是始悔其行矣抑人亦有言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鞍之戰齊為晋弱魯始折節而事晋公卿大夫相繼於朝使不絕書謂不能釋讐我必甚僞如黽勉於十有一年之行齊亦忌晋蓄憾於魯而不敢發者三十有年晋悼之末年伯志已倦齊亦無忝晋何特敎致怨於我東鄙之役齊彊抑甚武子帰而々作林鍾又幸中之舟幸也叔老之行蓋亦昔遣僑加之意款成聘者一哀聘一昭定之聘各一胡為乎昔之密而今之疎也魯之事齊謂齊權猶足以抗晋今而反見弱於晋謂齊權足以庇魯而今反不能自庇其国我又何必乎哉々然哉余讀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而繹之曰隱桓之世齊魯敵也荘始從齊者也僖如事齊者也文宣事晋而後事齊者也成襄昭事晋而半事楚者也定哀事吳越者也噫甚矣春秋不復作也

春秋提綱卷第五終

春秋提綱卷第六

朝聘門

晋魯交聘例

僖三十年公孫遂如京師遂如晋　二十一年公子遂如晋

文五年公孫敖如晋　六年季孫行父如晋　公子遂如晋　葬晋襄公　十有五年季孫行父如晋季孫行父如晋

宣十有八年公孫歸父如晋

成三年晋荀庚來聘　六年公孫嬰齊如晋　季孫行父如晋　八年晋士燮來聘　十有一年晋郤犨來聘　季孫行父如晋

襄元年晋荀罃來聘　五年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晋　六年季孫宿如晋　十有二年晋士魴來聘　十有六年叔孫豹如晋　二十有六年晋荀吳來聘　二十有八年仲孫羯如晋　二十有九年晋士鞅來聘　仲孫羯如晋

昭二年晋韓起來聘　叔弓如晋　季孫宿如晋　六年季孫宿如晋　八年叔弓如晋　十年叔孫婼如晋　十有六年季孫意如晋

二十有一年晉士鞅來聘　二十有三年叔
孫婼如晉

定六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嗚呼古之大夫聘問不出境今之大夫交致乎中國吾味斯言而深悲之春秋之初諸侯之聘問盡簡大夫不得以通外交春秋之中諸侯之聘問寖繁大夫始得而藉外權春秋之末外交愈固外權寖而大夫皆得以為內患蓋春秋之義卿非君命不越境祭伯之來春秋於王臣先絕之正本塞源之論也內大夫猶未有交於外者自莊之二十七年季友如陳葬原仲則大夫之外交於是始然當是時諸侯之聘問尚簡而大夫外交之迹易見也屬有齊晉之事行李之命無月不至假聘行私皆得以遂其外交之謀而沒其外交之迹吁可畏哉春秋之書曰某年某如晉而外交之迹自見矣季孫專魯君之失政者六失國者二豈一朝一夕之故原其始終大抵倚晉之大夫為重文公之世其微也成襄之世其著也至昭公則寖然寖盛而不可禦也晉襄未拱宣子突執晉柄而行父適來他年齊侯之告卒能轉移諸侯之師於扈之會微行父之力不及此仲遂主齊之援魯卿之足迹不及晉境者蓋十有七年宣公卽世東門氏逐一反掌間移向日之主齊為今日之主晉非異人任矣行父也行父內則專政於魯外則取功於晉六年新田之賀行父實行締交大國非前日比十年成公如晉晉人以公之貳於楚也而執之及歸猶使郤犨盟公不信我國之朝乃獨信於行父之聘自此魯國之權始顛倒擇縱於季孫之手矣為丘之會僑如之譖實為之行父之歸范文之言實誤之晉重季孫而藐魯也非重魯而藐季孫也嗚呼君季孫行父猶可繼是而宿繼是而意如春尚足以為魯哉武子世父之爵位魯之卿於晉何與且於晉手見於晉手雖命為不過借辭以美晉也八年晉士匄以聘娶來九年季孫以聘幣報范文有功於季氏之父季氏往報於范文之子季氏范氏之交始會矣荀偃為政始使叔孫往而請伐齊范匄為政季孫乃親往而拜師季氏范氏之交始厚矣刑丘之會我哀公再晉不敵公敵晉侯季孫而使敵晉侯則季孫之權甚重於公也此時襄公已失位矣豈特昭公失國之為可怜哉愚嘗謂襄公以前魯之君敵晉之大夫也襄公以後魯之大夫敵晉之大夫而晉魯之君不與焉也當成公而有荀庚郤犨士燮之聘當襄而有荀罃匄士鞅之聘或因公朝而晉以大夫聘也或因晉大夫聘而公遂往朝也公之與大夫敵也二十有六年荀吳之來遂敢以朝公為辭魯幾移於晉之郈邑矣

乎元子產輩所不爲周公之魯獨甘心乎哉以大夫敵公猶可自二十九年之士鞅以後公且不得儕於晉之大夫矣韓起爲政告于諸侯既來享于公復飲酒於季氏何爲哉公以弔少姜而見辭季氏之致饑乃與之公以取牟婁而見辱季孫之往謝乃享之公以取鄆故而見止季孫十六年之行乃受之公屢朝而屢不入季孫屢聘而屢受吁季孫自此有不君君矣平丘之執借力於荀吳昔主范氏今又主中行氏爲之謀者衆矣季孫雖有不君君之志然猶忌叔孫昭子也士鞅之來使受一牢而取增於大國遂一年而使叔孫往果而見執意如之爲謀不亦巧哉陽州之行諸人視公如路人者宜也不今之臣不以爲討逐使荀躒會焉反使荀躒私焉范氏中行氏皆意如之匹也昭公欽焉又何得耶嗚呼苕丘之執釋行父者范氏也平丘之執釋意如者荀氏也適歷之會私意如者又范氏之使荀氏也吾考昭公失國之由大抵季孫平時聘晉之故歟曰東門以後聘晉不獨季孫子之爲季孫也何故曰諸臣莫強於三家三家莫強於季氏仲孫之聘晉者三其事猶也叔孫聘晉者五豹婼之爲臣忠也季孫之聘晉者十二籍外權逼公室之罪大不可掩也況有主范主荀之實哉不寧惟是宋樂其主范鄭伯石主韓衛孫林父甚晉大夫諸侯之大夫皆季孫也晉君弱六卿強付晏姬以司宮付費無極以待客付逵孫揚孫以管籥徒擁虛器於其上而朝歌晉陽之事起矣晉國之君亦昭公也又其甚也陪臣執命三家大荀梁嬰父董安于之名疊見於父季斯仲忌如晉春秋不於此而終乎嗚呼三卿之行誰使之也春秋之法不書其名愚亦不忍言其人

衛魯交聘例

文四年衛侯使甯俞來聘

成三年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襄元年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七年季孫宿如衛　衛侯使孫林父來聘

嗚呼魯衛兄弟也入春秋來贄幣不交者百餘年抑人亦有言大姒之子惟周公康叔爲相睦也何乃闊略如是耶隱桓之春秋含婚姻之國未有書聘者也齊伯興而陳始聘晉伯興而衛宋鄭始聘諸侯交聘皆非邦交之常特役役於伯主之故吾觀魯衛交聘之文而諸侯之事情睹矣矣自文以來晉數有憾於衛季年成公不朝而衛見伐衛人報之而卿見執我文公之四年衛侯往謝於魯而怒未忌也以百餘年間闊之衛一旦甯子定來豈無事於魯而聘於魯哉此時魯於晉爲睦故會晉君于戚矣數會晉卿

於壟隴矣公又如晉而反晉侯盟矣公至自晉於是年之春甯子來聘於是年之秋不速之來者也諸侯藉魯以介於晉也十有三年公又如晉衛侯速會公子沓觀此則甯子來聘之意其謂不然耶親城以後衛又於晉為睦交公即政我反不如之我公之朝以齊故我大夫之聘以齊故晉也衛藉魯以事晉今也又為晉以致焉七年之冬停為黑壤之會列春使良夫來盟焉衛之致魯必曰君必來我受其無咎已而盟歃未乾公反見辱則良夫於魯為欺矣季年魯不堪於齊而始自歸於晉斷道之盟我公與焉衛與焉始私要結以謀齊矣越明年而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又三年而晉魯衛之大夫又聘則鞌戰之餘也以捷齊而相慶以事晉而相勉自此魯衛不生他心矣此一聘也衛良夫來晉荀庚亦來胡為乎巧於相值也我襄公即位之元年晉悼之次年也子叔之來脩舊好也此一聘也衛子叔來晉荀罃亦來胡為乎巧於相值也我襄公即位之元年晉悼之次年也子叔之來脩舊好也此一聘也衛子叔來蓋衛在晉之魯也行李之往來詳其動止而與之俱耳七年我子孫報子叔之聘衛林父拜武子之言大抵晉親而魯衛亦親也設或衛從楚而魯聘之則晉疑於魯之從楚而衛聘之則晉疑於衛疑甚而禍生魯衛各保甚邑之不暇何暇自相聘耶衛人之來聘者四未盟者一魯獨使季孫一往報之兄弟之情薄報施之情忘矣嗚呼季孫之不往報猶可季孫之往報豈衛之幸也哉抑吾於衛聘之始終而有感焉甯子未聘成公復國之後也衛有甯子之聘而國始安孫林父來聘獻公失國之先也衛有林父之聘而國始危良夫微慢為臣而君已不逃叔孫豹子之待封繼是而來魯者再其結於晉者爲識者已懼其異日公孫剽何為者耶孫林父又何為者耶又加季氏焉二壁之龠合也二壁之當合而獻公失國之禍也萌於此矣異時晉悼伯心已倦會于戚以謀定衛君其君則甯日聘魯之人也其與會之臣則魯衛之二壁也獻公之得居於夷儀者幸也吁甯之志成於如意夷儀之事豈獨於衛乎見耶

鄭魯交聘例

隱六年鄭人來輸平　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

桓十有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襄五年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定十有一年及鄭平　叔還如鄭涖盟

嗚呼魯鄭東周之舊好也鄭語來盟以後寇盖不至魯者一百四十年其始來之使書人其繼來之使書名其又來則鄭君之貴介弟也鄭之加於魯者愈繁而愈重魯之待

鄭者簡而愈輕抑春秋之初魯甚得重諸侯之婚魯者不惟鄭雖齊君兩遣介弟之來而猶不報也齊桓始伯魯始聘齊而又聘陳晉文世伯魯始聘晉而又聘宋玉帛交於者從其獨遺鄭乎齊伯而逃盟至勤新城之圍晉伯而戍楚至煩秦晉之師兩辛城濮一戰楚人不敢爭中國者十有五年狼淵之役鄭及楚平辰陵以後南北兩屬鄭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當是時鄭人犧牲玉帛待於二境以待來者何暇脩聘於諸侯魯連遣一介以問於鄭則取疑於晉晉人不知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也以百有四十年間闊之鄭一旦子發將命于魯鄭胡為乎來哉虎牢大城鄭人大惧于晉雞澤之會鄭始決意於從晉子蟜之來蓋將藉魯以媚於晉也會戚之役鄭伯與焉救陳之舉鄭伯與焉郢之會此間遺落後之卵交其闊略蓋如此宋人來聘者四來盟者一而魯之聘宋者五其禮略有以相當者何乃闊略於衛鄭陳蔡之諸侯而獨拳拳於一宋哉攷之春秋其初蓋出於宋魯覘宋之謀其後乃成於宋魯交聘之實盟宿邀垂魯首親宋輸平而後黨鄭伐宋者十五六年寤生既沒會宋于虛會宋于龜驟合復離蓋未始有成明也桓文迭伯旅進旅退於衣裳之會盟者始有特聘也文十一年襄仲如宋魯豈肯屈意而先下於宋哉厥貉之役

楚謀劫宋宋人請平且道以田孟諸侯夫楚及宋平於晉罪也是時魯方睦於晉衛雍之盟襄仲與晉胥為柔交貺往聘宋其為宋魯耶其專為晉耶其謀蓋將以覘宋之從楚與否也新盟之城宋公首會未少非襄仲一聘之力華孫自知宋將有釁而定盟于魯冀他日有一手之援其來非特聘也繼此華元不來則宋魯往來之使絕矣我成公之四年宋以華元來我以仲孫報則宋魯之交始合宋卿於是來聘納幣我卿於是如宋致女則宋魯之交始固繼又宋之聘我者二我之如宋者三則宋魯之交愈密昭二十有五年之叔孫如宋而宋不報是年公在外而不獲報也元公不顧婚姻為公如晉至死不忘仁也景公即位不遣一介以通嗣君義也經書宋魯交聘絕筆於昭公之二十有五年隱然見宋公以仁義而結魯之意矣隱然見宋公內魯君而外賊臣之意矣樂其利於納公蓋亦成宅公結魯之志歟吾觀宋魯之交皆不偏魯於諸侯自齊晉以下皆略之者役隱來聘覘其儀文之疏辭命之陋者視己為未有如交宋之粹且悉者蓋魯秉周禮而宋亦善守先代故也荀偃有言諸侯宋魯於是乎觀禮晉且不可望况他國乎吁仁義以結之也禮以行之僖公將從役於諸侯而卒不免於盜賊之手盡春秋之所悲也向從僖公不失

意與從晉則子發安得奉命而聘魯然則諸侯之邦交大抵從於伯主之故也抑魯有鄭人之事吾未嘗不為之三太息焉輸平歸枋來盟隱桓之春秋矣鄭方結齊而又致魯以從齊也子發來聘襄公之春秋也鄭欲結晉而猶要以從晉也叔還如鄭定公之春秋也鄭又結齊而魯反將鄭以從齊也召陵侵楚以後諸侯於晉鼓離散怨而不取救也環視四顧莫敢先動而定之七年齊鄭首盟于鹹以倡諸侯救晉之舉十年我及齊平公會齊侯於夾谷十一年又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則魯從齊之意瞭然石門之事再見矣於春秋之初天下之無王齊鄭之罪也而魯欠之春秋之末天下之無伯齊鄭之罪也而魯次之於春秋之斧鉞猶凜凜也

宋魯交聘例

文十有一年公子遂如宋

成四年宋公使華元來聘　五年仲孫蔑如聘

八年宋公使華元來聘

襄二年叔孫豹如宋　十有五年宋公使向戌

來聘　二十年季孫宿如宋

昭十有一年叔弓如宋　十有二年宋公使華定

來聘　二十有五年叔孫婼如宋

嗚呼宋魯春秋之望國也宋王者之後魯周公之後齊晉二伯必先結宋魯而後可以圖諸侯蓋卑於齊晉而隆於衛鄭陳蔡者也終春秋未嘗有魯蔡交聘之奈自文四年以後未嘗有魯陳交聘之文鄭聘者一魯返不報衛聘者四魯獨一往魯於諸侯之邦交其間畧盡如此宋人來聘者四來盟者一而魯之聘宋者五其禮畧有以相當者何乃闊畧於衛鄭陳蔡之諸侯而獨拳拳於一宋哉致之春秋其初蓋出於晉魯視宋之疏其後乃成宋魯交聘之實盟宿遇垂魯首親宋輸平而後黨鄭從宋者十五六年宿生混改會宋于虛會宋于龜隱合復離蓋未始有盛盟也桓文迭伯旅進旅退於衣裳之會盟未始有特聘也文十一年襄仲如宋魯豈肯屈意而先下於宋哉厥貉之役楚謀弱宋宋人請平且道以田孟諸夫宋及楚平於晉罪也是時魯方睦於晉衛雍之盟襄仲於晉盾為孫交親往聘宋其為宋魯耶其專為晉耶其疏善將以重宋之從楚與否也新城之盟宋公首會未必非襄仲一聘之力華孫自知宋將有事而定盟于晉異也日有一手之援其來非特聘也雖然華元不來則宋魯往來之使絕矣我成公之四年宋以華元來我以仲孫報則宋魯之交始合宋卿於是來聘納幣我卿於是如宋致女則宋魯之交始固繼又宋之聘我者二我之如宋者三則宋魯之交愈密昭二十有五年之叔孫如宋而宋不報是年公在外而不復報也元公不顧婚姻為公如晉至死不息仁也景公即位不

達一介以通兩君義也經書宋魯交聘絕筆於昭公之二十有五年隱然見宋公以仁義而結魯之意夫隱然見宋公內魯君而外臧臣之意矣樂祁利於納公蓋亦成先公結魯之志歟吾觀宋魯之交曾不偶魯於諸侯自晉晉以下皆暴之者彼隨來聘視其從又之昧持命之煩若晚焉未有如交宋之詳且悉者蓋魯秉周禮而宋亦善守先代故也苟僅有言諸侯宋魯於是乎觀禮晉且不可望況他國乎呼仁義以結之也禮以行之也晉但不可望而況乎衛鄭陳蔡也

陳魯交聘例

莊二十有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　公子友如陳

文六年季孫行父如陳

嗚呼春秋書內聘莫詳於齊晉其事莫詳於宋其次其衛若鄭若蔡若許我未有往聘之者也余獨於陳焉疑之文公以前陳聘者一我聘者二而經遂於此而絕筆焉嘗因是而思之嗚呼魯秉禮之國也中國而中國則內之中國而夷狄則外之齊伯之十有二年陳使女叔來聘我使季友報之是時陳有從齊之功楚無爭陳之事陳猶中國之陳也不為夷狄之陳也從會盟從我於諸侯而又通聘問於諸侯禮也圖陳納頓陳幾折入於荊楚踐土如會執玉帛以從諸侯此出幽谷遷喬木時也我文公之六年行父不忘先子之志聘且結好焉魯之待陳可日也自楚宋伐陳見於傳晉侵陳見於經陳人已懷南北之志辰陵一會而楚盟之事作矣鄢後逃歸而晉討之文絕矣陳始失然南面於楚下喬木而入猶谷矣秦衛來聘襄仲辭玉以晉故也陳二於楚雖其來聘我肯受之乎不來我肯聘之乎經書魯陳交聘之文絕筆於文公之年者陳二於楚故也蔡許不書聘鄭來而不報乎聘楚秦吳來而不報聘吾故曰魯秉禮之國也不然魯獨何厚於齊晉宋衛而薄陳蔡鄭許哉或曰子則失矣魯以陳蔡鄭許之從夷而不往聘矣公如楚者二大夫如楚者一我復親往朝聘於夷者何故曰魯之秉禮以從晉也魯之從夷誰之罪也獨不見夫叔向告楚人之辭乎諸侯實有之何辱命焉諸侯欲不從楚不可得也宋人之會諸侯兩屬於晉楚申之會諸侯偏屬於楚魯恥不會則非魯之罪也諸侯之罪也豈獨諸侯之罪哉伯主之罪也

楚來聘

莊二十有三年荊人來聘

文九年楚子使椒來聘

襄三十年楚子使薳罷來聘

昭六年叔弓如楚

秦來聘

文十有二年秦伯使術來聘

吳來聘

襄二十有九年吳子使札來聘

嗚呼夷狄來聘許之乎非中國之諸侯不會盟不在會盟之國不通聘春秋之法也經書諸侯之聘會未有不會不盟而後聘也不與中國之會盟者夷狄也倏然來聘吾知其為何人哉荊人來聘君不書不知其君也不知其臣也不知其君臣則曰人而已齊桓之伯內華外夷之界限素嚴也夷狄之君臣其得使通於中國也春秋第以其聘魯之善猶愈於入蔡伐鄭之惡書人進之矣書荊以別之者猶不離乎夷狄也乃齊兵壓境屈完來盟然自盟然諸侯所不與也屈完書氏楚君之爵猶不見經也齊完之伯內華外夷之界限素嚴也後此有書楚子使椒聘者矣書吳子使札聘者矣或者則曰此春秋書夷狄來聘之例也嗚呼此豈春秋之例也哉先王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之法何曾及於夷狄魯守藩之臣也何敢受聘於夷狄故夫春秋之法夷狄不與中國之盟會亦不與中國之聘好設或來聘而不可拒則書荊人者例之正也書楚秦吳之君臣者例之變也蓋自齊之盟盂之會諸侯以中國而許楚其後椒之聘始不得以夷狄而待楚溫之會翟泉之盟諸侯以中國而許秦其後術之聘始不得以夷狄而待秦鍾離善道戚會諸侯又以中國而許吳其後札之聘始不得以夷狄而待吳何則荊人來聘齊伯方強猶斥荊楚不得與中國會盟固不容以中國之諸侯例之也其後楚秦吳皆伯主與諸侯以中國許之矣春秋安得以夷狄絕之耶以非類視夷狄吾從志之為夷狄以其類視夷狄吾從志之知諸侯我何加損焉或實錄而已雖然魯君臣之辭而臣不書氏聖人不欲驟進之猶有別於當時之大夫也一字權衡之間微有所辯也奈何之宋之盟伯主以天下諸侯授之楚天下非小變也屈完之盟魯自盟然至此則晉趙武楚屈建儼然兩大夫列於諸侯之上其辞畧無所差等矣屈建之盟且與趙武並列則遂罷之聘其不以當時大夫例之乎此與齊侯使國帰父一例也與晉侯使荀庚一例也春秋至此盡傷中國夷狄之無所別也夷狄來聘之文春秋遂於此而絕筆焉前此楚人兩遣聘而不報遂罷之聘叔弓之往純用中國報施之礼也嗟夫齊桓之伯豈使夷狄至此哉抑楚椒之來在晉君小安之日行術之聘當楚人抗伯之時吳札楚又諸侯盟宋之後椒術之奸雄札罷之材畧衆四方之多虞以遠觀於上國其為謀豈淺淺耶嗚呼齊孝宋襄啓楚者也晉文啓秦者也晉厲悼啓吳者也平以宿接楚者也悲夫齊桓之不復見也

春秋之法重於絕中國必不得已而後絕之猶不敢

盡絕者晉鄭是也不輕於進夷狄必不得已而後進之猶不敢驟進者楚吳是也韓子曰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談何容易乎哉

春秋提綱卷第六

春秋提綱卷第七

盟會門

王臣會盟例

莊十有四年單伯會齊侯衛侯鄭伯于鄄

僖五年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諸侯盟于首止八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

九年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諸侯盟于葵丘二十有九年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成十有四年公會尹子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襄三年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同盟于雞澤

昭十有三年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嗚呼余讀左氏春秋至周鄭交質之事而深悲焉曰交質之始下盟之漸也夫盟爲疑起也無疑故無盟也諸侯有疑會同則內史掌其盟司寇涖其約此王室所以待諸侯也

諸侯何疑於王室而輒敢與之盟哉王臣下盟見經者五
其一在齊其四在晉首止以來齊爲王室之故則其盟事
在於謀王室翟泉以後晉無王室之故而其盟事在於謀
一鄭平丘之役晉無王室之故而其盟事在於謀諸侯吾
觀僖之八年盟洮之舉又深悲夫齊桓不幸而是首盟也
或者之論則曰首止之役殊會世子也葵丘之役不盟宰
周公也洮之盟王人之微雖盟無傷也自或者之為是說
非惟不知春秋亦不知齊桓之本心也盟洮非美事也其
盟蓋春秋之所謹其事則有不獲已焉東宮之器危在剝
夕首止之事天子志之叔帶王后之愛子也公卿大夫卒
其黨與天王即世世子不發喪而告難焉齊此其大得已
者哉畏不得立故也公卿大夫皆不知適而下士實行此
必世子私以為使令者也當世時王位未定世子令使之
私得以王人序於諸侯之上載於盟之首則世子之宜王
夫其疑嗚呼其此固齊侯后為患叔帶及在庭之公卿大
夫而設盟也事不至此吾知齊侯不敢屈王人於盟矣會
洮之明年周公宰來王位定矣吾合諸侯以尊事周可矣
使齊侯稍欲陵宗周以宣示其侈雖屈周公於葵丘之盟
其畏不從哉會而不盟其意可見奈之何重再不察齊所
以盟王人之故不諒齊所以定王室之心始曰齊桓之伯
當與王人盟耳既不憚於天王之召又何憚於王子之盟
不思洮之盟為王室之故翟泉之盟為鄭人之故則諸侯
自為盟可也於王子虎何為哉及公而不書人王子而不
爵人諸侯之大夫而不盟春秋蓋慎之而又與之也后乎
王臣下盟則有例而書同者矣鄢陵一按鄭人不來大合
諸侯於柯陵經書曰同 又諸侯盟可也同尹子盟不可也
虎牢大城鄭郎請服大會諸侯于雞澤經書曰同 又諸侯
盟可也同單子盟不可也蓋此二盟者皆以鄭故至於平
丘晉君之憂不惟鄭齊不與盟而齊式魯不與盟而書二
溫為甚於衛而衛亦式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則平
丘之會經書曰同志諸侯之不協而盟也非有王室之不
協劉子何故而下可同是盟耶有王室之故而盟王室者
事之權也無王室之故而盟王室者事之變也余故深悲
夫齊桓不幸而首是盟也嘗閱春秋世變而思其故齊桓
創伯之初諸侯離而始合之時也王室甫降伯業艱難不
專王人以謀王室不足以示伯主之義晉文繼伯之後諸
侯乍離乍合之時也晉伯鄭則晉伯楚得鄭則楚伯不挾
王臣以謀一鄭不足以示伯主之功晉昭紹伯之日諸侯
合而復離之機也伯之存否決在此盟不挾王臣以謀諸
侯不足以示伯主之威謀王室則齊伯強也謀一鄭則晉

楚爭也謀諸侯則晉伯去而楚伯亦去也故王臣之盟至於平丘終焉平丘以後中國諸侯不復會盟者二十有三年召陵之役劉子在盟而不書盟黃池之役單子在會而不書會此春秋終不與王臣會盟諸侯之意也抑吾於翟泉大夫之盟猶有遺論焉城濮以后諸侯與晉周旋十有四月文公末年功成而志怠有不重復勞諸侯之意翟泉之役始使其大夫不知縛陪一開公室弱而大夫强自此盟始即世未幾垂隴之盟諸侯皆在士穀主之于扈之盟諸侯皆往盾實專之士穀死而盾益强晉人不之有公而之有盾諸侯不聞有公而聞有盾春秋會盟亦不書晉侯而書盾新城之文盟大列七國之諸侯而書趙盾而例之曰同又援趙盾以政也挑國之事識者已覘其后當時諸侯之大夫未有如晉盾之專者晉首蒙偽則翟泉之盟有以啓之也嗚呼此待伯王之大夫而盟外諸侯者也又其甚也鄭伯及伯有盟宋公及華氏盟衛侯及析朱鉏北宮喜盟君從臣於盟者也又其甚也趙鞅盟于公宮臣逼君於盟者也迹其所從來則翟泉之盟有以啓之也嗚呼盟而至此春秋不復作吾亦不復論也

齊伯時王臣會盟例

僖五年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八年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陳世子款盟洮鄭伯乞盟　九年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諸侯盟于葵丘

嗚呼僖公以前魯其宗盟之長乎嘗讀衛子魚道踐土之盟曰晉重耳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頗與春秋所序之文異因是思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后晉為盟主未有先侵者也又因是疑之晉之為伯晉國常先若齊尸盟何以為序若用宗盟之礼乎齊序於后不得以為伯王若不用宗盟之礼乎齊冠於先宗周之礼為然矣為宗周之礼與宰列國而同盟周未改物矣遽至此春秋自盟蔑以來有二國盟者有三國盟者極而至於四國盟者第諸侯自相為盟也隱公使告薛侯粟然有先後次序之別况小白之伯宰十數諸侯相與歃盟廢同盟而行伯政其書又不登之天府齊之為齊豈無可據之跡乎何春秋猶予齊以伯也或曰周室未衰則權在周周室乎踐土之役王子盟諸侯乎王庭子魚則有藏在盟府之言若齊侯則吾未見其為然也吁大不然會鄫以來大盟有九小盟有七借曰於王室乎何與首止之盟王世子實臨之葵丘之盟宰周公實臨之洮之盟王人實與之謂不係之王室

可乎若係之王室其盟爲固宗盟也其書固藏之天府也
又因是而思之周之宗盟異姓爲后此諸侯載書之文會
先主會盟先主盟此聖人約史之文也諸侯之盟未嘗不
推齊以爲長諸侯之史未嘗不載齊以爲長故僖公之前
伯王齊侯而魯爲宗盟之長僖公之末伯王晉侯而魯爲
宗盟之次齊之伯也書曰公會齊侯宋公晉之伯也書曰
公會晉侯齊侯皆春秋筆法也不然書公及公會豈亦當
特在書文文哉吾觀踐土之盟於同姓則先書晉次書魯
於異姓則先書齊次書宋此齊桓舊載書之法也若前此
齊宋常在諸姬之先一旦晉文遽列於諸姬之後滕薛之
事不見於踐土乎吾固知二盟以後之盟即踐土之盟也
昔之世伯日久日忘宗周與孔夫不可復宋之盟者晉人
曰先晉楚人曰先楚叔向子產向戌皆諸侯之良獨不察
隱公告薛侯之語以折晉楚之訟遂使楚人得執牛耳而
晉失爲伯矣號之會爾讀舊書可勝歎哉可勝歎哉

伯王列諸侯會盟始末例

莊十有三年春秋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
北杏會齊侯盟于柯　十有四年冬單伯會齊
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
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十有六年冬十有
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
子同盟于幽　二十有七年夏六月公會齊侯
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僖元年八月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二年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二
年春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四年盟
于召陵　五年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
許男曹伯會王世子首止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鄭伯逃歸不盟　七年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
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寗母八年春王正月公
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
于洮鄭伯乞盟九年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
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九月戊辰諸盟于葵
丘十有三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
男曹伯于鹹十有五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
侯鄭伯許男盟于牡丘　十有六年冬十有二
月公會齊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
伯于淮　十有九年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
于曹南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二十有一年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秋宋公

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十有二
月癸丑公會諸侯于薄 二十有五年冬十有
二月癸丑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二十有六
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遬盟于向
二十有八年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
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冬公會晉侯宋
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二十
有九年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
人秦人盟于翟泉

文元年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二年三月乙巳及
晉處父盟 二年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
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 七年秋八月公會諸
侯晉大夫盟于扈 八年冬十月壬午公子遂
會晉趙盾盟于衡雍十有四年六月公會宋公
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趙盾癸酉同盟于新
城 十有五年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十有
七年諸侯會于扈

宣七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九年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會于扈 十有
一年夏楚子陳侯鄭伯于盟辰陵 秋晉侯會
狄于攢函 十有二年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
盟于清丘 十有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十有七年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
于斷道

成元年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二年十有一
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丙申公及楚人秦
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
人盟于蜀 五年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
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七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
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九年公會
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
于蒲 十有二年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十有五年三月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
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冬十有一
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
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十有六年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犫盟于扈
十有七年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

曹伯邾人伐鄭同盟于柯陵　十有八年十有
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會衛侯邾子齊崔杼
同盟于虛打
襄二年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
父曹人邾人于戚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
宋華孫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
于戚遂城虎牢　三年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
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
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
大夫及陳袁僑盟　五年仲孫蔑會衛孫林父
會吳于善道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
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
戚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
陳（五八日于戲棣）七年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
衛侯曹侯莒子邾子于鄬陳侯逃歸　八年季
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
丘　九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杞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
月己亥同盟于戲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
子光會吳于祖　十有一年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公
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十有四
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
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
小邾人會吳于向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
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十有
六年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十八年月圍齊之諸侯前日后九也）二十年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
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盟于澶淵　二十有一年公會晉侯齊侯
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二十
有二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莒子邾子于沙隨　二十有四年公會晉侯宋
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于夷儀　二十有五年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于夷儀　秋八月諸侯同盟重丘　二十有六
年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二十
有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
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秋
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二十有
九年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
以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子城杞
三十年晉人齊人衛人宋人鄭人曹人莒人邾
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昭元年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
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
曹人于虢　四年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
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
夷會于申　十有一年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
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
厥慭　十有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
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于平丘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二十有
五年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
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黄父
二十有六年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
鄟陵　二十有七年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
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三十有二年冬
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
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周

定四年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
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皋
鼬　七年齊侯鄭伯盟于鹹　齊侯衛侯盟于
沙　八年公會晉師于瓦　冬衛侯鄭伯盟于
曲濮　十年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冬齊侯衛
侯鄭游速會安甫　十有二年冬十月癸亥公
會齊侯盟于黄　十有四年公會衛侯于牽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哀二年癸巳叔孫州仇仲叔何忌及邾子盟于句
繹　十有二年公會吳于橐皋　十有三年公
會晉侯及吳子于黄池

嗚呼同盟者何伯令也何以書志異也同盟何以為異我
我諸侯也彼諸侯也胡為乎我伯也人不足以使人畏為

神足以使人畏賞罰不足以使人信惟禍福足以使人信
於是率天下之諸侯而曰同盟曰同盟者蓋亦強其不同
者而同之也餘嘗論春秋伯曰之盟獨書盟者有諸侯而
書同盟者有諸侯之異而書同者二凿之同天下之政始
自諸侯出也以諸侯而從諸侯其心未免有所疑新城之
同諸侯之政始自大夫出也以諸侯從大夫其心必有所
不欲清丘之同中國屈於夷狄也以后之盟屢書同者諸
侯之異者猶可同也平丘之同諸侯叛於伯主也以后之
盟不書同者諸侯之異者不可同也春秋書盟一百一十
有二書同盟十有六同盟之関於天下大変者有因誠以
春秋之末類評之盟蔑盟宿不過爲保社稷守宗祧計石
門之盟志不在小盟艾以来魯黨齊鄭有石門之盟則有
瓦屋之盟有瓦屋之盟則有惡曹之盟終齊僖鄭莊之世
所與同旋惟一魯耳最后失一魯而得一衛終不得先姫
文以鳴何也諸侯不忍舍王室故也小白之伯豈不憂慮
乎難哉北杏之役四國僅以微者鄄之役假手於王官而
魯不來尋役主會於齊侯而魯不會齊不得魯不足以来
諸侯幽之役雖致天下諸侯相與盟歃前此春秋所無之
事諸侯疑之齊侯亦自疑之且曰同盟伯主令諸侯之辭
也是盟魯始来而猶以爲諱在盟諸侯想不獨魯也進後

十載之期再盟知初諒伯功主久而后信人心主久而後
孑然而衛又不来則在盟諸侯必有懲而盟者矣諸侯之
疑齊非不欲從齊也向也知有周今明爲齊也向也知事
王今明爲伯也而書曰同盟志諸侯之異也蓋自貫澤以
來諸侯始信齊侯攘夷狄之功首止一會諸侯始信齊侯
尊王室之義矣讀諸侯莫敢不來鄭不想時而重棄夏郎
更經書之異獨舉其人以見當時皆從齊之諸侯也自是
大會者二大盟者四諸侯集至以爲盟矣不曰同盟諱致
不同哉二幽之同懼其不同也齊諸侯創伯之始也首止
以后其書同諸侯不同而自同也齊侯成伯之後也曹南
之君不在伯列盟鹿會盂事已可羞晉文雖齊一呼吸間
猜未須異召陵城濮之績前後輝映齊桓經營伯業三十
餘年不能致強大之晉晉文一會而齊亦来三十餘年不
能致最爾之莒晉文一會而莒亦至諸侯厭楚人之甚思
齊伯之功幸晉文之来践土翟泉不待令之同盟而後同
矣然自翟泉以後鐸隙一開晉以大夫世其伯亦以大夫
世其志士穀會諸侯于垂隴有公孫敖在書敖所以敵士
穀也趙盾會諸侯于扈不序諸侯不名大夫不與諸侯敵
趙盾也蓋自狼淵伐鄭盟立侵陳疏務臨宋楚人盡有諸
侯晉於是有新城之會諸侯皆在求晉君而得趙盾能無

疑乎有亦懼七國諸侯之不從於是乎有同盟之令同則
同矣不知置三尺之孤於何所也禮樂征伐自大夫出政
晉之盟會矣靈公二扈之役不序諸侯必趙盾在春秋不
忍再書其名使若諸侯之自盟會也嗚呼公子結之盟齊
伯以為討陽處父之盟魯人以為辱晉之處以大夫敵諸
侯失陳失鄭其不在此耶后乎書大夫盟書諸侯之大夫
盟專利不顧此趙盾有以先之也吾故謂天子之政自諸
侯出二百乃世道之一變也諸侯之政自大夫出新城乃
世道之再變也城濮以後楚人不敢窺中國者十五年能
有狼淵壺丘厥貉之師而不能止三國於新城之會自文
十有五年扈之盟失齊賊而不討十有七年扈之會失宋
賊而不討諸侯已有輕晉伯之心宣十有一年攢函之會
又失陳賊而不問夷狄遂敢竊晉伯之權於是盟辰陵於
是討徵舒於是入鄭而敗晉而楚成為伯矣邲之後楚人
得志盡與城濮之戰相當先鄭而後宋魯衛其危哉晉人
不能盡仁質修政事以保其國惴惴然懼中國之從楚要
之同盟清丘之言尚新衛不旋踵而背之矣盟是無得罪
於伯主者惟一宋耳越三年歸父會楚君子宋又四年公
與諸侯盟楚卿于蜀齊之盟尚得以無伯藉口諸侯有晉
何以至此嗚呼清丘之盟非中國盛於夷狄歟經是景公
之同盟者四厲公之同盟者二悼公之同盟者四大抵閑
其從楚之路而服其從晉之行諸侯乍合乍離乍去乍就
直至蕭魚之役不書同盟而書其晉於是再得諸侯也是
則清丘以後之盟屢書同諸侯之異者猶可同也繼是七
合諸侯三合大夫徵會討貳諸侯無狀重丘之役晉以賄
賂失諸侯同盟之令復起吳越二年而爲宋之盟中國從
楚之勢始決此一役也晉人謹守會不敢盟者十有八年
陳蔡之滅晉當問罪而不問乾谿之役晉當討賊而不討
虢申之會晉不當許諸侯而許之諸侯以信蠻夷之詐絕
兄弟之國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諸侯歸晉之德
只君親其兵威以臨之晉有辭矣何懼觀叔向告齊之語
讀之猶戲人喉要人以盟豈禮也哉自此晉人不得盟諸
侯者又二十有三年諸侯之無伯主也皐鼬之盟伯主諸
侯於此乎始判鹹之盟石門之舊會也盟沙而衛叛會夾
谷而魯叛會洮而宋叛是則平丘以後之盟不書同諸侯
之異者不可同也嗚呼中國盛於夷狄清丘乃世道之三
變也諸侯厭於伯主平丘乃是道之四變也豈是四變春
秋同盟於此而絕筆矣穀梁曰同盟志同欲也然其不同
而同之也秖以叔向告齊一事觀之穀梁其有得乎或曰
子論齊晉之同盟而齊晉楚之爭盟猶未之論也曰齊伯

會盟之國十有五　晉伯會盟之國有二十凡以藉手爭
伯者不過陳蔡鄭許而已此四國者係中國夷狄之盛衰
者也齊桓失蔡見於會盟者陳鄭許也晉文失許見於會
盟者陳蔡鄭也晉文卽世蔡遂飛而不來許一盟而下後
邑晁執玉帛以從諸侯者獨陳鄭而已我宣公以來鄭叛
而陳服陳叛而鄭服二國且不能乎主晉景公失陳其見
於蟲牢馬陵蒲戚鍾離之盟使又一鄭悼公救陳戍陳救
亦可無宗何而棄陳于戚以後之五會于戲以後之三駕
亦惟一鄭大抵楚取三而晉取一耳若鄭人貳於王晉猶
可識牲玉帛行於二境晉何以宗諸侯加以東方之齊西
方之秦晏為百主肘腋之患斷道袛柯蒲澤等會顛頓經
營晉之世伯正不易守也楚人每有中國之事則陳蔡鄭
許是攝是貰齊之後佐之盟齊盡之會佐之執宋蜀之役
佐之盟宋魯衛雖倡讀謀作宋之會儼然致蔡歸生於宋
衛之上陳鄭許皆在列焉此夷狄來中國之大際也楚得
之而晉始弱後來召陵一會陳蔡鄭許晉楚而今晉瑣闕
小國昔楚而今晉此又中國盛勝夷狄之一大機也昔失
之而吳始與伯主不為而他人得以藉手耳鍾離善道戚
柤之四會于將致吳以抗楚豈料黃池一役又致吳以抗
晉設使召陵得志天下事豈至此耶讀經至此大息而止

春秋提綱卷第七

春秋提綱卷第八

盟會門

内大夫及外大夫盟會例

文二年公孫敖會晉士穀于垂隴　八年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十有一年夏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宣十有五年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成二年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齊侯使國佐如師及國佐盟于袁婁五年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十有五年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十有六年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犫盟于扈

襄二年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三年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五年仲孫蔑會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八年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十有四年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十有六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十有九年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二十年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二十有七年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二十有九年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昭元年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十有一年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憖

二十有五年叔詣會晉趙武宋樂大心衛北
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
黄父　二十有七年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
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三十有一年
季孫意如會荀躒于適歷　三十有二年仲
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
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
周

嗚呼文武不興而周道衰桓文不作而伯業微隱桓之春
秋諸侯紛紛莫之適從自莊十三年以迄于喜之末王諸
侯之權者在伯主自文元年以迄襄之末蓋伯主之權者
在大夫自襄之末以迄于哀之獲麟奪伯主之權者在夷
狄文公以前有公及外大夫盟者有内大夫及諸侯盟者
皆此大夫專政之漸而内外大夫無相交盟會者大夫交
相盟會則天下之伯不在諸侯而在大夫矣翟泉一會諸
隙已開晉魯二君俱怠於晉政以處父士穀趙盾當諸侯
會以公孫敖公子遂當諸侯春秋世道為之一變列國大
夫相視而起垂隴之盟晉魯二卿宄然與諸講王帛之好
當時大夫之會猶有諸侯未聞大夫專適夫大荀衰仲趙
盾之於衛雍叔仲郤缺之於承筐孟獻子高固之於無婁

穀之會叔孫僑如之敵荀首邑之盟季孫文子之適郤犨
柯之會叔孫穆子之敵士匄此則大夫之敵大夫皆矣然
不過二國之大夫也猶未見其大夫爲伯主之權者也盖
自趙盾諸侯伯以一大夫敵諸侯天下之勢已向於大夫
郤克以大夫伯以一大夫敵衆大夫天下之勢始成乎大
夫文七年之盟扈經不列諸侯之序不書趙盾之名志春
秋世道之一變也十四年新城之同同使趙盾以政始列
諸侯之序始書趙盾之名而盾始得以伯諸侯矣愚嘗論
晉卿世伯未嘗不倣召陵城濮之故事特桓文用此以制
夷狄晉大夫用此以制中國耳諸侯會于新城之歲趙盾
納捷菑于邾至其城下弗納而還禀然有召陵整兵不犯
之意雖小大之不侔皆所以示天下諸侯義也專盟專會
專伐專救悉弄晉國之權於掌眼之上挑園之事晉國晏
然而不搖諸侯畏之而不動伯權之屬盾久矣趙盾侵陳
於宣之六年明年晉侯親爲黑壤之會越二年又親爲扈
之會則趙盾之已卒也盾之卒晉人雖能收其權而不屬
之大夫不能不縱其權而屬之夷狄楚盟于辰陵晉會于
攢函顛之倒之莫此爲趙盾忠不足而勲有餘行不及而
才過之使趙盾尚在郟之役必不至此盖前此有盾以伯
今則無盾以伯也宣子能爲中國之輕重知此哉雖然趙

下

盾以諸侯伯天下之勢雖向乎大夫而猶未成乎大夫盾
役晉大夫不敢大會諸侯皆得以大會其大夫則郤克其
首也天下之勢始成乎大夫矣晉自邲之敗會楚而謀齊
郤克承乃祖之烈其族又大衛一笑之忿與四國之師以
七大夫戰一齊侯若以匹敵齊之君猶晉之君也奴在齊
侯辱在晉君甚矣鞌之役非晉之福也城濮之役一戰而
勝則伯在晉侯鞌之役一戰而勝則伯在大夫晉大夫強
而列國之大夫強亦春秋不可復制矣雖然是役也及國
佐盟于袁婁七卿侯盟而所以受盟者一國佐也猶未有
一大夫盟列國之大夫盟列者盟在晉侯權在大夫大夫

有其權未見有其事也成十六年猶為鄢陵之戰則五年
先為鍾離之會士燮之賢不容不處於危疑之地七國大
夫自會而又會吳入春秋未大夫所未有之事會江人莫
人于莫者齊桓之伯也會吳人于孟者晉文之伯也會吳
于鍾離者晉大夫之伯也伯業愈降而愈下世道愈降而
愈趨也悼公雖賢其處猶未能不待大夫以為重處柯
首會我以孟孫來齊以崔杼會習以為常故步未改二戚
之會荀罃主之大合諸侯之老為虎牢之城此於公會荅
宋鄭會于溴而下書城楚公丘會齊宋陳衛于鹹而下書
城緣陵者同一例第春秋於虎牢之城而書遂則在大夫

之事伯權也然自鍾離以後大夫專例國之會而未見其
專列國之盟也襄三雞澤之役諸侯既盟而後使大夫盟
諸侯自此始以盟會授大夫矣襄八邢丘之會魯國之君
不得與向之會晉之二卿皆得以從戚之會舍君而臣是
助此皆大夫黨大夫之效也悼公雖有五會三駕之績大
抵以大夫之伯分之悼公沒無復異望邢郤克怒齊而盟
袁婁荀罃怒齊而會戚荀偃怒齊而盟溴梁雖諸侯之在
會不顧也列國盟會惟大夫之喜怒是從向謂晉有君子
雞澤之役書諸侯之大夫盟罪在諸侯也罪諸侯與大夫
是伯也溴梁之役書大夫盟罪在大夫也罪大夫奪伯主

之伯也諸侯以伯權予大夫以伯權予夷狄宋之盟大夫
勢所趨可得已乎向戌善於文子又善於子木所以堪南
北之好趙武善於屈建所以尸西門之盟大夫既得與列
國之大夫盟敢與夷狄之大夫盟春秋之義臣無境外
之交何得爾也虢之會再讀舊書申之會豈有諸侯欲夷
狄不奸伯主之權可得已乎鄗衍黃池識者有覘以其他
日厚于之城怒諸侯以事母家危之會適歷之會黨賊臣
以逐君父大夫之罪春秋所誅欣然之會尋城陽者大夫
也黃父之會謀納王者大夫也大夫之功春秋所錄嗚呼
此亦實功春秋止以悲天下之無諸侯也成周之城魏舒

南面則三家分晉之事作矣大夫盟會之筆絶矣子不覩
春秋之筆乎楚於宋魯之盟不書爵名於伯主之盟沒君
臣吳書會而不書盟越終春秋不書會此聖人定中國夷
狄之分也諸侯之盟則知葵丘踐土之法諸侯及大夫盟
則知翟泉新城之法大夫自盟或序諸侯或總諸侯以臨
之此聖人正諸侯大夫之分也嗚呼春秋之筆豈不深切
著明矣哉

列國世子朝聘會盟侵伐例

桓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僖七年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
盟寗母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
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
宣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成十有五年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
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襄五年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公會晉侯宋公陳
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
吳人鄫人于戚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齊世子光救陳　九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
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邾子齊世子光伐鄭
鄭同盟于戲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
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
柤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十有一年公會晉
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嗚呼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則曰世子周制也公之子視
侯伯而執圭侯伯之子視子男而執璧子男之子與未誓
者執皮帛以朝會爲其賓之則以上卿之禮亦周制也諸
侯老者疾者迫於朝聘會盟征伐之期有天子之命是從
奔走令彊不敢寧居跋涉蒙犯已不能往則使世子代之
曹伯終生疾而使世子射姑朝周公因疾而使世子成會
衛侯速疾而使世子臧代夫世子以朝夕視君膳奉社稷
之粢盛者也夫位姦之寵也乞爲邾之向也其忍舍君父
而他之乎使蔡般許止類有欲速之志則有由然也齊靈
怙其強大恥爲晉役當悼公五會三駕之年諸侯麇至齊
光貢禾于戲以前凡有盟會猶居於諸侯戍虎牢盟亳城
北會蕭魚胡爲踐寘於諸小國之上陳款鄭華在齊桓之

會者不聞至此不思世子既同於諸侯齊君將置之何所
晉悼方明盍亦為人子父討光列諸侯齊人不以藉口乎
嗚呼吾讀春秋諸侯世子之序而甚有感於周官班爵
之法

公及外大夫盟會例

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　公年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桓十有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莊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二十有二年及齊
高傒盟于防
閔二年齊高子來盟
僖十有九年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二十
有五年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二十有六年
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二十有九年會王
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盟于翟泉
文二年及晉處父盟　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
于扈　十年及蘇子盟于女栗　十有四年公
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趙盾同盟于
新城　十有五年宋司馬華孫來盟
宣七年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成二年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丙申公及楚人
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
鄫人盟于蜀　三年丙午及晉荀庚盟
丁未及孫良夫盟　十有一年己丑及郤犨盟
襄七年壬戌及孫林父盟　十有五年及向戌盟
于劉　二十有六年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
人于澶淵

嗚呼春秋諸侯書之盟譏之也諸侯及大夫盟譏之又譏
也在諸侯則譏在魯則諱諱魯所以尊魯也又孰知諱魯
所以譏魯也春秋書公於伯主之盟例不書及而書會以
其伯主也伯主欲而我從之也公於大夫盟例不書會而
書及其我君也我君欲而大夫從之也始會盍而及公則
魯為之諱再會盍而書公則魯不為之諱此天下有伯而
諸侯之始合也自盍以後凡伯王之大盟皆書會至皐鼬
之盟始書及則天下之無霸而諸侯之始散也公始得以
行其所欲也或曰公會伯主盟則從伯主之欲如良樓之
盟尚有我君欲而伯主從之者公及大夫盟則從我君之
欲其間豈無大夫之欲公不得已而從之者乎曰有之矣
孚來之盟公欲平紀也蔇之盟公欲納糾也蜀之盟公欲
完魯也春秋書公則欲之者公也宿之盟宋人之主也防
夫之盟高傒之主也晉處父之盟處父主之也荀庚郤犨遠

夫林父卻之盟則四大夫王之也春秋没公則欲之者大夫也王在大夫而没公所以深諱之也猶書及者若我公之所欲而不與其從大夫之欲也没公則見其欲盟之非吾公也若夫有諸侯在焉或不書及而書會與傷也齊之盟少諸侯在而書會而没公者諱盟楚之始也翟泉之盟有王子在而書會而没公者諱盟列國大夫之始也盟兆向而書會一大夫也而一莒衛之君也盟邑盟新城而書會一大夫也而衆列國之君也有諸侯在盟而書會與傷也非諸侯而但其大夫雖伯主之貴卿不與其欲之矣春秋辯貴賤之等而明隆殺之分也不然春秋書公於大夫之盟例書及豈皆公之所欲而非大夫之所欲者邪吾故曰内書公則權在公也内没公則權在大夫也外稱使則權在彼國之君也鄭伯使弟語衛侯使良夫之類是也此兩國前定之辭也外不稱使則權亦在彼國之大夫也齊高子宋華孫之類是也此臨期定盟之辭也春秋皆不書及者彼之納盟於我者也雖然美惡之事褒貶之法則有春秋在也

內大夫及諸侯盟會例

桓十有一年柔會宋公陳侯蔡侯盟于折

莊十有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僖三年公子友如齊涖盟

文元年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二年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七年公孫敖如莒涖盟　十有六年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　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

宣十有四年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有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成元年臧仲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十有八年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襄八年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昭七年叔孫婼如齊涖盟　九年春秋叔弓會楚子于陳　十一年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定三年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十有一年叔還如鄭涖盟

哀二年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嗚呼天有十日人有十等諸侯不可以抗王室猶大夫不可以抗諸侯公及大夫率春秋率多諱之嗚呼豈春秋特

為魯諱哉魯人為之諱春秋亦從為之諱抑不待魯人以
此諱之也諸侯亦此諱之也吾覩內大夫盟外諸侯未嘗
不感於春秋之世變焉桓莊僖文之大夫不可以敵諸侯
諸侯猶以為愧宣成襄之大夫可以敵諸侯諸侯反以為
喜昭定哀之大夫皆可以加小國之君小國之君深以為
畏其始也以為愧其後也以為喜又其後也以為畏大夫
之勢寖大而莫之遏也在礼卿不得會公侯伯子男春秋
之初古風未盡斯絕人心猶有羞惡一犯非礼則頳怛愧
而心不寧內大夫未有盟諸侯者自柔始公亦自知其無
礼於宋也親往五會以謝宋竟不一釋憾於宋甚則舍玉
帛而事干戈柔之盟所以致宋之戰也公子結媵陳人之
婦則礼先之畢盟齊宋之君則礼夫之抗盟歃未乾西鄙
家伐大夫出疆有安社稷利民人者專之吾見專之害而
未見專之利也雖然折之盟有陳侯獻宋公而柔不免得
罪於宋鄭之盟有宋公敵齊侯而結未免得罪於齊我大
夫未有特會諸侯者也特會諸侯者自敖始讀春秋至此
宜大夫可以敵晉侯也會戚之明年我公如晉晉使處父
盟公以報之處父盟公魯以為諱則敖之會晉亦以為
諱明矣內大夫之列於諸侯始於公孫敖外大夫之列於
諸侯始於士縠此時晉魯二君蓋患以為此諸侯未必以

為是也陽穀之會季孫文子將求盟於齊也而弗及盟此
君也彼大夫也齊弗肯以及我也此時實有疾齊君不聞
受襄仲之賂然後受郪丘之盟既盟而悔臨我以兵又以
聲我襄仲抗盟之罪不得魯君之盟穀不止也大夫抗盟
諸侯皆有羞惡之心而君臣冠屨之分未至然也宣公折
節事齊公盟公會而公往朝之末年鼓舞少倦然後使我
歸父往城糅以來公未嘗往會于楚公未嘗往盟于楚事
勢張皇然後使我歸父會棗則以我公行輕則以大夫往
大夫之權未張也晉人失魯者十有六年斷道之盟喜於
得魯赤棘之役魯以歸父之故而疑涉隨而君魯若丘而
臣魯晉人於是再失魯矣郤郤晉魯也諸盟晉也受之
惟以得魯為喜不暇以盟大夫犨為吉於晉曰魯之有季
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自此晉人不敢輕視
魯之大夫虛打之盟我仲孫往會晉人喜魯卿之再未不
暇以魯君為請則僑如之言正以譖獻子也及以譖獻子
也借曰是盟魯有仲孫有崔杼是也郝丘之役我公在晉
晉侯舍君而臣是會借曰齊宋衛之大夫可以献武子然
魯君不在猶可藉口有魯君而辱使其大夫寡君恨矣吾
然後之晉得魯君反以為魯得魯卿反以為喜也盟宋以
後公不從諸侯盟者十有八年平丘以後公不違諸侯盟

者二十有二年祲祥之盟魯惟從事於一邾而已惟大夫書會書及而已襄十一年作三軍而宮室分爲三昭五年舍中軍而宮室分爲四貪婪無厭浸及鄰國鄣東沂西之田蚕食而獲取之猶未快也至其國要其君邾不得已俛首下心而就之盟雖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始以三卿伐之繼以二卿盟之無乃陵小乎怒於室而色於市市人亦望而畏之者也或曰子論大夫之盟諸侯而春秋世變猶未詳也曰文七年如莒盟昭七年如齊涖盟偹鄰好也於春秋之世變無與也季友涖盟事齊之始也敖會戚事晉之始也遂盟郊丘舍晉士齊之始也歸父會穀會齊而事晉楚之始也叔公會陳舍楚而事晉吾之始也叔還涖盟背晉事齊及事吳之始也嗚呼春秋世變於此乎起亦於此乎也

春秋提綱卷第八

春秋提綱卷第九

雜例門

春秋王室

嗚呼吾於詩之二南而知頌雅之所以興吾與詩之二變雅而知春秋之所以作白華車牽瞻卬召旻之詩大任大姒之家法蕩然矣自古豈有家不正而天下定者耶詩述西周之盛自文王以下正始之基也春秋著東周之衰自平王以下亟始之本也詩春秋之作此周之所以爲東西者歟考其盛衰之由明其得失之迹則齊國二字乃詩春秋之大綱領也春秋撥亂亟始之書盖於隱公之元年三致意焉並后匹敵春秋之戒也立子以貴不以長以長不以賢春秋之法也元年正月即位不書兄不宜讓而讓也鄭伯克段段不書弟不宜爭而爭也宰咺歸賵仲子不稱夫人而稱字妾不宜僭而僭者也一而再再而三獨季姜於隱公初年之閒則元年以後之筆可知矣周始之正始無有過是者雖然雖關雎之后始則有鵲巢之夫人周室不正於諸侯乎何誅考春秋以來宋魯有公族之患齊晉有世卿之患當是之時患無國無之二百四十二年閒周室無他変特生於並后匹敵之事耳平王之始於春秋也以此敬王之終於春秋也亦以此故盖自釁孫其服之

誣起詩亡宗周誰實璟之申后失其尊世子失其敵讀小弁之詩千載而不使人憤惋而不平也平生身及之而身爲之上盈王室下賜人妾不念伯服之於周而反啓桓公之於魚借曰既耄小弁之詩忘乎哉抑人亦有言前毋於後毋不可繼桓王可以鑒之矣有世子之嫡有子儀之愛於是有周公黑肩之謀若無辛伯莊王其危哉此桓王不鑒其父而貽禍其子者也莊王可以鑒之矣有王姚之嬖有子頹之寵於是有五大夫之亂若無鄭虢惠其危哉此莊王不鑒其身而貽禍其孫者也嗚呼若惠王者可以痛念而疾懲之矣三折肱知爲良醫何乃婦言是用徒發長少之謀滔亂周室者二十年周是會於首止周是盟於洮周是出居於鄭若前乎無齊則襄不得立後乎無晉則襄不得歸此皆惠不監于乃祖乃身而貽禍其子者也自幽之三年王嬖褒姒至魯僖之二十四年襄入王城一百六十六年間周更七王大抵並後匹敵禍亂相尋之日也襄王立亟裁爲天下之共居鄭之禍亦自取之止而去新魯不動念我文公之五年使趙伯會葬使榮叔歸含且賵以成一成風之妾卒使敖贏我文公之五年徹其事於待日則襄王實王啓之成也周不能已禍乎周而每每篤其禍於魯可歎也夫自襄以後百一十余年王室少事其間王子有事殺宣十五之罪而弗誅王命無始禍之謀而見殺此皆天王不善於齊家之過至昭之二十二年又發惠襄之故步而甚之者也穆后太子相繼即世東宮之器雖虛者八年於是動賓起之邪謀於是生子朝之禍心雄雞斷尾之翁王不許以言而許以意則天王之欲立子朝久矣特畏劉單諸人而不敢發也嗚呼惠襄以前皆事當其自而不悟乃欲貞景王遠監百一十余年之事亦惟矣考之王室更四大變皆以並后匹敵之故外是周豈有他患哉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婦之天也春秋書王而冠以天父子夫婦之天且不正君臣君民之天將復奚持哉然則春秋之書惋天之也或曰王室之禍莫酷於惠襄子帶皆不見於經而子朝猶見於經何哉曰惠襄之時有齊桓晉文在子頹子帶雖無能爲周室害也經不書特天下之有伯也至景王以後晉少儒矣王室將聽命於陪臣矣徵會于諸侯曰期以明年會于黃父將納王也又曰期以明年卒使王室蠢蠢然至十有八年而後定聖人於此深以子朝於魯經書子朝悲天下之無伯也晉政多門紛紛之不暇而莫之主也春秋之書曰王室亂前乎桓文之伯所未見之文也吁豈特王室亂而已哉

春秋書公

嗚呼先王五等之爵紊亂而至於春秋極矣夫自夏商以
前未聞也分土惟三建爵惟五其明於武王崇德報功之
時乎然當是時受王命爵上幾者惟是天子之老則稱公
周室之客則稱公望太公也而為師旦周公也而為宰二
公有大勲勞於王室世公之爵初不為過書稱齊侯呂伋
詩稱乃命魯侯則呂伋禽父猶以其子不得世其爵況其
后之魯者玄者乎春秋以前有衛武公者有鄭武公者縣
外之諸侯入相天子者也春秋以後有祭公周公者縣內
之諸侯夾輔王室者也舍是無稱公者矣武王以明公不
虞侯封諸陳以備三恪其後陳卒為侯杞夏之餘也東樓
公始封之君也其後子孫之見於春秋者自侯而書伯自
伯而書子安在其為公也我看陳杞雖々終身公爵於
其初而不能世爵公於其後王賓且爾猶在諸侯春秋二
百四十二年終始得稱公者惟宋為然蓋以武王伐殷作
周之故舍是而稱公者皆僭矣魯隱之父曰惠侯其正也
入春秋之初年書曰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緣此諸侯
爵無尊卑國無大小公稱之曰公則自始實偁之也魯不
特以不正之號加之父而又以不正之號加之祖自稱於
諸侯則曰徼福於周公魯公魯公未聞其有此也齊又効
尤之曰徼福於太公丁公丁公未聞其有此也獨晉仇生

爵為侯沒謚為侯其後世子々孫循是而曰我先君文侯
此意猶古文案以下何不視此為的耶考春秋七十二國
之君不干文王之典礼不紊先王之封爵無得罪於春秋
者獨蔡季桓公十七忠於桓侯耳其他則聖人先舉以爵後甚
以公其能逃一字之斧鉞哉吁天子若能守先王之法度
則不至是吾觀虢父晉侯朝王々賜之玉五穀馬二匹王
命諸侯名位不同禮數一異虢公也晉侯也而等是賜也
諸侯象之其又何誅焉雖然諸侯之僭尚可言也鄭伯許
男也而謂之伯公有其大夫也家臣或有公呼之矣大夫
之僭不可言也吁先王封爵至於瓦解之極尤有不忍言
者矣茲荊蠻謂諸侯無疑於公之號則已無疑於王之號
入陳之舉吩然以諸侯縣內為辭則當時之諸侯第班於
夷狄之大夫爾抑又亦有言寇多雖敵不可加足公爵雖
尊不可加之夷狄之大夫吾不知息公子宋葉公諸梁蔡
公弃疾彼何為者也王不為公而重其號卒亦不自重其
號卒亦不自重其號魯惠衛桓之於春秋天子不敢問則
齊宣梁惠之於戰國亦無足進者矣天下豈獨一荊楚乎
東周之爵幾何不迸之於嬴秦乎然則如之何春秋之法
正本澄源當自上者始

魯婚姻例

魯逆夫人夫人至
桓三十年公子翬如齊逆女夫人姜氏至自齊
莊二十有四年公如齊逆女夫人姜氏入
文四年逆婦姜氏于齊
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成十有四年叔孫僑如齊逆女僑如以夫人婦
姜至自齊
内女歸於他國
隱二年紀裂繻來逆女伯姬歸於紀　七年叔
姬歸于紀
莊十有二年紀叔姬歸于酅
僖十有五年季姬歸于鄫
成九年伯姬歸於宋
嗚呼男女親迎則授受可礼也惟萬乘之尊不容親出於
諸侯故使卿逆之公監之自王以下一是以逆為礼詩曰
韓侯取妻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礼諸侯之迎者也俟
我於著乎而俟我於庭乎而後我於堂乎而大夫士之迎
者也庶人工商皂隸牧圉有不足是者父母國人皆賤之
也吾讀衛鄭諸國之風吾悲之嗚呼親迎之礼不明至此
耶夫婦之道莫善於克終春秋之筆莫嚴於謹始書魯逆
夫人者五獨於桓莊為詳所以志其亂魯之階於文公為
略所以志其去魯之本齊侯不以桓公之暴而與之謀婚
桓公不往親受於齊而使賊以姜逆氏象之其又何誅焉
礼自逆女無送女齊侯送姜女于讙所以邀公之必來也
經書公會齊侯于讙繼書姜氏至自齊設使齊君不送公
必不會公之重在齊侯重不在逆女明矣始之不正終於
何有我莊公受制文姜必齊女而后取三十余年未有内
主公之求於齊也急而齊之應公也緩納幣使卿公實親
往春秋所以示譏逆女親者也春秋可以無貶然而如齊
逆女公其知有桓公乎如則順而所如之國則逆迎之是
而所逆之女則非經不書至而書入以國人有所不為也
宗廟有所不免也魯君婚姻之事未有桓莊之詳且悉
者文繁而不厭聖人以是著魯禍之本歟以是為天下之
大戒歟男不親迎不得以有室女不親迎不得以有家使
大夫非礼也况微者乎文公者焉斬衰經之中復襄仲如
齊納幣譏者之忘先君矣又貴聘而賤逆又書夫人魯不
待以夫人也姜不書氏齊不待以女也曰逆婦姜于齊則不
知其為敵為妾逆婦姜于齊始知其為伉儷責為諸侯而
婦不得稱夫人春秋所以嚴正始之辨後乎書至則曰夫
人姜氏書歸則曰夫人姜氏終不與敬嬴得以代之也文

公十八年之簡曰子卒夫人姜氏歸於齊數字淒亭爲千古簡編之恨春秋安得不於逆婦之初而謹之乎書逆婦者三二有姑之詞也一逆賤之詞也豈惟魯爲然乎外諸侯之逆女自裂繻以來親迎之礼廢久矣書記伯姬悲之也書鄫季姬寵之也伯姬于宋三以媵書叔姬于紀兩以歸書賢之也外女書至視魯其家也內女書歸視諸侯其家也歸者所以依人以終身也然則杞叔姬郯伯姬齊子叔姬曷爲又書歸乎吁知出妻之初不書至則知三姬之初不書歸

魯蒐狩例

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七年焚咸丘

莊四年公及人齊狩于禚

昭八年秋蒐于紅　十有一年夏大蒐于比蒲

二十有二年春大蒐于昌間

定有十三年夏大蒐于比蒲　十有四年大蒐于比蒲

哀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嗚呼春秋兵制襄公以前未聞也至襄公而三軍之名作春秋蒐法昭公以前未聞也至昭公而大蒐之名立国之大事在祀與戎故諸侯歲以三田爲礼吾考襄昭以來兵制壞而蒐狩之制壞魯之公室遂壞而不可復極矣豈無故而然耶狩郎把非地之戒狩禚忘不天之讐罪之輕重不可以槩雖然斯時也蒐狩之制未壞也按僖公之頌公徒三万其人公車千乘其賦即位三十余年豈蒐狩之礼未嘗一講春秋不書大抵得時與地之故成公以後非三家不帥師此乃兵權旁落之漸三軍魯之舊制襄十一年書作三軍者敬籍落三家各毀以充三軍之數昔爲公室有今爲三家有春秋書作不宜作也斯時公室三矣而猶未也昭之五年舍中軍季氏擇二二子各一公室於是乎四紅之蒐舍中軍之三年也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不知誰爲公室之氏乎自後以三蒐比蒲一蒐昌間俱以大名夫人蒐天子之法也而夏官司馬之司也魯兵制壞而蒐狩之制壞三家之僭且及此矣豈狩失時與地之爲可議哉春秋於桓莊之狩言公而昭定以後不言公公不與蒐也定之十四年公雖在蒐猶無公也公不與蒐国不顧君西狩大野叔孫氏之賤者且獲其非常矣春秋安得不止於獲麟

魯祭祀例

郊望郊牛附

僖三十有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

三望

宣三年郊牛之口傷改卜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成七年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不郊猶三望　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十有七年九月辛丑用郊

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十有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定十有五年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夏五月辛亥郊

哀元年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嗚呼天子不卜郊魯伯郊何也魯人止僭天子之礼每郊必卜于上帝吉則郊不吉則否卜之者其魯人以僭礼之為疑乎凡卜不過三過三而卜則失其度郊不過春過春而伯郊則各其時冬至之日郊天子之礼也魯不敢用日至而但用啓蟄十二月之下辛卜正月之上辛不從則以正月之下辛卜二月之上辛不從則以二月之下辛卜三月之上辛奴又如是則不郊矣春秋不書春卜郊者自日至以至于啓蟄以後皆郊之時也僖公四月之四卜襄公四月之四卜其過在於三月不從而猶卜也成公五卜則甚矣哀公七年四月三卜郊是卜之後時至四月而始三卜也子公羔子以下為礼豈知春秋書三卜之後時而非礼欲惠公請行郊礼以来逢疑顧盼不敢直情而徑行之礼之將用則卜卜而不從則不郊至成十七年之九月經書用郊則郊不復卜而直用之矣定公五月之辛亥郊哀公四月之辛巳郊不伯而郊毋乃以先君成公踏口不思郊不過春為祈穀祭帝耳夏而種秋而斂將焉用此哉經書不郊猶三望何也三家之傳諸儒之註莫有據依今嘗論天子郊天則百神從山川星辰之神莫不在也天子不能親往至其所而祭故有望焉三望者總山川星辰之神而言之也有天下者祭百神魯安得用此礼乎郊者僭礼之大者也魯既免於僭礼之大而猶未免於僭礼之小豈人以為不如勿望而已矣此春秋書猶之意也然則郊之得其時而卜之得其度其為礼乎曰春秋書之不可勝書惟於天礼之中而又失礼焉則書之果以為礼乎夫子何以有周公其衰之歎

郊牛

嗚呼古者諸侯必有養獸之官歲時齋戒沐浴而躬朝之擬牷祭牲必於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敬之至也春秋書鼷鼠食郊牛角猶曰有司之過也改卜牛而

又食其角則非人也天也郊牛之口傷則鼷鼠而自傷也改卜牛而牛又死豈人之所能為哉春秋書卜郊而復不從書改卜牛而又食天其不享魯僭乎鼷鼠食牛角既食其角耳口傷非傷其口耳食郊牛不言其所食之處則偏牛之身皆食也牛死則如之何曰埋之牛免則如之何曰有司玄端送於南郊而放之然則春秋或書免牛或書免牲何也曰卜而往之曰牛養成而將用之曰牲曰免牲是不郊也牲已可用而免之也故不曰不效但曰免牲曰免牛而又曰不郊者牛未可用而免之也故既曰免牛而又曰不郊春秋一字之推衡其可輕易乎哉吾故備郊牛之說而寘之魯郊之次

魯禘例

閔二年夏乙酉吉禘于莊公

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嗚呼禮不王不禘天子立始祖之廟推本始祖之所自出者而祀之而以其祖配之此之謂禘諸侯不敢祖天子而以其始封為祖故禘不及諸侯也周有二祖太于文始王祖后稷稷之所自出者嚳也文王配帝於明堂稷配天於郊嚳禘于太廟周制也東遷以來諸侯率以天子為祖宋祖帝乙鄭祖厲王衛蒯聵亦曰太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亳城北之盟亦曰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諸侯之僭蓋不獨一魯矣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此禮豈獨罪魯耶魯有二禘有嘗禘有三年之喪畢而禘春秋書之則不勝書惟禮之重失則書之閔一年之禘則譏其未喪畢而服吉也先君之几筵猶在於寢未可以稱宮廟也僖八年之禘則譏成風將為夫人舉先君之妾母而來致之廟也若上以為禘失禮則春秋不書矣程子曰天子禘諸侯祫大夫薦庶人享魯有祫祭而春秋不書祫何也曰諸侯之事無大於祫大事則祫祭也春秋書大事則祭無大於此矣聖人以是明郊禘之僭欽自閔公亟行是祫莊公自是群公之廟往往用此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三家象之其又何誅焉禘于襄公萬者二人益春秋所不忍言也若夫禘于僖公順祀先公而所為吾不知誰為之誰為之

魯雩例

桓五年秋大雩

僖十有一年秋八月大雩　十有九年秋九月大雩

成三年秋大雩　七年冬大雩

襄五年秋大雩　八年秋九月大雩　十有六

年秋大雩　十有七年九月大雩
二十有八年秋八月大雩
昭三年八月大雩　六年秋九月大雩　八年大
雩　十有六年九月大雩　二十有四年秋八
月大雩　二十有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
季辛又雩
定元年大雩　七年大雩　九年大雩
十有二年秋大雩
嗚呼魯之雩其有二乎有常雩有旱雩建巳之月蒼龍之
宿昏見于東方是時奉雩禮以祭之祈百穀御膏雨也若
乃旱而雩則因旱而後雩也雩而雨則但曰雩已而不雨
或旱而不雩則始曰旱經無建巳之月書雩者蓋魯之常
祭欤或一年而兩雩或一月而又雩者其旱甚欤然則書
以大書何也天子之雩王上帝諸侯之雩王山川星辰春
秋書大雩則魯人僭天子之禮而雩上帝矣然則成王賜
魯以天子之禮樂毋乃是欤曰誰為是言者吾夫子之言
則信若吾夫子之言則信
魯土田例
隱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　庚寅我入祊
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

僖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宣元年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十年齊人歸我濟
西田
成二年取汶陽田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
陽之田歸之于齊
襄十有九年取邾田自漷水
昭元年叔弓帥師疆鄆田　二十有五年齊侯取
鄆
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哀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
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　八年夏齊人取
讙及闡　齊人歸讙及闡
嗚呼隱桓之初諸侯具循有王室乎鄭莊以詐力行乎諸
侯專盟專伐宜不王室是顧行一不義則歙然有不能自
安之心未嘗的為之名正為之辭深自韜晦以蓋其不義
之夲雖天資之巧詐過人亦有所顧忌不敢直情而徑行
之也許田於魯為朝宿之地祊於鄭為湯沐之邑舊矣鄭
莊之請以祊易許田則隱公之八年也我既入祊而不鄭
予以許田鄭人不急不迫未嘗有辭我於者四年以周公
之原廟在彼魯人重以予之而鄭人亦重以請之也桓公

篡逆得國求寵於諸侯鄭生藉此為取田許之階不徒以
祊而以璧繼之不敢而以假名之假云者其始鄭往歆然
不能自安之心乎是時周室雖卑王制猶在一旦明天子
復行巡狩朝覲之礼祊魯不得而有而許田鄭亦不得而
有也我不曰假魯將以王室辭之嗚呼假之名其起於此
乎諸侯猶之畏王室者乎春秋猶是而書曰鄭以伯璧假
許田猶冀王室復行巡狩朝覲之礼也繻葛一敗不可收
拾天子亦聽諸侯之不敢復朝覲矣夫諸侯之主土為
上不可以尺寸取諸人亦不敢以尺寸予諸人春秋凡魯
取邑則書以貪人之有為罪魯喪邑則不書以失地為宗
廟之大辱也故內不書叛必書圍所以見其叛外不書取
必書歸所以見其取々不書歸必故然後言其取不以尺
寸予諸人者也外邑來歸則我書入以言其逆已邑來歸
則我不書入以見其頻不以尺寸取諸人者也嗚呼取必
無歸春秋書歸以幸之假必有歸僖公居常與許復周公
之宇其許諸田之歸于我歟春秋不書其諸書假則不必
書歸歟魯公受之至桓公而棄之春秋所以著其罪訟所
以嘉其功所可惜者周為天下共主聽諸侯土田之自棄
自復而莫之能也滔聖人望周之意缺然矣其於鄇田之
爭使劉單于子訟于晉閻田之爭執甘大夫襄以謝于晉

周尚如此何以化諸侯哉又安得韓穿一言而汶陽之田
不歸于齊

魯城築例

隱七年夏城中丘　九年夏城郎

桓五年夏城祝丘　十有六年冬城向

莊二十有八年冬築郿　二十有九年冬十有二月城諸及防　三十年春築臺于郎夏四月築臺于薛秋築臺于秦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左氏曰為管仲　羌氏曰魯西北有小穀城）

文七年春遂城郚　十有二年冬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宣八年冬城平陽

成四年冬城鄆　九年冬城中城　十有八年秋築鹿囿

襄七年夏城費　十有三年冬城防　十有五年夏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十有九年冬城西郛　城武城

昭九年冬築郎囿

定六年冬城中城　十有二年夏築蛇淵囿　十有四年城莒父及霄（此年無冬）　十有五年冬城漆

哀三年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四年夏城西郛　五年春城毗　六年春城邾瑕

嗚呼春秋內書城者二十有二其皆譏之乎大都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先王之制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先王之時也春秋非以其事時書則以其過制書得時與制而猶書之者所以重民力也夫先王建國諸侯受封之初皆有城郭以域其民豈必春秋而後為城築計歲月以久之風雨以頽之干戈矢石以馮陵之時葺其不完以為民備猶有先王之時與制在若乃凶年而城凶年而邑尤春秋之所大戒一年而侈役一役而兩城君子以為用民力之爲已悉矣城而帥師其寇將至不曰牖戶綢繆迨天之未陰雨耶興城造邑猶恐勞民築臺築囿何以爲役考十二公之行事獨僖公不興一城築不造一臺囿不敢輕用民力南門才一興役而仲尼之筆已爲於梁世之後此春秋責備賢者之深者也抑吾有春秋獨惧焉城郭之制此公侯所以扞城其民春秋以後皆大夫之私城其邑古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本大末小是以能同其民而無爭心叔仲與南遺致與而沒心歲費後來圍費墮費公室一大劳勳季孫叔孫帥師城郭至圍城之役定公親往竟不得墮防臧氏之邑乃大城之卒使武仲得以防要君而求後於魯武仲且尔又何議乎他成功而後魯多叛邑非末大不悼之契㮽人知有子而不知有鄭曲沃知有桒氏而不知有晉是瑕寇以兵而資寇以粮耳故大城國之害也國不可無城城不可無名民不可無利有社稷人民者盍於此乎念豈一一邑所能係其成敗存亡之數也哉

春秋提綱卷第九

春秋提綱卷第十

雜例門

魯宮室僭侈例

隱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

莊二十有七年秋丹桓宮楹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廄

僖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文有十六年毀泉臺

成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

定元年立煬宮　二年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嗚呼吾讀漢儒之記禮而深悲之成王周公之用心終不暴白於天下後世而伯禽亦為之誣也又其言曰成王命伯禽世祀天子禮樂故太廟象天子之明堂庫門象天子之應門後之讀記者亦曰成王以此命之魯也不知漢儒之為此說其原亂蓋自習春秋之陋也彼見夫春秋之於祭祀也則有郊禘之文於宮室也則有延廄南門雉門兩觀之書遂從而附會之謂魯人可得以用周禮不知春秋正議魯人之不得以用周禮也延廄法廄南門法門雉門兩觀皆非諸侯所有春秋一一是以新書之蓋譏其新必有譏其故者矣新者因其故而治之不損先公之惡其罪小新作者尽廢故其而復為之效尤先公之務其罪大先公之已知而改之以復諸侯之舊足矣或曰君子之言春秋不以毀泉臺之例譏之乎吁泉臺之築不至於僭先君為之已勿居之則可毀之則太甚若夫延廄南門雉門兩觀則有天子之制在豈得與先君泉臺比乎使魯有賢子孫毅言改之以復周公伯禽之法度以声四方諸侯之觀听春秋當何如其褒也縱不能改勿修可也今又新之以彰先君之惡春秋寧不責之為人之子孫者乎或曰又皐門有伉應門將將雖古公亶父猶為之諸侯為之無害也吁天不然皐應二門雖立于古公為諸侯之時逮武王克殷周公制禮遂定為天子宮闕之制豈有僭為天子之制而復毀之諸侯者此成王之所不當為而伯禽之所不敢受也考之春秋周公子孫不克守先代典籍不惟上紊天子宮闕之制其亦紊諸侯宗廟之制諸侯廟制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禮也成公六年立武宮夫非宮廟即遂有毀無立之意卒使意如無知敢僭春小人之謀禍於煬公以異非望之福逮定公立又為立宮以媚之宗廟舊制大為姦臣所破壞哀公何時桓僖之宮猶不之毀季氏擅國之私一至此乎不惟紊諸侯之制宗廟其又紊夫人祔姑之

制妾母有妾祖姑則祔于妾祖姑無妾祖姑則易牲而祔于礼也隱公五年則考仲子用諸侯之羽數而爲于妾母之宮經書曰初前此未之見也仲子別宮猶可僖公禘大廟致夫人則成風意得以祔于廟矣仲子之書宇由可文公之簡書夫人風氏薨矣我小君成風則妾母竟得以称夫人小君矣其後敬嬴定姒齊歸之例　且踵〻矣不知周公魯公娶於薛惠公娶於商自桓以下娶于齊其肯合食于廟乎嗚呼宮闈之制壞則君臣夷也宗廟之制壞則昭穆混也夫人祔姑之制壞則嫡妾均也其他丹楹刻桷之侈儀之不可來譏吾無譏焉猶曰魯曰東周礼也如是而爲東周礼也吾是以爲諸侯羞也吾是以爲世道嘆也

魯宮室災變例

桓有十四年秋七月壬申御廩災

僖十有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二十有五年五月西宮災

文十有三年大室屋壞

成三年二月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定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哀三年五月辛卯桓公僖公災　四年六月亳社災

嗚呼春秋之於宮室也非僭礼不書非志災不書災之餘而再役也亦不書御廩不無作也世室不無脩也新宮不無再營也考之春秋無復興役之文獨雉門兩觀災於定公二年之夏五而新作於二年之冬十月雉門兩觀則有再役而御廩大室新宮魯人不復爲之乎吁不然宜新不書必不宜新也而書之以見其侈宜作不書必不宜作也而書之以見其僭雉門天子之應門兩觀天子之外朝觀災不戒而又爲之君子謂定公於是乎棄王度矣書災則違者之罪魯先君當之也書新作則復者之罪魯定公當之也春秋之於室宮豈徒志災而已矣御廩而災非礼也新宮而災非地也夷伯廟震有隱慝也大室屋壞志不敬也西宮之災時室屋漏之地不可不謹也桓僖之災二家僭魯之私不可不禁也此猶可也至哀四年六月之亳社災天之變於魯豈小也哉昔武王克殷使諸侯皆置殷社以爲戒亳社災則奪天之鑒而魯亦隨之矣春秋志災再止於此矣嗚呼宣謝火則宣王中興之迹無復望於周亳社災則殷人已覆之車將復見於魯悲夫春秋之於宮室也豈徒志災而已矣

災異總例 魯災異水旱 魯災異下秋日災異附

魯災異上日食星變

隱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九年春三月癸

酉大雨震雷庚申大雨雪
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日有食之既　八年冬十月
雨雪　十有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莊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二十有六年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二十有
六年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年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僖五年九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十年冬大雨雪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二十有
九年秋大雨雹　三十有三年隕霜不殺草李
梅實
文元年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九年九月癸酉地
震十有四年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十有六
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宣八年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十有年夏四
月丙辰日有食之　十有七年六月癸卯日有
食之
成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六月丙寅朔日
有食之　十有七年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襄十有四年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十有五年秋
八年月丁巳日有食之　十有六年五月甲子
地震　二十年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二十
有一年九月庚戌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
日有食之　十有二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
食之　二十有四年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既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冬
十二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昭三年冬大雨雹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七
年夏四月甲辰日有食之　十有五年六月丁
巳朔日有食之　十年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
有食之　冬有星孛于大辰　十有九年夏巳
卯地震　二十有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
之　二十有二年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八月乙未地震　十有四年夏五
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一年十有二月
癸酉日有食之
定元年冬十有隕霜殺菽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
朔日有食之　十有二年十有二月丙寅朔日
有食之

哀三年夏四月甲子地震　十有三年冬十有一
月星孛于東方
魯災異下
隱五年九月螟　八年九月螟
桓五年秋螽　十有四年春無水 宜入前
莊六年秋螟　七年秋無麥苗　十有七年冬多
麋　十有八年秋有蜮　二十有八年大無禾
麥　二十有五年春秋有蜚
僖十有五年八月螽
文八年冬螽
宣六年秋八月螽　十有冬饑　十有三年秋螽
十有五年秋螽　冬蝝生饑
成元年二月無氷 宜入前
襄七年八月螽　二十有四年冬大饑　二十有
八年春無水 宜入前
昭二十有五年有鸜鵒來巢
哀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螽　十有三年九月螽
十有二月螽
水旱
桓元年秋大水　十有三年夏大水

莊七年秋大水　二十有四年秋大水　二十五
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三十有一年冬
不雨
僖二年冬十月不雨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　夏
四月不雨　六月雨　二十有一年夏大旱
文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七月　十年自正
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十有三年自正月不雨
至于秋七月
宣七年秋大旱　七年秋大雨
成五年秋大水
襄二十有四年大水
外國災異
莊十有一年秋宋大水　二十年夏齊大災
僖十有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十有六年春
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
宋都
文三年秋雨螽于宋
宣十有六年夏成周宣榭火
成五年梁山崩
襄九年春宋災　三十年甲午宋災

昭元年夏四月陳災　十有八年夏五月壬午宋
衛陳鄭災
嗚呼自漢以春秋附洪範而後世之言天也誣矣一災則一事之應一畢則一為之占其言天人相與者甚密而不謬者何休之觧春秋又祖其說而淺夔之嗚呼天乎君二三子之所見則小若不同春秋書災異而不言其故乎夫先事而至謂之異隨事而應謂之乎災春秋事應其存未嘗條而分之目而析之若漢儒之所言者日有食之不指其何物者缺其所不聞也孛入北斗必以有書者志其不嘗見也星隕如雨已隕之後其象為何隕若石宋方隕之初其物為何聖人未嘗不究其所以然而終不敢言其所以然為言之近於誣也聖人之重言天如此而況指某災某異而為某事之應哉隕霜不殺草畢輕也無冰燠甚也雨水冰寒甚也雨雹時或有之而大則為妖也震電雨雪天時之常而過則為災也其類如地震大災水旱之變為人君者盍引而自咎曰君道廢歟臣失職歟宮闈之不正歟民事多失和歟何變異之荐臻也意者兵役繁興而不務職歟宮室過盛而不知量歟不然何以至此春秋書災異而不言其故正欲人君廣修省以應天也雖然天之文異雖可憂物象之妖深可畏鸜鵒異禽也蜚南越之妖也蜚亦魯國之所無也有之則為異故春秋書之曰有蜚魯所有也有不為異而多則為異故春秋書之曰多麋螽蝝天下所多也多不為異而災則為異故春秋但書之曰螟螽蝝物又常為妖春秋謹之而又謹之者也或曰外災外異惟宋為多何耶宋魯乃赴吊相通之國其見於簡書宜密仲尼於宋其闕之祖父也最詳使紀有可得而書者春秋有可得而詳者石隕鷁飛盡必有不必告而告之者故春秋書外災外異莫詳於宋其它諸國至有廢興存亡不以告者矣災異於汗青者相望二百四十二年之春秋專書災異無一祥瑞之足言者何故春秋祥瑞不書惟有年所以為上瑞也吁桓宣之世兩書有年春秋以為瑞乎聖人以為喜乎以為憂乎盍思之

鄭莊公之後五世兵爭

按左氏莊公乃魯桓公十一年卒祭仲立公子突世子忽出奔衛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世子忽復歸于鄭是年九月鄭公突入于櫟七十年高渠彌弒昭公而立公子亹十八年齊人殺公子亹而轘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註云子儀也莊十四年傳瑕殺鄭子及二子而納厲公至此凡二十有二年始定

晉晉昭公子之後五世大亂

初晉穆侯以條之役生太子曰仇即文侯弟以千畝之戰生曰成師即桓叔按左氏於桓公二年傳載魯惠公二十有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弒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而立孝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以鄭人刑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又載曲沃王王命虢叛公伐曲沃立哀侯于翼七年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桓公二年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逐翼侯于汾隰夜獲之七年冬沃曲伯誘小子侯殺之八年伐翼冬王命虢仲立哀侯之弟緡于晉晉莊公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翼按詩孔氏曰在平陽絳邑縣東翼按詩孔氏曰在何東聞喜縣

夏五闕文

夏五者何穀梁曰傳疑也公羊曰無聞也杜預之辭左氏亦曰闕文也無聞則無文矣缺文則缺文矣傳疑者又何足以疑哉夏五而少繼之以月無疑也聖人於此既不難於一字之增而卒不敢者非有所不知也知而缺之者乃千萬世之信史也蓋春秋多缺文惟桓公之篇爲甚春秋之左氏多缺傳雖莊公之篇爲甚桓公五年甲戌乙丑求以丙日越也甲戌之下有脫簡耳四年之無秋冬七年之無秋冬非聖人削而去之也桓公之春秋多缺文矣左氏有經而無傳者尚多有之雖莊公元年以後太半失傳自十七年以後空一年之經而失傳或累數年之經而傳皆無之以迄于莊公之末擬有壁佚之最甚固不止如成公三年夏有之缺文也傳且如此況聖人之經乎況聖所脩之舊史乎宜夏五之缺矣夫子以前爲舊史之缺文夫子因之遂爲聖經之缺文史之所缺者聖人且不得而增經之所缺者今皆其可得而議之哉審考杜預之解左氏每遇缺文則曰史缺文也范甯之解穀梁每遇缺文則曰寧所未詳獨何休之解公羊以爲春秋皆無缺文雙字片簡偶有脫佚則曲爲說以附會于經桓十七年之五月不書夏則曰非缺文也月不係時者文姜不係之桓也僖二十八年之冬有壬申之日而無月則曰非缺文也日不係月者諸侯不係之周也昭十之無冬則歸咎於昭公之不郊定十四年之無冬則歸咎於季桓之受女樂夫焉遠矣而執金之人曰馬之失也職女之由此皆不近人情之論凡其缺文皆有論証至夏五不得其說則置然而不敢辭休也生平之技始窮矣然則春秋不書者其皆缺文乎隱十年之無政桓十有四年之不書王定元年書春王而無正

月若此者亦缺文乎若盡以夏五之外而例之則聖人必削之意隱矣李者之解釋經疑宜於此審訂之但不當如何休之附會以春秋皆無缺文至夏五不得其說以為後世笑

元年春王正月

孟子謂晉之乘楚檮杌魯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使孔子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孔子取春秋之名者取其義也蓋王者而後改元諸侯之改元非改也諸侯有世無年有某有某事則係於某王某年之下據隱公元年合書曰平王四十九年公即位今書曰元年春自改元矣

春秋之書舊史也韓宣子於朝公二年聘魯當時夫子年十有三見魯之史已名春秋迨夫子約魯史仍名之曰春秋蓋深有取於春秋之名之義微寓乎尊王之意舊史則未必知之而夫子則深取之也天子以年諸侯以時年雖魯國之僭而時乃夫子之授時天下諸侯之使同有夫子超古史而立法於元年而係時焉以見春秋一統之義魯雖可以無周之年終不可以無周之時書春王正月春王二月春王三月則一年皆不可無時則人亦不可以一日而無王夫魯改元亂也今書春秋而係以王見王者後天而奉天時書王而係以正見王者後天時書王而係以正

見王者猶能頒正朔於天下而諸侯必奉王者之正朔而後敢即位見魯亂而一王之法不亂也故書魯元年而平以春秋繫其年也不書周之紀年而書春者大周之一統也所以存周也觀春秋之二字即可以知尊王之義矣

夏正得天百王所同夫子六經皆用夏正周之時即夏之時也顏淵問為邦夫子曰行夏之時以夫子作春秋筆法也嗚呼千載而下誰能明聖人之心哉

元年春王正月

嗚呼春秋書春王正月或云夏正千載而後諸儒未有能決之者若以周正紀事則四時十二月之次更錯迭紊而天時不復正矣魯為春秋係年月日時之書若此哉盡夏正得天百王所同周家不沿夏殷之舊以子月為歲首天子闕明堂受朝賀布政令於四方周是月也若乃發授人時迷行水亭猶用夏為及家周書云惟十有一月既南至亦知商書所載惟元祀十有二月而四時十二月之次未嘗改也時所尚之歲首不同耳孰謂子月為周家之正月哉今按春秋書桓八年冬十月之雨雪傳十年之冬大雨雪或謂雪之失時為災不知雨雪政不在災異之例也水旱螟蝝之變大饑無麥苗無麥禾之書聖人畏天災憂人窮也至矣書雨雪為嗣歲之喜也此說得之湖南馬氏或

曰子謂冬月之雨雪則春秋之常事不書雨雪於冬常事也此何以書曰二百四十二年而兩書雨雪其可以為常乎兩書有年則其它公私不足之年多兩書雨雪則其他公陰陽錯繆之年多大抵古人所謂周多燠年之說不妄也若三月大震電大雨雪則春秋始以災異書矣僖公三十三年冬十二月隕霜不殺草或謂十月之隕霜不知十月之氣始盛雖不殺菽亦不為異季冬之月此謂何時霜不殺草乃所以為異定公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或謂十月無菽此八月之隕霜也不知中元之菽亦有晚種者詩云歲聿云莫乎肅穫菽則周家以十一月為歲首而十月乃歲聿之莫矣若謂十月無菽而推八月有之則八月豈歲莫之時乎考之春秋比比皆然何必如公羊左氏易特易月而後為是哉或又曰周官有正歲正月之異子何以正歲之必在子而正月之必在寅曰正歲直周人所尚之歲首矣正月則四時十二月之次於歲首無與焉豳詩之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嗟我父子曰為改歲則正歲之在子而正月之在寅明矣若謂正月之必在子則豳特於周家正朔何故不稱正月而變其文謂一日之我左氏謂正月為周正主於天策鶉奔之謠不能不用夏杜預專以周正釋春秋至於至終老人甲子之說不能不用夏則夏正乃萬古不易之時商周改之而不可改秦人去之而不可去左氏杜預諸儒欲不用而終不可不用天子正恐後世疑周家之正月在冬之十一月故曰春王正月則乃春王之正月也夏正乃百王之所同也被春秋之於春秋孔安國之於書鄭康成之於詩尚區區守周正之說吁歲矣吾不攻而自破矣

夏正得天

火心星也天子明堂之謂也大火之行於天每歲十二月十一月迭移於它次惟正月不還乎建寅盖建寅之月乃天子坐明堂布政令於四方上奉天王下授人時皆是月也所以充典旁頭便以敬授人時為弟一義以見寅之月為百世法正夫子作春秋意也天且不還而况於人乎

獲麟解

嗚呼獲麟二字三家以下言之愈多聖人之心愈不可得而見春秋奈何以獲麟終乎孫子適晋將齊何闕殺竇鳴犢而止為世乱謀勝禍之将及人也故春秋之作夫子有知我罪我之歎定哀之世微乱肆為多聖人危行言孫之意大不獲已也然則奈何終於獲麟或者以麟為瑞應不知麟之自出乃太平之瑞王者之應今不得深藏遠思於

山林之間而及因獲於虞人失物之性安得為瑞夫春秋書狩即狩據未有不志其地今但曰西狩則窮國以西遠獵所至雖麟不獲免焉麟人獸也仁人君子之象也感獲麟而絕筆其聖人道世無憫之意乎其聖人以天何言自處者乎故春秋止於獲麟吁此春秋一字之旨而聖人千載之心舊云伏羲獲麟可作而舊本重云異乎其章

魯論一書聖人於門人問答之際詳於詩書執禮而略於易與春秋何也蓋易為窮理盡性至命之書不敢輕與後人曰五十以學易乃夫子之自道未嘗以是經詩學者也至於春秋乃一王之法不為不敢輕以語人絕無一言片辭及於春秋之称又何也考之二十篇之中皆春秋褒貶之大法意及之而辭不及之者筆削關於万世之是非予奪示於當時之善惡使其書出於夫子之時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則世之人將有甚於叔孫武叔者矣故春秋之授非私淑之門人不得以與於此也及觀孟子始益信余言之不謬孔子之論春秋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孟子取之又繼之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蓋孔子絕筆於哀公之十有四年下至孟子當年公之世已一百六十餘年若以三十年為一世而論孟子至世始五世矣春秋所褒而謂之君子者其澤固至是而斬春秋所貶而謂之小人其澤亦至是而斬雖有子孫服屬已盡其好惡消其是非定春秋之書可以出矣孟子敢不猶以斯道為己任則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但以春秋之學私淑之人也世皆以左丘明親授經於聖人不知左氏之傳皆事迹耳春秋褒貶大義惟孟子為得其正傳也觀孟子以謂春秋無義彼善於此之謂此非獻於春秋乎春秋天子之事之語此非深得於春秋者乎則春秋為夫子身後之書為孟子之德其正傳也韓昌黎答張籍亦以言孔子之作春秋也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其書出焉所以慮患之道微矣如斯言也余或獲麟之辞豈不信哉

論左氏

余嘗論三傳之異同於殺於左氏惜焉公穀但釋經而已春秋所無公穀不可得而有春秋所有公穀亦不可得而無左氏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義其事與辭過公穀遠矣獨惜春秋所有者或無而無者反有褒貶之義猶未之見焉齊桓晉文其

功誠足矣孫伯必起其侵曹侵蔡伐衛之由則有功吾者易以見疑楚虔之暴晉三郤之專其罪皆是以殺身必起其見殺之由則為惡者辭以自解滅譚則曰譚不礼焉滅遂則曰遂人不至滅舒鳩則曰舒鳩率叛大之加小何患無辭必起其見滅之由則滅人之國者皆可以無罪故傳之顛末大抵類此乃若言鑿取泰言經取晉卜筮占候相人之法事事奇中借曰術家之流勿論至於君子覘人亦曰萊氏先亡趙盍不復年今茲宋公與叔孫皆将死覘人之國亦曰虞不臘不五稔楚不十年若因有鬼神發之者吾是以未敢深信也蓋左氏之長博采諸国之記而為之傳沿流泝源使季春秋有所証左氏一失張本春秋之事而為之辭枝幸棄夏使季春秋首易以疑陳桓公尚在而先牽桓公之謚鄭洩駕無諸樊已死而尚見洩駕諸樊之人此皆左氏浮誇之過而不自覺且其載鑿巫卜筮占候相人之法於聖經何與我雖然論聖人之謹嚴則左氏於春秋為有過論公羊之短則左氏於春秋於有功宰咺歸賵三傳未有載惠公仲子之詳者左氏獨言之吾是以知仲子之為功鄭伯克段二傳未有以發祭仲子封言之者左氏獨詳之吾是以知鄭伯之心此頗有功於天下後世者不少微左氏吾何以知春秋我余又謂左氏之誇固可

惜杜氏之陳深可罪杜之釋傳阿媚取容有不可曉動曰經誤預聖門之罪人左氏之面友也余亦嗜左氏者人知杜譏之謏則知吾憲言之忠

春秋提綱卷第十 終

春秋經傳闕疑四十五卷

（元）鄭玉撰

明師山書院鈔本

春秋經傳闕疑四十五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元鄭玉撰。玉事蹟詳元史忠義傳。其體例以經爲綱、以傳爲目。敘事則專主左氏、而附以公穀。立論則先以公穀、而參以歷代諸儒之說。經有殘闕、則考諸傳以補其遺。傳有舛誤、則稽於經以證其謬。大抵平心靜氣、得聖人之意者爲多。所著師山集中有屬王季溫刊春秋闕疑書、至被執就死之時、惟惓惓以此書爲念。蓋其平生精力所注也。其序謂常事則直書而義自見、大事須變文而義始明。蓋春秋有魯史之舊、又有聖人之特筆。不可字求其義、如酷吏之刑書、亦不可謂全無其義、如史官之實錄。又曰、聖人之經、辭簡義奧、固非淺見臆說所能窺測。所以歲月既久、殘闕滋多、又豈懸空想像所能補綴。與其通所不可通、以取譏於當世、孰若闕其所當闕、以俟知於後人。其論皆洞達光明、深得解經之要。故開卷周正夏正一事、雖其理易明、而意有所疑、即闕而不講、愼之至也。昔程端學作春秋本義等三書、至正中官爲刊行、而日久論定、人終重玉此書、豈非以玉之著書主於明經、以立教端學之著書主於詆傳以邀名、用心之公私迥不同哉。玉字子美、歙縣人。元末除翰林待制、以疾辭。明兵入徽州、守將迫之降、玉不屈死、與宋呂大圭及同時李廉均可謂能明大義、不愧於治春秋矣。明郎瑛七修類稾乃謂玉既不受元爵、自當仕明、謂之當生而不生。其說殊謬。伯夷叔齊豈嘗受殷爵哉。瑛所云云、所謂小人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者也。

春秋經傳闕疑序

嗚呼夫子集羣聖之大成春秋見夫子之大用蓋體天地之道而無遺具帝王之法而有徵其於事也可以因則因可以革則革其於人也可以褒則褒可以貶則貶其為綱也則尊王而賤霸內夏而外夷其為目也則因講信脩睦救災恤患之事而為朝覲聘問會盟侵伐之文其主意也則在於誅亂臣討賊子其成功也則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撥亂世反之正損益四代之制著為不刊之典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之者知其與天為一罪之者罪其以匹夫而行天子之事又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故易詩書言其理春秋載其事有易詩書而無春秋則皆空言而已矣是以明之者堯舜湯武之治可復昧之者桀紂幽厲之禍立至有天下國家而不知春秋之道其亦何以為天下國家也哉然在當時游夏已不能贊一辭至於三家之傳左氏雖若詳於事其失也誇公穀雖或明於理其失也鄙及觀其著作之意則若故為異同之辭而非有一定不可易之說兩漢專門名家之學則又泥於災祥徵應而不知經之大用唐宋諸儒人自為說家自為書紛如聚訟互有得失程子雖得經之本旨惜無全書朱子間論事之是非又無著述為今之計宜博採諸儒之論發明聖人之旨經有殘闕則考諸傳以補其遺傳有舛訛則稽諸經以證其謬使經之大旨粲然復明於世昭百王之大法開萬世之太平然後足以盡斯經之用而玉也非其人也間不自揆嘗因朱子通鑑綱目之例以經為綱大字揭之於上復

以傳為目而小字疏之於下叙事則考於左氏而附以公穀合於經者則取之主論則先於公穀而參以下之歷代諸儒之說合於理者則取之其或經有脫誤無從質証則寧闕之以俟知者而不敢強為訓解傳有不同無所考據則寧兩存之而不敢妄為去取至於誅討之事尤不敢輕信傳文曲相附會必欲獄得其情事盡其實則以經之所作由於斯

也其他常事則直書而義自見大事須變文而義始明蓋春秋有魯史之舊文有聖人之特筆固不可字求其義如酷吏之刑書亦不可謂全無其義如史官之實錄也聖人之經辭簡義奥固非淺見膚說所能窺測重以歲月滋久殘闕惟多又豈懸空想像所能補綴與其強通其所不可通以取譏於當世孰若闕其所當闕以俟知於後人程子謂春秋大

義數十炳如日星豈無可明之義朱子謂起頭一句春王正月便不可解固有當闕之疑王之為是書也折衷二說而為之義例所以辭語重複不避繁蕪者蓋以常人之心窺測聖人之意雖費辭說猶不能達其意也況敢略於言乎然將以備遺忘便檢閱而已非敢謂明經有傳後世也觀者幸恕其僭至正十五年秋九月朔新安鄭玉序

春秋經傳闕疑卷之一

新安後學鄭玉纂集

春秋

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謂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杜氏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　愚謂孔子之脩春秋假一國之史書寓百王之大法至於其名則因其舊而不易所謂述而不作者也然不觀諸天地不足以知春秋之原不觀諸春秋不足以見聖人之用蓋一生一殺而歲功成者天地之主神一賞一罰而治功成者聖人之能事錯舉四時以為名者聖人未脩之春秋魯史之舊文也法諸天地以主義者聖人已脩之春秋帝王之大法也但聖人之經詞簡義深本非後世儒者所能測識然聖人之意本欲使与魯史並行學者求事之本末於史而觀理之曲直於經也史則如今世史人之文案經則如前代王者之朱書惜乎魯史不存猶賴左傳可以考其大槩然意左氏當時所見魯史已無全文故於其殘闕則妄為之說以補之是以間有本末顛倒是非錯繆之失而經之微旨不可復見此春秋之大恨也

隱公

公名息姑惠公之子姬姓侯爵自周公之子伯禽始受封於魯至公十三世平王四十九年即位諡法不尸其位曰隱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楊龜山曰春秋之時詩未嘗亡也黍離降為國風則雅亡矣雅亡則無政春秋所為作也　愚按詩自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平王東遷正在雅亡之後攜蕩陵遲至于老死不能中興所謂王者之迹熄矣聖人於是託始於隱公而作春秋焉

元年

公羊氏曰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高氏曰歲在己未是隱公之始年周平王之四十九年也人君嗣位必逾年稱元者自古天子諸侯皆然非仲尼作春秋始為法法也然諸侯嗣君得有其年不得有其正、朔必禀於天子故仲尼因魯史脩春秋以正月繫之王而元年繫之魯也董仲舒曰謂一為元者示大始欲正本也一元既建累而數之為國之久新歷年之多

少顯然可見矣自稱王改元年漢文因之改後元年
孝武又因事別建年號後世帝王遂因襲之數年一
改以為美事乃以改元之多寡為享國之久長或於
一歲之內有改元再三者又一國之中有前後重複
者甚至於不待逾年而自改元又復有改年為載者
斯皆率意妄作又豈知春秋書元之義乃万世不易
之法乎 愚按孔子之作春秋所以記天下諸侯之
事而非一國之史雖用周以紀元可也蓋周有一代
之定制所謂時王之法孔子安敢置可否於其間惟
託之於魯然後可以損益三代之禮因四王之下時

事而為万世之法也然則春秋寓夫子所以為治天
下後世者特託魯史以成文爾

春王正月

公羊氏曰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
乎王正月大一統也穀梁氏曰雖無事必舉正月謹
始也程子曰春天時正月王正書春王正月示人君
當上奉天時下承王正明此義則知王與天同大而
人道立矣高氏曰夫春者天時也正月者王正也知
王正月之為春則知王道卽天道矣春秋同王命以
正王道稱天王以奉天命故先書春王正月而二百
四十二年之事皆天理王道也謝氏曰人君以政率
天下正天下始於是月故年之一月謂之正月有德
然後有政有年然後有月故聖人以元起年以正起
月張氏曰示一統於此而禮樂征伐之專者以此而
正焉此元年春王正月所以為謹始之書也胡氏曰
正以次王、以次春乃立法創制裁自聖心無所述於人
者非冊之舊文矣 愚按春王正月或曰夏正或曰
周正或曰以夏時冠周正考之於經終無定說姑闕
之以俟知者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故為蔑之盟 張氏曰魯侯
爵而稱公者臣子之辭夫子魯人也書他國諸侯侵
伐盟會則從其本爵而魯獨書公蓋父母之邦從臣
子所稱所以崇敬也穀梁氏曰及者何內為志焉爾
公羊氏曰及猶汲汲也程子曰盟誓以結信出於人
情先王所不禁也盟而不信則罪也諸侯交相盟誓
亂世之事也凡盟內為主稱及外為主稱會在魯地
雖外為主亦稱及彼來而此及之也兩國以上皆稱
會彼盟而往會之也邾附庸國邾子克字儀父附庸
之君例稱字同王臣也夷狄則稱名降中國也謝氏

曰諸侯敎命晉受之王而違之民也禮樂不敢擅出
禁令不敢擅行制度不敢擅革臣子之道也春秋之
亂列國諸好脩令不復請命天子而擅相為盟上命
由此不行而王綱由此壞矣凡書盟以罪諸侯之專
也脩德礼明信義正法令大國得小國之道也德礼
脩而小國懷信義明而小國服法令適宜而小國畏
又奚待盟約相要而後協哉春秋之亂諸侯好脩令
不正其本而劫之以盟誠意由此不明而邦國由此
不親矣凡書盟以示諸侯之失道也高郵孫氏曰盟
會則以主會為首侵伐則以主兵為首所以重其之
也臨江劉氏曰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
及五十里附於諸侯曰附庸 愚按元年為蔑之盟
七年為伐邾之舉比事而觀善惡著矣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
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
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
邑也虢叔死焉佗邑惟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
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
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

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
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
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
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
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
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
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
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
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
而悔之○穀梁氏曰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
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甚鄭伯也
程子曰鄭伯失為君之道無兄弟之義故稱鄭伯而
不言弟克勝也言勝見段之強使之強所以致其惡
也不書奔義不繫於奔也楊龜山曰其始畏父母諸
兄之言所謂小不忍也而卒害之其為言曰多行不
義必自斃又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其弗制也姑縱其
惡也書曰鄭伯克段于鄢則克段者鄭伯而已非國
人所欲也胡安定先生曰鄭伯兄也不能教弟之養

成其惡是兄不兄弟不弟故聖人書以交譏之家氏
曰鄭莊始也從母之命封段於京以是爲孝卒之以
段之故禁母於潁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孝安在焉
使鄭莊於請制請京之時裁之以義諭之以禮感之
以誠與其所當與勿與其所不可與則段不至於逆
公不煩於討而鄭無事矣吁惟知孝弟之道者而後
可以語此吾於鄭莊何責　愚謂姜氏欲之焉避害
之言莊公固不能諫其母也然不能勝母者情也制
之以禮者義也聖賢於此要當舍禮法縱情欲而陷
其親於不義乎亦必有道也孟子曰仁人之於弟也

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使鄭伯之於段
如舜之於象封之有庳使吏治之而段不得有爲則
段長有京城而鄭無患矣豈有置姜氏於城潁之禍
哉此所謂從父之命爲非孝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公羊氏曰賵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穀梁氏曰乘馬
曰賵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高郵孫氏曰仲
子者惠公再娶之夫人不曰夫人而繫之惠公者不
正其夫人故從夫以別之見失禮者夫也仲子卒於
春秋之前天王皇是而來賵之耳程子曰王者奉若
天道故稱天王其命曰天命其討曰天討盡此道者
王道也後世以智力把持天下者霸道也春秋因王
命以正王法稱天王以奉天命夫婦之倫之本最當
先正春秋之時嫡妾僭亂聖人尤謹其名分男女之
配終身不變者也大夫而下內無主則家道不立故
不得已有再娶之禮天子諸侯內職具備后夫人七
可以攝治無再娶之禮以夫人禮賵人之妾不天亂
倫之甚也然春秋之始天王之義未見故不可去天
而名咺以見其不王胡氏曰王朝公卿書官大夫書
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仲子惠公之妾爾以天

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是加冠於屨人道之大經拂
矣夫天王紀法之宗也六卿紀法之守也議紀法而
脩諸朝廷之上則與聞其謀領紀法而行諸邦國之
間則專掌其事而承命以賵諸侯之妾是壞法亂紀
自王朝始也春秋重嫡妾之分故特貶而書名以見
宰之非宰矣程氏學曰成風之喪六妾母也王使榮
叔歸含且賵王使召伯來會葬俱不稱天者以明無
天道已前之所以書天者不如是無以見王者當奉
若天道後之所以去天者不如是無以見弗克若天
也春秋謹嚴大法可見　愚按春秋之前王未有稱

天者王稱天王春秋立法創制聖人之特筆也天子而知此則必以天自處而不敢自輕諸侯而知此則必以天事王而不敢自肆此則春秋以天書王之意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胡氏曰內稱及外稱人皆微者其地以國宿亦與焉微者盟會不志于春秋此其志者有宿國之君也凡書盟者惡之也或曰周官有司盟掌盟載之法詛祝作其詞王府共其器戎右役其事

太史藏其約蘇公亦曰出此三物以詛爾斯夫盟以結信出於人情先王猶不禁也而謂凡書盟者惡之可乎曰盟以結信非先王所欲而不禁逮德下衰欲禁之而不克也春秋之時會而歃血其載果掌於司盟猶不以為善也又况私相要誓慢鬼神犯刑政以成傾危之習乎謝氏曰元年及宋人盟十年伐宋敗宋師盟不足以結鄰可知也故人君務脩刑政以服四隣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左氏曰非王命也穀梁氏曰來者來朝也其弗為朝何也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聘弓鍭矢不出境埸束脩之肉不行境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胡氏曰人臣義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所以然者杜朋黨之原為後世事君而有貳心者之明戒也謝氏曰春秋首棄祭伯之朝而王臣擅命私交之罪著矣

公子益師卒

程子曰諸侯之卿必受命於天子當時不復請命故諸侯之卿皆不書官不與其為卿也惟宋王者後得自命官故獨宋卿書官卿者佐君以治其國其卒國

之大事故書於此見君臣之義矣或日或不日因舊史也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脩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程子曰周室既衰蠻夷猾夏有散居中國者方伯大國明大義以攘斥之義也其餘列國慎固封守可也若與之和好以免侵暴非所謂戎狄是膺所以容其亂華也故春秋華夷之辨尤謹張氏曰惠公與之有好既失之矣隱公明內外之辨脩我政而絕其好會可也不能絕之而與盟於後故於此書曰會戎所以譏隱公降國君之尊

失中國之重不脩撥亂以啓其猾夏之階也高氏曰
隱公居喪未會諸侯于王朝而先与我會是誠何心
哉及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則魯
會戎盟適所以貽王室之患耳此春秋之所誅也謝
氏曰禮時見曰會則無非時者會以訓上下以正班
爵以叙長幼則會無非事者春秋之世強凌弱小役
大諸好無節出師無義搆事者若午交興畏命者奔
走不息故列國欲相親則為會欲求盟則為會欲合
衆則為會以致勞民竊財棄國弛政紛然會于兹境
之閒凡書會以罪諸侯之非法也結之以恩懷之以

德綏戎之道也人君為當屈辱於戎哉隱公欲修好
而与戎會于郊弱邦國之勢啓夷狄之心適以招患
而已春秋書會戎于潛以示諸侯御戎之失道也治
政中國為善人材中國為強甲兵中國為利脩此以
待彼而四夷莫敢不服況於一戎之小乎故有國家
者患內不脩不患外不順患內不強不患外不畏

夏五月莒人入向

莒子取于向〻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
還○胡氏曰莒子娶于向〻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
向以姜氏還此所謂捜也春秋書曰莒人入向此所
謂斷也以事言之入者逆其國都以義言之入者逆
而不順莒稱人小國也張氏曰莒以一婦人之故擅
興兵入人之國都王法所當誅也家氏曰夫婦人倫
之始國君所与共承祭祀刑家以治其國者也向姜
不安莒是必有故莒子當知所以自反今也遽以兵
入人之國都而奪其去妻以還此非還妻之道也

無駭帥師入極

司空無駭入極費庈父勝之　程子曰古者卿皆受
命於天子春秋之時諸侯自命也賜族者則書族不
書者未賜也謝氏曰師大衆脅小國以大衆入小國

殘虐之大者也方是時天王無討罪之威方伯連帥
無致伐之義故莒人無駭肆虐而弗能正向極小國
被害而弗能救也觀莒人入向無駭入極而上下不
知治罪可見矣樸鄉呂氏曰自僖以前書大夫帥師
者九自文而後書大夫帥師者百有八焉世有相去
略同而帥師之多寡不侔若是蓋其始也大夫之專
權猶審其終也則視以為常也矣然則無駭其始歟
據事直書義自見矣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戎請盟秋盟于唐復脩戎好也　程子曰戎猾夏而

与之盟非義也程氏學曰諸侯与中国盟誓已曰不可况與戎狄歃血要言哉胡氏曰前此盟不日盟于唐書日莅之也高氏曰唐我地彼來而我及之也謝氏曰戎狄嗜好無厭其有求也不正以義不結以威彼將肆其所欲則吾將有所不堪隱公既与戎會于潛又與戎出盟于唐其不能制戎可知也會與之相見而已盟則以事相要非特相見也与戎歃血要言非特不能制戎也又將受制於戎矣故戎不難治也中國自輕然後戎見陵中國自強然後戎不為寇恐挑春書會戎于潛秋書盟戎于唐所以責魯者至

矣比事而觀使魯能辭潛之會則無盟戎之辱既無盟戎之辱又安有戎伐凡伯于楚丘之禍哉然則隱公能守周公魯公之舊法戎狄是膺豈惟魯無戎狄之患王室亦且尊安矣此春秋於盟戎之事所以深罪中国而不責夷狄也

九月紀履緰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杜氏曰裂繻紀大夫公羊氏曰女在其国称女在塗称婦入国称夫人婦人謂嫁曰歸何以不称使婚礼不称主人何以書譏不親迎也穀梁氏曰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胡氏曰魯哀公問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為宗廟社稷主君何謂已重乎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于梁不顯其光則世子而親迎也韓侯娶妻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則諸侯而親迎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夫婦人倫之本也逆女必親使大夫非正也入春秋之始名寧咺歸賵以譏亂法書裂繻逆女以志變常數妾之分定矣大昏之礼嚴矣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程子曰闕文也胡氏曰甲戌己丑夏五紀子帛莒子盟于密之類或曰本據舊史因之而不能益者也或

曰先儒傳受承誤而不敢增者也闕疑而慎言其餘可矣必曲為之說則鑿矣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程子曰薨者上墜之聲穀梁氏曰夫人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胡氏曰邦君之妻國人称之曰小君卒則書薨以明齊也先卒則不書葬以明順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入春秋之始於子氏書薨不書葬明示大倫苟知其義則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

鄭人伐衛

元年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至是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　程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之時諸侯擅相侵伐舉兵以侵伐人其罪著矣春秋直書而責常在被侵伐者蓋彼加兵於己則當引咎自辯喻之以禮義不得免焉則固其封疆告于天子方伯若忿而與戰則以與戰者為主處己絕亂之道也衛服故不戰衛服可見矣鄭之擅興戎王法所不容也謝氏曰伐討罪之詞也侵則以彼犯此〻犯彼也故春秋之兵執言討罪為伐無名攻掠為侵雖然以義伐不義者治國之伐也以不義伐不義者亂國之伐也春秋以義行伐者寡矣若夫彼善於此惡有重輕則觀乎其事而得失見矣胡氏曰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　愚按春秋所書侵伐皆因當時出師之名而錄之耳非有所予奪於其間也若曰因侵伐以寓褒貶之意則征伐自天子出非諸侯之所得專也然則春秋凡書侵伐皆罪也至於齊晉伯業之盛衰則或間有微意焉夫衛人黨惡伐鄭以取廩延固不為無罪元年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亦足以聲其罪矣故春秋不書以責衛也至

是不由王命而又興師以伐衛則已甚矣故春秋書之以罪鄭也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程子曰月王月也事在二月則書王二月在三月則書王三月無事則書時書首月蓋有事則道在事無事則存天時王朔天時備則歲功成王道存則人理立春秋之大義也日有食之有食之者也更不推求何者也太陽君也而被侵食君道所忌然有常度灾而非異也臨江劉氏曰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史之記失也謝氏曰日食天變之大者也天人一氣故人事與天變相應猶影響相隨日變見于上則人事沴于下人君不知恐懼修省則禍敗至矣周之衰時日非無食也所以上下順治而無患者蓋德之君能使人事不隨日食更變而已故日食一也德足以弭變則災害消德不足以弭變則灾害起故春秋日食必書以為人君警惧之戒胡氏曰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而有食之灾咎象也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其應弗克畏天災咎之來必矣　愚謂不曰日食而曰日有食之者有者自外至之詞蓋陽弱而陰來食之也然則陽氣弱則陰得以食之君德衰則

臣得以干之矣此有食之之謂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穀梁氏曰高曰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以其在民上故崩之程子曰崩上墜之形四海之內皆當奔赴魯君不往惡極罪大不可勝誅不書而自見也胡氏曰諸侯為天王服斬縗礼當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今平王崩周人來訃而隱不往是無君也謝氏曰天王非遐王室變故之大者也諸侯以臣事君猶以子事父其聞赴也近者當奔喪遠者當會葬臣子哀痛之情也周衰列国朝聘不脩征伐自擅告戒不以王命而專盟出入不以王事而專會臣子之礼掃地盡矣故天王之崩也喪不奔葬不會或以卿往而身不行或以微臣往而卿不出春秋或書卿會葬或書葬不書卿或書崩不書葬或崩葬皆不書著諸侯不臣之罪也襄王之葬叔孫得臣如京師景王之葬叔鞅如京師魯以卿會葬也桓王匡王簡王之葬不書卿者魯以微臣會葬也平王惠王定王靈王不書葬者魯不會葬也莊王襄王頃王崩葬皆不書者王室微弱不能赴諸侯驕亢不往會也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左氏曰君氏卒聲子也不赴於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為公故曰君氏穀梁氏曰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尹氏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之也於天子之崩為魯主故隱而卒之公羊氏曰其稱尹氏何譏世卿非礼也　愚按二說不同未知孰是姑闕之以俟知者
秋武氏子來求賻
王未葬也　公羊氏曰武氏子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武氏子者何譏父卒子未命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穀梁氏曰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為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辞也交譏之程子曰武氏王之卿士稱武氏見世官天王崩諸侯不供其喪故武氏子徵求于四国書之以見天子失道諸侯不臣也胡氏曰古者君薨諒陰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夫百官總己以聽則是攝行軍國之事也以非王命而不稱使所以謹天下之通喪而嚴君臣之名分也張氏曰仲子之喪宰咺歸賵而平王之喪隱公不奔不勝誅為政於王室者不

能輔王以奉政刑而遣使不求於列国春秋書之以
見其褻禮失政取輕天下文武之澤斬然矣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与
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
以沒先君若問与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
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群臣願奉馮也公曰
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
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
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八月庚

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　高氏曰凡外諸侯卒書名
降於天子也不曰薨異內外也先儒謂天子曰崩諸
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是不然天子至尊天下
共稱曰崩可也諸侯曰薨則本国臣子之詞至於赴
告雖大夫以至士皆曰不祿史官書之亦皆曰卒亦
豈得定配以為品例耶後世遣国諱身之作史凡有
爵位之臣皆書曰薨失春秋之法程子曰古山度弔
講好脩睦隣国之常禮人情所當然諸侯之卒与国
之大故來告則書胡氏曰外諸侯卒因史承告而後
書聖人皆存而弗削而交隣国待諸之義見矣高鄭

孫氏曰春秋記外諸侯之卒百三十有三无名者十
或即位之初不以名赴或史失之未可知也必若以
盟會求之則未嘗与者五十有二而不名者九耳此
未可通也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尋盧之盟也　程子曰天下無王諸侯不守信義數
相盟誓所以長亂也故外諸侯盟來告者則書之胡
氏曰外盟會常事也何以書在春秋之亂世常事也
于聖人之王法則非常也有虞氏未施信于民而民
信夏后氏未施敬于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

周人作會而民始疑子曰大道之行与三代之英丘
未之逮也而有志焉諸侯會盟來告則書而弗削者
其諸以是為非常之典而有志于天下為公之世乎
陳氏曰此特相盟也書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醎以
志諸侯之散吳氏曰諸侯之离合而伯者之事興
癸未葬宋穆公
程子曰諸侯告喪魯往會則書高氏曰不稱宋葬穆
公而稱葬宋穆公者據我而言葬彼也謝氏曰書葬
書卿者見魯以卿往會葬也書葬不書卿者七十有
四衆会而非卿也書卒不書葬者三十四彼告而魯

不会也諸侯壤地相接邦事相交其相見有朝聘之歡其相親有婚姻之好其情可謂睦矣其卒而告於也以瞩時相恤以固鄉会葬隣国之礼也春秋之時弱附強大軽小其弔問哀恤非以誠意也一視国勢強弱為之而已矣其勢盛者其情親而礼隆其勢微者其情疎而礼畧方是時小国之葬非特不以卿会也棄而不視者有之矣故卒而葬、而遣卿者皆大国也卒而不葬、而非卿者皆小国也春秋或書卿或不書卿或書葬或不書葬而諸侯特大忽小斁閔隣好其恩見矣葬称謚志善惡也称公臣子辞也葬

者藏也既葬則亡者不可得見也所不没者善惡而已矣故諸侯則称謚礼諸侯請謚于天子公一国之善惡而為之力勸也周衰列国謚號皆本国臣子以私意為之其爵皆以公尊之故諸侯謚皆称公春秋之法其卒也書公書侯書伯書子書男以正王爵書名書卒以正臣職其葬也書謚書公以明侯国僣礼君臣上下其分不可不辨也正其體於始死之時誅其僣於已葬之後而君臣上下之分明於卒葬之間矣 愚謂卒以外赴書葬以魯会書不卒則是外不赴不葬則是魯不会也初無其義故君不葬多因国乱不往会耳傳者見礼有讎不報則服不除不葬之文遂云賊不討欵不書葬殊不知讎不报不葬者臣子之私情學必報也会則必書葬者隣国之常礼史之實文也謂呉楚之君避其號而不書葬理或然也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穀梁氏曰言伐言取所恶也啖氏曰凡先書伐国下書取邑者明取本国之邑也趙氏曰凡力得之曰取不受取也高氏曰杞二王之後武王克商求夏之後得東婁公封之于杞待以賓礼雖天子猶不敢臣也而莒人敢以兵伐其国奪其先公所守天子所封之

分地王法所当誅也程子曰諸侯土地有所受之伐其罪而奪取其土惡又甚焉謝氏曰春秋取邑取田皆謹而書之所以著其亂也春秋无仁義之師其侵伐以争田土以復仇怨以逞威虐而已牟婁杞邑也伐杞而取牟婁則莒人非以討罪為心也利其土田而已恶之大者也胡氏曰上二年莒人擅興兵入向而天討不加焉至是伐国取邑其暴益肆矣

戊申衛州吁殺其君完

衛莊公娶于斉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媯生孝伯早死其

娣戴媯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
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
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
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
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
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
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
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
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
不可桓公立乃老至是衛州吁殺桓公而立　程子

曰自古篡弒多公族蓋自謂先君子孫可以為國君
人亦以為然而奉之春秋于此明大義以示萬世故
春秋之初弒君者多不稱公子公孫蓋身為大惡自
絕於先君矣豈復得為先公子孫也古者公族刑死
則死服況弒君乎大義既明于初矣其後弒立者則
皆以屬稱或見其以親而寵之太過任之太重以至
于亂或見其天屬之親而反為寇讎立義各不同也
春秋大率所書事同則辭同後人因謂之例然亦有
事同而詞異者蓋各有義非可例拘也謝氏曰公子
州吁嬖人之子也緣君之寵干紀亂法而桓公不得

正東宮以繫國人之心州吁敢逆之萌兆于此矣夫
嫡庶貴賤天下之定分也庶陵嫡賤易貴上不可以
承宗廟下不可以聯族屬亂之大者也州吁以體則
非嫡以位則非貴其出而爭國緣公子之寵而為之
也恃子孫有繼承之道而為之也故其肆逆也春秋
奪其公子所以黜其不正也所以絕其親而誅之也
所以杜後世爭奪之心也觀州吁謀奪公子而聖人
討亂誅逆之意明矣世子國之根本位不正則不隆
則亂生莊公寵嬖孽以陵嫡貴致世子之位不定而
州吁起爭國之心觀州吁稱衛而莊公產逆召禍其

惡亦見矣高氏曰弒者殺之有漸也在易坤之初六
曰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
冰也斯聖人防微杜漸之深戒然其言微其旨遠孔
子懼後世之弗辨也復贊之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
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
也蓋坤者臣道也子道也臣子之弒君父其包藏禍
心如坤之初一陰始生萌芽有漸其理至微積久不
已浸成殺逆如履霜而至于堅冰也此由君父不能
防微杜漸辨之于早積至于此耳故為人君者崇學校
以養人材興廉恥以勵人行其義循其節立辭未試

以事而治民之端已見雖未授以位而愛民之義已彰如是而積之凡在位者皆忠臣也為人父者義方以訓其幼少師友以範其成人不示之以詐以起其姦偽之端不隱之以慢以開其干犯之漸未孝而已慈未恭而已慈如是而積之凡在家者皆孝子也不辨之於早者反此忠賢則不親而小人之與徒忠義則不教而邪僻之使習積久不已殃及其身於是乎君而見弒於臣父而見殺於子聖人傷君父弒之不早而臣子之惡不容誅也故詳著其事于春秋使元凶大惡雖微忽于一時而常見誅于千載故曰春秋戕而亂臣賊子懼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公與宋公為会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程子曰諸侯相見而不行朝会之礼如遵路之相遇故書曰遇非周礼冬見曰遇之遇也程氏學曰古者諸侯因朝覲或從王命則必有会聚之事无非礼者也王室微弱典制奔壞諸侯各遂其欲盟会紛然舍此又簡易其事若道路相逢遇无国君之礼春秋所以致譏也胡氏曰春秋書遇私為之約自比于不期而遇者且欲簡其礼爾簡略慢易无国君之礼則莫適主矣故志内之遇者三而皆書及若曰以此及彼然也志外之遇者四而皆以爵若曰以尊及卑然也其意以為莫適主者異于古者不期而会矣故凡書遇者皆惡其无人君相見之礼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于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国之願也宋人許之于是陳蔡方睦于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

而還公問于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对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乱以乱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无親衆叛親離难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弒其君而虐用其民于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乱成必不免矣　高郵孫氏曰書宋公陳侯之伐而不言帥師者君行師從舉君之重則師師可知也曰蔡人衛人者將卑師少也程子曰宋以公子馮在鄭故与諸侯伐之也摟諸侯以伐鄭国為罪矣而衛殺其君天下所當誅也乃与脩好而同伐人其惡甚矣胡氏曰春秋之法誅首

悪與是役者皆謀在衛而以宋主兵何也前書州吁
殺其君其罪已極至是阻兵脩怨多論可也而隣境
諸侯聞衛之有大変也可但已乎田恒殺簡公孔子
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者子
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不告也之三子告不可子曰
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不告也然則隣有殺逆聲罪
赴討雖先發而後聞可也宋殤不恤衛有殺君之難
欲定州吁而從其邪説是肆人欲滅天理非人之所
為也故以宋公為首諸同為從示誅乱臣討賊子必
先治其党与之法也此蒙行為悪者孤矣張氏曰殤

公爲知名州吁為賊拒其邪説告于王而討之則一
舉而父子君臣之倫定中国之禍未至如後日之惨
也今乃怵其邪説合陳蔡以助逆賊之党而首脩怨
于隣国于是馮得以自固於鄭而宋国之人不復知
君臣逆順之正理自是日從事于兵而殺逆之事卒
及其身皆殤公不能早辯于此役從自及也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諸侯復伐鄭宋公使来乞師公辞之羽父請以師会
之公弗許固請而行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
還　程子曰宋虐用其民衛當誅之賊而与之同伐

人其罪大矣二国構怨而他国与之同伐其罪均也
再序四国重言其罪左氏以為再伐妄也高氏曰鄭
本与宋結怨而他国与之同伐鄭方困於四国之役
而翬復帥師往会之故再序四国以為重罪也然春
秋之辞至簡至厳若曰翬帥師会伐鄭豈不白乎再
序四國何其辞費而不憚煩也言之重詞之複其中
必有大美悪焉四国合党翬復会師加兵無罪之郛
欲定篡君之賊此悪之極也言之不足而再言之聖
人之情見矣誅討乱臣之法厳矣翬不称公子者隠
未命大夫至桓而受命乃得称為公子也胡氏曰公

辞而弗許義也而翬以不義強其君固請而行无君
之心兆矣夫公子公孫升為貴戚之卿者其植根勝
固難御于異姓之卿況翬已使主兵而方命乎隠公
不能辨之于早罷其兵權猶使之帥師是以及鍾巫
之禍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于石子石子曰王覲為
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于王陳衛方睦若
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
曰衛国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実殺寡

君戕即國之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九月衛人使右
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
于陳　公羊氏曰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程子曰稱
衛人衆辭也舉國殺之也謝氏曰殺逆天下之大惡
天地所不容臣民所共棄是不待告命而誅者也故
春秋殺弑君之賊稱人以明人皆得而殺之也春秋
殺逆之主稱君以其名位定矣州吁則衛人討其逆
而殺之故不書爵　愚謂濮陳地書衛人善衛也書
于濮善陳也衛人能以州吁為賊而請討于陳陳人能
為衛執州吁而請涖于衛使臣子之心皆如石碏陳

國之義皆如陳人則亂臣賊子將无所容于天地之
間而篡殺之禍亦庶幾乎息矣宜聖人之善之也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十二月宣公即位　穀梁氏曰
衛人者衆辭也立者不宜者也程子曰衛人立晉衛
人立之也諸侯之立必受于天子當時雖不受命于
天子猶受命于先君衛人以晉公子也可以立故立
之春秋所不与也雖先君子孫不由天子先君之命
不可立也故去其公子胡氏曰春秋于衛人特書曰
立所以著擅置其君之之罪於晉去其公子所以明

専有其國之非以此垂法而父子君臣之義明矣陳
氏曰経故未有書立者賊不討君不葬譏不在立也
必若衛人賊討君葬而後可以書立矣家氏曰春秋
書法有褒而寓貶責備賢者之道也有貶而未絶開
小人以自新之途也春秋于四國伐鄭之後継書衛
人殺州吁于濮又継書衛人立晉再書衛人者褒衛
人能不以篡賊為君相与仗大義而誅之所以不書
入不書歸而變文書立以表異之亦以見其討之准
其立之尤惜其不能稟于王命而立之是所謂褒
之中而見責備之意者也當是時四国連兵为篡賊

推黨州吁之勢成矣而石碏以告老大夫非有權位
之可倚毅然以討賊自任不動聲氣元惡即誅乃迎
晉于邢而立之可謂人臣之甚難是故春秋變文特
書以示別異而中見責備之意非石碏之賢聖人不
以是望之謂之責備則可謂之直貶則斷乎非春秋
意也曰君子所言春秋何以不書石碏之名氏而惟
曰衛人立晉乎曰立君逆衆望也若書石碏立晉是
一人之私也其可哉故尹氏立子朝言王位已定而
尹氏以一人之私而立朝所以誅也觀尹氏立子朝
之為誅則衛人立晉之意可識矣　愚謂人欲之感

入也雖深天理之感人也實易甚矣人悔蔽于人欲
之私而不能啓其天理之公遂至失其本心而亦不能
明乎人之本心也方陳人与州吁連兵伐鄭但知植
黨之為得計豈知黨賊之為可耻及聞石碏之請惕
然而悟遂変黨賊之心而為討賊之舉實以石碏之
言有以扶其忠念而動其良心也今觀其言曰老夫
耄矣无能為也此二人者實殺寡君敢即圖之忠義
之氣貫于日月懇惻之意形于言表宜陳人為之動
心而州吁之見督也惜其習于當時聞見之陋不知
國君非人臣所可置公子晉之立不能請命天王故

郇山書院

聖人既美其討賊于前復著其擅立于後使天下後
世知臣子為君父討賊之為所當為而擅置其君為
所不當為也然則使晉之立能請命天王則石碏此
舉視夫子之沐浴請討亦可無愧矣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
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
者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
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
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

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
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
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
伯稱疾不從　矢公穀作觀左氏曰矢魚于棠非禮
也且言遠地也薛氏曰矢魚何射魚也朱子曰矢魚
當是將弓矢射之如漢武帝親射江中蛟之類程子
曰諸侯非王事不敢出出觀魚非道也謝氏曰古者
蒐苗獮狩非獨以禽獸為事也軍旅之法寓焉征伐
之事行焉故先王舉動無非事者田獵以閱車徒巡
狩以察郊間春秋遊豫以省畊歛若夫觀魚特游觀

郇山書院

而已在事為非事在禮為非禮在法為非法春秋直
書觀魚而諸侯出不以事舉動不以禮法其失見矣
胡氏曰隱公慢棄國政遠事逸游僖伯之忠言不見
納則亦已矣又送而為之辭是縱欲而不能克之以
禮也能無鍾巫之及乎家氏曰臧僖伯之諫其憂深
思遠有周公告成王無淫于觀于逸于游于田之意
·賢人之言哉

夏四月葬衛桓公

衛亂是以緩　胡氏曰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
世不能改失位而見弒何以為桓程子曰称桓見國

人私謚送終大事也必就正寢不殁于婦人之手曾
子易簀而殁豈苟然哉死而加之不正之謚知忠孝
者肯為乎
秋衛師入郕
衛之亂也郕人侵衛故衛師入郕　穀梁氏曰將卑
師衆曰師程子曰晉乘亂得立不思安固保民之道
以尊王為先居喪為重乃興戎脩怨入人之國書其
失道也胡氏曰称師者紀其用衆而立義不同書衛
師入郕著其暴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対曰天子用
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
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于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
○程子曰諸侯無再娶仲子不得為夫人春秋之初
尚以為疑故別宮以祀之考始成而祀也書以見無
礼成王賜魯以天子礼樂祀周公後世遂群廟皆用
仲子別宮故不敢同群廟而用六羽也書初獻見前
此用八之僣也仲尼以魯之郊禘為周公之道衰用
天子之礼祀周公成王之過也胡氏曰恵公欲以愛
妾為夫人隱公欲以庶弟為嫡子孟子入恵公之廟

仲子無祭享之所為別立宮以祀之非礼也故因其
來賵而正名之曰仲子之賵因其考宮而正名之曰
仲子之宮而夫人衆妾之分定矣隱公攝譲之実辨
矣桓公簒殺之罪昭矣生則以氏繫姓以姓繫號殁
則以謚繫號以姓繫氏者夫人也存不称號殁不称
謚早奉姓字者妾也凡宮廟邪志突失礼則不書
愚謂使隱公聞衆仲之言知八佾之僣群公之廟皆降
從侯国之常制則上下各守其分他日豈有季氏用
八佾三家以雍徹之事乎自諸侯僣天子而後大夫
僣諸侯以至陪臣執国命天下之禍無時而息矣聖
人于此安得不謹而書之

邾人鄭人伐宋
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為
道鄭人以王師会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宋
人使來告命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于使者曰師
何及対曰未及国公怒乃止辞使者曰君命寡人同
恤社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国非寡人之所敢
知也　胡氏曰主兵者邾也故雖附庸小國而序乎
鄭之上凡班序上下以国之大小從礼之常也而盟
会征伐以主者先国事之変也然則衛州吁告于宋

以伐鄭事与此同而聖人以宋為主者何此春秋撥亂之大法也凡誅亂臣討賊子必深絶其黨

螟

公羊氏曰記災也張氏曰蟲食苗心曰螟國以民為本民以食为天螟为災國之大事也故書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　穀梁氏曰隱不爵命大夫其曰公子彄何也先君之大夫也

宋人伐鄭圍長葛

以報入郛之役也　程子曰伐國而圍邑肆其暴也胡氏曰圍者環其城邑絶其往來之使禁其樵採之途城守不下至于經年而不解誅乱臣討賊子可也長葛鄭邑何罪乎書圍于此而書取于後宋人之惡彰矣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渝公穀作輸高氏曰先儒以輸為渝或訓墮或訓更或訓変皆未得春秋之意按隱公自即位至此年若已与鄭平則六年之間未嘗有会同朝聘之事也自此年輸平之後究來歸祊舉会伐宋時來之会伐許之役皆与隱公同行豈有嘗和平之時不相往來渝変之後反同侵伐哉胡氏曰輸者納也平者成也鄭人曷為納成于魯以利相結解怨釋仇離宋魯之黨也公之未立与鄭人戰于狐壤止焉元年及宋人盟于宿四年遇于清其秋会伐鄭即魯宋為党与鄭有舊怨明矣五年鄭人伐宋入其郛魯欲救之使者夫辭公怒而止其冬宋人伐鄭圍長葛鄭伯知其適有用間可乘之隙也是以來納成耳然則善之乎曰平者解怨釋仇固所善也輸平者以利相結則貶矣曷為知其相結之以利也後此鄭伯使宛來歸祊而魯

入其地会鄭人伐宋得郜及防而魯又取其二邑是以知輸平者以利相結乃貶之也諸侯修睦以蕃王室所主者義尔苟為以利使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諸侯必曰何以利吾國大夫必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必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不至于簒弒奪攘則不厭矣故特称輸平以明有國者必正其義不謀其利杜亡國敗家之本也陳氏曰書鄭輸平志諸侯之合書及鄭平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始終也朱子

夏五月辛酉公会齊侯盟于艾

左氏曰始平于齊也薛氏曰公之会齊者何与鄭平

也與鄭平則爲与齊盟齊鄭之与国也高氏曰鄭人來輸平而不言及鄭平盟鄭平是猶未許之平也齊以是來求盟于公公于是乎会于艾而与之盟

秋七月

胡氏曰四德備而後爲乾故易曰乾元亨利貞一德不備則乾道熄矣四時具然後成歲故春秋無事皆時過則書一時不具則歲功虧矣既書時又書月者時天時月王月也書時又書月見天人之理合也

冬宋人取長葛

杜氏曰上有伐鄭圍長葛長葛鄭邑可知故不言鄭也程子曰宋人之圍長葛歲且周矣其虐民無道之甚而天子弗治方伯弗征鄭視其民之危困而不能保有赴訴卒喪其邑亦可罪也宋之强取不可勝誅矣

春秋經傳闕疑卷之一

春秋經傳闕疑卷之二

新安後學鄭玉纂集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程子曰伯姬爲紀夫人叔姬其娣也待年于家今始歸娣歸不書書關其死終也高郵孫氏曰法不當書而書者春秋變例以見其賢叔姬爲伯姬之娣紀侯大去其國紀季以酅入齊復存紀之宗社叔姬又歸于酅以承紀之宗祀叔姬不以國之盛衰繫其懷不以夫人存亡易其慮而惟宗社之是依聖人安得不賢之乎

滕侯卒

程子曰卒不名史闕也

夏城中丘

穀梁氏曰凡城之志皆譏也泰山孫氏曰城邑宮室高下大小皆有王制不可妄作是故城一邑新一廐作一門築一囿時与不時皆詳而錄之然得其時者其惡小非其時者其惡大此聖人愛民重興作懲僭忒之深旨也謝氏曰国以政治爲本仁義不足以結民心法制不足以本民力則城雖固適足爲寇盜之資而已故明君以城保国闇君以城危國然則政之

不脩而城之是務非保國之道也書城中丘而隱公棄內務外其失見矣程子曰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故為政以民力為重也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為罪也雖時且義必書見勞民為重事也後之人君知此義則謹重於用民力矣然有用民力之大而不書者為教之意深矣僖公脩泮宮復閟宮非不用民力也然而不書二者興廢復古之大事為國之先務如是而用民力乃所當用也人君知此義則知為政之先後輕重矣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結艾之盟也　常山劉氏曰周禮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先王制禮所以盡人之情諸侯之於隣國壤地相接苟無禮以相與則何以講信脩睦哉王室不綱典制大壞無禮義之交而唯強弱之視故小國則朝之聘之大國則聘而不朝程子曰凡不稱公子而稱弟者或責其失兄弟之義或罪其以弟之愛而寵任之過左氏公羊皆曰年齊僖公母弟先儒母弟之說蓋緣禮文有立嫡子同母弟之說其曰同母弟蓋謂嫡亦非以同母弟為加親也若以同母加親是不知人理近於禽道也天下不明斯義也久矣僖公愛年至其子尚禮秩如嫡卒致篡弒之禍書弟見其以弟之愛而寵任之過也胡氏曰兄弟先公之子不稱公子貶也書盟書帥師而稱兄弟者罪其有寵愛之私書出奔書歸而稱兄弟者責其薄友恭之義仁人之於兄弟絕偽係之私篤友恭之義人倫正而天理存其春秋以訓天下與來世之意也　愚按无知自以篡弒得誅聖人奚待預貶其父蓋无知之能弒實起于年之寵愛過制所謂其所由來者漸矣聖人深見至微故書弟以絕人君寵愛之私杜天下篡弒之漸所謂拔本塞源罪在僖公而非預貶年也

秋公伐邾

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為宋討也　高氏曰書公者專罪公也不言帥師者君行師從不待言也程子曰擅興甲兵為人而伐之非義之甚也謝氏曰元年公及邾盟不足取信隣國可知也胡氏曰經之書伐非主兵者皆有言可執見伐者皆有罪可討也傳曰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魯為宋討非義甚矣而稱伐邾所謂欲加之罪者也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　程子曰周禮時聘以結諸侯之好諸侯不修臣職而聘之非王禮也謝氏曰凡伯天子卿士之有爵者故書爵夫凡伯為天子之使而戎夯人衆伐之王室之辱也王臣將命于外諸侯所當救也救王臣所以尊王室也戎以伐事難凡伯于楚丘衛坐視王室見辱不救使王臣陷没於戎春秋以楚丘謹其地而衛國之罪著矣以歸非執也凡伯臣服於戎也稱以歸罪凡伯无死位之忠也諸

侯失國則名凡伯失位不名者不与夷狄之辱王臣也戎往來中國若蹊先人之境豈戎之不可制哉皆中國召之而已故潛之会唐之盟春秋罪之于前矣程氏學曰春秋有一旬而合數表者類如此高郵孫氏曰天王之聘魯者八皆書于經此聖人之意也春秋書公如京師者一而如諸侯者三十七臣如京師者七而如諸侯之國者七十二朝事天子之礼則數百年間其行者一而天王來聘者八所以見天下无王而王室衰替也天子則不事而強大之國則事之京師則不如而強大之國則如之聖人一志之以明天

子不君而大國是畏也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齊侯將平宋衛有会期宋公以幣請于衛請先相見衛侯許之故遇于犬丘　高氏曰齊侯將平宋衛于鄭故宋公請衛先相見同遇于垂以謀鄭十年宋人衛人入鄭垂之謀也程氏學曰宋忌鄭之深故与衛卒不成好既諸侯相見之礼故書曰遇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
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　高氏曰六年

公怨宋使之失辭鄭人由是來輸平然魯之憾猶未釋今以宋公衛侯遇于垂鄭度其勢不可欒於是歸祊以求援于魯然鄭乎与魯境壤不相接何乃越他国而歸之邑乎蓋鄭以厲宣之親世為周之卿士常從天子巡狩賜以朝宿之邑在泰山之側其地近于魯是時鄭伯以天子不復巡狩而祊為無用且欲急得魯之援故使宛來歸為先儒以為易許田非也按桓元年有鄭伯以璧假許田之文則是隱公之世未嘗易矣且我入祊而不以許田入鄭鄭豈但已乎自入祊之後繼好尋盟更不絕者入邴入祊悉歸于我終

隱之世无黨可現則先儒之妄不辨自明而聖人特書來歸之意斷可識也程子曰來言易也入者義不可而強入之也謝氏曰鄭不得王命私以封邑与魯〻不得王命私受封邑于鄭二国皆在所治也故鄭以邑畀魯稱歸罪其与之專魯得邑于鄭稱入罪其取之逆胡氏曰用是見鄭有无君之心而謂天王不復巡狩矣用是見鄭有无親之心而以與人以先祖所受之邑趙氏微旨曰參譏之也鄭不當歸魯不當受宛當誅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胡氏曰礼曰諸侯不生名夫生則不名死而名之別

於太上示君臣尊卑之等蓋礼之中也諸侯共赴不以名而仲尼筆之必以名書變周制矣春秋累史聖人脩之而孟子謂之作以此類也

辛亥宿男卒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秋会于温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国公使衆仲对曰君釋三国之圖以鴆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　穀梁氏曰諸侯參盟于是始許氏曰春秋之初宋公先齊序爵也其後乃以国之小大為次唯主會者為之矣程子曰宋為主也盟与鄭絕也胡氏曰春秋譏參盟善胥命美蒲洪之会以信待人而不疑蓋有志於天下為公之世凡此類亦変周制矣思按春是垂之会傳已云齊侯將平宋衛主是復云齊人卒平宋衛于鄭以經考之瓦屋之盟鄭未嘗与則傳之云〻未可信也程子云與鄭絕斯為得之

八月葵蔡宣公

程子曰速也諸侯五月而葬不及期簡也謝氏曰過時而葬為不敬先時而葬為不懷非孝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公及莒人盟于浮來以成紀好也　程子曰隣国之交講信脩睦可也安用盟為公屈己與臣盟義弗安也胡氏曰莒小国大微者而公与之盟故特言及以譏失禮且明非大夫之罪也以千乘之君下与小国之大夫盟豈稱物平施之謂太早而可踰非謚德矣

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对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知之公命以

字為展氏　胡氏曰無駭書名未賜族也諸侯之子為大夫則稱公子其孫也而為大夫則稱公孫公孫之子異姓之臣未賜族而身為大夫則稱名無駭挾之類是也已賜族而使之世為大夫則稱氏如仲孫叔孫季孫之類是也古者置卿必求賢德不以世官春秋之初猶為近古故無駭與挾皆書名爾其後官人以世無不賜之族或以字或以謚或以官或以邑而先王之礼亡矣至于三家專魯六卿分晉諸侯失国出奔者相繼職此由也觀春秋所書而是非之迹著矣治亂之效明矣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穀梁氏曰南姓也季字也謝氏曰南季天子大夫故稱字胡氏曰古者諸侯于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于諸侯不可以若是趣故亦有聘問之礼為隱公即位九年于此而史策不書遣使如周則是未嘗聘也亦不書公如京師則是未嘗朝也一不朝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如隱公者貶爵削地可也刑則不奔遣使聘焉其斯以為不正乎經書公如京師者一朝于王所者二卿大夫如京師者五本魯一国則天下諸侯怠慢不臣可知矣書天王來聘者七錫命者三請葬者四則問於他邦及齊晉秦楚之大国又可知矣王之不王如此征伐安得不自諸侯出乎諸侯之不臣如此政事安得不自大夫出乎君臣上下之分易矣陪臣執国命夷狄制諸夏其原皆自天王失威福之柄也春秋于此蓋有不得已焉尔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公羊氏曰記異也穀梁氏曰八日之間再有大變陰陽錯行故謹而日之也胡安定先生曰若不書日則何以知八日之中大雨震電又大雨雪乎高氏曰凡

称大者皆非常之辭胡氏曰震電者陽精之發雨雪者陰氣之凝周三月夏之正月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而大震電此陽之失節也雷已出電已見則雪不當復降而大雨雪此陰氣之縱也　夫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人為感之也今陽失節而陰氣縱公子翬之讒兆矣鍾巫之禍萌矣春秋災異必書雖不言其應而事應具存惟明于天人相感之際響應之理則見聖人所書之意矣

挾卒

夏城郎

襄陵許氏曰七年書城中丘而後伐邾九年書城郎而
後伐宋皆譏公不務崇德修政以戒蕭墻而念外人
之有非干時勤衆恃城守国亦已末矣
秋七月
冬公会齊侯于防
宋公不王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
入郛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絶宋使秋鄭人以王命
来告伐宋冬公会齊侯于防謀伐宋也　胡氏曰周官
行人曰時会以發四方之禁此謂非時而会諸侯以
禁止天下之不義也列国何為有此者凡書会皆譏

也謂非王事相会聚爾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討之
亦謂之非王事可乎夫以王命討宋而聴征討之禁
于王都雖呂猴之挙不是及矣始則私相会為謀于
防中則私相盟為師期于鄧然則欺敵人而深為利
以取二邑歸諸己奉王命討不庭者果如是乎經之
書会伐而不異其文以此
十年春王二月公会齊侯鄭伯于中丘
公会齊侯鄭伯于中丘癸丑盟于鄧為師期
夏翬帥師会齊人鄭人伐宋
五月羽父先会齊侯鄭伯伐宋　高氏曰此見公於

宋始相和好終為仇讎惟知貪利不復顧義也自公
元年及宋人盟于宿四年又遇于清是其和好非一
日矣今一旦変為仇讎反以兵加之者豈徒然哉始
為宋誅鄭既得鄭利今又為鄭謀宋又欲得宋利也
于是使翬先以師会二国伐之齊侯鄭伯皆衆稱人
者齊渝瓦屋之盟鄭乃造兵之首是以春秋悪之胡
氏曰翬始而會宋以伐鄭国請而行今而会鄭以伐
宋先期而往不待鍾巫之変知其有無君之心矣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壬戌公敗宋師于

菅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
歸于我　高氏曰翬已帥師会二国伐宋矣此又書
公者所以著公棄好党悪吞奪其利尽渝宋盟也程
子曰不言戦而言敗、者為主彼与戦而此敗之也胡
氏曰内大悪其辞婉小悪直書而不隠夫諸侯分邑非
其有而取之者盗也曷不隠乎於取之中猶有重焉
者若成公取鄟襄公取邿昭公取鄫皆覆人之邦而
絶其祀亦書曰取所謂猶有重焉者此故取郜取防
宜書而不隠也陳氏曰春秋嚴義利之辨苟以利書
者取而已是故郜防書取譏不在鄭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
之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宋
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九
月鄭伯入宋十一年冬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大敗
宋師以報其入鄭也　高氏曰此宋又違衛以報鄭
鄭幸晉之敗而不備故師還未及郊而宋衛已乘其
虛而入之矣程子曰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
鄭伯圍戴克之取三師焉戴鄭所與也故三國伐之
鄭戴合攻盡取三國之衆其殘民也甚矣又曰鄭勞

民以務外而不知守其國故二國入之謝氏曰春秋書
鄭伯鄭人會伐於前書宋人衛人入鄭于後而莊公
不知安固國本其失大矣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蔡人衛人郕人不會王命冬齊人鄭人入郕討違王
命也　程子曰春秋不見其為王討也王臣不行王師
不出矯假以逞私忿耳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
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于薛

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
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
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
為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　胡氏曰諸侯朝于天子
禮也孔子曰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周禮行人凡
諸侯之邦交歲相聘而世相朝也夫謂之殷則得中
而不過謂之世則終諸侯之世而一相朝其為禮亦
節矣周衰典制大壞諸侯放恣無禮義之交惟強弱
之視以從事觀焉或來朝而不報其禮或屢往而不
納以歸與合于聘世朝之制矣且列國于天子述職

職者蓋闕如也而有相朝聘可乎凡大國來聘小國
來朝一切書之而不削皆以示譏滕薛二君不待言
者又譏私見也非天子不私見諸侯僭然受之而不
辭亦以見隱公之志荒矣泰山孫氏曰凡書朝者皆
惡之也高郵孫氏曰外之朝天子者不見于京內之
朝天子者二而已又在于王所而不在于京師其如
京師者一而已又因會伐秦而遂行由此觀之當時
朝事之禮一施于強國天子名存而已聖人因其實
而書之以罪之也家氏曰周家盛時諸侯有歲相問
殷相聘世相朝之禮曰相云者亦往復之義非若諸

侯之朝天子相率而旅朝也至於衰世諸侯大国来
嘗朝王而小国以相率而朝大国大国偃受其朝而
不以為僭如滕薛之朝魯則僭用天子之朝礼而非
相朝之謂也

夏公會鄭伯于時来

謀伐許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公會齊侯鄭伯伐許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
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
雖君有命寡人弗敢与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

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国鬼神実不逞
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惟是一二父兄不能
共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
餬其口于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
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没于地
天其以礼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
鄭国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
他族實偪處此以与我鄭国争此土也吾子孫其覆
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
唯許国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

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
君新邑於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
許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与許争乎
○程子曰書及内為主也非内為主則先書会伐後
書入也家氏曰是役也鄭為謀主許復為鄭所有而
春秋書公会公及責公深矣使時来之会公力拒其
請鄭必不敢獨行斉亦必不為鄭出師惟公勇往而
從齊鄭速兵以翦許不能国矣胡氏曰隠公即位十
有一年天王遣使来聘者再而未嘗朝于京師罪一
也平王崩不奔喪会葬至使武氏子来求賻罪二也

礼楽征伐自天子出而擅興兵甲為宋而伐郕為鄭
而伐宋罪三也山川土田各有封守受之天王下
傳之先祖而取郜及防入祊罪四也今又入人之国
而逐其君罪五也凡此五不韙者人臣之大悪隠公
蓋有之然則不善之殃豈特始于悪成于桓而隠之
禍亦不可得而揜矣使隠公者為国以礼而自强于
為善豈有鍾巫之難乎是故春秋所載以人事言則
是非善悪之迹設施於前而成敗吉凶之效見于後
以天道言則感應之理明矣不可不察也臨江劉氏
曰公之不得其終以德薄而多功慮淺而數得意也俻

其四境禍反在內可不衆與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殺之公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于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館于寪氏壬辰羽父使賊弒公于寪氏立桓公而討寪氏有死者○穀梁氏曰公薨不地故也隱之不忍地也公羊氏曰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為无臣子也程子曰人君

終于路寢見卿大夫而終乃正終也薨于燕寢不正終也薨不書地弒也高郵孫氏曰弒君不地不忍言也春秋之法外弒言弒內弒不地所以辨內外遠近變養忠孝也胡氏曰致隱讓國立不以正忠公之罪也致桓弒君幾不早斷隱公之失也既有謀人交亂其間憂虞之象著矣而曰使營菟裘吾將老焉是猶豫留時辨之弗早辨也其及也宜隱公見弒魯史舊文必以實書其曰公薨仲尼親筆也古者史官以直為職而不諱因惡仲尼筆削舊史斷自聖心於魯君見弒削而不書者蓋國史一官之守春秋萬世之法其用固不同矣不書弒示臣子于君父有隱避其惡之禮不書地示臣子于父君有不没其实之忠不書葬示臣子于君父有討賊復讎之義非聖人莫能修之謂此類也夫賊不討讎不復而不書葬則服不除寢苫枕戈無時而終事也以此法討罪至嚴矣故曰春秋成亂臣賊子懼

春秋經傳闕疑卷之二

春秋經傳闕疑卷之三

桓公

公名軌惠公之子隱公之弟史記世家名允桓至九年即位謚法辟土服遠曰桓

元年春王正月

穀梁氏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為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程子曰桓弑君而立不天無王之極也而書春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其罪也高郵孫氏曰元年書王者以為弑君之賊將而必誅已弑君矣其能免於誅乎元年書王所以誅桓也二年書王必以譏王室微弱弑君之賊力不能即時誅之二年而後誅之亦已晚矣然亦足以為王誅也十年書王者教政之出不可以一日無之十年無王則王道絕于天下也十八年有王者桓公之終也弑君之賊無可赦之理不見誅于一時當見誅于岁月不見誅其生當見誅于將死不見誅于終身當見誅于万世　愚按桓公不書王而宣公書王者桓公弑君而立宣公為弑君者所立事固

不同也胡氏曰古者諸侯不再娶于礼无二嫡惠公元妃既卒繼室以聲子則是攝行內主之事矣仲子安得為夫人母非夫人則桓乃隱之庶弟安得為嫡子謂當立乎桓不當立國乃隱公之國其欲授桓乃實讓之非攝也然則公羊所謂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子以母貴之說非歟此衛惠公失礼而為之辭非春秋法也仲子有寵惠公欲以為夫人母愛者子抱惠公欲以桓為嫡嗣礼之所不得為也惠公縱其邪心而為之隱公探其邪志而成之公羊又肆為邪說而傳之漢朝又引為邪議而用之夫婦之大倫亂矣春秋明著桓罪以示王法正人倫存天理訓後世不可以邪汨也

公即位

胡氏曰即位者告廟臨群臣也国君嗣位定于初喪又踰年而後改元者即位者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緣民臣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按書載舜禹受終傳位之事在舜則曰月正元日格于文祖在禹則曰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夫子文祖神宗則告廟也率百官若帝之初則臨群臣也自古通喪三年其以凶服則不可入宗廟其以吉服則新爲

在哀絰之中不可既成而又易之也君薨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三年則告廟臨群臣固有攝行之事矣按商書稱太甲元年伊尹祠于先王則攝而告廟之證也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則攝而臨群臣之證也至三祀十月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則免喪從吉之證也朱子曰胡文定說春秋公即位終是不通且踰年即位凶服如何入廟文定却說是冢宰攝行他事可攝即位豈可攝想古時此等大事又有權宜如借吉之例　愚按所謂即位者天子則就天子之位諸侯則就諸侯之位豈可使人攝也且古者人子於父人

臣子於君皆服斬衰三年若謂其君斬焉在哀絰之中不可以去服從吉告廟臨群臣其獨可以去服從吉行之乎蓋此事本是凶禮嗣子定位於柩前未正君臣之分故曰踰年改元君以凶服臨群臣臣以凶服朝其君以正君臣之分豈有去服從吉之理至於告廟亦只是凶服此是告而非祭也蓋祭是吉禮此告自是凶禮且如儀禮奉柩朝于祖非以凶服入廟乎施之于朝祖既可施之于告廟獨不可乎所謂凶服不可入廟者國家祭祀臣有私喪則不可與祭尔非謂此等也按書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

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群后咸在則太甲親告廟臨群臣矣非伊尹攝行之也百官總已以聽冢宰謂庶政之聽于冢宰者尔傳者曲謂伊尹奉太甲以即位改元之事祗見厥祖則攝而告廟也侯甸群后咸在百官總已之職以聽冢宰則攝而臨群臣也遂失經意然今禮文殘闕無從考證不敢妄以臆說者為定論姑記所見以俟知者又按凡人君嗣世改元行即位之禮則書即位不行即位之禮則不書即位皆因其實而已然或行或不行又各有義隱公稱攝讓國故不行即位之禮以明其心桓公弒君自

立欲特行即位之禮以掩其惡莊公閔公僖公則立于君弒國亂之時不暇行即位之禮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公即位脩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為周公祊故也　高氏曰会者外為主甚矣鄭伯之無道也知公之簒逆不自安將為好会將以求賂焉度慕亟於会諸侯必從所欲故也夫弒君之賊人得而討之況鄭伯與隱公同盟和好固非一日今見其罪不能討反有所邀求欲以定其位是誠何心哉先言会于垂離言假許田見

鄭伯貪利忘義之甚也夫辟者飢不可食寒不可衣
非若土地人民之重而桓亦何用辟為哉時以桓弑
弑立惧諸侯之討已鄭伯得其情姑以辟藉口而實
欲得許田耳至人若害義以許田賂鄭則無以類鄭
伯之罪故書鄭伯以璧假許田而義之罪自見矣此
春秋微闡顯幽之道也先儒謂鄭伯以祊易許田若
果尔則祊入魯許田則當入鄭又安得數年而入鄭
又待鄭伯更以璧假之哉後与邾先儒但見鄭先歸
魯祊今來假許田遂以為相易殊不知鄭始結魯以
拒數故歸祊以市義今答君以求援故賂田以償

鄭其地雖若相易而其事不相涉也謝氏曰居喪百
官總己以聽于冢宰三年孝子疚病在心悲慮未能
接事也隱即位三月而盟于蔑桓即位三月而会于
垂春秋諸侯見三年之喪可知也春秋于即位三月書
盟書会而恶自見矣楊龜山曰宋督弑其君而公成
亂取郜大鼎以歸公弑隱而鄭伯会于垂以璧假許
田則義之亂鄭伯成之也不書為內諱也夫鄭伯之
假田与公之取鼎其求賂一也而書之異辭內外之
分然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結祊成也盟曰渝盟无享国冬鄭伯拜盟　胡氏曰
垂之会鄭為主也故称会越之盟魯志也故称及鄭
人欲得許田以自廣是以為垂之会桓公欲借鄭好
以自安是以為越之盟程子曰桓公欲納鄭好以自
安故既与許田又為盟也弑君之人凡民罔不憝而鄭
与之盟以定之其罪大矣家氏曰三月会于垂可以
盟矣而未之盟歸未一月乃為此盟春秋継假田而
書及盟誅賂之以田求為此盟也魯相割地与人以
逆篡逆之討鄭莊受地与盟而庇其篡弑之罪春秋
比書其事不加貶辭而義自見矣

秋大水

公羊氏曰記災也家氏曰書大者變常之辭傷民害
稼復書程子曰君德修則和氣應而雨暘若相行逆
德而致陰沴乃其宜也胡安定先生曰聖王在上五
事修而彝倫序則休徵應之今王不作五事廢而彝
倫斁則咎徵應之大水者常雨也傷禾稼壞廬舍故
曰大水胡氏曰天非為堯有洪水之災至禹而後水
由地中行亦後世有人為不善感動天变者水溢之
災者又引堯為辭誤矣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元年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
而豔主是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
遂弑殤公　家氏曰傳謂督慕孔妻之美而殺其夫
公怒督懼因是弑君杜氏從而為之説曰孔父內不
能正其家外取怨于百姓禍及其君是以春秋名之
此以書名字字為拘而強求其說雖排陷死節而不
顧失之遠矣公羊氏曰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
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有則何以書賢也
何賢乎孔父孔父可謂義形于色矣其義形于色奈

何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之
孔公可謂義形於色矣程子曰人臣死難君書及以
著其節父名也稱大夫不失其官也臨江劉氏曰春
秋貸者不名孔父者所貸也則其名之何父前子名
君前臣名薛氏曰相國而不能弼亂至于君弑身死
雖貸乎孔父猶非輔相之道也高郵孫氏曰易大過
上六曰過涉滅頂凶無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蓋死者人之難所一齊其身死且不避而好事者以
其事之不成而咎之多矣至人於易特設其象而辭
之曰不可咎也所以勉忠義之士有為於不可為之

時又救於無可奈之際以異幸于万一也胡氏曰華
督欲弑君而憚孔父劉安欲叛漢而憚汲直曹操欲
禪位而憚孔融此數君子者義形於色皆足以衛
宗社而忤邪心盡臣之所以憚也不有君子其能國
乎春秋賢孔父示後世人主崇奬節義之臣乃天下
之大閑有國之急務也

滕子來朝

○愚按滕本侯爵在隱公時書卒書朝皆稱侯矣今
降而書子終春秋之世不復稱侯杜氏范氏謂為時
王所黜是時王室微弱安能黜諸侯也趙氏謂居喪

師山書院　卷三

稱子滕之嗣君豈終春秋之世皆居喪乎胡氏謂以
其首朝桓當時諸侯黨惡者多矣何獨於滕而貶
其爵乎程子謂以其服於楚當時諸侯屬楚者多
矣未嘗貶其爵也胡安定先生謂或以侯禮來朝沙
隨程氏謂以侯禮見則所共者多故自降以子禮見
夫五等之爵天子所封諸侯所受各有定分縱使當
時紊亂春秋于名分至嚴夫子安得不正乎大東萊
呂氏曰春秋以後杞或稱侯或稱伯或稱子滕或稱
侯或稱子薛或稱侯或稱伯皆不可得而詳考殆後
之録春秋者大誤也大國顯也故不誤小國微也故

多譏然亦不應譏者如是之多也今姑闕之
三月公会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乱
会于稷以成宋亂為賂故立華氏也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督為太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殺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郜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　穀梁氏曰以者内為志焉尔公為志乎成是乱也高氏曰桓弑君而立方惧諸侯之討已乃因宋督弑君特会諸侯以成其乱春秋深嫉之故以宋乱之成帰罪于公公若會諸侯以討宋

宋乱不成矣惟公以乱助乱是以成也楊氏曰宋乱已成而春秋書会稷以成宋乱者何哉蓋督弑君而馮之位未定也今三国為此会特以謀宋而徵利而馮之位於是始定督之罪始得無討故成宋乱者三國也所以使三國之成此乱者春也陳氏曰会未有言其所為者其曰成宋乱弑君之禍接迹於天下于是焉始也何也合五国之君大夫以定州吁而州吁訖于討今也合四国之君以立華督、遂相宋莊弑君之禍接迹於天下四君為之也春秋之褒貶至于变文嚴矣何也五國之君大夫書之後書之於

春秋僅再見焉以变文为犹未也而直書其所為会此无復見者矣胡氏曰邾定公時蓋有弑其父者而定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嘗學斷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无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殺无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瀦焉蓋君踰月而後舉爵華督弑君之賊凡民罔不憝也而桓与諸侯会而受賂以立華氏使相宋公甚矣故特書其所為夫臣為君隱子為父隱礼也其自言之何桓悪極矣臣子欲盡隱之而不可以欺後世其曰成宋乱而不書立華氏犹為有隱乎尔此与澶淵各書其事者相犹隱督弑殤

般弑景皆天下大悪聖人所为惧春秋所以作也一則受宋賂而立華氏一則謀宋災而不能討故特書其事所以示貶焉然澶淵之会欲謀宋災而不討弑君之賊雖書曰宋災故而未能表其誅責之意也必深諱衆卿而重貶諸國之大夫然後見以啟問者見是非也稷之會前有宋督弑君後有取宋鼎之事書曰成宋乱其旨已明不必諱公与貶諸侯爵次然後見其罪也華督有不赦之罪桓鄭齊陳同会于稷以成其乱受賂而帰咸自以為利也不知百官象之有大不利焉未幾陳有五父之乱齊有无知之乱鄭有

祭仲子突爭儀之亂魯有叔牙慶父般閔之亂數十
年間四國篡逆殺奪亡則以昧於履霜堅冰之戒
不能辨之于早也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太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
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
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
其儉也衮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度也藻
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
色比象昭其物也錫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

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
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
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于太廟以明示百官百
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
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
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于太廟
其若之何公不聽　穀梁氏曰桓內弑其君外成人
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郜鼎者郜之所為
也曰宋取之宋也家氏曰廟者祖宗神靈之所宅周
公魯公之典章法制于是乎在郜之鼎宋之賂胡為

乎至哉高氏曰公不知納鼎之為惡又敢誇于神明
置其器於周公之廟夫宋督賂四國以免誅而以郜
鼎歸公不曰宋使來歸而曰取于宋以見公乃自以
為功而取之尋罪公也胡氏曰取者得非其有之稱
納者不受而強致之謂弑逆之賊不能致討而受其
賂器置於太廟以明示百官是教之習為夷狄禽獸
之行也公子牙慶父仲遂意如之惡又何誅焉聖人
為此懼而作春秋故直載其事垂訓後世使知寵賂
之行保邪廢正能敗人之國家也亦或知戒矣

秋七月杞侯來朝

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　胡氏曰公穀程
氏皆以杞為紀桓弟殺兄臣弑君天下之大惡紀侯
來朝何獨無貶乎當是時齊欲滅紀紀侯求魯為之
援非為桓立而朝之也張氏曰左氏謂侯杞來朝不
敬杞侯歸乃謀伐之未知孰是

蔡侯鄭伯會于鄧

始懼楚也　胡氏曰其地以國鄧亦與焉楚自西周
已為中國患宣王蓋嘗命將南征矣及周東遷僭號
稱王憑陵江漢此三國者與之鄰是以懼也後卒滅
鄧虜蔡侯而鄭以王室懿親為之服役終春秋之世

聖人蓋傷之也夫天下莫大於理莫強于信義循天
理惇信義以自守其國荊楚雖大何畏焉不知本此
地醜德齊莫能相尚則以地之大小力之強弱分勝
負矣觀諸侯會盟離合之迹而夷夏盛衰之由可攷
也觀春秋進退予奪抑揚之旨則知安中國待四夷
之道矣

九月入杞

討不敬也　程子曰將卑師少則稱人內則止曰入
其伐其大衆萊呂氏曰入杞微者何以書天子在上
諸侯擅相攻伐入人之國罪之大者聖人以為無王

春秋所由作也

公及戎盟于唐

修舊好也

冬公至自唐

胡氏曰凡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事亡如事存故
君行必告廟反必奠而後入禮也謝氏曰春秋諸侯
出入无時會盟征伐維跡不息至而不復告廟者衆
矣春秋因其告廟則書其不告則不書以示不敬也
諸侯宗廟社稷之主也政治不以時修祭祀不以時奉臣
民不以時治則國事廢矣故魯侯之出春秋謹其去

而書之所以為之戒也凡書至八十二觀其所至時
月而謹侯委社稷人民樂自縱久廢于外其失見
矣左氏曰特相會往來稱地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
稱會　愚按或以前事至或以後事至或不以本事至則
各因其告辭若夫文公以前書至者少文公以後書
至者多其殆因世有遠近故史有詳略也歟

三年春正月

胡氏曰桓公弒君而立至于今三年而諸侯之喪事
畢矣是入見受命天子之時也而王朝之司馬不詰
殘執之刑隣國之大夫不告有沐浴之請衆之臣子

義不戴天反而事讎會莫之恥使亂臣賊子肆其凶
逆无所忌憚人之大倫滅矣故自是而後不書王者
見桓公之無王與天王之失政而不王也

公會齊侯于讙

成昏于齊也　高郵孫氏曰婚禮有六雖逆女自行
餘皆父兄之命以遣使者所以養廉遠恥示萬世之
嗣不可輕也今桓公與齊謀婚而不由介紹之命媒
妁之言身至齊境以與齊謀己之婚醜惡見矣

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不盟也　穀梁氏曰胥之為言猶相也相命而信諭

謹言而退以是為近古也程子曰二国為会約言相命
而不為盟詛近於理也故善之高郵孫氏曰當是之
時斉衛二国期命誦約言而信諭不盟而好成終二
君之身未嘗渝言而侵伐是由胥命之言而二国和
好十数年之間也夫子安得不少進之以見屢盟数
会而侵伐随之者之罪乎胡氏曰古者不盟結言而
退人受其情私相疑忒以成傾危之俗其所由来漸
矣有能相命而信諭豈不獨為近正乎故特起胥命
之文于此有取焉鄭氏曰命王之事也三國胥命
非正也雖然聖王不作諸侯小大猜疑盟約並起公

正之道衰而信義不復見矣方是時二国公書相命
而不以歃血為盟有貴信之心焉可謂近正矣春秋
書其胥命然命又有主之者謂之胥命不与諸侯得
專也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杞求成也　高郵孫氏曰去年之秋暮嘗入杞杞于
此恐懼而公成于公故為郕之会也程子曰桓公纂
立先岁不与諸侯盟会結外援以自固也許氏曰姻
大国服小国着得意也天下无王而浚乱人得意如此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穀梁氏曰既者尽也有継之辞也程子曰食尽為異
大也楊龜山曰日月之変有常数焉此巧暦所能窺
也春秋書以為異者蓋先王克謹天戒固以正厳厥
事明日月有変豈徒然哉必有以也故書日有食之
而其辞若有食之者蓋所以帰咎于人事而不以常
数為不足畏也高郵孫氏曰言盡則無復生之理言
既則見既而復生也方日之食但見其食之尽安知
其既而復生然聖人以復生之遠書之者此其深意
也聖人之為道扶陽之勝則君父常尊而臣子常卑
君子常勝而小人常弱至于陰盛而勝陽聖人所不

与也陰雖盛必為之戒陽雖衰必為之助奈何天下
之為陽常至于衰而為陰所勝天下之為陰常至
于盛以陵陽凡為陰之類者亦何足道焉所為陽者
有罪矣高氏曰経書日食三十六而食之既者二此
年与宣八年是也天変之甚獨于二公見孰謂無天
道乎家氏曰常聞長老言食既京師不之見以為君
德時政之所感至乙亥丁丑二歩親見食之既先是
太史定為食五六分已而食既昼晦星見及有自四
方遠外来者乃云食及五六分不既不晦然後知天
文示異巧暦有不能知者

公子翬如齊逆女
穀梁氏曰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高郵孫氏曰
公子翬在隱公時嘗再見經而无氏盖隱自称攝不
命大夫桓公弑隱自立而翬為謀主即位未幾遂加
爵命故曰公子翬也謝氏曰翬卒不書絶之也姦臣
以大悪行乎乱世而行戮不及其身者春秋以法誅
之所以着其罪于天下也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穀梁氏曰礼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
不出闕門送女踰境非礼也高郵孫氏曰女以嫁為

歸義當適外者也以義割恩而已故男子生則主其
祭祀以傳于世女子則一適於外終身不反男子而
去父母則為不孝女子而大歸其家則为至悪故閨
門之内以義割恩而男女之事夫婦之道成斉侯以
諸侯之尊不能割愛以從義而眷〻於児女之情越
礼犯義送女出境至于魯地失礼甚矣高氏曰礼諸
侯之娶女入境則称夫人讙我地也而姜氏不称夫
人者以斉侯身送之有父之親未可繋而称夫人也
公会斉侯于讙
程子曰斉侯出疆送女公往会之皆非義也胡氏曰

古者昏礼必親迎則授受明後世親迎之礼廢于是
有父母兄弟越境而送其女者似公子翬往逆則既
輕矣為斉侯来乃逆而會之于讙是婚之行其重在
斉侯而不在姜氏豈礼也哉高氏曰讙之会實受姜
氏于齊以歸而但以會讙为文者以為万世之嗣已
則輕之而公子逆之齊往之強已則畏之而親往会
之是公之行其重在斉侯而不在姜氏也若斉侯不
送則公亦不至于讙故書公会斉侯于讙以罪之也
夫人姜氏至自斉
程子曰告于廟也穀梁氏曰不言翬之以来公親受之

于斉侯也泰山孫氏曰此斉侯送姜氏公受之于讙也
公受姜氏于讙不与公受姜氏于讙也故曰夫人姜
氏至自斉以正其義薛氏曰書至不与公俱至也栢
公夫婦之道終始乎不正矣胡氏曰不能防閑于是
乎在敝笱之刺兆矣礼者所以别嫌明微制治于未
乱不可不謹也高氏曰春秋之時婚姻失道雖有賢
女輔佐君子故文姜乱魯驪姫惑晋南子傾衛夏姫
喪陳上下化之滔〻皆是故自隱而下内女夫人出
處之迹聖人謹而書之以懲以戒為万世法
冬斉侯使其弟年来聘

致夫人也

有年

穀梁氏曰五穀皆熟為有年程子曰書有年紀異也人事順于下則天氣和于上桓弑君而立逆天理亂人倫天地之氣為之繆戾水旱凶災乃其宜也今乃有年故書其異宣公為弑君者所立甚惡有間故大有年則書之謝氏曰桓之世書有年宣之世書大有年志異也志幸也行之惡莫大於桓宣桓而有年宣而大有年異之大者也国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命桓而有年宣而大有年幸之大者也高郵孫氏曰春秋

二百四十二年之久而書有年大有年者二處而已其一桓公其一宣公桓宣大悪行何道而有年乎書者不宜胡氏曰舊史災異與慶祥並記故有年大有年得見于經然十二公多歷年所亦有務農重穀閔雨而書雨者豈無豐年而獨不見于經是仲尼于他公皆削之矣獨桓宣存而不削者緣此二公獲罪于天宜得水旱凶災之譴今乃有年則是反常也故以為異特存耳然則天道亦僭乎桓宣享国十有八年獨此年書有年他年之歉可知也而天理不差信矣此一事也在不修春秋則為慶祥君子修之則為變異是聖人因魯史舊文立興王之新法也故史文如畫筆經文如化工嘗以是觀非聖人莫能修之審矣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公羊氏曰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遠也諸侯曷為必田狩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程子曰公出動衆皆當書于郎遠也何氏曰禽獸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所以共承宗廟示不忘武備又因以為田除害啖氏曰蒐狩合禮者常事不書非時及越禮而為之則書以示譏也趙氏曰四時之田其事各殊其名亦異春以閱武擇材故以

蒐為稱夏以為苗除害故以苗為名秋則順天時以殺物故以秋為義冬則守禽獸以習戰故以狩為目以謂微事不謹則大事不立故每慎于微而後王德全矣胡氏曰戎祀国之大事狩所以講大事用民以訓軍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取物以祭宗廟所以示之孝而順天下故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教茇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然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可不謹乎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胡氏曰宰冢宰也渠氏伯爵糾其名也糾位大卿之

長降從中士之例而書名貶也於糾何貶乎在周制大司馬九伐之法諸侯而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故弑其君則殘之桓公之行當此二者舍曰不討而又聘焉失天職矣操刑賞之柄以馭下者王也論刑賞之法以詔王者宰也乃為亂者承命以聘弑君之賊乎故特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也程子曰桓公弑其君而立天子不能治天下莫能討而使其宰以聘之示加尊寵天理滅矣人道亡矣書天王言當奉天矣而其所為如此名糾言尊卑貴賤之義亡也人理既滅天運乖矣陰陽失序歲功不能成矣故不具四時尹氏曰天道不成不記於元年而記於此同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記之尤有深意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陳侯鮑卒于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程子曰五年春正月甲戌下文缺高郵孫氏曰傳于此經之下記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明年之秋經書蔡人殺陳佗趙氏以為甲戌之下當記其事而簡編脫之按春秋之經自相照驗未有始卒不相會者若明年但書殺陳佗而今年不載陳亂之迹則陳佗者何人殺之又以何罪本此而推於甲戌之下載陳佗之事趙說是也

夏齊侯鄭伯如紀

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　程子曰齊為諸侯而欲為賊于隣国不道之甚鄭伯助之其罪均矣高郵孫氏曰春秋之時齊鄭強大而紀最小宜紀侯朝事之不暇而齊鄭反往朝焉則朝者非實朝也有以窺之也故桓十三年至于戰而莊元年遷其郱鄑郚二年以鄭入齊而紀亡矣是朝之者安得心服而朝乎將圖其地名朝而實襲之也事既不果遂行朝礼而還孔子疾其懷詐以圖人之國故特書曰如紀也胡氏曰如者朝辭此外相如亦何以書紀人主急故來告其事魯史承告故得書于策夫子修經存而不削者以小国恃大国之安靖已乃包藏禍心以圖之亦異乎興滅国繼絕世之義矣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公羊氏曰譏父老子代從政也穀梁氏曰録父以使子也胡氏曰仍叔之子云者譏世官非公選也帝王不以私愛害公選故仕者世祿而不世官仕之不以其賢使之不以其能也卿大夫子弟以父兄故而見使則非公選而政由是敗矣工世有自耕野釣渭擢

居輔相人莫不以為宜伊陟象賢復相太戊丁公世
美入掌兵權不以世故疑之也崇伯殛死禹作司空
蔡叔既囚仲為卿士亦不以父故廢之也惟其公而
已矣及周之衰小人得政視朝廷官爵為己私植朋
黨分據要塗施及童稚使人退處於篳門老身而
不用公道不行然後夷狄侵陵國家傾覆雖有智者
不能善其後矣春秋書武氏仍叔之子云者戒後世
人主徇大臣私意而用其子弟之弱者居公選之地
以敗亂其國家也高郵孫氏曰父在而使子非君道
也己在而使子代非臣道也己之父在而代父受命

非臣子也夫王仍叔與仍叔之子皆有罪矣
葬陳桓公
城祝丘
秋蔡人衛人從王伐鄭
隱三年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
王故周鄭交質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
帥師取溫之麥秋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六年鄭伯
如周始朝桓王王不禮焉八年夏虢公忌父始作卿
士于周八月鄭伯以齊人朝王九年鄭伯為王右卿
士以王命伐宋十一年王取鄔劉蔿邘之田于鄭而

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原絺樊隰郕欑茅向盟州陘
隤懷至是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
鄭伯禦之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
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左拒以當
蔡人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鬭心若先犯之
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支固將先奔既而萃於
王卒可以集事從之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縺戰于
繻葛曰旝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大敗祝聃射王
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
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

祭足勞王且問左右○公羊氏曰從王正也謝氏曰
君行而臣從君臣之大義也人君總天下之大以言
則行以動則濟者以臣子效事君之義也周衰諸侯
不遵王命久矣桓王之伐鄭也三國乃能為王出師
以討不庭勤王之道至矣春秋書曰從王所以明君
臣之大義也以君臣大義書三國從王而大國之不
能從王其罪見矣三國出兵蓋禦行也鄭莊公以手
足之親出為王室仇敵諸侯所宜致討也三國雖以
卿出而侯伯無躬親夾輔之勲三國從王書人而諸
侯事王不盡之力其失見矣程子曰王師於諸侯不書

敢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夷狄不書戰夷狄不能抗王
也此理也其敵其抗王道之失也
大雩
公羊氏曰大雩者何旱祭也何以不言旱書雩則旱
見言旱則雩不見劉氏意林曰雩常事不過旱則雩
非常也謝氏曰諸侯不得祭天祈穀行于社稷雩礼
行于境内之山川而已雩祈雨之祭也大雩祭天而
雩天子之礼也夏百穀需雨之時故雩以盡夏秋大
雩失天時也然則大雩書僭也秋大雩書急也家氏
曰郊禘亦僭何以不書大郊禘一而已矣故不言大

若雩則諸侯之雩与天子之雩為礼各異是故書大
以識其僭
螽
公羊氏曰記災也程子曰蝗也既旱又蝗饑不在書
也
冬州公如曹
淳于公如曹度其国危遂不復○程子曰州公嘗為
王三公故称公謝氏曰諸侯以王命主社稷撫人民
其有難也明忠信嚴守備与民以死守之保国之義
也州公以小国閒於大国度其国危而不能守乃至

於不畏王命不恤社稷人民私以一身避難適曹然
則州公非朝曹也亦非奔曹也其行欲以免禍而已
春秋書曰如曹而州公不能保守其国其惡見矣穀
梁氏曰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
六年春正月寔来
自曹来朝○愚按舊説或謂寔是也猶曰是人来盖
謂州公也此承上文去年冬州公如曹書之也若上
書州公如曹之下即書寔来則寔州公也今州公如
曹在五年之冬寔来在六年之春經隔一年安可謂
承上文書寔来也春秋之文如化工生物春秋之義

如日星在天決不如是之晦昧也或又謂寔州公名
去年如曹未失国故不名今来魯不復其国則是匹
夫也故名之使果州公也於去年如曹宜以失国之
例書曰州公寔如曹則今年寔来乃州公也去年不
書其名今年不書其国安知寔之為州公乎蓋闕文也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
紀來諮謀齊難也
秋八月壬午大閲
簡車馬也　公羊氏曰大閲者簡車徒也程子曰為
國之道武備不可廢必於農隙講肄保民守国之道

也盛夏大閱妨農害人失政之甚無事而為之妄動
也有整而為之教之不素何以保其国乎胡安定先
生曰書八月非時也書大閱非礼也孫大閱天子之
礼魯諸侯而行之其僭可知

蔡人殺陳佗

荘二十二年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
○高郵孫氏曰陳佗弑君之賊然其迹不見於経惟
趙氏推之謂在五年甲戌之下己丑陳侯鮑卒之前
而左氏傳又亦載其事趙氏之説是也朱子曰陳佗
文公之子桓公之弟公疾病殺其太子免而代之公
卒而佗立明年為蔡人所殺此墓門之詩刺佗而追
咎先君不能為佗置良師傅以至此也胡氏曰佗殺
太子而代其位至是踰年不成之為君者以賊討之
書蔡人以善蔡書陳佗以善陳也善蔡者以蔡人知
佗之為賊善陳者以陳国不以佗為君知其為賊故
称人称人者討賊之辞也不以為君故称名称名者
當討之賊也魯桓弑君而鄭伯与之盟宋督弑殤而
四国納其賂則不知其為賊矣齊閹人弑君者及其
見殺則称位蔡般弑父者及其見殺則称爵是齊蔡
国人皆以為君矣聖人於此抑揚予奪遏人欲於横流

存天理于既滅見諸行事可謂深切著明矣纂弑之賊
外則異国皆欲致討而不赦内則国人不以為君而
莫之与誰敢動於為悪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賊
子懼使隣国明討賊之義与国絶軌纂之姦則乱賊
何自而作非作無以成其乱此春秋所以書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

子同生以太子生之礼挙之接以大牢卜士負之士
妻食之公与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于申繻対曰名
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以徳命
為義以類命為象取于物為假取于父為類不以国
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隠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
人以諱事神名終将諱之故以国則廃名以官則廃
職以山川則廃主以畜牲則廃祀以器幣則廃礼晋
以僖侯廃司徒宋以武公廃司空先君献武廃二山
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与我同物命之
曰同　程子曰冢嗣之生国之大事故書高郵孫氏
曰王者之法立子以嫡所以杜争奪之患而正嫡庶
之分也嫡長之生必挙以礼而史書之册嫡庶有定
分少長有定日一書於史則少不得陵長庶不得加
嫡争奪之患消而愛憎之心息也春秋十二公二百

四十二年未有書子生者而子同之生特書之所以
明史書之常法而示嫡庶之有分也餘公之生或非
嫡或季不係禮或舊史不書春秋載一可以見二著
是可以明非者此之謂也胡氏曰適冢始生即書于
策與子之法也唐虞禪夏后殷周繼春秋兼帝王之
道賢可禪則以天下為公而不拘于世及之禮子可
繼則以天下為家而不必于讓國之義万世之通道
也與賢者貴于得人與子者定于立嫡傳子以嫡天
下之達禮也故有君薨而世子未生之禮植遺腹朝
委裘而天下不亂者以名分素明而民志定也經書

子同生所以明與子之法正國家之本防後世覬嫡
庶正之事重訓之義大矣此世子也其不曰世子何
也天下無生而貴者惟於天子然後為世子　愚按
生即書之所以見名分之已定而明父子之親暨于天
子然後稱世子所以見春秋之貴而明君臣之義與
賢與子雖帝王之達道然與子易與賢難與子而專
於立嫡決不至乎亂與賢而或非其人則反至爭亂
且以春秋書之曹之子臧吳之季札非不賢也父兄
知其賢也奔國以讓之二子之識不足以及此辭而
不受卒亂二國賢可輕與乎然則與賢之事不可行

於後世既與賢也必舜禹而後可舜禹不世出也茍非舜禹之徒讓
以生亂耳故春秋主於立嫡憂天下之生亂也然以當時之事觀之非華
賢之法而不書也蓋亦無與賢之事可書也故但書與子之法
以為万世之常經使世復生舜禹也在上者又有克
與舜也則必本天下以授受矣何待春秋之書乎書
與子之法以教當時存與賢之法以待來世是則夫
子之微意而亦春秋之權也

冬紀侯來朝

請王命以求助于齊公告不能○程子曰紀侯不能
工諸天子近赴諸侯和輯其民人致死以守而欲求

援於魯桓不能保其國宜矣　愚按魯桓弒君之賊
天偏義即得誅之身且不保安能救大國庇小國而
救人之急乎紀侯主之以求援其何能國春秋備書
之雖曰小事大弱事強亦必有道也

春秋經傳闕疑卷之三

新安後學鄭玉纂集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胡氏曰書焚咸丘所謂焚林而田也孔子曰古者昆蟲蟄而後火田去莽翳以逐禽獸非竭山林而焚之也咸丘地名焚咸丘見其廣之甚矣譙氏曰古者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示盡也舉咸丘焚之失先王田獵之道矣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程子曰臣之弒君天理滅矣宜天下所不容也而天子反聘之諸侯相繼而朝之逆亂乎天道歲功不能成矣故不書秋冬與四年同曰然則十五年邾人牟人葛人來朝何以書秋冬四年與此明其義矣胡氏曰立天之道曰陰陽〻居春夏以養育為事所以生物也陰居秋冬以肅殺為事所以成物也王者繼天而為之子則有刑賞〻以勸善非私與也故五服五章謂之天命刑以懲惡非私怒也故五刑五用謂之天討古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象天道也桓弟弒兄臣弒君而天討不加焉是陽而無陰歲功不能成矣故特去秋冬二時以志當世之失刑也獨于四年之

年缺焉者按周制大司馬諸侯而有賊殺其親者則正之放弒其君者則殘之桓弒隱公而立大司馬九伐之法惟未之舉猶有望也及冢宰下聘恩禮加焉則天下之望絕矣四年宰糾書名而去秋冬二時以見天王之不復能用刑也陳恒弒其君孔子請討之以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桓弒隱公而立鄭方伯連帥環視而莫之恤猶有望也及穀鄧二國自遠來朝則天下諸侯莫有可望者矣故七年穀伯鄧侯各書其名而去秋冬二時以見諸侯之不復能修其職也然則見之行事不亦深切著明也乎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公羊氏曰烝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亟也亟則黷〻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高郵孫氏曰烝進也於冬時物皆成熟凡可為者皆進而祭之也程子曰冬烝非過也書之以見五月又烝為非禮之甚也程氏學曰春秋祭祀常事不書周正月夏十一月也烝冬祭合禮而書者為五月復烝見黷也禮曰祭不欲數〻則煩〻則不敬宗廟重事祭祀有時乃慢棄褻黷于先君其罪著矣

天王使家父來聘

杜氏曰家父天子大夫家氏父字程子曰春桓弒立未嘗朝覲而屢聘之失道之甚也胡氏曰下聘弒逆之人而不加貶者既名冢宰於前其餘無責焉乃同則書之義以此見春秋任宰相之專而責之備也高郵孫氏曰桓公大惡之人五年之間來聘者三春秋一切書之所以見不能討惡而王道之衰遂使篡人得志也

夏五月丁丑烝

程子曰正月既烝矣而非時復烝者必以前烝為不

備也其瀆亂甚矣胡氏曰春秋之文有一句而包數義者有再書而一貶者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之類一句而包數義春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再書而一貶

秋伐邾

泰山孫氏曰不出主名微者

冬十月雨雪

春秋十月夏時八月也陰未當盛陽未當衰八月而雪所以見陰盛而陽衰也程子曰建酉之月未霜而雪書異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公羊氏曰祭公天子之三公何以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遂者何生事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成使乎我也使我為媒可則因用是往逆也女在其國稱女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高郵孫氏曰祭公逆王后而來至于魯者魯主天王之婚也祭公來魯謀婚謀合而遂往逆之不反命于天王也張氏曰祭公謀於魯則當復命于王然後逆于宗廟以明逆后之重今使魯為媒而用是往逆輕褻王配如此何以示正始之道哉故曰若祭公之私行而以逆后為遂

事以深譏之陳氏曰書遂始於此凡遂譏也莫甚於逆后罪祭公且罪魯也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程子曰書王國之事不可用無王之月故書時而已杜氏曰季姜桓王后季字姜姓公羊氏曰其辭成已則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紀父母之於子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姜京師者天子之居京大也師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高郵孫氏曰祭公之逆則曰王后天子命為之后雖在于紀亦天子之天下也自紀而歸則曰季姜有父母之尊不敢以尊名稱

也天王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者扰曰至大矣小者不能敵也至衆矣家者不能當也故天王自處于至衆至大之地以臨天下之家小也季姜之歸不曰周天下無性而非周也胡氏曰自逆者而言則當書歸其匹內主六宮之政使妃妾不得以上僭故從天王所命而稱王后示天下之母儀也自歸者而言則當𢯱居侍下使夫人嬪婦皆得進御于君而無嫉妬之心故從父母所子而稱季姜化天下以婦道也其歸之抑揚上下進退先後各有所當而不相悖皆正始道也王化之基春秋之所謹也様鄉呂氏曰季姜

書歸于京師而別夏之逆后不書歸者祭公之逆以春爲之主故書之詳列夏之逆以其過魯而已故書之魯也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享曹太子初獻樂奏而歎施父曰曹太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穀梁氏曰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使世子伉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子以內爲失正矣內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則是放命也尸子曰夫已多乎道胡氏曰周官典命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而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世子固有出會朝聘之儀矣然攝其君稱子男者謂諸侯朝于天子急述職也諸侯閒于王事則相朝其禮本無時曹伯既有疾何急於朝桓而使世子攝戴大位爲之寵也危病耶之何也世子君之貳也君疾而攝剸出啟寵何之心當享而射姑歎蹢月而終生卒其有疾明矣而使世子來終生之過也世子將欲已乎則方今矣曰孝子盡道

以事其親者也不盡道而苟焉以從命爲孝又焉得爲孝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胡氏曰十者盈數也天道十年則亦周矣人事十年則亦變矣桓公至是其數已盈宜見誅於天人矣十年書王紀常理也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公羊氏曰會者何期辭也穀梁氏曰弗遇者志不相得也弗內辭也高氏曰衛侯先與公爲會期既而棲

與齊鄭合謀將以伐我故公往會而弗遇此固衛侯之失信然亦見公以弑逆為諸侯所棄聖人書之所以深為万世之戒也范氏曰桓至桃丘而衛不來故書弗遇以敘恥家氏曰此桓有求于衛侯欲為此会衛人拒而弗許春秋與之諸説皆以為譏衛侯失信非也自入春秋弑君者衛州吁魯桓宋督三人爾州吁逆正天討而宋督以賂免魯桓請婚以結齊割許田以賂鄭故得逭討至今而諸侯莫不盡與也衛之于魯親而非黨自弑君來首改其要結之路今魯人請以為会衛侯獨不從春秋與其能絕惡人不與為

会非貶其失信也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餼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于齊齊人以衛師助之　胡氏曰春秋加兵于魯衆矣未有書來戰者此獨不稱侵伐而以來戰為文何也兵凶器戰危事聖人之所重也誅暴禁亂救加于己蓋有不得已而應之者矣未有悖逆縱欲得已不已而先之者也魯桓弑立天下大惡人人之所得討也鄭伯則首盟于越以定其位齊侯則繼会于稷以濟其惡曾不能修方伯之職駐師境上聲罪致討伸天下之大義也今特以私忿小怨親帥其師戰于魯境尚為知類也哉春秋之所必誅而不以聽也故以三國為主而書來戰于郎鄭人主兵而首齊猶衛州吁主兵而先宋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胡氏曰盟會皆君臣之礼故微者之盟會不志于春秋凡春秋所志必有君與貴大夫居其間者也惡曹之盟即三國之君矣既不以道興師為郎之戰又結怨固黨為惡曹之盟數前書其爵而以來戰者罪後

書此盟而以齊爵示貶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于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相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内寵子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弗從初祭仲有寵于

莊公莊公使為卿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于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　胡安定先生曰宋公執人權臣廢適立庶以亂鄭國故奪其爵胡氏曰祭仲鄭相也見執于宋使出其君而立不正罪較然矣何以不名命大夫也命大夫而稱字非賢之乎也乃尊王命貴正卿大祭仲之罪而深責之也或曰孔父賢而書名則以禮之大節也今此則名其君於下而字

其臣于下何以異乎曰春秋者輕重之權衡也變而不失其正之謂權常而不過乎中之謂正求瑕孔父道其常祭仲昭公語其變惟可與權者其知之矣○忍謂孔父死于其君之難故詩盡君前臣名之禮祭仲擅廢其君故不得從孔父之例陳氏曰春秋之褒貶名號不足以書意則見于辭書曰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〻忽出奔衛斯其爲辭也辭矣謝氏曰國有權臣則上下易分生殺廢置惟其所命故宋之欲立鄭君也執鄭一祭仲而鄭國之君位迭矣春秋首書宋執祭仲而繼以突歸忽出以明鄭國進退之權皆出祭仲也突公子也不以國氏者貴其非正也忽君稱名不稱子以其絕于國人也鄭莊公之卒也忽以世子嗣位已五月矣然不足以結人心德不足以保居位是狂狡以為忠良矜小廉以失大援群人棄外而國命權於私門君道微弱而偪和行於臣由此命令皆出於權臣而其勢與匹夫不異故宋人誘祭仲而執之也突有臣氏歸從而忽無左右之助矣由此突歸國而忽出奔于衛也然則突非正也非正而于入稱歸以罪忽之失人心也忽正也正而於出稱名以罪忽之失君位也其於突也去國以明非正

稱歸以明得國其於忽也稱國以明正去爵以示絶而突之進不由正忽之衰失君道其忌顯矣歸內辭入外辭於歸而稱入于入而稱歸皆春秋變文以示義也臨江劉氏曰歸者順辭者易辭焉非所順而書易也突之易見祭仲之挈也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公羊氏曰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胡安定先生曰蔡叔者字也蔡侯之弟也高氏曰諸侯之來國而字之言與君同體也趙氏曰凡大夫特盟公侯非禮也陳氏曰以大夫會諸侯盟於是始也家氏曰大夫

盟諸侯強国行之則為伉敵国行之則為僭亂流之
弊諸侯大夫同是而外交強国以脅制其君如魯季
衛孫宋華之所為此其構與春秋不与也
公會宋公于夫鍾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胡氏曰臣与宋公盟于折為与宋公會于夫鍾于闞于
虛于龜皆存而不削何其辭費也曰盟者春秋所惡
而屢盟以長亂会者諸侯所得而数会以厚疑聖人
皆存而不削于以見屢盟而卒叛数會而卒離其事
可謂著明矣是春秋之志在于天下為公講信修睦
不以會盟為可恃也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平杞莒也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張氏曰宋之納突于鄭求賂而後使之入及突入国
之後不能備其責言遂成釁隙故桓公欲平之高氏
曰宋公連燕人将以討鄭故公復往會請平而与之
盟杜氏曰燕人南燕大夫家氏曰南燕姞姓在鄭衛
之間姞女為后稷元妃周王業所基也北燕姬姓在
晋之北召公奭之後也昭三年北燕伯款奔齊称北

所以別於南二燕皆周建國而俱以燕為號豈受封
之始便有南北之異乎史記謂燕為山戎所隔至齊
相伐戎闢道而後与中国通故其見于春秋獨後此
一燕之辯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公会宋公于虛冬十有一月會宋公于龜
高氏曰公去宗社人民而六出与宋會蓋公憾鄭忽
而欲定突足以不憚屈身力為鄭請然諸侯臨涖一
国之民ゝ不可一日不治則司不可一日去之故先
王之法諸侯朝于天子則出境天子巡狩則出境方

伯率諸侯以征伐則出境親迎則出境若無事出境
則誅春秋之時侵伐盟会無時無之諸侯未嘗安居
国中以治其民也聖人志書之以著其罪于罪之中
又為之軽重焉蓋當時王政不行天下無王諸侯不
從事於盟会則又無以安其国者相会以謀侵伐者
各從其会以見其事以王法論之凡諸侯去其国家
而禮相会者皆罪尔聖人又適以一時之權而較以
軽重也今公屢ゝ為鄭而数出会宋ゝ公亦為求賂
而数与公會皆非為国為民其罪均耳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高氏曰宋公辞平故公自危遂適會鄭伯而謀伐之
許氏曰王迹既息伯統未興諸侯自擅无所禀命現
隱十年見兵革之乱也桓十一年以来見盟會之乱
也是以君子不得已于斯氏而以礼楽征伐実与桓
文故伯統头起則无權此乱諸侯有所一矣模卿呂
氏曰突蔡君也武父之盟書曰鄭伯何也諸侯雖以
蔡詩国尚其大臣君之其国人君之諸侯亦与之会
盟以為彼國之君也聖人亦従而君之従其実也

丙戌衛侯晋卒

高氏曰辛丙日之䝉上文也重書丙戌必有一誤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句瀆之立宋成未可知
也故又会于虚冬又会于亀宋公辞平故与鄭伯盟
于武父遂帥師而伐宋戰焉　胡氏曰既書伐宋又
書戰于宋者責賂于鄭而無厭屢盟於彝而無信者
宋也二國聲其罪以致討故書曰伐夫宋人之罪固
可伐矣取其賂以立督者魯桓也背其力以篡國者
鄭突也先諸己然後可以非諸人春秋之義用貸治
不肖不以乱易乱也故又書曰戰于宋来戰者罪在
彼戰于郎是也往戰者罪在内戰于宋是也謝氏曰
凡内戰公敗則書戰不書敗以敗為耻也戰不書公
諱之也敵敗則書敗不書戰以敗之為耻也敗則書
公不諱也伐宋者公也戰則知為敗矣故諱不書公

春秋經傳闕疑卷之四

春秋經傳闕疑卷之五
新安後學鄭玉纂集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
侯燕人戰齊師宋師燕師敗績
宋多責賂於鄭々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
戰　高郵孫氏曰齊宋衛三國稱爵君行齊重也燕
稱人微之也戰則齊重敗則稱師重衆也春秋之法
居喪稱子緣人子之心創巨痛深之時不忍即先君
之爵而稱之衛侯晉卒于去年之冬於此纔三月爾
猶未葬也而衛之嗣君出會諸侯而伐人之國又自

師山書院 卷五

稱其爵不以喪禮自持聖人據實而書之見其罪且
深疾之也胡氏曰左氏以為鄭與宋戰公羊以為宋
與魯戰穀梁以為紀與齊戰趙氏啖據經文內兵則
以紀為主而先於鄭外兵則以齊為主而先於宋独
取穀梁之說蓋齊紀者世讎也齊人合三國以攻紀
魯鄭援紀而與戰々而不地於紀也不然紀將滅亡
不暇何敢持兵越國助魯鄭以會怨乎齊為無道恃
強凌弱此以紀為主何也彼此各道加兵於己又有
引咎責躬之事礼義辯喻之文猶不得免焉則亦同
其封疆致死以守上訴諸天子下告諸方伯連師與

隣國之諸侯其又有伸之者矣不如是而憤然與戰
豈已亂之道乎力同度德動則相時小國攖大國而
幸勝焉禍之始也息伐鄭而亡鄭勝蔡而懼蔡敗楚
而滅今紀人不度德不量力不徵辭輕與齊戰而為
之援者弑君之賊篡國之人也不能保其國自此哉
始春秋以紀為主者德相時脩治之意也

三月葬衛宣公
胡氏曰葬有內辭既與衛人戰曷為葬衛宣公然不
棄義懟不廢禮是知古人以葬為重也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師山書院 卷五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十有三年鄭人來請修好至是会于曹々人致餼〇
高氏曰鄭伯欲結曹好故公往会之也公與鄭伯皆
篡逆之大惡天下所不容今会于曹々之容惡可知
也

無冰
公羊氏曰記異也胡氏曰按豳風七月周公陳王業
之詩也其詞曰二之日鑿氷冲々三之日納于凌陰

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周官凌人之職頒氷于夏其
藏之也固陰沍寒于是乎取其出之也宥食喪祭于
是乎用藏之周用之徧亦理陰陽天地之一事也高
郵孫氏曰春秋之春夏時之冬也冬而氷者陰陽之
常物理之自然也冬而无氷則是陽氣不閉而陰氣
不凝也洪範五行是謂常燠聖人以為政教之差上
干陰陽則陰陽乖戾謹而書之曰无氷无不宜无也
春秋書災異之法有曰无者无氷是也有曰不者不
雨是也然而氷不曰不氷而謂之无雨不曰無雨而
謂之不皆曲盡其微而書之也孔子于春秋委曲詳

冬无一字焉然者所以傳信万世以示人也

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鄭子人來尋盟且脩曹之會　穀梁氏曰夏五傳疑
也杜氏曰不書月闕文泰山孫氏曰孔子作春秋専
其筆削損之益之以成大中之法豈其日月舊史之
有闕者不隨而刊正之哉此云夏五月無者後人傳
之脫漏尒高郵孫氏曰春秋諸侯使弟來者皆罪其
不當使也弟而何使則命而使之可也不命而使之
徒曰弟焉罪之也來盟者盟于衆也春秋自外而至
盟書曰來盟胡氏曰諸侯之弟見例以字通而書名
者罪其有寵愛之私非友于之義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高郵孫氏曰御廩者粢盛所藏也雖尊為天子又有
宗廟者為諸侯又供粢盛故天子籍田諸侯躬耕皆
所以教民務農而親事祖祢也然而災焉公之所事
者得無不敬而粢盛之用先乃閼乎四時之祭秋曰
嘗春秋之八月夏時之六月也而嘗不時也御廩災
總四日而嘗焉不時且不敬也御廩之災公之不德
而事祖禰之道不至也不知遇災而懼責身修德以
答災異之戒遽然以災之所餘未及時而祭之蓋公

无恐懼之心而褻瀆甚也胡氏曰御廩粢盛之所藏
其新又矣何以不書營宮室以宗廟為先重本也御
廩災而新則不書常事也以為常事而不書垂教之
意深矣知其説者然後知有國之急務為政之後先
雖勤于工築而民不勞怨与妄興土木困民力以自
奉者異矣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禄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焚渠門入及大逵伐
東郊取牛首以太宮之椽歸為盧門之椽　穀梁氏

曰以者不以者也謝氏曰以用也高氏曰宋公不道執人之卿易人之君既又來賂無厭深怨實之皆已而自量其力不足以加之于是復以齊蔡衛陳之兵以伐之夫諸侯之國甲兵有制皆統乎天子乃敢私用之与擅為之用以伐人之國大亂之道也宋公之罪斯为尤甚故皆以爲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左氏曰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公羊氏曰王者無求求車非礼也穀梁氏曰求車非礼也求金甚矣常山劉氏曰田之治也天子命貢賦于天下而無敢不從無有求也諸侯奉貢賦于天子而無敢不恭不至於來求也世亂反此書者交譏之所以見王室之微而著諸侯之罪也胡氏曰遣使需索之謂求以發事而求貨財已為不可況車服身經乎求轉求車求金皆書曰求垂無戒也夫上有好者下又有甚焉者矣王者有求下觀而化諸侯又將有求以利其國大夫又將有求以利其家士庶人又將有求以利其身皇皇焉惟恐不足未至于簒弒奪攘則不厭也古之君子又昭儉德以臨照百官尊卑登降各有定數示等威明貴賤民志既定之後皆安其分而无求矣刑寢矣及傳心一動莫為防制以至於亢不衷官失德廉耻道喪寵賂日章淪于危亡而後止也觀春秋所書則見王室衰亂之由而知其廣猥亂之說矣

三月乙未天王崩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婿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与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厉公出奔蔡六月乙亥昭公入　謝氏曰突進不以正王法所不容也故出奔稱爵而復名張氏曰忽之所以得歸者以其當為世子也所以不稱鄭伯者以其不能君也故程子曰忽稱世子本當立者不能保其位故不爵樸鄉呂氏曰書復歸者復其位也高氏曰突假宋之援以弟簒兄居位數年患祭仲之專將殺之為仲所覺故避仲而出至人因其奔故書名以絕之然突之出奔非国人絕之止避祭仲尔不書祭仲逐君何也逐君之臣其罪易知居而見逐其罪甚矣聖人教在乎端本

師山書院

清源故凡諸侯之奔皆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為文所以警乎人君也君存稱世子君沒稱子鄭伯既沒而忽就稱世子者何也忽而出奔不能自固其位爾人皆疑其不正故因其歸而正名曰世子以明冢適當嗣也不曰復歸則無以知其嘗有國矣

許叔入于許

高郵孫氏曰隱十一年許嘗為鄭所有許之宗祀不絕而許叔居許東偏故无誠許之文至此鄭有子忽子突之亂許叔能乘其勢入許而復其國聖人羙之故特書許叔入于許叔當許之危亡國君出奔則可

全宗祀居其東偏及鄭之亂兄弟爭位而強臣制命則以我之全力復其國而居之聖人善其屈伸得宜進退無失也特書其字曰許叔不書其爵者未嘗有爵也不曰歸者有鄭之難不可以安而歸也謝氏曰稱入外之也莊公非以罪患失國特以大國為之難而已蓋未絕于國人也許叔上伸正義于王下求直于大國復莊公于位而相之以治國人許叔之義也今乃乘鄭之亂幸君之危而竊有其國與盜而得之者亦奚以異哉故春秋書入而外之也　愚按入有二義一曰逆辭一曰難辭使莊公而尚存則許叔當迎莊公反國而相之今擅其國而有之惡也則逆為逆辭所以貶之使莊公而已卒則許叔復有其國使先祀不絕善也則入為難辭所以褒之而又見其克復之不易也今亦無所考矣然以經文觀之夫子所書既繫之國復著其字則入非有所貶乃所以見其難而褒之爾

公會齊侯于艾

謀定許也　愚按隱十一年入許之役齊魯鄭也今許叔乘鄭之亂以復其國齊魯不興師以問之則亦已矣安得反為之會以定其位乎高氏謂魯嘗與齊

絕矣至是僖公卒襄公立公復通好焉而齊襄居喪出會越禮畔道與文姜為鳥獸之行桓公彭生之禍兆于此矣故春秋志之以齊侯為主理或然也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公羊氏曰何以稱人夷狄之也其狄之何天王崩不奔喪而相率朝弒君之賊也陳氏曰旅見非邦交之禮自參以上甚矣凡朝不勝識其甚于自參以上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　程子曰突非正也忽既惡行故國人君之諸侯助之書爵所以戒居正

者已不能保則人取之矣書入以見義不容也謝氏曰忽雖復歸衆所不保故突入于櫟人心所在則命令隨之命令所在則君道隨之故忽雖正雖在內稱世子突雖不正雖在外稱鄭伯人心在突不在忽故也突雖爵以其非正故稱名以世子在內故書入春秋之于突也出奔名之入櫟又名之惡其不正而始終罪之因已至矣然以忽无君道人心歸突故出奔稱鄭伯入櫟稱鄭伯然則突稱鄭伯乃以忽失君道而國人從突也觀春秋前書忽歸後書突入而至人所以罪忽而誅突責君道而存世嫡其旨盡於此矣胡

氏曰往于厲公櫟國削而不書據書入于櫟何也夫削己之死親君其城之叛太叔皆莊公所親戚也今又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何謀國之誤也衛有蒲戚而出獻公楚有陳蔡不羹而叛弃疾末大必折有國之害也厲公據國削而不書者若曰既入于櫟削其國已後矣于以明君重取輕強幹弱枝以身使臂之義為天下與來世之鑒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公于袲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初鄭伯將以高渠弥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己也十七年十月辛卯弒昭公而立公子亹十八年秋齊侯師于首止子亹會之高渠弥相七月戊戌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弥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莊十四年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无貳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无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貳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尤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　高氏曰伐鄭者伐忽而納突也突无道篡國諸侯嘗伐突而拒忽今反欲出忽納突廢嫡立庶其罪大矣宋公始納突反為突所伐今又連諸侯為突伐忽无道之甚不可勝誅胡氏曰穀梁氏曰地而後伐疑詞非其疑也夫昭公雖正其才不足以君一國之人復歸于鄭日以微弱厲公雖篡其智足以結四隣之援既入于櫟日以

強盛諸侯不顧是非而計其強弱始疑于輔正終變而与邪相与連兵動衆納簒國之公子故詳書其会地而後伐以譏之也

十月六年春正月公会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謀伐鄭也　泰山孫氏曰未能納突故復会于此

夏四月公会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程子曰突善結諸侯故皆为之致力屢伐鄭也高氏曰春与曹謀而曹人不肎今又与陳侯同伐宋初伐突期于服突而已不期忽之帰也突奔而忽帰則不利于宋故宋公連年伐忽以納突以此言之鄭国之

乱宋公实為之故以宋為首也家氏曰自去冬迄今夏三書公会再書伐鄭不閒以他事誅宋莊之輔簒而干正也人孰无義理之心忽之正突之不正皦如黑白之易辨忽在外五年莫有仗義而復之者突甫入櫟五國之君翕然来会如蟻慕羶納其賂其故何哉蓋宋馮莊先以其所以簒者而輔人之簒不惟同悪相恤抑亦惟利是趍鄭之土田鄭之重器有以蕩挫其方寸故雖黨悪棄義彼亦有所不恤矣樸郷呂氏曰或疑宋既以齊蔡衛陳責賂於突而伐鄭不宜今年又謀納突遂謂袲之会曹之会皆是伐突以救忽然以粛桓方与突伐宋亦不宜會宋以伐突春秋諸侯離合不常可勝辨哉今但據伐鄭二字言之則是時突在櫟忽在鄭則為伐忽明矣　過按春正月会于曹蔡先于衛夏四月伐鄭衛先于蔡夫諸侯班序自有定制猶天建地設不可乱也何俄頃之閒而変易若此乱或以為以至之先後為上下夫以至之先後為上下是以利害率人而不要諸礼也當時諸侯国有為之者夫子之修春秋其肎從乎又或以為以兵之多寡為先後夫以兵之多寡为先後是以強弱率人而不要諸義也當時諸侯固有行之者夫子之

修春秋安得不正之乎为或者以為蔡自此服屬于楚故春秋貶之而列于衛下為近是然蔡之従楚亦无岁月之可考豈在是岁正月至四月之閒乎姑闕之以俟知者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冬城向

程子曰春秋之文莫不一一意在示人如土工之事無大小莫不書之其意止欲人君重民之力也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初衛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属諸右公子為之娶於

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洩姜縊宣
姜与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
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
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
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
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
牟惠公奔齊　高氏曰衛宣納伋之妻生壽及朔朔
譖其兄伋因併壽殺之既立之後驕而无礼二公子之
黨怨之朔懼而出奔遂立公子黔牟為衛侯　聖人
於朔之奔特名以絕之蓋春秋之法凡諸侯不能嗣

師山書院　卷五

守先業上下弃離播越失地自取奔亡之禍者皆生
名之朔齊甥也故奔齊樸鄉呂氏曰奔而名國非
其國矣奔而又名國代其國也鄭伯突出而世子忽
入國固忽之國也衛侯朔出而公子黔牟立國非朔
之國也陳氏曰此衛人立公子黔牟而奔後則其但
書奔何以為自失國也春秋之法苟其道足以失國
雖有篡公子亦以自致之書之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平齊紀且謀衛故也　高氏曰紀懼齊之見圖每為
之備而齊人多詐故為此盟示之以不疑俾之弛怠

而不我慮是以尋盟既退魯遂与齊戰于奚二年之
後齊遂遷紀之三邑是以知盟之無益而侵伐隨之矣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尋蔑之盟也　高氏曰下有五月丙午則二月無丙
午又有一誤此盟豈非諸侯有謀邾者欲求魯之援
故邾視下文可見　愚按盟之未幾魯即及宋衛伐
邾盟又足恃乎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疆事也于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埸之事
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

師山書院　卷五

謁焉　程子曰天下有道礼樂征伐自天子出春秋
之時擅相侵伐舉兵以侵伐人其罪著矣春秋直書
其事而責常在被侵伐者蓋彼加兵於己則當引咎
或自辨喻之以礼義不得免焉則固其封疆告于天
子方伯若忿而与戰則以与戰者為主處己絕乱之
道也高氏曰二國春方盟會而夏遽交戰彼以疆事
興師而來則豈有以諭之凡戰由主人主人服罪
則不戰矣鄭氏曰戰稱及戰由我起也主戰者公也
不書公諱之也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秋蔡季自陳歸于蔡○
高郵孫氏曰蔡季事迹公穀皆無文惟左氏以蔡侯
封人卒蔡人召蔡季于陳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
嘉之也何休曰蔡封人无子蔡季當立封人欲立獻
舞而疾季避而之陳封人死歸反奔喪思慕三年
卒無怨心故賢而字之左氏何休之意皆謂季指故
經特字之而何休所載不出于傳記不知何從知之
然其事極美可賢則與經所字之義合杜預以為桓
侯无子故召季而立之季內得國人之望外有諸侯
之助故皆字以善其得衆稱歸以明外納杜預之意

蓋謂蔡季當立為蔡君而啖趙陸氏皆以為蔡季義
而後取非如當時之歸者或篡弑或奪正或本非當
立國人不順惟蔡季入繼之善美而字之與杜預之
說相表裏矣今按蔡世家及諸侯年表無蔡季當立
為蔡君之文又莊十年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
歸中間亦无蔡季为君之文由此觀之則蔡季之歸
但為蔡臣尓未嘗為君也季之所以得字著於春秋
當如左氏何休之說蔡季去其國以避其位入其國
以終其喪一國之尊社稷之重則輕去以遜於人吾
君之喪吾兄之喪則又歸焉以服其服然則為蔡季

之行亦足以見取于孔子而書字于春秋也若杜預
陸氏之說考之傳記則無文求之春秋又無事雖得
立為君亦未足多皆不若生被其迹死服其喪之為
美也況獻舞之事相去纔十年間不容蔡季季葬與
獻舞得立之迹不見於經也況世家年表皆无其事
杜預陸氏失之矣春秋入之例有加自文者此蓋其
國奉之以歸故書其所自以其有助焉尓其事之善
惡亦皆隨而見之不繫于輕重也胡氏曰蔡季之去
以遜而去者也其歸以禮而歸者也公子不去國季
何以去權也既歸何以不有國獻舞立矣若季者則

敢所謂智足以與權而不亂力足以得國而不居遠
而不攜逆而不迫者也是以見貴于春秋
癸巳葬蔡桓侯
○愚按五等諸侯春秋于其葬皆稱公惟蔡桓侯書
本爵啖氏曰蔡季之賢為之請于王故仍其舊先儒遂
以為書其一是則諸非自見書蔡桓侯所以見春秋
之臣子不請于王私謚其君而稱公者皆為有罪矣
啖氏之說不知何所本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列國之
君葬者多矣豈無賢如蔡季者一二人為其君請謚
于王而獨一蔡季也朱子曰書蔡桓侯只是文誤此

誅為逆

及宋人衛人伐邾

高郵孫氏曰宋衛稱人微者也高氏曰春與儀父盟于趡今乃自背其盟同宋衛伐之是誠何以哉夫宋人者豈非弒君之黨乎自宋督弒君而賊猶未討也夫衛人豈非逆君之賊乎自衛侯見逆而賊猶在國也今公與他國弒君逆君之黨合心同黨以伐同盟之隣國則公之惡不容于世矣聖人不書公止書及者以桓之罪顯然如此千載之下皆知其與宋衛伐邾者魯桓也不必再言之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高郵孫氏曰書朔不書日孔子因舊史不敢加之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

胡氏曰春秋于十八年後書王明弒君之賊雖身已沒而王法不得赦也又據桓十五年天王崩至是新君嗣三年之喪畢矣明弒君之賊雖在前朝而古今之惡一也然而簒弒者不容于天地之間身无存沒時无古今皆得討而不赦聖人之法嚴矣

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礼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〻〻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張氏曰濼之會不言夫人者夫人不與行会礼也謝氏曰與者彼又行而我從之也遂者彼欲行而我弗能制也春秋書與書遂罪其微弱也女子以幽靜為德正位于内而已故女子與外事則冒修外礼則放馴致其欲又為大悪文姜之弗率婦行也既與之出会于濼又與之出適于齊人君正家之道掃地盡矣女子一失防閑其乱有如此者然則閨門衽席之間可不慎哉胡氏曰與者許可之辞罪在公也猗嗟詩悪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乱為二國患而其辞曰敝笱在梁其魚唯〻斉子帰止其從如水言公于斉姜委曲順從若水從之無所不可故為乱者文姜而春秋罪桓公治其本也易曰夫〻婦〻而家道正夫不夫則婦不婦矣亂者失道也以乗御為才坤者婦道也以順從為事易著于乾坤述其理春秋施於桓公見其用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乗公公薨于車魯人告于斉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脩舊好礼成而不反無所帰咎悪于諸侯請以彭生除之斉人殺彭

生口胡氏曰衆君弒而葬者則以不地見弒今書桓公薨于齊豈不沒其實乎前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後書夫人孫于齊去其姓氏則其實亦明矣高氏曰書葬于齊而不書所葬之故不忍書也所以發臣子之志而厉思孝之心也夫桓公弒君而篡其位卒不免見殺于人而不以討賊之辭加之者齊侯但殺彭君耳不討其弒隱之罪也聖人亦據實而書之所以紀篡弒無已之亂也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高郵孫氏曰桓公見弒于齊喪于此始自齊至告于廟故經書之也高氏曰喪在外又至于內然後欲葬故書公之喪至自齊而夫人之罪不言可知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高氏曰稱我君別外葬也　愚按春秋之法君弒賊不討則不書葬所以責臣子以討賊之事而盡其不共戴天之義也故隱公弒則不書葬今桓公亦弒而書葬者有諸己而後求諸人先諸己而後非諸人桓公弒隱公而自立不特不為君父討賊而已蓋弒君之賊也復擬討賊之義哉故于齊人殺公而書葬明齊人無討賊之義于桓公既弒而書葬明桓公為當討之賊此皆聖人之特筆而春秋之權衡也

春秋經傳闕疑卷之六

新安後學鄭玉纂集

莊公

公名同桓公之子莊王四年即位謚法勝敵克亂曰莊

元年春王正月

三月夫人孫于齊

公羊氏曰孫猶孫也內諱奔謂之孫夫人何以不稱氏與弒公也左氏曰不稱姜氏絕不為親胡氏曰夫人文姜也桓公之弒姜氏與焉為魯臣子者義不共戴天矣嗣君夫人所出也恩如之何徇私情則害天下之大義舉王法則傷母子之至恩此國論之難斷者也經書夫人孫于齊而恩義之輕重審矣梁人有繼母殺其父者而其子殺之有司欲當以大逆孔季彥曰文姜與弒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謂絕不為親夫絕不為親者即凡人爾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以逆論也人以為允故通於春秋然後能權天下之大事矣孫者順讓之辭使若不為人子所逐以全恩也高郵孫氏曰文姜之孫則去其氏哀姜之孫則不去氏文姜殺其夫桓公哀姜殺其子閔公姦惡

之迹同而殺君之罪等然其氏或去或不去者聖人之意也文姜之惡可見矣其孫于齊是宜見絕于齊也不稱姜氏所以許齊絕之也齊侯則是與夫人為惡者矣然許齊絕之者非為齊襄設也以明骨肉之親惡之大至其害義則雖其親得絕之也哀姜之惡可知矣其孫于邾邾非哀姜之國非所宜往也特曰姜氏所以明邾得絕之也文姜齊女齊絕之則有踈骨肉之嫌聖人辨其嫌使之得絕也故不稱姜氏而書曰夫人孫于齊哀姜孫于邾邾非其族以明邾不當受異姓之女他國之夫人未則絕之爾故書曰夫人姜氏孫于邾　愚按胡氏謂絕不為親蓋謂魯非謂齊也若云謂魯當去夫人之號而存姜氏之姓不當去姓而存號也蓋文姜弒桓魯人當絕不待春秋之文惟齊人當絕則非聖人察見至微斷以大義不能識也故其書法若此以哀姜不去氏而互觀之則可見矣

夏單伯逆王姬

左作送公穀作逆穀梁氏曰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命大夫故不名也其不言如何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何也曰躬君

獻於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為禮其義固不可受也公羊氏曰何以不稱使天子召而使之也逆之者使我主之也曷為使我主之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王之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高郵孫氏曰單伯於此見經之後莊十四年書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單伯會伐宋冬又會諸侯于鄄春秋王臣而會諸侯但序諸侯之上亦不若內臣而書會也惟內臣會諸侯則曰會某由此觀之則單伯內臣非王臣也王姬未至於魯不當稱送此當從二傳作逆張氏曰單伯果以天子大夫送王姬必俟館成之後方至魯豈得預書之　愚按文十五年經書單單至自齊使為王臣則安得告至于魯其為內臣明矣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胡氏曰魯于王室為懿親其主王姬亦舊矣館於國中必有常處今特築之于外者致謹于以為仇讐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知其不可故特築之于外也築之于外得變之正乎曰不正有三年之喪天王於義不當使之主有不戴天之讐莊公於義不可為之主築之于外之為宜不若辭而不主之為正也是以君子貴端本為春秋於此事一書再書者其義以復讐為重示天下不可忘君親之意故雖築館于外不以為得禮而書之也高氏曰使不知而為之猶可恕也知其非是而猶且為之又築館于外以自誣此聖人所以深誅而詳著之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家氏曰錫命之禮在春秋屢見而其事不同或即位而見錫或歷年乃加錫或已死而追錫魯桓弑襄死而錫者也衰之決也王使成簡公追命之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予敢忘高圉亞圉策書之辭也魯桓錫命亦當倣此謝氏曰悖逆之人王法在所誅絕乃反生而來聘死而錫命逆天之大也來聘稱天王以明王者當若天道也錫命稱王以明周王弗克若天也憲天理物王之德也臣不能相之於始王不能若之於終由是所為背天而天理不復見矣故王之聘錫桓公也始則名其宰以宰不能相王於始也終則去其天以王不能若天於終也

愚按桓公既死王來錫命聖人猶去其天以示貶者所以見古今之惡一也罪人雖死猶當追廢以示誅

絕使後之爲惡者知懼而不敢爲況可錫命而襃寵之乎其誅討之法嚴矣

王姬歸于齊

胡氏曰魯主王姬舊矣在他公特常事不書此獨書者以歸于齊故也送于京歸築館于外而不書歸于齊則無以見其罪之在也書歸于齊而後忘親釋怨之罪著矣春秋復讐之義明矣家氏曰堯之女舜也書曰釐降二女于嬀汭詩序言王姬適諸侯曰下嫁於諸侯曰降曰下猶有自上而下之意至春秋書法則曰王姬歸于齊與列國女嫁諸侯者無異詞此出於聖人之特筆所以見陰從陽夫倡婦乃天地之大義不以天子女至貴而紊居室之大倫其慮後世遠矣由秦漢以來務在尊君抑臣列侯尚主夫屈於婦甚至降其父母下從弟昆不使以尊行而臨帝女失春秋之教矣

齊師遷紀郱鄑郚

謝氏曰齊將滅紀故遷其三邑而有之胡氏曰邑不言遷遷〻不言師其以師遷之也者見紀民猶足與守而齊人獨暴用大衆以迫之爲紀屬也凡書遷者自是而滅矣春秋興滅國繼絕世則凡遷國邑者不再貶而罪已見矣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師師伐於餘丘

穀梁氏曰於餘丘邾之邑也胡氏曰國而曰伐此邑爾其曰伐何也誌慶父之得兵權也莊公幼年即位首以慶父主兵卒致子般之禍於餘丘法不當書聖人特書以誌亂之所由爲後戒也魯在春秋中見弒者三君其賊未有不得魯之兵權者公子翬再爲主將專會諸侯不出隱公之命仲遂擅兵兩世入杞伐邾會師救鄭三軍服其威令之日久矣故翬弒隱公之（而宣）命氏不能明其罪慶父弒子般而成季不能遏其惡公子遂殺惡及視而叔仲惠伯不能免其死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春秋所書爲戒遠矣

秋七月齊王姬卒

謝氏曰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服大功故書卒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禮者稱情而爲之文也親非姊妹而爲之服其服非禮也齊王之世讐也其始爲之主其婚其終爲之服其喪非孝也胡氏曰莊公於齊王姬厚矣如不共戴天之念何此所謂不能三年

之喪而緦小功之察特卒王姬以著其罪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左氏曰書姦也穀梁氏曰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
正也婦人不言會言會非正也饗甚矣胡氏曰婦人
無外事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在家從父出嫁
從夫夫死從子今會齊侯于禚是莊公不能防閑其
母失子道也故趙氏曰姜氏齊侯之惡著矣亦所以
病公也曰子可以制母乎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于
國君〻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
若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督下車馬
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威命
之不行哀戚之不至矣　愚按夫人之孫既去其氏
矣此復其氏者所以著其為齊侯之妹示之以別而
討其亂倫之罪也
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穀梁氏曰此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其會仇
讎伐同姓故貶而名之也公羊氏曰溺者何吾大夫
之未命者也胡氏曰有父之讎而釋怨罪大矣況與
合黨興師伐人國乎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左氏曰緩也胡氏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
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王崩
至是蓋七月矣先儒或言天子不志葬又以為不言
葬者常也夫事孰有大於葬天子者而可以不志乎
死生終始之際人道之大變豈以是為常事而不書
也陳氏曰文公使公子遂葬晉侯叔孫得臣葬襄王
是均周晉也昭公使叔弓葬宋公滕侯叔鞅葬景王
是均周宋滕也均猶可也晉景公卒成公弔喪而定
王不書葬是康王卒襄公送喪而靈王不書葬不臣
於周而謹於晉是春秋詳之是故春秋不徒志葬也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紀於是乎始判　濮鄉呂氏曰春秋之法凡人臣竊
地以逃者必書奔今酅不書奔則非奔也凡人臣竊
地以自恣者必書叛今酅不書叛則非叛也不書奔
不書叛而直書以酅入于齊則是以酅入于齊求存
其宗祀而已胡氏曰不書名者天下無道強衆相陵
天子不能正方伯不能正伐屈己事齊請後五廟其
亦不得已而為之者非其罪也高氏曰析地而去國

降志而事讐此非紀季之心也以宗國爲寄矣
愚按紀季當紀之危能與其君效死勿去以守社稷
者正也至於力不能守奉先之命以酅入齊求存宗
祀亦其情之甚不得已者然視宗國忘君兼親事讐
者有間矣故聖人不曰以酅叛亦不曰以酅奔而曰
紀季以酅入于齊所以恕季而罪齊然非獎季也
冬公次于滑
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穀梁氏曰次止也
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胡氏曰春秋紀兵伐而書
次以次爲善救而書次以次爲譏次于滑譏之也魯

紀有婚姻之好當恤其患於齊有父之讐不共戴天
苟能救紀抑齊一舉而兩善并矣見善不爲而有畏
也春秋之所惡故書公次于滑以譏之也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謝氏曰享兩君相見之禮也享禮在廟尚數也夫人
出享齊侯黷禮之大也人無恥畏則無所不爲故文
姜初會齊侯於禚次享齊侯于祝丘張氏曰夾谷之
會齊侯欲享魯君夫子猶以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
合拒之豈齊侯文姜可以行之於祝丘乎假先王之
礼而爲禽獸之行大亂之道也

三月紀伯姬卒
泰山孫氏曰內女不卒此卒者爲襄紀侯大去其國
齊侯葬紀伯姬起也程子曰伯姬卒而紀國亡魯爲
父母兄弟之國反使齊侯葬之書此所以罪魯是謂
文見於此義起在彼者也或曰齊侯迫逐紀侯取其
國而葬其妻義豈在此乎曰齊侯之惡不待貶絶而
可知若魯之罪則聖人之所以明微也家氏曰內女
嫁於諸侯而書卒者七人其間復有出而歸者爲至
於卒葬皆書則紀伯姬及叔姬與宋共姬三人爾伯
姬以國亡爲齊所葬悉而書之叔姬伯姬之娣國亡

夫死守節于酅特錄其葬非例也共姬則遇灾而終
節行顯著是以卒葬皆書之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襄陵許氏曰齊與陳鄭遇垂蓋謀取紀是以紀侯見
難而去也
紀侯大去其國
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
也 程子曰紀侯大去其國大名責在紀也常山劉
氏曰大者紀侯之名生名之著失地也高氏曰按齊
之圖紀固非一日先以兵遷其三邑志固在於滅矣

紀量力之不支無以為討遂使季以酅事之夫紀地
不過伯里而去四邑則地幾盡矣今齊方與陳鄭遇
垂兵未加于其國紀侯不暇葬其妻遽委之而去此
何理哉夫為國君死社稷不以難去今紀無內難但
為齊所逼而敵猶未至境也借使齊以兵臨我猶當
勵其臣民固其禦備而為之守上訴于天子近赴于
鄰國求為之援不幸而力不足則一死之可也惡有
先自委其國而去之者哉先儒以大王之事擬之過
矣胡安定先生曰紀侯身去國為齊有不言滅者非滅
也齊未嘗加兵於紀之都城不言奔者非奔也奔者

身雖奔而國家在焉陳氏曰紀侯大去其國未知紀之
自亡歟人之亡之歟曰齊侯葬紀伯姬則齊亡之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胡氏曰葬紀伯姬不稱齊以而曰其君者見齊兼迫
逐紀侯使之去國雖其夫人在殯而不及葬然後哀
公之罪著矣　愚按凡葬者皆彼來告而此往會之
也紀既亡矣必不來告也齊侯葬之魯必不會也聖
人所以錄伯姬之葬罪魯且罪齊也罪魯者以其不
能救婚姻之國至於滅亡雖其姊妹之喪亦不能葬
而使讐人得以葬之也罪齊者以其既滅人之國乃
葬人之妻大暴而小慈以欺世盜名也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公羊氏曰公及齊侯狩其稱人何諱與讐狩也前此
有事矣曷為獨於此焉譏莫重乎與讐狩也胡氏曰
夫狩者馳騁田獵其樂下主乎己一為乾豆其事上
主乎宗廟以為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胡齊侯稱
人而魯公書及以著其罪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薛氏曰齊師者軍旅之間也高郵孫氏曰不曰其地
師之次止無常也謝氏曰孫于齊猶有畏心焉會于
禚享于祝丘則無所畏矣曰會曰享猶有恥心焉如
齊師則無恥矣會非夫人事享又甚焉享非夫人事
如齊師又甚焉胡氏曰〻會曰享猶為之名也至是
如齊師蓋惡之心亡矣夫人之行不可復制矣春秋書
此以戒後世謹禮於微慮患於早之意也

秋郳犂來〻朝

胡氏曰郳國犂來名夷狄之附庸也夷狄附庸例書
名程氏曰郳犂來〻修朝禮故書曰朝且其後數從中

同諸侯之會王命以為小邾子蓋於此已能自進於禮矣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納惠公也穀梁氏曰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逆天王之命也高氏曰衛朔讒其兄使至於死而盜其位其罪大罪天王治其舊惡而廢之斯得宜矣諸侯舉兵強納之悖抗王命不臣之甚也謝氏曰內無貶公之道故上書公以見諸侯下書人以示貶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胡氏曰王人微者子突其字也以下士之微超從大夫之例而書字褒救衛也高氏曰善子突則以尊王命故尊王命所以重諸侯之罪也家氏曰救固善也而王師不言救諸侯相攻而諸侯救之夷狄內侵而方伯連師救之可以言救今諸侯擅兵伐國王不能令而以兵救之救非所以施於王也蓋伐之為言天子事也而諸侯以之救之為言諸侯事也而天子以之用見當時諸侯之无王而名分幾於掃地矣聖人作經垂訓於諸侯之伐則削其爵而人之於子突之救則正其名而字之所以明君臣之分而正五國無王之戮其義精矣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寧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　公羊氏衛侯朔何以名犯命也其言入篡辭也穀梁氏曰入者內弗受也出入名以王命絕之也程子曰朔讒其兄而使至於死其罪大矣然父立之諸侯莫得而治也王治其舊惡而廢之宜也胡氏曰朔藉諸侯之力連五國之師拒王官之微者以復歸于衛其勢宜無難矣而書入者逆王命也樸鄉呂氏曰春秋之初惟桓之五年書衛人陳人

蔡人從王伐鄭是天王猶能操征伐之權也惟莊之五年書會齊宋陳蔡伐衛六年春王人子突救衛是天王猶能執廢置諸侯之權也夫三國從王伐鄭而鄭服則諸侯無有不臣者矣惟其伐鄭而鄭不服然後王命不行於天下夫使王人子突救衛而黔牟立則諸侯无敢不稟命而自立者矣惟其救衛而朔得以自立然後王命益不行於天下春秋之初天王之能舉政刑者惟此二事而亦止於此然則鄭寤生之抗王五國之納朔擢髮不足數其罪矣

秋公至自伐衛

高郵孫氏曰人君一出或行數事不可並告擇一事之重者而告之春秋因舊史書之爾

娛

冬齊人來歸衛俘

胡氏曰俘者二傳以為寶按商書稱遂伐三朡俘厥寶玉則俘者正文也寶者釋辭也言齊歸衛寶則如四國皆受賄之賂也春秋特書此事結正諸侯之罪也夫以弟弑兄臣弑君篡居其位上逆天王之命人理所不容矣彼諸侯者豈其弗察而援之甚力則未有以驗其喪心失志迷惑之端也及至齊人歸寶然

後知其有欲貨之心而動於惡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狥于貨寶賄賂公行使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與不至於篡援則不厭也春秋結正諸侯之罪垂戒明矣高郵孫氏曰齊為主兵又分賂焉不著齊人之歸則无以見齊主其賂家氏曰聖人為魯諱故於郜鼎則曰取之宋言宋人以歸于魯非魯取之於衛寶則曰齊人來歸言齊人以歸于魯非魯取之皆諱賂之辭所以存其羞惡之心而垂戒於後世也

春秋經傳闕疑卷之六

春秋經傳闕疑卷之七

新安後學鄭玉纂集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高氏曰防魯地齊侯來而夫人出會之也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胡氏曰恒星者列星也如雨者言衆也人事感於下則天變動於上前此者五國連衡旅拒王命後此者齊桓晉文更伯中國政歸盟主王室遂虛其為法度廢絶威信陵遲之象著矣

秋大水無麥苗

張氏曰周之秋今五月也麥熟苗秀因水漂盡民食乏絶有國之大事故書高氏曰秋大水而无麥苗與隕霜殺菽同義因水灾而無也胡氏曰書大水畏天灾也無麥苗重民命也畏天灾重民命見王者之心矣忽天灾而不懼輕民命而不圖國之亡無日矣春秋所以謹之也

世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胡氏曰防魯地穀齊地初會于禚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一歲而再會焉其為惡益遠矣明年無知弑

諸兒其禍謀之明驗也
八月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穀梁氏曰次止也俟待也杜氏曰期共伐郕陳蔡不至遂重陳蔡不至故駐師于郎以待之胡氏曰伐而次者有整兵慎戰之意其次善之也遂伐楚次于陘是也救而次者有緩師畏敵之意其次譏之也次于匡于聶北于雍榆是也俟而次者有無名妄動之意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是也
甲午治兵
謝氏曰以陳蔡不至故擇日治兵志於攻郕故也國君治兵有特事起而後治兵〻不素習故也胡氏曰此治兵于郎也俟而不至暴師露衆後久不用則有失伍離次逃亡潰散之虞故復申明軍法以整齊之其志非善之譏黷武也
夏師及齊師圍郕〻降于齊師
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〻我之由 胡氏曰書及齊師親仇讐也圍郕者伐同姓也郕降于齊師者見伐國無義而不能服也於是莊公之惡著矣
秋師還

胡氏曰書師還譏久役也按左氏仲慶父請伐齊師莊公不可是國君上將親與圍郕之役也然其次其及其還皆不稱公者重衆也春秋正例君將不稱師師則以君為重今此不稱公又以為重衆何也輕擧大衆妄動久役使陳蔡而陳蔡不至圍郕而郕不服歷三時而後還則無名黷武非義害人未有如此之甚也至是師為重矣義繫於師故不書公以著勞民毒衆之罪為後戒也春秋王道輕重之權斷此類是矣常山劉氏曰春秋書魯用師未有如此之詳者蓋莊公此年之師尤為非義上不稟命於天王無故次郎可謂無名甲午治兵可謂黷武圍郕而郕降齊可謂無功歷三時而師還可謂害民夫逆天道親仇讐圍同姓勤民力與國不信伐國不服故聖人備書之以見其罪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曰捷吾以女為夫人冬十二月齊侯游于姑

棼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服公而出鬬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于床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弒之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　謝氏曰無知僖公母弟年之子也衣服禮秩如適因以作亂然則公孫無知緣公孫之寵而出為

大逆者也春秋奪其公孫所以絕其親而誅之也公子公孫特子孫有承繼之道而肆為逆惡者衆矣故衛州吁弒其公子齊無知弒其公孫所以正大法也所以杜後世子孫爭國之心也無知書齊與州吁書衛同意胡氏曰僖公私其同母異於他弟施及其子衣服禮秩如適此亂本也故於年之來聘特以弟書於無知之弒不稱公子著其有寵而當國也垂戒之義明矣古道親親與尊尊並行而不相悖故克親九族必克明俊德而後九族睦周封同姓必庸康叔蔡叔而後王室強徒知寵愛親而不急於尊賢使為表儀以為親親之道必有篡弒之禍矣徒人費遇賊于門先入伏公出而鬬死石之紛如死于階下是能死節者也春秋重死節之臣而法有特書其不見于經何也如費等所謂便嬖私暱之臣逢君之惡田獵畢弋而不能修民事使百姓苦之者也與大臣孔父仇義行於色不畏彊禦以身死其職則異矣當是時管仲隰朋鮑牙皆沉於不除不見庸也而徒人費石之棼如乃得居左右襄公之所疏遠親信如此故以齊國之強大一也桓公用之則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由親賢人遠小人所以興也襄公用之不能保其身死于

戶下由親小人遠賢人所以亡也此二人雖死于難與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猶不逮焉乃致亂之臣死不償責又何取乎陳氏曰弒君者連稱管至父則其專罪無知何君弒而無知受之則賊不在二子春秋誅利心是故連稱管至父實弒齊襄無知與聞故者也而無知受之則無知為逆首張氏曰襄公即位以至于今春秋所書齊事無一非亡國戕身之謀所謂積不善之餘殃者也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至是雍廩殺無知　胡氏曰

殺無知者雍廪也而曰齊人者討賊之詞也弑君之賊人人之所惡夫人之所得討故稱人人者衆人之詞也無知不稱君己不能君齊人亦莫之君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高氏曰按國語韋昭注云齊人殺無知逆子糾于魯莊公不即遣而盟以要之齊大夫歸逆陰召小白于莒則知此盟蓋公意也故書公及凡國亂而嗣君未定則方伯請天子之命以正之可也今公既不能請天子之命乃循礼以求盟且齊人義欲納糾而自迎之又何以盟為然齊未求君而公固欲盟苟肆不盟恐生他變故以一時之權挾公而盟于蔇所以稱齊大夫而不見名氏者聖人深察人情所難而曲盡一時之變有異乎慶父高傒也公之所為如此宜乎齊人之背盟也

夏公伐齊納糾 齊小白入于齊

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 子糾公穀皆無子字程子曰春秋書公伐齊納糾而不稱子不當立者也書齊小白入于齊以國繫者明當立也桓公兄也當立子糾弟也不當争考之春秋可見桓公之入也書曰齊小白入于齊魯之納子糾也書曰公伐齊納糾左氏誤多子字公穀之言是也楊龜山曰嘗考子糾與小白未嘗為世子而俱出奔故春秋不書子而書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以齊繫小白宜有齊者也糾不稱子又不繫之齊者外之不宜有齊者不宜有齊而入之是為亂而已胡氏曰納者不受而強致之稱入者難詞桓公是殺糾與小白皆以庶子出奔而糾弟也按史周公誅管蔡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是糾幼而小白長矣有齊宜矣宜則何以不稱公子内無所承上不命禀故以王法絕之也桓公於王法雖當絕視子糾則當立故管仲相桓公為徒義召忽死子糾為傷勇 愚按子糾小白之少長傳記所載不同今亦無從考證但以論語所記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子貢曰管仲非仁者歟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觀之則桓公管仲之事決非篡弒矣故程子釋之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以争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

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為不義
不死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
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
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讐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
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起萬世反覆不忠之
亂乎程子之為是說蓋以夫子之言可信也若使桓公
之立非義雖有及人之功夫子之言不以過掩其功
而功過並論可也許其功掩其過以成敗論人吾知
夫子之言必不如是也況肯以召忽死子糾之難為
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乎程子之說千
古不易之論有天下國家者之所當取法豈特施於

桓公管仲而已哉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高郵孫氏曰齊亂不以時葬於是小白始入埜之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公與戎路棄傳而歸　胡氏曰何以不書公莊公志
親釋怨欲納讐人之子謀定其國家不為後與之戰
是故沒公以見眡若為復讐舉事則此戰為義戰當
書公冠于敗績之上與沙隨之不得見平丘之不與
盟為比以示榮矣惟其不以復讐戰也是故諱公以
重眡其忘親釋怨之罪其義深切著明矣高郵孫氏
曰春秋之義內不言戰言戰則敗二百四十二年之
間未有內言敗績者乾時之戰書戰書敗此春秋之
變例也莊公父見弒於齊。為仇讐之國無時而可
通莊公受公子糾之奔志欲納之已盟其大夫伐齊
而納糾矣而公子小白先之既忘其讐也又不量力
而與齊戰為戰而不勝而至于敗師徒崩喪而子糾
不死於死為莊公者其罪如何也莊公有諸侯之位
國君之尊民人之所瞻望一國之所矜式也父之仇
讐則忽而忘之仇讐之子則决而納之既不果納又
戰而敗其師為不共戴天之讐已不報而與之交矣
無辜之民又驅之戰而至敗焉十二公之間師之惡

未有甚於此者內不言戰。不言敗魯史所以待魯
公之法也若莊公之行蓋非魯公之所宜為書戰書
敗若曰我君之所以至於是者由其不君也　愚按
不書公所以諱魯之辱而存臣子之禮特書敗所以
見公之惡以明君父之讐其詞隱而彰其義微而著
非聖人孰能修之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鮑叔師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讐也請

受而弗心爲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之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　張氏曰殺兄弟當著君而罪齊人者廢立之際殺生予奪寄於當國大臣之手毫釐之差霄壤之繆今齊大夫始以糾爲先君之子而盟欲立之謀不審於初已爲罪矣及桓公得國又不體其君天倫之恩從議親之辟以赦其罪而必殺之廢興生殺輕率甚矣故加子於糾又書齊人書取書殺則本國君臣同責其忘恩失義之罪也高氏曰書齊人殺則小白在其中書齊侯殺則國人之罪免

矣穀梁氏曰外不言取言取病內也取易辭也猶曰取其子糾而殺之云爾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爲病矣常山劉氏曰公伐齊納不正故書納糾而不曰子齊人殺糾而書子者齊大夫既自與魯盟而立之矣又自殺之故書曰齊人取子糾殺之以罪齊也胡氏曰取者不義之辭前書納糾不稱子者明不當主也此書殺糾復稱子者明不當殺也或奪或予於義各安春秋精意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糾雖爭立越在他國置而勿問可也必請于魯殺之然後快于其心不仁亦甚矣後世以傳讓爲名而取國者必殺其主以爲一人心防後患意與此同流毒豈不遠哉故孟子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也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愚謂納糾不書子以明糾不可以爲齊君所以罪魯納之不正殺糾復書子以明齊人殺其所立之君以罪齊殺之不當子糾之死或曰魯殺或曰齊殺以經考之齊人取之於魯而殺之齊人殺之國有罪矣魯人非特不能納之又舉以與齊使齊得殺之則猶魯殺之也故書法如此而齊魯之罪見矣

冬浚洙

公羊氏曰浚者深之也曷爲深之畏齊也胡氏曰固國以保民爲本輕用民力妄興大作邦本一搖雖有長江巨川限帶封域洞庭彭蠡河漢之險猶不足憑而况洙乎書浚洙見勞民於守國之末務而不知本爲後戒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

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
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
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
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
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
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
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
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高氏曰公曷為敗齊師能強也能強者何詞直也其
詞直柰何許小白之道於是為記待之至而猶以兵加

我我因敗績而修備齊師恃勝而益驕是以能敗之
所以齊師之來不書侵伐盖因其兵入吾境而遂敗
之不待交戰也家氏曰乾時敗歸齊人得志取子糾
而殺之魯復不敢校而桓公挾其殺糾之餘怒以兵
加魯魯之師直桓之師曲春秋書法坦然易見也
幸魯莊能與仇國為敵而又勝故書曰公敗齊師于
長勺善之也　愚謂春秋之法詐戰曰敗然魯之敗
齊齊曲魯直故春秋善魯之勝非善其勝也喜其勝
于齊也
二月公侵宋

胡氏曰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聲罪者鳴鐘
擊鼓整衆而行兵法所謂正也潛師者銜枚卧鼓出
人不意兵法所謂奇也薛氏曰侵者掠其邊鄙也怙於
長勺之勝無故侵人之國書始惡也
三月宋人遷宿
胡氏曰其曰遷宿者宿非欲遷為宋人之所遷也懷
土常物之情遷國重事也雖遠害就利去危即安猶或
恐沈于衆不肯率從而況迫於脅逐非其所欲棄久
宅之田里刈新徙之蓬蘿道路之勤起怨讟傷和氣
豈不惻然有隱乎肆行莫之顧也其不仁甚矣凡書

遷不待再戰而惡已見矣高郵孫氏曰諸侯受地于天
子傳國於先君不能以道守位以德懷民而見迫於
強大受制於同列去南面之位而為也而為之臣屬
諸侯之尊而為附庸之國為之遷者未免有罪遷人
之國蓋不可勝誅矣許氏曰遷之使未失其國家以
社其義猶有所難則是王未書也至僖文以後則
其臧周無遷國矣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
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

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及還　高郵孫氏
曰公正月敗齊師于長勺而二月侵宋齊納糾之恨
不釋而宋見侵之怨方興故齊宋之師會次于郎將
伐我公乘二國之未至先敗宋師而齊師亦還也胡
氏曰齊人輕舉大衆深入他境肆其報復之心誠有
罪也魯人若能詐用詐謀奉其辭令二去年偷得一
特之捷而精四濟之忿此小人之道故次者不以其
事勝者不以其理交譏之　愚按禮記檀弓魯莊公
及宋人戰于乘丘馬驚公墜敗績與經不同當以經
為正彼蓋記禮者之誤爾

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
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怒使謂楚文王曰伐
我吾救于蔡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
侯獻舞歸　程子雜說曰莊十年荊敗蔡師于莘荊
始見於經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皆止書荊荊本
子爵僻在蠻夷不能從中國政令居中國爵號不共
王祭故夷狄之也莊二十三年書荊人來聘於此始能修
聘而未能備中國之禮故稱書人二十八年荊伐鄭
猶前志也僖二年楚人伐鄭至是始改號楚蓋自此
寖強矣故皆稱人然終齊桓之世惟稱人而不得與
中國之會盟者為齊桓能制其強也至十有七年齊
桓卒楚於是始横十九年則已盟于齊矣二十一年
入盟于鹿上用見周衰微夷狄方張爾至秋之書則
書宋公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楚於是大張列位于
陳蔡之上而書爵矣所以著其強大難制中國不能抗
也至冬告捷以威諸侯聖人復書楚人使宜申來獻
旣其爵又書獻以抑其強爾從是以後有事於中國
皆用其常惟敗而人之者各隨其以見焉劉氏意林
曰吴楚徐越其上世皆有元德顯功通乎周室徐始

稱王楚後稱王吴越因遂称王〻非諸侯所名也故
夷狄之然猶不欲絶其類是以上不使與中国等下
不使與夷狄均推之可遠引之可來此聖人愼絶人
也謝氏曰荊之敗蔡師也哀侯無死社稷之義而臣
服於荊則位已絶於国故書名凡書敗書戕書入以
其君者春秋皆名以其前無死義之忠後無復國之
志故以匹夫名之陳氏曰春秋為夷夏作也荊敗蔡
師于莘是猶夏之始也而言以歸則蔡侯服楚也是
夷夏之大變也吴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則諸
夏之亡者寡矣是故書荊自此始而春秋以吴終

焉聖人之所甚懼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齊侯之出也過譚譚子不礼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趙氏曰覆邦絶祀曰滅公羊氏曰何以不書出國已滅矣無所出也啖氏曰隨敵人歸者書名以重其罪故奔者不名以示等差也凡書滅又書以歸及名者罪重於奔者也既責其不死位又責其無興復之志也國滅君奔者四其三不書名惟徐子章羽書名傳以服吳後乃奔楚故書名以罪之胡氏曰國滅身而不能守其富貴何以

書爵乎已無取滅之罪為持述所加而力不能勝至於出奔則亦不幸焉爾矣其義蓋未純也謝氏曰小國為大國所滅其君力屈而奔者非其不道失國也非以屈節在所棄也以五詞訴王以王命求助邦國則社稷可以復安矣豈可遽以匹夫絶之哉故君以國滅而奔者春秋皆不名所與小之復興也陳氏曰書滅始於此春秋滅國三十六五伯為之也　愚謂此齊桓圖伯之始謀也桓公入國既定其位方欲有以合天下之諸侯而懼人心之不一肯以譚之不礼於己而滅之使天下諸侯懼而畏服此所謂以力服人者也夫三王之興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齊桓殺糾以得國殺一不辜矣滅譚以主盛行一不義矣雖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仲尼之徒無道之者五伯三王之罪人豈不信哉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宋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敗諸鄑　張氏曰宋師再至再敗禍敍及其君畢餘再勝其國亦困於兵矣
秋宋大水

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礼也言懼而名礼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詞也臧孫達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意　張氏曰外災不書此特書者宋來告魯弔之也比見怨不廢礼與諸侯往弔主人罪己之也詞蓋古意之猶存而未泯者也文豈足以應天哉閔公不能践敬之一言而以斳宋萬自禍董氏所謂出災告以譴之而不知變者春秋之存異可不

察哉胡安定先生曰春秋惟內災悉書外災或舉一
二以見天下之異大東萊呂氏曰諸國告則書其類
然為衆所知者亦不待告也
冬王姬歸于齊
愚按此王姬歸齊公羲皆以為過我故書而先儒又
多以為再主齊昏以事考之襄公既弑則譬人已死
王姬歸齊前已書其甚者至此不應再賤當因適齊
道過於魯故畧書之公羲之說為得之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啖氏曰稱紀言紀之婦也書歸善叔姬之全婦道也

陳氏曰紀亡矣曷為謂之紀叔姬存紀也國滅而復
見者善詞也未始沒也而再見春秋所以錄滅國也
是故紀亡矣書紀叔姬胡氏曰莊公四年紀侯去國
至此方卒故叔姬歸酅婦者順辭以宗廟在酅歸奉
其祀也魯為中國夫人有來歸之義紀既亡矣不歸
于魯所謂全節守義不以亡故而虧婦道者也魯人
高其節義恩礼有加是故其歸于酅其卒其葬史冊
悉書之夫子修經存而不削為後世勸家氏曰是時
紀既亡矣而春秋猶書紀叔姬者錄叔姬也錄叔姬
是存紀於既亡之後叔姬不與紀俱亡也高郵孫氏

曰叔姬為伯姬媵法不當書春秋賢之故備書之高
氏曰此見紀季以酅入齊非叛也政以存國爾衆人
疑其迹而春秋明其心因叔姬之歸以見之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十一年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歂
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
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至是宋萬弑閔公于蒙澤遇
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遇大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
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

師圍亳　謝氏曰人君所與居處莊無不可一非其
人陰邪得居其間則雖千乘之君匹夫或得為之難
宋萬凶勇之士也凶則喜禍心勇則無忌憚閔公旦
夕與之相親而不知為之戒故一言拂意而不測之
變發於蕭墻然則左右近習可以使非其人耶胡氏
曰夫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然徒殺其身不能執賊
無益於事亦足取乎食焉不避其難義也徒殺其身
而不能執賊亦足以為求利焉而逃其難者之訓矣
何君為無益哉若仇牧者忠主乎人之本朝執君之
政而君見弑不以其私也雖欲勿死焉得而勿死聖

人書而弗削以為求利焉而逃其難者之勸也惟此義不行然後有棄其君如土梗弁髦曾莫之省而三綱絕矣家氏曰大宰督亦死於此難矣以不書督者以前日弒殤公殺孔父之人身爲弒君未討之罪今復為盜所殺此亂臣逆天討不可以死卽言者舊史因與仇牧同書聖人削之爾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於師殺子游於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　謝氏曰閔公遇弒已三月矣賊三月未討而又出奔宋無臣子可知也逆賊所不待告而誅之逆賊避難濟國而陳容之陳無臣子可知也胡氏曰宋人醢萬則賊已討矣曷為不書陳人殺萬乎夫天下之惡一也陳人不以萬為賊而納之又受宋人之賂而使婦人飲之酒是與賊為黨非政刑也特書萬出奔陳以著陳人與賊為黨之罪而不正天討其法嚴矣故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張氏曰宋人殺萬而書宋萬出奔陳者歸惡于陳也天下之惡當奉天討容受其奔罪已大矣受賂而後歸之所謂肆人欲而滅天理當服黨惡之罪也

春秋經傳闕疑卷之七

新安後學鄭玉纂集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　齊侯穀梁作齊人陳氏曰春秋非主兵皆序爵于是序齊于宋之上予齊以霸也自是無特相會者矣樸鄉呂氏曰方霸國之未興也列國諸侯更相吞噬間有若鄭莊齊僖之流雖能長雄于一時而終未能執霸王之柄天下紛紛莫之統一亦可哀矣雖然人心猶知有周也及霸國之既興也列國諸侯向之紛紛而無統者今則合

然惟霸主之為聽下以號令諸侯上以致天王之狩一時氣勢聲焰赫奕中國賴以少事然自是王命浸微矣聖人之予春秋也固未嘗不予霸主之功亦未嘗喜霸主之盛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矣胡安定先生曰桓公徒有尊周之名无尊周之實観其貪土地之廣恃甲兵之衆驅逐迫脅摧制諸侯納之以會要之以盟臨之以兵制之以力其有不拘者小則侵之伐之甚則執之滅之其實假尊周之名以自封殖爾胡氏曰春秋之世諸侯而主天下之會盟自北杏始其宋襄晉文楚莊秦穆交主會盟迹此而為之者也桓非受命之霸諸侯自相推戴以為盟主是無君矣故四國稱人以誅首亂正王法也齊侯稱爵其與之乎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能會諸侯安中國而免民于左衽則雖與之可也誅諸侯者正也與桓公者權也家氏曰若如胡氏之說是權與正判然為二其首者予爵其從者有誅春秋略其首而治其從必不然也　趣謂此當從穀梁作齊人蓋皆貶也王降而霸此古今之大變治亂之幾微也自是功利之習興而詐力之謀勝二帝三王之澤不復及于天下仁義道德之說不復聞于後世矣況桓公五霸之首北杏又

為霸之始聖人于此安得不致謹乎蓋霸者在春秋衰世固為有功在商周盛時則為有罪何則九合諸侯不以兵車誠足以暫息當時之亂然擅盟會侵伐之權天下但知有霸主而不知有王室實啓後世之亂聖人于霸圖之興方喜天下之有霸猶憂後世之無王也然則聖人之予霸蓋亦甚不得已也故其予之也必以漸其始也貶之其中也進之其末褒之矣北杏之會聖人安得遽與之乎至于葵丘之盟首止之會聖人雖欲不予有不可得也春秋進霸以漸進楚以漸進吳以漸皆古今之大變也然其始也進霸

其中也進楚其未也進吳亦可以見聖人之不得已也嗚呼讀春秋而至此可以見世道之降矣故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也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霸豈不信然哉然使桓公因宋萬弒君之始即舉天王之師修方伯之職討宋萬以正其罪立宋公以定其國其功烈蓋不止此今宋萬以臨宋公以立乃純平宋亂以合諸侯而為霸圖之舉宜其功如是其卑也嗚呼惜哉

夏六月齊人滅遂

滅而戍之　高氏曰北杏之會諸侯猶有未服者桓

公于是滅遂以示威夫特小國以示威以脅大國此齊侯之術也然齊侯未見其欲中國之功而先恃強以滅人之國使其宗社無所歆事人民无所依歸故聖人深責之胡氏曰滅國之與見滅罪孰為重取國而書滅奪人土地使不得有其民人斁其宗廟使不得奉其祭祀非至不仁者莫之忍為見滅而書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其亦不幸焉爾家氏曰霸者假公義以濟私欲滅譚矣又滅遂此不過拓土闢疆之計先王之有天下以興滅繼絕為事而霸者滅國不忌是之謂無王春秋于三年之間連書二滅以著齊桓之功過不相掩也　愚謂天子之於諸侯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其爵之間有輕重而施之又有先後也今齊與遂均為天子之諸侯會而不至告之以辭命懷之以德禮可也而遽然恃強大以滅之使有拒違王命悖慢王室者則將何罪以加之乎桓公此舉豈惟不能盡尊王之義蓋將有無王之心矣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於柯

始及齊平也高氏曰北杏之會遂人不至而齊滅之魯雖不至而齊無以加之者齊自知有負于魯也齊既滅遂乃為柯之會獨會魯而不會他國者度魯之必從

故也此亦齊善圖霸之術也胡氏曰始及齊平也世讐而平可乎于傳有之敵惠敵怨不在後嗣魯于襄公有不共戴天之仇當其身則釋怨不復而主王姬狩於禚會伐衛同圍郕納子糾聖人備書以著其忘親之罪今易世矣而桓公始合諸侯安中國攘夷狄尊天子乃欲修怨怒隣而危其宗社可謂孝乎家氏曰敵怨不在後嗣者謂疆埸小事以釋怨于易世之後若不共戴天之讐無時而可釋　愚按所謂不共

戴天之讎者誓不與之共生于天地之間必欲報而
殺之也讎人已死則非不共戴天矣讎人子孫豈復
可謂之不共戴天乎自魯侯而論之忘其父之殺吾
父而與其子通婚姻盟會之好固為不可以其入之
殺吾父而欲討其子則過矣聖人於此必有等降固
不以為不共戴天之讎而必欲殺之亦不必與之通
會婚姻之好如他鄰國也但柯之盟齊桓霸業方興
魯雖欲不與之盟又懼有滅亡之患聖人以其情為
可恕也故以尋常盟會之辭書之而無所褒貶焉至
於忘父之讎結親其國則罪不容誅矣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
十三年宋人背北杏之會諸侯伐宋其稱人將卑師
少也隱公四年諸侯伐鄭翬帥師會伐則再舉宋陳
蔡衛四國之名今諸侯伐宋而單伯會伐不復再舉
三國之名何也宋人背北杏之會合諸侯而伐之者
齊桓公也會伐者無貶焉故其辭平主謀伐鄭而欲
求寵於諸侯以定其位者州吁也會之者黨逆賊矣
故其辭聲而不殺高郵孫氏曰書會伐者諸侯伐事
以成而單伯後至也左氏曰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
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按左氏於單伯逆王姬

會之也程子曰齊自管仲為政莊十一年而後未嘗
興大衆也其賦於諸侯亦寡矣終管仲之身息養天
下厚矣至於春晉使之不競而已不強致也是以其
功畢而易成
秋七月荊入蔡
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 高郵孫
氏曰荊自敗蔡師始通中國今又入蔡其勢將益欲
令中國備之于始盛之時制之猶易至其漸盛將不
可制矣濮鄉呂氏曰觀荊楚方始而蔡首蒙其禍未
嘗不嘆中國之不振旅當夫備處而莫之制也入春

秋以來蔡嘗從王伐鄭則猶修勤王之職也會鄧盟
折則猶交諸侯之玉帛也伐鄭伐衛伐戴則猶同諸
侯兵車之會也自敗莘以來五年而被荊師虜侯蒙
塵不反而蔡之臣子卒為楚向齊桓鑄霸蔡僅一從
北杏之會自是折而從楚召陵加師僅足以得楚人
之屈服而不能革蔡人從楚之心齊桓終不得置蔡
於盟會齊桓既沒晉文未興楚武既行北方則蔡必
與至於城濮之戰楚既大創蔡亦改圖晉之三會踐
兎周旋文公既沒而中國之盟會蔡復不與厥貉之
次遂執干戈扶楚鞭為窺宋之謀晉悼之興列國悚

然以聽命而蔡且安於楚之字下終悼公之世不能得蔡於盟會也晉悼卒而楚之役蔡嘗從之是中國之諸侯折而從楚者莫如蔡之先其堅於事楚者莫如蔡之甚也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矣楚子棄疾帥師圍蔡矣其冬楚師滅蔡執世子有以歸用之矣楚虔既沒而蔡廬復封則蔡之存亡興廢皆寄于楚而中國安得有之乎蔡朱東國之廢置以楚費無極之一言而廢君立君楚之小臣得制之矣蔡昭抱累世之憾以一裘一佩之微遣三年拘止之辱沉玉璧以絕楚質愛子以請晉氣情而情激亦既轉而從吳矣而召陵之役晉人求貨而辭蔡諸侯侵楚之師不出而楚人圍蔡之師反至柏舉之戰遂使蔡人假手於吳以釋憾楚禍雖深蔡災未已迄于春秋以後而蔡終為楚所并矣則中國諸侯之蒙禍於楚亦未如蔡之甚也向使當荆敗蔡師荆入蔡之時而齊桓即能救中國以攘夷狄則蔡不折而入于楚矣向使踐土之後晉霸常如文公之盛則蔡必不合中國而從夷狄矣向使當蔡昭絕楚從晉之際晉之君能守其先緒而不貪於求貨之臣則蔡必不至於假吳以釋憾而卒致州來之遷矣故其始背中國

也在於荆入蔡而齊桓不能救其再背中國也在於晉文沒而晉霸不能競其終背中國而歸吳也在於晉霸既衰而不能有蔡也讀春秋者寧不為是三嘆哉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宋服故也　高郵孫氏曰諸侯伐宋宋已服罪故齊侯會諸侯於鄄以與宋平而會之單伯嘗往會之故同鄄之會也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於鄄

復會焉齊始霸也　張氏曰齊是霸者蓋指諸侯始定而言然當未信服自是之後宋人猶貳主兵衛鄭未先後叛蓋齊之霸業駸駸向定而諸侯之心猶未一也高氏曰至是諸侯始會而霸体定矣齊侯未主諸侯也明年同盟于幽自幽之會齊侯常在諸侯之上矣許氏曰齊侯三合而不以盟以示重慎是以盟而衆信要故渝也　愚按桓公管仲果有尊王之心及此諸侯未合請於天王用周召分陝故事擇諸侯之賢者與己分東西而治之是亦二伯而已矣何至為三王之罪人哉不知出此而重會以結諸侯斯未矣

夏夫人姜氏如齊

高郵孫氏曰聖人制禮惟父母存者得歸寧其父母沒雖兄弟不往也以預為之嫌而防逆亂之將萌也齊桓雖無齊襄之惡然春秋書之與齊襄等蓋非禮之迹同也張氏曰文姜不如齊者八年矣至是復如齊者蓋鄄之會魯莊不與此行始出于文姜之意齊侯欲求魯好以定霸而莫之拒也許氏曰鄄之會魯侯尚未從桓以其未能比近無以示遠務在求好于魯是以於此受文姜而弗逆以昭親親而齊魯之交平合然而礼防一弛則夫人從此啓越境之端而遂成

如莒之姦使人倫夫正而風俗相化此先王之與所以貴道謹法而不言利也家氏曰姜氏蓋以如齊之故遺禍于魯齊桓而當遠嫌弗卽以示儀於諸侯乃猶聽其來歸置任經而弗問姜不足責齊桓可責甚矣　愚謂齊桓能因姜氏之越禮來歸討其弑夫之罪明正而誅之則家刑國治天下諸侯知所畏而亂亦庶幾乎息矣何憂魯之不會哉今欲求魯之會而容文姜之姦是謀其利不正其義也何以示天下哉亦何以服天下諸侯之心哉此霸之所以為霸而不可以入王道也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胡氏曰霸者之先諸侯專征也非霸者而先諸侯主兵也此齊桓之師何以序宋下猶未成乎霸也二十七年同盟于幽天下與之然後成乎霸

鄭人侵宋

諸侯為宋伐郳鄭人閒之而侵宋　張氏曰閒諸侯伐郳而侵宋不遜於服齊而背二鄄之會鄭之反覆於齊楚之閒蓋始於此高氏曰蓋自此舉之後鄭國不寧矣

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宋故也　許氏曰中國諸侯宋為大既為之服郳又為之報鄭宋自是與齊為一宋親而中國諸侯定矣家氏曰鄭昭以逮子君國實與强臣合而纂之昭得反國實又與强鄰合而挽之據櫟之壁以踐君兇靈昭以弑兄突之為也齊桓始霸謂當聲突前罪請于王而正其戮今為宋伐之非君也

秋荊伐鄭

高氏曰齊既與宋衛伐鄭、服中國而荊又伐之此

鄭自取之也蓋楚與中國爭鄭自是干戈不已張氏
曰自桓二年鄭已懼楚而會鄧至此三十餘年而後
受兵楚之威不輕用蓋如此自是始為中國患矣高
郵孫氏曰前年荆嘗入蔡于是又伐鄭為所以見夷
狄之强而中國之衆也不早備之將横行于天下故
二十三年來聘遂稱荆人僖元年伐鄭遂稱楚人于
此書荆言其尚可與也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
子同盟于幽
鄭成也　公羊會上有公字家氏曰是會也既衆矣

能同必不以公與為諱當從公羊作公會公羊氏曰
同盟者何同欲也程子曰上無明王下無方伯諸侯
交爭齊桓始霸天下與之故書同杜氏曰齊桓始霸
楚亦始强陳介于二國之間而為三恪之客故齊桓
因而進之遂班衛上高氏曰許男先於滑伯滕子者
其時霸主用事輒以其意之向背以為升降或諸國
自以其强弱而相上下聖人因而書之以見先王之
制不復行於當時也陳氏曰諸侯之初主盟也齊桓
之初主盟也舉天下而聽於一邦王者不作舉天下
而聽於一邦古未之有也于其始書曰同盟同衆辭

也猶未予以專主是盟也再盟于幽之後天下知有
齊桓而已矣張氏曰夫子所謂桓公九合諸侯不以
兵車凡蓋其衣裳大會之始也樸鄉呂氏曰盟而書
同蓋出於諸侯之同欲無可疑者以經考之惟再盟
于幽皆書同若葵丘牡丘之會則不書同晉文踐土
翟泉之盟則不書同至於趙盾新城之盟而後書同
自是而後不書同者寡矣蓋齊桓為幽之盟實在荆
入蔡伐鄭之後中國諸侯同於懼楚倚桓公以為重
故兩盟於幽皆書同焉若葵丘踐土之盟則桓文之盛也主
是盟者蓋出於桓文之意而諸侯從之故不書同晉

文卒而楚益强新城之盟同于懼楚自是而後楚日
以强中國之霸業日以不振故凡中國諸侯之相與
盟會者皆倚晉以為重凡皆諸侯之同欲也惟澶淵之
盟不書同則平齊晉也皐鼬之盟不書同則劉子
不與盟也故有以主是盟則不書同是桓文主霸之
盛也二幽之盟而書同則桓公霸業未盛之時新城
以後皆書同則晉人霸業漸衰之際凡書同者衆欲
之也衆欲之則猶未純乎專主盟也家氏曰又有天
王崩不奔喪而為盟與王人下與於列國之盟及其
他義不應盟而為盟者皆以同盟書則同盟之衆例

也學道者事而觀可以得聖人之意朱子曰若桓公不爲尊王室無事自召諸侯則魯莊不赴可也今桓公名爲尊王室若魯莊不赴非是叛齊乃是叛周也若欲復讐則當襄公殺其父之時能以不共戴天之故告之周天子方伯連帥必以復讐爲事殺得襄公方快人意況桓公入國自在襄公被殺之後與魯桓之弑無相干涉或曰若莊公能殺襄公復與桓公爲會可乎曰既殺襄公則自家之責已了與桓會亦何妨但莊公若能殺襄公則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之功將在莊公而不在齊桓矣惟其不能所以屈服於人也

邾子克卒

張氏曰克儀父名稱子也蓋齊桓請王命以爲諸侯故曰子於是始列於諸侯也臨江劉氏曰未成國曰邾儀父既成國曰邾子克成國而後書其卒記其葬未成則否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鄭不朝也　謝氏曰拘而不殺曰執執之將以服之也春秋之亂諸侯擅作刑威以強凌弱而執人之君者有之以上虐下而執人之臣者有之凡執春秋皆奪爵稱人以王法治之也惟晉執曹伯歸京師執得其罪故書晉侯許氏曰宋大鄭小桓公懷宋以德威鄭以刑文王之興大邦畏力小邦懷其德而桓反之是以爲霸道也　愚按左氏以爲鄭不朝公啟則以詹爲鄭使人然以經考之齊鄭同盟于幽在去年之十二月至是纔踰月爾安得便責其不朝也若以爲使人文無所據況鄭之使人齊何緣執之當是以事未聘應對失辭或禮貌悖慢而見執爾

夏齊人殲于遂

遂因氏領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　謝氏曰齊人被殺無遺故曰殲春秋不以責遂而歸咎于齊者以其禍由齊發也書曰齊人殲于遂罪其自取也凡禍出於自爲者春秋上不以委命下不以責人胡氏曰殲盡也春秋書此者見齊人滅遂恃強凌弱非伐罪弔民之師遂人書滅乃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夫以亡國餘民能殲強齊之戍則申胥一身可以存楚楚雖三戶可以亡秦固有是理足爲強而不義之戒而弱者亦可省身而自立矣陳氏曰桓公霸諸侯而喪師於亡國之餘自取之也許氏曰齊師滅諱諱子弟著其君之不訟也齊人

滅遂齊人殲於遂著其民之不歸也孟子以謂霸者
以力服人非心服也力不贍也觀桓之興如此則所
謂以力服人者非耶家氏曰春莊以千乘之國耳於
事讐而不耻遂之遺民鼓其餘勇猶足以殄滅齊戍
春秋特為之書義之也亦可以為忘親事讐者之愧

秋鄭詹自齊逃來

穀梁氏曰逃義曰逃謝氏曰詹以國卿見執不能辯
是非明曲直以解國患乃若匹夫逃雖命逃臣子事
君不可舍之節掃地盡矣春秋以逋竄待之而謂之
逃賤之也臨江劉氏曰賤也以為義死制云乎以為

不義死逃云乎君子不曰幸而免蘇氏曰詹之義當
身受齊責以紓國難而逃逝自免故不書來奔而書
逃來賤之也廬山劉氏曰齊桓始霸同盟于幽鄭首
叛盟受其逋逃辭信義矣張氏曰執列國大夫逾歷
三時不令其服而去致防附庸國因亡逃齊之罪也
奉命以使霸國有罪不能即刑奉身逃竄同於匹夫
失節辱國詹之罪也同幽之盟守信不篤為逋逃主
以取伐於霸主鄭之罪也片言而三罪著春秋簡嚴
於此可見

冬多麋

胡氏曰麋衆所有也多則為異以其又害稼也害稼
則及人矣故書

春秋經傳闕疑卷之八

新安後學鄭玉纂集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大東萊呂氏曰無日與朔史失之春秋亦無由追考也災異之變衰貶之義蓋不在是焉

夏公追戎于濟西

泰山孫氏曰不言侵伐者明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也程氏曰備預不虞武之善經也戎來侵魯不書者不知戎來即去而公追于濟西其无武備甚矣是尤迂也劉氏權衡曰戎來侵魯必有兵衆何緣不知愚謂若今諸蕃出入不意抄掠邊境志在得財不爭土地蹤跡如盜賊故人不知其來也

秋有蜮

杜氏曰蜮短狐也蓋以含沙射人為災胡氏曰蜮魯所無也故以有書夫以含沙射人其為物至微矣魯人察之以聞于朝魯史異之以書于策何也山陰陸佃曰蜮陰物也麋亦陰物也是時莊公上不能防閑其母下不能正其身陽淑消而陰慝長矣此惡氣之應其說是也春秋書物象之應欲人主之慎所感也世衰道微邪說作正論消小人長善類遠天變動于

上地變動于下翕歘將食人而不知懼亦昧于仲尼之意矣

冬十月

十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公羊氏曰媵者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媵不書此何以書為其有遂事程子曰鄄之巨室嫁女于陳人結以其庶女媵之薛氏曰陳人之婦異鄄之女而陳大夫之婦也結之媵內女也不言內女者陳人之婦而魯媵之不可也謝氏曰陳人之婦魯女嫁為卿大夫妻者古者卿大夫亦相媵故也未知孰是杜氏曰結在鄄聞齊宋有會權事之宜去其本職遂與二君為盟非魯公意而又失媵陳之好故冬各來伐胡氏曰媵淺事陳人微者公子往焉是以所重臨乎禮之輕者也齊侯霸主宋公王者之後盟國之大事也大夫輒與焉是以所輕當乎禮之重者也禮不失己亦不失人失己與人寇之招也是故結書公子而曰媵陳人之婦譏其重以失己也齊宋書爵而曰遂譏其輕以失人也遂者專事之辭聘禮大夫

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
也謂本有此命得以便宜從事時不受專對之辭耳
若違命行私雖有利國家安社稷之功使者當以矯
制請罪有司當以擅命論刑何者終不可以一時之
利亂萬世之法是春秋之旨也

夫人姜氏如莒

家氏曰魯莊不能防閑其母猶有望于齊桓之正之
前此姜氏如齊齊不能討遂使肆然無所忌憚蕩進
及書非惟魯之辱亦齊之辱也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胡氏曰本辭曰伐其稱人將卑師少也結方與二國
盟則其來伐我何也齊桓始霸責魯不恭而謂夫已
與人以招寇也或以結能為魯設先難之策為齊宋
畫講好之計身在境外而精其國家為春秋予之故
稱公子非矣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胡氏曰十五年夫人姜氏如齊至是再如莒而春秋
書者禮義天下之大防也其棄亂之所由生猶防止
水之所自來也衛女嫁于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
得故泉水賦許穆夫人閔衛之亡思歸唁其兄而阻
于義故載馳作聖人錄于國風以訓後世使知男女
之別自遠于禽獸也今夫人如齊以寧其父母而父
母已終以寧其兄事又義不得寧國猶爾而況如莒
乎婦人從人者也夫死從子而莊公夫子之道不能
防閑其母棄亂之所由生此以舊防為無所用而廢
之者也是以至此極觀春秋所書之法則知防閑之
道矣

夏齊大災

臨江劉氏曰災則其言大何大非一也宗廟廐庫盡
矣此齊大災也何以書爭為甬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

樸鄉呂氏曰戎之為中國患久矣齊桓之霸豈無意
于攘之哉蓋緩以圖之而未嘗絕也漸以處之而未
嘗遽也中國之諸侯有一焉之不安于我則固不可
以從事于夷狄故汲汲于會盟中國之諸侯者所以
治其內也十年之久而後有伐戎之舉不用大兵而
聲罪致討之義嚴焉其規模之素定故也故此伐戎
書人三十年伐山戎亦書人則其不用大兵亦可知
矣一捷之後而戎始不能為中國患戎不能為中國

患而後奔得以專意于楚此管仲之規摸也雖然齊桓未霸之初滅譚滅遂猶恃力以進自柯盟之後而春秋書齊之事與滅譚滅遂者異矣意者管仲得志其當在盟柯以後乎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張氏曰突鄭莊公之孽子莊公既卒即奪忽之位而篡之中間雖為祭仲所逐旋入于櫟卒取鄭國春秋不復著忽亹儀之在位所以著其不能君也故論者以為突始終能君夫篡弑竊國之人而春秋終始君之且後記其卒于位豈真與之哉所以著小人肆志亂臣賊子得以終于位王法不行而世之所由亂也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薛氏曰文姜之薨甚天王方伯之失遺也張氏曰文姜以國君母寵崇終身一用小君之禮此魯之禍所以至于莊公之終而君弑衆姜慶父誅而後寧亂始息也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泰山孫氏曰肆赦也眚過也肆大眚者罪惡無不赦之辭也程子曰舜典曰眚災肆赦皐陶曰宥過大无易曰君子赦過宥罪呂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未聞肆大眚也肆大眚元惡大憝俱肆之之辭也上廢天討下虧國典縱釋有罪賊虐无辜莫斯為甚天子尚曰不可况魯國諸侯而敢專肆青哉後世患姦宄賊良民其泥于此乎殊失春秋之旨也胡氏曰周官司刺掌赦宥之法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惷愚未聞肆大眚也肆眚而曰大皆譏失刑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穀梁氏曰小君非君也其曰君何也以其為公配可以言小君也常山劉氏曰夫人之謚皆私謚也常疑夫人之義皆從君者也無非無儀婦人不尸善名不當別謚謂為宋共姬者為得禮然此不特為私謚著譏也樸鄉呂氏曰文姜之行甚矣何以得書葬自桓薨于齊之後文姜為國君母者二十年莊公以小君葬之聖人安得不書、桓公薨于齊夫人孫于齊著其罪書夫人如齊如莒以著其惡書薨書葬以著其實並書于策而是非褒貶自見矣陸氏曰葬生者之

事也臣子之礼其可虧乎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

陳人殺其太子禦寇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顓孫自齊來奔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覊旅之臣幸若獲宥及于寬政赦其不閑于教訓而免于罪戾弛于負檐君之恵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使為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胡氏曰公子之重視大夫殺而或稱君或稱國或稱人何也稱君者獨出其君之意而大夫國人有不與焉如晉侯殺其世子申生之類是也稱國者國君大夫與聞其事而不請于天子如鄭殺其大夫申侯之類是也稱人者有二義其一國亂無政衆人擅殺而不出于其君則稱人如陳人殺其公子禦寇之類是也其一弑君之賊人人之所得討晉殺之臣國人之所同惡則稱人如衛人殺州吁鄭人殺良霄之類是也考于傳之所載以觀經之所斷則罪之輕重見矣

夏五月

胡安定先生曰春秋未有書五月首時者此五月之下有脫誤春秋用行簡故也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公羊氏曰不書公諱與大夫盟也穀梁氏曰高傒伉也程子曰諱公盟始與仇國為婚惡之大也謝氏曰親盟大夫以求婚取之大也大喪未畢而謀婚惡之大也故防之盟諱不書公其始諱不書公而公之取惡由此見矣至納幣逆女則直書其以速不可掩故也胡氏曰娶者其為吉下主乎己上主乎宗廟以為有人心者宜于此焉變矣家氏曰魯忘君父之大讎肯婚仇國齊既許之而使高傒先要魯以盟其微魯也甚矣春秋書之責齊也亦以責魯也以下文公如齊納幣觀之其責魯深矣夫仇國以微而如我不惟不恥反屈千乘之尊與其臣盟又躬于齊納幣設周無所恤春秋為之諱之乃所以存其羞惡之心而書法于後世也

冬公如齊納幣

穀梁氏曰納幣大夫之事親納幣非禮也程子曰齊難婚議故公自行納幣高郵孫氏曰莊公忘父之讎而娶讎人之女又在母三年喪內而行大夫之職書曰公如齊納幣所以見公先恩于母不孝于父无廉恥而親納幣為一舉事而大惡者三也家氏曰或曰

魯與齊既爲會盟春秋先責今而通婚不亦可乎曰
主夏盟者齊桓也今納幣而請婚者齊襄之女仇女
也盟仇人之弟猶曰爲其嗣也諸侯皆在不得不與
于盟豈無他族必仇女而後娶其何以奉粢盛入先
君之廟乎吁文姜親弑魯桓罪未討而死今桓之子
娶姜之姪猶覆轍而不以爲戒其愚不仁亦甚矣樸
鄉呂氏曰古者男二十而冠三十而娶過與不及非
禮也天子諸侯十五而冠者以娶必先冠亦欲國嗣
之早定也今莊公生于桓之六年至是三十六歲矣
以世道之正諸侯之貴尚先內主盖爲文姜所制使

必娶于母家而齊女待年未及故自今年納幣趂明
年而如齊觀社又過于穀盟于扈皆爲要結婚姻而
注夫娶夫人奉祭祀以爲宗廟主不以大義裁之而
惟母言是聽則其踰時失禮一至于此聖人一一書
之所以垂戒後世也

春秋經傳闕疑卷之九

春秋經傳闕疑卷之十

新安後學鄭玉纂集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張氏曰至者告于廟也莊公忘父讎而娶其女冒母
喪而往納幣以此告廟以爲有人心者宜于此焉變
矣此與他日書至不可同日語也
祭叔來聘
穀梁氏曰祭叔天子之內臣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
也臨江劉氏曰祭者何邑也叔者何字也爲邑而
字天子之大夫也謝氏曰祭叔天子內臣祭公也祭

公氏外諸侯以聘禮至魯故奪爵書字張氏曰祭叔
祭公之臣爲祭公而聘魯 愚按祭叔當是祭伯之
弟爲祭伯來聘也胡氏曰祭伯來朝而不言朝祭叔
來聘而不言使尹氏王子虎劉卷來赴而不書其爵
秩皆所以正人臣之義也人君而明此不容下比之
臣人臣而明此不爲私交之計黨錮之禍息矣
夏公如齊觀社
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
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
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

不舉矣君舉必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高氏曰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其樂祀典而參愚俗兆乎此矣故左氏外傳載曹劌之言曰齊棄太公之法觀民于社君爲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業也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君舉必書、而不法後祀何觀程子曰昏議尚疑故以觀社爲名往請議後一年方逆蓋齊難之

公至自齊

荆人來聘

公羊氏曰荆何以稱人始能聘也謝氏曰聘問之禮通于中國故荆進稱人陳氏曰聘未有書人者其稱人荆未有大夫也聘未有不稱使者其不稱使荆未有君也荆未有君大夫也而稱人乎是始蓋進之也進之也者憂之也高郵孫氏曰畧之曰荆人猶書其微尚可畧也至文九年使椒來聘其國已盛而文通諸夏諸夏與之等矣春秋不復外之用見夷狄之盛中國不能外之也家氏曰書荆書楚子無書椒異者著其漸盛與中國爭衡非進之也

公及齊侯遇于穀

高氏曰及者公意也婚議猶未定故公往見齊侯于穀無諸侯相見之禮故曰遇此見公不恤國家之事惟婚姻是務家氏曰莊公之爲此遇納幣觀社而書著其急于得偶而求之惟恐其未至也說者謂穀之遇齊人要魯以盟而後與魯爲婚故是冬復爲扈之盟明年乃以姜氏歸孟子謂無羞惡之心非人也其莊公之謂歟或曰如強弱弗敵何曰齊桓之始入柯之未盟魯未嘗一往會齊亦無責乎魯意者齊桓猶知義之所在念其父讎未雪而不敢責之以常人之礼及高傒來盟以大夫伉君公及因是以納幣而請婚焉齊人愈傲而公愈卑自是受欺于齊益甚蓋有以自取矣

蕭叔朝公

薛氏曰蕭叔附庸之君也朝公何因公出而朝乎外胡氏曰穀齊地爲禮必當其物與其所而後可以言禮大夫宗婦覿用幣則非其物也蕭叔朝公在齊之穀則非其所也嘉禮不野合而朝公于外是委之于野矣故凡非其所君子有所不受必反之于正此亦

春秋撥亂之意也
秋丹桓宮楹
高氏曰莊公不能爲桓復讎而反娶其女以奉祭祀其無父之心夫人皆知之而莊公惡人之訊己也故丹楹刻桷以示孝心之不忘甚矣其無父甚矣其行詐也夫宗廟之飾國有彝典而妄肆奢麗加于禰宮亂王制瀆先君不恭莫大焉聖人直書其事其文凡意故凡加非禮于先君之廟者皆春秋之所誅也後世人君崇修廟宇踰礼越制自謂吾嚴奉之勤而且子一有敢議者則指以爲不忠不孝而加罪焉是皆

不知春秋所書之旨也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程子曰遇于穀盟于扈皆爲要結姻好也高氏曰此離盟齊已霸矣護爲離盟者婚議雖定齊猶疑之故爲盟此盟齊志也齊侯以公求婚之急甘心卑下恐有心根齊不得屈身爲可愛也于是致公于扈以盟莫絕婚復悔吝云爾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　胡氏曰公將逆姜氏丹桓公之楹刻其桷爲盛飾以誇示之自常情而觀丹楹刻桷宜若小失而春秋詳書于策御孫以爲大惡何也桓公見殺于齊則不能復而盛飾其宮誇示仇人之女乃有亂心廢人倫悖天道而不知正者也御孫知爲大惡而不敢盡言春秋謹礼于微正後世人主之心術者也故詳書于策爲後世鑒家氏曰禽獸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人知有父而復遡其父之所從出而知有其祖有曾有高焉又遡其曾高之所從出而有始祖焉皆爲之廟以礼之礼自天子至諸

侯公卿大夫士隆殺有等夫然後奉其礼不以踰礼而爲孝也不以僭礼而爲孝也今莊公忘父之仇猶母之欲娶仇女以爲夫人知有母而不知有父既又自知其非丹桓公之楹而刻其桷是悖礼也以悖禮施之親廟不足以榮其親適足以悖其祖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無父也隆于父而薄于祖無祖也無父無祖禽獸之道也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穀梁氏曰親迎恒事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

於鄭也
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穀梁氏曰入者內弗受也何用不受也以宗廟弗受也其以宗廟弗受何也娶仇人子弟以薦舍于前其義不可受也泰山孫氏曰公親迎于齊不俟夫人而至夫夫之道也婦人從夫者也不從公而入失婦之道也高郵孫氏曰夫人之至嘗告廟矣然聖人不與莊公以讎人之女而見其父也特変文而書曰夫人姜氏入以明仇讎之國無時而可與通況取其女以事先君之廟乎高氏曰夫婦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也夫人淫于二叔殺其二子幾亡魯國而終見討于父母之邦由其始之不正也是以春秋盡其辞焉胡氏曰莊公不勝其母越禮踰時俟讎人之女焉舍于宗廟以成奸合卒使宗祀不主弒逆相仍幾致亡國故春秋詳書其事以著不孝之罪家氏曰自納幣爲始至用幣爲卒春秋備書以責之彼愚人何足責哉歟魯莊公亦何足責哉實備書以責齊桓也桓爲盟主方將秉法以示諸侯謂魯莊不當請婚衆女則明義以斥絕之孰曰不然苟欲鎮撫魯國而許之則當諱于用礼飾齊女以行婦道毋使爲二國羞今也不然

納幣未幾要以觀社觀社未幾而有殺之遇扈之盟最後逆女姜乃不與公偕歸是孰使之然哉不責齊桓而誰責哉及哀姜驕淫不婦以害其君然後取而殺之亦已晚矣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无乃不可乎公羊氏曰宗婦者何大夫之妻也覿者何見也用者何不宜用也胡氏曰公事曰見私事曰覿見夫人之礼也曷爲以私言之夫人不可見于宗廟則不可以將諸臣故以私言之也高郵孫氏曰聖人罪莊公娶仇人之女而又侈之至于大夫礼故書曰大夫宗婦覿用幣所以見幣非婦人之贄也
大水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杜氏曰羈蓋曹之世子即位踰年而不稱爵不能君也赤不繫國不稱公子蓋庶孽也謝氏曰戎之侵曹也羈微弱不能保其位故羈棄國出奔羈之出也赤爲戎所納而人心從之故赤歸曹春秋皆書戎侵曹

而繼以羈出赤歸者以明曹國廢立之命皆制于戎
也莊公之卒也羈以世子嗣位已逾年矣猶名不稱
爵以其絶于國人也赤以公子入國非正也非正而
猶歸以罪羈失人心而國人歸赤也其于羈也稱國
以明正去爵以示絶其于赤也去國以明非正稱歸
以明得國而羈之喪失君道赤之進不由正于此見
矣胡氏曰宋人執鄭祭仲而忽出突歸權在宋也戎
侵曹而羈出赤歸制在戎也使鄭忽曹羈明而能斷
雖有宋戎之衆突赤之黨何緣而起以國儲君副不
能自定其位于誰責而可故雖以國氏皆不書爵焉

君正者之戒張氏曰赤以庶逐嫡戎以裔諸夏而天
子方伯不能正此事屬辭簡明之旨可見赤以累齊
也高氏曰按史記世家自曹莊公之後傳公夷昭公
班各立九年今考經文自赤歸至班卒共十八年合
之于史則各據九年疑赤即僖公而世家誤作夷也

郭公

此上下必有闕文或字或曰郭亡亦强通之也當傳
疑

二十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始結陳好也　女叔三傳皆以爲字獨劉朔以爲陳

大夫名陳氏曰前乎此非王室若姻隣無聘者矣于
是文聘齊桓公爲之也自女叔之後諸侯之會數而
朝聘皆之盟主矣春秋所以作也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穀梁氏曰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
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陽也攫鄉呂
氏曰聲陽類也鼓所以作陽而助聲也書曰乃季秋
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而周官鼓
日月則有救人以詔王鼓有太僕以贊王鼓詳于用

鼓者志子助陽也天子伐鼓于社者社陰之神也日
食則陰勝陽也天子尊諸侯卑天子責神諸侯自責
而已諸侯而鼓于社則失正矣後用牲非礼也凡天
災有幣無牲薛氏曰礼天子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
社伐鼓于朝胡氏曰此不鼓于朝而
鼓于社又用牲也

伯姬歸于杞

穀梁氏曰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胡氏曰逆者非
卿其姓名不登于史冊則書歸以志礼之失也高氏
曰君時君之女則加于字以别之此伯姬者桓公未

年所生之女則于今始二十餘歲蓋已失時矣公既
娶而後嫁之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左氏曰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高郵孫
氏曰日食必鼓者以陰侵陽其驗甚遠而為災未見
大水則災及于物其驗已明其災已著其災未見則
聖人為伐鼓之法以救陽且以警于人君也驗已著
者則先事于救也謝氏曰社主土門主出入大水之
為患也魯人欲以聲發變故鼓欲以土勝水故用牲
于社欲以門禦水故用牲于門凡天地之変先王責

諸己求諸人而已猶以為未也又以陰陽象類致力
乎祈禳祭享之間所以盡救災之道也方是時莊公
君道不脩國事不治久矣魯人不知所以消変而一
切求之祈禳之間其祈禳一切以意而不以礼失救
災之道遠矣大水漂蕩而欲以鼓駭之不亦愚乎大
水出為國害而欲以社勝之以門禦之不亦惑乎
冬公子友如陳
杜氏曰魯出朝聘皆書如謝氏曰友莊公弟以公子
為卿故書公子樸鄉呂氏曰公子母弟一也或稱弟
或稱公子者凡諸侯絕朞而臣諸父昆弟君臣者分

之別也昆弟者恩之屬也礼不可以無分異貴賤則
礼法廢任不可以敵君中私恩則公義廢然則春秋
之書公子乃其常也其書弟者变之正也友如陳報
女叔之聘也
二十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
樸鄉呂氏曰莊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不以来聞而
侵我也二十年而齊人伐之必以奸紀而為暴也今
又侵曹以出覊周乱以納赤其勢浸盛矣許氏曰齊
衆伐戎而中國掌隱桓以来世有戎盟至于莊公戎
始反渝戎是以有濟西之役于此伐戎義以勝矣

曹殺其大夫
高郵孫氏曰礼曰刑不上大夫者一國之選而人君
之所尊任者也選之得其人而任之當其才故君臣
相與而國家以治不幸其選之非人而任之不見其
功則放之而已蓋大夫有罪而放之為之君者已有
罪矣况刑之乎故曰刑不上大夫也張氏曰諸侯雖
專一國之權而卿大夫非大罪極悪不得擅加以刀
鋸必以聞于天子凡王制之所甚謹蓋視為一体則
恩意之篤自足以感其忠敬之心于无窮視我土芥
无罪而殺之則寇讐之視有所必至凡春秋于殺大

夫所以詳書而謹之上下相殺之疾至于定哀而極
也胡氏曰稱國以殺者國君大夫與謀事不請于天
子而擅殺之也義繫于殺則止書其官曹殺其大夫
宋人殺其大夫是也義繫于人則兼書其名氏楚殺
其大夫得臣陳殺其大夫洩冶之類是也所謂義繫
于殺者罪在于專殺而見殺者之是非有不足紀也
故止書其官而不見錄其名氏也古者諸侯之卿大
夫士命于天子而諸侯不敢專命也其有罪則請于
天子而諸侯不敢專殺也及春秋時國無大小卿大
夫士皆專命之而不以告于王朝有罪無罪皆專殺
之而不以歸于司寇無王甚矣五伯三王之罪人而
葵丘之會猶曰無專殺大夫故春秋明書于策備天
子之禁也凡諸侯之大夫方其交政中華會盟征伐
雖齊晉上卿止錄其名氏至于見殺雖曹莒小國亦
書其官或抑或揚或奪或與聖人之大用也明此然
後可以司賞罰之權矣陳氏曰凡殺大夫例名之此
其不名何惡君也莊公卒有戎難爲出奔陳亦于是
篡書篡而殺其大夫則必不義其君者也宋杵臼之
弑也始不書賊而曰宋人以是爲君無道也無道而
殺大夫則亦不義其君者也是故曹僖公之大夫不

名宋昭公之大夫不名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胡氏曰按書伯禽誓征徐戎則戎在徐州之域爲魯
患舊矣是年春伐戎秋又伐徐必戎與徐合兵來襲
爲魯國之患也故雖齊宋將卑師少而公獨西行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家氏曰杜氏以伯姬爲莊公之女即二十五年歸于
杞者陸氏謂春秋時有子叔姬者三皆謂時君之女
稱子者以别先君之子公穀以爲同母姊妹非也則
此伯姬未必是莊公之女藉是莊公女于洮亦非歸
寧之地春秋書公會杞伯姬于洮非歸寧之義也謝
氏曰伯姬魯女洮魯地女有歸寧于國無出會于境
洮之會在魯有敗禮之愆在杞失正家之道陸氏徵
首也參譏之也公及杞侯伯姬俱失正矣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陳鄭服也　愚按十六年會于幽始書同盟至是再
會于幽復書同盟然前盟會者九國今止五國將以
陳鄭反復至是始服故齊侯會公及宋望國而盟之
不再盟他國也程子曰同志而盟非率之也謝氏曰

明年荆伐鄭公會二國救鄭然則鄭若于楚欲與中
國同盟可知也高氏曰齊侯九合諸侯此其二也十
三年北杏之會猶人十五年鄄之會不稱公而去年
伐宋之役猶以宋主兵故穀梁謂此盟授之諸侯也
授之諸侯齊桓得衆也胡氏曰同盟之例有更其文
覆而書同盟此盟鄭伯之所欲而書同盟者也凡盟
皆小國受命于大國不得已而從焉者也其有小國
願與之盟非出于勉強者則書同盟所以志同欲也
前此鄭伯皆貳于齊矣至是齊桓強盛有伯中國攘
夷狄之勢諸侯皆歸之鄭伯于是乃有畏服之心其

得與于盟所欲也故特書同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原仲季友之舊也　高氏曰大夫不交諸侯諸侯不
行使乎大夫今公子友往會他國大夫之葬蓋私行
也魯人聽其出故同出使之文而繫之葬原仲以重
其罪謝氏曰諸侯相葬禮也人臣無境外之交卿非
君命不越境公子友以私事出境葬大夫其專命擅
制不待貶絕而自見矣　愚按春秋書人臣出境未
有著其事者此獨書葬原仲何也蓋不著其事則嫌
於出聘故特書其事以明其以私事出境而更不加
譏貶之詞所謂直書其事而義自見也

冬杞伯姬來

歸寧也　趙氏曰合禮者常事不書豈有二百四十
二年內女惟一度歸寧乎蓋知非禮而來故書高郵
孫氏曰春秋內女適諸侯者多矣於其歸寧未嘗曰
子其歸寧嘗事與書也伯姬非莊公子義不當歸故
書曰杞伯姬來也薛氏曰非公之子不歸寧非公之
子而歸故曰來也陳氏曰內女為夫人凡八見於經
未有書公會者而會自伯姬始由是來朝其子由是
來求婦伯姬之為皆春之所開也是故終伯姬之世

但書來

莒慶來逆叔姬

高氏曰叔姬者伯姬之妹皆非莊公女也穀梁氏曰
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程氏曰學人臣
之禮無外交故大夫非君命不越境以莒慶國卿而
與魯為婚是外交也不書逆女而云逆叔姬以別卿
為君逆也臨江劉氏曰莒慶非有君命叔姬非適諸
侯也何以得書以公之自為之主故則書也胡氏曰
諸侯嫁女於大夫而自主之非禮也

杞伯來朝

謝氏曰伯姬在魯故杞伯來朝　愚按杞三王之後爵本上公在桓公時猶稱侯至是稱伯其後遂稱子或曰為時王所黜或曰齊桓之伯以強弱為次或曰以其用夷禮或曰自侯而伯自伯而子蓋浸以微弱或曰滕薛杞爵號不同皆口授傳寫小國多誤衆論紛紜闕之可也

公會齊侯于城濮

春秋經傳闕疑卷之十

春秋經傳闕疑卷之十一

新安後學鄭玉纂集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蒍國為之師及惠王卽位蒍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十九年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二十年夏鄭伯遂以王歸秋王及鄭伯入于鄔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二十一年春鄭伯虢叔殺王子頹及五大夫二十七年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至是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

愚按子頹之事使誠有之乃王室之大变春秋何故不書齊人奉王命以討衛不王之罪春秋亦當時書以著其美而無一辭及之何也況子頹之事乃衛侯朔之所為己歷十年之久朔又死矣不應至是始命齊侯討其子也況取賂而還亦非齊侯始霸之事皆不可言泰山孫氏曰前年公及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衛侯不至故齊人伐衛謝氏曰齊人伐衛以衛有可伐之罪也衛人有辭不服故與齊人戰焉

衛人力不勝齊故敗績桓公威力可謂盛矣然伐國不以道雖小國有主舉兵相敵終于卒伍敗衂而後退焉者也故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桓公以仁義用兵特服之而已安能使人心服哉故齊之伐衛也上書伐下書戰以著衛人無服齊之心春秋戰分主客戰而為主者其罪大戰而為客者其罪輕以戰由主起故也齊人以兵來伐我苟直焉以義辭吾之直而勿與之校可也謹邊陲嚴備守需其反而勿與之爭可也上訴天王下告列國求為之助以解其危可也若夫不恤民命而以戰為

心則曲反在我而不在人罪反在此而不在彼矣然則春秋以齊人主伐而以衛人主戰者以明兩國之戰由衛人欲戰所致也戰之為禍大矣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皆戰之由也故仁者之兵有征無戰邦國有罪以兵誅罪而已服則舍焉未嘗以戰為事也邦國有亂以兵定亂而已順則止焉未嘗以戰為事也用兵而至于戰者皆好功貪殺而輕民命也故春秋以大罪歸于首戰之人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秋荊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為館于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于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讎我反忘之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秋中公鬬班殺子元鬬穀於菟為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　穀梁氏曰善救鄭也趙氏曰文公與諸侯同盟故荊伐鄭時稱人進之也伐後稱荊狄之也蓋夷陵犯中國久矣天子不能制方伯不能

鄭小國困于水大亦久矣方是時荊以不仁伐鄭而三國能出力救之三國與鄭同盟而後能與之同患小國有息肩之地矣胡氏曰桓公主兵據夷安夏之事見矣

冬築郿

胡氏曰郿邑也凡用工大曰城小曰築故館則書築臺則書築囿則書築郿邑而書築者創作邑也其志不視歲之豐凶而輕用民力于其所不必為也則非人君之心矣

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

冬饑臧孫辰糴入齊　胡氏曰麥熟于夏禾成在秋
而書于冬者莊公惟宫室臺榭是崇是飾費用浸廣
調度不充有司會計歲入之多寡虛實然後知倉廩
之竭也故于歲杪而書曰大無麥禾劉敞謂不言如
齊告糴而曰告糴于齊者言如齊則其情緩告糴于
齊則其情急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
三年之食今莊公享國二十八年當有九年之積而
虛竭如此所謂寄生之君也蘇氏曰是歲未嘗有水
旱蟲螟之災而書大无麥禾者劉向春秋說曰土氣
不養稼穡不成也沈約宋志言孫皓時嘗有之苗稼

豐美而實不成百姓以飢合境皆然連歲不已則所
謂大無麥禾也　愚謂春秋書此見莊公不用心於
民事歲之凶豐食之有無皆所不問及冬民飢始知
大無麥禾急遣臧孫辰告糴于齊也苟非齊桓有救
災恤鄰之義則魯民之不爲飢殍者幾希矣他日葵
丘之會申嚴遏糴之禁豈非自此而推之乎然則堯
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其民無菜色者以其
備之有素也有國有家者其可不知所務而預爲之
備乎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廄

公羊氏曰新延廄修舊也修舊何以書凶年不修穀
梁氏曰冬築郿春新延廄以其用民力爲已悉矣臨
江劉氏曰延廄者天子之廄非諸侯之廄也高氏曰
魯侯僭來天子之事備十二閑之馬聖人不敢斥言
之是以特因其修舊而書以譏之且去冬大無麥禾
今又新延廄所謂廄有肥馬民有飢色何以爲民父
母乎謝氏曰廄以安馬而已必惡舊而新之莊公好
治宮室可知也冬方告糴春又興工民困之不憂廄
陋之爲恤與孔子問傷人不問馬異矣
夏鄭人侵許

許氏曰許以近楚自齊之霸未會諸侯故鄭侵之自
是而後許從中國矣
秋有蜚
公羊曰記異也何氏曰蜚者臭惡之虫南越盛暑所
生非中國之所有書有言本無也家氏曰洪範五行
傳云蜚夷狄之物越之所生其爲虫臭惡能害人獨
劉原父云蜚狀若牛而白首一目蛇尾行水則竭行
草則死見則國大疫與傳註所言蓋兩物也高氏曰
此亦夷狄居中國之象自此中國不以爲怪故一書
而不復書如鸜鵒之類中原皆有之蓋始于春秋之

時自春秋以來夷狄之民雜耕居中原豈比數物為之兆乎古者橘逾淮而化枳今淮東之間橘大如拱乃知物理之變殆不可測後世之事古人不能知者眾矣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高郵孫氏曰內女歸為諸侯夫人無他愆行即書卒猶不書葬其賢行之著者則書卒書葬以旌之異於他女也紀叔姬為紀侯之媵法不當書而春秋書歸于紀歸于酅而卒葬皆詳書之者特賢之也胡氏曰紀已滅矣其卒之何見紀侯去國終不能自立異于古公亶父之去故特書叔姬卒而不卒紀侯以明其不爭而去則可能使其民從而不釋則微矣家氏曰以此防民猶有儷體寡居國亡不能死妻舅于夷狄如晉之惠后者可為痛哭流涕矣

城諸及防

謝氏曰諸防二邑諸侯役既已防役又興書及著其不恤民力也凡土工苟害於民雖時勿興可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

穀梁氏曰次止也有畏也欲救鄣而不能不言公恥

不能救鄣也趙氏曰魯蓋欲會齊圍鄣至成待命聞鄣已降故不行耳然疑事無質但當存而勿辭 愚謂是時齊桓正霸齊魯方睦決無爭鄣之事當以趙說為是然不可考矣

秋七月齊人降鄣

公穀皆以鄣為紀之遺邑杜氏以為紀之附庸啖氏曰鄣自是小國爾 愚按紀亡已久遺邑將安所屬以主于今啖氏之說近是齊人降鄣於以見桓公霸業之成兵威之盛也降者有以得其心而使之屈服詩云我心則降是也古之善為兵者不陳善陳者不戰今齊人臨鄣兵刃未接而能使之屈服服則舍之而不復加之以罪亦可謂善為兵矣五霸桓公為盛豈不信哉先儒以為齊恃強凌弱使之降故書齊人降鄣以罪齊者過矣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 杜氏曰濟水歷齊國界在齊界為齊濟在魯界為魯濟 愚按濟之遇左氏以為謀伐山戎然伐戎之役魯實不與獨高氏以為

齊將伐山戎道由魯濟公子是乎出迓之故書曰遇
若解后相值理或然也
齊人伐山戎
胡氏曰齊人者齊侯也其稱人譏伐戎也自管仲得
政政至是二十年未嘗命大夫為主將也未嘗興大
衆出侵伐故晉莊十一年而後凡用兵皆稱人者將
卑師少爾今此安知其非將卑師少而獨以為齊侯
也以來獻戎捷稱齊侯則知之矣夫北戎病燕職貢
不至桓公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越千里之險為燕
闢地可謂能修方伯連帥之職何以譏之予桓不務

德勤兵遠伐不正王法以譏其罪則將開後世人君
勞中國以事外夷捨近政而貪遠略困吾民之力爭
不毛之地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故特貶而稱人以為
好武功而不脩文德者之戒高氏曰以此為防而後
世猶有闢邊拓境好大喜功如秦皇漢武甘心夷狄
者實萬世之龜鑑也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胡氏曰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
時去國築臺于遠而不緣占候是為游觀之所萬民
以自樂也厲民自樂而不與民同樂則民欲與之偕
亡雖有臺其能獨樂乎
夏四月薛伯卒
高郵孫氏曰薛伯卒經無其名舊史失之
築臺于薛
杜氏曰薛魯地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杜氏曰軍得曰捷公羊氏曰獻戎捷戚我也旗獲
而過我也左氏曰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
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高氏曰始伐稱
人此其稱爵者方其伐戎過我固已聘之此獻捷而
稱人則疑若微者故特書爵以誅齊侯矜功威魯之

罪謝氏曰軍以捷為功故勝敵為捷詩曰一月三捷
是也以功告上為獻、臣子之禮也詩曰在泮獻功
是已齊之克山戎也齊侯弱以戎捷耀魯將以震動
小國而威之也春秋過抑齊侯而書曰來獻然其强
也然其强者不與大國以威諸侯也齊大國也來獻
戎捷卑者之事也以卑者屈辱齊侯而春秋抑强扶
弱之心見矣夫構禍邀功使生民陷于荼毒以好戰
者為之患也况直害忠使善良困于沉溺以恃强者
為之患也故春秋紀兵不美戰功其為道也不與强

凌弱　愚謂春秋之所謹王霸華夷之辨也書齊侯
來獻戎捷所以抑霸也書楚人使宜申來獻捷所以
抑夷也是舉也自齊侯誇之則為榮自聖人書之則
為辱妍醜見鑑而後明輕重經衡而後定也舜之告
禹曰女惟不矜天下莫與女爭能女惟不伐天下莫
與女爭功固聖人之明訓及觀夫子稱孟之反不伐
抑齊侯之獻捷則人之處軍旅之間勝敗之際亦有
道矣

秋築臺于秦

謝氏曰害民以興土功耗財以供不急放心以事盤

游作非法以遺後世乃一歲三築臺而後已莊公之
過也張氏曰一歲三築臺政所謂及時般樂怠慠者
則其治國治家之當務荒廢多矣高氏曰當是時慶
父執國政而逼乎夫人故數築臺于遠地以為公游
觀之娛公亦為其所惑而不自知也可為後世戒

冬不雨

程子曰一歲三築臺明年春城小穀故冬書不雨閔
之深也不雨亦旱也謂之不雨者遠近僅雨皆嗟之
辭也高氏曰一時不雨而未為災也書之以見公專年
興役不已而災異數生也高郵孫氏曰易之象陰陽
和者曰雨睽之上九曰往遇雨則吉其不知和者則
曰不雨小過之六五曰密雲不雨然則凡雨皆陰陽
和也不雨者皆陰陽不和也書不雨記陰陽不和之
異也人與物在天地間仰陰陽以生也陰陽不和則
所以仰之者不遂矣故春秋之法一時不雨亦書不
以其為災不災也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為管仲也　高氏曰小穀魯邑今曲阜西北有小穀
城先儒以為齊邑專為管仲城之者然聖人亦當異
其文而繫之齊矣且公雖感齊侯之私豈肯為管仲

城邑乎故始見昭十一年傳云齊桓城穀而寘管仲
焉故有此說殊不知齊自有穀如文十七年公及齊
侯盟于穀宣十四年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此齊穀
也非魯之小穀薛氏曰莊公自七年之後無麥苗大
無麥禾饑饉荐臻相繼而有大水者三中君之怪尚
當少警而公之侈心日起因娶而視社丹楹刻桷告
難之後有築郿之役次年新延廄諸城防去年不雨
而三築臺今歲又城小穀平歲猶曰不可況荐饑而
輕用民力乎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齊侯爲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宋公請先見于齊侯夏遇于梁丘　高郵孫氏曰宋公序齊侯上者宋爲之志也高氏曰梁丘宋地宋序齊上者地主也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閟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傳叔牙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　高氏曰傳載季友鴆叔牙之事故之

于經全不當微意且公既有子何必問後而叔牙敢以慶父對若公以爲不當立則自不立矣何至于殺叔牙耶殺叔牙而反使慶父執國政此又何理耶況此去公薨尚遠豈公臨終之事耶公羊氏以爲將弑莊公此又無謂之甚者以此言之公子牙蓋自卒耳高郵孫氏曰季友過患于未萌乃春秋之所重春秋既不以骨肉相殘責之當責文以見意不當但書卒也二傳但見公子牙魯之大患者而卒于莊公之前又季友方用事于魯疑其爲季殺之爾且當據經爲正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子般即位次于黨氏　穀梁氏曰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謝氏曰公薨必書其所謹函夷也遇弑則不地故也莊公宣公成公薨于路寢正也僖公薨于小寢文公薨于臺下襄公薨于楚宮定公薨于高寢不正也隱公閔公不地以明不得其死也桓公薨於齊以明遇禍于齊也昭公薨于乾侯以明客死于晉也趙氏曰君必終于正寢以就公卿也大住姦之竊也危病御之何也若蔽于陰昊使小人女子得行其志也故宗嗣塞定之矣攜欲主之闇闇蔽錦之小

人女子不尸重任暫良受託弱足交輔則簒弑之禍焉由而至哉胡氏曰莊公以世嫡承國不爲不貴周公之後奄有龜蒙不爲不強即位三十有二年不爲不久薨于路寢不爲不正而嗣子交禍數至七國何也大倫不明而宗嗣不定兵權不分而主威不立得免其身幸矣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共仲使圉人犖賊殺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

公羊氏曰子卒云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子般卒何以

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高氏曰子般卒三傳皆以為慶父所殺致之子經全不露微意而所書正與襄三十一年子野同若以子般為被弑則子野亦豈被弑乎惟文十八年書子卒而不名者乃被弑也何則既書子卒卽書夫人姜氏歸于齊蓋文公既薨子赤為宣公襄仲所殺而弑君之賊又自立矣姜氏不能容自歸于父母之國聖人不名子赤者以其被弑不忍名之而成君同也若書其名則與自卒者無別矣或以為先君未葬則名文十八年書子卒而不名者以先君既葬故今是不然景王既葬矣王子猛之卒何

為而名乎豈有天子未踰年則名之而諸侯反不名乎以此驗之子般子野皆非被殺而子般特以哀姜慶父之故疑若為其所弑耳

公子慶父如齊

高氏曰君以慶父弑君而出奔則聖人豈不著其出奔之罪乎乃知此非出奔也蓋莊公既薨子般又卒繼嗣未定慶父雖有僥倖之心而身為國卿加以公子之貴寧无嫌疑之避于是如齊告難蓋桓公始霸謀定其君及自齊歸導己立閔慶父始有簒弑之意故明年齊侯使仲孫湫來省難而仲孫謂不去慶父魯難未已也・愚謂聖人書子般之卒子野之卒無異文而不同于子赤諱君之例則般以正卒明矣書慶父如齊異于慶父弑閔奔莒之文則般之死非慶父所殺亦明矣況以事言之是時齊桓方霸專以誅叛討逆為事慶父既弑其君安敢奔齊以自投于憲網齊桓聞之亦執以為己功矣故弑閔公之後則不敢奔齊而奔莒也豈當時見莊公既薨子般又死故以疑似而有是說耶抑因慶父弑閔之後遂傳會以成其文耶予舊讀而疑之及觀高氏之說深有契于予心最為得經之旨故特取之以明畫經任傳之弊

學者於此等處所宜潛心詳玩參考互訂以明其是非曲直而不為傳註所惑庶乎經有得也

狄伐邢

高氏曰此為齊侯救邢而書亦見中國之衰張氏曰狄北狄前此雖未見于經然自伐邢而滅衛三年之間塗炭兩國皆以伐書著其强也小東萊呂氏曰桓公始霸之初狄滅衛又伐邢見得當時夷狄憑陵中國如此之甚向非桓公封衛遷邢則中國幾何而不胥為夷狄此孔子所以有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之嘆也許氏曰春秋戎先見荊次之狄又次之而荊秦

於戎狄又慕於荆當惠王世戎狄荆楚交伐諸夏使
無齊桓攘服以定之豈復有中國哉

春秋經傳闕疑卷之十一

新安後學鄭玉纂集

閔公

公名開一名啓莊公之子叔姜之庶弟惠王十六年
即位謚法在國逢難曰閔

元年春王正月齊人救邢

狄人伐邢管敬仲言于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
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
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
簡書齊人救邢　啖趙氏曰書救邢也胡氏曰凡書
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救在京師則罪列國子突救衛
是也救在夷狄則罪諸侯狄救齊妾救陳是也救在
遠國則罪四隣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是也救
而不速救者則書所次以罪其慢叔孫豹救晉次于
雍榆是也救而不敢救者則書所至以罪其怯齊侯
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是也兵者春秋之所重
重獨於救兵而書法若此聖人之情見矣其矜人將
卑師少也張氏曰論語以免民左衽之功歸于管仲
蓋救諸夏攘夷狄皆管仲發其端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亂故是以緩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季子來歸

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季子來歸　公羊氏曰其稱季子何賢也其言來歸何喜之也小東萊呂氏曰閔公方七歲安能自會如此蓋國人上下皆惡慶父而賢季友故欲復之公與齊盟亦國人左右扶持而去當時國亂猶能惡慶父而復季友此亦見魯秉周禮處高氏曰凡人臣出奔而反國則書曰歸或曰復歸經未有書季子出奔之文而書來歸何也凡奔云者有罪以出逃逸而不違難之辭也今魯國連喪二君當此禍艱難之際季子以貴戚之重違而去之是之謂全身遠害求援以庇國既而國人以慶父之故思得賢公子以輔弱主視公族之中惟季子託辭以出若決其生以有待者魯人惟恐其不歸故公與齊侯盟而請之其書來歸者所以變乎歸之文又變乎復歸之文也既歸而遂以國政付之是其委任亦不輕矣惟其委任之重所以沒其去國之因而喜其復歸聖人特字之而不名又不稱公子者見季子自以賢德為國人所與不緣宗親之故則所以望于季子者重矣

然季子既歸乃及託親、之故卒不能平姜氏之亂討慶父之惡故使二人卒弒吾君明年書公子慶父出奔莒夫人姜氏孫于邾以著季子徒然來歸無補于急難大夫國人之望是以變文書來歸者亦所以責之家氏曰慶父之奔也春秋書之其歸也不書惡其歸也季友之奔也春秋不書其歸也書之喜其歸也陳氏曰國人之欲歸季子以己亂也而季子雖歸慶父夫人亂未已俄而弒閔公于是以僖適邾則國人何賢乎季子微季子則慶父之篡成而莊公之統絕慶父之篡不成莊公之統不絕者季子在也薛氏曰季子來歸雖定魯國竊國之政自此作也春秋詳其出入見其事君之際善其善起其强也

冬齊仲孫來

齊仲孫湫來省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携貳覆昏亂伯王之器也　高氏曰此齊侯既使季子因使仲孫來窺我非使于我也故不書齊侯使而

以書齊仲孫來所以嘉仲孫而譏齊侯攜齊侯有窺
魯之心夫覇者之義而嘉仲孫能俾齊侯務寧魯難
有全魯之功故特書字以褒之五峯胡氏曰二帝三王
施仁政定天下盡道而已非有利天下之心也五霸
仗義結信援諸侯獎王室謀以自強大非有正天下
之心也五霸桓公爲盛忿不懲而滅譚欲不窒而窺
魯其心迹可考矣雖力行信義豈其如日之晝如月
之夜不可離乎使其無死安知其不志驕氣溢而後
有失信棄義之事哉雖其執之不敢中道廢是以得
成霸者之名爾此孟子所謂假也五霸假信義而未

歸則既有之矣其得罪于三王何也以其有爲而爲
之也此王霸所以分乎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胡安定先生曰陽微國也齊桓遷逐而遷之以著齊
桓之惡故貶而之人啖氏曰移其國于國中爲附庸
也大東萊呂氏曰聖人作春秋功過不相掩齊人遷
陽罪之甚也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趙氏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
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于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
也程子曰天子曰禘諸侯曰祫朱子曰王者有禘有
祫諸侯有祫有禘劉氏意林曰禘者帝也帝者天子
之號也諸侯不得祖天子故禘不及諸侯也天子禘
諸侯祫大夫享庶人薦此上下之殺也公羊氏曰言
吉未可以吉也言莊公未可稱宮廟也穀梁氏曰喪
事未畢舉吉祭故非之也謝氏曰魯禘之失者三諸
侯而行禘禮一也禘不于太祖而于莊公二也二十
二月而吉祭三也高氏曰禘者天子之祭魯不當禘
也以成王賜天子之礼以享周公而先公因僭用之
過在前世聖人不一一追貶但因事書之蓋魯國常

事不可勝書故也雖然此特用其禮物耳非有追配
之事故直言禘于莊公也　愚按禮記謂成王以周
公有大勲勞于王室賜魯重祭孔子曰魯之郊禘非
礼也周公其衰矣武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然其
始蓋賜于周公之廟許用王者禮樂如八佾之類耳
其後群公之廟皆僭用之既皆僭用王者禮樂遂因
而有禘祭之名遂用郊天之禮嗚呼使武王在位之
日周公爲政之時豈有過賜過受之失至于成王伯
禽則有是舉矣此其所以爲聖賢之分也雖然是蓋
過厚而已非有大失也末流之弊至于季氏舞八佾

三家以雍徹上下交僭而君臣之分蕩然矣禮謹于微君臣不可不慎也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无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觀于此則知聖人之所處矣

秋八月辛丑公薨

初公傳奪卜齮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于兩社為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及

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　陳氏曰魯之春秋閔書曰公子慶父弑公于武闈聖人修之曰公薨諱之也遇弑君父之大衰也則何忌言之是故書薨而不地且不葬薨十二公所同也不地不葬隱閔所獨也然則雖諱而亂臣賊子之獄具矣胡氏曰諱而不言弑何以傳信于將來曰書薨以示臣子之情不地以存見弑之實何為無以傳信也凡君終必書其所獨至于見弑則沒而無所其情厚矣其事亦白矣非聖人能修之乎後世記言之士欲諱國惡則必失其實直書毋隱又非臣子所當施於君父也而春秋之法不傳矣高郵孫氏曰弑君之賊討則書葬閔公之賊不討而使之出奔春秋不記其葬所以罪魯之臣子也　愚謂慶父雖縊不以賊討猶不討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

公子慶父出奔莒

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

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　高氏曰先書公薨而繼書此則知夫人姜氏與公子慶父實弑公也夫季子者閔公盟而歸之以為國卿正為姜氏慶父季子專魯國之政足以有為今已踰年既不能防閑其君世猶治慶父之罪而反君弑君之禍又不能率魯國之衆以討弑君之賊乃縱之使逃故此書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者非特著姜氏慶父之罪又以見季子孤國人之望也或謂緩誅逃賊親親之道是尤不然人臣之義莫大乎為君討賊故曰大義滅親今季子于慶父親也而于閔公則親而又

尊也慶父弒閔彼尊、親、之義也絕矣苟能誅之
則親親尊尊之義兩得之捨慶父而忌乎閔公是尊
尊親親之義兩失之也舍兩得而從兩失暋者之所
爲果如是乎高郵孫氏曰文姜之孫也不稱姜氏所
以令齊絕之哀姜之孫也稱姜氏以明邾非姜氏父
母之國其得絕之無疑焉邾容而受之爲有罪春秋
深罪邾容他國之夫人特書曰夫人姜氏孫于邾以
見其不絕之非陳氏曰宋萬奔陳雖殺之不書慶父
奔莒雖殺之不書春秋而以嚴逆賊之責也季子奔
陳不書適邾不書全之也則其嚴逆賊之責何居季

子可與言事存矣事亡則未也有季友在慶父將不
免于爲賊則胥爲謟之無討均之爲逆賊也
冬齊高子來盟
公羊氏曰此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興
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
而成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
至于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爲美談曰猶望高子
也程子曰高子來省難然後盟盟未前定也稱高子
善其能恤魯胡氏曰桓公命高子必曰魯可取則兼
其國以廣地魯可存則平其難以善鄰非有安危繼

絕一定不可易之討也高子至則平魯難定僖公豈
人賴焉聖人美其明人臣之義得奉使之宜特稱高
子以著其善不曰齊侯使之者權在高氏子也家氏
曰春秋書此以著桓公不吝改過而大夫之出疆
者皆能納君于善也始仲孫之來桓公固使之覘國
而仲孫之歸也以魯秉周禮爲對不惟存魯于亡又
能納君于善而非使事之指也及高子來盟幸甲與
俱至人疑其將不利于魯而高子立僖公而盟之又
以甲城魯魯于是始定而非使事之指也然齊桓不
以失指爲怨反因是而伸衆善之討有以見桓公善

用人樂從諫始而覘魯卒而存魯利欲不足以蝕其
本心霸之猶有德者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
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
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
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爲之與夫人
繡衣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爲右黃夷前驅孔
嬰齊殿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
去其旗是以甚敗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
烝于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

務夫人文公為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謝氏曰狄人入衛之國人分散衛已滅矣自文公徙居楚丘建城市營宮室而衛國復興則狄未能滅衛而有之故入衛不書滅張氏曰衛之滅非特懿公好鶴而失人心蓋自惠公即位宴安姦淫逸既樂亡政習以為常故狄人一至而渙然國遂以亡非齊桓救而封之則康叔之後至此無遺類矣衛在春秋時初為大國與齊魯侔今才四十年而淪于亡滅所以治國先齊家而淫亂之禍不塞必滅可不戒哉

鄭棄其師

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　胡氏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殺生與奪惟我所制爾使克不臣之罪已著案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遠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烏有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失伍離散而莫之恤乎然則棄師者鄭伯乃以國稱何也二三執政股肱心膂休戚之所同也不能進謀于君協志同力黜逐小人而國事至此是謂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書曰鄭棄其師君臣同責也

春秋經傳闕疑卷之十二

春秋經傳闕疑卷之十三

新安後學鄭玉纂集

僖公

公名申莊公之子閔公庶兄惠王十八年即位謚法小心畏忌曰僖

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　曹伯公穀作曹師以下又城邢書曹師則此當是公穀　公羊氏曰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　程子曰齊未嘗與大衆此稱師貴其衆可救而徒次以爲聲援救邢之不恤其國也　胡氏曰春秋大義伐而書次其次爲善遂伐楚次于陘美之也救而書次其次爲貶救邢次于聶北譏之也聖人之情見矣故救患分災于礼爲急而好攻戰樂殺人者于罪爲大　張氏曰書次雖所以譏其緩而不書以歸于其終有全邢之功也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　公羊氏曰遷者何其意也　胡氏曰書邢遷于夷儀見齊師次止緩不及事邢以自遷爲文而再書齊師宋師曹師城邢者美桓公志義卒有救患之功也　謝氏曰與其次而後救不若不次之爲善也與其遷而後城不若不遷之爲善也力足以討暴折難而逗遛後時故聶北之師書救書城以著其善書次書遷以著其患　高氏曰始不能救邢過也卒能城邢功也聖人不以功掩過亦不以過掩功功過不相掩是之謂王法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閔二年哀姜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　僖公請而葬之　公羊氏曰桓公召而縊殺之　穀梁氏曰夫人薨不地地故也　愚謂哀姜與聞弒君罪在不赦齊人明其罪而誅之義也名而縊之豈所謂義乎古者刑人于市與衆棄之弒君之賊殺而歸之豈所謂刑乎故經書夫人薨以明其不能討夫人之爲賊書齊人以歸以明其不能絶夫人之爲親其曰薨于夷則夫人之不以善終亦明矣所以使魯人幸請哀姜之喪葬以小君之禮者皆齊侯不明乎義而用刑之失也然魯自桓公之弒文姜得以幸免淫亂魯國三四十年遂成再弒之禍至此齊桓能舉方伯之職慶父哀姜皆以死誅不赦然後三綱稍明人倫粗正則于世道亦不爲無功矣接以歸者歸于齊也

或謂歸魯非也觀後書夫人之喪不曰至自夷而曰
至自齊則知此為歸齊明矣
楚人伐鄭
鄭即齊故也　家氏曰荊蠻號為楚有自來矣及是
始聞于中國蓋支書之聖人因而存之著夷狄漸盛
為中國憂也常山劉氏曰楚自此浸強矣故稱人焉
然終齊桓之世只稱人而不得與中國之會盟者為
齊桓能制其強也至十七年齊桓卒楚于是乎始橫
十九年則已盟于齊矣書曰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
人盟于齊二十一年春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周

此見中國衰微夷狄方張耳至其秋之會則書宋公
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
宋楚子是大張任列于陳蔡之上而書爵矣胡氏曰
伐鄭書人豈許其伐國而人之乎會中華執盟主朝
諸侯長齊晉蓋所由來者漸矣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盟于檉謀救鄭也　張氏曰楚人伐鄭桓公不遑救
而會諸侯謀之蓋楚方強而公謀制楚十全之策也
家氏曰經言其會傳言其盟蓋其會也謀所以救鄭
其盟也與諸侯定要束將伐楚以問憑陵之罪召陵

之師權與于此矣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虛丘之戍將歸者也　胡氏曰檉人之會謀救鄭而
公與邾人咸與焉則是志同而謀協也今既會邾子
檉又敗邾師于偃於此責公無據夷狄安中國之誠
矣凡此皆且書其事而義自見也詐戰曰敗敗之者
為主張氏曰書敗邾于會檉之後非特著魯傳無信
邾之道亦見桓公伯威之不立也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
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酈獲莒子之弟挐公賜季

友汶陽之田及費　謝氏曰列國大夫皆王臣也以
戰為事而獲人之卿公子友之罪也度德量力用師
之道也不義不智而身獲于人莒挐之罪也酈之敗
曲在莒已明故不書伐胡氏曰罪在莒而以季友主
此戰何也抑鋒止銳喻以封命使知不縮而引去則
善矣今至于兵刃既接又用詐謀擒其主將此强國
之事非王者之師春秋之志故以季友為主而書敗
獲貴備之也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高氏曰秋七月齊人弑殺哀姜而以之歸今歷二時

魯不迎其喪者以夫人與弑閔公義欲絶之故也僖公新立外欲圖齊以居厚內存毋子不絶之義故請而葬焉此所以喪至自齊也劉氏意林曰哀姜安可復配宗廟復臨群臣齊以公義誅之魯以私意請之是魯之不愚也而不可通于春秋　愚按夫人之喪至自齊去姜而書氏說者以文姜弑夫哀姜弑子罪固有輕重也信如此言是天下有可弑之君而弑君有輕重之刑也蓋哀姜之喪至自齊去姜所以明齊既殺之則義已絶存氏所以使看不知其爲誰氏之女起問者以發其疑而知其爲弑君之賊也此春秋

之微意非聖人孰能修之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　胡安定先生曰按閔二年狄入衛衛國君死民散齊侯視之不救至此年方始城之息于救患可知與其亡而存之不若未亡而救之之善也張氏曰此書城楚丘蓋分救災之條于諸侯而魯任城之也家氏曰公羊氏曰城衛也曷爲不言城衛滅也孰滅之狄滅之曷爲不言狄滅之爲桓公諱也曷爲、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之恥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爲不書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公羊于城邢城楚丘皆曰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而桓不能救乃桓之恥其責望霸主之意甚大詩春秋之意但以城邢城衛爲專封則過之所未諭夫邢衛皆周家之建國今爲狄所滅而周之封爵則自君夷儀楚丘乃邢衛故土齊桓城而遷之此乃方伯職分之所當辦舉奚專封之有我城楚丘不曰衛楚丘衛未遷也邢遷而城衛城而遷故書法不同大東萊呂氏曰先儒以爲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夫所謂專封者以此地封此人則謂之專封固不可也如同時諸

侯有相滅亡天子不能令方伯不能救天下諸侯力能救而復之則是蹈仁而踐義也而以是爲專封是嫂溺援之以手而以爲罪也　愚按齊桓公城夷儀以安邢城楚丘以遷衛皆全之于傾危奔潰之餘不失興滅繼絶之義非有專封無王之事也以經考之既無封衛之迹以詩本序考之亦不過言其欲救之厚而未嘗有封之之語先儒特因詩之小序有齊桓救而封之之說遂起專封之論今只當以經爲正論其城築之是非不當經外主意言其專封之有罪也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愚按魯人請之齊人歸之至是壁之聖人亦書曰
壁我小君哀姜而已蓋孫邾薨夷夫人之罪已著至
是與禮已定復何譏焉書其實而已矣
虞師晉師滅下陽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壁假道于虞以伐
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于虞猶外府也公曰
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強諫
且少長于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于
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冀之既病則亦
唯君故今虢為不道保于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

請假道以請罪于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
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
下陽虢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
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必易晉師
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　公羊氏曰虞微國也
曷為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穀梁氏曰非國而
曰滅重夏陽也胡氏曰案左氏晉人以垂棘之璧屈
產之乘假道于虞以滅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雖
則晉人逞志以虞首惡何也會得重賂遂其強暴滅
兄弟之國以及其身而亡其社稷所以為首乎春秋

聖人律令也觀此義可以見法矣國而曰滅下陽邑
爾其書滅何也下陽虞虢之塞邑猶秦有潼關蜀有
劍閣晉國之門戶也潼劍不守則秦蜀破下陽既舉
而虞虢亡矣許氏曰書鄭伯突入于櫟不書入鄭書
虞師晉師滅下陽不書滅虢觀物有要矣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服江黃也　穀梁氏曰江人黃人遠國之辭也張氏
曰惟宋與盟不煩諸侯也胡氏曰荊楚天下莫強焉
江黃者其東方之與國也二國來定盟則楚人失其
右臂桓公服荊楚之虐周矣其攘夷狄免民于左衽

之義著矣師氏曰齊宋國之至大而近者江黃國之
至小而遠者皆能合而與之盟足以明天下之諸侯
無一不尊盟主矣
冬十月不雨
穀梁氏曰不雨者勤雨也師氏曰十月不雨未甚為
災而書之者乎以見人君謹天時以重其事高郵孫
氏曰一時不雨則憂其災及于物春秋據舊史書之
以見其有志于民也
楚人侵鄭
閔章因鄭聽伯　高氏曰貫澤之會江黃皆至則齊

已强而楚人失援矣此書侵鄭楚之懼也懼而後鄭者何楚失江黄矣能爭鄭猶可抗齊也唯不得鄭是以服齊也家氏曰周有東遷至今歷四王夷狄内侵莫之能禦齊桓奉王命仲伯討荆荆以伐楚爲務世謂天下之所難謹之又謹必萬全而後動此伯業所以爲獨優也明年楚又伐鄭齊乃出師春秋不以緩救爲譏矜其難也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胡氏曰穀梁氏曰不雨者勤雨也每時而一書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歷時而總書不憂雨也不

雨者無志乎民者也按詩稱僖公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則誠賢君也其有志乎民審矣故冬不雨而書春不雨而書夏不雨而書以著其勤也文公以練祭則緩于作主以宗廟則太室屋壞以賦政則四不視朔以邦交則三不會盟其無志乎民亦審矣故自十二月不雨至秋七月而書以著其慢也

徐人取舒

趙氏曰滅國不書滅者不絶其祀也高郵孫氏曰舒者楚附庸之國服屬于楚徐人取之使服屬于徐也家氏曰荆與舒式而爲中國患其來久矣徐人伐舒爲中國捍楚也十五年楚伐徐齊桓帥諸侯之師救之以是知徐人蓋受命于齊齊之制楚其用力難矣其爲謀審矣算無遺策而後動高氏曰徐人欲與中國之盟故取舒以自効厥後齊桓爲牡丘之會蓋爲是也

六月雨

穀梁氏曰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胡氏曰閔雨與民同其憂喜雨與民同其樂此君國子民之道也觀此義則知春秋懼天災恤民隱之意矣劉氏意林曰不獨書六月雨而已又先書四月不雨

所以見有志乎民汲汲之甚也有志乎民汲汲之甚未足爲聖人之法也然而春秋取之者凡南面而治有國家天下者患不與民同樂苟不與民同憂則亦不與民同樂矣惟有道者不然已未嘗有憂也民之所憂不可不憂已未嘗有樂也民之所樂不可不樂若是者所謂無常心而以百姓之心爲心是故與民同憂者王事之始也與民同樂者王事之成也此春秋所爲貴非雨之謂其義則近矣

秋齊侯宋公江人黄人會于陽穀

謀伐楚也　張氏曰去年盟以定其交矣今歲再會

申伐楚之始也胡氏曰或曰侵蔡次陘之師諸侯皆
在江黄獨不與焉則安知其為謀伐楚乎曰兵有聚
而為正亦有分而為奇諸侯之師同次于陘所謂聚
而為正也江人黄人各守其地所謂分而為奇也次
陘大衆厚集其陣聲罪致討以震中國之威江人黄
人各守其境按兵不動以為八國之援此克敵制勝
之謀也退于召陵而盟禮定備海以歸而濤塗執然
後及江人黄人伐陳則知侵蔡次陘而二國不會自
為犄角之勢明矣此大會而未言者善是謀也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齊侯為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謝
氏曰齊將伐楚故季友適齊涖盟涖盟者我往受盟
于彼也來盟者彼來受盟于我也盟在彼而我往臨
之故書涖
楚人伐鄭
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
祥　高氏曰楚以夷狄連三歲加兵于鄭欲與中國
抗衡則中國之衆可知已齊桓豈可已乎于是明年
諸侯大舉伐楚也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
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三年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
可公怒歸之未之絶也蔡人嫁之至是齊侯以諸侯
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
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
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
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
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
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徵而不復
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

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　公羊氏曰
潰者下叛上也穀梁氏曰遂繼事也臨江劉氏曰次
于陘止師以修文告之命也泰山孫氏曰桓之病楚
也久矣故元年會于檉二年盟于貫三年會于陽穀
以謀之是時楚方強盛勢陵中國不可易也蔡楚與
國故先侵蔡俟其威震兵行然後大舉蔡既潰遂進
師次于敵境按元年桓公救邢城邢皆書其師其師
凡合魯衛陳鄭七國之君侵蔡遂伐楚書爵者以其
能服強楚攘夷狄救中國之功始著也陳氏曰桓公
始有志于夷夏之分于是伐楚而以侵蔡合諸侯書

曰遂伐楚言志不在蔡也胡氏曰潰師掠境曰侵侵蔡者奇也聲罪致討曰伐伐楚者正也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桓公是徵而楚人服罪師則有名矣孟子何以獨言春秋無義戰也譬諸殺人者或曰人可殺與曰可孰可以殺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矣國可伐與曰可曰孰可以伐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矣楚雖暴橫遍陵上國齊不請命擅合諸侯豈所謂為天吏以伐之乎楊龜山曰桓公責楚以包茅不入固非有夾輔王室之誠心而其事則正矣尹和靖曰責包茅不入昭王不反所謂假仁以行其

伯家氏曰齊桓公自北杏始會至是二十有六年兩以安中夏攘夷狄功之大事之偉者惟服楚而已矣夫子發微管仲之嘆亦專為是而傳謂以蔡姬之故會諸侯侵蔡、清遂伐楚然則齊桓之侵蔡為私怨而發其伐楚乃侵蔡之遂事殆不然也蓋齊距楚南北相望數千里擾諸侯動大衆跋履險阻久而後涉其境楚得以為備勝負未可知也故桓公先侵蔡通蔡以及楚所謂兵從天而下楚欲聚而保險已無及矣欲出而求戰知弗敵矣乃使屈完如師乞盟未戰而氣已索于是齊桓兵不血刃坐收攘夷之功此桓

公管仲所以熟謀深圖萬全而後動非因蔡潰而僥倖萬一以為此舉也張氏曰楚自桓二年蔡鄭會鄧已懼其為中國患又積五十年寖強吞并之力今此年伐鄭氣陵中國所幸齊自桓公入國舉管仲治民訓兵至此方能率諸侯之師正其罪而討之使其君臣震恐遣使如師可謂有功于中國矣然其與屈完觀師恃力驕矜形于辭色遂來方城漢水之對屈完之歸卒踐此言不純屈服時出于紀滅絃救鄭故曾西得以鄭其功烈之甚卑也

夏許男新臣卒

胡氏曰劉敞曰諸侯卒于外者在師則稱師在會則稱會今許男一無稱者此去師與會而後歸其國之驗也召陵地在潁川是以許男復為古者國君即位而為椑歲一漆之出疆必載椑卒于師曰師卒于會曰會正也許男新臣卒非正也其為人君不知命者也不知命則必畏死畏死則必貪生貪生則必亂于礼矣而後有容身苟免之恥而後有淫祀非望之惑此說是也夫知生死之說通晝夜之道者亦豈有累于人哉苟得正而斃則無求矣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能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穀梁氏曰楚無大夫其曰屈完何也以其來會桓成之為大夫也高郵孫氏曰春秋大夫來盟者必書君使屈完之來不書使者屈完受命不受辭得專使之宜故不曰使也先書來盟

以見楚人之服從又書盟于召陵以見諸侯之退師春秋之盛莫盛于齊桓齊桓之功莫大于召陵之盟也許氏曰楚之未服則侵蔡次陘以威之其既服也則退師召陵以禮爲胡氏曰來盟于師嘉服義也盟于召陵序桓績也于此見齊師雖强桓公能以律用之而不暴楚人已服桓公能以禮下之而不驕張氏曰于是見齊桓之詩楚進退以礼雖不足以盡王者之義而夫子所謂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當二百四十二年甚盛之舉也陳氏曰春秋之褒貶詞不足以盡意而後見于文書曰次于陘楚屈完來盟于

師盟于召陵斯其為文也美矣　愚謂孟子所謂春秋無義戰彼善于此則有之其正謂此也桓公之功莫大于伐楚荊蠻之罪亦莫大于僭王召陵之役使桓公能奉天子命號召諸侯申明大義以告當世然後竭天下之力挫强楚之鋒豈惟周室是賴萬世綱常實由以定惜乎桓公徒欲逞伯主之虛聲無尊王室之實心始也既不稟命天王終也又不申明大義諸侯次陘屈完來師乃責以包茅不入問以昭王不反取盟而還蓋伯者之心急于功利之近習昧于道義之遠圖方其糾合諸侯之時未嘗正明强楚之罪

如成湯亳都之誓武王孟津之會也及屈完之至有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之言管仲倉卒乃以包茅不入昭王不反為辭以對爾故其功僅足以暫安中夏于一時不足以永尊周室于後日也或者謂若問其僭王之罪楚必不服召陵之役不能成功人心天理初無夷夏之殊私情曲說乃起是非之辨但以當時應對之詞觀之即可見矣管仲問以包茅不入屈完即云寡君之罪及云昭王不反乃云問諸水濱蓋包茅之罪當而難逃昭王之事昧而易辭故也桓公問以繼好屈完即云寡君之願及云以此衆戰誰能禦之

乃云漢水方城雖衆無所用之蓋結好以德衆戴以力故也以此觀之當時問其僭王之罪其將何詞以自解而不服乎使桓公果知仁義道德之說君臣上下之分以王者之師討不臣之罪合九國之衆臨乎方城漢水之上諭以天子之命責其僭王之罪則楚之君臣無所逃于天討將見楚子肉袒牽羊求哀請命然後貶爵削地終守臣節不敢僭踰則中國永安而王室且從與矣豈止屈完來盟于師而尊有威結之耻伐鄭之勞哉桓公無湯武帝王之學管仲非伊周公輔之才遂使其功狀如此其卑也嗟夫

齊人執陳轅濤塗

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于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于東方觀兵于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于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于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屝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　公羊氏曰濤塗之罪何辟軍之道也濤塗謂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東夷且歸桓公曰諾于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于沛澤之中顧而執濤塗執者曷為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為伯討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桓公假塗于陳而伐楚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己者師不正故也不脩其師而執濤塗古人之討則不然也　愚按如左氏所載則師終由陳鄭反如公羊所載則師從東海反誠如公羊之說濤塗用計誑周致陷諸侯之師其罪大矣齊侯執當其罪不當貶而稱人今既貶而稱人當從左氏之說然公羊所論書人之法則當矣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討不忠也　高氏曰此書及者非魯及之也蒙上齊人執轅濤塗之文乃齊及之耳齊所以及江黃伐陳者討其誤軍道之罪也雖然伐陳非義也陳人亦未首服故十有二月再會諸侯伐之

八月公至自伐楚

葬許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

高氏曰書公孫茲帥師則知諸侯皆大夫帥師以會之矣諸侯皆貶而人之則公孫茲之貶可知矣齊之

首惡罪不勝誅也師氏曰秋嘗以濤塗之故及江人黃人伐陳是罪其臣以及其君罪其君以及其國違干戈以示威而不頓政刑之顛倒已爲不仁矣況不以前伐爲非冬又會七國以侵陳耶春秋書伐蓋罪齊猶以濤塗藉口曰我有辭非無故也及此書侵則見齊侯辭窮無以藉口無故侵陳陳直而齊曲非所以爲盟主矣胡氏曰楊子法言或問爲政有幾曰思斁昔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皇其思矣夫齊桓公欲徑陳、不果納執轅濤塗其致美夫桓公識明而量淺管仲器不足而才有餘方楚人未帖而齊以爲憂也何其念之深礼之從也存此心以進善則桓有王德而管氏爲王佐矣惜乎楚方受盟志已驕遂陳大夫一謀不協其身見執其國見伐見侵而恐猶未忌也桓德于是乎衰矣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已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曹可摩以責人而不自反乎原其失在乎量淺而器不宏也春秋稱人以執罪齊侯也稱侵陳者深責之也故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張氏曰桓公于此懸德多矣大兵之後復以師出重困諸侯故楚終不服鄭伯逃盟以致强不能救坐視其滅

皆起陳之過致之也　愚謂春秋予伐楚序齊桓之功于侵陳著齊桓之罪邵子曰春秋孔子之刑書功過不相掩五伯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其是之謂乎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莊二十八年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于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于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晉侯說之夏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群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群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將焉用之且臣聞皐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主焉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敎之

以單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
立脩己而不責人則免于難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
夫成謀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
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
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
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
子辭君必辯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
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太子曰
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
申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

吾奔屈至是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初晉
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夷吾訴之
公使讓之士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戚憂必
讎焉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慎焉守官
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
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脩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
三年將尋師焉、用慎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
公吾誰適從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
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
出奔翟六年春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

行將奔狄郤芮曰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梁近秦
而幸焉乃之梁　公羊氏曰殺世子母弟稱君甚之
也穀梁氏曰目晉侯斥殺惡晉侯也師氏曰于申生
書世子所以明非失子道也于晉侯書殺晛其為一
國之君乃聽讒不能容一子于其厚者如此則無所
不薄矣胡氏曰內寵並后嬖子配嫡亂之本也驪姬
寵奪齊姜子嬖亂本成矣尸此者其誰乎是故目晉
侯斥殺專罪獻公使後世有欲奪妃妻之名亂嫡庶
之位縱人欲滅天理以敗其國家者知所戒焉以此
防民猶有以竞母名門使姦臣逆探其意有危皇后

太子之心以成巫蠱之禍者撲鄉呂氏曰董仲舒曰
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
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
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然則若獻公者其諸所謂前
有讒而不見者邪此所以蒙首惡之名若申生者其
諸所謂遭變事而不知其權者邪此所以陷父于不
義謝氏曰世子君之貳國之本也信讒邪而殺世子
則是為人君而滅國本也君道于此絕矣父子之道
天性也信讒邪而殺世子則是為父而滅天性也父
道于此絕矣故申生死書殺書世子以著獻公之惡

也甚哉嬖寵之為患也体莫重于世情莫親子子嬖寵得志于內洪言得行于外則雖其重為吾世其親為吾子人心之所繫屬而不可解者亦且視之如寇讎棄之如糞土矣有國家者其於嬖寵可不為之防哉故春秋明申生之死為天下戒也高氏曰使申生能自直獻公慨然知自反雖居不安食不能君子以為孝也直而不勝逃而免難使其自悔父子之恩猶可全也申生不知出此二者而為讒獲之計其不知甚矣家氏曰申生處人道之變雖欲不死不可得也論者惑于左氏傳語謂其愛父以姑息而陷之不義

以為小仁者大仁之賊過矣晉獻殘忍不君溺于內嬖所與朝夕潛圖密慮不過樹建庶孽以為身後之計天倫之愛已泯沒矣夫豈閔申生之訴情然為之悔而致姬于罪者乎高郵孫氏曰舜之事瞽叟瞽叟亦允若而免于禍申生之子獻公也獻公聽讒而申生死之春秋舉重者言之所言晉侯而申生未免有罪也　愚謂家氏之說是以衆人望申生故無可為之理孫氏之說是以聖人責申生蓋死不可為之事然申生能為衆人之事而不能為聖人之事主教之言必當以聖人為法而不當以申生為法嗚呼申生往矣後之學者又可不求其所以至于聖人而如舜須乃自暴自棄安于小成而為申生乎張子曰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斯言論之當矣

杞伯姬來朝其子

高氏曰杞伯姬來者不宜來也朝其子者不當朝也先王之制諸侯未冠而即位謂之童子侯童子侯不朝蓋不可以成人之禮接之也伯姬歸杞方十三年如其有子必尚幼稚又未嗣位如之何而勝朝乎若伯姬歸寧而與其子皆來則亦常事不書矣今特書杞伯姬來而繫之以朝其子蓋無故而來以朝其子

為名也師氏曰杞伯姬一來朝其子而所失者四杞伯不能御其室家不夫也伯姬不能以婦為正而妄動于外不婦也子方幼而使得行其父禮子所不當行之國不母也曹傳坐視人子行人父之禮不君也互書而備責之

夏公孫茲如牟

公孫茲如牟娶焉　高氏曰按桓十五年牟人來朝蓋小國也魯必不使大夫往聘此書公孫茲如牟直著其託聘使以圖昏蓋大夫非君命不越境今以聘行則其出有名矣公孫茲雖可逃責于一身適自取

卑辱耳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　杜氏曰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張氏曰齊桓公以其廢長立幼將啟亂階遂率諸侯會王世子于首止示天下戴之以為天王之貳所以尊國本絶亂階也高氏曰凡會與一二國盟伐則有稱會稱及之異以辨起意之主若大會諸國盟伐皆盟主所召而往就之故悉不書及此書及者非内為主也殊會王世子故不言會

齊侯而書及也天王將廢世子鄭而立王子帶齊侯以謂議之于朝覲貢之于諫諍從則王子安不從則廢之是從違未可知也莫如為會以見世子使天下諸侯既然皆知世子之為鄭而共尊之吾從而與之盟則雖有惠后之愛天王不得行其私則世子終不可易矣此齊侯之志也胡氏曰以王世子而下會諸侯則陵以諸侯而上與王世子會則抗春秋抑強臣扶弱主撥亂世反之正特書及以會若曰王世子在是諸侯咸往會焉亦不可得而抗也後世論其班位有次于三公宰臣之下亦有序乎其上者則將奚正

自天王而言欲屈遠其子使次乎其下亦謙應也自臣下而言欲尊敬王世子則序乎其上正分義也天尊地卑而其分定典敘禮秩而其義明使群臣得伸其敬則貴有常尊上下辨矣經書宰周公殺與王人同序于諸侯之上而不得與殊會同書此聖人尊君抑臣之旨也而班位定矣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于王命而懼其不朝于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子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

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　高氏曰此後舉諸侯者尊王世子不敢與之盟也會者辨上下之禮修和好之道而王世子與焉猶之可也盟者以不相信故也若王世子亦與焉則是以所不信者加之王世子與約束諸侯無異故齊侯不敢盟世子而以會世子為名可謂知尊王矣謝氏曰會王世子以尊周盟諸侯以崇大義春秋會盟未有善于此者也鄭文公從夷棄夏以即楚之心背盟竊歸是以匹夫之行逃中國之義也書逃歸賤之也書不盟罪其違命也胡氏曰會盟同地再言首

止者書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有憂之控大國扶小國會于首止以定其位太子踐祚是爲襄王一舉而君臣父子之道皆得焉故夫子稱之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中國之爲中國以有父子君臣之大倫也一失則爲夷狄矣事有惡者不與爲諱其善者不與爲貶平丘之盟惡也諸魯無勤是以爲諱故直書曰公不與盟首止之盟善也犯衆不盟是以爲貶故特書曰鄭伯逃歸逃者匹夫之事以諸侯之尊下行匹夫

之事雖臨于終病而乞盟如所畏何其書逃歸不盟深貶之也或曰首止之會非王志也王惡齊侯定世子而使周公召鄭伯鄭伯喜于王命而畏齊故逃歸不盟然則何罪乎曰春秋道名分尊天王而以大義爲主夫義者權名分之中而當其可之謂也諸侯會王世子雖衰世之事而春秋與之是變之中也鄭伯雖承王命而制命非義春秋逃之是亦變之中也天下之大倫有常有變舜之于父子湯武之于君臣周公之于兄弟皆處其變者也賢者守其常聖人盡其變會首止逃鄭伯處父子君臣之變而不失其中也

噫此春秋之所以爲春秋而非聖人莫能脩之者矣樸鄉呂氏曰桓之會有天子之事三于洮則序王人于諸侯之上而同盟焉王人微者也鄭同盟而無嫌于葵丘則序周公于諸侯之上而不敢同盟焉天子之宰異于微者也于首止則不但不同盟也而殊會世子不敢以世子夷諸侯以世子之尊非特天子之宰比也桓公于是知所節矣陳氏曰厥貉之會麇子逃歸不書屬之役鄭伯逃歸不書蓋逃楚也必若鄭文公逃齊陳哀公逃晉而後書所以示夷夏之辯嚴矣　愚謂殊會王世子聖人之大法也不盟王世子

桓公之大義也首止之事以分言之固于理爲不順以事言之則其功莫大焉春秋舍首止之盟而不美之斯無可美之事矣然以王使周公召鄭伯之事觀之惠王特迫于諸侯之勢衆人之情而不敢易太子耳若諫之以礼必欲稟命王命未必可得而太子之位易矣是蓋揣其輕重不得已而爲之處變事而不失其宜者也吁惠王之昏愚固未易以覺悟亦桓公之誠心未至不足以感動之也此春秋之世所以不及成周五伯之卑所以不可爲三王也漢用張良計君四皓奉太子入見高祖指以語戚夫人曰此四人

者羽翼成矣太子不可易矣其權輿蓋出于此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黄
楚鬬穀于菟滅弦弦子奔黄于是江黄道栢方睦于
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
高郵孫氏曰春秋國滅而其君之死者但書曰滅以
其君歸者書名其君出奔者書奔奔者非無罪也故
之隨軍歸者則輕國滅而身死者非可棄也故之不
死而奔者則善故滅人之國其罪則一而見滅之君
其例有三也奔而不名罪輕于以歸者也程氏學曰
凡諸侯為人滅其國或見伐出于己非其罪則于國

未宜絶于其奔也則皆不名彼其義未虧故可立于
天子而求復也烏可遂絶之哉泰山孫氏曰楚人滅
弦惡栢不能救也家氏曰使齊人是時能出偏師合
江黄以為之救援弦必不亡而黄與江世無後日之
患張氏曰栢公不能救弦以啓故鄭圍許之紛紛蓋
楚之滅弦已出于迅雷不及掩耳之耳矣公于此時
因弦子之奔而率諸侯以討楚復弦豈不足以主中
國之臧而制楚之横歟故詳書之以罪栢公之失此
機會也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宫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
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
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
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
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
王卿士勳在王室藏于盟府將虢是滅何愛于虞且
虞能親于栢莊乎其愛之也栢莊之族何罪而以為
戮不唯偪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
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

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
德緊物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
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宫之奇以其族行曰
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
上陽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
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
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于王　胡安定先生曰稱人
以執惡晉侯也公羊氏曰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不
與滅也滅者國亡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穀梁氏曰
執不言所于地緼于晉也高郵孫氏曰春秋于虢之

滅也序虞于晉上而以下陽富之于虞之亡也不言
其遷滅但書執虞公蓋虞之所依者虢也會路晉惡
虢亡則虞亡下陽之滅虞已見滅而晉已取虞、之
亡也四年于茲矣于是但執虞公爲謝氏曰虞公以
一國之君主而見執于人者特以無後慮而已百里
奚宮之奇去而虞國空虛虢亡虞國單弱方是時外
无隣國之援內无忠臣之輔虞公措身于國勢君匹
夫故獻公運師館虞而虜虞公執矣有國家者其可以
無藩垣之蔽股肱之助哉書執虞公所以爲後世戒
也劉氏意林曰虞之滅自下陽始下陽滅則虞亡矣

宮之奇舟之僑之徒皆知之獨其君不知故春秋因
大見蒙於滅下陽而深沒其迹于執虞公使天下之
爲人君者可以戒于此矣故曰家有既亡國有既滅
由别之不别也可不大哀乎人君莫不惡亡而好存
莫不能因亡而保存是何也昏欲之習近而遠患之
未遠也胡氏曰書滅下陽于始記執虞公于後可以
見趨利棄義清貨無厭之能亡國敗家審矣高氏曰
虢保逆旅以侵晉之南鄙猶可以爲罪暱虞而虞從
之何罪而滅之人晉而爵虞非聖人孰能别之此之
謂明微張氏曰書滅下陽于前書執虞公于後晉獻

無道絕滅虢取虞仲之祀與夫虞公之自取滅亡并
言其見所以戒後世者可謂深切著明矣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　高氏曰去年齊侯會王世
子于首止而鄭伯逃歸不盟遂與楚通是啟諸侯之
伐七年齊又伐之八年寗毋之會遂不敢與盟而今
世子聽命九年會于洮遂乞盟也新城實新密鄭人
新造之邑也鄭伯逃歸蓋王之意也從王之意不可
伐也乃以其非時城邑爲罪從而圍之許氏曰圍而

不舉則亦服之而已有餘力者矣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冬蔡穆侯將許僖
公以見楚子于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
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啟如是武
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
其所楚子從之　謝氏曰諸侯伐鄭之諸侯也楚之
圍許也諸侯自鄭反兵救許得救之道也薛氏曰救
許之書遂善桓公急人之難不窮兵于鄭也胡氏曰
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者也其曰遂救許善之尤者

也家氏曰伐鄭義也救許亦義也移伐鄭之師而救
許所謂攄時之宜而合乎義者也故書諸侯遂救許
美其救之速而許賴以存也齊桓前日驕心一萌而
以私怒侵陳諸侯之合者幾散今而救許伐鄭伐其
所當伐救其所當救夫然後大服人心是以復有葵
丘之會　樸鄉呂氏曰許男降楚、子救之無是事也
諸侯救許許圍已解何若降于楚哉又是後許男嘗
與諸侯會知其初不降于楚也

冬公至自伐鄭

春秋經傳闕疑卷之十三

春秋經傳闕疑卷之十四

新安後學鄭玉纂集

七年春齊人伐鄭

孔叔言于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于病既
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
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對曰朝不及夕何
以待君　胡氏曰將卑師少稱人殺罪致討曰伐鄭
伯背華即夷南與鄭合而未離也故桓公復治之家
氏曰所以固中國諸侯之心而逆折強楚憑陵之欲
義之所不容已也

夏小邾子來朝

石氏曰此郳犂來也周武王封帝顓之後挾于邾挾
之後有功于周又封其子友于郳郳魯之附庸也郳
又邾之別封也莊四年郳犂來、朝書其名附庸之
君稱字而郳又附庸之邑也今來朝稱小邾子何休
以為齊桓由天子進之遂以爵通義或然也

鄭殺其大夫申侯

五年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己于召陵故勸之城
其賜邑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為
之請于諸侯而城之美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

將以殺也申侯由是得罪王是鄭殺申侯以說于齊
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　謝氏曰乙殺其大夫不以
有罪無罪皆書罪其專殺也胡氏曰稱國以殺者累
累上也不知自反內忌聽讒而擅殺大夫信夫刑矣
如申侯者其見殺何也專利而不厭則是以殺其身
矣師氏曰意者鄭伯以逃之故被齊伐者一再度其不
能自支乃求大夫之微過者殺之以謝齊君曰始謀
鄭以背齊者由斯人也于是求成而有寧母之盟焉
嗚呼齊侯主盟于諸侯彼諸侯有專殺大夫者齊宜
正典刑今也鄭專殺大夫以說齊齊侯乃捧不問則

是齊侯使鄭專殺之矣主盟之職今果安在哉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寧母
盟于寧母謀鄭故也管仲言于齊侯曰臣聞之招攜
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脩禮于諸
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大子華聽命于會言于齊
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君若去之以
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
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
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舍此二者姦
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于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
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
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摠其罪人以
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
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
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
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太子而求介于大國以弱其
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
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于鄭冬鄭伯使請盟于
齊　胡安定先生曰鄭伯以逃首止之盟齊人連年
伐鄭未已鄭懼欲求成于齊故先使世子受盟于寧

母家氏曰管仲可謂知以禮服人者矣桓公亦可謂
樂從諫知自克者使桓公從子華之言以詐而服鄭
事未必濟且失諸侯今示之以禮綏之以德鄭不旋
踵而請盟是以寧母之會書之
曹伯班卒
公子友如齊
　高氏曰罷盟而聘謝不敏也能事大國如此其恭恨
　不移此以事天王耳
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

世子欵盟于洮鄭伯乞盟

七年冬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夏盟于洮謀王室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鄭伯乞盟請服也　公羊氏曰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為序乎諸侯之上先上命也謝氏曰洮之盟齊侯欲以服鄭也甯母之會世子雖受盟鄭伯猶俱見討故請盟于洮書曰乞盟賤之也首止之盟盟之善者也攘夷狄安中國尊王室諸侯之所同志也文公獨以私楚之心背盟以至啓諸侯之伐召新城之圍及其禍連不解也以世子受盟于甯毋以卑辞

屈体求盟于洮可謂大事大之道也為宗廟社稷主而其始也若賤者省罪而逆盟其終也若賤者哀告而乞盟人君之德侯伯之体皆失春秋前盟書逆後盟書乞所以著其屈辱所以罪其不智也高氏曰夫楚為中國患久矣而鄭先受其害也自莊十六年至僖三年凡五伐鄭與中國爭衡自齊桓召陵之役兵不血刃楚自懾服然則鄭之為鄭非齊侯標以德礼則鄭終不知反遂為夷狄之人矣故之于経自此至十七年齊侯小白卒楚人絶迹不復加兵于鄭則小白之功亦盛矣鄭伯曷可背齊而附楚耶故聖人備

書其逆盟乞盟之事既以罪鄭伯見義之不明亦以惡惠王御世之無道也　愚按傳稱惠王以七年閏月崩今年正月諸侯會洮謀王室之難襄王位定而後發喪若然則正月既盟二月位已定矣何至十二月始發喪乎是喪春月終歲無君豈有是理哉況春秋聖人之實録王崩天下之重事天子安得含崩翽之實逆赴告之虛乎夏盟也以鄭伯來乞盟觀之則其為謀服鄭明矣

夏狄伐晉

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為右以敗狄于采桑梁

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衆狄虢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　高氏曰齊桓率諸侯以攘夷狄而秦晉不至亦不强致狄知晉不與中國之會故敢伐之許氏曰當齊桓之隆同盟者安介王者始矣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禘而致哀姜焉　愚按用致夫人為無姓氏遂至紛紜左氏以為哀姜公羊以為齊媵穀梁以為立妾之辭而劉向周以為成風文有以為文姜者則程子之說也以今考之若以為齊媵則僖公豈君齊私以齊

媵爲夫人猶公伯主必不肯人以妾爲妻也君以爲
成風則僖公豈有爲父主妾之理成風既非始嫁又
非祔主安可致于廟也若以爲文姜則已祔莊公一
世何緣至此方祔惟以爲哀姜則庶幾近之蓋哀姜
之死僖公既請于齊而葬之至此復致于廟而祔之
所以歷八年之久者以哀姜與弒閔公義已絶于宗
廟礼不當祔至此始強行之且以媚齊也故哀姜始
而孫邾猶稱姜氏以明邾不當納至喪歸自齊則去
姓存氏以明齊已絶之至此不舉姓氏獨稱夫人者
以明其得罪宗廟大義已絶不當祔也穀梁氏曰用

者不宜用也致者不宜致也陳氏曰何曰夫人氏而
不言姜見絶于其國之辭也今曰夫人而不言氏見
絶于宗廟之辭也絶哀姜所以惡僖公也是故禘
非禮也雖用之群公之廟不書有用之群公之廟而
書者矣但曰有事識不在用神也必禘于太廟致哀
姜也而后書識在用神也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高氏曰或者去歲惠王疾不莅政世子懼難而圖諸
齊故爲洮之會至是惠王始崩歟按傳七年閏十一
月八年又閏十一月武雖置閏之失豈此年閏十一
月王崩秘之至十二月乃發喪歟然聖人作春秋必
據實而書之宜以經爲正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説卒

宋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
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
又不順遂走而退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公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尋盟且修好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
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
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

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
于下以爲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胡氏曰
宰周公者以冢宰兼三公也程子曰天子之宰與世
子礼異謝氏曰宰周公勢亦尊矣然非王世子比故
宰周公雖序諸侯上不若王世子之殊會也高郵孫
氏曰春秋諸侯居喪而盟會侵伐者多矣其稱子者
四孔子因而書之以見其居喪而與乎國事之罪不
稱子而行者其罪又不可勝誅也高氏曰齊侯圖伯
内帥諸侯外攘夷狄經營馳驅出入上下二十餘年
勞亦至矣然自服楚之後其心乃盈不能朝于京師

冀戴天子興衰振治以復文武之業前此致王世子
于首止今又致宰周公于葵丘以惠王方崩諸侯不
會其喪襄王在諒闇之中百官總己方聽政于冢宰
齊侯所不帥諸侯而朝之反自相會以致天子之宰
以天子之宰反下會諸侯大義舛矣故聖人不予齊
侯世致天子之宰而以宰周公主會為文也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穀梁氏曰内女也未適人不卒此何以卒也許嫁笄
而字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高郵孫氏曰未目其
國未適他國也必書其字許嫁者也許嫁而卒者春

秋書之以吾君為之服固錄之也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
歸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
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略之
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于行晉侯
乃還。孟子曰五伯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
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
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毋
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事無攝取士必得毋專
殺大夫五命曰毋曲防毋遏糴無有封而不告凡我
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陸氏微旨曰盟稱諸
侯者前目後凡之義且明周公之不與盟臨江劉氏
曰此一地也曷為再言葵丘善是盟也謝氏曰葵丘
之盟上明先王之禁令下修列國之訓戒諸侯載書
不歃血莫敢違法以歸于正邦國亦無變于治矣故
君子美之高郵孫氏曰葵丘之盟孟子美之以為後
之諸侯皆犯其五禁蓋春秋之盛莫盛于齊桓齊桓
之盟莫著于葵丘之事齊桓最高之書春秋甚盛之
際以孟子之時諸侯言之則齊桓在可褒之域校之

三王之盛則齊桓大其罪人此春秋所以先褒而孟
子書其屑罪也

甲子晉侯詭諸卒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九月晉獻公卒里克平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
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
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
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
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
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
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

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

穀梁氏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國人不子者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胡氏曰人君惟一國之名器爲其所子則當子矣國人何爲不子也民至愚而神是非好惡靡不明且公也其所子而不子者莫能使人之弗子也非所子而子之者莫能使人

之亦子也晉獻公殺世子申生立奚齊矣而大臣殺奚齊詩不云乎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此言天理根于人心雖以私欲滅之而有不可滅也春秋書此以明獻公之罪抑人欲之私亦天理之公爲後世戒以此防民猶有欲易太子而立趙王如意致夫人之爲人彘者謝氏曰奚齊雖書曰君之子以明奚齊獨君意立之然立奚齊獻公之命也里克忠欲立正當與大臣諫之于初可也奚齊不可以主社稷當與顧命大臣明大義以告宗廟而後更立可也獻公既死君命定矣而又奚齊未有大惡克以廢立自任擅殺奚齊是以臣子抗先君之命也里克之亂書曰殺其君之子以罪克之逆也春秋于奚齊稱君之子而獻公立庶之惡由此見矣于君之子稱殺而里克犯命之惡由此見矣然則君命雖重行不以正則咈人心臣志雖正行不以順則淪悖逆是故以正行命者君之道也以順行正者臣之義也胡安定先生曰按文十四年五月齊侯潘卒九月齊公子商人殺其君舍舍亦未踰年之君何以不稱君之子而謂殺其君蓋嫡嗣當立雖未踰年亦稱君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高氏曰公始朝齊也公朝他國皆書如著其出境也若人有故則書故重其罪也納幣觀社之類是矣春秋書公如他國者三十五如京師者一而已此又罪其朝王之闕也

狄滅溫溫子奔衛

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即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　家氏曰狄滅衛邢以來淺以強盛與荆楚交爲中國患今又滅溫、乃近畿之地司寇蘇公世有之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是以爲狄人所并蘇子信有罪矣而溫近于王

狀伐而滅之豈非伯主之責乎捐公日以伐戎爲事
置狄弗問豈非伯業之衰乎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公羊氏曰及者累也何以書賢也何賢乎荀息荀息
可謂不食其言矣家氏曰君臣之分未定以荀殺之
曰殺塞主之公子尒君臣之分既定以後則其殺爲
弑矣春秋于奚齊之死書曰殺其君之子奚齊至卓
子之死則曰晉里克弑其君卓嘗求其故奚齊之死
君臣之分猶未定也卓子之死君臣之分已定矣是
以書法不同或曰君薨子主君臣之分猶有未定于

曰奚齊之主荀息一人主之尒非臣民之所共戴奚
其亡使里克于奚齊之既死即率國人迎立公子在
外長且賢者以主社稷則事正理順國人無不服今
乃坐視荀息遂非從邪更立卓子于卓已君父既葬
之後而殺之則爲弑矣春秋録大夫死節凡三孔父
仇牧荀息是也孔父仇牧之死與其君皆死、之正
也荀息者從獻公于昏爲驪戎女任託孤之寄復不
能其事以身死之曾何足恤而與孔父仇牧俱見録
于春秋諸儒未得其說愚于公羊子之義有取焉公
羊子孔父曰可謂義形于色矣于仇牧曰可謂不畏

强禦矣于荀息則曰可謂不食其言矣蓋荀息之死
以爲合乎義則未也然則既許獻公以死雖欲不死
不可也使荀息早知二子之立國人不與而力辭託
孤之寄以悟其君其君不能用則是時有不必死矣
既不能正諫于其始又爲之任託孤之寄雖臨難苟
免其可得乎聖人所取特在于能不食言若以事君
大節而觀不免猶有所愧胡氏曰按外傳克者申生
之傅也驪將殺世子而難里克使優施飲之酒而告
之以其故里克聽其謀乃欲以中立自免稱疾不朝
居三旬而難作是謂持禄容身達獻公殺嫡立庶之

禍者或其君臣之名正其弑逆之罪雖欲辭而不受
其可得乎使克明于大臣之義據經廷諍以動其君
執節不貳固太子以攜其黨多爲之故以變其志其
濟則國之福也其不濟而死于其職亦無歉矣人臣
所明者義于功不貴幸而成所立者節于死不貴幸
而免克欲以中立期免而亦終不能免等死尒不死
于世子而死于弑君其亦不知命之蔽甚爲人臣而
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于篡弑誅死之罪克之謂矣
高氏曰張子厚曰春秋之進荀息非聖人之情也進
荀息以甚荀克之惡也此言是矣　愚按管仲荀息

皆以所事不正爲人所殺與荀息死之管仲不死夫
子于春秋旣書荀息之死以表其忠于論語復稱管
仲之功而許其仁何也程子曰始與之同謀遂與之
同死可也知輔之爭爲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
也若管仲者所謂不死以圖後功者也若荀息者所
謂始與同謀遂與之同死者也聖人之許與各當其
可而已矣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薛氏曰當時患有大于戎者狄及晉楚是也晉滅虢
滅虞狄嘗入衛迫邢前年伐晉近又滅溫君陵之後

楚滅弦國許豈可置而不圖捨强畜弱守衛果如是
乎所謂不務德而勤遠略況許方患楚而啟以伐戎
非用人之道也

晉殺其大夫里克

九年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齊隰朋帥師會
秦師納晉惠公秦伯謂郤芮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
人无黨有黨必有仇夷吾弱不好弄能鬬不過長亦
不改不識其它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
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
也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无好无惡不忌不克之
謂也今其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
是吾利也里克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
晉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
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
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何患无辭臣聞
命矣伏劍而死于是平鄭聘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

殺梁氏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其以累上之辭言
之者殺之不以其罪也胡氏曰殺之不以其罪奈何
里克所爲弒爲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故殺
之爲惠公旣立而謂克曰先君命大夫爲世子傅世

子多忌濫刑危其國也　愚按使惠公能申明二君
之弒正其罪以誅里克則里克旣甘心于死不復有
辭而臣下莫不震慴恐懼豈敢復有亂心平鄭之誅
旣保首領而惠公長有晉國矣安得濫刑至此而煩
春秋之屢書乎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高氏曰公捨置桓莊之失而不改其轍桓親見二國
之事而備其迹姜氏婦人何知焉以齊桓魯僖兩君
相會而使婦人廁于其閒何以視兩國侍御僕從之
臣乎張氏曰諸侯會伯主而婦人與焉君臣之大義

夷狄之大計凡所當諱者必有所不及而殺斃潰亂浸淫日長宜桓公自是伯業遂衰而魯僖之志弃闕政亦自此始矣家氏曰桓公之始伯償齊女之无度以襄姜為首救諸夏肅然如中國之所以異于夷狄者實在于是齊襄衛宣污染之習為之一掃庶乎古方伯之餘烈矣及其暮年志得而驕乃護與僖姜為陽穀與下之會伯業其衰矣乎故曰此齊侯之女礼有歸寧今非會之不亦可乎曰歸寧當在國中此庭驅于通道大都非所謂寧也伯曰一舉動諸夏之所示儀可不謹乎故春秋書法與禚會祝丘同所以重

戒于淩

秋八月大雩

冬楚人伐黃

黃人不歸楚貢楚人伐黃　胡氏曰按穀梁氏曰貫之盟管敬仲言桓公江黃遠而近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无以宗諸侯矣公不聽遂與之盟管敬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達國慕義背夷即華所謂出自幽谷遷于喬木春秋之所取也被兵守城更歷三時告命已至而後師不出則失救患分災攘夷狄安中國之義矣滅弦滅溫皆不書伐滅黃而必書者罪桓公既與盟會而又不能救也家氏曰管仲之慮患可謂遠矣方江黃之始來盟而已慮異時之不能救其深思遠慮豈與小智淺識之士朝不及夕者同日語乎齊不得江黃无以制楚故楚恨江黃為最深既滅弦以蕩其藩墻故兵以潰其心腹齊人卒不能遣偏師之援坐視其亡然則滅黃者齊也非楚也陽穀之會于貫之盟本以求中國之援反以是速其亡悲夫自是而後諸侯日散伯業日衰无足稱者矣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黃

黃人侍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　謝氏曰黃人嘗受盟于齊矣及楚之伐黃也齊不救故楚滅黃書貫之盟陽穀之會于前書伐黃滅黃于後吝桓方伯之職不修見矣胡氏曰春秋滅人之國其罪則一而見滅之君其例有三以歸者既死死難之節又无克復之志貪生畏死其孰執奪其罪為重許斯頓牂之類是也出奔者雖不死于社稷有興復之望焉託于諸侯猶得寓礼其罪為輕弦子溫子之類是也若夫國滅死于

其位是得正而襃焉者矣于礼爲合于時爲不幸若江黄二國是也其書滅者見夷狄之强罪諸夏之弱責方伯連帥之不修其職使小國賢君不得其所公羊子所謂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春秋經傳闕疑卷之十四

春秋經傳闕疑卷之十五

新安後學鄭玉纂集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胡氏曰齊桓公爲陽穀之會是肆于寵樂其行荒矣楚人伐黄而救兵不起是怠于霸書其業怠矣然後狄人窺伺中國今年侵衛明年侵鄭近在王都之側雖夷亦未病孔而不忘也伯益戒于舜曰无怠无荒四夷來王此至誠无息帝王之道春秋之法也齊桓晋文若此類者其事則且書于策其義則游聖門者默識于言意之表矣故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十一年夏揚拒泉皐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秦晋伐戎以救周秋晋侯平戎于王十二年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秋王子帶奔齊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礼享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礼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勲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无逆朕命管仲

受下卿之礼而還是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事畢不與王言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及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十六年王以戎難告于齊、徵諸侯而戍周二十二年富辰言于王曰請召太叔詩曰協比其隣昏姻孔云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悅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　高郵孫氏曰鹹之會二傳皆无事迹惟左氏以爲謀且杞且謀王室案王室之事不載于經而明年經書城緣陵前目後凡則謀杞之說與經合矣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　高郵孫氏曰緣陵之地經不言杞者杞未遷也不叙諸侯而凡言之者會鹹之諸侯于是復合而城之前目後凡春秋之簡辞也去年之冬經書公子友如齊則是公子友受命詣公而聘齊侯也公子友受命而聘則齊晉之君皆要及其國矣然經不再叙之者以去年定其謀今年終其役事无殊異國无增損可以簡言之矣胡氏曰齊桓城三國而書辞不同城楚丘則没諸侯而不書城緣陵則書諸侯而不序城邢則再序三國之師何也邢以自遷爲文再序三師而書城邢者美其得救患分災之義也淮夷病杞諸侯會鹹城緣陵而遷杞焉其事專矣故前目後凡直書諸侯而不序也衛爲狄滅東徙度河野處漕邑桓公使公子无虧戍以甲士歸其祭服衆而凡爲國之用其力无功其功无大其事无專而春秋責之尤重曰城楚丘而不書諸侯正王法也是故以功言之則楚丘爲大以義言之則城邢爲美春秋之法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者

也詳著城邢之師深没楚丘之迹貴王賤霸蓋抑損文以正待人之體也明此則知專而不爲管仲深畏仲由之說矣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鄫季姬來寧公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及遇于防使來朝也　胡氏曰春秋内女適人者明有所從則繫諸國者杞伯姬是也其未適人者欲有所別則書其字若子叔姬是也季姬書字而未繫諸國其女而非婦亦明矣及者内爲志内女而外與諸侯遇瀆倫也朝不言使言使非正鄫子國君而季姬使之朝病鄫

也魯秉周礼男女之際宜其若是之甚乎蓋魯公鍾
愛其女使自擇配故得與鄫子遇于防而遂以季姬
歸之非所以愛而厚其別也故称及称遇称使罪魯
與鄫以正男女之礼為後世戒也高郵孫氏曰傳以
季姬歸寧而公止之故遇于防而使之朝素春秋內
女適他國者必書歸季姬未嘗書歸于鄫而明年始
書之又經不曰鄫季姬明其未歸也左氏徒見醜悪
之甚以為必不至此故曲為之辭文妻宋姜之行有
甚于此者矣季姬之事經書之甚明無足疑也濮卿
呂氏曰豈其許嫁于鄫而未歸于鄫乎家氏曰僖公

撓賢君略无正家之法魯之不競皆由乎此春秋書
此而季姬之悪狀見矣僖公何以肆其責乎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晋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　穀梁氏曰林屬
于山為鹿沙山名也無崩道而崩故志之公羊氏曰
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高郵孫氏曰春
秋災異之志必言其國沙鹿梁山崩皆非魯地而春
秋書之如內辞焉此聖人之意也大水大之為災石
鷁之為異地不過百里時不過數日所以君之者止
于其君所以應之者盡于一國故國不可不著也至
於王道大壞彝倫一斁而天下之人皆反皇極則天
見其變而日食星孛地見其妖而川竭山崩所以名
之者在乎天下所以應之者徧乎四海則雖在其國
不得著其國也日有食之星孛于某其變之大其應
之廣不可以一國言也沙鹿崩梁山崩雖在乎晋而
異及乎天下不可以晋言也許氏曰稍星不見星隕
如雨齊桓之祥也沙鹿崩晋文之祥也齊桓將興而
天文藏晋文欲作而地理决王道之革也

狄侵鄭

許氏曰前年狄侵衛今年狄侵鄭而莫或攘之桓志

之衰也王伯之政撓撓不可怠也齊桓之烈盛茂如
此一勞而易心生之則夷狄　兵中國是以先王屢
者戎功而卑作興事修誠慎墨務以裒終也

冬蔡侯肸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高氏曰公十年如齊朝矣今又朝之五年一朝者諸
侯事天子之礼也今移之于齊侯可乎

楚人伐徐

徐即諸夏故也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

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盟于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　謝氏曰救患之師如解焚拯溺緩而不急則失救之道桓之救徐也八國已受盟矣其終也諸侯止而不進大夫帥師以出其救難不力可知也為隣國謀而不尽其心為不忠視人危急而遷延不進為不仁大者止而小者行為不義三者齊桓失救之道也然則遂救許遂之善者也以其進也遂次于匡遂之不善者也以其止也

胡氏曰楚都于郢距徐甚遠而舉兵伐徐暴横憑陵

之罪著矣徐在山東與齊密邇以封境言之不可以不速救以形勢言之非有緜裡越險之難也今書盟于牡丘見諸侯救患之不篤矣書次于匡見桓德益衰而禦夷狄安中國之志息矣凡兵而書救美有不善之救而書次則有罪其當速而故緩失用師之義矣中庸曰至誠无息不息則久春秋經始卒欲有國者敦不息之誠也始勤而終怠則不能久而固有國矣陳氏曰諸侯在而大夫將于是始稱公為之也則桓志荒矣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伐厲以救徐也　薛氏曰厲楚漢東之與國也楚師東出而伐其與國因用兵之道也不役諸侯而專曹師之用求救微矣無救于徐之敗理也

八月螽

九月公至自會

季姬歸于鄫

胡安定先生曰歸者始嫁之詞高郵孫氏曰季姬之歸不言所逆、者鄫子也內女之歸不書逆皆其君自來逆之常事不書也季姬無行當絕而書秋書之

與內女之歸無異蓋季姬之貶已見于遇鄫子于防之時于是但以恩錄之也

己丑晦震夷伯之廟

于是展氏有隱慝焉　高氏曰春秋遇朔書朔遇晦書晦蓋聖人因事而書晦朔之法使後世得以考焉杜氏曰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父左氏曰震夷伯之廟罪之也穀梁氏曰因此見天子至于士皆有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為祖程子曰春秋所書皆天人響應有致之道如石隕于家而言隕石夷

伯之廟震而言震夷伯之廟此天應之也但以淺狹
之見以為无應其實皆應之然漢儒推災異皆牽合
不足信儒者見此因盡廢之謝氏曰惡惡之人使之
居廟以享血食天之所惡也夷伯蓋有惡惡于魯而
子孫猶以宗廟事之然則雷震其廟乃天惡夷伯而
殄之也故春秋書之以示天戒焉師氏曰魯大夫之
廟而雷震之啟天之威豈妄加于宗廟鬼神耶是必
廟之僭制而子孫爲魯用事之臣又不敢廢之故天
震之以示变盈之道也

冬宋人伐曹

討舊怨也　師氏曰自莊十四年曹會鄄以伐宋
至此三十五年矣介後未見其陳及齊侯伯中國二
國同與盟會者十數是今宋先啟而侵曹乃以舊怨
藉口而謂之伐宋公之可罪也明矣此其所以人之
數陳氏曰諸夏之交兵自莊之十九年未之有也于
是再見宋襄公爲之也許氏曰同盟始相攻伐桓不
能一奏則何以禁夷狄之亂伯德方衰諸侯浸以恣
也戚黨之陵夷可不敬哉家氏曰桓公志恚宋見閻
而起于此知宋襄之爲人外靜內躁于桓之方存已
有圖伯之心矣

楚人敗徐于婁林

徐恃救也　家氏曰春秋初年猶夷狄徐至此以後
徐方伯以號來師氏曰前此三月諸侯之大夫會救
徐而今則楚人敗徐于婁林中國之威不足以震夷
狄而當時所救无益也明矣齊桓之伯得不衰乎張
氏曰書以見楚兵之獨勝而救徐之功不立伐厲之
謀无補也陳氏曰不數年宋楚爭盟以是爲盟主病
矣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群公子晉

侯烝于賈君又不納群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
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
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十三年冬晉
薦饑使乞糴于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
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而討焉无衆
必敗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
恤鄰道也行道有福丕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
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于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
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十四年冬秦饑使乞糴于
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无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

愁隣不義四徳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慶鄭曰弃信背隣患孰恤之无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无損于怨而厚于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弃也近猶讎之况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十五年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

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爲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産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无不如志今乘異産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脉僨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于我鬬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飢食其粟三施而不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况國乎遂使請戰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

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爲右輅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太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

公子縶曰不如殺之无聚慝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太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秖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无怙亂無重怒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衆皆哭晉于是乎作爰田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群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群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于是乎作州兵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

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喪其
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
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
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戚謂之
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豈歸君君
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
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
以伯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
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蛾析謂慶鄭曰盍
行乎對曰陷君于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

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
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
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
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
官司焉十七年夏晉太子圉為質于秦、歸河東而
妻之二十二年太子圉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
對曰子晉太子而辱于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
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弃君命也
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　胡氏曰秦伯伐晉而經
不書伐專罪晉也獲晉侯以歸而經不書歸免秦伯

也書伐書及者兩俱有罪而以及為主書獲書歸者
兩俱有罪而以歸為甚今此專罪晉侯之背施幸災
貪愛怒鄰而怒秦伯也然則秦戰義乎春秋無義戰
彼善于此則有之矣其不言師敗績何也君獲不言
師敗績君重于師也大夫戰而見獲必書師敗績師
與大夫敵也君為重師次之大夫敵春秋之法也與
孟子之言何以異孟子為時君牛羊用人莫之恤也
故以民為貴君為輕春秋正名定分為萬世法故以
君為重師次之竟以天下命霸、亦以命為必稱元
后為先此經世大常而仲尼祖述之也惟此義不行

然後殺逆之党有託以為民輕弃君親而不顧者矣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
飛過宋都
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史
叔興聘于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
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
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
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高郵孫氏曰是月者別
非戊申之日也不書日者所以不知闕之也程子曰
隕石于宋自空凝結而隕六鷁退飛倒逆而飛必有

氣驗之也如此事皆是異事故書之胡氏曰石隕鷁飛而得其數與名在春秋時凡有國者察于物象之變亦審矣此宋異也何以書于魯史亦見當時諸國有非所當告而告者矣何以不削乎聖人因災異以明天人感應之理而著之于經垂戒後世如石隕于宋而書曰隕石此天應之也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人事感于下則天變應于上苟知其故恐懼修省亦可消矣張氏曰星隕為石不祥也六鷁退飛不順也宋襄欲圖伯而先其德故天出怪異以警惧之卒之五年被執六年兵敗天之示人顯矣高氏曰聖人之于災祥不敢必其有亦不敢必其無若必其無則有國者不復畏天若必其有則後世將妄推象類以求天意所在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漢世圖讖之學是也故聖人于災祥存之而不辨使人知所戒而已昔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不言其吉凶禍福惟使正厥事而已此先王處災祥之法也春秋書災祥之旨蓋不異祖己之意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胡氏曰季者其字也友者其名也大夫卒而書名則習為稱字華諸師曰春秋時魯卿有生而賜氏者季友仲遂是也生而賜氏者何命之世為卿也季子忠賢在僖公有翼戴之勤襄仲弒逆在宣公有援立之力此二君者不勝私情欲以異賞報之也故皆生而賜氏俾世其官經于其卒各以氏書者誌度法亂紀之端明權臣竊命之禍其垂戒遠矣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胡氏曰內女嫁于諸侯則尊同尊同則記其卒記其卒則必記其葬然而有不記者此筆削之旨非可以例求者也宋伯姬在家為淑女既嫁為賢婦死于義而不回此行之超絕卓異者既書其葬又載其謚僖公鍾愛季姬使自擇配季姬不能自克以禮待父而行雖書其卒而奪其葬所以謹夫婦之道正人倫之統明王教之始也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謀鄫且東略也城鄫役人病有登城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濮鄉呂氏曰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葵丘之盟東會于淮桓公之威加于天下者略備矣

此伯者之極盛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齊人為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也　高郵孫氏曰
英氏近于楚而附屬之齊桓以楚之强而暴中國也
于是會徐人伐之且為徐申其忿也高氏曰為徐伐
楚而不加兵于楚乃移兵于英氏非所以攘夷狄而
救中國也謝氏曰桓公無東略之志可知也
夏滅項
師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
為討而止公　程子曰滅人之國罪惡大矣在君則

當諱故魯滅國書取滅項君在會季孫為之也故不
諱胡氏曰執政之臣擅權為惡而不與之諱此春秋
尊君抑臣不為朋黨比周之意也陳氏曰書滅項大
兵權之漸也襄公在晉書郲麻其未奔昭公在晉書
莒年夷來奔皆非常也春秋之季大夫不稟命于諸
侯非但魯也鄭伯會于夷儀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蔡侯會于召陵蔡公孫姓帥師滅沈春秋必謹而志
之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　謝氏曰卞魯邑齊侯自
淮還師而夫人出會焉張氏曰大臣滅項而止僖公
刑已偏頗又會婦人于魯地此管仲既亡桓公志荒
之政也高氏曰卞之會夫人以齊侯止公故其情則
可而礼則不可也
九月公至自會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
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
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
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于宋襄公以為太子雍

巫有寵于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于公亦有寵公
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
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群吏而立公
子无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　愚按
孔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
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又曰桓公九合諸侯
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孟子曰五伯
三王之罪人也又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誦
此則齊桓之行事可知而功過不得相掩矣盖王者
之學主誠無偽純亦不已故商周之盛傳世之遠至

七八百年澤猶未泯伯者之術假公濟私始勤終怠
故桓公身死未幾五子爭立國內大亂臧偽之分禍
福如此可不畏哉程子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
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伯者之事
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无
復回曲伯者崎嶇反側于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
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以伯則伯矣二
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
千里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必先立其志志立
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于道而莫之禦

也苟以伯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術石以為玉也
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而曾西恥比管仲義所不由也
五峰胡氏曰齊亦公侯之地耳管仲得政遂能強大
伯諸侯何也守信不欺行法不移舉用賢才開闢言
路不擅樹蓄務富民財不大興兵務紓民力伏尊王
之義會于首止天子俾其正而王室之亂消寧魯難
誅哀姜公道伸而諸侯服盟于召陵禮荊楚而中國
之義立城衛楚丘城邢夷儀遷杞緣陵而夷狄不
得肆此其所以九合諸侯虎視中原之大略也其去
戎狄也遠矣若夫伐魯國以殺子糾而父子兄弟之

恩薄五大夫立子頹出天王不能奉命而君臣之義
虧魯晉宋有弒君之賊而不能討也陳有殺嫡立庶
之罪而不能正也鄭有兄弟爭國之禍而不能平也
以不從己則伐宋伐鄭伐陳執濤塗厚自封殖滅譚
滅遂處己若是何以服人于是北則晉專冀方西則
秦專雍土南則荊楚強橫滅弦滅黃圍許伐徐而終
不遑貶也原其失皆由不知天理之本而馳心于功
利之域或无以得天下心而功烈如彼其卑也其去
王也遠矣大東萊呂氏曰桓公雖能用管仲攘夷狄
伯諸侯有一匡天下之功然仲本無正心誠意格君

之學徒急于一時之功利卒致五子之亂其所以有
始無終者家法不正也管仲且有三歸之失豈能正
其君哉樸鄉呂氏曰伯者之興小白為之首伯權之
重小白為之盛小白未興之前天下不知其王小白
既興之後天下始知有伯天下不知有王君子以為
變矣天下始知有伯天子又豈以為喜乎然是時尚
有相盟者矣而未有合諸侯以同盟者合諸侯以同
盟者自小白始有相會者矣而未有合諸侯以大會
者合諸侯以大會者自小白始方其列國爭衡侯度
无統而域有望于方伯連帥之功然而大合諸侯糾

率列國同盟而有主盟同會而有主會其事則亂
所未有也而小白創為之是以當時諸侯亦疑焉而
未至北杏之會小白為伯之始也舉天下而聽命于
一邦向未之有也魯為是疑焉進、而不至、莊二
十七年再盟于幽則始授之諸侯矣自是而後會于
柽盟于貫會于陽穀盟于首止于甯毋于洮于葵丘
于鹹于牡丘于淮諸侯无一役之不赴焉召陵之役
諸侯之大夫一語不中則其身見執而其國見伐首
止之盟鄭伯逃歸則新城之圍伐鄭之師連年不捨
不至于己盟不已葵丘之盟貰于改物詳之會其伯

既衰之時也書猶以滅項之故而見止焉是則令天
下而聽命于一邦者未有如桓公之盛也是故北杏
之會諸侯進焉而未至葵丘之會諸侯奔走而畢從
進焉而未至者是諸侯猶不敢以事周者事齊也奔
走而畢從者是諸侯不敢不以其事王者事伯也伯
者之盛王迹之泯歟然則諸侯之所以從小白者其
故何也曰春秋之初王綱淩弛天下未有知尊周者
小白起而倡為尊周之義春秋之初列國分爭諸侯
未有寧處者小白起而執其安中國之權春秋之初
夷狄恣横莊閔之際益以強盛當時要有能攘却之

者小白起而振其攘夷狄之功故讀隱桓之春秋則
見天下之无王而紛、者莫之一也讀莊閔僖之春
秋則見天下之有伯而擾、者有所依也是則伯者
之興固天下之至幸也然隱桓之間天下雖不知有
王而王之實猶存何者王之威令雖不行而莫權猶
未有所移也閔僖之間天下既知有伯而王之實已
替何者移其所以事王者而事伯也是則伯者之盛
又非天下之至不幸歟故嘗謂小白未興之前是一
時也小白既興之後是一時也小白既卒之後是一
時也王綱淩弛莫提挈之侯度無統莫糾率之戎狄

送横莫攘却之此小白未興之時也五菜明而王且
不下替者四十二年盟會同而諸侯无所争者三十
年帖然從狄猾戎戢夷此小白既興之時也天王出
居而官守不問衛滅莫親而義師不討楚書子而主
盟狄書人而參盟此小白既卒之時也然小白一身
亦三變焉伐鄭侵宋侵陳來一入蔡侵鄭戎疾未殄
滅譚滅遂廢事未久沒疵多乖過數盟屋閏理未熟
餘防是肆盡小白為伯之初也貫澤而下葵丘以前
衣裳不歃血兵車无大戰夫子稱其一匡孟子與其
為盛在此數年此小白定伯之日也九國叛而震矜

蔣會仲死而鮑臺糜城杞賤于城邢救徐急于救許此小白誠伯之後也驗春秋大勢之三變則小白為有功觀桓公一身之三變而其功亦不為遠徐致顯未而小白之事可得而知矣、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夏師救齊秋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狄救齊

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无虧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　穀梁氏曰非伐喪也胡氏曰伐齊之喪奉少奪長其罪大故其奇詳書救齊者善魯也救者善則伐者惡矣凡書救未有不書善之也書狄救齊者許狄也許夷狄則罪諸侯矣許之曷為不稱人深著中國諸侯之罪也凡伐者為客受伐者為主今齊人受伐以宋為主者曲在宋也凡師直為壯曲為老書齊師敗績者責齊臣也或曰桓公官仲寵屬孝公于宋襄以為世子矣則何以不可主乎曰不能制命雖天王欲撫鄭伯以從楚春秋猶以大義裁之而不與也桓公君臣乃欲以私愛亂長幼之節其可哉春秋深罪宋公大義明矣、愚謂古之為學者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後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其為功自內以及外其為效由近以及遠故脩身以治其國而國无不治者矣桓公不知正心誠意之學惟以趨事赴功為務故其攘夷狄安中國雖有一時之功身死未殯五子爭立鄰國交伐由其身之不脩家之不齊知治其外而不知治其內知治于人而不知治于身也桓公之德于此固可見矣宋襄公方欲高伯諸侯以安天下而首亂人少長之序伐與國之喪其伯業之不遂又何待孰于盂而後見哉然則有天下國家者可不知所以為學乎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襟鄉呂氏曰讀此編者自齊小白卒至葬齊桓公當作一類看胡氏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威令加乎四海凡于政物雖名方伯實行天子之事然而不能慎終如始付託非人樞方在殯四隣謀動其國家而莫之恤至于九月而後葬以此見功利之在人淺矣春秋明道正義不急近功不規小利于齊桓晉文有所貶而无過褒以此

冬邢人狄人伐衛

圍菟圃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

躐請從爲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狄師還　愚按戲
婁氏謂狄伐衛救齊故道而称人然以經考之狄救
齊齊亂定而後桓公今又踰時矣邢人始與狄人
伐衛安得爲救齊也師氏曰聖人之心遂肯以一事
與夷狄乎家氏曰果善之何不于救齊之際而善之
今乃于伐衛而進之𡠪春秋書邢人狄人伐衛者責
邢不當與狄比而伐國也謝氏曰邢人引狄以爲中
國患先邢人罪其招患也薛氏曰狄人之書人何蓋
乎邢也狄邢衛之寇讎也邢衛嘗同患難者也幸乎
方伯之死交爭讎以伐同患取亡之道也

春秋經傳闕疑卷之十五

春秋經傳闕疑卷之十六

新安後學鄭玉纂集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高氏曰此宋襄求霸也求霸而執滕子春秋之俗也
俗者何㝠齊桓亦戒譁滅遂降鄣者无名也特無霸
以植威而已滕子何以名執而名之者不反之辭也
蓋十六年淮之會齊桓始霸滕子與焉既而背之自
此之後至齊侯卒凡三十七年衣裳兵車之會未嘗
列于其間故此年宋襄既有圖霸之心而首執滕子
以令諸侯也然宋襄圖伯當以德懷來之今乃肆己
之強擅執國君以凌轢諸夏執而不反亦以甚矣此
春秋所以人宋也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臨江劉氏曰曹南曹之南也謝氏曰宋襄內無遠畧
而欲隆霸業以紹齊桓于是首爲曹南之盟從之者
曹人邾人而已諸侯不服可知也與北杏之會異矣
高郵孫氏曰曹邾會称人者蓋宋襄威德未著曹邾
但使其臣會之
鄫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

焉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爲幸　劉氏意林曰曹南之會雖有邾人即非邾子今此會盟于邾者詳驗經文是知因自爲盟蓋非復向者曹南之盟也若宋公使邾人執鄫子而春秋歸宋理都是爲有惡者不誅而齊從者見討也春秋原心定罪莫甚若此者因曰宋不使邾用鄫子也家氏曰案現宋襄公平日則好名而畏義者

也方其爲太子以讓國聞其後與楚人戰欲以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而取仁義之名豈有今日而用同盟國君于淫昏之社無道若此者乎高郵孫氏曰邾之與鄫世讎之國故宣十八年又戕鄫子于其國都但邾鄫小國其相讎之迹不能甚見經惟紀其無道之甚者亦用之、說三傳不同左傳以爲用之于次睢之社公穀皆以爲叩其鼻以衈昭十一年楚人執蔡世子友以歸用之杜預以爲祭山公羊則以爲築防穀梁之說又以爲用爲盟歃之牲皆不同也然考之于經但曰用之不云所用之迹蓋春秋之時有用人爲牲者大亂之極聖人所不忍言但曰用之則知以人爲用也不必以正其名所重者用之而已愚按劉氏之說與傳文雖異于經爲合然與所據又會盟于邾之文他無此例不敢以爲決然姑著其疑以俟知者

秋宋人圍曹

討不服也子魚言于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陳氏曰諸夏之書圍圍自此始胡氏曰盟于曹南口血未乾今復圍曹者討不服也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襄公不能內自省德而急于合諸侯執嬰齊非霸討不足以示威與曹南非同志不足以昭信乎于與此身偽不知反求諸己欲速見小利之過也張氏曰齊桓之霸屈意去從盟晉平宋以致諸侯先近致也今襄公欲圍諸侯近于宋者莫如曹滕滕既執其君又欲圍曹其不遜霸也家氏曰當是時鄭入滑狄侵衛魯伐邾以中國無霸而動也宋襄茍能治其所當治則義聲暢而霸業成矣此春秋所望

于宋襄者故此事以見義
衛人伐邢
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于是衛大旱卜有事于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高氏曰衛不伐狄而伐邢是以人之左氏謂師興而雨不亦誣乎 薛氏曰非王命而擅征伐怨以報怨而已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陳穆公請修好于諸侯以无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修桓公之好也 杜氏曰地于齊、亦與盟 胡氏曰

盟會皆君之礼也微者盟會不志于春秋凡所志者必有君與貴大夫居其間也然則為此盟者乃公與陳蔡楚鄭之君或其大夫畧為内則没公外則人諸侯與大夫諱是盟也楚人之得與中國會盟自此始也莊十年荊敗蔡師始見于經其後人荊伐鄭皆以號舉夷狄之也僖公元年改而稱楚經亦書人于是乎浸強矣然終桓公世皆止書人而不得與中國會盟者以修霸業能制其強故也桓公既沒中國无霸鄭伯首朝于楚其後逆為此盟故春秋没公人陳蔡諸侯而以鄭列其下蓋深罪之也又二年復盟于鹿上宋會于鹿上盂遂執宋公以伐宋而楚于是乎大張列位于陳蔡之上而書爵矣聖人書此豈與之乎所以著夷狄之強傷中國之衰莫能抗也故深諱此盟一以外夷狄二以惡諸侯之失道三以謹盟會之始也
梁亡
十八年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命曰新里秦取之至是秦滅戍而居之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左氏曰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

也公羊氏曰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其自亡奈何魚爛而亡也穀梁氏曰湎于酒淫于色心昏耳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為寇盜梁亡自亡也陸氏微旨曰梁伯亟用其民自取滅亡其罪當矣秦人肆其強暴取人之國沒而不書其義安在曰秦人之惡其惡易見也滅人之國其罪易知也自取滅亡其意微矣春秋之作聖人所以明微也胡安定先生曰大抵邦國用賢則存失賢則亡賢既不用上下攜怨百度類圮何止于土工刑法潰滅而已哉故

梁之自亡失賢而亡也胡氏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
不息古之諸侯朝修其業令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
刑夜儆百工無使慆淫而後即安故克勤于邦亂度
土功者禹也慄、危懼檢身若不及者湯也自朝至
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者文王也凡有國
家者土地雖廣人民雖衆兵甲雖多城郭雖固而不
能自強于政治則日危月削如火銷膏以至滅亡而
莫覺也而况好土工輕民力湎于酒淫于色心蕩而
此愿改者乎其亡可立而待矣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高郵孫氏曰春秋之法言新則有舊也言作則有加
也因其舊而制度有加焉所謂新作也胡氏曰書新
作南門譏用民力于所不當爲也魯人爲長府閔子
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孔子曰夫人不言、
必有中春秋凡用民力得其時制者猶書于策以見
勞民爲重事而况輕用于所不當爲者乎然僖公嘗
修泮宮復閟宮矣奚斯董其役史克頌其事而經不
書者宮廟以事其祖考學校以教國之子弟二者爲
國之先務雖用民力不可廢也其垂戒之意深矣爲
民曰諸侯宮城之門皆有定制輒更舊制而增大之

罪不止于勞民而已

夏郜子來朝

五月乙巳西宮災

公羊氏曰西宮者小寢也有西宮則有東宮矣穀梁
氏曰以是爲閔宮也胡安定先生曰若是閔宮則明
書新宮不得謂之西宮也此西宮蓋公之別宮也家
氏曰小寢人君燕私之地災見于是警戒深矣人君
之過不在朝居臨涖之時而常在于深宮燕處之際
天之所譴宜徒然哉

鄭人入滑

滑人叛鄭而服于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
家氏曰自齊桓公歿諸侯動兵相侵弱小漸被其
毒宋襄苟欲踵霸當稟王命會諸侯伸要束而懲之
如鄭人入滑皆當討也舍是不爲而執滕圍曹殘人
從已烏能有成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齊狄盟于邢謀衛難也于是衛方病邢　家氏曰昔
戕齊昭之惡無知也桓公伐楚而服之已乃與之盟
于國桓公攘狄而却之已乃與之盟于邢反常逆理
抑且于是傳曰厥公菑厥子乃不肯播厥父基厥子

乃弗肯堂其齊桓之謂乎春秋齊桓于狄亦所以狄
齊也廉恥道喪則與夷狄禽獸同歸矣
冬楚人伐隨
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
而還　袁陵許氏曰楚既服隨則將爭衡上國矣而
宋欲盟之其庶幾乎師氏曰楚在齊桓之世猶未至
于寖伏然亦未至于太甚今齊桓既死乃欲與諸侯
盟于齊以尋國伯之心又肆於伐以示可畏之威諸
侯無能為者明年遂有鹿上之盟及秋又有盂之會
于是執宋公以伐宋先書齊之盟繼書隨之伐所以
明楚之幾微已動乎此而宋不悟也

師山書院　八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
張氏曰因邢之盟也孝公不能嗣父之業使狄皆因
之以為中國患此齊邢之盟所以兩書而邢衛並受
其禍也許氏曰中國無霸則諸侯力政曰夷衛決民
救其災此書伐衛伐邢入滑伐隨侵衛著無霸之急
也家氏曰為中國患者狄與楚也楚強大未易治狄
悍而微自桓公之沒再侵衛彼謂衛人失霸國之援
而可欺也宋襄與其盟楚而求諸侯孰若伐狄以寧
諸夏肆治狄而霸政舉矣顧乃舍其力之所可及者
之所當為而為其所不可為狂躁害之也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二十年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
則可以人從欲鮮濟至是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
侯于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
亡乎幸而後敗　師氏曰齊桓圖霸惟以攘夷狄為
辭故能假仁義以為盟主凡與諸侯會盟戴主王人
狀主王世下戴王室周公不然則中國五等之諸侯
而立乎今宋欲圖伯乃與楚人為鹿上之盟夷夏雜
處不知何以令諸侯而成霸業乎小東萊呂氏曰宋
襄欲霸乃求楚所會之諸侯蓋楚子有意執之故許
之也齊晉所以霸皆先服楚、與中國其勢不兩立

師山書院　九

桓公有葵丘之會晉人有城濮之戰所以攘夷狄安
中國而成霸業也宋襄欲霸及求諸侯于楚安能攘
夷狄安中國與齊晉並霸乎且其君辱于楚也張氏
曰霸中國者宋之欲也亂中國者楚之欲也欲霸中
國而求之于夷狄亂常之甚與之同盟此春秋所以
列序而人之以著襄公之自取敗辱也陳氏曰齊桓
卒宋襄欲挽之而霸而求諸侯于楚、于是乎長于宋
則是盟也莫適為主人自為盟而已矣

夏大旱、
公欲焚巫尫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
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尫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
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　高
郵孫氏曰春秋之記災異有曰不雨者旱不為灾陰
陽不和之異也有曰大雩者旱未為灾非時而雩也
有曰大旱者旱而為災非常也旱而為災則不雨矣
不雨淺于旱也旱則雩矣言雩未見其災也春秋書
大旱者二非常為災之辭也師氏曰不月以見其怪
時為高氏曰以二百四十二年而兩大旱何其少也

曰所謂大旱者非特吾國也舉天下言之也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
以伐宋
諸侯會宋公于盂子貢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
何以堪之于是楚執宋公以伐宋　陳氏曰宋楚狎
爭長也是故楚抑于而序陳蔡鄭許曹之上不知諸
侯之從楚與從宋與不于宋以爵也公羊氏曰曷為
不言楚子執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高氏曰執宋
公者楚也而繫于在會諸侯執之、辭何也所以深
罪在會之諸侯也南面之君兵非不多而力非不足

也而聽縱夷狄執辱中國盟主之君而莫之救還其不
勇于為義亦甚矣雖宋德不足懷慶不及遠力求諸
侯以及于難而諸侯怵心事楚以致夷狄侵凌中國
此罪不可貸故以諸侯共執為文不使夷狄專執中
國諸侯也張氏曰按公羊傳曰宋公與楚子期以乘
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強而無義請以兵
車往會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為乘車之會自我為
之自我墮之不可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夫
孔子相定公會齊侯此會中國也猶以為文事不可
無武備請司馬以行以楚之夷而可信其詐偽之於

乎徒出會之是輕以其身陷于虎狼之群也不見宜
矣胡氏曰春秋為賢者諱宋公見執不少隱之何也
夫盟主者所以合天下之諸侯攘夷狄尊王室者也
宋公欲繼齊桓之烈而與楚盟會豈攘夷狄尊王室
之義乎故人宋公于鹿上之盟而盂之會直書而不
隱所以深貶之也家氏曰春秋正名之書也楚自熊
通以來妄自尊大逆僭王者之號名春秋每以爵舉
不使之得與中國諸侯為今楚並稱合諸侯誅以
執宋公中國一大變也春秋以楚子書夫豈進而與
之乎四夷雖大曰子彼草號僭王以兵猾夏春秋序

以予齊所以正其始封之名辨夷夏之分孰云其衛
進夷狄乎自是而後楚始書子正名也或曰如子所
言始何以書荊人今何以書楚子乎曰始其來聘僭
號于國中耳春秋始以號舉今會于霍盟于鹿上錯
侯畏其強大有以事王者而事之春秋于是正其始
封之名書之曰子示天王之尊乃天下共主非夷狄
所得干也自是而後楚之强陵無不書子何齊之有
哉高郵孫氏曰春秋因會而執諸侯惟二處孟之會
楚人執宋公而不言楚人溴梁之會晉侯執莒子邾
子而序書晉人二事異因而書之異法者聖人之意

也孟之會中國之諸侯隨盟主而會夷狄、、執宋公
以伐宋又隨夷狄而伐之罪不責于楚子諸侯實同
之也溴梁之會晉侯以大義帥諸侯而會焉執莒邾
之君者晉侯也以信會而以詐執之可責者晉侯也
蓋春秋之輕重與奪惟義所在爾

冬公伐邾

高氏曰是舉也不惟無義且明年伐邾取須句則貪
之情可見矣不書邾滅須句者罪公聽婦人之言而
興兵以伐婚姻之國因以為利己也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穀梁氏曰捷軍得也其不曰宋捷何也不與楚捷于
宋也高氏曰中國于夷狄則有捷諸侯于天子則有
獻捷今所獻者宋捷也所使宜申者楚子也楚子所
以來獻捷者致公也蓋人不予夷狄之捷于中國故
書楚人來獻而不云宋捷也楚與諸侯同伐宋而魯
不與焉及得宋捷特使宜申來誇示以威魯蓋致其
魯侯來聽盟也高郵孫氏曰春秋書獻捷者二齊侯
戎捷捷山戎也山戎則可捷矣而猶有罪焉不得沒
戎捷而不言也宋襄求霸而不尊王于是楚而伐之
宋中國也而夷狄捷之夷狄安得捷吾中國乎不曰

宋捷不以中國而捷于夷狄也中國無見捷于夷狄
之理也無其理則不言焉所以護中國而法後世也
陳氏曰孟會不務于無以見楚宋之爭長獻捷于魯
不入之則是逆乎楚也胡氏曰諸侯從楚伐宋而魯
獨不與故楚未獻捷以脅魯為魯計者拒其使而不
受可也請于天王而討之可也宋公先代之後作賓
王家方修盟會而伏兵車執之于壇坫之上又以軍
獲遺獻諸侯其橫逆甚矣拒其使而不受辭其罪而
致討何患無詞家氏曰當是時舉國之大無有能辨
斯事者晋文不興楚之禍中國亦何所不至乎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　公
羊氏曰執未有言釋者此其言釋之何公與議爾也
穀梁氏曰不言楚不與楚專釋也高氏曰公本不附
楚因宜申來獻宋捷之故不敢不與楚會而書會諸
侯者以諸侯皆在是故前目後凡且見公之憤王也
執宋公釋宋公皆楚子爲之執宋公既以諸侯共
執爲文此又蒙上諸侯共釋爲文者聖人抑荊夷狄
不使楚子得以專執釋中國之諸侯總列節之意也
莊氏曰凡諸侯見執而不失國者于歸者之書曰某

師山書院　十四

侯某歸于某此其不名而言釋何也以爲執之釋之
皆在諸侯也若是而尚可求諸侯乎師氏曰盂之會
宋爲主而楚次之諸侯皆居其下今執宋公伐宋之
後乃有薄之盟也是此盟也楚爲主矣不序以惡之
且著夷夏雜處不復有上下尊卑焉春秋扶持中國
而攘夷狄之意不亦嚴乎胡氏曰會未有言其所爲
獨會于稷書成宋亂者爲受郜鼎立華督也會于澶
淵言宋災故者爲娶蔡侯從不討賊也盟不書所爲
而盟于薄言釋宋公者宋方主會攘夷執而代之以
其俘獲來遺是夷狄反爲中國主會然將過人而食
之矣此正天下大變春秋之所謹也魯既不能申大
義以抑其強暴使宋公見釋出自天王與中國而顧
與歃血要言求楚子以釋之是捐總大權自變夷出
其事已悖甚矣故書會盟書釋皆不言楚子謝氏曰
襄公爲宗廟社稷人民主始也諸侯會于盂君罪人
執之于會終也諸侯盟于薄君罪人釋之于盟其危
辱至此者皆以不量力不度德取之而已有國家其
動可不戒邪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以服

師山書院　十五

事諸夏二十一年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
也成風爲之言于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
猾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皞濟而修祀紓禍也王
是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　胡安定先生曰僖公伐
邾非伐其罪但利其土地而已陳氏曰春秋厭我利
之辭尚以爲利一以取書之是故雖邾人滅須句須
句子來奔伐邾取須句反其君而書取須句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
矣　高氏曰鄭桓既沒楚又與大鄭伯比楚以圖自

安宋襄雖被執見辱而圖霸之心未已鄭伯度宋之
不霸首背中國而政事楚故宋率衛許滕四國共伐
之春秋皆與其會以明諸侯共正也　愚謂宋襄本
志無才率于自敗其伐鄭也亦異于齊桓矣惜哉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
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
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
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
其無謂邾小蜂蠆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

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懸諸魚門
謝氏曰不書公與敗諱之也升陘之戰由須句所
致曲皆在我故以內爲戰王而恶之也胡氏曰魯既
敗績邾亦弊士輕用師徒害及兩國亦異于誅暴禁
亂之兵矣張氏曰存心當公臨事而懼觀此則知秦
取須句非有存亡繼絶之公心審矣薛氏曰以魯而
爲邾敗大不足恃兵不可窮也如此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
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冬十一月己巳
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
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
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
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
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
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
不列天賛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
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于二毛
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
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

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
師氏曰前乎宋公齊桓嘗圖霸矣與諸侯會盟養威
近三十年而後伐楚後乎宋公晉文嘗圖霸矣與賢
臣謀議作三德以示民然後伐楚與楚他定而後伐
發其忿中自度不辱于夷狄而後可動故齊桓晉文
說服楚而霸業遂定今宋公欲圖霸未見何如養威
如何作德說寧失而與楚會盟又無備而爲楚所執
如是而欲圖霸不亦難乎復不自暗懷忿不平及楚
人而與之戰則是忿兵也楚知在我以中國攻夷狄
于理爲直獨不念動非其時雖與爲援姑恃理直而

可以必成功耶自謂可成功而卒為楚所敗故書曰
宋師敗績謝氏曰不書楚人侵伐者楚來救鄭而襄
公與之戰也戰由宋起故以宋人主戰而罪之遷所
才緯以治親內撫外以振國綱服楚之道也宜公乃
於危難之中違復仇之怨率殘傷之衆以當強楚之
鋒棄古人保邊以待楚之变詐是以衆敗身傷終以
取亡前書伐鄭後書戰敗罪其不知及也隕石于宋
六鷁退飛過宋異之大者也襄公不知恐懼修省且
又輕舉妄動以逆私欲而禍不旋踵及身然則上天
變異其可不畏耶劉氏曰宋襄公不抱人于險不鼓

不成列公羊以謂王仁大義雖文王之戰不能過也
而春秋不與何哉物有本末事有終始順事恕施者
王政之本也襄公伐齊之喪奉少奪長使齊人有殺
無虧之惡有敗績之傷與晉獻公之所以亂其國者
罪一也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而
一會虐二國之君罪二也曹人不服盍姑省德無闕
然後動而興師圍之罪三也凡此三者不仁非義襄
公放行而受重傷與亡也則亦何異盜跖之以分均
出後為仁義哉仲子以避兄離母居於陵為廉于夫
討末遺本飾小名妨大德者春秋之所惡也故詳察

不鼓而宋公書及以深貶之也高郵孫氏曰孔子曰
我戰則勝非謂能戰而勝也勝之道素修而無敵于
天下也豈若宋襄之道不修而苟拘小信乎公羊殆
未知文王之戰爾胡安定先生曰襄公欲桓公之賢
欲紹桓公之烈以宗諸侯以敗強楚故盂之會被執
受伐今復興爭鄭衆敗身傷喪師泓水七月而死為
中國羞惜哉豈有善志無其才取辱於狄而羞及中
國也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　胡安定先生曰宋伐齊喪

殺無虧而立孝公今齊侯反伐之是宋自召其伐之
之禍然齊伐人之喪又圍其邑其惡甚矣故聖人備
志之胡氏曰齊霸國之孫業也宋襄公既敗于泓荊
楚之勢益張矣齊侯既無尊中國攘夷狄恤患救災
簡書之意又乘其弱而伐之此尤義之所不得為者
也故書伐國而言圍邑以著其罪然則桓公伐鄭圍
新城何以不為貶乎鄭與楚合縱陵中國桓公伐之
攘夷狄也宋與楚戰兵敗身傷齊侯伐之殘中夏也
其事異矣美惡不嫌同辭家氏曰齊昭非宋襄之力
則齊之一亡公子耳宋襄不忘齊桓臨終之託為昭

盡力諂所以有國歟一戰之功也今衆其敗而伐之
蓋以是諂于夷楚求為自全之計以怨報德刑戮之
民哉曰何以猶書曰春秋有書爵以褒者有曰某人
之身而書其公某侯以著其罪者若齊諂之書侯謟
其身受宋公之大德而忍于為不義故曰某人而誅
之

夏五月庚寅宋公兹父卒

傷于泓故也　謝氏曰智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未
有不終于此者也襄公以斎賄之才貪遠大之業方
其盟于鹿上志欲合諸侯剝楚豈知後之敗身

亡為天下咲哉故君子動必度德進必量力　惡枝
宋襄公自齊桓之未年既有圖霸之心雖桓公君臣
亦望之以繼霸之事故屬之以其子孝之即敗身傷
幾至亡國覇業無成稱覇以死者由其徒慕仁義之
名而不識仁義之實以至于是也夫齊桓公知仁義
之為美假之而未能有宋襄公聞仁義之為美慕之
而不能識假之而未能有者猶取仁義之功慕之而
不能識者反為仁義之賊于是冥行妄作以殘暴為
義以姑息為仁非特不能至乎仁義而遂陷于不仁
不義矣故其始也齊桓方卒而伐其喪滕人未會而
執其君曹人不服而圍其國是蓋以殘暴為義也其
終也不以兵車雖乘車不鼓不成列不重傷不禽二
毛則以姑息為仁矣所為顛倒錯亂若此得保首領
以沒幸矣尚何望其能霸乎是以大學之道其始也
必先之以格物致知則與宋襄之失其後也必本之
以誠意正心則與齊桓之弊斯其所以為聖學之學
帝王之道也歟

秋楚人伐陳

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于宋也遂取焦夷城頓
而還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

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
有幾　家氏曰陳穆公請修好于齊以無忘桓公之
德而齊之會楚人亦得列于其間名為修齊桓稱好
其實自結于荊楚今楚人乃以其貳于宋而伐之何
耶蓋楚衰也諸夏實恥于從之而迫于亢威有不容
自已者陳也介于二者之間猶欲自附于宋不忍遽
從于夷是以楚疑而伐之若蔡若鄭則折于楚夷而
不恤無復羞恥之心矣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春秋經傳闕疑卷之十六

春秋經傳闕疑卷之十七

新安後學鄭玉纂集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勳又有厲宣之親棄嬖寵而用三良于諸姬為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于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　家氏曰如傳所言鄭實叛也不聽王命而復執其使非叛而何王怒而討之亦理所當然而春秋但書狄伐鄭不書鄭之叛叛之所以伐何哉曰鄭當伐也王命方伯連帥率師以問鄭人之罪齊魯宋衛豈無為　王敵愾者今乃命夷狄出其師以伐同姓之國失所以尊正中國之道矣故春秋書狄伐鄭經書天王出居于鄭以見禍亂源實在于此許氏曰鄭執王使是無王也王啟狄師是無中國也天下何時不亂近世如唐晉資夷狄之力以定中國蓋不講于春秋戒襄王之所以出也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惏王又啟之女德無極

婦怨無終狄必為患王又弗聽初甘昭公有寵于惠
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于隗氏
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其怨我遂奉大
叔以狄師攻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
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欿國人納之秋頹叔桃
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
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于氾大叔以隗氏居于溫冬
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鄙
在鄭地氾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
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鄢父告于秦

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氾而後
聽其私政二十五年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
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
之業而信宣于諸侯今為可矣使卜之曰吉遇黃帝
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
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曰吉遇公用享
于天子之卦也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晉侯辭秦師
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四月
丁巳王入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
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

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欑茅之
田
　高氏曰此著天王啟狄師以召禍失其所居且
罪諸侯之不救其難也夫周公位冢宰而群弟流言
扶武庚以叛周公不以為吾弟而不討也今王子帶
以狄兵犯王其罪大矣襄王乃以先后之故不忍討
而往避之非所出而出非所居而居其衰弱甚矣不
鄭者楚與國也始既使狄伐鄭今又避地居鄭此又
見其輕舉妄動春秋不敢斥言奔而特書出以為萬
世戒穀梁氏曰天子無出一失天下也居者其所也
雖失天下莫敢有也高郵孫氏曰天王而出居于外

則是天王自絕于位也自絕其位則天下非其所有
不能有天下矣故曰出居于鄭天王雖不有天下而
鄭不可無天王也春秋之義自取之者以自取為文
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天王出居于鄭是也樸鄉
呂氏曰襄王所以待子帶者則失其道矣舜之于象
也封之有庳天子使吏治其政而象不得以有為于
其國富貴之爾親愛之亦與待之、道也觀仲孫湫
之言曰王怒未怠不十年王弗召也則既非不昵惡
不藏怨之心及既復之必當處之有道而又使之得
以通隗氏起狄師則又非不得以有為于其國之義

處之者既失其道矣鄭伯不王而以狄伐鄭富辰諫不聽又德狄以其女為后諫又不聽于帶以狄師攻王、御士將禦又亦聽于是適鄭由是言之是亦王之自出而已矣書曰天王居于鄭言非狄帶所能出之也亦能待狄帶之咎亦見矣

晉侯夷吾卒

二十三年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突使召之對曰父教子貳何以事君乃殺之初晉公子重耳之及于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奔狄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文公不禮焉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乃行及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文公亦不禮焉及楚、子享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君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

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乃送諸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至是秦伯納之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呂郤畏偪將焚公宮而弒晉侯寺人披請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宮中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于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揆鄭呂氏曰傳稱去年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子圉立今年春秦伯納重耳殺懷公于高梁而經于今年冬始書晉侯夷吾卒何也春秋之所據者魯史也左氏之所據者據他書也其年月固有不同若果有懷公立而後秦納文公之事史所不書聖人亦不得而書之矣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至是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禮至為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揆鄭呂氏曰衛侯燬何以

名曰蔡氏言之矣蔡曰燬書名若蓋燬卒于下因下
文書名故此誤耳如桓十二年連書丙戌者二皆冗
文爾說者見燬滅邢書名遂以為滅同姓故貶求之
于經虞滅虢晉滅虞楚滅夔皆同姓也三國之君皆
不名而衛侯何獨名耶且書滅邢則衛侯之惡已著
安用更書名耶朱子曰諸侯滅國未嘗書名衛侯燬
滅邢說者以為滅同姓之故今經文只隔夏四月癸
酉一句便書衛侯燬卒恐是傳寫之誤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高氏曰此伯姬乃魯女而嫁于宋蕩氏者今自為其
子來逆婦是夫不親迎而姑來逆也魯不能以禮正
之是忝其親戚也劉氏意林曰伯姬之嫁也固不見
經今其來也且何為見經吾以此觀之內女雖親體
不敵則不書于策不書于策所以尊君也今君失其
禮以變易與王大夫之昏是卑朝廷而慢宗廟非女
上治民之節也

宋殺其大夫

許氏曰凡不稱名姓義在殺大夫也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秦晉伐鄀楚鬭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秦人
僞與子儀子邊盟者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
矣乃降秦師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楚令
尹子玉追秦師弗及遂圍陳納頓子于頓　高郵孫
氏曰春秋之法推事書遂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而
不言遂者圍陳所以納頓子也常山劉氏曰王政不
制天下大亂國君世子大夫歸復廢立不由天子之
命唯諸侯之強有力者專之非所謂天吏而擅命其
師雖有罪焉然其閒善惡淺深則各存乎其文夫頓
子迫于陳而出奔故楚人圍陳以納之楚人之過蓋
可見也胡氏曰納之者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
之正也何以不與乎夫陳先代之後不能以禮安靖
隣國保恤寡小中國諸侯又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
而使楚人納之是夷狄伏義正諸侯也故書曰楚人
圍陳納頓子于頓其責中國深矣此亦正本自治之
意也陳氏曰齊桓公卒楚始與諸夏盟于齊盟于鹿
上執宋公納頓子侈然欲廢置諸侯矣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衛人平莒于我盟于洮修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

高氏曰平莒怨也孰平之自元年鄆之役魯不與莒通至是衛侯新立欲結援為莒人請之故為此盟以平之高郵孫氏曰春秋之義不以我公敵大夫以我公而會外大夫則皆降而稱人、微者遠辟則不嫌其敵也莒慶小國之大夫而得與公盟者衛子在不嫌也衛侯稱子者衛文公卒未逾年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寗速盟于向

尋洮之盟也　高氏曰莒請衛以平于我遣大夫以會之慶盟而我故請為此盟謝氏曰三國兩月再盟詩所謂屢盟是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

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　穀梁氏曰弗及者弗與也可以及而不敢及也劉氏意林曰向曰齊人今曰齊師因是而知所謂弗及非弗能及也弗敢及也弗敢及者畏也故諸侯之耻莫甚乎以一國畏其敵至不能禦去又不敢及是擧百姓而棄之者也宜為民父母之道哉趙氏曰寇至不知追而不及言內之無戒警胡氏曰書人書侵書師罪齊也書追書至酅弗及罪魯也潛師入境曰侵少則稱人衆則稱師前書齊人是示其弱以誘魯也後書齊師是伏其衆以逸魯也其為謀則奚凡書追者在境內則譏其不預追戎于濟西是也在境外則譏其深入追齊師至酅是也酅者齊地至者言遠也弗者遺辭也有畏而弗敢及之也齊魯皆私情之兵而非正也故交譏之

夏齊人伐我北鄙

家氏曰春次而侵我西鄙公追之而不敢及益為齊人所侮故又興北鄙之師魯之君臣專事畏縮固之不競良有以也

衛人伐齊

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

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于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高氏曰衛人伐齊之衰助少陵長還怒于邢而滅

其國不義甚矣公既與其君盟于洮又與其臣盟于向是黨衛也齊人以是加兵于齊王是衛以齊當馬邢狄謀己故乘其勞困而伐之亦所以救魯也

公子遂如楚乞師

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　張氏曰僖公初年則有意于治國務農閔雨閔以穀留中年以來漸肆荒怠初附齊桓沒失政于大臣齊桓既沒不及閑暇修明政刑民事無荒閫俗不主齊人再伐已不能支而遠乞師于夷狄春秋特書如楚乞師深罪為國之無謀也泰山孫氏曰齊再伐我故公子遂如楚乞師夫國之大小師之衆寡皆有王制不可乞也書者惡曾不能內修戒俗而外乞師于夷狄高氏曰楚夷狄也齊中國也中國而相侵伐不過以禮義相責廉恥相厲耳魯君見侵于齊不治其禮義之所不至而使之不來乃使其臣乞師于夷狄是不有天子而尊夷狄以伐中國也夷狄而伐中國是禽獸將逼人此天下之大变春秋之所謹也聖人不敢斥言公而以公子遂如楚乞師者罪遂之乞師乃所以深罪公也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楚成得臣鬭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　劉氏意林曰國滅而虜與不名者國滅罪也虜服辱也而夔何以獨不名夔之所以取滅者乃非其罪故假之也夔曰我先君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若楚祖鬻熊夔祖熊摯是不得祀君也諸侯之祀無過其社者夔子可謂君子義矣而楚反以是自滅之春秋以謂非其罪也故黜楚而伸夔夔雖不幸而實無負于義有王者作興滅國繼絕世則夔庶幾矣

冬楚人伐宋圍緡

宋以其善于晉侯也叛楚即晉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　高氏曰魯乞師于楚、自謂可以得志於中國欣然為之出師于是滅夔過宋境則又伐宋而圍緡也楚于是輕用其師矣魯一乞師而二國先受其害如此夫宋自泓之敗不復與楚爭衡今楚不以其附己而又討之故書伐書圍以見夷狄之恣橫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寘桓公子雍于穀易牙奉之以爲魯援楚申公叔侯
成之與公之子七人爲七大夫于楚 高氏曰齊人
加兵于魯、欲報之諸請命于天子會諸侯以同討
其罪夫楚豺狼也安可遽召其師來入華夏以伐亂
降之國乎胡氏曰楚猶魯的而能用其師進退在己
故特書曰以以者不以者也夫資羣邪夷取人之邑
爲己有失正甚矣患之起必自此始謝氏曰以楚師
伐齊以夷狄之衆伐中國也以取師取穀以季邑之
利示夷狄之衆也召夷狄總援中國必始于此矣然
晉文復興于後則中國將胥爲夷也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公羊杞杞不共也 高氏曰杞子魯甥也自莊二十
七年來朝後不復與我通自城緣陵之後亦莫與諸
侯會蓋習于東夷甚矣家氏曰二十三年杞子卒書
曰杞子夷也杜氏謂成公始行夷禮故于其卒貶之
而來朝則成之子也亦書子傳又曰用夷禮故曰不
秋而入之又以責無禮也用夷禮而夷之固春秋書
世之法杞二王後公也入春秋稱侯莊二十七年稱
伯至此又貶而稱子百年之間凡四貶爵爲于一杞
見之此疑辭也姑存以俟攷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責無禮也 高氏曰責其朝禮之不共豈不愈于不
朝乎又豈可以其來朝而反用師以報之乎況杞魯
乃甥舅之國而伯姬在焉魯人不義甚矣張氏曰人
方來朝而帥師入之以怨報德所謂欲加之罪何患
無辭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十有二月甲戌公會
諸侯盟于宋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于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
子玉復治兵于蒍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
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蒍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
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于子玉曰以靖國也擧
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
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楚子及諸
侯圍宋 穀梁氏曰楚人者楚子也其曰人何也人
楚子所以人諸侯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國也高氏
曰夫楚以夷狄豺狼之强來犯中國而陳蔡鄭許
皆中國之諸侯反會夷狄同伐之伸夷狄之强居中
國之義故書楚與四國之君圍宋以罪之君書楚子

則四國之惡不著故書楚人于四君之上則四國從
夷狄罔中國之罪昭然可見矣胡氏曰公與楚結好
故往會盟其地以宋者方見圍與楚於與盟而公之
罪亦著矣張氏曰猶曰會諸侯不曰會楚使公從夷
之罪必待考而後見聖人之忠厚春秋之微婉也家
氏曰此夷伐也而中國諸侯與之俱伐夷會也而中
國之諸侯皆與于會中國之耻也春秋之法盟主序
而諸侯人者有矣未有盟主人而諸侯序者也人楚
子而序諸侯不與楚子以主中夏之盟也亦以正諸
侯從夷之罪也雖然楚始會諸侯伐國而晉文之霸

業興矣蓋泓戰之明年而文公入于晉楚圍陳之明
年而文公以兵出王城楚氣焰已動于海內楚之君
臣視畀不啻猶謂霸功可以力致遂會諸侯圍宋以
爲宋亡而海内無復可霸之國孰知宋圍方急晉救
旋至反以是開文公之霸業乎嗚呼周室不競天開
二霸以藩屏中原脫斯民于左衽齊桓基之于前晉
文繼之于後天實爲之豈人力所能致哉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二十七年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
威定霸于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于衛
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于是乎蒐于被廬
作三軍謀元帥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
將上軍讓于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爲卿讓于欒枝先
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爲右
晉侯始入將用其民于是乎出定襄王以懷民生伐
原以示之信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
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至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
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晉郤縠卒原軫將中軍
胥臣佐下軍上德也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衛侯請盟

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
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　胡氏曰初公子重耳之出
亡也曹衛皆不禮焉至是侵曹伐衛再稱晉侯譏復
怨也擇齋呂氏曰晉文初起即書晉侯于霸之辭也
先是晉文公過曹衛曹衛不禮焉則侵曹伐衛者所
以討無禮也然觀春秋書此曰晉侯侵曹曰晉侯伐
衛特出晉爵而不厭其辭之繁則知其予霸之辭也
若是修怨之辭聖人必畧其事矣家氏曰侵曹伐衛
以救宋也不言救宋其事關係乎中國甚大非特救
宋而存宋也　愚謂純乎天理之公而絕無人欲之

私者王者之道也假乎天理之公而雜以人欲之私
者霸者之事也況晉文又霸之譎而不正者乎今以
傳考之方宋人告急狐偃言于文公曰楚始得曹而
新昏于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齊宋免矣則是舉也
爲霸討明矣然以衛侯請盟晉人不許觀之則報怨
之心亦不能無焉蓋因侵曹伐衛以成救宋之功而
曹衛之不得亦因以報焉所謂假乎天理之公而雜
以人欲之私者也雖然春秋所書蓋以舉功言之而
許其爲霸爾非推原其事而貶其修怨也故予其實
而直書之所謂其中有大是者也或曰齊桓公亦霸

也春秋書人久之伐楚之役始進而書爵今晉一舉
即予其爵何也齊桓創霸故其事難成晉文繼霸故
其功易就春秋因其事功之成就而予之豈計其難
易先後哉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公羊氏曰內諱殺大夫謂之刺也杜氏曰內殺大夫
皆書刺言用周禮三刺之法示不枉濫也劉氏權衡
曰傳謂公懼于晉殺子叢以說焉然則魯妄以罪畀
誣殺買于非買之實不戍也則春秋曷爲遂從其誣
辭直以不卒戍罪買哉疑買見机殺權不卒戍事而
公負與楚欲逆以不卒戍罪買買不復計其權也　按
此經殺公子買畢楚人乃救衛而傳爲楚人救衛不
克公乃殺子叢與經相背其言詐可信哉愚林曰買
責矣率師以戍諸侯何以不書耶然則買自不得書
者也買受命而出在疆外矣進退得專之欲權宜以
避晉難故不卒戍也可謂識變矣而魯反誅之魯之
屬于強楚不容忠臣之心甚矣故春秋憫而進之以
謂不然買之往何以不書耶故必究先生曰公族晉
與楚故使公子買戍衛只晉之兵力非買之所抗也
故不卒戍而歸公聞楚人救衛懼其見討故殺買以

悅楚僖公內殘骨肉外悅強虐其惡可知胡氏曰刺
未有書其故者而以不卒戍刺之則知買爲無罪矣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
士可以徙今乃殺無罪之士將以苟悅于強國于是
乎不君矣故特書其故以貶也

楚人救衛

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于晉殺子叢以說
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　陳氏曰楚嘗救鄭矣不書
于是始書救爲晉文之霸楚欲救之而不能也家氏
曰書救有二有善其能救者有不與之以救者中國

諸侯見侵于彊暴盟主救之春秋之所善也中國諸
侯叛而從夷盟主伐之夷狄救之非春秋所善也楚
自去年帥諸侯圍宋將為必取之計晉文公起而圖
之侵曹伐衛皆所以救宋也春秋不以救宋書者為
文公此舉關乎中夏存亡盛衰救宋不足以盡之耳
晉不書救而楚之于衛乃以救書夫豈善楚之能救
衛乎　愚按春秋書救未有不善之者也故議者謂
救在夷狄則罪中國今楚救衛所謂救在夷狄者也
獨以為非善之何也蓋救者善則伐者惡伐者善則
救者惡矣晉伐衛討其從夷之罪也所謂伐之善也

楚人救之黨其從夷之人亦非有救災恤患之心也
安得為救之善乎然則春秋何以書其救所以見晉
之伐其必救制之得其道能制城濮之戰而成服楚
之功也豈可與其他書救例觀哉故曰屬辭比事春
秋教也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人患之聽輿
人之謀曰稱舍于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為其所得者
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
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

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犨顛頡怒曰勞
之不圖報于何有爇僖負羈氏魏犨傷于胸公欲殺
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犨束胸見使
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
之殺顛頡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為戎右宋人使門
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
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
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
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
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　高氏曰十九年宋襄公

圍曹首會諸侯于曹南而曹先背之襄公自是不得
志於諸侯及盂之會楚人執宋公以伐宋而曹始實
與焉故晉侯將霸而首先為宋加兵于曹既入其國
遂執曹伯以畀宋人畀宋人者亦所以致楚師且以
宋連年困于楚欲速宋兵使之同致力于楚也張氏
曰自晉侯侵曹至此皆春秋著文公救楚與戰之由
也謝氏曰凡執諸侯及大夫皆奪爵稱人晉侯固入
書執而不曰人者文繫上事不可復稱其人故也晉
文之侵曹也曹人不服故文公入曹執其公以畀宋
人楚嘗伐宋圍宋曹嘗與楚執宋公然則以其公畀

宋將以激楚也入其國執其君執不以罪而以激楚
執之不以歸王而以畀宋書執曹伯著其服人以力
也書畀宋人著其福而不正也胡氏曰曹伯罪者未
押晉政莫知所承晉文不修辭令遽入其國既執其
君又分其田暴矣欲致楚師與之戰而以曹伯畀宋
人譎矣雖一戰勝楚遂主夏盟舉動不中于礼亦多
矣其功雖高道不足尚也故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仲
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
師敗績

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
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
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
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
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
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
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
春告于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
犯曰子玉無礼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
子與之定人之謂礼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

之我則無礼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
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
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
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于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
絕于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
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
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
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
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
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

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于城濮楚師背酅而舍
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
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
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
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
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
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
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
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
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

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晉侯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秋

師山書院　十三

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于是大服　胡安定先生曰往者齊桓既死楚人復張猖狂不道欲宗諸侯與宋共爭欲取宋者數矣天下諸侯無敢與楚抗者晉文一出討逆誅亂以三國之師敗得臣于城濮自是楚人遠屏不犯中國十五年攘夷狄救中國之功可謂不旋踵而見春秋最美文公以其有城濮之戰也師氏曰晉書齊書圖霸也于鄭宋秦書師明晉侯之善將衆而來助者不一也胡氏曰楚捴人致也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當此時晉師避楚三舍

請戰者得臣也而經之書及何以在晉得臣雖從晉師然拘告于君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是未有必戰之意也及先軫獻謀許復曹衛以攜其黨拘宛春以激其怒而得臣之意決矣故楚雖請戰而及在晉侯誅其意也荊楚特強憑陵諸夏滅黃而周王不能收敗徐于婁林而諸侯大夫不能救執中國盟主而在會諸侯不敢與之爭今又戍穀逼齊合兵圍宋殘暴中國威蓋天下非有城濮之敗則民其被髮左衽矣有是舉以揚其績而春秋所書如此其略何也仁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文

師山書院　十四

公一戰勝楚遂主夏盟以功利言則高矣語道義則三王之罪人也仲尼羞稱于門而不稱其有以夫高氏曰楚子知得臣不可使也而不能不使而晉侯不可敵也而不能不敵是特其強暴自取其敗績也董仲舒曰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戰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故城濮之戰召陵之盟皆春秋之所與者以其俱有攘夷狄之功也樸鄉呂氏曰齊桓之楚雖曰猾夏然未至強然與中國並驅爭先也故齊桓猶可以徐為之謀晉文之楚則執中國盟主而在會者不敢與之爭故晉文不得不速與之戰召陵

之盟一得屈完之盟而退師城濮之役不至于楚師
敗績不已蓋桓公之所為將以服強楚之心而文公
之舉事所以挫強楚之氣也二公所遇之敵不同故
其用計亦異而立功之緩急亦如之其有功于中國
則一也然窮思之則有以見齊桓之正而晉文之譎
何也召陵之師規模既定進退既當聲其罪而伐之
楚亦屈服而不敢校此正也晉文欲救宋而侵曹伐
衛此固兵計之所當然又釋楚之逼退師也于是為
之執曹伯以畀宋人楚方受曹而惡宋其肯遽退師
乎追子玉使宛春告晉以釋曹衛則又私許復曹衛

而執其使者楚怒于使者之見執也能不請戰乎及
其將戰則又避楚三舍名曰報施實則示怯以誘子
玉也子玉剛而無礼喜晉之怯能不進戰乎一敗師
之間而其詭計如此孔子斷以一言而謂之譎豈不
信哉然則城濮之戰春秋因與其功而無取其道也
齊桓公三十年而後有召陵之盟癸丑之會晉文公
霸者之事為之畧盡皆在于一年之間故齊桓猶有
近正之意晉文則太譎矣齊桓猶孚之心晉文則太
進矣朱子曰文公伐衛以致楚陰謀以取勝其譎甚
矣

楚殺其大夫得臣
子玉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君申息之老何
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
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予毒也
已為呂臣實為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　臨江劉
氏曰稱國以殺大夫罪累上也此殺有罪矣以累上
之辭言之何惡楚子也楚子不知其不可使也而不能
勿使知其不可殺也而不能勿殺是亦棄其師之道
也師氏曰書師敗績然書殺大夫得臣以著楚子不
能自責全歸過于得臣不勝其忿也高氏曰晉文公

聞其死而後喜可知曰莫予毒也已蓋其為中國之
害如此今以敗績自殺則中國之害除其一矣然聖
人以公恕待天下豈若樂禍幸災者哉故以諸侯專
殺大夫之例書之以待吾中國諸侯者而待夷狄是
乃所以正其狂僭之罪也　胡氏曰夫得臣信有罪矣
而楚子知其不敵不能使之勿敵而少與之師又以
一敗殺之是以師為重而棄其將以與之也是晉再
克而楚再敗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仲尼書
鄭棄其師與楚殺得臣之事觀之可為來世之永鑒矣
衛侯出奔楚

衛師敗楚師欲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
受盟　胡氏曰諸侯失國出奔未有不名者衛侯何
以不名著文公之罪也衛侯失守社稷有罪何矣于
文公何罪乎衛之禍文公爲之也初齊晉盟于斂盂
衛侯請盟晉人不許是塞其向善之心雖欲自新其
道無由也向使文公與然許衛結盟南面諸侯孰敢
而歸晉矣念不思難惟怨是用必使衛侯窮身無所
奔于荆蠻歸于京師兄弟相戕君臣交訟誰之咎也
夫心不外者乃能統大衆智不蔽者乃能處大事文
公欲求見盟取威定霸而舉動猶然若不勝忿懥暴

者自私而心不廣也春秋于衛侯失國出奔不以其
罪名之重文公之咎蓋端本議刑責備賢者之意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
于踐土
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鄉役之三月鄭伯如
楚致其師爲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
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
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
也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
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

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
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
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
策以出、入三覲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
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
師無克祚國及而玄孫無有老幼　謝氏曰衛子成
公弟叔武晉文既逐成公乃立叔武主衛、叔武稱子
以未逾年君自之成公義不絕于國文公以私忿逐
之立衛子非正也書衛子罪其專擅立也胡氏曰踐
土之會天王下勞晉侯前而不書何也周室東遷所

存者號與祭耳其實不及一小國之諸侯晉侯之爵
雖曰侯伯而號令天下九于改物實行天子之事其
春秋之名實也與其名存實亡猶愈于名實俱亡是
故天王下勞晉侯于踐土則削而不書去其實以全
名所謂君道也晉侯以臣召君則書天王狩于河陽
正其名以統實所謂臣道也而天下之大倫尚存不
滅矣張氏曰聖人于易坤之文繫之辭曰黃裳元吉
必得中居下則大善之吉也文公于勝楚之後歸師
諸侯朝天子然後受侯伯錫命之策對揚大輅戎輅
彤弓虎賁之賜乃合于在師中吉而當三錫之命以

懷服萬邦即所謂黄裳元吉得坤德之正矣文公實
啓王之咸不帥諸侯朝王而致天子屈尊下勞失正
位居佚之道非所以正天下大分者書天王下勞而
列踐土之盟則尊卑倒植綱常易矣故即其可書者
記之而天王下勞沒而不書以示天下之大訓也

陳侯如會

公羊氏曰其言如會何後會也杜氏曰來不及盟故
曰如會　邵氏曰謂之如會言出于自然非晉致之也
謝氏曰晉文御狄楚尊王室諸侯皆聽命于晉故八
國會踐土爲盟陳雖与楚以王命之重諸侯畢至揺

公不待徵召亦如會從盟書陳侯如會以示人心樂
于從王也使文公有尊周之実則王室安有不興者
哉

公朝于王所

穀梁氏曰朝不言所言所非其所也謝氏曰天王所
在曰王所踐土之會襄王往勞文公晉爲王築宮踐
土因帥諸侯朝爲故踐土稱王所踐土密邇王室朝
于王所而不于京師文公失事王之道也陳氏曰外
朝王不書、魯以見其餘也高氏曰天子不下堂而
見諸侯今乃出王畿以從諸侯之會尊卑倒置不可

以訓故但書公朝于王所而知天子之狂是矣程子
曰古者諸侯以時朝聘于天子天子以時聘問于諸
侯故上下交泰尊卑有礼而天下治春秋之世王室
微弱諸侯莫有事君以礼者矣以二百四十二年之
間書公如京師者一公朝于王所者二而已且所書
成公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三月公如京
師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伐秦九月公至自伐秦
蓋成公之行実會晉伐秦因道京師而君王朝曰聖
人于魯事有君臣之義常遂就而爲之辭然不書曰
朝且考其前後所書亦以見意也僖公二十八年天

王勞晉侯于踐土晉侯召王于河陽而書公朝于王
所不書諸侯而獨書公又曰朝于王所則不成朝可
知矣魯既無朝王之礼而臣如京師者又止有五書
不曰聘則不成聘亦可知僖三十年公子遂之行復
遂如晉非專使也天王使宰周公來聘而使遂往又
遂如晉不敬莫大焉魯之于王皆不足以成朝聘之
禮而天王使來聘者及有七焉王者微弱諸侯不臣
擧魯一國則天下諸侯可見也胡氏曰古者天王巡
狩于四方有常時諸侯朝于方嶽有常所其宮室道
途可以預修故民不勞其供給調度可以預備故國

不貴今天下不旁晉侯公朝于王所則非其時與地矣
自秦而後巡遊無度至有長吏以倉卒不辦被誅民
庶以煩苦不給生厭蓋春秋之義不行故也然則天
子在是可以不朝乎天子在是而諸侯就朝禮之變
也春秋不以諸侯就朝為非而以王所非其所為貶
正其本之意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或訴元咺于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
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寗武
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

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
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
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
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
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公
子歂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
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歂犬走
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　謝氏曰晉文逆人之君
而立其臣逐人之兄而立其弟非道也故成公出奔
不名以示不當絕反國稱名稱復歸以示絕于國矣

鄭呂氏曰書歸之義有二書其所自者著之也不書
其所自者畧之也衛侯自楚歸于衛書歸自楚則衛
華郵夷之罪見矣胡氏曰衛侯名以殺武叔也初歸
稱復再歸不稱復此春秋立法甚嚴而待人以恕鄭
初歸殺武叔既名之猶意其或出于誤而兼容也及
其再歸又殺咺及公子瑕則是終以爭國竟不悛矣
故不稱復諸侯納故稱復者繼之也不稱復者絕之
也而國非其國矣師氏曰晉會諸侯盟于踐土元咺
弃奉衛子以與會盟及衛侯復歸元咺屢以奉衛子
之故譖殺衛侯于是出奔以避之然不奔他國必奔

于晉者以前奉衛子之事告于晉高氏曰夫為臣而
訴其君可乎晉人執衛君歸之于京師為是故耳

陳侯款卒

秋杞伯姬來

賴安定先生曰無故而來書之以著其非禮

公子遂如晉

高氏曰晉侯既霸諸侯皆通好故復與齊平也許氏
曰志伐齊之仇解也齊自孝公之立與魯好絕比相
侵伐昭公元年復與公同踐土之盟故公遣大夫聘
之修舊好焉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
于溫
討不服也　高氏曰溫之會晉侯實以尊王爲名而
合諸侯然不能朝于京師乃召王以就諸侯故先爲
此會以待天王之至于是秦人始與中國之會故序
在諸侯之下陳共公未葬先公而出會故稱子獨衛
侯不與會者晉聽元咺之訟不使之與會也
天王狩于河陽
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　程子曰晉
文公欲帥諸侯以朝也懼其不能而召王就見之人

師山書院

廿三

見其召王之罪不明其欲尊之本心是以爲之掩其
正也聖人伐其心迹顯晉文覲王之志且使後世之
君知所行之不正其無以明其心當慎其所行也
程氏學曰河陽之行非巡狩也晉文召之也而聖人
特書天王狩于河陽所以伸天子之勢抑晉霸之不
臣也胡氏曰踐土之會王實自往非晉罪也故爲王
諱而見其溫之會晉則有罪而其情恂也故既爲王
諱之又爲晉辭之于以見春秋忠恕也　愚謂使王
使者晉侯譎詐之舉所以爲不臣之罪天王狩于河
陽者春秋正大之辭所以明尊君之義家氏曰齊桓

會王世子于首止猶曰吾以尊王室也孰知桓而
霸者遂至屈天王之尊就而朝焉蓋會世子不已必
至召王積習之漸使之然耳
壬申公朝于王所
穀梁氏曰日繫于月月繫于時壬申公朝于王所其
不月失其所繫也以爲晉文之行事已俱矣杜氏曰
壬申十月十日有日無月史闕文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高氏曰衛侯背華即夷既曰有罪然晉侯既勝楚則
此相揚抑以崇大德反聽元咺之訟執人之君于

師山書院

廿四

天子側立其臣而曲其君此非所以宗諸侯也故貶
而人之程子曰歸于者易之辭歸之于者難之之
辭也古者君臣無獄而文公恐衛侯使與元咺辯曲
直衛侯不勝遂刑其大夫執其君其聽頗矣雖歸于
王而實狹致之故曰歸之于京師也謝氏曰衛成復
歸殺衛子瑕武大夫元咺以瑕武訟于晉故晉文執
衛侯然成公非有虐民大罪也非有不可容之大惡
也晉文既以兵威逼而絕之其出奔也即以衛子爲
君其復歸也即以元咺之訟執之衛子主國非正也
元咺訟君非忠也逆人之君而立其臣黨人之臣而

執其君失方伯治罪之義矣雖曰執而歸王何以服
諸侯之心哉故成公雖失刑出奔不名見執復不名
以示義不當絕也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衛侯與元咺訟衛侯不勝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
深室寧子職納橐饘焉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　高
氏曰爲人臣而訟其君雖直亦曲矣晉侯聽其臣子
之訟而執其君非霸者所以靖亂之義也書曰自晉
晉侯之罪亦已明矣衛侯執而元咺歸故書復歸以
見其罪何則諸侯失國而復歸正也諸侯世也大夫
失位而復歸非正也大夫不世也故大夫復者位已
絕矣謝氏曰元咺以臣訟君衛之大逆也晉文不道
使咺復以臣子歸國書復歸則其罪大以絕于國爲
天吏者在所誅絕也自晉侯伐衛君以逆臣見執臣
以訟君復歸使君臣相抗更主衛國誅殺廢置之柄
亂矣衛之柄晉爲之也故元咺出書衛歸書衛以見
咺之專國也出奔書晉歸書自晉以著晉之病衛也
師氏曰先書晉人執衛侯繼書元咺自晉歸似言晉
之執衛侯此爲元咺設耳豈有爲人臣來奔而執其
君以歸其臣邪

諸侯遂圍許

胡安定先生曰此會溫之諸侯也公羊氏曰遂繼事
也謝氏曰晉文以尊周之命率諸侯朝王臣子之大
義也許獨違命不從罪矣爲盟主而不以禮信結諸
侯許再不至春秋伐之可也乃恃衆兵移圍以迫之
諸侯之失于是乎在故書遂圍以譏其甚焉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爲解齊
桓公爲會而封異姓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
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
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
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
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圍許　師氏曰曹伯
方執不名而復歸書名原始要終也譏晉侯以罪曹
伯各有攸當也曹伯復歸之後欲革前非背中國之
非親意從諸侯以尊盟主知晉侯與諸侯圍許未祥
于是亦會于諸侯以圍許書遂會諸侯圍許著曹伯
畏晉不敢後也陳氏曰執君不名歸脈接名之執書
曹伯歸書曹伯襄名之者亦失國之辭也謝氏曰衛
侯出奔不名歸國稱名今復歸曹伯見執不名歸國

師山書院

稱名稱復歸其義一也胡氏曰曹伯以賂歸國春秋名之與于失地滅同姓之罪以此知殺人廢命之理其說行而天下定矣豈曰小補之哉

春秋經傳闕疑卷之十七

春秋經傳闕疑卷之十八

新安後學鄭玉纂集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舍于昌衍之上公在會饋之芻米 高氏曰介東夷之國葛盧其名也高郵孫氏曰春秋之法自外至者書來介葛盧自狄也蓋聖人之意凡曰來者皆以不來爲喜也陳氏曰公猶在會不見葛人何以書介東夷也未通于上國一歲再至意將如在乎故並書之介人侵蕭譏有以來之也

公至自圍許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慭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 程子曰晉文連年會盟皆在王畿之側而此盟復迫王城又與王人盟抗逼甚矣 劉氏曰翟泉近在洛陽王城之內而王子虎于此不與列國盟是謂上替諸侯大夫入天子之境難責曰士而于此上盟王子虎是謂下陵而與君之心著矣故以爲大惡諱公而不書諸國之卿貶稱人而王子亦與而有此正本之義也

陳氏曰晉初以大夫盟天子也向也踐土之役王子虎不書諱盟也今以大夫盟王子文公之志荒矣以大夫交政于是始文公為之也劉氏意林曰楊子雲曰御差于僭此之謂矣善為天下者于此乎防之要

有失義

秋大雨雹

胡氏曰正家曰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激而為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陰霾陰常散緩受交于陽則風雨調寒暑正雹者戾氣也當為陽臣侵君之象當是時僖公在位日久季世卿公子專權政在大夫萌于此矣

冬介葛盧來

以來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春晉人侵鄭狄聞晉之有鄭虞也夏侵齊　胡氏曰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四夷交侵所當攘斥晉文公若移圍鄭之師以伐之則方伯連帥之職修矣上書狄侵齊下書圍鄭此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也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鄭歸于衛

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為之請納玉于王與晉侯皆十瑴王許之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歂冶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公入　穀梁氏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衛侯在外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待其殺而殺入也常山劉氏曰殺二大夫以上不書及者其事同殺之志均故也殺其大夫某及某者以某之故而延及某也胡氏曰公子瑕未聞有罪而殺之何也元咺立以為君故衛侯忌而殺之也然不以衛剽同者是瑕能拒咺辭其位而不立也不與陳佗同者是瑕能守節不為國人之所惡也故以公子冠瑕而稱及見瑕無罪事起元咺以咺之故延及于瑕而衛侯忌克專殺濫刑之惡著矣東萊呂氏曰衛侯之出奔楚也其會盟書衛子則是叔武實在位也故其歸也書曰衛侯鄭復歸于衛、侯之被執也書公子瑕與其辭則是公子瑕未嘗在位也故其歸也但書曰衛侯鄭歸于衛書復則是失位也書歸則是未嘗失位也謝氏曰觀春秋不名于前稱名于後而晉文逼逐衛成衛成屈辱失國其罪由此見矣觀春秋稱復歸

于前莊滑于殺而晉文已絕衛成衛成未絕于衛其
時宜由此見矣　愚謂衛侯曾伯于其執也而卯名
之則無以著晉侯恃強凌弱擅置由己之暴于其歸
也於不名之則無以見二君失國許心忍辱不能振
厲自新之罪況為國君而為人所執則無復諸侯之
尊而同于匹夫矣故聖人衆之不生名之使存其諸
侯之貴及其歸也則復為諸侯矣而妄屠無恥猶為
匹夫之行故聖人貴之特書名之使儕于匹夫之賤
此又報東之標衛曲直之說異也

晉人秦人圍鄭

秦晉人使鄭以觀其可攻與否九月甲午晉侯秦伯
圍鄭以其無礼于晉且貳于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
南佚之狐言于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
師必退公從之辭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
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
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
于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
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
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
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

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
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
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
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
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初鄭公子蘭出奔晉
從于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于東鄭石
甲父侯宣多逆以為太子以求成于晉晉人許之
高氏曰此晉侯秦伯也曷為人之非霸討也初晉侯
之亡也過鄭而鄭不礼焉及晉文之覇也既與同盟
會矣而于此復修怨焉名以貳楚而加之兵秦人中
變師卒無功故貶稱人也　謝氏曰德義取國之大柄
也晉文侵曹伐衛皆不以德執曹伯執衛侯皆不以
義是以令不行于許而圍許信不行于鄭而圍鄭故
王者先德義後兵革垂衣拱手而天下歸之　胡氏曰
孟子曰有人于此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
必不仁無禮與不忠與仁且有禮而忠矣其橫逆猶
是也此亦妄人耳而君子蓋終不之校也故行有不
得者皆反求諸己而已矣今鄭伯之于晉公子特不
能厚將迎贈送之禮而未嘗以橫逆加之也里此見
圍爲列國者不亦殊于晉人以私忿動衆圍人

之國泰伯爲利爲向背從獨之武之言不以義卒
國結釁速兵暴骨原野自此始也
介人侵蕭
謝氏曰介葛盧兩來曾乘蕭與俗侵蕭前書來後書
侵爲邦國不虞者戎也高氏曰夷狄欲來而我不以
禮義正之故敢䄂兵犯吾附庸之國而無忌憚是吾
國之恥也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
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
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　張氏曰天
子三公兼冢宰而使來聘魯用見周室陵夷大臣失
職也廖氏曰書周公之聘何非三公之事不有行人
乎以宰周公而聘行人之事則天子之使非所使也
師氏曰三公之職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若外此而聘
綱務已爲非矣況下聘于列國乎胡氏曰自莊
二十三年祭叔來聘之後不書王臣下聘者四十餘
年蓋齊桓之霸尊王人殊王世子不與宰周公其意
周之意與故王臣與下聘之文至僖公三十年而後
宰周公來聘者蓋晉文之霸而致天王盟王子其位

周之跡著故王臣行下聘之事于魯如此則于齊晉
也可知矣天王宜千年而後書王季子之聘者豈其
間無與王臣下聘之事我戎誅如南季家父之類皆
不見于經亦必于王季子而後見于經也觀此則齊
桓晉文之優劣可見矣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　趙汸氏曰以尊
遂乎卑此言不敢叛京師也高郵孫氏曰聖人之法
不與其以卑及尊故先京師而後晉也胡氏曰冢宰
上焉三公其職任爲至重而來聘于魯王之禮意客
重焉魯侯既不朝京師而使公子遂往又以二事出
夫周于列國此大不恭之罪履霜堅冰之漸春秋之
所誅而不以聽者也故不嚴抱以見罪惡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于重館重館人
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
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于濟盡曹地也　高氏曰凡
取田必繫國許田郓田是也此不繫國本我田也公
羊氏曰晉侯執曹伯班其所侵地于諸侯也高郵孫
氏曰左氏以爲晉侯以曹地分諸侯而魯取濟西之

田然按經書之與取汶陽田無異文此蓋晉侯執曹伯而反諸侯之侵地魯濟西之田嘗見侵入于曹魯于是而取之取其所嘗有之田于曹非取曹田故不繫之曹也常山劉氏曰凡力得之于曰取不當取也不是其專擅難取本邑復無異辭無此取濟西田成二年取汶陽田先本魯地而皆書取若此義例據經為合蓋春秋之義以治易亂而不以亂易亂所正者本而已凡取人之有與見易見而取己之舊不以其道者罪難知聖人所名亦正名曰取以獨微也家氏曰此本魯地不曰復不曰歸而謂之取者蓋齊自以兵力復其故疆是之謂復曹以義而歸之于魯是之謂歸魯不能復曹不能歸晉人自以兵力取之于曹當禀命于王分正疆理示有所尊今取之曹歸之魯惟所欲為春秋不與魯以歸疆不與晉以霸討是故書取蓋貶也

公子遂如晉

拜曹田也 是謂魯知道使如晉拜分田之賜而不知請命于周正疆理之復但知有霸而不知有王但知有利而不知有義此春秋所以于濟田之復而書取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何氏曰郊者天人相接之意也郊特牲云于郊故謂之郊、者所以祭日也天子所祭莫重于郊于南郊就陽位也范氏曰全曰牲傷曰牛禮曰帝牛必在滌三月穀梁氏曰猶者可以已之辭也公羊氏曰譏不郊而望祭也左氏曰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三望穀梁以為泰山河海杜氏以為分野之星國中山川皆因郊祀望而祭之鄭氏以為海岱淮也未知孰是胡氏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于天下命魯侯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故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以人臣而用天子之禮可乎是成王過賜而魯公伯禽受之非也揚子曰天子之制諸侯庸節、莫差于僭、莫重于祭、莫重于地、莫重于天諸侯祀天其僭極矣春秋欲削之則無以志其失悉書之則罷弊之事有不勝書者是故因禮之变而書于變或以卜或以時或以望或以牲或以牛于變之中又有變焉者悉書其事又曰天子有方望而無所不通諸侯非名山大川在其封内者不祭魯得用重禮視王室則殺故望止于三凡諸侯則僭故河海

不在其封内亦恭然非諸侯之所得爲也程子曰始
亂周公之法度者是賜也人臣安得用天子之禮樂
哉記曰魯郊非礼也周公其衰聖人嘗譏之矣説者
乃云周公有人臣不能爲之功業因賜以人臣所不
得用之礼樂則妄也人臣豈有不能爲之功業哉借
使功業有大于周公亦是所當爲耳人臣而不當爲
誰當爲之豈不見孟子言事親若曾子可也曾子之
孝亦大矣孟子纔言可也臣之于君猶子之于父也
假如功業大如周公而謂人臣所不能爲可乎使人
臣事功而懷快快之心者必此言矣又曰魯用天子

禮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
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仲尼于此著之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師氏曰婚姻之礼以媒妁之言勅父母之命則可矣
世豈有姑躬行求婦之礼耶以匹婦而爲之亦不見
于失禮況國君之夫人乎胡氏曰蕩伯姬來逆婦而
書者以公自爲主失其班列書也杞伯姬敵矣其來
求婦曷爲亦書見婦人之不可與國也王后之詔令
不施于天下夫人之教令不施于境中婚姻大事也
杞獨無君乎而夫人主之也故特書于策以爲婦人
亂政之戒此義行無呂武之禍矣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狄圍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
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
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于此久矣非衛之罪
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　胡氏曰
帝丘東郡濮陽縣頊之墟亦衛地也狄嘗迫逐黎侯
寓于衛而衛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戎嘗伐凡伯于
楚丘而衛不能救王臣之患其後遂爲狄人所滅東

徙渡河矣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而衛國亡今又爲
狄所圍其遷于帝丘避狄難也而中國衰微夷狄強
盛衛侯不能強于政治晉文無郤田安諸夏之功
其不見矣謝氏曰狄侵齊晉不能討狄圍衛狄圍衛
晉不能救故衛避狄于帝丘邢衛之遷皆自遷也二
國之遷自弱之道也或曰太王何以去豳遷岐曰豳
之遷也其民樂衛之遷也其民憂豳之遷也其民安
衛之遷也其民危故豳之遷也周以興衛之遷也衛
以弱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

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而衛人及狄盟　胡氏曰不地者盟于狄也再書衛人而稱及者所以罪衛也盟會中國諸侯之禮衰世之事已非春秋所貴況與戎狄豺狼即其廬帳刑牲歃血以要之乎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　樸鄉呂氏曰蓋嘗考論重耳之行事而質諸齊小白之所為然後知聖人譎正之辨小白二十餘年盡歲葵丘始得召陵之盟重耳一戰而城濮之功多于召陵小白屢盟屢會逮回既歲始會宰周公重耳一年再致天王而溫之事就于葵丘小白終身與諸侯周旋會鄄失曹盟幽失衛首止失泰葵丘失陳重耳三會則大侯小伯莫敢不至其得諸侯又盛乎小白者也然重耳之功多于小白罪亦多于小白者也事遠于小白而義尤悖于小白者也小白殊會世子不敢盟宰周公所以重王室而重耳兩致天王踐王子虎則悖矣小白首止之會為定世子而首止衛

地無逼尊之嫌重耳盟于翟泉洛陽城內地也則逼矣小白凡大盟會未嘗使大夫與盟而重耳翟泉之盟使大夫主之則大夫交政自是始矣小白之霸也諸侯來服不過伐其國執其臣未嘗執諸侯也重耳則執曹伯復曹伯執衛侯復衛侯雖已所逆矣小白寧不得鄭不納子華之請惡其臣抑君不可以訓也重耳為元咺執衛侯使元咺得以自遂則三綱五常廢矣小白得江黃不用以伐楚蓋恐使之為吾禁援耳重耳謂非致秦不可與楚爭楚之抑而秦之野矣小白之霸王臣無不勝諸侯者重耳之霸則宰周公下聘列國矣小白之霸伐戎三救諸侯四城國三猶以中國諸侯為念重耳之霸則欲侵齊而不救衛違亭止而不之恤夫大抵小白援于國事重耳急于成功小白猶志于尊周室重耳乃敢于致天王小白猶有救災恤鄰之心重耳惟以立威為己念城濮之役其所以折楚人之氣者正欲以爭諸侯爾豈其有攘夷狄安中國之誠心哉然則聖人譎正之辨可謂深切著明也家氏曰齊桓優游不迫猶有周家盛時氣象晉文則汲汲迫急漸有戰國秦漢之風蓋中國之萌蘖也小東萊呂氏曰齊桓成霸業都無迹晉文

成霸業使有迹拱公霸業緩成文公霸業速成此晉
文所以不如齊桓然桓公霸業不繼而文公雖死霸
業不絶者管仲一身任事不爲齊求人材而晉專務
收人材孤趙之徒倡推賢讓能之風于上一國所以
皆有此風至臼季見冀缺于田野之間其夫婦敬相
待如賓白李歸即爲之文公文公以爲下軍大夫以
此見非特朝廷如此相遜而田野亦莫不皆然直至
悼公時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波流之及至于如此故
晉之霸業所以長久桓公之霸業所以不永也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三十二年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
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
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
不可乎師知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
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
于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
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
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于殽、有二
陵焉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
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至是秦師過
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
觀之言于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
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
高將市于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
吾子將步師出于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
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
于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
子辭焉曰吾子淹久于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爲
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吾子
取其麋鹿以間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

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
其還也滅滑而還　高氏曰三十年晉與秦之圍鄭
也鄭使燭之武見秦伯而說之秦伯反使三大夫戍
鄭而去今秦大夫之戍鄭者請于秦伯使潛師而來
可得鄭國于是秦人與師歷晉踰天子之都將以襲
鄭、有備而遂入滑蓋秦伯之反覆如此高郵孫氏
曰傳載秦出師之志以爲滅滑而還然經但書入而
不書滅蓋本當戒傳之說非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于公

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而臣聞之服于有礼
社稷之衛也　家氏曰前日寧周公下聘公當朝于
京師以弁天子之寵命大仲曾不一言及之今國歸
父修交聘之常事遂勉其君以朝以是為禮可也乃
曰服于有禮社稷之衛豈非欺乎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
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
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
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吾聞之一日縱

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
姜戎子墨衰絰梁弘御戎萊駒為右夏四月辛巳敗
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
以葬文公晉于是始墨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
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
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
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
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
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
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使

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
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
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
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高氏曰晉文公
以攘夷狄王盟中國今卒未逾年而秦輒興兵以加
中國既以入滑又伐鄭不亟治之則秦亦夷矣蓋秦
未已而加之秦中國則於其襄公墨縗行師而取之
丘書曰敗秦者所以惡秦而與晉之勝也然而背殯
興師外連夷狄忘親背惠結怨召兵連不解者數
十年使兩國之民疲于奔役死于戰陣者固襄公此

舉之暴也故貶稱人凡諸國行師皆以主兵為首未
有言及者然夷狄不分君臣常在中國之中若不加
及則嫌晉人為未命之卿例序于姜戎之上故特加
及字明以尊及卑以晉人及姜戎則所為晉人者非
卑也晉侯也樸鄉呂氏曰晉父喪在殯而結戎狄以
伐婚姻又且厄人于險晉之惡可知秦客人之館而
謀其主利人之危而襲其國越人之境而不虞其棄
師秦之惡可知書曰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則晉
人結戎狄用詐戰厄人險之罪著矣先書秦人入滑
繼書敗秦師于殽則秦人勞師襲遠越境棄師之罪

著矣又書于晉侯卒之後則秦人間晉之喪而越其
境晉人背殯出兵之罪又皆著矣

癸巳葬晉文公

狄侵齊

曰晉喪也　薛氏曰無霸也許氏曰晉文未斂狄援服
要荒是以方其霸也則以狄侵齊國衛使天假文公
以年則必將有討矣

公伐邾取訾婁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邾人不設備秋襄仲
復伐邾　高郵孫氏曰夏公伐邾取其邑秋又使兵

臣伐之春秋一切志之用見天下無王而諸侯恣慾
侵伐無已也胡氏曰此皆不勝忿欲報怨貪得恃強
凌弱不義之兵也直書其事而罪自見矣家氏曰晉
霸國也魯與國也魯固當以德義為重豈待霸國弃
之而後正乎齊桓之卒宋襄爭霸魯于是乘之而伐
邾歲至于再今晉文方沒秦晉交兵魯復于是乘之
而伐邾歲至于再望民之不能無譏此故也

晉人敗狄于箕

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
子先軫曰匹夫逞志于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冑
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初白季使過冀見
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
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
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
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
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
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
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先且居
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
功也以一命、命郤缺為卿復與之冀亦未有軍行

高郵孫氏曰春秋中國敗夷狄不言戰夷狄無敵中
國之道治則夷狄不來、斯攘之而已晉人敗狄于
箕不言戰春秋敗夷狄之法也陳氏曰中國敗夷狄
不書唯晉特書之病晉也故晉侯殺稱人晉率天下
諸侯以攘夷狄存中國也前年狄侵齊去年狄侵衛
衛為之遷帝丘而晉不能救于是伐晉蓋便而後勝
也高氏曰兩書晉人之勝亦以見襄公在喪一年之
間敗秦敗狄威聲四振不墜文公之業故諸侯畏之
而不敢叛異乎齊桓死而諸侯共起伐之者矣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　家氏曰二十年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不往朝而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無王之罪大矣今年二月齊侯使國歸父來公乃躬如齊報謝其施于天王者甚薄所以事大國者則過乎恭積習之漸使之然耳春秋備書其事不加貶而義自見矣

乙巳公薨于小寢

反薨于小寢　穀梁氏曰小寢非正也左氏曰即安也胡氏曰周制王宮六寢路寢一小寢五君日出而眠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治事之所也而小寢燕息之地也公羊以西宮為小寢曾子以諸侯有三宮則列國之制蓋依于王其以路寢為正則一弱君終不于路寢則非正矣曾子曰吾得正而斃又何求哉古人貴于得正乃如此凡此直書而義自見矣家氏曰當春秋之世先王禮教漸衰而君沒不以其地史臣猶謹而志之此古意之猶存者是故春秋因之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高郵孫氏曰陰陽四時之氣天地所以生殺萬物者也而露生之霜雪殺之天地自然之氣而四時之常也皇極之道行而和氣塞于天地之間則陰陽之氣有常而生殺以時也彝倫攸斁而干逆于陰陽則當生者不生當殺者不殺雖天地之大與夫陰陽之氣無形然以其小可以驗其大以其近可以推其遠春秋之十二月夏時之十月也十月隕霜而草不死李梅實皆異之大者也春秋之志為災而及于民物者則書為異而反常者則書十月之霜草當殺而不殺十月之李梅不當實而反實天地陰陽之義非常可怪者也胡氏曰哀公問于仲尼曰春秋隕霜不殺草何為記之也曰此言可殺也夫言殺而不殺則李梅冬實天失其道草木猶干犯之而況君乎是故以天道言四時失其序則其施必悖無以統萬象矣以君道言五刑失其用則權必衰無以服萬民矣其論隕霜不殺草則李梅冬實蓋除惡于微慮患于早之意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討其貳于楚也　師氏曰許嘗不與晉文之盟會而晉文圍許蓋以背盟主而有附夷狄之心為可罪矣然春秋猶不取其圍以其情勢也今晉有意于繼盟主以不墜文公之業則修其所以為盟主之德政會

盟諸侯以結其恩信侯㓵有辭而許不至從而伐之
猶不爲過豈有不紹晉文之德而先紹晉文圖許以
伐許于人之宜矣

春秋經傳闕疑卷之十八

春秋經傳闕疑卷之十九

新安後學鄭玉纂集

文公

公名興僖公之子襄王二十六年即位謚法慈惠愛
民曰文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高氏曰葬者臣子之事會葬者諸侯相送終之禮也
天子唯有弔賵含襚之禮耳今使叔服來會葬是自
同於諸侯則天王之微弱可知矣高郵孫氏曰春秋
卒葬之見于經者十一公天王使人會之者僖公而
已春秋十三王公會葬者三臣會葬者二不會其葬
者九春秋一切著之用見周之不君而魯之不臣也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公羊氏曰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穀梁氏曰
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高氏曰凡諸侯之
世子必請命于天子及諸侯之薨必告于天子天子
命立其世子爲諸侯世子喪畢乃見于京師以士服

見天子于廟而受命爲未受命不敢服其服已見天
子錫之數見圭屨然後服之歸設奠于祖廟然後臨
其臣民而蒞諸侯不命于天子則不成爲君故世子
雖有世継之義必待天子錫命乃得爲君也今文公
未畢喪而天王先使人錫命之非禮甚矣

晉侯伐衛

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
伐緜訾及匡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
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
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

戊戌取之獲孫昭子　愚按晉侯伐衛及南陽朝王
于溫使先且居從師則伐衛者晉侯也先且居特代
之行師耳故不書先且居帥師晉侯爲伐衛而行故
書晉侯伐衛不爲朝王而出故不書晉侯朝王眷標
其本之意也

叔孫得臣如京師

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叔孫得臣如周拜　高氏曰
公初即位在喪經中未嘗朝王而王遽使卿來錫公
命公于是使陪臣如周拜爲天王之使毛伯來錫文
公之使得臣往拜答非禮也家氏曰是時晉侯在是

不能躬拜使其臣往荅之可也及除喪之後當以是
服朝王受毳冕之賜然後於禮爲盡而文公猶習積
事率不能往是之謂不臣厥罪當削春秋備書其事
不待貶而義見

衛人伐晉

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
師伐晉　高氏曰衛孔達爲政不共盟主與兵鄭因
受討喪邑既而人之不亦足乎且晉師未還而孔大
遽報其伐雖曰有辭失事大之禮矣晉師于是入虛
而獲其田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　薛氏曰戚之會鄭
始會諸侯也大夫內專會于諸侯政在公室矣楳
呂氏曰春秋之初蓋亦有以大夫而會諸侯者矣然
未有若公孫敖之專會也公孫敖會晉侯于戚禮樂
自大夫出也陵遲至于雞澤溴梁之盟天下之政盡
歸大夫不復有諸侯可勝嘆哉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

初楚子將以商臣爲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
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

且是人也蜂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
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
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芉而勿敬也
從之江芉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
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
不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請
食熊蹯而死弗聽丁未王縊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
瞑穆王立以其為太子之室與潘崇使為太師使掌
環列之尹　胡氏曰書世子弑君有父之親有君之
尊而至于弑逆此天理大變人情所深駭春秋特書

其事欲以起問者察所由而懲戒也唐世子弘受左
氏春秋至此廢書嘆曰經籍聖人垂訓何書此耶郭
瑜對曰春秋義存褒貶以善惡為勸戒故商臣千載
而惡名不滅弘曰非唯口不可道故耳亦不可聞願
受他書瑜請讀禮世子從之嗚呼聖人大訓不明于
後世皆竊儒學經不知其義者之罪耳夫亂臣賊子
雖陷阱在前斧鉞加于頸而不避顧謂身後惡名足
以係其邪志而懲于為惡豈不謬哉持此說人可謂
茅塞其心甚矣若語之曰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
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

義者必陷篡弒誅死之罪聖人書此者使天下後世
察于人倫知所以為君臣父子之道而免于首惡之
名誅死之罪也則世子弘而聞此必將瞿然畏懼知
春秋之不可不學矣學于春秋必明乎子之義不至
于奏請輟書而見訛矣傳者崇也經者斷也考于傳
之所載可以見其所由致之漸豈隱于嫡妾必正而
楚子多愛立子必長而楚國之舉常在少者春世子
不可不慎也而以潘崇為之師傅晨問安世子職也
而多置宮甲降而不戢、、而能聆者鮮矣乃欲黜先
而立其弟誅及婦人宜其狀也而使江芉知其情是

以不仁處其身而以不忍處其子也其及宜矣楚穆
僭王憑陵中國戰勝諸侯丟叔天下然昧于君臣父
子之道禍發蕭牆而不之覺也不善之積豈可掩哉
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春秋書世子弑
其君者推本所由而著其首惡為萬世之大戒也然
則商臣與服矣曰弑父與君之賊其惡猶待于服而
後著乎諸氏曰商臣雖世子著其絕尊親之道也州
吁不稱公子無知不稱公孫奪其親而誅其惡以杜
公子公孫覬覦之心也商臣稱世子商人稱公子顯
其親而著其逆以示大禍發于骨肉之間春秋為立

例于初以示法或變例于終以起義州吁無知去公子公孫所謂立例于初也商臣商人存世子公子所謂變例于終也子之愛父臣之愛君天性也為世子為公孫者耳不接善言目不接善行友順日消凶忍日積由是良心化為逆惡而德性沉于豺狼之域矣為害之發豈復顧君父之重哉商臣書世子以為君父之戒也

公孫敖如齊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殽之役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于秦伯

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至是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鞫居為右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戰于殽也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為難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于民趙成子言于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避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　林子曰趙盾棄人秦罪也忘親背惠晉惡也秦縱人之閑以棄人殺忠與以為賊矣故其來不稱伐晉不論秦而與戰故書晉及念以取敗故書敗

績胡氏曰孟明帥師伐晉報殽之役此所謂忿兵疑罪之在秦也而以晉主之何哉處己息爭之道遠怨之方也然則敵加于己縱其侵暴將不爭應乎曰敵加于己而已有罪焉引咎責躬服其罪則可矣已則無罪而不義見加諭之以辭命猶不得免焉亦告于天子方伯可也若遽然興師而與戰是謂以暴攻暴何愈乎故以晉侯為主者處己以息爭之道寡怨之方王者之事也

丁丑作僖公主

公羊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作僖公

主何以書譏不時也謝氏曰親既葬孝子迎神而反
　殯宮乃立木主以依亡者之神而承事之是故既葬
　之後有虞主既葬之後有練主上以附祖考之神而
　下以繫子孫懷慕之心也礼曰先王既葬設虞祭必
　于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僖之薨十有一
　月公始作主而安之失孝子事親之道矣胡氏曰僖
　公薨至是十有五月然後作主慢而不敬著矣夫慢
　而不敬積惡之原也以為無傷而不去至于惡積而
　不可揜所以謹之也家氏曰是時逆祀有萌論議未
　定故緩于作主及是羣下並從邪議乃始作主而依

　神于是大事于太廟逆躋僖于閔之上而行祔廟之
　禮故春秋先書作主次書逆祀言緩于作主乃逆祀
　之端乎
三月己巳及晋處父盟
　晋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晋晋人使陽處父盟公以
　恥之　謝氏曰朝聘稟享之吉者也君在而使大夫
　盟恥之大者也大喪未畢而出顯惡之大者也盟為
　公諱朝為公諱而公之恥惡由此見矣胡氏曰盟不
　地于晋也諱不書公抑大夫抗不使與公為敵正君
　臣之分也適晋不書反國不主為公諱恥存臣子之

　禮也凡此類筆削魯史舊文見矣家氏曰是時魯君
　未除喪而晋責之以朝會君當執禮以拒之嚴兵以
　待之不當畏威而動冒喪而朝所以愈受欺于強國
　晋襄驟勝而驕用事者多麄暴小人所以僭上春秋
　去處父之族非特為魯諱實責晋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晋士穀盟于垂隴
　公未至六月穆伯會晋司空士穀盟于垂隴晋討衛
　故也陳侯為衛請成于晋執孔達以說三年衛侯如
　陳拜晋成也　七年晋郤缺言于趙宣子曰日衛不睦
　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

　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
　主盟昇盟子為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
　宣子說之八年春晋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且
　復致公婿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竟　許氏曰元
　年衛人伐晋至是諸侯會盟而明年衛人會晋伐沈
　則知衛服于垂隴之會矣陳氏曰晋遂以大夫盟諸
　侯也大夫而與諸侯敵于是始故書大夫專盟自士
　穀也然則士穀主是盟也則曷為序士穀于諸侯之
　下春秋不以大夫主盟也師氏曰晋襄不躬會而會
　諸侯以大夫大夫在晋衰也諸侯不使大夫往會而自

行失在諸侯也失在晉襄故士穀不可序于會上仍
正名分以别之于下使若宋主會然失在諸侯故皆
存其爵以徵晉魯二大夫所以深譏之也何使諸侯
果皆不親會而盡會大夫雖是一時之匹敵不失尊
卑之分要之盟會皆出于大夫亦不先于非礼較之
王盟在晉大夫而諸侯聽之為尤甚焉家氏曰晉襄
挾其屢勝之威倨然國中使其臣出盟公侯自是遂
為例春秋書之以懲僭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穀梁氏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

志乎民者也胡氏曰書不雨至于秋七月而不曰旱
于秋七月不雨者蓋後書不雨則是異而之詞非文
公意也夫書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止即八月當雨矣
然而不書八月雨者見文公之無意于雨不以民事
繫憂樂也其怠于政事可知而魯衰自此始矣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于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尊僖公　公羊氏曰躋者升
也杜氏曰僖公閔公庶兄繼閔而立廟坐宜次閔下
今升在閔上師氏曰僖公繼閔之後是為人後也文
公乃任情謂僖實閔之兄而躋僖位于閔之上以兄

弟一家之私恩忘繼世天下之大統其踰越失礼孰
甚焉書曰躋僖公躋之義自下而上之謂也所以著
本在下而乃在上矣一言之中其意甚明此春秋之
旨微而顯胡氏曰閔僖二公親則兄弟分則君臣以
為逆祀者兄弟之不先君臣礼也君子不以親、害
尊、故左氏則曰祀國之大事逆之可乎子雖齊聖
不先父食久矣公羊則曰其逆祀先禰而後祖也穀
梁則曰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閔
僖非祖禰而謂之祖禰者何臣子一例也夫有天下
者事七世諸侯事五世說禮者曰世指父子非兄弟

也然三傳同以閔公為祖而臣子一例是以僖公父
視閔公為禰而父死子繼兄亡弟及名號雖不同其
為世一矣高氏曰僖公雖閔公之兄然閔嘗先立僖
公嘗北面而事之義已定矣及其傳繼則父子之義
又定其臣不可以先君子不可以先父今文公欲自
尊其父而躋于閔公之上則紊乱宗廟顛倒礼經先
親後祖昭穆失序謂之逆祀不亦宜乎父子有相繼
此礼之常也至于傳之兄弟則亦不得已焉耳既授
之以天下國家則所傳者雖非其子亦猶子道子傳
之者雖非其父亦猶父道也以天下國家為重其漢

儒例以兄弟不相為後不當以昭穆論之則天下受
之誰乎凡人君以兄弟為後必非有子者也是而為
嗣臣子一体矣而當嗣者及以為兄弟之故不計所
受國而繼先君則是所受國者竟莫有嗣之者一不
可也生則以臣子事之死則以兄弟事之忘生倍死
二不可也已實受之後君不受之先君今乃自繼先
君則不惟棄後君命已之意又廢先君傳兄之命三
不可也天下國家則歸之己父子之礼則耻不為四
不可也徐邈曰若兄弟六人為君自為昭穆則後世
當祀不及祖禰此又委之非所禮有所極義有所斷

師山書院　十二

為之後者為之子所以正授受重祖統也兄弟六人
相代為君六代祀祖禰矣假非兄弟相代而其祖
亦當遷耳豈得故存哉再如徐言使有兄弟六人各
自於昭是有十三廟又其最後一君自上繼其父則
五君終無後也豈其所以傳重受國之意乎凡言祀
者惡其為時君之意耳曰廣宗廟大孝之本而不詳
授受之道使當傳國者不忍以其國與其宗曰非吾
子也當受國者又不肯以臣子之礼事其君曰非吾
父也至令宗廟昭穆紛錯而鬼有不祀者皆不
知春秋大義故也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
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　程子曰秦以憤取
敗晉可以已矣而復伐秦報復无已殘民結怨故貶
人　家氏曰晉襄故父之恩與秦屢戰殺之役晉不克
避秦而勝之彭衙之役晉復不能避秦而再勝之為
晉襄者苟有殺義之心則引咎于秦以求息肩可也
乃更率三國之師以為此役忘父之怨逞己之戚春
秋始殊作之矣
公子遂如齊納幣

師山書院　十三

公羊氏曰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喪娶也娶在三年
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婚三年之恩疾
矣非虚加之也以人心為當有之覆者大吉也非常
吉也其如吉者主乎已以為有人心者宜于此焉變
矣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
伐沈沈潰
茲於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于楚也沈潰　高郵
孫氏曰暴中國者楚耳沈何罪乎春秋書之以諸侯
為夫所伐矣家氏曰翦除荒逆以伸大義于天下厲

者所當身其責也楚商臣負弑逆滔天之罪于今二
年天人之理咸屬于晉使晉襄杖義而前師壯辭直
天下諸侯孰不鼓勇而從縱未能汙瀦其宮楚人必
以商臣爲戮更立君而聽會于中國晉之霸業有光
于前人矣乃視非己事使楚之爲逆者得以撫其羽
翼脅從諸小國以抗衡中夏懷貳者豈獨一沈哉而
襄公舍其大而議其細以諸侯伐沈而潰之置逆商
之大惡議弱沈之微罪避豺狼而獵狐狸雖潰百沈
何益于伐弑之數乎况春秋自晉以下五國皆書人
以殺之高氏曰文公三年之間書公子遂公孫敖叔

孫得臣累見于盟會則知魯之政刑盡在諸臣矣魯
卒以是亡故春秋見微于漸而書以爲戒齊桓公九
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而管仲之姓名不見
于春秋是乃深列管仲知爲臣之義有其功而名不
在己春秋不沒管仲之功其旨甚微非達識者孰能
知之

夏五月王子虎卒

高郵孫氏曰春秋王臣不書卒書卒者譏之也人臣
與外交之禮王臣之卒而赴告諸侯則是外交也春
秋因其告卒而書之以見其外交之罪胡氏曰我曰

禮私情而爲之飾文者也叔服新使于我則宜有恩
禮矣夫以新使于我故恩禮爲是以私情害公義矣
輕重之權矣

秦人伐晉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
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　胡氏曰聖人
作書以穆公悔過爲損卦之象其彖曰損德之修也
春秋諸侯之知悔過者鮮矣穆公初聽杞子之請違蹇
叔之言其名爲貪兵是欲而不能窒也及敗于殽歸
作秦誓庶能懲忿窒欲矣復起彭衙之師報殽之役

其名爲憤兵是忿而不能懲也今又濟河取郊人之
報斯師也何義哉晉人畏秦而不出穆公遂其忿而
復悔自是晉伐不報始能踐自誓之言矣是故于此
服而稱人修責之也楊龜山曰或曰書之終秦誓以
見聖人之與人改過也故凡過而能改者取其悔而
不追其過可也今有殺人而服刑者臨刑而曰吾惟
殺人以至此也仁者于此亦必哀而取之夫書之有
秦誓二誓以該帝王之誥命于是絶故也其大意則
言有國者不可廢誓于誓之中其事又有可取者則
秦之罪已而不責人是也若曰取其悔而已不咎其

過其既悔而有過也亦不當罪于聖人以恕待人于人之悔也嘉之可也知以悔為是而不問其改與不改則改過者鮮矣故君子之取人也取其改不取其悔且殺人至于被刑而自咎其過蓋傷其死之不甚也使殺人而不必死其肯悔乎殽之戰不敗則秦自以為功矣何以知之以濟河之師知之也椒鄉呂氏曰始書秦人入滑則秦人之死中國也繼書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明晉之背喪用戎以簿人于險也二年書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用見秦之不悔而伐晉、之志戰而敗秦之冬書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用見晉人再勝而猶用師也三年書秦人伐晉用見秦人再敗而不知悔也四年書晉侯伐秦用見報此報復結怨連兵之無已也然自是而後秦穆不復報晉蓋知悔也向也殽函之役秦伯向師而哭作秦誓之書以自警蓋其一經喪師之後深懲力創好惡向背從是一變方寸既改群動皆移先此心也常主何遠之有惟其能懲創于師徒方喪之初而不能堅定于瘡瘵便寧之日未及數年又興彭衙之師蓋其積怨深憤務欲得然而後已本其僻處西陲與戎狄雜居好攻戰而事詐力其俗然也其民如孟明等又

師山書院　十六

胃戰不已此所以損忘前日自誓之言與彭衙之役不得志而去未肯已也至三年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封殽尸而還然後秦人之憾得遂矣四年晉人圍邧新城以報王官之役而秦不復報此則秦穆之能也彼其蓄憾特在于殽函一敗之恥故自取王官殽恥之後而不復求以報晉所以全其終也程子曰結怨連禍殘民以逞晉人畏之而不出秦人縱其忿而後悔過聖人取其能終改耳　愚謂夫子于秦穆公錄其悔過之辭于書所以為後世法著其窮兵之禍于春秋所以為後世戒猶化工于物生殺並行而不相悖斯其所以為聖人也默齋小東萊呂氏曰秦穆在春秋中剽掠暴戾左攫右拏報復不足以數其罪及入于書溫然粹然不見微瑕是與漢詔誓之秦穆而非春秋之秦穆也然則學者當合而觀之

秋楚人圍江.

晉先僕伐楚以救江　陸氏曰救兆之役也高氏曰江近楚自齊桓貫澤之盟已服從中國而楚自城濮之役亦既不敢復伐今復圍之者蓋晉文既沒襄公不復討楚人狄逆之惡故楚人輕視中國復有窺諸侯之意而先圍江以試之也

師山書院　十七

雨螽于宋
高郵孫氏曰雨自上而下者也螽不見其所從來自上而下衆多如雨而適在宋之四境故曰雨螽于宋也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晉人懼其無礼于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于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礼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　謝氏曰比年再朝再盟晉之不道文之不立可知也家氏

曰自桓文之霸威力足以控制諸侯而會盟不于其地不欲諸侯旅至其國恐僭王也晉襄襲文餘威志得而驕前日垂隴之盟以大夫會諸侯今焉自知處父盟公爲無礼則當會于魯晉之閒以救前日之失乃復邀公親至其國而爲此盟長傲遂非罪莫大焉小東萊呂氏曰晉國盛時天下畏其强不敢與之較故襄公雖以大夫之卑盟國君之尊曾之君臣熟視不敢較至于改盟僅亦唯命是聽在當時雖未見其害馴至襄世平公襲其迹而爲之欲改衛盟、卽叛而不從遂至兵連禍結數年不解此所以後世蹈之乃有其害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冬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　胡氏曰以者不以者也救江善矣其書以何楚嘗伐鄭矣齊桓公遠結江黃合九國之師于召陵然後伐鄭之謀寢又嘗圍宋矣晉文公謀復曹衛會四國之師于城濮然後圍宋之役解今江國小而弱非能與宋鄭比楚人圍之必不待救四境也戍守禦之衆與齊衛尽行也當是時楚有覆載不容之罪晉王夏盟冠合諸侯聲罪致

討命秦甲出武關聲以東兵累陳蔡而南處父帥畢方城之外楚必震恐而江圍自解矣計不出此乃獨遣一軍逆攻強國豈能濟乎故書伐楚以救江言救江雖善而所救之者非其道矣此春秋紀用兵之法也張氏曰楚商臣無父無君乃欲致患于江是禽獸逼人甚矣以中國諸侯爲己任者豈得安居而以伐楚之任付之大夫而已乎此春秋特書以正其不能奉天討也師氏曰今年冬伐楚救江乃所以成明年救楚人滅江之禍也陽處父之帥師果何補于晉亦何加于楚乎然則滅江非楚也實晉也高氏曰伐不

目亭聖人特繫之以救者識其徒取救患之名非伏大義之師與聖人深惜晉衰之不能有爲也嗚呼其音遠哉且春秋之義莫大乎伐楚而正書伐楚者二齊桓伐楚先之以侵蔡此年伐楚繫之以救江學春秋者宜致思焉

四年春公至自晉

東萊呂氏曰自是公朝致國皆至者事近得詳事遠則不得詳也

夏逆婦姜于齊

穀梁氏曰其曰婦姜爲其成禮乎齊也其逆者誰也親逆而稱婦或者公與何其速婦之也其不言公非成禮于齊也其不言氏貶也何爲貶之夫人與有貶也高郵孫氏曰春秋夫人之至者必書于經婦姜書逆而不書至不與先配而後祖也夫人之至告廟矣春秋非之故不書宋高氏曰公之圖婚喪制尚未終今之娶也又成禮于齊故没不言公而直曰婦姜者見夫人之位不明也夫人之位不明是不可爲小君而奉祭祀也是以去其氏寔觀夫人不終其位國亂子弑強臣擅命蓋由文公不能正其始也家氏曰曾君前乎此嘗請親迎之禮逆于齊則書公如齊逆女逆于境則書公會齊侯于某今而親往求親迎耳而春秋變文書逆婦姜于齊不書公逆爲其配不以禮變文而書以存其羞惡之心託以垂法于後焉耳

狄侵齊

許氏曰狄自箕之敗至是始復侵齊蓋晉有秦楚之難也

秋楚人滅江

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　葉氏曰譏楚之滅江惡晉之不能救也家氏曰江黄楚之與也而志在中國齊桓之霸慕義請盟楚人滅之黄也是滅齊不能救也及晉文繼興江人不以黄之既覆楚之方彊猶事晉不屈視陳蔡衛鄭朝晉暮楚出入乎華夷之間者有間矣今爲楚所攻自去年秋迄今首尾一年晉使處父帥師以救之而江又滅矣春秋志二國之初從中國與乎會盟使役以至爲楚所滅而晉不能救著法詳而不厭所以衰二國去夷即華之心不悔亦以愧陳蔡衛鄭之君而責齊晉爲甚矣嗟夫黄以齊故亡江以晉故亡江黄不負齊晉齊晉負負江黄可爲悲慨也夫

晉侯伐秦
圍刓新城以報王官之役　程子曰秦違德以伐晉
晉畏而避之其見報乃常情也秦至此能悔過矣故
不復報晉聖人取其能遷善也稱晉侯不復加譏見
秦旣將報而自悔不復修怨乃其善也　胡氏曰襄公
忘親背惠大敗秦師敗狄伐許怒魯侯之不朝也而
以兵乘之是專尚威力先事加人莫知有德而後
動也今又報秦不足罪矣穆公初敗于殽悔過自誓
增修德政宜若過而知悔、而能改又有濟河之役
則非若之意所以備責之也然晉襄見伐而報猶有
說焉秦穆主是伐而不報善可知矣不譏晉侯所以
深善秦伯秦能大改過嘉善悉王者之事也故仲尼
定書列秦誓于百篇之末以見悔過蘇改而不責人
雖罷賢誥命不越此矣

師山書院　二十三

衛侯使甯俞來聘
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
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
侯朝正于王、宴樂之于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
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于是乎賜
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
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高氏曰文
公之時僖公之烈猶在故以同姓則衛使甯俞來聘
異姓則秦使術來聘及秋則楚使椒來聘惜乎文公
不能繼其業此其可貴也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高氏曰妾母不得稱夫人而況妾乎故庶子為君則
為其母無服不敢貳尊者也自惠公仲子以妾母始
僭然而未敢同嫡也今風氏乃莊公之妾雖于僖公
為母而亦以夫人之禮處之者魯禮之變自此始而
嫡妾之分亂矣聖人實書之以示僭亂之由且見其
無君父之心何則彼乃吾君父之妾也今皆死而稱

師山書院　二十四

使之亂此非尊事君父之道後世不知此乃有母以
子貴之說凡妾母皆稱太后甚至于妾死而加以皇
后之號此皆不知春秋之旨者也　胡氏曰詩曰邦君
之妻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蓋敵
體之稱也若夫妾媵則非敵矣其生亦以夫人之名
稱號之其沒亦以夫人之禮卒葬之非所以正其始
也以妾媵為夫人徒欲尊寵其所愛而不虞卑其身
以妾母為夫人徒欲崇貴其所生而不虞賤其父卑
其身則失位收其父則無本越礼至是不亦悖乎

五年春王正月伐榮叔歸含且賵
公羊氏曰含者何口實也穀梁氏曰含一事也賵一
事也兼曰且志兼之也胡氏曰珠玉曰含車馬曰賵
歸含且賵者厚禮妾母也不稱天王者不能若天也
春秋繫王于天以定其名稱者所履則天位也所治
則天職也所敕而惇之者則天之所敘也所自而庸
之者則天之所秩也所賞所刑者則天之所命而天
之所討也夫婦人倫之本王法所尤謹者今成風以
妾僭嫡王不能正又使大夫歸含賵焉而成之為夫
人則王法廢人倫亂矣是猶本竟若天而悖其道非

師山書院　二十四

小失耳故特不稱天以謹之也高氏曰含不及殯故
言歸則知其不及事而特使歸之以示恩故不書來
陳氏曰賵常事不書唯賵仲子成風特書之則逆命
為夫人也春秋之初猶以是事為非常也宣之敬嬴
襄之定姒昭之齊歸雖命之為夫人不復書矣孟子
卒則不赴于京師孔子曰夫人之不命于天子自魯
昭公始也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高氏曰既以夫人之禮覺之復以小君之禮葬之又
別為之識焉實書以示譏也胡氏曰仲子雖聘非惠
公之嫡也春秋之初尚以為疑故別為立宮而羽數
特異也雖非禮之正然不特于姑猶有辨焉至是成
風書葬乃有二夫人祔廟而亂倫矣配與嫡并矣故
禮之失自成風始也
王使召伯來會葬
杜氏曰召伯天子卿也召采地伯爵胡氏曰王臣下
聘諸公冢宰書名示貶而大夫稱爵則無譏焉或以
為從同同也或以為同則書重也况風既王使榮叔
歸含且賵既不稱天矣又使召伯來會葬又與衆焉
何也歸含且賵施于妾母已糾甚矣又使卿來會葬

師山書院　二十五

恩數有加焉是將拂之于廟也而致禮于成風盡矣
聘一也含賵而又葬則其事益隆亂人倫廢王法甚
矣夫不稱天者聖人于此尤謹其戒而不敢畧也陳
氏曰莊僖之際天下知有數王而已而冢王之季主
更有事于諸侯于是非服會葬毛伯錫命尤汲汲于
魯也尤汲汲于魯而何為于成風一人賵含之一人
葬之以是懷諸侯者見周之益陵夷也
夏公孫敖如晉
高氏曰捨天王而謹事晉不待貶而見也
秦人入鄀

初鄀叛楚于秦又貳于楚夏秦人入鄀　高氏曰鄀
楚屬國也初叛楚即秦既又叛秦歸楚故秦人入之
取、人書秦之入鄀許以深罪晉襄之棄秦也
秋楚人滅六
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冬楚
公子燮滅蓼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
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師氏曰六乃皐陶
之國有德之後楚輒滅之非特暴之甚何以至此是
由中國之盟主無攘夷狄之功故然也晉襄其孰與
恍乎

師山書院　二十五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于陳夏季文子聘于
陳且娶焉
秋季孫行父如晉
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用
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
過求何害　杜氏曰聞晉侯有疾故　愚按出事不
預聞疾而求遭喪之禮以行既不仁且不知矣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
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于秦、舊好也置
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為難故、欲
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賈季曰不如立公子
樂辰嬴嬖于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
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為二嬖淫也為先君子
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
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偪姞而上之以狄
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

師山書院　二十六

仕諸秦為亞卿焉秦大而近足以為援母義子愛足
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
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郫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高郵孫氏曰春秋之法常事不書失禮非常則書之
葬諸侯不言某人往君詩礼也公子遂如晉葬晉襄
公失禮非常也古者大國不過三卿而諸侯之葬輒
往一卿則國之事與闕矣故春秋謹之以為後者戒
彊而弱者畏彊也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侯射姑出奔狄

春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于趙氏且謂趙盾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于是乎始為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獄刑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洿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旣成以授太傅陽子與太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于晉也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宣子使臾駢送其帑夷之蒐賈季戮臾駢臾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臾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

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于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竟

愚按射姑怨處父之易其班也以私怨殺之晉之君大夫坐視而不能討則處父之死乃晉國殺之而已故殺書晉以罪其國不去其官以見死于其職社書射姑出奔狄則處父之死為射姑之殺明矣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左氏曰閏以正時、以作事、以厚生、民之道于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為民高郵孫氏曰古者天子頒朔諸侯而藏之祖廟每月之首受朔于廟而告之國中遂行朝廟之礼爲所以尊正朔重天時也文公怠于政事以閏月為歲之餘月忽棄而不告然不敢廢朝廟之礼猶杜朝爲胡氏曰不告月者不告朔也不告朔則曷為不言朔也因月之盈虧而置閏是主乎月而有閏也故不言朔而言月至天時則以炁授民事則以節候寒暑之主則以氣百官修其政于朝庶民服其事于野則主乎是焉耳矣閏不可廢乎曰迎日推策則有其數轉機觀衡則有其

象歸奇于扐以象閏數也斗指兩辰之間象也象數者天理也非人之所能爲也故以定時成歲者唐典也以詔王居門終月者周制也班告朔于邦國不以是為附月之餘而弗之數也猶朝于廟者幸其不已之辭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春秋經傳闕疑卷之十九

新安後學鄭玉纂集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郚

公伐邾閒晉難也三月甲戌取須句寘文公子焉

高氏曰僖二十二年公伐邾取之以歸須句子矣後復為邾所取今公又取之寘文公子焉先書公伐邾而后書取須句者以見始則擅興兵以伐人之國既又奪取其地寘人之叛臣重其罪也城郚所以備邾自伐邾至取須句兵之在外非一日又因而城郚勞民甚矣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

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為右師公孫友為左師樂豫為司馬鱗矔為司徒公子蕩為司城華御事為司寇昭公將去群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昭公即位而葬

謝氏曰殺書人或以衆棄言之或以國亂言之施於惡逆則衆棄之辭也施於公子大夫則國亂之辭也胡氏曰書宋人者國亂無政非君命而衆人擅殺之也大夫不名義繫於殺大夫而其名不足紀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為右及堇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

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
弗聽為賦板之三章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
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為同寮故也八年夏秦人伐晉
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 程子曰晉始逆立公子雍
既而悔之故秦與兵以納之晉不謝秦秦納不正皆
罪也故稱人晉懼秦之不肯已而擊之故書晉及常
山劉氏曰秦敗不書者晉曲甚故也何者晉使先蔑
召公子雍于秦秦為之送晉乃背約禦秦師而敗之
故不書秦敗所以甚晉人之惡也胡氏曰晉秦稱人
晉書及其戰之如此者使後世臣子慎於廢立之際

不可忽也治亂存亡係國君之廢立事莫重於此矣
而可以有誤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偶況置君而
可以不定乎泰山孫氏曰先蔑不言出者明自軍而
去也樸鄉呂氏曰或疑左氏載先蔑逆公子雍之事
謂先蔑既是逆公子雍不應又為下軍將以禦逆雍
之師然按杜預注左氏謂先蔑逆公子雍前還晉晉
人始以逆雍出軍卒然變計立靈公以拒秦如此則
亦無惡於先蔑既逆公子雍而又為下軍將也

狄侵我西鄙

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酆舒且讓之舒問
於賈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
夏日之日也 許氏曰狄懲箕之敗四年間一侵齊
而未敢肆至是始復侵魯侵齊侵宋侵衛晉襄既沒
箕之忌矣高氏曰魯間晉難而伐邾狄亦間晉難而
侵魯聖人書此罪魯之不自正也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
扈晉侯立故也 高氏曰凡盟會皆列序諸國惟文
公之世再盟一會但云諸侯者中國無盟主也何則
晉自文公以來世主諸夏之盟襄公既沒趙盾既背

秦約而立靈公懼諸侯之討己也故不以靈公會諸
侯而已臨之諸侯知靈公年少政在大夫而靡然其
心從首而與晉大夫盟故春秋內序言公外總言諸
侯而不列序者也示無盟主且見趙盾之專也何以
不斥趙盾盾而置君廢君居然晉大夫而已晉會諸
侯而大夫臨盟是大夫會之也盾之專施於靈公可
也施於諸侯而諸侯皆聽之亦所以懈諸侯會許氏
曰大夫而主盟諸侯自扈之會始也君子惡之師氏
曰此晉趙盾始專政而出會諸侯將以修盟主之事
也會之意實自趙盾不名之者不興盾之專不可一

趙盾而歛衆諸侯止書大夫猶曰晉之大夫皆在此
云耳不序諸侯者此會實大夫主之若序諸侯則疑
於首序者主盟矣雖然此乃晉襄死後趙盾始會諸
侯故猶可存諸侯而不名大夫及其擅朝既久會盟
不一則雖欲存之末由也已至已甚則不得已而明
書盾以疑之焉橫浦呂氏曰按此年公會諸侯晉大
夫盟于扈十五年諸侯會盟于扈十七年諸侯會于
扈皆略之而不序當據其事實而考之然後知春秋
之所以不序諸侯者蓋莫有主是盟之辭也栢文之
盛皆序齊晉於諸侯之上霸主之辭也齊栢之未盛

與晉霸之不競也則雖序齊晉於諸侯之上而必書
曰同盟者未純乎主霸之辭也此年之盟與是後盟
一會皆不序諸侯者莫有主是盟之辭也

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盟

穆伯娶于莒曰戴已生文伯其娣聲已生惠叔戴已
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已辭則為襄仲聘焉冬徐伐
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涖盟且為仲逆及鄢陵登
城見之美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
諫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為亂於外為寇寇猶及人亂
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讎若之何公止

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為兄弟如初
從之　高氏曰徐本戎也厥後自進於中國數與中
國諸侯會盟至是興兵伐莒蓋以中國無盟主是以
敢爾故聖人侯以夷狄書之師氏曰莒魯之鄰國有
輔車之勢唇齒之相依魯見徐伐莒魯不一引手以
拯之及莒求援以請盟公孫敖然後往涖焉是莒素
不能結援於魯及被伐方且請盟魯坐視鄰國被伐
及請盟而後往書之者所以併莒魯而譏之也

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
會雒戎盟于暴

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冬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
扈之盟也遂會伊雒之戎　胡氏曰春秋記約而志
詳其書公子遂盟趙盾及雒戎何辭之贅乎曰聖人
謹華夷之辨所以明族類別內外也雒邑天地之中
而戎醜居之亂華甚矣再稱公子各日其會正其居
與地以深別之者示中國夷狄終不可雜處也許氏
曰稱公子遂兩之也兩之也者內諸夏而外戎也春
秋所謹如此而晉唐得戎與之雜居晉既大亂不救
唐亦幾危而悔此為國謀者不學春秋之過也家氏

曰傳以為扈之盟公後至晉人來討公子遂復為此會　愚謂扈之盟春秋既書公會諸侯晉大夫盟矣謂公不得與盟不可也今而公子遂復為此盟此自為其私計耳魯大夫締交强國之卿以專魯國而抗其君自公子遂始春秋不與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穀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　胡安定先生曰予天王之喪廢命不行中道而止如公孫敖之罪不容誅矣文公不能誅之致使自恣出奔文公之失政又可誅矣不書其地而復者以京師為重

也家氏曰襄王於僖公毋子之喪拳拳用情王人將命者絡繹于道而魯侯於天王之喪漫不加意國中豈無一介臣可使而以湛大夫尸其事敖當誅文公當誅春秋書法見矣

螽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　程子曰宋王者後得自命官故獨宋卿書官家氏曰大夫司馬司城皆國之柄臣穆襄之族連嵗怙亂國昭公有以致之然當殺大夫而先於討為大夫司馬司城者當思所以為防患之計乃置之弗戒彼自罪自疑乘釁再作大司馬死司城來奔朝廷為之一空由昭公信任非人蕩意諸公子卬等輩以私暱寵臣布在列位既不能慮患於平日後不能制變於臨時雖握節以死妄節以奔而不勝其任甚矣是故春秋不與之死節死者奔者皆書官而不名其義明白而易見矣胡氏曰以官舉之見主兵者不能其官至於見殺守土

者不能其官至於出奔而其君不免失身見弑之禍宜矣　愚按公子卬之死蕩意諸之奔雖若無罪然司馬之職在于主兵而人得以殺之司城之職在於捍守而至出奔則不能其官甚矣使司馬足以遏亂司城足以禦敵宋之禍何由興乎春秋書其官所以著官非其人致國之亂不書其名氏所以見其人之所為皆不足紀也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公羊氏曰毛伯來求金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金非禮也穀梁氏曰求車猶可求金甚矣胡氏曰

毛伯天子大夫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言未君古者諒陰三年百官總己以聽於　冢宰則是　冢宰獨專國政之時詔於王命以號令天下夫豈不可而不稱使春秋之旨微矣非特謹天下之通喪所以示後世大臣當國秉政不可擅權之法戒也跋扈之臣假伏主威專制中外凡有所行動以詔書從事盖未有以春秋此義折之耳

夫人姜氏如齊

高氏曰夫人出境唯歸寧反奔父母之喪耳皆常事不書也非此三者則書之此㢠出姜之失儀而志之也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高氏曰天子所以七月而葬者欲使諸侯畢來會也高郵孫氏曰春秋天王書葬者五君往者三臣往者二君往不書公臣往者悉書其人以為天王之喪君不自往而使臣焉則是無君父之恩而廢臣子之禮也胡安定先生曰按六年晉侯驩卒冬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前年天王崩今年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晉諸侯也襄王天子也魯皆使卿會則是諸侯天子可得而齊也故書以惡之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勲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蒯得田于堇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蒯得作亂王是使賊殺先克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　高氏曰稱人以殺者國亂無政衆人擅殺之辭也先都以作亂見殺而稱人者晉政不自其主出而趙盾專生殺之權故也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程鄉呂氏曰夫人與君敵體者也出必告行反必告至則書于策此晉史之辭也夫子之修春秋於君出

則書至於夫人出則不書至此降殺之義也獨於此書至者為婦于齊起也始書夫人姜氏如齊夫人姜氏至自齊卒書曰子卒夫人姜氏歸于齊然則出姜之不安於魯也蕩矣文公私嬖敬嬴之罪著矣異時襄仲殺惡及視之亂已萌於此時矣聖人詳錄其往來豈特為告至與不告哉家氏曰姜氏始歸於魯不氏不以夫人至貶也今歸寧於齊書夫人姜氏如齊又書夫人姜氏至自齊始正其夫人之體繫之以氏貶之於前楼正之於後皆所以垂法也夫人與國君儷體其出其至皆書者辨上下之分示衆妾不與

夫人荨因歸寧而見義非為歸寧而得書也胡氏曰
此書至者以見小君之重也夫承祭祀以為宗廟主
一國之母儀而可以動搖乎故至而特書以示防微
杜漸之意其為後世慮深矣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穀蒯得　程氏學曰殺
二大夫已上不書及者其事同殺之之志均故也書
曰殺其大夫某及某者以某之故而延及於某也胡
氏曰殺先都殺士也其稱人以殺者國亂無政衆人
擅殺之稱也何以知其非討賊之辭書殺其大夫則

知之矣三大夫皆強家也求專晉政不得快私怨以
作亂而使賊殺其中軍佐則固有罪矣曷為不去其
官當是時晉靈公初立主幼不君政在趙盾而中軍
佐者盾之黨也若獄有所歸則此三人者獨無可議
從末減乎而皆殺之是大夫專生殺而政不自人主
出也故不稱國討不去其官而箕鄭父書及示後世
司賞罰者必本忠恕無有偏黨之意其義精矣
楚人伐鄭
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
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尨及樂耳鄭及

楚平　泰山孫氏曰楚猶強也楚自城濮之敗不敢
加兵于鄭今伐鄭者晉文既死中國不振故也胡氏
曰楚師含得無故憑陵諸夏故楚子親將貶而稱人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救鄭不及楚師
左氏曰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家氏曰書救未有不
善此則書救而譏之也楚自莊公之中世入侵蔡鄭
漸有憑陵諸夏之心齊桓遏其方張之萌晉文挫其
燎原之焰中國以尊王室以安文公雖沒楚人猶不
敢寢視及趙盾秉政自為怙權之計不復以攘夷安

夏為己任范山覘知其無能有為首勸楚商興狼淵
之師其志不在小而盾也徐合諸侯之大夫其文往
救無及於事威望積挫不數年間諸侯皆服從於楚
而晉之霸業隳矣文公以救宋而興趙盾以緩於救
鄭而廢春秋人四國貶其救之緩也趙盾何以辭其
責
夏狄侵齊
師氏曰春楚伐鄭夏狄侵齊用見夷狄盛強中國衰
弱視天下若無主之者在周室固已無足觀而主盟
於諸侯以令天下者晉能無愧乎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任氏曰前此踰百年未有書地震也而自此至哀公書地震者五地道以靜為體以順為正安於承天者也逆其常理而不得其節焉則震而不安其所承矣師氏曰地屬乎陰至靜莫之動者今此地震是失常為已甚矣以分言之地位乎下凡在下者不安其分也以道言之地道積陰凡為陰者不常其道也在人則為臣者不安其分以犯君為小人者不常其道以陵君子為四夷者踰分非道以侵中國故有地之震以應之經書地震不在春秋之始而在春秋之末蓋是時不止諸侯僭天子而大夫僭諸侯亦已久矣不止大夫僭諸侯而陪臣僭大夫亦已有日矣況自齊桓死後夷狄爭主中國會盟晉文死後夷狄伐於列國亦已非一年矣地以之震無足怪者然則天地之變未有不由人召之凡欲消天地之變請推其在我者可也

冬楚子使椒來聘
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　高郵孫氏曰莊二十三年書荊人來聘不言君使又不言其臣之名荊時尚微春秋欲中國早為之禦不使之浸盛而侵漁中國也於是來聘君稱爵臣稱名非楚能自同於中國也所以見中國之微而夷狄之盛聘問往來華夷一爾家氏曰春秋於楚使之三至每書輒異者著夷狄之漸盛將必為中國患也先書荊人來聘疑其所以來也繼書楚人使宜申來獻捷憂其遂為中國患也今書楚子使椒來聘著夷狄之禍已迫中國之人猶有未悟者也椒去赤歲孟諸之田纔之五國之君奔走受命僅而獲免先儒以為有悔過慕義之心春秋進之悔過者固如是乎慕義者固如是乎或有重難予者曰楚本明德之後剪而為夷與戎狄異予為是說無迺絕之已甚乎曰春秋所以夷楚為其僭天王大號有窺伺中原之心耳楚有智肯削去僭號自同于中國之諸侯共獎王室夫然後可進春秋豈絕之哉若彼身行大不義而錄其來使之小謹以是進之必不可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
程子曰過時始至故云來歸書秦人不云君使以失禮夷之也胡氏曰秦人歸禭而曰僖公成風也非兼

襚也亦猶乎王來賵仲子而謂之惠公仲子爾然則寵愛仲子以妾為妻者惠公也故書惠公仲子所以正後世為人夫者當明夫道不可亂嫡妾之分以卑其身尊崇風氏立為夫人者僖公也故書僖公成風所以正後世為人子者當明子道不可行僭亂之禮以賤其父聖人垂戒之義明矣撲鄉呂氏曰成風薨今六年矣而後秦人來歸襚則其非禮明矣殆夷狄之僭此名以交中國乎師氏曰成風死六年秦人方來歸襚侮禮僭人甚矣在夷狄雖不足責在魯何禮以受之衣服曰襚贈喪葬以及死者之禮既已受之

何以致之中國禮義之鄉所為若此欲望夷狄之不陵侮也難矣 愚按成風薨葬聖人以魯之臣子不敢違其國制皆以夫人書之此因魯史之舊也及秦人歸襚乃始變文書曰僖公成風所以正其嫡妾之分而明其夫人之非此脩春秋之文也學者合而觀之則聖人筆削之意可見而春秋書世之義明矣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夏秦伐晉

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徵 程子曰晉舍嫡嗣而外求君罪也既而悔之正也秦不顧義理之是非惟以報復為事夷狄之道也張氏曰康公不紹其父悔過之誠報復無已故狄之 愚按如傳所載晉先伐秦秦乃報之則經當並書而曲直自見今舍晉不書而獨罪秦則傳之所云未可信也

楚殺其大夫宜申

初楚范巫矞似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縊而縣絕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為商公沿漢泝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於死

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也王使為工尹又與子家謀弒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鬬宜申及仲歸 胡氏曰宜申與仲歸謀弒穆王而誅則是討弒君之賊也曷為稱國以殺又書其官而不曰楚人殺宜申乎曰穆王者即楚世子商臣也而春秋之義微矣陳氏曰宜申之罪為欲弒商臣若此而同他亂臣之列則溢罰矣家氏曰商臣負覆載不容之罪凡楚國之人皆得而誅之而未有能討之者宜申於楚成為弟其為此謀安知不為先君討賊事不獲成以死史遂以為弒君春秋原其有討賊之心不以無將

之罪〻之是故稱國以殺此聖人之特筆非因乎舊史者也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及蘇子盟于女栗

頃王立故也　師氏曰前王喪葬而公未嘗會後王新立而公未嘗朝乃及天王之大夫而與之盟其蔑視天王不知臣子之分甚矣家氏曰蘇子周卿是也今來盟于魯王命也而不書王使公及之盟而不書公及為天王諱過亦為魯諱惡也諸侯盟于王庭旅盟也天子上公出盟諸侯涖之而不與之偕盟也此乃盟分之所係未聞王遣使出盟諸侯者也今頃王即位諸侯莫有朝京師者王命蘇子來盟文公達知事君之道當躬拜王命之辱辭不敢盟朝于京師而請職焉可也今及蘇子盟于女栗不共甚矣或疑蘇子外交恐不然外交者如祭伯來是也何以盟為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九年夏楚侵陳克壺丘以其服於晉也秋楚公子朱自東夷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茷陳懼乃及楚平冬是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〻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為之弱乎何必使誘我〻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公為右盂鄭伯為左盂期思公復遂為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為左司馬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抶其僕以徇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毋縱詭隨以謹罔極是亦非辟彊也敢愛死以亂官乎　師氏曰狄侵宋諸侯不能救楚又與蔡次于厥貉以伺之將觀宋之弊而乘之也胡氏曰當是時陳鄭宋皆從楚矣獨書蔡侯何哉鄭失三大夫俟救而不及陳獲公子茷而懼宋方有狄難蓋有不得已者蔡無四境之虞則是得已而已志在從夷矣故削三國書蔡侯見其棄諸夏之惡也高郵孫氏曰厥貉之次遂稱楚子明年伐麇又以爵書蓋自是與中國等矣楚夷狄而中國與之等則夷狄益強而中國之衰益甚矣家氏曰前日越椒之來諸儒謂春秋褒其來聘魯進之而書爵今厥貉之會麇之伐皆以楚子書亦謂進之而書爵可乎凡書楚子皆辯分也彼僭號為王憑陵中夏春秋懼其擬於王也故自孟以後多書楚子所以削其僭名而辯夷夏之分奚其為進乎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
厥貉之會麇子逃歸至是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師
于防渚潘崇復伐麇至于鍚穴　許氏曰楚侵伐書
爵始此中國日替矣陳氏曰自是楚師必圍滅也而
後貶人之家氏曰麇微國也猶恥從孟諸之田宋先
代之後逈與鄭伯分左右孟夙駕載燧而不以為恥
由是言之楚之伐麇麇之榮也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謀諸侯之從於楚者　師氏曰主盟於中國者政刑
不修而霸業不振則夷狄窺伺欲有所肆焉今晉靈

紹文襄再世之業威令不行政刑不立大夫擅盟會
內不能令諸侯外不能服夷狄是以諸侯背中國而
從楚晉之大夫不自知其弊由己作猶出會諸侯之
大夫以謀治從楚者此郤缺所以會彭生于承筐也
家氏曰楚伐麇叔彭生會晉此事而觀見聖人意矣
楚商次于厥貉宋陳鄭望風款附麇獨逃之春秋書
楚子伐麇褒麇也晉郤缺為會于承筐諸侯之大夫
莫有至者魯獨遣彭生如會不以蠻夷盛強而替於
從晉春秋書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亦褒魯也此
不待褒貶而見者也其後諸侯再合卒藉魯之力夫

楚非服強晉非卒弱也使趙盾能於此時稟王命合
諸侯討二國楚豈不知所懼乎彼次厥貉而三國奔
走聽命盾坐視不顧迺徐遣郤缺為此會具文應敵
而諸侯自是散矣
秋曹伯來朝
即位而來見也
公子遂如宋
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因賀楚師之
不害也
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鄭瞞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
御莊叔緜房甥為右富父終甥駟乘冬十月甲午敗狄
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摏其喉以戈殺之埋其
首於子駒之門以命宣伯初宋武公之世鄭瞞伐宋
司馬皇父帥師禦之敗狄于長丘獲長狄緣斯晉之
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鄭瞞伐齊
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衛
人獲其季弟簡如鄭瞞由是遂亡　高郵孫氏曰齊
與魯相比之國也狄既侵齊而復加兵於魯叔孫得
臣追而敗之不言帥師將尊師少也高氏曰春秋書

敗狄者四皆不書戰不待戰而敗之善中國之勝也
善中國之勝者不與夷狄之抗中國也師氏曰戎狄
之犯中國非彼自能强盛也實由中國衰微有以養
之耳書叔孫得臣敗狄所以著天下無不畏人之戎
狄將愢晉靈不能紹霸業責其無攘夷狄之功焉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奔

十一年郕太子朱儒自安於夫鍾國人弗徇至是郕
伯卒郕人立君太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公與諸侯
逆之　高郵孫氏曰春秋之法諸侯失地則名郕伯
來奔獨不書名若郕伯父死不葬以此來奔而春秋

爲魯以諸侯逆之而書爲郕伯則是與其能叛也何
以示勸戒乎泰山孫氏曰諸侯播越失地皆名者非
自失國也　莊公八年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自是入齊爲附庸此又來奔齊所偪爾故不名

杞伯來朝

始朝公也且請絶叔姬而無絶昏公許之此左氏之
說蓋成八年脫簡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趙氏曰時君之女故曰子以別非先君之女也薛氏
曰其卒何公主其喪也國君喪未昏之女非禮也

夏楚人圍巢

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爲令尹群舒叛楚夏子孔執
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　師氏曰楚來聘而書子傷
中國微者夷狄盛也今圍巢而[illegible]人之罪其日爲已
甚也

秋滕子來朝

始朝公也

秦伯使術來聘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晋襄仲辭玉曰君不
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

君敢辭玉對曰不腆獘器不足辭之三辭賓對曰寡
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獘器以
爲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
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
賄之　高郵孫氏曰術言氏未氏者也謝氏曰秦康
公始遣使來修聘故與中國同辭

冬十有二月戊午晋人秦人戰于河曲

秦爲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晋取羈馬晋人禦之趙
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郤缺將上軍臾駢佐之欒盾
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臾

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
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史
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
之婿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史駢之
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璧祈戰于河
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
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
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
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
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慭也明日

請相見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
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
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于險無勇也乃止秦師
夜遁復侵晉入瑕　胡氏曰秦伯親將晉上卿趙盾
禦之其將人何為令狐之役故也秦納不正逆非積
怨晉不詘秦潛師禦之是以暴兵連禍至此極也張
氏曰不書及盖言二國曲直之無相兩而釁兵殘民
其罪均也不書敗績秦伯伐晉而趙盾帥師禦之欲
持秦敝而趙穿沮其謀秦師遂遁無勝敗也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張氏曰所謂莒魯爭鄆蓋始于此前此莒未嘗與魯
有爭且未嘗有事于鄆今行父首帥師城二邑以啟
爭端魯自此與莒為仇而爭由鄆始書帥師城罪行
父也家氏曰魯之患不在莒而魯人每詳于備莒者
睥睨弱小以為侵漁之計耳城一邑已為勞民今一
朝城二邑其勞甚矣高氏曰春秋書城二十九而帥
師城之者二此及哀三年城啟陽是也必帥師者畏
也畏非城之道也夫勞民而城且不可況帥師以出
乎

春秋經傳闕疑卷之二十

新安後學鄭玉纂集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邾子蘧蒢卒

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太室屋壞

穀梁氏曰太室猶世室也周公曰太廟伯禽曰太室群公曰宮爲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左氏曰太室屋壞書不共也公羊氏曰譏久不修也常山劉氏曰觀春秋之中文公事宗廟最為不謹遂有太室屋壞之變天人之際可不畏哉胡氏曰不雨凡七月而先君之廟壞不恭甚矣師氏曰后世有太廟室壞而大臣不以爲異且謂之適會不可妨辛東郡誠春秋之罪人也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

高郵孫氏曰沓之會公已去魯而未至乎晉也謝氏曰衛侯來會故書會公

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高氏曰公朝晉而請盟故書公及

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冬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鴈季文子曰寡君未免于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鄭伯拜公荅拜　高郵孫氏曰棐之會公已及晉而未至于魯經書還自晉者所以見公會鄭伯于道也家氏曰魯望國也諸夏所視儀而聽倡者也方楚人爲厥貉之次宋鄭陳皆背晉而即楚獨魯使叔彭生會郤缺于承筐魯可謂知所從矣今文公復如晉及晉侯盟于是衛侯于其往而會之于沓鄭伯及其還而會之于棐俱以魯爲介而求成于晉彼非有懼于晉也魯君介然不忘鄭夷而有以感其羞惡之心也是時晉已失諸侯因叔仲之往會魯君之特盟而諸侯散

考復合盟乎遂會于新城魯爲偈也高氏曰鄭衛合
晉而從楚豈得已哉强弱之勢不敵滅亡之禍可待
姑爲一時之計爾而晉未之察季文子相魯侯爲之
請成以紓兩國之禍春和善和難故詳志之且見公
一出而二國附如此惜乎其自怠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
故惠伯伐邾　高氏曰邾人特以使人不敬遂興兵
以伐人之國則已甚焉邾人來也不敢近我止伐南

鄙而已魯之報也徑伐其國則又甚焉家氏曰魯以
七年伐邾取須句邾人不能報至是思與南鄙之師
傳謂魯人弔喪不敬邾以是來討彼小國者敢責禮
于大國亦修怨耳春秋悉書所以交致其責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
驟施于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于公有司以繼之夏
五月昭公卒舍即位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
于新城

從于楚者服且謀邾也　鄭氏曰新城之盟晉爲盟
主大夫不可先諸侯故晉趙盾叙曹伯下穀梁氏曰
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程子曰諸侯始會議合而後
盟、者志同故書同、懼楚也劉氏曰志諸侯同欲
非然之也而宋公陳侯鄭伯在焉則知楚次厥貉三
國離從哉有弗獲已者制而不書蓋恕之也蔡不與
盟果有背華即夷之實矣夷狄晉楚行事未有以大
相遠而春秋予奪如此者以楚僭王若與同好陵蔑
中華是將使宗周爲共主君臣之義滅矣可不謹乎
薛氏曰踐土之會十九年矣晉上穀再合諸侯而功

不競離晉潰洩而不救江之滅九年楚復伐鄭故諸
侯懼而同此盟晉侯怠而大夫主之宜其不能振也
陳氏曰何以志之盟不序諸侯此其復序何諸侯之
志也晉救江無功救鄭無功與秦再戰而楚浸强交
騁于中國許蔡次厥貉矣而晉遂不競于是公親晉
衛侯來會公還自晉鄭伯來會諸夏之懼甚矣汲、
于晉而爲此盟如之何勿序也以諸夏汲、于晉也
而後以趙盾主是盟書曰同盟同衆辭也自此以來
未之有也則不與晉以主是盟之辭也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周內史所謂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
穀梁氏曰孛之為言猶茀也高郵孫氏曰星孛之異
經書之者三而皆曰有者不宜有之辭且不知其孛
者何星屬所不知也胡氏曰孛者惡氣所生亂不
明之象也入于北斗者斗有環域天之三辰綱紀星
也宋先代之後齊晉天子方伯中國紀綱相群妖孛
隨其所感先事而著後三年宋弒昭公又二年齊弒
懿公又二年晉弒靈公此三君者皆違道失德而死
于亂符所謂之言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
公至自會
高氏曰晉人因新城之盟遂以諸侯之兵納捷菑而
此先致公者見諸侯皆使卿行也自是公出皆致矣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
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
納捷菑于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辭順而
弗從不祥乃還　高氏曰捷菑爲人之子去君父而
奔他國又欲藉它國之兵以歸篡其兄罪不容誅故
不繫之邾也納者不當納之辭胡氏曰在易同人之
九四曰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

吉則困而反則也其趙盾之謂矣聖人以改過爲大
過而不改將文過以遂非則有怙終之刑過而能悔
不貳以遠罪則有遷善之美其曰弗克納見私欲不
行可以爲難矣然則何以稱人大夫而置諸侯非也
聞義能徙故爲之諱內以諱爲取外以諱爲善高郵
孫氏曰春秋之義可責者責之不可責者不責之春
秋納諸侯者多書其君與其臣之帥師也公伐齊
納子糾楚子圍陳納頓子于頓齊高偃帥師納北燕
伯于陽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不書其君
即書其臣未有貶之曰人者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
納非其君則直也然而不書其君則曰人者貶以晉
人知捷菑之不可納畏義而反不敢以兵加邾焉為
可責而責之與用兵者多矣齊桓之師則貶之納君
者多矣晉弗克納則貶之可責者然後責之也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穆伯之從己氏也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于莒而
求復文伯以爲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
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
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
爲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　穀梁

氏曰奔大夫不言卒而言卒何也為受其喪不可不
卒也其地于外也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弒舍而讓元元曰爾求之久
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為之齊
人定懿公使來告難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為政也
終不曰公曰夫己氏　穀梁氏曰舍未踰年其曰君
何也成舍之為君所以重商人之弒也　愚按州吁
商人皆弒君之罪州吁則削其屬籍不書公子商人
則存其屬籍書公子者聖人豈無意哉蓋削其屬籍

使人有所畏而不敢為決天下之防是禍也存其屬
籍使人有所感而不忍欲天下之無是禍也不削之
于前則無以扶亂臣賊子篡弒之萌不存之于後則
無以啟天下後世悔悟之念春秋多變例非聖人孰
能修之
宋子哀來奔
宋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
左氏曰書宋子哀來奔貴之也高郵孫氏曰春秋出
奔之大夫未有以字書者而子哀之奔特書其字者
之于經明年宋弒其君而左氏以為不義宋公而出

然則子哀見其國之將亂不忍食其祿而無救其禍
於是遠而去之春秋以為得去就之分故賢而字之
也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　高氏
曰商人弒其君而因其母又怨單伯之來請因謂單
伯以淫子叔姬而併執之春秋而書齊人執者不可
及也不可及者所以明單伯子叔姬之無是事也別
而言之若二事焉所以重齊人之罪也明年書單伯
來自齊又書齊人來歸子叔姬則知齊人執之誣者

也然聖人不直書商人執而以齊人執之為辭何也
商人罪惡已著矣齊人不能討弒君之賊俱北面而
事之又聽執其君母而加污辱之名則實惡之罪均
不可赦故兩書齊人所以窮逆賊之黨與而治之也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為單伯與子叔姬故也　張氏曰魯不能聞賊明致
刑以義討齊而反因晉以求于齊行父為大夫不能
請討弒君之賊晉為盟主不能奉天討于商人皆罪
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宋華耦來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于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于亞旅魯人以爲敏　穀梁氏曰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家氏曰春秋書宋司馬華孫來盟言不以君命至也謝氏曰華孫妄暴君之則食汙君之祀進無直諫之忠退無潔身之義姦邪同黨爲昭公以國事來盟書華孫貶之也書司馬著其失職也華氏孫名左氏以爲字誤矣

夏曹伯來朝

劉氏捷樹曰周禮大行人之職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　愚按春秋書此以疑齊人伐曹入郛之文且爲不能以禮自守而要說于人以招禍亂者之戒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齊人或爲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置諸堂阜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爲請立于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葬視共仲聲已不視帷堂而哭襄仲欲勿哭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絕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于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　許氏曰以敖之醜奔而錄卒錄其喪歸春秋爲之屢見于經者與文伯惠叔之哀誠與已也易曰有子考无咎書曰爾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敦聖人以敖著教焉張氏曰趙鞅之誓師曰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與公孫敖之葬亂孝子慈孫所不能改者與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單伯至自齊

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　高氏曰內大夫爲他國所執而見釋者皆書其至以見執非其罪且然之書則其歸不得不著也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　許氏曰言伐言入甚之也師氏曰以蔡從楚背中國而郤缺伐國天下之罪人主盟者從而問罪是有辭以伐之似矣然不會諸侯而獨以大夫往則是主盟之事不惟晉自擅行又且專行于晉之大夫此皆晉靈不能紹霸而政在大夫之過也陳氏曰自伐書陽處父入書郤缺使書趙穿由是凡伐書大夫肆大夫自爲戰

書大夫甚者大夫與君戰亦書大夫是經之變文也
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冬十有一月諸侯盟
于扈
秋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冬十有一月晉
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
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
有齊難是以公不會　陳氏曰此晉侯宋公衛侯蔡
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也曷為不序散辭也新城之
盟不可以不序徒以諸夏之志焉耳而晉侯不出于
是楚伯成而項王崩莫不見于春秋諸侯無復紀其

矣故終靈公之篇凡合諸侯皆散辭家氏曰齊商人
弒其君舍其君之母晉人討之師直辭壯何患不克
令以討君諸侯以賂辭冥成由晉靈幼弱不君趙盾
怙權自私尊其君以開晉靈豈知為此乎春秋于是
不書晉會諸侯于扈而書諸侯盟于扈削晉爵而同
之於諸侯其賤晉也大矣師氏曰不序諸侯以諸侯
之所為不足序而主盟者不足以令諸侯也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高氏曰晉會諸侯盟于扈受齊賂而不伐齊故齊人
自歸子叔姬以解諸侯之意凡內女見黜皆書其歸

罪在姬也此書齊人來歸者罪在齊人也宋氏曰書
齊人執子叔姬齊人歸子叔姬閔姬而病魯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
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己則無禮而討于
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以順天、之道也己則反
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　高氏曰諸侯為扈之會
不能討齊商人弒君之賊又受其賂而還是成商人之
為君也故自此遂書齊侯以罪諸侯之會于扈者謝
氏曰書伐書入罪之也書遂者甚也陳氏曰一役而

再有事不甚書也甚書也則以遂言之兵事言遂
甚天下之大故也與其言遂何齊雖欲夏盟也許氏
曰會主禮于晉而見從弗收書修好于魯而被伐其
故此仁義之所以日壞而兵革之所以方興也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
不肯曰請俟君閒　高氏曰以行父嘗齊侯盟齊侯
亦肯與盟也而曰弗及者恥也內辭也謝氏曰陽穀
之會文公遣大夫出盟大國至使失歡于齊將以綏
國而反以危國書弗及盟危之也危之者文公之倦

政也家氏曰春秋備書行父襄仲如齊如晉請援乞
盟辭繁而不厭者哀魯國之無人坐視逆爾恐陵莫
如之何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疾也　程氏學曰古者頒告朔于邦國諸侯受而藏
之祖廟每月朔朝于廟告而行之然則朝廟者謂告
月也穀梁曰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為厭政已
甚矣高氏曰前此未有書不視朔者若其有疾則亦
常事不書今此特書者見公非有疾而然也張氏曰
文公自是因循不講告朔之禮以致餘公不復舉行

所以定哀之時聖人有我愛其禮之言羊存而禮廢
其必始于此矣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
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郪丘　高氏曰陽穀
之會齊侯弗及盟者晉為魯故會諸侯于扈將以伐
齊、侯賂之遂不果伐于是齊侯欲取償于魯至是
公使公子遂納賂于齊而復求盟所以得盟于郪丘
則有辭矣謝氏曰郪丘之盟齊為盟主盟以魯大夫
及齊侯者抑齊之甚也抑齊之甚者責其以賂屈魯
而盟也家氏曰齊魯皆千乘之國齊能伐魯、豈不

能抑齊況直而壯者在魯曲而老者在齊彼以其力
我以吾義吾何慊于彼而行父襄仲乞盟不得至納
賂以求盟視長勺乘丘之大夫真可以愧死矣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杜氏曰僖公夫人文公母也
毀泉臺
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秋八月辛未聲
姜薨毀泉臺　公羊曰毀泉臺何以書譏何譏爾築
之譏毀之譏先祖為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謝
氏曰上之所為下之所效國君舉動不可以不慎也

物之不足疑惜之不足信者明君未嘗也與之無利
于民廢之無益于民者明君弗為也故災變妖象之
來不以邪說亂其心不以異猜之心貳其聽又身修
德以應之而已魯人以蛇出泉宮夫人繼殁由是惡
泉臺而毀之惑之大者也書毀泉臺罪其不明也
愚謂魯因蛇妖毀泉臺以惑衆國有罪矣苟不因蛇
妖而毀之亦徒勞百姓之力彰先祖之過而已何益
于政治哉公羊之論蓋得之矣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

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庸人帥群蠻以叛楚麇人帥
百濮聚于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啟楚人謀
徙于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
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次
于句澨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揚
窓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群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
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
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
遇七遇皆北唯裨鯈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
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分爲二隊子

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
從楚子盟遂滅庸　張氏曰庸率群蠻以叛楚、
一畏從則無以保其國矣然楚變待叛亦剋服之而
已夷人宗社豈王法之所容乎家氏曰秦人不以成
周建國自重僭于僭號之夷楚與之連兵伐國異乎
小國之黨從于楚者矣自是春秋始狄秦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宋公子鮑禮于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
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于六卿之
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公子

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
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爲右師公孫
友爲左師華耦爲司馬鱗矔爲司徒蕩意諸爲司城
公子朝爲司寇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請使意
諸爲之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棄官則
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紓死焉雖亡子猶不亡族
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
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
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爲人君而又爲人臣不如
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

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冬十有一月甲寅宋昭
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
諸死之文公卽位使母弟須爲司城華耦卒而使蕩
虺爲司馬　胡氏曰此襄夫人使甸殺之也而書宋
人者昭公無道國人之所欲弑也君無道而弑之可
乎諸侯教其大夫雖當其罪若不歸諸司寇猶有專
殺之嫌以爲不臣矣況于北面歸戴奉之以爲君也
昭公無道聖人以弑君之罪歸之宋人者以明三綱
人道之大倫君臣之義不可廢也然則有土之君可
以肆于民上而無誅乎諸侯無道天子方伯在爲臣

子國人其何居死于其職而明于去就捉處之義斯
可矣蕩甚諸亦死職春秋削之不得班于孔父仇牧
荀息何也二子閑其君而見殺春秋之所取也意諸
知國人將弑其君而不槃止知昭公之將見殺而不
能正坐待其及而死之所謂匹夫匹婦自經于溝瀆
而莫知之也奚得與死于其職者比乎聖人所以猶
取高哀之去而書字以褒之也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
弑君猶立文公而還　程子曰行天討而成其亂失

天職也故不稱之謝氏曰伐宋討逆之師也逆亂未
治乃立公子鮑而還師莫大于行義、莫大于討逆
將以行義討逆而其終反成宋亂故大夫皆貶稱人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　家氏曰魯
當討齊者也晉不能討齊反出受逆商之侮盟其注
以為未厭復伐之而盟其身齊之无道亦極矣魯之
不振亦甚矣嗟夫商殺而日茲强魯文不而日益衰
遲與宗皆將死之證而商又惡之於與冝其及于難

諸侯會于扈
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
齊難故也于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為貳于楚也鄭子
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晉鞏朔行成于鄭
趙穿公壻池為質焉冬十月鄭太子夷石楚為質于
晉　家氏曰兩扈之盟諸侯不序春秋所以罰晉與
而著其黨逆之罪也齊商人弑其君舍而會于扈曰
將以討之卒之取賂而止今宋弑君杵臼復合四國之
大夫曰將以討之既而立鮑而還鮑既立矣位既定
矣乃復為會于扈、之山川鬼神亦將為之切齒況

于在會之諸侯乎故春秋特削其爵書曰諸侯會于
扈或曰桓二年宋督弑其君齊晉陳鄭為會于稷春
秋書曰以成宋亂今晉人兩扈之會視稷無以相遠
春秋不書成齊亂成宋亂何哉曰昔之弑覇事未熟
齊晉陳鄭相率而往共獎纂賊也故春秋書成亂並
青在會之人也今晉主夏盟商與鮑俊先弑君皆納
賂而無討更要諸纂之諸侯共定纂賊之位罪浮于
稷故春秋削爵以示討與其事雖同而書法異也胡
氏曰大夫無沐浴之請刑賊而稱人諸侯無討賊之
功削爵而不序不然是廢君臣之義人欲肆而天理

滅矣
秋公至自穀冬公子遂如齊
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
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
必死　師氏曰既以弟行而及之盟其畢遂不爲不
至既盟之後方抗國挑駕不望齊侯遣使來辭乃使
公子遂如齊朝聘以謝之公之所爲卑于屈辱也此
何以君魯哉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齊侯戎師期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公聞之卜曰
尚無及期惠伯令龜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
疾也君亦不聞令龜有咎二月丁丑公薨　高郵孫
氏曰人君之薨必于路寢非路寢者皆不正也其曰
臺下蓋又甚焉朱子曰一毫不正則有累于其生故
春秋書公薨必謹其地學者要當知古人所以嚴終
如此
秦伯罃卒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
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

五月公遊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歜以扑抶職、怒歜
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抶女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
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弒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
行齊人立公子元　高氏曰春秋之法弒君之賊以
弒君討之則以賊書商人弒君自立至于五年罪加
討賊之辭而不稱齊人弒其君者齊人皆不討賊皆比
而事之逆令商人卑行無道而歜職乃自以私
殺之故以弒君之罪歸之齊人以誅亂賊之黨且見
齊與臣子而商人特逆爲君也既君之復弒之則代
篡代立相弒之禍何時而已故竝皆植篡弒自立罪、
人不沒其罪然亦從而君之所以明君臣之大義定
萬世之法然但不出弒君之名以著商人有以致之
也　胡氏曰刖邴歜之父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
職驂乘二人者實弒懿公于法宜書曰盜而特變其
詞以爲齊人何也亂臣賊子之動于惡必有利其所
爲而與之者人人不利其所爲而莫之與則孤危獨
立無以濟其惡篡弒之謀熄矣齊人貪公子一時之
私施不顧君臣萬世之大倫弒其國君則醜而以爲
之臣而不能討弒其君者則拱手以聽其所爲而不
能救故于懿公見殺特不書盜反以弒君之罪歸諸

齊人所謂拔本塞源懲禍亂之所由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文公二妃敬
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
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
立而欲親魯許之　胡氏曰使舉上客將稱元帥此
春秋立文之常例也其有史文書介副者欲以起問
者見事情也子赤夫人之子今卒于弒不著其實是
爲國諱惡無以傳信于將來而春秋之大義隱矣故
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夫人歸于齊中曰子卒則見禍
亂邪謀發于奉使之日而公子遂弒其君之罪著矣
冬十月子卒
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仲以君命召惠伯其
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
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
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
仲氏　陳氏曰惡位未定則其稱子卒何成之爲在
喪之君也凡君在喪但稱子猶未葬也則稱子某子
是公子遂殺惡而立宣公故成之爲在喪之君以弒

罪、宣公也胡氏曰子卒何以不曰遇弒不忍言也
既葬不名不名而遇弒者不日以見其弒子赤是也
張氏曰叔彭生身爲大臣既無以拯救文公又不能
知公子遂之邪謀有公冉務人之忠言而不能用其
心就死無一毫扶持之實沒而不書有以也哉
夫人姜氏歸于齊
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
哭魯人謂之哀姜　胡氏曰書夫人則知其正書姜
氏則知其非見絕于先君書歸于齊則知無罪異于
孫于邾者而魯國臣子殺嫡立庶欲亂宣公不能事
主君存嫡母其罪不書而並見矣家氏曰是時風教
大壞亂賊披猖齊人弒其君舍而歸叔姬于魯、人
弒其君赤而歸姜氏于齊弒君出母茂先一轍王綱
解紐霸政掃地莫有聲其罪而討之者吾意聖人把
筆至此重爲三嘆云
季孫行父如齊
許氏曰文子之行告宣公立也前乎子卒書如齊後
乎子卒書如齊齊與門乎故也所以惡齊也高氏曰
按左傳宣十八年公薨季孫行父言于朝曰使我殺
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則知行父實與公子遂同

弑子惡而立宣公故夫人姜氏歸于齊而行父還如齊而惡實齊之甥恐齊人聽夫人之訴而來討于是議納賂以謀平而此見魯國臣子之罪皆不可勝誅也

莒弑其君庶其

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于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于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以處事、以度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器為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而不度于善而皆在于凶德是以去之　公羊氏曰稱國以弑者衆弑

君之辭家氏曰莒夷也商臣之弑聖人不以其夷國而逆畧之莒雖小邦諸夏也使紀公之死世子預聞春秋書法當視商臣必無稱國以弑之理當從公羊之說

春秋經傳闕疑卷之二十一

春秋經傳闕疑卷之二十二

新安後學鄭玉纂集

宣公

公名倭一名接又作委文公之子匡王五年即位謚法善問周達曰宣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高氏曰宣公受弒賊之立而不復討賊是與聞乎故此不天無王之甚者而書春王正月公即位者以天道王法正其自即位之罪也

公子遂如齊逆女

劉氏曰魯秉周禮喪未終年遣卿逆女何主乎太子赤齊出也仲遂殺子赤及其母弟而立宣公懼乎見討故結婚于齊爲自安計越典禮以逆之如是其亟而不顧者必敬嬴仲遂請齊立接之始謀也高氏曰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公子遂蓋公族之尊者尤不可也家氏曰書即位書逆女書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書齊人取濟西田著魯人結齊之援以弒其君著齊人黨魯之篡俾弒其君蓋引王法以治齊魯之罪二國均有討也嗟夫如齊稟命而歸弒其君者公子遂也如齊逆女亦公子遂也如齊割地以賂者

亦公子遂也春秋備書以見請婚割地弒君篡國始終其事者此一賊之所爲誅齊也治魯也誅襄仲也治宣公也學者備觀前後書法而識春秋之旨所謂不加誅責而義自見者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公羊曰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陳氏曰夫人婦姜氏有姑之辭也君妾姑也則不書氏是故有成風則出姜不氏有敬嬴則穆姜不氏所以別嫡姑也張氏曰凡稱婦者其詞雖同立義則異逆婦姜于齊爲文公也以婦姜至自齊責敬嬴也敬嬴娶妻私事襄仲以其子屬之欲世適兄弟出主君夫人援成風故事弟以子貴爲國君母新爲在喪服之中請婚納幣而其罪隱而未見也故因夫人至特稱婦姜以顯之此乃春秋推見至隱者妾母當國用事爲後世鑒也高氏曰不直書夫人婦姜至自齊而稱遂以者明公子遂不當以夫人婦也婚禮莫重于親迎豈容他人得以將之哉家氏曰此一齊也受人之出母而與之以妻此一魯也棄母于齊而娶齊女以爲之婦絕滅天理敗亂倫敘遂使周公太公之國介爲夷狄禽獸之歸此春秋中乎魯國一大變也是

以聖人於文宣之際特書屢書十見之經誅魯之君
臣而必及于齊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　高氏曰公既婚其然後
季文子如齊納賂請列于會蓋春秋時凡國君不以
其道立篡得一與于諸侯之會則他國不得復討其
罪所以季文子不憚自行者欲假大國之權以定宣
公之位也昔人稱季文子三思而後行今當魯國襲
禍之際而舉動乖錯如此要在其思三思我是必思
之過者而方寸亂矣歟孔子曰再斯可矣蓋譏之也

胡氏曰經有不待傳而著者凡事以觀斯許矣下書
公會齊侯于平州則知此會行父請之也又書齊人
取濟西田則知其請以賂也雖微傳其事著矣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胥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而立胥克先辛奔
齊　胡氏曰秦晉戰于河曲趙挽臾駢之謀者趙穿也
若討其不用命則當以穿為首止治軍門之呼皆服
可也而獨放胥甲父則以趙盾當國穿其族子而盾
庇之也桃園之罪其志因形于此矣謝氏曰放屏棄
之辭放驩兜于崇山是也誅罰王之事也諸侯擅命
其江專殺大夫其次專放大夫書放胥甲父罪之也
古者大臣有罪放之然退之也者擯之不使得為民
病也衛晉之鄰也以甲父不忠于晉而放之于衛是
以晉之禍移于鄰國也書放胥甲父于衛著其失也
劉氏意林曰仮晉之君臣因胥甲父之言推而廣之
修己而不責人薛國將來服矣患秦哉不取政之不
修而咎戰之不勝不思德之不仁而怨民之不為用
不責己之不中義而疾人之為謀不忠奉有用此而
保其國者之

公會齊侯于平州

會于平州以定公位　胡氏曰春秋以來弒君篡國
者已列于諸侯之會則不復致討夫纂弒之賊殺滅
天理無所容于天地之間身無存殁時無古今其罪
不滑故也以列于會而不復討是率中國為夷狄率
人類為禽獸此仲尼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也然欲定
其位者魯宣公且及齊而曰會者討賊之法也凡
討亂臣賊子必深絕其黨而後為惡者孤矣

公子遂如齊

東門襄仲如齊拜成　高氏曰齊惠公新遭弒逆之
變而助成殺嫡之謀不念出姜之戚而繼為昏婚之

好貪取濟西之賂而遂定簒者之位廢君臣兄弟夫
婦之義是謂以亂濟亂者也胡氏曰遂及行父一再
見于經矣如齊拜成雖削之可也又再書于策者于
以著其始終成跣簒立之謀以戒後世人臣或內交
宮禁以固其寵或外結藩鎮以為之援至于殺生廢
置皆出其手而人主不悟者其慮深矣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為立公故以賂齊也　程子曰宣公不義得國賂齊
以求助齊受之以物不義故書取不義不能保其土
故不云我非為彼強取故不諱胡氏曰魯人致賂以

師山書院　五

免討而書齊人取田者所以著齊罪春秋討賊之嚴
于利其為惡而助之者所以孤其黨夫齊魯鄰國盟
主之餘業也子惡弑出姜歸而宣公立不能聲罪致
討將守魯亂有與之會是利其為惡而助之也弑君
簒國人道所不容而貨賄公行免于諸侯之討則中
國存為我執人類化為禽獸其禍乃自不知以義為
利而以利之可以為利而為之也孟子為梁王極言
利國者必至于弑奪而後饜蓋得經書取田之意

秋邾子來朝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宋人之弑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又
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為魯討齊
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
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秋楚子侵
陳遂侵宋　師氏曰于楚書子著其猖盛于鄭書人
罪其從楚胡氏曰鄭伯本以宋人弑君晉不能討受
賂而還以此罪晉為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今乃附
楚以亞病中國何義乎書侵陳遂侵宋見習師旅逞
肆為侵暴非能聲宋罪而討之也况正此師為不義
然後中國之師可舉矣陳氏曰後十五年而宋楚平

師山書院　六

後十五年而晉趙武楚屈建同盟于宋諸夏之君分
為晉楚之從矣南北之勢于是始故謹書之也

晉趙盾帥師救陳

晉趙盾帥師救陳宋　胡氏曰鄭在王畿之內而附
蠻夷陳先代帝王之後而見侵逼此門庭之寇利用
禦之者也晉能救陳則存諸夏攘夷狄之師故特褒
而書救傳稱師救陳宋經不書宋此非闕文乃聖人
削之也前方以不能討宋上卿賂而歸人諸侯會而
不序今若書救宋則共刑奈矣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侯于棐林伐鄭

會于棐林以伐鄭也楚蔿賈救鄭遇于北林囚晉解
揚晉人乃還　泰山孫氏曰此晉趙盾帥師救陳致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于棐林伐鄭之經言宋公陳侯
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者不與趙盾致四國
之君也高氏曰夫征伐自天子出非諸侯可得而專
也諸侯專之尤不可況大夫乎自隱桓以來諸侯與
大小皆專而行之及宣成而下大夫無內外皆專而
行之棐林之會天下之事中國之政皆在趙盾矣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晉欲求成于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

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　薛氏曰崇秦之與
國也河曲之戰七年于此秦未嘗出越險阻以攻其
與國致明年之伐耳胡氏曰晉欲求成于秦不以大
義動之而伐其與國則爲譎已甚比諸伐楚以救江
異矣而傳謂設此謀者趙穿也意者趙穿已有逆心
欲得兵權託于伐國以用其衆乎不然何謀之迂而
當國者亦不裁正而從之也

晉人宋人伐鄭

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于是晉侯侈趙宣子爲政
驟諫而不入故不競于楚　張氏曰晉受宋賂不討

大討鄭以是表中國而晉人復與宋伐之不能鄭反
致明年之敗家氏曰今年秋諸侯會伐鄭春秋譏之
今晉及宋復伐鄭春秋人之何哉宋負弑君之大惡
不能討而楚討之爲趙盾者當內知有愧乃受宋弑
賊以伐鄭春秋是以有貶蓋鄭可伐也爲宋而伐鄭
則不可也故伐鄭則書之爲宋而伐鄭則人之此一
事而有先後褒貶之異者也胡氏曰以訖書伐者若
曰聲罪致討而已有衆則何以伐人

二月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
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
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
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狂狡輅鄭人鄭人
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
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
爲政與入鄭師故敗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
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　張
氏曰宋以弑君致寇而不服罪故書宋及鄭曰華元
爲志乎此戰也胡氏曰此明大夫雖貴與師等也故
將尊師少稱將不稱師、衆將卑稱師不稱將、尊

師衆並書于策者亦人君不可輕役大衆又重將帥
之選其義深矣陳氏曰戰未有書大夫于是書宋華
元鄭公子歸生大夫初主戰也自是戰皆書大夫戰
不書大夫者異也異與大夫也

秦師伐晉

以報崇也逆闘焦　胡氏曰晉用大師于崇乃趙穿
私意而無名也故書侵秦人為是興師而報晉則問
其無名之罪也故書伐世豈有欲求成于敵國而侵
其所與可濟成者乎穿之情見矣宣子當國其無遺
策獨肯于此其疾從之也而盾之情亦見矣春秋筆

削因事必有以也一侵一伐而不書國焦所以誅晉
卿上侵之意其所由來者漸矣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
之役楚闘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
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
疾乃去之　胡氏曰師之老壯在曲直晉主夏盟盾
既當國合諸侯之師何畏乎楚何避乎闘椒然力非
不足而去之者以理曲也故卿不氏而稱人師書侵
而不言伐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皋

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
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
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
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而溜
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
無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
豈惟群臣賴之又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
過也君能補過袞不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

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
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
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
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
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
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闘且出
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
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
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
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倒戟以禦

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
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于桃園宣子
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
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
誰宣子曰烏乎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孔
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
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
臀于周而立之壬申朝于武宮　愚按經但書弑初
無不討賊之文自左氏說為孔子之言二傳從而和
之趙盾弑君之情始掩而諸儒議論之辭起矣今去

師山書院　十一

之千載以其事實考之趙盾弑君之情尚可見也晉
靈公欲殺趙盾、乃謀弑靈公遂使趙穿攻于桃園
者情也謀既定則出奔以待其舉事既遂則復國以
成其亂者情也盾蓋主謀穿特使之耳故太史書曰
趙盾弑其君誅首惡也盾以其非親弑可以自發欲
爭以為免于是史狐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
討賊非子而誰所以為之辭而證其主謀乎弑也況
趙盾反國非惟不能討賊既聞狐語之後又使趙穿
逆公子黑臀而立之情跡益彰露矣左氏但泥其不
越境不討賊之辭而不察其非子而誰之語故謂狐

直以盾不討賊而加以弑君之罪又從而託為孔子
之說惜其不能越境以免二傳從之而姦臣賊子之
情跡始得以自歸而幸免矣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
望葬匡王

胡氏曰四月而葬王室不君其禮畧也微者往會魯
侯不臣其慢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

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

師山書院　十二

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
德也遠方圖物貢九貢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
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
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
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
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
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
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高氏曰僖二
十二年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使雜居中國而
天子置之不問至是楚子興兵來故稱伐以見中國

之不自正也師氏曰楚居南而陸渾在北今以楚望北長驅來自南土歸亘數千里以伐陸渾之戎其實視中國猶行天下也可見矣楚子當爵益著其強盛甚于五年以齊中國之諸侯也薛氏曰戎狄相攻此何以書為逼京師也戎居王畿之內天子諸侯不能斥使相攻以震王室春秋之所懼也胡氏曰陸渾在王都之側戎夏雜處族類之不分也楚又至洛觀兵于周羅問鼎之大小輕重焉故特書于策以謹華夷之辨禁猾夏之階

夏楚人侵鄭

春晉侯伐鄭及郔鄭及晉平士會入盟夏楚人侵鄭

鄭即晉故也　胡氏曰晉侯伐鄭、及晉平而經不書者仲尼削之也鄭本以晉靈不君取賂釋賊為不足與似也而往從楚菲矣今晉成公初立背儲竊而歸諸夏則是反之正也春秋書楚人侵鄭者與鄭伯之能反正也故獨著楚人侵掠諸夏之罪而鄭庶免侵于楚則及晉平可知矣

秋赤狄侵齊

孔氏疏云謂之赤狄白狄者俗尚赤衣白衣也

宋師圍曹

文十八年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馬子伯之館遂出武穆之族使公孫師為司城公子朝卒使樂呂為司寇以靖國人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至是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　胡氏曰宋文公即位尽逐武穆之族二族以曹師伐宋然不書于經者二族以見逐而來奔非討罪也及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而經書之者端本清源之意也武穆二族與曹之師奚為來于宋哉不能反躬自治時窮兵以報之兵革何時而息也宋雖有不戢之罪莫

之治也故書法如此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師氏曰鄭莒戰爭于經無見焉公及齊侯以平之則其戰爭可知矣高氏曰及齊侯者以公為主及郯者以莒為主公既無以濟莒復書郯伯姬來歸則郯亦不能固其好也張氏曰以宣公而平二小國君出于公不必假齊一言而彼已服今挾齊為重而莒曲不肯伐莒而齊不與復取向以自益春秋深以著宣公

此心之不公而終之以爲利也劉氏傳曰君子之道
猶射、者正己而後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
諸己而已矣左氏曰以亂平亂何治之有

秦伯稻卒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楚人獻黿于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
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
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
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于鼎嘗之而出公怒欲
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

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書曰鄭
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權不足也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
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將去
穆氏而舍子良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
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爲乃舍之皆爲大夫十年
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
改葬幽公諡之曰靈 陸氏微旨曰子公弑君之賊
也其惡易知子家雖其爲逆罪莫大焉書之以爲首
惡所以教天下之爲人臣者乎高氏曰春秋之作當
施于可疑而不施于所不疑宋之罪無疑也歸生成

疑乎可見故治歸生則宋罪自見非重歸生而輕宋
也以此爲防後世猶有夫身爲逆賊所制如司馬亮
沈慶之輩者樸鄉呂氏曰子公欲弑而不敢先發以
諸子家則子家必有以制其可否之勢可否之勢在
子家而輕以狗人其爲首惡宜矣陳氏曰歸生爲正
卿而宋有無君之心非歸生孰禁之于歸生乎誅先
然而弗禁則賊由歸生而已矣 愚謂凡人同惡相
濟非同有是心則不敢同謀是事惟歸生已有無君
之心故宋以無君之事謀之畜老猶憚殺之、言不
適惟事不成而及于禍爾及宋譖之于公歸生知已

不免而與之同舉是事矣觀左傳懼而從之之語則
歸生蓋與宋同弑不但不沮之而已也蓋宋之初心
尚有所疑故謀之歸生、、以爲不可則不成弑矣
歸生不但不沮之而又從之遂成此弑故春秋舍宋
之始謀而以歸生爲首惡及觀宣公十年左傳謂子
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改葬
幽公諡之曰靈則當時通鄭國之人皆以歸生爲首
惡矣又何必孔子推見至隱而後歸獄歸生哉蓋讀
左氏傳者習熟見聞而不知察耳

赤狄侵齊

秋公至自齊
高氏曰秋在齊境而公始朝之公之無故又可知矣
胡氏曰宣公以篡弑謀于齊而取國以土地賂齊而
請會以畀屈事齊而求安上不知有天王下不有方
伯惟利交是奉而可保乎家氏曰自是公五如齊春
秋皆備書之所以正齊侯黨簒受地脅斂之罪
冬楚子伐鄭
鄭未服也　張氏曰楚自去年至十年侵伐鄭者凡
五至十一年盟鄭于辰陵而鄭又徼事晉子是十二
年圍鄭入之逆服晉于邲而後鄭服楚晉人之不振

有自來矣
五年春公如齊
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
夏公至自齊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齊高固來逆女自為也　程子曰子者言是公女其
他則姊妹之類也穀梁曰諸侯之嫁子于大夫主大
夫以與之來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
稱也胡氏曰夫以鄭國褊小楚公子圍之貴驕強大
來娶于鄭子產辭而御之使館于外欲野賜之凡不
得擯有其室而宣公以魯國周公之後逼于高固請
昏其女強委禽焉而不能止惟不知以禮為守身之
幹是以得此辱也春秋詳書為後世鑒欲人之必謹
于禮以定其位不然卑與安說不近于禮矣足遠恥
辱哉
叔孫得臣卒
張氏曰不書日闕文也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冬來反馬也　胡氏曰左氏曰反馬也禮嫁女留其
送馬不敢自安及廟見成婦遣使反馬則高固親來

非禮也又禮女子有行遠父母者歲一歸寧今見逆
逾時未易歲也而叔姬亟來亦非禮也故書及書來
以著齊罪也凡婚姻常事不書而書此者則以為非
常為後世戒也
楚人伐鄭
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　家氏曰
書楚伐不書晉救者鄭歸生弒君晉當為鄭出師討
賊不當救也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陳即楚故也　胡氏曰按傳稱陳及楚平荀林父伐

陳經皆不書者以下書晉衛加兵于陳即陳及楚平
可知矣以趙盾孫免書侵鄭林父與詞可称亦可知
矣晉嘗令上軍帥師救陳又不與之遂兵伐鄭今而
鄭楚無乃于己有罪焉亦自反可也遽以兵加之則
非義矣故林父不書伐而盾免書侵以正晉人所以
主盟者非其道也
夏四月
秋八月螽
胡氏曰傳謂螽為穀災虐取于民之效也先是公伐
莒取向稅畝而如齊伐萊軍旅數起賦斂既繁民及虐

之矣夫善惡之感萌于心而災祥之應見于事宣公
不知舍惡遷善以補前行之愆而用兵不息災異數
見年穀不登國用空乏卒至于改助法而稅民益自
此始矣經于螽螟一物之灾必書于策示後世天人
感應之理不可誣當察其所感也
冬十月
楚人伐鄭取成而還杜氏曰九年十一年傳所稱厲
之役蓋在此
春秋經傳闕疑卷之二十二

春秋經傳闕疑卷之二十三
新安後學鄭玉纂集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始通且謀會晉也　陳氏曰凡書來盟自內録
也其称使則前定之盟也高氏曰此乃衛欲為晉致
魯蓋專事齊未與晉通故也宣公以不義得國以是
自疑而衛侯任其無咎故遣良夫來為此盟然而黑
壤之會公卒見辱則知是盟之無信也
夏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自伐萊
高氏曰公方欲盟將獲援晉而又屈齊侯之命與

兵以臨弱小之國此取事之道也
大旱
胡氏曰旱暵之極必有凶年言民以殘怨咨之氣感
動天變而旱災作矣其以大旱書者或不雩或雖雩
而不雨也不雩則無恤民憂國之心雩而不雨格天
之精意闕矣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六年楚人伐鄭取成而還至是鄭及晉平公子宋之
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
謀不睦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

止公于會盟于黄父公不與盟以賂免　左氏曰黑
壤之盟不書諱之也胡氏曰會而不得見不以不得
見為諱盟而不與盟不以不與盟為諱則曲不在公
而主盟會者之罪乎與于會不與于盟而公有賂焉
非主會盟者之過也則書會不書盟若黑壤是也凡
不直者臣為君隱子為父隱于以養臣子愛敬之心
而不事盟主又以賂免則不直在已矣家氏曰還左
傳是會也天始抱公臨之春秋不書者王人董會所
以光霸業也晉自新城以來君修臣事政乱于内威
衰于外成公新立政猶在趙氏乃強合四國之君以
為此會品王林下臨欺以踵桓文之盛然多見其不
知量也

八年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黄乃復

胡氏曰至黄乃復廢君命也有疾亦不可復于大夫
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未致事而死以尸將事
乃者無其上之詞其曰復事未畢也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陳氏曰不言公子蒙上文也胡氏曰有事言時祭也
公子遂也曷為書字生而賜氏俾世其官也曷為書
卒以事之變卒之也古者諸侯立家大夫卒而賜氏
其後尊礼權臣罷退貴戚而不由其道于是乎有生
賜氏其在魯則季友仲遂是也純于其卒書族以志
變法之端繹者祭之明日以賓尸也繹者可已之祭
萬舞也以其無聲也故入而遂用籥管也以其有聲
也故去而不作是皆故知不可存其邪心而不能格
也礼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然事而聞則不繹不告而
尽肯敬之哉于宗廟不繹者存始終之恩于臣子令
仲遂國卿也卒而猶繹則失襃遇大臣之礼矣東萊
呂氏曰万舞二舞之總名也干舞者武舞之別名籥
舞文舞之別名萬入去籥言文武二舞俱入以仲遂
之喪于二舞之中去其有聲者故去籥焉石氏曰昭
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叔弓卒去樂卒事以大夫之卒
而去祭樂是以所輕廢所重也有事于太廟仲遂卒
壬午猶繹以廟佐之喪而猶繹是忽所重而行所輕
也宣公之行所輕昭公之廢所重春秋譏之一也

戊子夫人嬴氏薨

胡氏曰敬嬴文公妾也何以稱夫人自成風閔季友
之獻事友而屬其子及僖公得國立以為夫人于是
乎嫡妾亂矣春秋于風氏始卒以赴之禘于太廟奉

人歸從荣淋合明召伯會葬去其姓氏不称夫人王
書而無天是也故麻又嬖私事襄仲而居宣公不待
致于太廟援例以立則從同同而無賤矣

晉師白狄伐秦

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　胡氏曰晉主夏盟糾合諸侯攘夷狄安諸夏乃其職矣秦人之怨起自侵崇其曲在晉責己可矣乃復興師動衆會戎狄以伐之猶不思偽其類于直書而賤自見家氏曰書晉師白狄而不言及者偽晉于狄亦狄晉耳

楚人滅舒蓼

楚為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　胡氏曰按詩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在周公所懲者其自相攻滅中國何與而然春秋書而不削者是時楚人疆舒蓼及滑汭盟吳越勢益疆大將為中國憂而民有被髮左衽之患矣經斯世者當以為懼而有攘郤之謀則聖人意也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冬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茀　穀梁子曰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胡安定先生曰礼平旦而葬日中而虞今言日中而葬是無備也胡氏曰喪事即遠有進無退葬不為雨止士喪礼潦車載蓑笠有國家者乃不能為雨備何也不得不可以為悦無才不可以為悦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焉而不肯為之備是儉其親也不亦薄乎

城平陽

許氏曰國有大喪始葬而又動衆城邑非特不愛民力以公為忘親矣

楚師伐陳

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春山孫氏曰公有母喪而遠朝强齊公之無哀也甚矣

夏仲孫蔑如京師

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于周王以為有礼厚賄之　胡氏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當歲首月公朝于齊夏使大夫聘于京師此皆比事可考不待貶絶而罪自見者也宣公享國九年于周纔一往聘其在齊則又再朝矣故聘覲之礼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

行思而倍畔侵陵之禍起此經書君如齊民如周之
意也
齊侯伐萊
許氏曰取北侵齊、不敢報萊不從齊而齊函伐之
畏衆強而虐微虐此可以觀惠公矣
秋取根牟
八月滕子卒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
伐陳
謝氏曰不如制楚而反、伐陳晉之失道也家氏曰

晉成之立諸夏傾觀莫其一反前人之所爲討宋晉
之弑君以風厲天下修文襄之霸業以懷來諸侯義
聲所加齊楚日當畏服今不能然惟以爭陳鄭爲當
務之急夫陳鄭負罪于去年鄭夾正以楚師日夜至
惧不克自保爲耳晉不能制楚惟欲服陳鄭夫不能
極人之急惟欲人之從已此不義之至也晉楚之爭
陳鄭十有餘年春秋晉所不與楚夷也春秋每致其
猾夏之憂晉盟主也春秋每望之以攘夷之事攘夷
所以安夏非爭諸侯也夫貪殘暴小國朝周師以求
其從我者乎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
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　東萊呂氏曰諸侯卒于國
都之外則地之雖全幸而死則書卒于師如曹伯負
芻侈王帛之好而死則書卒于會如杞伯成卒于境
外則如許男寧之卒于楚吳子遏之卒于巢于封內
則如鄭伯髡頑卒于鄵宋公佐卒于曲棘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高氏曰衛成事晉甚謹而晉實猶深向齊衛欲爲晉
致晉故謀民故之會而特使孫良夫來盟以定之反

會于黑壤晉人止公然後使見是以扈之會皆有日
諸侯而魯獨不在二國始以喪赴亦皆不會此所謂
無其事而闕其文者也
宋人圍滕
因其喪也　胡氏曰圍國非將卑師少所能辦也然
而稱人是貶之也滕既小國又方有喪用兵車以圍
之此事以觀知不仁矣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楚子爲厲之役故伐鄭晉郤缺救鄭、伯敗楚師于
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

矣　家氏曰五年楚伐鄭荀林父救之春秋不書救
令而書救者楚之加伐鄭也人謂其討鄭人之貳其
君者必將以歸也而我既而再以兵加鄭但欲鄭之
歸已于我戎皆無所問則其伐鄭自爲其私耳今而
鄭人告急晉于義不得不救于是乎許之以救

陳殺其大夫洩冶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
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以
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
遂殺洩冶　胡氏曰稱國以殺者君與用事大臣同
殺之也稱其大夫則不失官守而專之者有專輒之
罪之洩冶無罪而書名何也冶以諫殺身者也殺諫
臣者必有亡國弒君之禍故書其名爲徵舒弒君楚
子滅陳之端以責後戒此所謂義係于名而書其名
者也家氏曰洩冶非世族大夫之以名字見者非名
無以傳且名之與字在當時已不容深辨況千載之
後欲以此求春秋褒貶之意豈非說經之大蔽乎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

公如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　張氏曰歸田

而言我者言此田魯之舊封而非齊之所得專也不
言來歸請而得之也讙及闡歸于取之年故不言我
今歸于十年之後故書我也特書曰我則取之不以
其道而歸之不以其正一出于相與之私爲可見矣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齊崔氏出奔衛

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于惠公高國畏其偪也公卒
而逐之奔衛　公羊子曰其稱崔氏譏世卿也高郝
孫氏曰春秋世卿多矣而尹氏書卒崔氏書奔聖人
于世卿之中擇其尤強而爲害之深者以爲后世戒
也張氏曰特書其氏見崔杼之宗族于齊故勢足以
偪高國舉而逐之而尚能復歸于齊也家氏曰以歲
月考之是歲至杼弒君蓋五六十年使杼得年七十
此時方在弱冠不應權勢已盛爲人所畏疑非崔杼
之身或其父或其族皆未可知

公如齊夏五月公至自齊

左氏曰奔喪也胡氏曰天王之喪不奔欲行邦禮而
汲汲于奔齊惠之喪天王之葬不會使微者往而公
孫歸父會齊惠之葬其不顧君臣上下尊卑之等所
謂庸人欲滅天理而無忌憚者也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廏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胡氏曰禍莫大于拒諫而殺直臣忠莫顯于身見殺而其言驗洩冶所為不畏斧鉞盡言于其君者正謂靈公君臣淫于夏徵舒之家恐其及禍不忍坐視故昧死言之靈公不能納又從而殺之卒以見弑而亡其國此万世之大戒也特書徵舒之名以見洩冶忠言之驗靈公見弑之由使有國者必以遠色修身包容狂直開納諫諍為心也以為罪不及民故稱大夫以弑則非經意矣張氏曰古人以礼為防閑而人君之尊有妃偶嬪御之侍有居處出入之奉有廉恥羞惡之限所以養其尊貴者至矣何至驅馳于株林以為樂哉洩冶之諫夏南之詩皆以其舍人道而躬為禽獸之行也考之國語前年單子如楚過陳時洩冶未死也單子歸而告王以陳侯帥其卿佐南冠以淫于夏氏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已見于三年之前矣能無及乎觀春秋所書弑君如陳平國齊光蔡固以千乘之王而自儕于閭巷小人之所不爲者心術之蠹可不戒哉

六月宋師伐滕
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　胡氏曰稱師用衆也滕有弑逆不能聲罪致討乃用大師以伐啻恤之小邾故特稱師以著其罪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胡氏曰宣公深德齊侯之能定其位又以濟西田歸之也故生則傾身以事之而不辭于屈辱沒則親往奔喪而使貴卿會其葬亦不顧天王之禮闕然莫之供也比事考辭義自見矣張氏曰春秋書此深著亂臣賊子不復明送終之正禮故欺于天子而厚于殺國豈非九伐之威不行而專私之討不加以至于此與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　胡氏曰執人敗之也鄭居大國之間從于強令豈其罪乎不能以德鎮撫而以力爭之庸何與于楚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劉康公來報聘　胡氏曰王季子者王之母弟也王有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禮也宣公享國至是十年不朝于周而比年朝齊不奔王喪而奔齊侯喪不遣貢

卿會匡王葬而使歸父會齊侯之葬縱未舉法勿聘
焉猶可也而使王季子來王室益不振矣自是王聘
春秋亦不書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胡氏曰周貴卿為王將舉大衆出征伐不施于亂臣
賊子奉天討罪而陵蔑侵小近在邦域之中附庸之
國是為盜也故特書取繹以罪之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　冬公孫歸父如齊
季文子初聘于齊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　胡氏曰

齊侯嗣立宣公親往弔其父喪又使貴卿會葬夫君
侍逾年然後修聘未晚也而季孫亟行歸父繼往則
以宣公君臣不知為國以禮而謂要說取人之可以
免于討也歸父會于取繹是罪而往蓋理由則必
繳矣春秋備書而不削以著其罪也
齊侯使國佐來聘
國武子來報聘　高氏曰嗣子踰年始稱君未踰年
稱子今當山冢而行吉禮忘哀思而結歡好蓋有速
成君之意故如其意而書曰齊侯以著其惡也胡氏
曰葬之速也太不懷也又未踰年而以君命遣使聘
于隣國則哀戚之情忘矣齊頃公嗣位之初舉動如
此喪師失地幾見執獲夫豈婦人笑客之罪哉
饑
家氏曰宣公即位六年書螽七年書大旱今書大水
復書饑蓋接踵仍未有甚于此時者也宣公以臣弒
其君以子逐其母罪大惡極天討未加殃而為水旱
之災百姓重受其害春秋書之以垂戒于後張氏曰
前此百有餘年水旱螽蝝之災多矣不以饑書今大
水之後特書饑者見宣公頗于事外國用無節上下
困竭故一遇水旱遂致乏食耳高氏曰國無三年之
畜曰國非其國也今以秋大水而冬即饑則其為國

可知矣于是乎有挽訟之事焉
楚子伐鄭
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戍
鄭　高氏曰晉士會救鄭及諸侯戍鄭而春秋削之
者責晉雖得鄭而不能有之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
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盟于辰

陵陳鄭服也　師氏曰陳鄭二君中國之諸侯也曰侯曰伯其爵自天子受之何嘗背天子而以諸侯爲盟主雖已爲非而猶可恕者不失于存中國也今也又背中國而從楚猶曰我侯也曰我伯也不思其與之所從未忍以此而敵楚且令楚主盟其無愧恥不亦甚乎薛氏曰陳鄭以中國之不足恃而盟于楚由中國之與覇諸侯之失其恃也家氏曰序楚子于陳侯鄭伯之上著四夷之子國而僭居中國侯伯之上奈內外之辨亦以界從夷之二國也　愚謂春秋書法至此聖人之不得已也雖非予楚以覇然亦不能奪楚之霸矣故不加貶黙宜書其事使讀者思之知夷狄之盛中國之衰而世道于是乎変矣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薛氏曰一不受命而伐取邑七年而猶不置陵弱之甚也許氏曰辰陵之盟中國所宜寧也而齊曹方且務窮兵于小國何寧之有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晉郤成子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秋會于欑函衆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郤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况寡德乎

高氏曰春秋內中國而外夷狄此與隱二年公會戎于潛同文所以同晉于內而離狄于外也師氏曰晉景紹覇主之業嘗憤楚伐鄭則救鄭而惟恐其從楚又嘗憤鄭從楚則伐鄭必欲其棄楚或救或伐雖未盡善亦似矣今乃會狄欑函此何礼也不能正一身而欲主盟以令諸侯俾不從夷狄難矣哉吳氏曰晉侯爲盟主而往與狄會捨夏徵舒之罪以遺楚討使楚舉大義以加于中國又欲與楚爭鄭所以敗于邲也　愚按春秋以存中國先于夷狄人類不為禽獸者齊桓晉文之功也今楚盟陳鄭于辰陵而楚為之主其中國変為夷狄人類入于禽獸之漸也而齊方伐莒晉方會狄舉無以爲憂者于是聖人之望楚矣乃書伐莒會狄之事于辰陵之盟之下比事以觀中國夷狄之盛衰可考而聖人不得已之情亦見矣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高氏曰元悪大憝衆所欲誅楚人以殺蓋衆許不非與楚也師氏曰盟主之職爲陳討罪以定陳君而懷陳斯爲能事徒坐視陳從楚〻爲陳討賊以殺徵舒則楚于陳爲有德雖欲使陳不從楚而從晉可乎春

山孫氏曰孔子與楚討者傷中國無人喪亂陵遲之甚也　愚按聖人于夷狄之事書之必加貶斥之辭者懼其猾夏亂華而絶之也今中國弑逆之賊天子不能討方伯不能誅隣國無舉罪之師大夫無沐浴之請而夷狄能正之夫子雖欲貶而不與亦不可得矣觀于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之言則知夫子書楚人殺陳夏徵舒之旨矣

丁亥楚子入陳

冬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于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晋

申叔時使于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程子曰誅其罪義也取其國惡也入者不受而强之也謝氏曰書入罪其因人之亂而利之也呂氏曰稱楚人殺夏徵舒討賊之辭且衆同欲也故曰楚人入陳非衆志也故曰楚子陸氏徵言曰入人之國又納淫亂之臣邪也故明書其爵以示不正春秋之義彰善癉惡纖芥無遺稱事原情瑕瑜不掩斯之謂也高氏曰書殺徵舒于前而揜縣陳之惡書入陳于後不使全討賊之美此斷大小之獄必以情悉、疾其始善、樂其終之義也胡氏曰按左氏傳楚子爲夏氏亂遂入陳殺徵舒轘諸栗門而經先書殺後書入者與楚子之能討賊故

先之也討其賊爲美取其國爲貪爲善與惡特在一念須臾之閒而書法如此春秋傳心之要典不可以不察也　愚按討賊則分其美于衆人入國則歸其罪于楚子聖人豈固欲與楚哉其不得已之情又可見矣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穀梁曰納者内弗受也輔人之不能民而討猶可入入之國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不可高氏曰楚子殺徵舒者能誅賊而出于正者由納二臣觀之楚子殺徵舒正爲二臣殺之非爲討賊殺也楚子

之情于是不能逆矣胡氏曰二臣者從君于昏宣淫
于朝誅殺諫臣使其君見弒蓋致亂之臣也卑諸市
朝與衆同棄然後快于人心今乃楚詞奔楚託于討
賊復歸以自脫其罪而楚莊又使陳人用之故聖人
外此二人于陳而特書曰納者楚莊者謝徵舒之宮
封洩冶之墓尸孔寧儀行父于朝謀于陳衆定其君
而去其庶幾乎家氏曰楚莊有意為陳討賊即辰陵
之會召徵舒而戮之陳與事矣乃于既盟之後遽興
掩襲之師入陳而遂縣之仗義以濟利假信以行詐
此春秋之所甚惡也幸而從申叔時之言事亦粗近

猶納其朋淫首禍之人俾復為政于陳國厲其臣、
本心猶在于利特畏晉失之來是以舍之而去非知
其不義悔之而不為也薛氏曰中國與野王皆伯而
使夷狄盜政多見其卒于亂也張氏曰聖人予善之
私待人之公先推其討賊之義然後著其入陳且納
亂臣之罪使楚莊之善惡功罪顯然明白詳味此編
則知非聖人莫能修而游夏不能與者矣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師氏曰陳亂故二十有一月而後葬始也以公孫寧
儀行行與夭公皆淫使靈公被弒終也以公孫寧儀
行父使先討賊楚以入陳又從而納二子為是紛、
不厭其也

楚子圍鄭

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于辰
陵又徼事于晉至是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
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
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
皇門至于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
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
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

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于厲宣桓武不泯其
社稷使改事君夷于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
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之得國
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
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尪入盟子良出質 謝氏曰
圍鄭之役楚已入鄭矣不書入者以楚子叛而伐之
服而舍之退三十里而許之平也高氏曰楚入陳而
封之書曰入入鄭而赦之書曰圍何也楚之入陳也
欲縣之人言其不可乃封陳侯其入鄭也欲赦之人
言其不可卒與鄭平封陳侯者非其本謀也不善而

脩政故書曰入與鄭平者蓋其本謀也不爲利害所
誘故書曰圍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
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爲
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
大夫韓厥爲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公欲還曰
無及于鄭而勦民焉用之隨武子曰善彘子曰不可
晉所以伯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不
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以中軍佐濟知莊子謂

師山書院

廿

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
命誰之罪也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
楚子北師次于郔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
將飲馬于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
戰令尹孫叔敖不欲伍參言于王曰晉之從政者新
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
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王
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
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將鄭是訓定豈
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

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
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
爲諂使趙括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
之迹于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
于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
以致晉師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
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趙旃求卿未得且
怒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夜至于楚
軍席于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乙卯王乘左廣以逐
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晉懼二子之怒楚

師山書院

廿一

師使軘車逆之楚望其塵騁晉師至且騁王之入晉
師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
于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
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楚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
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于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
之分謗生民殿其卒而退不敗楚熊負羈囚知罃知
莊子以其族反之厨武子御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
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于邲
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于
邲遂次于衡雍次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秋晉

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使復其位成
三年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
求知罃楚人重爲之禮而歸之　胡氏曰戰而言及
主乎是戰者也陳人殺君晉不討賊而楚能討又楚
人圍鄭亦既退師與鄭平矣而又與之戰則非觀釁
之師也故辭楚不服而使晉主之然逆命濟師者先
穀也而獨罪林父何也尊無二上定于一也古者伐
戟臨戎專制閫外雖君命有所不受况其屬乎林父
既知無及于鄭爲用之矣請師又奮信然其衆先穀
若獨以中軍佐濟者下令三軍無得妄動按軍法而

行辟夫豈不可誅不能令乃畏失屬士師之罪而從
類獻子分惡之言知難而冒進是棄晉師于雖責乎
討稱敗績特以林父主之也高氏曰夫晉欲救陳鄭
宜可由一大夫將不暢心之屬以與強暴新勝之夫
狄交戰乎徒取敗衂血田生靈非救難解紛之道也
故不書救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
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
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
士皆如挾纊遂傅于蕭明日蕭潰　胡氏曰假于討
賊以滅陳春秋以討賊之義重也故未滅而書入惡
其貳已而入鄭春秋以退師之情恕也故未滅而書
圍與人爲善之德宏矣至是肆其强暴滅無罪之國
其志已盈雖欲赦之不可得也故俾於蕭潰經以滅
書析其罪也蕭既滅亡必無赴者何以得書楚莊縣
陳入鄭大敗晉師莫與校者不知以禮制心克伐怨
欲皆得行而遂以滅蕭赴告諸侯矜其威力以恐中
國也家氏曰蕭宋之附庸也楚莊志得而驕牂既于

宋故滅蕭以劫之自是易子析骸之禍權輿于此春
秋書之不惟罪楚亦以憂中國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
謝氏曰楚日横晏四國欲恤病討貳協力相維同
心爲盟故書同盟同盟之後四國反覆背盟故季龢
稱人凡盟既盟而背之者猶以其盟出于不得已也
同盟而違之則其惡大矣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宋爲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

大國討我則死之　胡氏曰陳有弑君之亂宋不能
討而楚能討之雖曰縣陳尋復封之其德于楚而不
貳未足責也宋人不能内自省德遽以大衆伐之非
義舉矣衞人救陳背盟失信而以救書者意在責宋
也高氏曰衞方盟于清丘而又救陳救雖義事而有
背盟之惡故貶稱人

春秋經傳闕疑卷之二十三

春秋經傳闕疑卷之二十四

新安後學鄭玉纂集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

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夏楚子伐宋

以其救蕭也　謝氏曰楚子既滅蕭于是伐宋以宋
師伐陳故也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赤狄伐晉及清先縠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
之師歸罪于先縠而殺之盡滅其族　胡氏曰先縠

違命大敗晉師元帥不能用鉞已失刑矣今又重有
罪焉晉人治其罪而殺之義也曷為稱國以殺而不
去其官夫兵者安危所係有國之大事也將非其人
則敗雖得其人使親信間之則敗以剛愎不仁者參
焉而莫肯用命則敗兆此三敗君之過也林父初將
中軍乃以先縠佐之使敵國謀臣知其從政者新未
能行令罪之過與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罪累上也

十有四年春衞殺其大夫孔達

十二年清丘之盟晉以衞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

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
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
死之至是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遂告
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于大國既
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為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
愚按衛之于晉始則違其違其臣背盟故陳以干
大國之討終則殺其臣致辭取說以免大國之討且
使之自縊而死又非正名其罪失刑政矣稱國以殺
不去其官罪累其上宜哉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為鄭故也告于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
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鄭
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為有禮故召之楚子使
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
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晉使
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
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
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
之投袂而起屨及于窒皇劍及于寢門之外車及于

蒲胥之市　高氏曰晉救鄭而敗于邲鄭遂即楚夫
鄭背華即夷討之正也故稱晉爵然文公之澤浸微
干戈日尋積而至于蜀之盟中國盡夷狄矣豈特夫
鄭而已乎夫、世而後知齊桓晉文之有功于中國也
秋九月楚子圍宋
胡氏曰宋人要結盟誓欲以禦楚已非待國之道
輕率大衆勦民妄動又非恤患之兵特書故陳以著
其罪明見伐之由也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凡事其
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易于訟卦曰君子以作事
謀始、而不謀必至于訟、而不竟必至于師若宋
是矣始謀不臧至于見伐見圍幾亡其國則自取之
也春秋端本責宋為謀者鑒夷國中國則亦明矣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張氏曰以歸父會齊侯蓋魯素事齊而宣公之立公
子遂王之故其父子常親于齊而齊亦不復計其列
之不班而與之會也非禮甚矣胡氏曰夫禮別嫌明
微制治于未亂自天子出者也列國之君非王事自
相會聚是禮自諸侯出矣以國君而降班失列下與
外臣會以外臣而抗尊出位上與諸侯會是禮自大

夫出夫君若𦬆旅陪臣執命豈一朝一夕之故其所
由來漸矣故易于坤之初六曰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易言其理春秋見諸行事君合符節可謂深切著明
矣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十四年孟獻子言于公曰臣聞小國之免于大國也
聘而獻物于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于是有容貌
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
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至是公孫歸父會楚子
于宋　家氏曰楚自伐宋于晉無與而魯人震與若

禍之已至者正由宣公以篡弒得國未有能討之者
見楚人戮陳夏徵舒恨而往會將以定弒君之討也
劉氏曰楚子不假道于宋以啟釁端而圍之使宋中
華甚矣諸侯縱不能畏簡書攘夷狄存先代之後雖
兵圍國以爲聲援猶且可也乃以周公之裔千乘之
國謀其不免至于爲賄不亦鄙乎若此類聖人不往
筆之于經也比事以觀則知中國夷狄盛衰之由春
秋經世之旨矣高氏曰直以宋地者罪魯見夷狄在
宋境而及與之交聘也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
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
爭雖晉之強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
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使
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
獻諸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
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
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
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
命爲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

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
命以出有死無霣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
而受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
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于王
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
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
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床起之曰寡君使元以
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
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
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我

無罔詐爾無我虞　穀梁氏曰平者成也人者衆辭平稱衆上下欲之也程氏學曰宋人及楚人平宋及之也謝氏曰宋人見圍凡九月其告急于晉也非無隻輪匹馬之援內有析骸易子之變宋人知然之不可以結也故請和于楚以求平楚人知其之不可以恃也故受宋之和而與之平陳氏曰外平不書必閔于天下之故也而後書有與楚平者矣于陳不書于鄭不書至宋始書之宋嘗叉楚平矣至莊王始書之必宋從楚必莊王得宋天下將有南北之勢春秋特致意焉東萊呂氏曰向也晉與楚爭陳其後也陳有

少西氏之亂晉不能討而楚能討之縣陳封陳在其掌握而陳在楚宇下矣向也晉與楚爭鄭其後也鄭有皇門之入晉不能救已而為邲之戰則晉師敗績而鄭又在楚宇下矣向也晉宋衛猶為一實及宋師伐陳而衛救之則衛又貳于晉向也晉楚之爭而中國之望如曹國者猶未嘗即楚今則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而魯又即于楚矣當是時中國霸主之後則晉也先代之後則宋也鄭及楚平則伐鄭者晉與宋也邲既敗則同為清丘之盟者晉與宋也清丘之盟陳人不至則為之伐陳者又宋也今也楚子圍宋者

九月宋之國人至于易子而食析骸而爨其楚之圍宋者亦單故食盡而將去矣而宋人告急之師晉不能一出力以援之一挫于邲之戰而中國之氣索然矣宋及楚平豈得已哉書曰宋人及楚人平以見中國之無霸也以見夷狄之恣橫也以見諸侯之畏于楚而其有能救之者也然則宋楚之平豈小故哉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六年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九年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至是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

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欲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儁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儁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儁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乏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酆舒奔衛、人歸諸晉、人殺

之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　胡氏曰上卿為主將略而稱師者著其暴也滅而舉號及氏者滅見滅之罪著滅者之不仁也潞嬰兒不死社稷見于中國而書爵者見嬰兒之貴辭也夫伐國之要討其罪人斯止矣按左氏潞則酆舒者罪之在也為晉計者執酆舒數諸市立黎侯安定潞子改紀其政而反則諸狄服從戎無矣今乃利狄之土滅潞氏以其君歸何義乎春秋所以責晉而恭狄也樸鄉呂氏曰夷狄暴侵中國晉果滅之似也然楚之圍宋居三時而不解晉不能一引手以救之而後能加兵于狄今年書晉師滅赤狄潞氏以嬰兒歸明年書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觀宋之皆急也晉侯欲救之而伯宗方以納汙藏疾匿瑕含垢自諉及晉侯之欲伐狄諸大夫皆以為不可而伯宗乃曰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嗚呼是誠何心哉不得志于楚乃求得志于狄晉侯以是賞桓子又以是賞士伯又使趙同獻俘于周君臣之間矜然德色志得意滿矣何暇謀及楚哉聖人備書于策義自見矣

秦人伐晉

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還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　薛氏曰報八年之役也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卒立召襄十六年為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殽烝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　杜氏曰王札子王子札也泰山孫氏曰王札子文誤倒爾穀梁氏曰與其志何也矯王命以殺之也為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為人臣而使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為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天下所以傾也家氏曰左傳謂王孫蘇與毛召爭政使札子殺毛召則有亂者孫蘇然非札子則無以成其亂則非王寵札子而假之以權則札子亦無以為亂故書王札子殺召伯毛伯識在王也胡氏曰邢侯專殺雍子于朝叔向

以殺人不忌為賊請施邢侯君子以為義王札子之
罪當服此刑而天王不能施之無政刑矣何以保其
國而不替乎

秋螽

胡氏曰人事感于此則物變應于彼宣公為國匪內
以事外去實而務華故災氣應之六年螽七年旱十
年大水十三年又螽十五年復螽蓋厚賦倉廩竭言
利裁民之事起矣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胡氏曰礼之始失也諸侯非王事而相會也無以正

之不自天子出矣然後諸侯與大夫會又無以正之
然後大夫與大夫會彼亦不自諸侯出矣田氏篡齊
六卿分晉三家專魯國典也不能早辨陵職缺正之
其將能乎

初稅畝

左氏曰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公羊
氏曰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古者什一
而藉什一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
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行而頌聲作矣穀梁氏曰古者
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家氏曰八家同井其
中為公田一夫授田百畝耕公田十畝餘公田二十
畝為廬舍及場圃民出其力以耕公田是之謂藉杜
氏曰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取其
一遂以為常故曰初謝氏曰公田之外又取私田計
畝而稅之故曰稅畝朱子曰周制一夫授田百畝而
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
九公取其一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為
什而取二矣薛氏曰方里而井八家皆私百畝中為
公田而同治之所謂什一也履畝而稅丶私田之什
一是什二之初稅也

冬蝝生

謝氏曰蝝螽子冬非蝝生育之時冬而蝝生異之大
也胡氏曰始生曰蝝既大曰螽秋螽未息冬又生子
災重及民也而詳志之如此者急民事謹天災仁人
之心王者之務也遇天災而不懼忽民事而不修又
為繁政重賦以厭之國之亡無日矣

饑

師氏曰方秋螽時民憂乏食望其上之所取為之稍
薄可也宣公乃不顧而履畝以稅之曰畝所有冬歸
于公之能五穀不熟矣為春秋書之所以譏上之人

有以致之而莫之恤也謝氏曰上則税畝而奪其食
下則螽蝝賊其稼故饑胡氏曰春秋饑歲多矣書于
經者三而宣公獨有其二何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
之畜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雖有凶旱民無菜色是歲
螽蝝而飢至于飢者宣公為國務華去實虐內事外
煩于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敦其本府庫竭倉廩
匱水旱螽蝝天降飢饉亦無以賑業貧乏夫經所以
獨而書饑以示後世為國者不可不敦本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

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將會中軍且為太傅
于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
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　胡氏曰董先後者士會
也上將主兵其稱人貶辭也甲氏潞之遺種留吁其
殘邑也春秋于夷狄猶序之不使亂中夏則止矣伯
舍征徐夷東郊既闢而止宣王伐玁狁至于太原而
止必欲盡殄滅之無遺種豈仁人之心王者之事乎

夏成周宣榭火

公羊氏曰成周者何東周也高氏曰國語曰先王之
為臺榭也臺不過望氛氣榭不過講軍實成周宣榭
宣王之榭也宣王中興講武于此書其災者蓋傷之
也周王叔孫中國微矣宣王嗣之南征北伐攘夷狄
以復文武之境土天下喜于王伐復行今周復衰夷
狄横行平惠以降晉屬諸侯縱無能以王道興起者
聖人思周室中興仰止宣王故因其災以傷王者之
不作使功烈不得著見于天下而其迹又從而煨燼
之蓋痛乎王道陵遲之甚也

秋郯伯姬來歸

出也　胡氏曰內女出書之榮者男女居室人之大
倫也婦姑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淫辟之罪多矣春

秋內女出夫人歸凡男女之際詳書于策所以正人
倫之本也高氏曰不寧于舅姑之國而為夫所黜此
罪伯姬也罪伯姬者乃所以罪其父母夫教也

冬大有年

穀梁氏曰五穀大熟為大有年胡氏曰程子曰大有
年記異也宣公弒立逆理亂倫水旱螽蝝飢饉之變
相繼而作史不絕書宜也獨于是冬乃大有年所以
為異乎夫有年大有年一爾古史書之則為祥仲尼
筆之則為異此言外微旨非聖人莫能修之也高郵
孫氏曰春秋書有年者二又皆在于宣桓之時聖人

之意可知矣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悼公

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至婦人笑于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郤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

復命矣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盂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温苗賁皇使見晏桓子歸言于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舉言群臣不信諸侯皆有二心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盂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絶君好寧歸死焉為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

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 秋八月晉師還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于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爾從二三子唯敬乃請老郤獻子為政 穀梁氏曰同者同外楚也 樸鄉呂氏曰宣公以來凡晉會諸侯齊未嘗與也衛嘗同晉矣清丘之盟辭曰討貳而陳貳于楚宋人伐之衛乃救陳晉以

衛之救陳也討焉衛殺其大夫孔達以說于晉斷道之盟衛人在焉故曰同外楚也家氏曰同盟春秋之所貴也而晉景清丘斷道兩盟皆以同盟書何哉聖人幸中國之猶能自振書諸侯不忘逆從于楚特書同盟以褒之既書同盟而五國之君並者其貴是時楚莊氣焰大振晉景之屈[illegible]日甚聖人于清丘斷道而盟深致其喜季、于是晉幸其猶能同也陳氏曰同盟至新城而再見斷道之後不曰同盟者寡矣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穀梁氏曰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爲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爲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 泰山孫氏曰不曰公子叔而曰公弟叔肸者以見叔肸與禄而卒也陳氏曰公弟者何非見大夫也非見大夫不卒而卒叔肸賢之也賢之所以惡宣公也 家氏曰大夫卒而書者以其爲大夫而得書也叔肸不爲大夫其卒也特見書以其人而書也自入春秋母弟者氏登于簡冊專以驕溢敗亂惟叔肸以節行見稱卓然榮利之

外而不蔑親親之恩也 胡氏曰稱弟得弟道也稱字賢也或以爲叔肸於篡弟在宣公有私親之愛故生而賜氏俾世其卿與季友仲遂比則其說誤矣誠使叔肸有寵生而賜氏則貴戚用事之卿贊必與聞政事執國命矣豈有不見于經者況宣公之時煩于聘問會朝之禮遂使季孫歸父交于鄰國衆矣而獨叔肸不與焉其非生而賜氏俾世其卿明矣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彊爲質于晉

晉師還蔡朝而郭偃逃歸 家氏曰楚方爲中國患而晉卒衛以伐齊春秋無貶何哉齊自昭懿以來其世再篡恃其強大猖狂妄行濆擾小國其罪亞于楚楚莫有能治之者晉景一旦發憤身履戎行偕衛人以爲此役伐其所當伐也春秋何貶焉

公伐杞

高氏曰杞自文十六年來朝而不復至故伐之稱公專罪公之陵小國也已不修德而欲人之朝不思之甚也 陳氏曰自伐邾取繹而下凡取不書其人自公伐杞而下凡伐皆不書公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穀梁氏曰戕猶殘也公羊曰戕賊而殺之也 范氏曰于鄫惡其臣子不能距難 高氏曰僖十九年邾人執鄫子用之是時天子方伯不復討其罪故此肆然復戕鄫子于鄫也夫邾人肆無道之強戕同等之君罪固大矣鄫子爲國君而見戕于人必有以致之也國君必有卿大夫侍衛之臣今鄫子之于邾乃不共戴天之讎又使得造其國都戕弑其君而鄫國臣子恬然坐視無動心者故聖人書曰戕鄫子于鄫以見鄫無守備且惡鄫之臣子不能拒難與自弑其君無異

也
甲戌楚子旅卒
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
而用晉師楚子是乎有蜀之役　高氏曰前此不書
楚子之卒者外夷狄也此書之者以楚入為中國之
害甚于前日故録其卒以見中國不能自正乃與夷
狄相通聘好故春秋自此得以詳録其卒也公羊氏
曰吳楚之君不書葬避其號也胡氏曰楚僭稱王降
而稱子仲尼等之也不書葬者恐民之惑而避其號
仲尼削之也家氏曰楚入春秋以來迨今百年武文

成穆更起迭作未有窺周室之心至楚莊觀兵中原
睥睨周鼎挾智任詐欲逆其僭王之風心故春秋書
法至此為之一變方其存也正其始封之爵會盟侵
伐一書之曰子抑之也逮其沒也復正其始封之爵
卒之曰子而不與之以葬亦抑之也抑夷狄之僭號
示天下共主在周夷雖盛強欲僭而莫得也
公孫歸父如晉
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
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　胡氏曰宣公
因齊得國故刻意事之雖易世猶未息也及頃公不
能竣礼怒晉上卿而郤克當國決意討之晉方強
盛齊少弱于是脅齊而事晉其于邦交以利為向
背無忠信誠一之心者也且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
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夫輕于背與國
易于謀大家而不知其本末有能成而無悔也然則
公室不可振乎務引其君當道正心以正朝廷礼樂
刑政自己出也其庶幾乎必欲借外援以去之是去
疥癬而得腹心之疾也盾啟予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穀梁氏曰路寢正寢也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公薨季文子言于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
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
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
復命于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
穀梁氏曰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亦奔父也公
羊氏曰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歸父使于晉還自晉
至檉聞君薨家遣墠帷哭君成踊反命乎介自是走
[illegible]齊　高氏曰歸父以襄仲之立公欲去三桓以張公
室與公謀而聘于晉冬還至笙聞宣公薨而新君與

三桓謀逐之以是奔齊夫先君未殯而逐其臣是死其君而忘其父也歸父既畢使事盡哀而奔是知死君之兄而能不失度于顛沛造次之時異乎他大夫之奔也故於其辭繁而不殺則歸父之善自著矣雖然人臣之正受命而出雖君薨稍當致命于殯前若其有罪待命于新君可也今歸父未及魯境遂即奔齊則有忌于新君矣故書遂書奔以著其逆刑之罪

春秋經傳闕疑卷之二十四

春秋經傳闕疑卷之二十五

新安校學鄭玉纂集

成公

公名黑肱宣公之子定王十七年即位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泰山孫氏曰周之二月夏之十二月也胡氏曰月建丑而无冰冬偃溫也胡氏曰寒極而無冰者常燠也按洪範傳曰豫恒燠若此政事舒緩紀綱廢弛之象成公幼弱政在三家公室不張其象已見故當固陰沍寒而常燠應之

三月作丘甲

為齊難故　謝氏曰作興建之名成公初易舊制使丘出甲故書曰作賦用不足初稅畝軍旅不足作丘甲書初書作皆以著其所起也杜氏曰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

丘出之謀重斂故書胡氏曰唐太宗問李靖楚廣與
周制如何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
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丘
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而具一乘耳今作丘甲者即
丘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為兵矣則太知所作
者三甸而增一乘乎每乘而增一甲乎魯至昭公時
嘗蒐于紅革車千乘則計甸而賦乘亦可知也楚人
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有五十人則晉每乘而增一
甲亦未可知也賦雖不同其實皆為履畝其數皆增
三之一耳先儒或言甲非人人之所能為又以為丘

出甸賦加四倍者誤矣陳氏曰大司馬之制上地家
可三人中地二家五人下地家二人皆勝兵也必四
丘之甸也而後倍一乎出長轂一乘則是從征少而
休多也作丘甲兵休少而從征多矣呂氏曰哀公問于
有若曰年飢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
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君子患政民力屈財用竭則亦
及其本而已矣宣公初稅畝成公作丘甲當是之時
事其君者皆不知反本之為務而以取故目前為急
下至戰國皆用之而以反本之說為迂闊不切之論

也而其國家亦從而顛覆矣有若之對哀公固世之
急務而初稅畝作丘甲則聖人所甚戒也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臧宣叔令修賦繕完
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
至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
乃可以逞　高氏曰許昌為而及晉侯盟齊怨成矣
晉援不可緩也何者宣公使公孫歸父如晉欲因晉
以去三桓代而公薨臧孫許于是為三桓逐歸父之
族而歸父遂奔齊是齊怨之所以成也故汲汲焉求

為此盟然而晉為霸王不治其罪乃遽自原而與之
盟故書臧孫許及晉侯以譏之

秋王師敗績于貿戎

文十七年秋周甘歜敗戎于邥垂乘其飲酒也王是
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
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
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
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秋王人來告敗　數采
氏曰不言戰莫之敢敵也胡氏曰程子曰王師于諸
侯不言敗諸侯不可敵王也于夷狄不言戰夷狄不

能抗王也不可敵不能抗者理也其敵其抗王之失道也桓王伐鄭兵敗身傷而經不書敗存君臣之義立天下之防也劉康公徼戎伐之敗績于徐吾氏而經不書戰辨華夷之分立中國之防也是皆聖人筆削非魯史舊文然筆于經者雖以尊君父外戎狄爲義而君父所以尊戎狄所以服則有道矣桓王不以討賊興師而急于伐鄭康公不以懷信持國而輕于徼戎是失其所以爲天下與四夷之道也書敗績于茅戎言自敗也其自反亦至矣劉氏意林曰不言戰而言敗此王術也以謂天下莫之敢亢故不可言戰而有天下者一失其道則人能奪之故不恥言敗先以王者修己而不責于人高氏曰一書王師敗績于茅戎而尊王之義與王自取之義及諸侯不勤王之義咸得而見矣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　胡氏曰初魯事齊甚謹雖易世而聘會不絕也及與晉侯盟于斷道而後怨除成平盟于赤棘而后伐吾北鄙齊侯之兵是役非義矣魯人爲莘之戰豈義乎問曰情兵務相報復不待貶而罪自見矣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于鞫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　胡氏曰齊既侵魯而以衛主此戰何也衛侯初與晉同盟于斷道矣又使世子臧與晉同伐齊矣今又使孫良夫石稷將侵齊及與師遇石稷欲還良夫不可曰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遂戰于新築故以衛主之也春秋書辭紛責遠怨而要以兵必相接故書法如此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孫桓子還于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于先大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之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于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

國朝夕釋憾于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群臣請于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

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己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于後韓厥俛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于木而止丑父寢于轏中蛇出于其下以肱擊之傷

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縶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群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為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于此將為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

胡氏曰大國三軍次國二君魯雖大國而四鄰並爭是四軍也當此時舊制猶存尺地皆公室之土也一

邑皆公室之兵也上卿行父與僑如嬰齊各帥一軍
會戰而叔孫許如晉乞師又從晉師爲之道本不將
兵特往來晉魯兩軍之閒預謀議耳成公初立王幼
國危爲季孫一怒掃境内興師而四卿並出非其慾
難與人乎成公之側有不恤也然後政自季氏出
矣將孫之帥衆其副爲辞之偁也四卿皆書豈特爲
詳内録我堅冰之戒亦明春秋之大例凡伐者爲王
而此以四國及之有殘民毒衆瀆禮其君而怒猶未
息故以四國主之爲貪兵之大戒見諸行事深切著
明矣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
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賂晉
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内盡東
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
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諸侯而曰必質其母
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
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
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
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

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
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
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
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
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
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命辱于敝邑
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橈敗吾子惠徼
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
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
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

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
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
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人許之對曰羣
臣帥賦輿以爲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
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秋七月晉師
及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
師于上鄍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輿帥候
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
無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
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

矣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
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
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
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晉侯使鞏
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
不式王命淫湎毁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
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
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
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
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于王室又奸先
王之禮余雖欲于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
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后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
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于三吏
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于卿禮一等
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三
年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
趙旃皆為卿賞鞌之功也齊侯朝于晉將授玉郤克
趨進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
晉侯享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
改矣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為兩君之在此

堂也　胡氏曰齊國佐如師與楚屈完來一也然歷
之役則曰來盟于師盟于召陵鞌之戰則曰及國佐
盟于袁婁何也荊楚暴横退陵諸夏齊桓公伏義聲
罪致討屈于江漢之上不待加兵而楚人帖服其書
來盟于師者楚人自服而來盟也盟于召陵者桓公
退舍禮与之盟也在春秋時斯為善矣若夫袁婁則
異于是齊雖侵魯衛未若荊楚之暴也諸國大夫合
積怒至于殺人盈野非有舉強扶弱之心國佐如師
特以賂免非服之也晉大夫又不以禮命使齊人不
東其畝而以齊君之母為質則亦悖矣由是國子不
可請合餘燼背城借一拜而去之郤克使魯衛之使
以其詞為之請退乎袁婁而與之盟則汲汲欲盟者
晉也故反以晉人及之若此類見曲直之繇是矣是
故討敵莫如伏義天下莫大于理而強有力不與焉
陳氏曰齊桓合九國之師以臨楚屈完來盟于師桓
不欲以臨楚盟屈完也退而盟召陵齊侯使國佐如
師進師于袁婁而后盟國佐且夫屈完不言使而國
佐言使屈完不言使而退盟之于召陵以禮于楚子
國佐言使而進盟之于袁婁以偪齊君桓公之所不
欲而四國之臣敢為之甚矣鞌戰之忿也　愚按齊

侯猶一國之衆而卒取華之敗國位以一言之善而
退四國之師蓋得受命不受辭之義故能以一言而
使四國之大夫歿、與之盟也惜其如師爲稱於既
而非義服故不得如屈完之見美于春秋然自春秋
中年以來世情實以附國雖如宋華元伐大義以撫
撫衆如齊國佐亦可謂臨事善變不失其凡能扞社
稷者矣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庚寅衛侯速卒

晉三子自役弔焉哭于大門之外衛人逆之婦人哭

于門内送亦如之遂常以葬

取汶陽田

公陽曰汶陽田者何鞌之賂也胡氏曰汶陽之田本
魯田也取者得非其有之稱不曰復而謂之取何也
恃大國兵力一戰勝齊得其故壤而不請于天王以
正疆理則取之不以其道與得非其有奚異乎高氏
曰春秋之義以治易亂不以亂易亂所正者本而已
凡取人之有其惡易見而取已之舊不以其道者其
惡難知聖人所書亦正名曰取所以顯微也棣鄉呂
氏曰歸者其意也取者我也非其志也于后齊復事

晉故八年使韓穿來言歸之于齊然此年齊歸我田
書曰取八年齊取我田乃曰歸者取之自晉歸之自
晉以見魯國之命制于晉而已故雖我田也而不謂
假然有之其非寄耳故齊歸我田書曰取稱君取之
于外也齊取我田書曰歸稱君齊之所有也

冬楚師鄭師侵衛

胡氏曰魯衛受盟于晉從于伐齊故楚爲陽橋之役今
尹子重曰師衆而後可于是王卒盡行二國從師着
其衆也高氏曰鄭伯背中國之盟及從夷狄以入中
國而首伐衛衰是援夷與兇而攻其親戚也罪不勝

誅矣春秋兵楚然師而列鄭于下所以深罪之也董
仲舒曰伐喪無義叛盟無信無義無信故大惡之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胡氏曰侵衛則書侵我師于蜀故略納質從而不書
非諱也書其重者則其輕矣以中國諸侯降班失列
下與夷狄之大夫會也季孫行父爲國上卿當使其
君尊榮其名見于役從之患而危辱至此特甚于念
使卑其褊心而不知制之以禮也高郵孫氏曰春秋
之義公及大夫則没大夫而稱人不與大夫而敵公
也公之罪則書公書大夫之名言彼之爲彼敵者有

以取之也嬰齊夷狄之大夫而公親與之會蓋公將
去中國而從夷狄也書公會楚公子嬰齊罪公也家
氏曰晉以魯衛之故大舉伐齊以治其憑陵之罪晉
可謂有德于魯矣未及息遽爲此行成公知見所知
允皆季氏所爲乎書公會楚公子嬰齊著其叛晉即
夷以望國之君而屈于夷之公子也衛猶以救齊而
服魯直爲虐楚所脅是故春秋責之深不復爲之諱
高氏曰公子嬰齊夷狄之種類僭於王子者也至是
楚已疲盛交政中國聖人從列國之列稱公子陳氏
曰自屈完以來楚大夫皆無氏族也而書公子自嬰

師山書院　十四

齊始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
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
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
晉從于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將
起萬子重曰君弱群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
曰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況吾儕乎且
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
善用之乃大户已責逮鰥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

彭名御戎蔡景公爲左許靈公爲右二君弱皆強冠
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曰楚遠而
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
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鍼織紝皆百人公衡爲質以請
盟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
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
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于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楚
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
以棄魯國、將如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
棄矣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　程子曰楚爲強盛

師山書院　十五

陵轢中國諸侯苟能保固疆圉要結隣好豈有不能
自存之理乃懼而服從與之盟約故皆稱人責諸侯
則魯可知也胡氏曰盟而魯與必先書公尊内也次
書主盟者衆所推也此書公及楚人則知主盟者楚
也經于魯君盟會不信則諱公而不書不臣則諱公
而不書棄中國從夷狄則諱公而不書蜀之盟棄晉
從楚書公不諱何也事同而既耻則從同、正始之
義也從荆楚而與盟既諱公于僖十九年齊之盟矣
是以于此不諱而人諸國之卿以見意謝氏曰蜀魯
地盟在魯地雖外爲主亦書及肯主之辭也家氏曰

前此晉敗于邲楚勢猶不得以獨召諸侯今晉勝于
鄢楚共乃能會十一國之君大夫而爲蜀之盟何也
夷狄之憑陵中國未有如斯而甚者也晉以郤克季
孫之怒大舉伐齊敗之鞌盟之袁婁少伸前日屈齊
之恨而齊頃遂與楚合齊之以爲此來晉欲擊楚懼
齊人之謀其後欲更伐齊懼楚人之乘其間生是莫
如之何楚既入中原侵衛齊魯大會諸侯莫敢不至
是以爲此盟而由得齊故也春秋此會責魯罪齊備
責中國之諸侯爲其外從夷狄而不以爲恥也故魯
與于是會而不爲之諱責之深矣齊霸國也每序與

晉今降於衛鄭之下罪之深矣高氏曰蔡許不列者
先已屬楚矣使不君又不可人之于大夫之間故從
而不書也范氏曰楚自城濮之敗不競于晉莊王雖
入陳圍鄭及宋而未嘗合諸侯及蜀之盟諸侯從之
者十一國晉不敢爭然諸侯猶畏晉而竊與之盟乎
其後四十三年晉趙武楚屈建合諸侯于宋然後晉
楚之從得交相見又八年楚靈王求諸侯于晉、八
許之然後諸侯始得從楚皆蜀之盟啟之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敗也遂東侵鄭、公子

偃師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鄤敗諸丘輿皇戌如楚獻
捷　高氏曰宋魯曹衛雖盟于蜀猶不敢背晉故保
盟而楚會晉伐鄭以鄭罪爲當討故春秋正諸國之
辭以示義謝氏曰蜀盟之后晉侯伐鄭而四國復從
則晉之力猶足以合諸侯而用之也景公能明信義
以懷服於周則楚安有今日之暴哉蜀盟之後獻書
晉侯伐鄭與之也先君未喪而宋共將定以成君會
伐書曾葬共惡也家氏曰三國之大夫方盟楚于蜀
而其君乃會晉伐鄭盟楚伐鄭事之不得爲者春秋
不以爲貶何哉存晉霸也春秋爲中國諱不爲夷狄

諱也楚横行中原脅從諸夏秦齊宋魯皆與盟蜀矣
而非春秋之所與晉會諸侯三國僅從猶矣而春秋
嘉之爲可喜也伐鄭所以攘夷狄攘夷狄所以尊中國魯
宋衛去強暴之楚而從衰弱之晉以伐有罪之國是
春秋所以嘉也觀前之會十有一國之君大夫皆與
一以人書此四國僅從而書爵見春秋之权衡矣
辛亥葬衛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常山劉氏曰春秋宗廟之事得禮不書凡書者失

也廟完而哭于礼合矣然何以書為哭所以哭者為
神夫之所止而遷主為撕人情之所宜衆也新宮者
宣宮也不曰宣宮者神主未遷也知然者丹楹刻桷
皆称桓宮故不奉謚故知其未遷也宮成而主未入
遇災而哭何礼哉宣公薨至是二十八月幾于遷主
可知矣書哭而不恭之意亦自見矣胡氏曰書新宮
災者其不敬也書三日而哭者其非礼也成公之不
得于觀宣公之不佑于天其義皆見于此矣
乙亥葬宋文公
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

師山書院　十八

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于是乎不臣、治煩去惑
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
益其侈是弃君于惡也何臣之為　胡氏曰攷于經
未有以驗其厚也數其葬之月則信然矣天子七月
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以降殺遲速為礼之節
不可亂也文公之卒國家無難外患雖曷為越礼
踰時逮于七月而後克葬事哉故知華元樂舉之意
君子惡而益其侈無疑矣夫礼之本緣稱人情而為
之者也宋公在殯而雖次出境從金革之事喪威之
情忘矣顧欲厚葬其君觀此非有所不忍于死者特

則例之変也天王崩告命已行于天下而諸侯不臧
不奔相與為此盟無王之罪大矣春秋于王崩之後
繼書同盟貶也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鄭伯如晉拜成
二月辛巳立武宮
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　公羊氏曰武宮者武公
之宮也立者不宜立也高氏曰武公伯禽之玄孫獻
公之子胡氏曰喪事即遠有遷而无退宮廟即遠有
毀而無立故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廟而五者諸侯之

師山書院　十九

廟制也武公至是歷十一世其毀已久而輒立焉非
即遠有終之意劉氏意林曰昔諸侯也僭天子之礼
雖欲尊其祖鬼神不享也而學者習于魯之文明堂
位夫大而称之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
世也人之迷固久矣夫其以僭為典此春秋所為作
取鄟
胡氏曰鄟微國也書取者滅之也滅而書取為君隱
也項亦國也其書滅者以僖公在會季孫所為故直
書其事而不隱此春秋尊君抑臣以辨上下謹于微
之意也人倫之紀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仲尼特立

欲誇權兵知之人耳世衰道微禮法既壞先以制其
侈心至于秦漢之間窮竭民力以事戎狄其禍有不
可勝言者春秋據事直書其失自見豈不為永戒哉
夏公如晉
取汶陽之田　高氏曰著魯受田之由如此而晉輕
奪之有以知晉之見以令天下亦見魯之土地不能
自保之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許恃楚而不事鄭々子良伐許　陳氏曰鄭初書大
夫將也高氏曰鄭自荀林父敗績之後不復與諸侯

師山書院　二十

通然許亦事楚耳而鄭反伐之者以其恃楚而弗附
己也張氏曰晉方怒鄭之不服在為國未有衰止也
乃怒許之不事己而使大夫動大衆以伐之特書大
夫專伐之罪所以見其興兵之不度德量力也
公至自晉
胡氏曰宣公薨至是三年之喪畢矣宜入覲京師見
天子受王命然後歸而即政可也不覲于周以求汶
陽田之故而往朝于晉其行事悖矣此春秋所為作也
秋
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　胡氏曰復故地而民

不聽至于命上將用大師環其邑而攻之何也魯於
是時初稅畝作丘甲稅役日益重矣棘邑復歸故國
所以不願為之民也故成公不知薄稅斂輕力役修
德政以來之而專其兵力雖得之亦必失之矣
大雩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討赤狄之餘焉廧咎如潰　家氏曰克與良夫得志
于鞌不知自戢更為此舉春秋書之謀善戰也楚方
窺伺中原晉人不務修明軍國其遠者大者既滅
赤狄又伐留吁以為赤狄種類此役春秋惡之屢書

師山書院　二十一

皆所以賤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十一月晉侯使孫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
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
卿當大國之中々當其下々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
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
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晉為盟主其
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　陳氏曰聘而遂盟之

於是始謝氏曰公如晉故莒慶來聘公為衛伐鄭故
孫良夫來聘、而後盟我及之盟也故二盟皆書及
魯與二鄰各為盟故盟不同日盟在國則公為主可
知故不書公家氏曰先書晉侯使莒慶來聘衛侯使
孫良夫來聘其聘者君命也繼書丙午及孫慶盟丁
未及孫良夫盟其盟者魯人求與之為盟也高氏曰
二國既以禮來聘豈相親信乃反疑忌至于歃血盟
誓此非講信脩睦之道劉氏意林曰莒慶良夫不務
引其君當道而生事專命為非禮不信以干先王之
典非人臣之操也樸卿呂氏曰盟魯不當要盟諸大
夫不當自盟也何以知之桓十四年鄭伯使弟語來
盟宣七年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則是來盟者其君使
之也今但曰使來聘則是其君之所使者來聘而已
非來盟也魯之為要盟可知矣

鄭伐許

程子曰鄭附于楚一年而再伐許故夷之胡氏曰稱
國以伐狄之也晉楚爭鄭、兩事為及鄭之從于是
乎專意事楚不通中華晉雖加兵終莫之聽至此一
歲而再伐許甚矣利在中國則從中國利在夷狄則
從夷狄而不擇于義之可否以為去就其所以異于

夷者幾希春秋之法中國而夷狄行者則狄之所以
懲惡也以為告稗畢而從若乃實錄耳一字為褒貶
義安在也家氏曰鄭家附楚人甚已之覆以兵加許
歲至于再是以欲覆其宗社而后已許寔為鄭所并
衷寔啟之春秋狄鄭良以是故陳氏曰狄秦而後狄
鄭徵秦激中國與左袒矣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通嗣君也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歸叔姬故也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　謝氏曰公
比年如晉以會楚嬰齊及楚人盟于蜀故也人君所
舉不可不謹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
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于我諸侯聽焉未可

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
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家氏曰魯成始與
晉人連兵伐齊以有鞌之勝謂當與晉為睦曾未幾
日卑先諸侯受盟于蜀既卑晉人之見討也去年如
晉今年又如晉正所以救前日之過一不為禮又將
叛而取衰不能自治其國使在我者隱然可恃故其
之強足以動之晉之慢足以移之春秋于公從楚
晉備書而无所諱服也

冬城鄆

家氏曰此為齊備春秋識魯人不務安静而輕于用

師山書院　二十四

民力鄆雖城何益哉

鄭伯伐許

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
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晉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
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氾祭楚子反救鄭鄭伯與
許男訟焉皇戌攝鄭伯之辭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
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
知也不然則不足以知二國之成　高氏曰鄭伯喪
未踰年而興師伐許春秋以其薄恩于父失其子心
有違成君之意故不復稱子知其意稱伯胡氏曰前
此鄭襄公伐許既敗之矣今悼公又伐許乃復稱爵
何也喪未踰年稱爵所以著其惡也薛氏曰去歲也
鄭喪伐今歲新喪稱爵為亂甚于喪也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穀梁氏曰婦人之義嫁曰歸反曰來歸胡氏曰前書
杞伯來朝左氏以為歸叔姬也此書杞叔姬來歸則
出也家氏曰春秋之世倫紀廢缺夫婦之道乖矣然
亦有歸而未絕者見之經傳可攷也聖人立教有以
出而允于義者有以出而悖于禮者未嘗不開其改
過遷善之門夫豈以逆非而不復者為是乎杞伯來

師山書院　二十五

朝之明年而后叔姬乃歸此無他悖義之出不可同
日語其必叔姬自不安于杞者以疾而求歸非杞絕
之也故其卒杞復逆喪以歸見同穴之義有以知其
非悖義之出故其歸也卒也猶繫之杞至其逆喪又
許之以逆而無貶辭　是叔姬之歸非絕于杞家
氏說是矣然婦人既歸非歸寧父母見歸道今叔姬
非歸寧而歸曾則歸不以道矣以杞夫人而死于魯
則死非其所矣此春秋所以以為非常事而書之也

與

仲孫蔑如宋

報華之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餫諸穀　愚按穀齊地也
國之大夫非過君境而使大夫野餫以會之非禮矣
君僑如自以私情出境而會他國之大夫則尤專恣
之甚者也故春秋謹而書之

梁山崩

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
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
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
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
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
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　公羊
氏曰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高郵孫氏
曰春秋災異及于天下者不以國書許氏曰山崩之
歲定王崩周室日微又二年吳兵始犯中國卒與晉
爭盟于黃池王霸道盡家氏曰周自東遷賴二霸以
存齊既衰獨有晉在而比歲以來君屠臣會坐睽衆
業晉之剛中國之運也意舊史必書晉梁山崩春秋
削之惟書梁山崩實爲天下記異也胡氏曰絳人之

語于禮文備矣而未及其實也夫降服乘縵徹樂出
次祝幣史辭六者禮之文也古之遭變而外爲此文
者必有恐懼修省之心主乎內若成湯以六事檢身
高宗克正厥事宣王側身修行欲銷去之是也徒舉其
文而無實以先之何足以弭災變乎大國主山川至
于崩竭當時諸侯未聞有戒心而修德也故自而后
六十年間弑君十有四亡國三十有二其應亦憯矣
春秋不明著其事應而事應具存其可忽諸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
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
執皇戌及子國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秋八
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
宋公子圍龜爲質于楚而歸華元享之請鼓譟以出
鼓譟以復入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諸侯謀復會宋
公使向爲人辭以子靈之難　程子曰天王崩而會
盟不廢書同見其皆不臣家氏曰于蟲之盟善其同
也新城析道而書同尊其能同乎中國也至是書同

此義以示後世臣子使以道事君而無朋附叔臣之
惡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寧相鄭人伊雒之戎
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師于鍼衛人不保說欲
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
可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
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
登陴 愚按傳稱晉衛鄭人與伊雒陸渾之戎侵宋
而經獨書衛孫良夫者實以衆衛志也故杜氏謂經

唯書衛獨衛告未知是否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
壬申鄭伯費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晉命也 胡氏曰魯遣二卿為主將動大衆有事于
宋而以侵書者潛師侵掠無名之意蓋陋之也于衛
孫良夫亦然上三年嘗會宋衛同伐鄭矣次年宋使
華元來聘通嗣君矣又次年魯使仲孫蔑報華元矣

是年冬鄭伯將從求成于晉而魯衛與宋又同盟于
蟲牢矣今而有事于宋上卿按被大衆既行而師出
無名可乎故特書侵以罪之後二年宋來納幣請伯
姬焉則此師為晉而舉非魯志明矣兵戎有國之重
事邦交人道之大倫聽命于人不得已而將能立乎
春秋所以罪之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鄭從晉故也 陳氏曰楚初書大夫將也自是必國
滅也而後服人之 胡氏曰荊楚僭號稱王聖人比諸
夷狄而不救者大一統以存周使明著于君臣之義

也鄭能背夷即華是遷善改過出幽谷而遷喬木也
嬰齊為是帥師因其歸而伐之不甚甚矣然所以深
惡之也書鄭帥師伐鄭于大元服許何以知其深惡
楚也下書欒武子帥師救鄭則知之矣凡書救者大
有不若之也而伐者之罪著矣
冬季孫行父如晉
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
而近盬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為
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于寢庭謂獻子曰何
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易覯則民

愁民愁則墊隘于是乎有沈溺重膇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逸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　許氏曰仲孫蔑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季孫行父有如必書村塑于春秋大夫張也

晉欒書帥師救鄭

與楚師遇于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

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于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于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為大政將酌于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　胡氏曰晉楚遇于桑隧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欲還則與功也亦何書之有曰此欒書之所為善也而軍相加兵刃既接折馘執俘計功受賞非仁人之心王者之事故次于陘而屈完服者齊桓也會于蕭魚而鄭不叛者晉悼也武子之能不遷戮而知還亦庶几哉　愚按晉人救鄭與楚遇于繞角楚師已還則鄭無事于救矣晉又從而侵蔡是遷怒乎還楚救而不戰善改過也故春秋書救鄭無貶詞

春秋經傳闕疑卷之二十五

春秋經傳闕疑卷之二十六

新安後學鄭玉纂集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
乃免牛
穀梁氏曰郊牛日展觓角而知傷展道盡矣所以備
災之道不盡也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則亡乎人矣
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家氏曰春秋書
郊或譏失禮或以紀異僖之始卜譏失禮也宣成定
哀之牛傷則以紀異也許氏曰小害大下賊上食而
又食三桓子孫相繼之象宣公有虞三桓之志成始

弗戒矣
吳伐郯
吳伐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
之或恤無弔者也夫 胡氏曰稱國以伐狄之也吳
本太伯之后以族屬言則周之伯父何以狄也為其
僭天子之大號也按國語云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
曰吳王然則吳本伯爵後雖益賤猶與中國會盟抗
而書爵不過曰子亦不以本爵書之故紀于禮書曰
四夷雖大皆曰子此春秋之法仲尼之制也而以為
不敢擅進退諸侯亂名實者誤矣許氏曰吳自壽夢
得申公巫臣而為楚患夷狄內攻不志也伐郯之役
兵連上國于是始見于春秋
夏五月曹伯來朝
不郊猶三望
高氏曰免牛則不郊矣復書不郊者以吳曹事踰其
文故為三望起也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
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秋楚子重伐鄭師
于氾諸侯救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

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晉
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 程子曰諸侯同心病楚胡
氏曰楚人軍旅數起頻年伐鄭以其背己而從諸夏
也與楚莊之討徵舒而入陳異矣書大夫之名氏書
帥師書伐而無貶詞者所謂不待貶絕而罪自見者
也晉合八國之君親往救鄭則攘夷狄安中國之功
也詳著其君故特書救鄭以美之言救則楚罪彰明
而鄭服背夷即華嘉亦著矣有此晉遂上將諸國不
與此則其君自行而會合諸侯國則楚人暴橫馬陵
諸夏之勢益張亦可見矣故盟于馬陵而書同盟者

同病楚也家氏曰齊諸侯而書救鄭襄之也春秋為
中國慮晉人稍能自振則勸也以襄之夷狄盛兵憑
陵則屢書以序之是役也不書戰而言盟楚避晉也
重以吳入州來故楚人奔命自救不暇亦中國自治
之機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

二年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
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王乃
止子反欲取之申公巫臣不可而止巫臣自聘諸取

及共王即位將為陽橋之役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
期及鄭以夏姬行奔晉晉為邢大夫子重亦怨巫臣止
取申呂為賞田子是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分其室
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
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
讒慝貪婪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于奔命以
死巫臣請使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
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
乘車教之戰陣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
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
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于是乎一歲七奔命
蠻夷屬于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吳大通吳于上國
陳氏曰吳楚交矣不書至是始書之吳之為患久矣
其不載自列于諸夏而晉承之意將以罷楚也楚罷
晉亦不復伯矣入州來不可以不錄其始也家氏曰
州來楚邑或以為楚之附庸莫書伐來以其要害之
地吳楚所必爭吳得之可以制楚亦猶諸侯城鄭虎
牢不書鄭以為中國要害之地城之而鄭服楚不敢
爭也

冬大雩

衛孫林父出奔晉

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反
戚焉家氏曰春秋中年諸侯之大夫外交強國以
抗其君衛之孫魯之季其尤也林父結于晉之權
臣為日久矣至是奔晉挾盟主以抗其二未幾反國
位衛衎禁世不能居林父衆而作亂林父卒逐其
君而立己之所善公子卒之入戚以叛為衛患者幾
四十年晉貫主之衛事晉先遠晉之昏君強大夫黨
其叛臣為之報其何以勸人臣之事君者鄭獻魯昭
所以失國晉實為之也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
懷德畏討無有二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
師于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
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
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
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
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伯主伯主將德是以而二三
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
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高

氏曰汶陽之田魯國之舊穿為齊所取夫鞌之戰齊
請盟晉命齊反魯衛侵地故我得復而取之今齊事
晉、乃使韓穿來命魯復歸之齊夫魯國之分地先
君受之于天子晉不當為齊請于魯齊不當求之于
晉韓穿為晉卿不當為齊言于魯、不當以晉侯之
命還以先君之分地與齊陸氏曰參譏齊魯晉也謝
氏曰齊之留我封境也晉命歸我侵田齊之聽命于
晉也晉復命我歸齊以汶陽與齊為不順故晉使韓
穿來言來言者諭魯之辭也以汶陽與齊非魯所欲
故云歸之于齊歸之于齊者不得已之辭也歸于直
辭以其歸以其道也歸之于田辭以其不得已而歸
之也魯之分地天子所封也我取我歸一出于晉則
天子與奪之柄晉國專之矣書來言書歸之于齊著
景公之罪也汶陽田魯之舊也袁婁之盟齊歸我田
也書曰取罪魯得之非其道也得之非其道者以其
假兵力也馬陵之盟齊取我田也書曰歸者罪晉與
之非其道也與之非其道者以其不能辨也始以爭
奪取于齊終以其地歸之齊前書取後書歸著魯之
失也家氏曰汶陽之田先為齊所侵晉扶魯衛伐齊
取其侵地以歸之于魯、之君始本非齊有也晉既

已歸之于魯復命魯人反之于齊不知晉侯之使韓
穿何以為辭也春秋書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
歸之于齊見其名不正言不順難乎其為言也

晉欒書帥師侵蔡

遂侵楚獲申驪楚師之還也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
知范韓也是行也鄭伯將會晉師門于許東門大獲
焉　高氏曰晉得齊之后冀來得夫諸侯也蔡乃是
楚終不與晉自文十五年晉郤克入蔡之後蔡人不
與中國盟會者又幾三十年至是欒書復加兵以侵
之家氏曰晉人侵蔡攻楚之與國亦可以報其伐鄭

也師氏曰陳蔡鄭也宜從楚而鄭已復歸晉獨陳蔡
逆而未復誠可罪也爲晉侯之計糾合諸侯明其政
刑恭辭行罰何所不可而乃以大夫侵之見其畏蔡
者所以畏楚也

公孫嬰齊如莒

聲伯如莒逆也　高氏曰因馬陵之盟往與莒通要
齊因勝而自逞故是以春秋志之

宋公使華元來聘

聘共姬也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胡氏曰納幣不書此何以書公孫壽卿也納幣使卿
非禮也禮不可羼亦不可過惟其稱而已夫羼則輕
大倫過則溺私愛宋公之請伯姬魯侯之嫁其女皆
致其厚者也而不知越禮踰制豈所以重大倫之礼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景經惑書之爲後誤也

四年晉趙嬰通于趙莊姬五年原屛放諸齊嬰曰我
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
不能舍我何害弗聽至是趙莊姬爲趙嬰之亡故譖
之于晉侯曰原屛將爲亂欒郤爲徵六月晉討趙同
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于
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懼矣三
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
以免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胡氏曰同括無罪爲
莊姬所譖而欒郤害之也胡棄國以叛而不去其官
見晉之失政刑矣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胡氏曰諸侯嗣立而入見則有賜已修聘禮而來朝
則有賜能敵王所愾而獻功則有賜成公即位服喪
已畢而不入見既更五服一朝之歲矣而不朝京師
又未嘗敵王所愾而有功也何爲來賜命乎召伯縣
內諸侯爲王卿士者也書來賜公命罪歸君之不王
記天子之僭賞也諸侯曰天王君天下曰天子蓋
一人之通稱楊氏曰稱天子蓋誤也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陳氏曰內女爲夫人恒書卒其不言卒者出也杞叔
姬嘗出矣則曷爲書卒以杞伯之來逆喪則不可以
不卒也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晉士燮來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

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礼无加貨事凡二
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懼
使宣伯帥師會伐鄭　師氏曰晉侯使士燮來聘礼
也既來聘之使而遂會伐乃因礼以用刑于聘于伐
且皆不專謂之懷晉亦既不足以為恩謂之成鄭又
不足以為畏二者胥失之況聘以致好會同受物而
出師則是師以貨出非諸侯聘盟主之礼亦非盟主
令諸侯之事也胡氏曰前書來聘下書會伐晉侯之
為盟主可見矣魯既知其不可從大國之令而不敢
違其不能救亦可知矣河東薛氏曰吳伐郯而不能

救服吳則伐之諸侯無所措手足矣家氏曰先書吳
伐郯此書三國會伐鄭不能救之又伐之著晉之罪
所以服也

衛人來媵

胡氏曰媵者何諸侯有三歸嫡夫人行則姪娣從二
國來媵亦以姪娣從凡一娶九女所以廣繼嗣也謝
氏曰媵惟一姓所以致親睦也同姓不足然後以異
姓程子曰媵小事不書伯姬之嫁諸侯皆來媵之故
書以見其美女子之賢尚榮于諸侯況君子乎或曰
魯女之賢豈能聞于遠曰古者庶女与非敵者則求
為媵固為擇賢小君則諸國之賢女當自尊也　愚
按媵常事不書而春秋于伯姬之媵書之、詳君是
者非特賢伯姬也書衛媵所以起晉齊之媵而明其
越礼踰制也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左氏曰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穀梁曰夫無
逆出妻之喪而為之也胡氏曰凡筆于經者皆經邦
大訓杞叔姬一女子爾而四書于策何也有男女然
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故春秋謹男女之配
重大昏之礼以是為人倫之本也夫方杞叔姬之行

雖賢不若宋共姬亦不至如鄫季姬之越礼也杞伯
初未嘗有罪然後出之今而復逆其喪以歸者豈非
姬本不應出故魯人得以義責之使復其乎　愚按
叔姬之歸葬于杞以人情言之哉因叔姬之行本不
應出故魯人得以責杞使之歸葬以礼法言之叔姬
既出而歸于魯矣宜可死而復葬于杞春秋書之蓋
明魯不當以叔姬之喪歸杞、不當逆叔姬之喪歸
葬而叔姬之行固可見亦故書曰以歸以者不宜以
也穀梁之說盡得之矣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于晉、人懼會于蒲以尋
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
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
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以會吳、人
不至　胡氏曰夫盟非固結之本也衛獻言于寗喜
求復國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亦鄭射以自擇夫
寗曰使季孫要我吾无盟矣夫信在言前者不言而
自喻誠在令外者不令而自行晉知下令于齊反魯
衛之侵地而齊不拜還者以其間也齊既從之魯君
親朝拜其賜矣復有二命俾歸諸齊一與一奪信不
可知無咸乎諸侯之解體也晉人不知反求諸己惇
信明義以補前行之愆而又欲刑牲歃血要質鬼神
以御之是從事于末而不知本也特書同盟所以罪
晉也高氏曰晉不足以宗諸侯矣既為此盟而諸侯
皆貳于是鄭叛不服莒潰吳敗故書同盟以著其惡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高氏曰內女歸不書此書者譏宋公不親迎也杜氏
曰為致女復命起也范氏曰逆者非卿故不書劉氏
權衡曰諸侯逆女而不書者君自迎也君自逆則常

事不書矣王姬歸于齊、侯實來而不見于經是其
明驗也家氏曰伯姬歸宋自始至成禮七見之經貴
之也彼與鄭子還使來請己者春秋不以其污簡冊
而猶書之賤之也此貴之與賤之所以垂法于後焉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
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
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
之卒章而入　程子曰女既嫁父母使人安之謂之
致女古者三月而后見始成婦也伯姬美魯國重之
使卿致也胡氏曰致女常事耳何以書致女使卿非
禮也經有因褒以見貶者初獻六羽之類是也亦有
因貶以見褒者致女來媵之類是也伯姬賢行著于
宋故致女使卿特厚其媵遣之禮賢名聞于遠故諸
侯爭媵信其無妬忌之行

晉人來媵

高氏曰伯姬已嫁而晉始來媵蓋譏其不及事且為
齊媵起也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楚人以重賂求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秋鄭伯如晉、人討其貳于楚也執諸銅鞮欒書伐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楚子重侵陳以救鄭　高氏曰鄭伯既受盟于蒲楚人以重賂誘之復會楚公子成于鄧秋鄭伯如晉、人執之然經不書鄭伯會鄧者所以恕鄭而罪晉也鄭伯雖與楚會旋即嚮通而朝覲于晉以此言之是知前日之失而自服其罪矣晉人捨其前日之失而答之以禮可也乃因其來覲而執之豈有以兄未覲而反執覲者哉且中國自文宣以來晉楚爭盟而伐鄭自邲之戰鄭之從楚者十

年叛穿馬陵之會然後鄭伯受盟及蒲之會所以尋前日之盟也而晉人乃執辱鄭伯又使欒書伐之明年使衛侵鄭又會諸侯伐鄭方是時楚適侵其不暇爭鄭故鄭之在晉者亦五年及楚亦求成于鄭、伯若心于楚者蓋追怨晉之不德而恤小國之無而輕辱其君故與楚伐許侵宋同撓中國凡二十年實晉有以啟之也胡氏曰鄭執人而執者既不以王命又不歸諸京師則非罪討也殺伯蠲不書者既執其君則行人為輕亦不足紀也楚子重侵陳與處父救江何異則而不書鄭亦有罪焉夫脊我則舉正也今以

重賂故又與楚會則是惟利之從而不要諸義也故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能救之名許氏曰向使晉能制楚使之不敢加鄭討鄭可也今楚潰莒入鄆晉不能救而禁鄭之貳于楚鄭獨能無懲于牽牛蹊壓之禍乎師氏曰執人之君伐人之國與楚執宋公以伐宋無異則同夷狄矣何以為盟主哉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八年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于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

對曰夫狡焉思啟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　謝氏曰莒城惡而不修國陋而不備一旦楚師加國民衆不守而奔書莒潰罪莒之取禍也莒子既同盟于馬陵又同盟于蒲楚之伐莒也諸侯無一出救以致莒人潰為書莒潰罪晉之不能樹同盟也胡氏曰莒恃其陋不修城郭浹辰之間楚克其三

都信與脩矣然兵主而民逃其上不能使民效死而不去則賊于為國之本也雖隆莒之城何益于高氏曰楚人非有意伐鄆特以鄆莒連邑莒潰而遂以兵入之直以為一事而已一事而先書楚公子帥師者著其專且暴𢦤也再書楚人賤之也杜氏曰楚偏師入鄆故稱人

秦人白狄伐晉

高氏曰晉為盟主既執鄭伯又不救莒故諸侯携貳而秦人連白狄以伐之且見晉景公之不能霸矣胡氏曰經所謹者華夷之辨也晉嘗與白狄伐秦今秦又與白狄伐晉族類不復分矣其亦人賊何也武王伐商誓師牧野者蜀羌髳微盧彭濮皆與焉豈亦不謹乎除天下之殘賊而出民于水火之中雖與夷狄以義驅之可也亦慮其同惡相濟貽患于後也中國友邦自相侵伐已為不義又與非我族類者共為不亦甚乎薛氏曰結援夷狄未有不自戕也家氏曰前日秦晉交兵自為其私曲直猶有所在今楚人爭鄭正急出師潰莒以撓晉而秦乃師白狄戰其東欲使晉人不知所備置鄭以去其為楚謀善矣此於中國而并為夷狄之役秦之所以自處者卑陋甚矣

鄭人圍許

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　張氏曰君在外而興師以復怨大臣之罪也家氏曰以是為歸君之謀則可以是為事君之道則不可

城中城

家氏曰定公六年又書城中城曰三家張也以是觀之城中城者城國中之城耳魯人以楚潰莒之故不免震鄰之變故城中城以自固胡氏曰經世安民視道之得失不脩城郭溝池以為固也穀梁子謂凡城之志皆譏其說是矣城非春秋所貴而書城中城其為微守益微矣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非故曰百雉之城七里之郭設險之大端也謹于禮以為國禮辨尊卑分貴賤明等威異物采危所以杜絕陵僭限隔上下者亦險之大用也獨城郭溝池之足恃哉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晉命也　某氏曰黑背定公母弟以同母之愛得位專政故稱弟公孫剽黑背之子也其後孫林父背君立剽亦以君寵弟子致之也然則黑背稱弟者其兆禍與公子平來聘稱弟同意家氏曰以弟帥師責衛

也以諸侯伐諸侯責晉也是之罪一書而兩貶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師氏曰卜至于五其瀆甚矣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繻夏四月
鄭人殺繻立髡頑子如奔許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
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
有疾五月晉立君太子州蒲以爲君而會諸侯伐鄭
鄭子罕賂以襄鍾子然盟于修澤子駟爲質辛巳鄭
伯歸討立君者戮叔申叔禽 謝氏曰案書

鄭不服于是諸侯背侵鄭宋背從不服于是諸侯伐
鄭自鄭伯見執之後再書伐鄭一書侵鄭以明不信
之生禍也高氏曰鄭伯復歸不書所以咎晉也晉既
敗人之國使其君臣變亂而後伐之而歸其君春秋
惡其首叛不以會服與之也劉氏權衡曰左氏謂晉
侯方疾立太子州蒲以爲君而會諸侯 按經但言
晉侯無以明其爲州蒲也家氏曰君在而立君者鄭
也非晉也左傳所記因晉史傳聞之誤耳父在而與
其子春秋必不然
齊人來媵

公羊氏曰三國來媵非禮也高氏曰伯姬嫁已久諸
侯以其賢稍來媵之然諸侯夫人唯三媵今晉衛已
備其數貫可復加乎春秋所急者礼也所制者欲也
以禮制欲則治以欲敗礼則亂三國來媵是以欲敗
礼矣故備書之以爲後世戒謝氏曰同姓不患不足
而濟以異姓來媵非礼也
丙午晉侯獳卒
公疾病求醫于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
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
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

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爲也公曰
良醫也厚爲之禮而歸之
秋七月公如晉
晉人止公使送葬于是糴茷未反冬葬晉景公公送
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 高氏曰公者不弃天王之
喪今乃奔晉侯之喪又爲晉人所執使之送葬故君
人于景公之葬諱而不書臨江劉氏曰曷爲不言葬
不與葬晉侯也天子之喪動天下屬諸侯諸侯之喪
動通國屬大夫大夫之喪動一國屬修士、之喪動
一鄉屬朋友庶人之喪動州里屬黨族公之葬晉侯

非礼也以為唯天子之事可也

冬十月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三月以至自晉晉人以公為貳于楚故止公公請盟而後使歸　薛氏曰公之在晉九月春秋未[illegible]者在夏也家氏曰在晉在楚均為強國所止而有夷夏之異見止而在中国猶為内也見止而在外夷則外矣書不書其以是歟

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

薛氏曰郤犨來聘而盟我則之而托于晉也

夏季孫行父如晉

執聘且涖盟也　張氏曰桉公之至自晉也既受盟矣及季文子之聘也又涖盟焉春秋皆不書而獨書郤犨之盟何也蓋成公自沙隨歸齊之後欲貳晉而不果然猶竟弱无以自盟晉國公之弱而止之數月公請受盟而後使歸又使郤犨來聘既聘而涖盟乎使行父往則又從而盟之據強大之勢要君臣之盟皆魯之恥也惟犨聘而盟春秋以爲與孫良夫之例書之若成公之涖盟豈能得晉君而盟之乎亦大夫盟之耶故諱之而不書也

師山書院　十九

秋叔孫僑如如齊

以修前好　薛氏曰由齊之勝故交好于齊也高氏曰自鞌之役而齊魯絶至是乃復通許氏曰魯蓋徼晉之德礼不施將貳于齊而未能者歟張氏曰僑如之聘蓋謝戰鞌之師捐歸田之憾追于晉之奪而不能已者也家氏曰魯昔者不堪齊之陵暴借力于晉以紓一時之忿至是受侮于晉君臣日奔走于庭而猶懼不免于是介然以悔悵然以思將尋舊好于齊故行父如晉僑如適齊事同而情異者也春秋比而書之俾後之有國家者務自強以立其國无若魯人左右望于齊晉求所以自全而不可得也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周公忌楚惠襄之偪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

公羊氏曰周公者天子之三公也左氏曰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師氏曰春秋書此為諸侯者不復知有周室自規列國君已固有而晉于是時主盟中國天下惟知有盟主是以周公奔晉以謂盟主可以庇其身而無歎誰何也書曰出奔不特罪周公自

師山書院　二十

貶于周抑亦罪諸侯之貶周也高郵孫氏曰春秋之義自周無出天下一周也天王居鄭周公奔晉特異之者孔子之意也王之所以爲王以有其位而天下皆其有也王得言出則是自絶其位而不能有天下也天下非其所有則雖居鄭不可不言出也周公之所以爲公以左右天王而與王共治也爲三公而得罪天王至于奔晉則是絶于王而不能有三公之位也三公之位非其所有則雖出奔于晉猶若出奔于四海之外也謝氏曰天王在鄭書出居以明王室下同列國也周公奔晉書出奔以明王臣下同列國大夫也家氏曰周公王朝大臣與獲族爭政王不能裁則引而退可也今以爭不能勝懟而出王既復之與之盟、而入、而又奔吳其心欲挾霸國以要天子春秋書出書奔絶之王朝其爲誅斥也大矣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九年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爲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太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爲之禮使歸求成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脩好結成十年春晉侯使糴茷如楚報大宰子商之使也十一年宋華元善于令尹子重又善于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糴茷成而使歸復命矣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至是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晉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爲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金奏作于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

何以代北下臣不敢予及曰如天之福而君相見無
亦惟是一夫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
也賓曰君惠之以一矢爲之大者其何福之爲世之
治也諸侯閒于天子之事則相朝也于是乎有享燕
之礼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以共儉行礼而慈惠
以布政、以礼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
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
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争尋常以盡其民
畧其武夫以爲已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
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

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爲法然
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
曰无礼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今楚公子罷如晉盟
且涖盟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 劉氏
權衡曰瑣澤之會本以合楚鄭也今楚鄭不至曾衞
是盟何耶合晉楚者宋也宋亦不與又何耶凡晉楚
爲平則應大合諸侯以申成好今三國會而已又何
耶然則傳之未足信也樸鄉呂氏曰愚意瑣澤之會
爲伐秦起文亦今年會于瑣澤明年春使郤錡來乞
師而棱五月遂諸侯伐秦比事而觀可見矣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邱氏曰書敗狄而不書戰不以夷狄敵中國幸中
國振立則因以尊之也書人而不著名猶以微者敗
之大中國之勢雖微者亦足以敗夷國諸侯何畏而
長夷狄之惡哉陳氏曰中國敗夷狄不書惟晉特書
之特書晉者病晉也楚方聘魯平宋合諸侯之大夫
于蜀討陳夏徵書覲兵于鄭夷而臣、事于群狄是
故空戍之春秋晉有事于秦楚戎狄而不書而甚謹
於戰狄以是爲晉衰也晉之衰諸夏之憂也

冬十月

春秋經傳闕疑卷之二十六

春秋經傳闕疑卷之二十七

新安後學鄭玉纂集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十一年秦晉為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顆盟晉侯于河東郤犨盟秦伯于河西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何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至是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礼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

不亡何為　穀梁氏曰乞重辭也高氏曰自齊桓以來霸者征伐君與諸侯盖以是為王者事故與天下公之至于晉景始使士燮來聘以濟伐郯之役厲公承之始乞師霸体毀矣胡氏曰聖人作春秋與不重内而輕外至于乞師則内外同辭者蓋皆有叛怒權懈貪得之心是以如此若夫誅亂臣討賊子請于天王以大義驛之誰不拱手以聽命何至于乞哉噫此聖人所以垂戒後世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師氏曰九年秦嘗與白狄伐晉今晉欲伐秦以報之將糾合諸侯以同其力慮諸侯有厭心而未必遠師故使郤錡乎辭盡礼以乞為言不惮自屈而未可必之意也陳氏曰外乞師不書必盟主也而後書乞卑辭也見晉之無以令與國矣

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三月公如京師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礼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礼小人盡力勤礼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

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絶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為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埸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

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
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
公即世穆為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奸
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
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
隕是以有殽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
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
我穆襄即世康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
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
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

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
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
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
焚我箕郜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
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
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
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
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
之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
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于狄曰晉將伐女

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
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
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
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一諸侯備聞此言
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
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
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
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
圖利之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
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于晉晉欒書將中軍

荀庚佐之士燮將上軍郤錡佐之韓厥將下軍荀罃
佐之趙旃將新軍郤至佐之郤毅御戎欒鍼為右孟
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五月丁亥晉侯以諸
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成差
及不更女父 程子曰不書朝王因會伐而行也故
不成其朝又以伐秦為遂事明朝為重高氏曰公如
京師專行之辭也然公之此行蓋會晉伐秦道出王
畿不得不朝焉其以專行之辭書之何也舉其可道
焉者志敬也然上書晉來乞師下書公自京師遂會
諸侯伐秦則是假他事以往而非專行者矣乃志其

不敬也蓋聖人於魯乃父母之國有君臣之義將還就而為之諱故直以如京師為文先明君臣之大節若專以朝事行者而不言朝王以著實因會伐而行不成乎朝也其辭若志敬實志不敬此春秋微辭也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以謂公如京師固其志也而不知春秋以是譏之劉氏曰古者諸侯即位服喪畢則朝小聘大聘終則朝巡狩于方岳則朝覲春秋所載天王遣使者屢矣十二公之述職蓋闕如也爲此年書公如京師又不成朝禮不敬莫大焉君臣人道大倫而至于此極仲尼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也謝

氏曰公子遂之聘也書如京師而不書聘以其遂如晉非專于聘也成公之朝也書如京師而不書朝以其遂會伐秦不專于朝也以朝聘王室為名而其終結以逆事則魯無朝聘之實于此見矣伐秦書遂著其悪也師氏曰不謂之朝不以諸侯事天子之礼行均謂之如蓋與列國之礼同京師列國視為等夷失礼甚矣張氏曰春秋以諸侯事周之礼久闕而因行于伐秦之役若没而不書是盡廢其僅存之礼若書以為朝則是舉百年之墜典亦非其實故書如京師而不言朝以見其行礼之不專書自京師會諸侯伐

秦以見諸侯之行止為伐秦而不為京師也高郵孫氏曰不言遂如京師而言遂會諸侯若蓋聖人之意以謂成公之如京師非其誠心法當罪之春秋萬世君臣之法不以成公非礼而遂亂之也必曰如京師然後會諸侯則成公之罪無所逃而君臣之法愈久愈正也陳氏曰自狄秦以來秦晉之相加兵皆略之是故戰于麻隧秦師敗績但書伐秦戰于櫟晉師敗績不書伐晉以為不足詳焉爾

曹伯盧卒于師

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晉侯于新楚

成肅公卒于瑕　穀梁氏曰公大夫在師曰師在會曰會高郵孫氏曰諸侯之卒不地有常地也其有會盟侵伐而卒者必謹志之所以見卒非其所而國家危殆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泰山孫氏曰不以京師至者明本非朝京師　愚謂上書公如京師明春秋以朝王為重使不遠于礼而世道有所防此書公至自伐秦明諸侯為伐秦而出使不失其実而後人有所考蓋上句乃聖人之特筆下句乃魯史舊文也

冬葬曹宣公
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
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
之勞請俟他年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
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愚按莒不書葬其義未詳徐邈謂莒行夷禮其君無
謚故從吴楚例不書葬豈其然乎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衛侯如晉、侯強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夏衛侯既

師山書院 七

歸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
可曰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
雖惡之不猶愈于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
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 許氏曰人臣不嫌義之所
安而介特大國使之反已此所為逐君之惡者也唯
其辨之不早是以衛獻至于出奔猶非其歸爲辭
自晉奉之故也泰山孫氏曰衛大夫由晉侯而得歸
則衛國之事可知也謝氏曰書自晉罪晉之容惡也
書歸衛罪衛之失刑也若蔡季書歸所以正法林父
書歸所以著亂家氏曰臣挾大國之援以干其君君
以大國之故而忘其臣下陵而上忍亂之道也張氏
曰此非特罪衛之不早辨晉之政在大夫亦自此矣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鄭子罕伐許敗焉鄭伯復伐許入其郛許人平以叔
申之封 高氏曰此著許之所以遷亦見晉厉之不
霸也夫許鄭之怨久矣三年再伐四年伐九年圍之
而今又伐焉使悼公而霸鄭人怨隣其弱敢如是乎
明年遷于葉避鄭以依楚則晉不足恃也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師山書院 八

穀梁氏曰大夫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
胡氏曰娶於他邦道里甚遠必親迎乎以封壤則有
大小以爵次則有尊卑以道途則有遠近或迎之于
其國或迎之于境上或迎之於所館中禮之節可也
高氏曰成公浮以宣公元年公子遂之例藉口而行
之也然則人君所以貽于孫者可不慎乎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衛侯有疾使孔成子寗惠子立敬姒之子衎以為大
子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太子之
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

必號于未亡人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鱄也使
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
重器于衛盡實于戚而甚善晉大夫

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卒

胡氏曰嬰齊者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也歸父
出奔齊魯人徐傷其無後也于是使嬰齊後之故書
曰仲嬰齊此可謂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者以為
歸父則弟不可為兄嗣以後襄仲則以父字為氏亦
非禮矣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
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
臧于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
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
奔宋　張氏曰執侯以歸、有罪也歸之于京師禮
也春秋之書執諸侯者多矣惟是為得禮謝氏曰去
逆治亂以正大義聽命王室以正天刑諸侯伯討罪
之道矣凡諸侯無罪見執皆不名以其義不當絕也
成公執得其罪亦不名者明厲公以賊殺之罪聽于
王所以善厲公也張氏曰先執曹伯以令諸侯然後
盟之乃盡善也觀曹人請君于晉曰若有罪則君列
諸會矣由一衆指之不當遂闕釋姦之門此豈小失
哉或者謂負芻殺太子而自立于經無所見疑晉侯
之執不當其罪　愚按世子之死豈曹人以亂故不
敢赴告故魯史不書聖人得其迹之派也幸有戚會
之執故詳書之以著其罪使亂臣賊子不得幸免然
則殺太子而不書者魯史之闕文執曹伯而詳書者
聖人之從意讀春秋者可不致察于顯微之間而求其
旨意之所歸乎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

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
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
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
乎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
新石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
叛之無民孰戰　薛氏曰楚伐鄭何鄭服于晉也東

某呂氏曰蔡僞許因楚鄭以國大小兵力強弱更相
吞噬爰夏一道而人理盡矣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
于宋〻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秋八月葬宋共公于是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蕩
澤爲司馬華喜爲司徒公孫師爲司城向爲人爲大
司寇鱗朱爲少司寇向帶爲大宰魚府爲少宰蕩澤
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
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
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

桓族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
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
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于宋也右師討猶有
戌在桓氏雖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
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魚石
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于睢上華元使止之不
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
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納我今將
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則決睢澨閉登陴
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使向戌爲左師

老佐爲司馬樂裔爲司寇以靖國人　高氏曰再書
華元善華元也蓋元之志非奔也欲挾晉自重以攻
蕩氏之黨爾孔氏曰書之重辭之復嗚呼其中必有
美惡焉不可不察陳氏曰殺称國有司法守之辭也
左氏曰書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程子曰山去
族害公族也趙氏曰元將討山知力之不能故奔晉
而國人許之討故歸故其討山也雖其族人莫敢救
之者書曰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言其
出入之正是以能討山也使元懷祿顧寵重于出奔
則不能討山矣常山劉氏曰蕩山宋公族也秉君之

柄作亂以弱公室殺世子肥是背其族之背其族者
伐其本也故去族以示法陳氏曰于是魚石向爲人
鱗朱向帶魚府出奔楚則其但書魚石何凡奔必有
罪也衆不可以勝罪則罪其甚爲者尔以楚師伐宋
國入彭城爲宋患之日久是以甚魚石也家氏曰左
氏謂華元行未及晉魚石逆而復之討爲亂者故趣
氏殺蕩山逐其黨國乃定何氏謂宋公平不如華之
以要國之政者大夫山所謂出奔晉、人理其罪與
人反華元誅山觀經書華元奔晉自晉而復何氏之
說爲正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
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始通吳也　公羊氏曰殊會吳外吳也春秋內諸夏
而外夷狄高氏曰吳未嘗與中國會今始來通是時
中國病楚而吳敵楚之敵故諸侯亦欲與吳通晉于
是爲合諸國之大夫以會之然諸國大夫不敢致吳子
也因吳子伐楚在鍾離故相與會之程子曰吳益强
大求會于諸侯諸侯之衆往而從之故諸國往與之
會以見夷狄盛而中國衰也胡氏曰殊會有二義會
王世子于首止意在尊王室不敢與世子抗也會吳

師山書院　十三

于鍾離于柤于向意在賤夷狄而罪諸侯不能與之
敵也夫以太伯至德是始有吳以族言之則周之伯
父也至其後世遂以獮夷者以其僭竊稱王不能居
中國之爵號下成衆之賤中國與爲齊晉大國亦皆
俛首東向而覲吳聖人蓋傷之故特殊會可謂深切
著明矣樓鄉呂氏曰薛氏謂吳是未嘗與中國會晉
爲之合諸侯而會之特書曰會吳于鍾離以吳爲會
也戚之會乃諸侯會而吳人來會故序吳於諸侯
之下鍾離之會乃吳求中國而晉欲會吳故特以會
吳爲文然則曷爲不與會首止之文同義首止之文

曰公及齊侯會王世子於首止君世子在此而諸侯往
會之然尊世子也會吳之文曰叔孫僑如會晉士燮
會吳于鍾離是其會晉士燮也非會吳也　愚按春
秋雖美惡不嫌同辭然聖人亦不屑微意寓于其間
首止之會書及書會見公及諸侯同往會之如臣朝
君使諸侯不得以于世子鍾離之會書會又會若諸
侯外吳不與同會故再書會使夷狄不得以亂中國
此則聖人微意不可不察

許遷于葉

許昊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

師山書院　十四

葉　高氏曰畏鄭而南依楚故以自遷爲文而鄭人
之罪著矣陳氏曰楚公子申遷許于葉其曰許遷于
葉何以其從夷狄雖遷之猶自遷也家氏曰春秋中
年以後陳蔡與許專意從楚彼謂夷可恃存而不知
非我之類其心實異卒之陳蔡爲楚所滅許四遷自
葉而白羽定楚人追而遷之已而又遷容城遂爲鄭
滅棄中國而從夷狄許陳蔡自有以取焉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公羊氏曰雨著木而冰也何以書記異也高氏曰雨
著木而成冰是上溫而下寒也與隕霜不殺草相反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
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
懼敗諸汋陂退舍于夫渠不儆鄭人覆之敗諸汋陵
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衛侯伐鄭至于鳴鴈為晉故
也　高氏曰楚求成于鄭、服中國五年矣至是始
叛晉附楚為楚加兵中國諸侯之兵無寧歲矣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

陵楚子鄭師敗績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
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
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
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
軍荀罃居守郤犫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
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
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
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
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

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
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
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莫不
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
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
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
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
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
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

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
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群臣輯睦以事君
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于鄢陵范文子不欲
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
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
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
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
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
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
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于軍中而疏行首

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
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
日必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
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
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鬬
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
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犁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
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于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
曰虔卜于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
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

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
戰禱也伯州犁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
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于晉
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
右而三軍萃于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
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
待公從之有淖于前乃皆左右相違于淖步毅御晉
厲公欒鍼為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為右石首御鄭
成公唐苟為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于淖欒書將
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

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
出于淖癸巳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
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于戰王怒曰大
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于泥占
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
于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
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郤至三遇楚
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
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識見
不穀而趨無乃傷乎郤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

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閒蒙甲胄不敢拜命
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為事之故敢肅使者而退晉韓
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
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郤至從鄭伯
其右茀翰胡曰諜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
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
敗于熒乃内旌于弢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
者壹大我不如子、當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
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
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

止囚楚公子茷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
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于楚也子重問
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
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
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
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
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于楚必是故也不亦識
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
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鷄鳴而食唯
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

脩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
子反謀穀陽豎獻飲于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
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
范文子立于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
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晉侯使郤
至獻楚捷于周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
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反
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
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
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

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范文子反
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
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無及于難范
氏之福也　謝氏曰鄢陵之戰楚師輕窕而鄭成特楚
敵晉故楚子鄭師敗績楚子傷目而退故敗不言師
舉重也鄭伯反覆逃盟叛晉即楚其罪在所討矣厲
公不能明大義以行罰務以攻戰為心故以晉侯王
戰胡氏曰當是時兩軍相抗未有勝負之形晉之捷
也亦幸焉爾楚師雖敗其勢益張晉遂怠矣卒有欒
氏之譖而誅三郤國内大亂聖人備書以見行事之

深切著明也　東萊呂氏曰鄢陵之戰以兵家曲直
論之楚新與晉盟而背之用師是晉直楚曲勝敗之
勢顯然可見晉之師帥與興師初欲討楚獨范文子
不欲戰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及臨陣又
曰惟聖人能内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内憂歟
晉之諸將能外觀晉楚之曲直不能内察其君之昏
明惟背盟棄好討之必勝不知厲公驕很逐戮滅亡
大抵天下之事有當作而不作惟知義之君子能隨
時輕重權衡隆殺而不失其宜今以一事之事觀之
如射共王中目見得楚之大敗晉師三日館穀見得

晋之大勝然楚大敗之後君臣戒懼戒、守國終始保全厲公一勝之後殺郤錡郤犨郤至又欲殺欒書中行偃君臣相戕文子雖見之明慮之深且于死為之前而言之其拳拳之忠懇懇之意可謂深切而終不救厲公之驕至使親宗祈死似以不及見禍為幸文子之志固亦可哀矣然亦有可責者蓋文子雖有區區之意巻巻之忠于己信未孚于人威望不足以壓群臣是以終無所濟處于衆邪之閒寧窮計迫枝欲避禍而死乎使其加之謀學而無憤争之禍必將見幾而作或出或處不至于臨事徬徨欲逆死也有志之

士規模狹小者可不戒哉家氏曰是時楚共叛盟空國以出伊鄭人侵宋以致晋師晋為不出宋將無以自存楚師晨壓而來晋衛諸國皆從風而靡中國之存亡安危未可知也故鄢陵一勝關係甚重而晋厲公者量褊不知志滿致驕及以是速其死良可惜夫烏乎城濮之戰文公勝而益懼懼而增修其德故以是霸鄢陵之戰厲公勝而益驕驕而務逞其志故以是亡觀乎百年二大戰或以之興或以之亡有國家者知所警矣

秋公會晋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原缺

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隤宣伯通于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晋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于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郤犨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晋侯晋侯不見公　高氏曰鄢陵之戰晋獨敗之諸侯之師皆未至蓋非特魯而已胡氏曰臣子之于君父揚其美不揚

其惡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礼也是人倫當史以示王法其于魯事有君臣之義故臣弑君則書薨易地則書假滅國則書取出奔則書遜屈已以與強國之大夫盟則書及敗晋失信而莫適守則諱公而書會也此類雖不諱其實亦天下之公必隱避其辞以存臣子之礼然則沙隨之會晋不見公是魯侯之大辱深可恥為者矣曷為直書其事而不諱乎曰春秋伸道不伸邪崇義不崇勢正己而無恤乎人以仁礼存心而不憂横逆之至者也沙隨之會魯有内難師出後期所當恤者晋人聽叔孫僑如之譖怒公而不見曲

在晉矣會侯自及非有背仁棄禮不忠之咎也于公
何歎乎
公至自會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諸人伐鄭
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
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陽
不敢過鄭子䣌舞伯使啎䂋鈞請逆于晉師爲食于
鄭郊師逆以至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後
食諸侯遷于制田知武子佐下軍諸侯之師侵陳至
于鳴鹿遂侵蔡未反諸侯遷于穎上戊午鄭子罕宵
師山書院 二十四
軍之宋齊衛皆失軍 高氏曰楚師既敗而鄭猶不
服見晉政之不競于人矣陳氏曰會伐未有書王人
者此其書尹子初以王卿士與戍也陽處父之救江
也王叔桓公不書雖前年伐秦之役劉子成子猶不
書也於是爲公延兵初以尹子與齊國佐邾人序甚
矣屬公之無道也家氏曰尹子單子王以伐鄭出奇
與諸侯本謀者人數勤天子之老輕用王師亦謀王
朝公卿不當而覇討而數出也
曹伯歸自京師
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曰若之何

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
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
矣君唯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
之曹人復請于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
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 謝氏曰成公
身負不可容之大罪晉侯執歸京師方伯之義也天
王不加大刑使之復國失賞罰討逆之道矣故曹伯
之歸也許而不名以明天王不絕其位也書自京師
以明天王釋亂容逆也蔡李翔陳以歸衛侯頼楚以
歸故蔡書自陳歸秦衛書自楚歸衛曹伯非有所賴
師山書院 二十五
也天王赦之而已故書歸自京師曹伯雖在京師
王不加絕非失國也故書伯歸不書國列氏曰善不
蒙賞惡不罹刑以是爲君舜爲臣雖得天下不能一
朝居也屬魯殺世子而自立不能因晉之執賞諸刑
與而使復國則無以爲天下之共主矣 愚謂節者
制其事宜使之不失乎中者也故于礼曰節文于財
曰節用于行曰節義于畢曰節制而事之合宜者謂
之中節聖人之精易於節之象曰天地節而四時成
於節之象曰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聖達節則自然
而合乎此賢守節則固執而不敢失乎此也大豈拘

拘謗、脩守故君子臧之爲而後謂之節哉子臧之
於鄭猶星也白公之於信也豈惟不能制亂適以生
亂耳蓋由其背盾雖美而不知學故其見道未明擇
義未精以至于此　按曹伯廬卒于師公子負芻殺
太子而自立子臧曹之鎮國賢公子所宜上告天王
下告方伯如孔子之沐浴而朝請乃舍此不爲已爲
失節及諸侯執負芻歸之京師將見子臧于王而立
之使子臧從諸侯之請領柄其民以安社稷則罪人
斯得負芻自此無所逃于其誅猶未晚也而乃區區
守匹夫之末節出而奔宋坐視宗國淪亂委之以至

于戚然後復國以待負芻之歸然則使負芻幸免復
君曹國三綱五常爲之掃地是果誰之罪哉聖人書
曹伯歸自京師國可以見天王之禁有罪亦可以見
曹國之無人矣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
令于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
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
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
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于苕丘　某氏
曰此晉之惡也故貶而人之謝氏曰行父吾國股肱
之臣也執而舍之苕丘出之使不得通也公之會沙
隨也晉侯不見公公之會伐鄭也晉人執行父魯以
一出師後期君則黜而不得進臣則閉而不得通晉
之過辱魯國甚矣書不見書執書舍累其惡而罪之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犨曰苟去
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于公室對曰僑
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
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

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
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亡之何及郤犨曰吾爲子請
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
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
子謂欒武子曰季孫于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
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
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
虐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冬
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　杜氏曰公未
歸命國人逐之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高郵孫氏曰行父見執于苕丘于是始盟而釋之不
書釋而書晉大夫与之盟則釋之可知矣
公至自會
高氏曰沙隨之會既不見公伐鄭之會又不得與而
國之宗卿于是見執公彷徨于外以求自明于晉使
叔孫僑如見逐季孫受盟而公免難焉方秋而出盡
冬而歸始以伐鄭出會而不得與于其事君辱臣執
國之深恥也及公之歸不可以伐鄭至故祇曰至自
會以見之不果與伐鄭也

乙酉刺公子偃
十二月季孫及郤犨盟于扈歸刺公子偃召叔孫豹
于齊而立之　杜氏曰偃與鉏俱為姜所指而獨殺
偃、與謀陸氏曰偃直書刺者有罪不當殺也陳氏
曰刺公子偃殺有罪之辭也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
之殺無罪之辭也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鄭子駟侵晉虛滑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夏五月鄭太子髠頑侯孺為質於楚、公子成公子

寅戌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
于曲洧　邱氏曰晉之伐鄭至于再三以天子一卿
為未足乃使單子同尹子以行而鄭終不服昔齊桓
之時鄭嘗不服齊伐之一再至䟽之盟齊侯方盟諸
侯而鄭伯自來乞盟暨晉文主盟陳嘗不服乃敗楚
之後晉方會諸侯盟于踐土陳侯則自來如會此無
他齊桓晉文先有攘楚之威足以服陳鄭之心故二
國之君所以不敢從楚而來乞盟如會皆出于自然
不可彼也與今晉侯之伐鄭豈不萬、相遠乎書之
用見天王與盟王者無足畏矣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尋戚之盟也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　陸氏
曰不重言諸侯試尹子單子與盟尊周也柯陵之會
尹子單子始與諸侯之盟自是習以為常非礼也陳
氏曰書同盟其尹子之盟歟柳慶公之盟狄莫適為
主之辭也薛氏曰所此柢伐未嘗出王官也未嘗盟卿
士也去年王官出今年卿士盟三代鄭而鄭不至無
益于事徒以為亂而已尹單俱會于外王政之不一
也
秋公至自會

齊高無咎出奔莒
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閎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　許氏曰齊靈不公其聽自泥惟婦奔其世臣以長禍亂

九月辛丑用郊
公羊氏曰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高氏曰魯自僖宣僭郊之後聖人以為常事不書也其書之者或因卜不從或因牛傷死有災則書耳今與他災故而書之者以其自出己意非時之郊而不之卜違不疑而用之是無天也其不宜用未有甚于此者故特書用　愚謂僭者亂之階也魯託以成王之賜僭用郊禘之禮末流之弊至于作兩觀乘大路車服器用一與天子無異其僭竊之罪大以賢于吳楚之君哉然則天子之事魯僭其器吳楚僭其名其為僭王則一也當時不知罪者以為成王之命故也及春秋之作也夫子又魯人也當之惡必須為尊者諱又不得而加貶序而然事微意寓于其間矣讀者未之察乎夫郊禘既以為常事而不勝書失禮之中又失禮焉則書之自僖三十一年至成十年皆不成郊至人無以寓其意至十七年九月辛丑郊乃始書曰用郊以見其諷焉用者不宜用也蓋以諸侯而用天子之禮也用之一字所以誅其僭王之罪于至定十五年哀元年亦書郊而不書用者從同同也嗚呼魯君僭用天子禮樂季氏遂舞八佾三家以雍徹陪臣執國命徒欲以下僭竊以危其國以滅其身至于孫季

入于陽州寄于乾侯死于境外雖有天子侯甸亦何以震聳姦臣之心而保全魯君之身哉後世不安分義而僭竊名器者亦可以為戒矣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師氏曰晉請命于天子王畀予而受其發則是宜糾合諸侯之師同心協力以尊王命奉辭以往無敢或後可也乃使大夫乞師于魯耶以盟主而乞師已為屈辱況奉天子之辭以伐有罪以王卿主伐乃言乞師其卑王室以凌諸侯也甚矣夫欲仗天子之威靈以討叛伐貳而乃先為此卑辱欲望鄭畏威得乎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衞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
十一月諸侯還 謝氏曰以蕭魚之鄭晉以王命三
合諸侯出伐而不能服以強楚為之援也鄭太子為
質于楚楚公子成戍鄭夏之伐鄭楚子重師于首止
而諸侯還冬之伐鄭楚公子申師于汝上而諸侯還
然則諸侯伐鄭不若先楚之為利也能若齊桓修政
事輯人民和邦國以王命伐楚而報之則鄭不待干
戈及境而求服矣諸侯比年伐鄭秋起兵冬而息夏
起兵秋而息冬起兵十有一月而息內外疲苦甚矣

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
也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臨江劉氏曰十一月無壬申其以壬申卒之何春秋
故史也有所不革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
其義則某竊取之矣 蔡氏曰嬰齊從于伐鄭還而道
卒大夫卒不地其地在外也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群大夫而立其
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于厲公郤錡
奪夷陽五田五亦嬖于厲公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
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亦嬖于厲公欒
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公子
茷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
與師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
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
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郤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

之公使覘之信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
酒後使大夫殺郤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郤至射而
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
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庸公曰然郤氏聞
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
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
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
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
得乎待命而已受命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
孰大焉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

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之抽戈結衽而僞訟者
三郤將謀于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于其位溫季
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
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于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
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
臣聞亂在外爲姦在内爲宄御姦以德御宄以刑不
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
姦宄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曰寡人
有討于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
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于死君之惠也二

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爲卿公遊于匠
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召韓厥
韓厥辭曰昔吾畜于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古人
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况君乎二三子不能事
君焉用厥也 泰山孫氏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厲
公不道一日而殺三卿此自禍之道也誰與處矣故
列殺之以著其惡張氏曰春秋罪厲公之殺三郤而
卒于自及其示後世御臣之法至矣家氏曰三郤晉
之䜂臣嘗有功于其國其臨敵屢勝晉諸卿未有能
出其右者籍其有罪猶當在議功議能之科今以左

右之浸潤殺之并及其族厲之殘暴抑亦甚矣欲無
亡得乎

楚人滅舒庸

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遂
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槖師襲舒庸滅之 許氏曰
舒庸舒蓼舒鳩之滅則舒一于楚矣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高氏曰胥童謀殺三郤而晉國遂亂于是欒書中行
偃先殺胥童然後弑厲公故曰宋督殺孔父而弑殤
公春秋書曰及其大夫孔父書偃殺胥童而弑厲公

而書晉殺其大夫胥童何哉孔父忠於殤公者也胥
童嬖于厲公者也嬖臣導君爲不道亡其君以及其
身故春秋兩治之以爲萬世戒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葬之于翼
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
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
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
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
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群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

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辛巳朝于武宮逐不臣者
七人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
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
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趙武
為卿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
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為太傅使修范武子之法
右行辛為司空使修士蔿之法弁糾御戎校正屬焉
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為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
時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為中軍尉羊舌
職佐之魏絳為司馬張老為侯奄鐸遏寇為上軍尉

籍偃為之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為乘馬御
六騶屬焉使訓群騶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
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
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穀梁氏曰稱國以弒其君君
惡甚矣對氏曰厲公不道殺戮大臣由此臣下離心
身弒不測故稱國以明禍發于國也陳氏曰楚商
臣弒頵而後弒君晉欒書中行偃殺胥童而後弒
君春秋不列于孔父以是為不能與其君存亡者也
然則書晉殺胥童不書楚殺鬬勃何也書殺胥童以
累州蒲也不書殺鬬勃不以累頵也州蒲稱國以殺

而弒頵與商臣二君所以異也　愚按稱國以弒其
義有二一則歸惡于遭惡之君一則歸罪于當國之
臣晉弒其君州蒲此歸惡其君者也孟子曰無罪而
殺士則大夫可以去又曰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
君如寇讎晉厲公欲盡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至于
一朝而尸三卿又執欒書中行偃欲殺之宜其臣之
懔懔不自保而非有比干之操守死而不易有伊尹
之德處危而不疑則必起而為亂以求自免夫厲公
雖欲不死其可得乎且弒逆之賊其罪獨而易見遭
弒之君其惡晦而難明故稱國以弒使人因書法之

異知其所以得弒之由至于弒逆之賊則國史具載
不待特書而罪惡著矣拔本塞源之意也使後世人
君而知此所以御其臣下者不失其道則弒逆之禍
庶幾乎息矣

齊殺其大夫國佐

十七年齊侯使崔杼為大夫慶克佐之帥師圍盧國
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
叛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國勝
告難于晉待命于清至是齊為慶氏之難故甲申晦
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師逃于夫

人之宮使淸人殺國勝國狗來奔王湫奔萊慶封爲
大夫慶佐爲司寇既齊侯及國弱使嗣國氏　許氏
曰慶克作慝渴亂中閨譖害大臣不誅不詰使國佐
無所發其忠憤起而殺之猶與俱處而已于是因以
爲國佐罪、異大夫張氏曰國佐仕危亂之朝不能
見幾而去以危邦君身死宮闈非不幸矣家氏曰齊
靈不能防閑其母使之以淫亂著又使其母之讒而
致高踐于殘靈之不君甚矣而國佐不忍一旦之忿
誅慶克擅殺以抗其君專殺之罪旡可言捷殺不待
謂之非叛矣然原其本心則在于爲其君正家法而
施之無序以及于此是可閔也

鄖山書院　三十八

公如晉
朝嗣君也　愚按晉有弑君之賊而不之討隣國諸
侯不思聲罪致伐而魯君卑先朝之爲在其爲國也
傳称晉悼復霸之由斯辨去云未矣
夏楚子鄭伯伐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
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
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爲以三百乘戍之而還宋人患
之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于我吾固

事之也不敢貳矣大國無厭鄙我猶憾不然而收吾
憎使贊其政以閒吾釁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
而披其地以塞夷庚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
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爲晉必恤之七月宋
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　臨江劉氏曰伐宋以
納魚石則其不曰納宋魚石于彭城何不與納也諸
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諸侯世也大夫不世諸侯納
之非正也大夫不世也莊氏曰公孫寧儀行父言納
而魚石不言納蓋楚猶討陳之罪人疑若無罪故書
納以正其罪魚石之書復入而先書鄭之伐已著其
納亂臣也故不言自楚而特書復入高郵孫氏曰魚

鄖山書院　三十九

石奔楚爲楚鄭道諸楚鄭以伐宋楚于是取宋彭城
之邑封魚石于彭城明年晉率之與諸侯之大夫圍宋
彭城以魚石復入而叛也是則魚石之仕宋嘗食邑
于彭城十五年出奔楚於是藉楚取之而復入爲書
曰復入明魚石之嘗有彭城也魚石入彭城而宋圍
之則是入以叛也不曰叛經書楚鄭伐宋而魚石入
魚石入而宋圍彭城不待書而義可見也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
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　許氏曰公朝

始致而勝使紹丕晉悼之下諸侯遂矣此列國之所
以睦而救國之所服也高氏曰不表書晉侯與實士
年書齊侯同義
秋杞伯來朝
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于是服朝于晉
而請爲昏
八月邾子來朝
即位而來見也
築鹿囿
高郵孫氏曰春秋興作皆書雖城池之固門庭之急

無遺爲重其德不及民而徒勞民力也況耳目之玩
一身之娛哉
己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
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
子爲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
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楚師還
高氏曰晉侯救宋何爲不書蓋未足爲悼公烈也
春秋之法存著不善者不足之辭也簡棄小善者有
餘之辭也晉悼之烈在圍宋彭城絀楚服鄭蓋人楚
微之而晉宗矣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伐鄭
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軍如伐
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 許
氏曰悼公之時霸業復興而乞師以救宋猶尊魯公
故事元年以使遂無乞師則君兵而已矣 恐謂成
公初薨嗣子幼弱漸然在衰絰之中霸主遣使乞師
實與他國異不吾拉非所以令諸侯也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

于虛打
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孟獻子請
于諸侯而先歸會葬 高氏曰諸侯師至而楚鄭之
師已退救宋人辭諸侯而請其師以圍彭城而先爲
此盟也郭氏曰痛悉怯患諸侯於同欲也虛打之盟
諸侯謀救宋故書同盟
葬我君成公
春秋經傳闕疑卷之二十七

新安後學鄭玉纂集

襄公

公名午成公之子簡王十四年即位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辟土有德曰襄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于是為宋討魚石故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為討

二月齊太子光為質于晉　謝氏曰楚以兵入魚石于彭城魚石以彭城附楚然則彭城已入楚矣故列國以難救之師為宋討魚石于彭城而圍之圍彭城書宋所以明彭城宋之分地也春秋正彭城歸宋以著楚子之罪則列國之圍彭城得討罪之義矣胡氏曰書圍彭城魯史之舊文也曰圍宋彭城者仲尼親筆也楚已取彭城封魚石氏之三百乘兵則曷為繫之宋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雖專其地君子不登叛人所以正疆域固封守謹王度也高氏曰魚石既奔夷狄復藉夷狄之力自伐其國宋不能討

而晉帥合諸侯大夫共圍討之春秋以來諸侯自相侵伐推而言之孟子所謂彼善于此也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于洧上于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蔡侯衛侯次于戚以為之援　高氏曰彭城之圍既解而晉遂以西諸侯之師伐其故但書韓厥帥師而已韓厥已是以當鄭故使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張鄭心且備楚師之出謝氏曰韓厥伐鄭列國大夫次于鄫備楚而為晉援然則諸侯忠晉可知矣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鄭子然侵宋取犬丘　胡氏曰楚子辛救鄭而經不書者鄭本為楚以其君之故親集矢于目是以共楚而不貳也棄中國從蠻夷不能以大義裁之惟私欲之從則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經所以削而不言救也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子來朝

愚按襄公時方四歲且在衰絰之中邾子之來奔其父喪而弔之可也朝之貲其時乎非惟不可以朝禮相接蓋不恭也況不奔天王之喪而朝鄰國之君亦可謂不知務矣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胡氏曰簡王崩赴告已及蔵在諸侯之策矣則宜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今衛晉方來脩朝聘之事于王喪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曾不與焉此何礼乎泰山孫氏曰天王崩邾子來朝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皆不臣也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鄭師伐宋

楚令也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初穆姜使擇美櫝以自為櫬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于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于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唯二三子鄭伯睔卒于是子罕當國子駟為政子國為司馬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　高郵孫氏曰晉宋衛師將卑師衆也甯殖稱名將尊師少也家氏曰伐喪春秋之所甚惡也他人伐喪猶欲盟主仗義以正之而況為盟主而伐人之喪乎或謂晉欲得鄭因與聞其伐喪此以後世權謀詭詐而律春秋西夫愚謂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如其非道何待三年鄭成公背華即夷天下之所共棄今而易世諸侯之師臨乎境上正鄭去夷從華之秋也諸大夫欲從晉子駟乃以官命未改而違其非子駟固為罪首諸大夫見善不明守正不固卒從子駟之言以助諸侯之師益重鄭伯之過亦不為無罪也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罃將復于寡君而請于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唯寡君賴之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叔孫豹如宋
通嗣君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
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
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高郵孫氏曰
虎牢鄭扼楚之邑而僻險之地諸侯患楚之侵陵其
國于是使其大夫會而城之虎牢鄭地經不繫之鄭
者蓋諸侯將以安中國推公心與天下共之非一己
之私故但曰城虎牢明非私有而取之也張氏洽曰

虎牢所以不繫鄭者鄭將平即夫寔楚爲中國患悼
公動天下之諸侯以討之而負固自善故使孟獻子
之謀城其巖是以制之以伯主討不服之國地非鄭
之所可私此春秋明王制以示予奪之正也趙氏曰
晉楚爭鄭五十年乍叛乍服今晉率十國之大夫取
其巖邑城之故鷄丘之盟不伐自是天下無兵車者
六年虎牢　愚按遂者繼事之辭會畢而城之也蓋
前會于戚孟獻子已有是謀知武子善之而未敢專
也謂孟獻子曰將復于寡君而請于齊得請而告吾
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于是歸而告于晉侯

言之於齊崔杼又帥諸侯國而爲此來故再會于戚
遂舉是役非大夫之專事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楚公子申爲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
楚人殺之　許氏曰嬰齊壬夫躬執楚政惡申之偪
以故殺之故稱國爲罪累上也
三年春楚公嬰齊帥師伐吳
楚子重伐吳爲簡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廖帥
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〻人要而擊之獲鄧廖
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

三日吳人伐楚取駕〻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
子謂子重于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
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　家氏曰吳楚交兵久
矣春秋不書至是始書此著吳欲遂爲敵家中國安
危存亡係于此楚自成穆始憑陵諸夏至于莊而始
益熾晉之霸業至是乃衰幸而吳日以大爲楚內梗
諸夏得以小康以吳故也晉悼公之興適當斯時以
服鄭而楚不敢爭者非畏晉也以吳人之議其後也
陳氏曰楚伐吳〻人伐楚取駕則其但書伐吳何春
秋于晉楚之際嚴矣于吳楚未嘗無差等也是故楚

伐吳悉書之吳伐楚必若迄也門于巢卒而後書師
氏曰楚見中國稍衰屢肆猖獗及吳師一也入其州
來楚乃喪氣于吳者十數年主兵而後命公子嬰齊
一師師以伐吳然亦無所成功用如中國為楚所陵
誠自取也
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公至自晉
公如晉始朝也盟于長樗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
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
介在東表密迩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　獨
氏曰晉悼公修礼于諸侯故去其國而與公盟于長

郘山書院　上

樗張氏曰孟獻子魯之賢大夫而不知君臣之義以
相其君所謂不知先立乎其大者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
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
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晉為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
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
二兄弟相見以謀不睦乃盟于耏水六月公會單頃
公及諸侯己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
淮上吳子不至楚子辛為令尹侵欲于小國陳成公
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秋叔孫
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　程子曰
楚強諸侯苦畏之而修盟故書同謝氏曰自鄭背戚
盟列國凡四伐鄭再侵鄭不能制鄭而服之及城虎
牢然后鄭困恐懼而從雞澤之會陳辟共楚成公不
待徵召亦遣大夫如會從盟書陳袁僑如會以明中
國威力之盛也諸侯能以義服鄭如城虎牢則疑貳
之國安有不服者哉張氏曰晉悼公始合諸侯尊王
室而與單子共桓出首止葵丘異矣故書諸侯會而
己未同盟于雞澤所以識其儕王官于諸侯其事不

郘山書院　八

足揚故不再言雞澤家氏曰是會鄭服而陳亦來會
之盛者也而其失有二盟王人也盟大夫也盟大夫
大夫張也盟王人諸侯僭也故雖盛會而有貶辭諸
侯盟于雞澤既盟而陳侯使袁僑如會皆而礼之當
其君王而及之盟雖後會可也乃以一袁僑之故命
諸侯之大夫列為之盟君盟于前臣盟于后不足以
結袁僑寔開大夫伉君之漸穀梁謂雖古之盟大夫
張諸侯始失始失正浮經意矣東萊呂氏曰諸侯已
盟大夫無所用盟今以袁僑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
夫盟是政在大夫也至于溴梁之會則曰戊寅大夫

盟又無故而罷也言大夫湨梁也至宋之會則大夫

自盟而諸侯不任矣言君臣上下之失其所也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許靈公事楚不會于湨梁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張氏曰荀罃偶見陳人之服不能輔悼公益修德以

保陳、國則許自至而遽興師以問罪于許宜其併

陳不能保也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三年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叛故也至是楚師為

陳叛故猶在繁陽韓厥献子患之言于朝曰文王帥

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今我易之難也三月陳

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臧武仲

聞之曰陳不服于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

猶有咎而況小乎夏楚彭名侵陳、無禮故也

夏叔孫豹如晉

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

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献子使行

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于敝邑先君之禮藉之

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

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

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

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

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于周臣聞之訪問于善為咨

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

敢不重拜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為

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初

季孫為己樹六檟于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季孫

曰略匠慶用蒲圃之檟季孫不御　杜氏曰成公妾

襄公母家氏曰自齊姜卒而定姒始僭夫人之稱先

君夫人一而已矣春秋既于前年書夫人姜氏薨葬

我小君齊姜今復書夫人姒氏薨葬我小君定姒以

明成公廟有兩夫人著襄躋妾母配先君之罪不加

貶而義自見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許氏曰傳載季文子欲不以夫人禮葬定姒忘獲古

也而不得已于人言卒夫人之櫬此踰月而葬蓋禮

畧也

冬公如晉

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鄫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于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鄫無賦于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為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于狐駘國人逆喪者皆髽魯于是乎始髽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于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于邾

陳人圍頓

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　高氏曰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陳侯畏楚而不敢討頓子恃楚而不事陳今陳復從中國而頓為楚則故圍之自雞澤之會而書伐許圍頓著晉與而楚絀也

五年春王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通嗣君也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穆姓覲鄫太子于晉以成屬鄫　臨江劉氏曰此鄫世子巫也曷為與叔孫豹如晉鄫請于魯為之附庸故相與共見于晉也鄫曷為附庸于魯鄫不勝莒患之患求為附庸以自定諸侯死社稷正也不能守其國以卑其宗廟鄫失正矣天子建附庸非天子命而魯私有之魯失正矣臣不能以婚其君子不能以正其父故曰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猶吾大夫然交譏之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

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　高氏曰晉人將為吳合諸侯故使魯衛先與吳子會且告會期二國俱受命于晉故不言及吳先在善道而二國大夫往會之故曰會吳方是時晉楚爭衛權之在吳故晉急吳如此張氏曰悼公初立風聲所及遠人慕之故吳有志于親中國辭謝雞澤之不會而請聽後會之期悼公告以會戚之期而聽其自來足矣至使魯衛特往會之則是以中國大邦而為蠻夷屈此二大夫會吳之所以特書也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申實侵欲焉乃殺之
臨江劉氏曰壬夫之罪上奈何前此陳鄭去楚即晉
楚人伐之不服嫌之不可楚子怒曰壬夫宜侵欲焉
乃殺之是遠也然則壬夫之罪何壬夫之為人汰也
怙勢而貪利足以殺其身而已矣家氏曰前日殺公
子申曰多受小國之賂今日殺公子壬夫又以侵欲
于陳而使之叛楚猶有政二大夫不得為無罪但連
歲殺大夫用刑過濫春秋不與也昝昝稱國以殺乃
若晉景之殺同括晉厲之殺三郤皆為讒邪所陷殺

殺雖多而晉國日趨于削殺非其罪也楚之用刑雖
慘而國猶能強豈非權出于上猶有辨于殺欤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楊疏以為鄫為
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　胡氏曰吳何以稱人吳
子使壽越如晉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
使魯衛大夫會吳于善道且告會期然則戚之事乃
吳人來會不為主也來會諸侯而不為主則進而稱
人諸侯杜與之會而主吳則貶而稱國聖人之情見

矣春秋之義明矣高氏曰吳亦夷狄也中國諸侯不
屑與之會者為其能病楚也殊不知彼能病楚則亦
能病中國也觀吳自敗楚之後伐齊伐魯伐衛伐陳
以至與晉爭盟則其病中國可知矣　按傳戚蓋盟
而經不書者殺會之盟春秋所重而夷狄參焉没而
不志所以宗中國也
公至自會
冬戍陳
公羊曰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為不言諸侯戍之離至
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陳氏曰戍不書晉悼公之戍

陳鄭也特書之君子以悼公之霸業有文之所不屑
為也桓公不戰而屈楚文公戰而屈楚悼公通吳以
制楚矣會于戚于向于祖皆東覓也而又戍陳鄭以
守之楚誠強而晉亦識下策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
世子光救陳
楚子囊為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
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近于楚民朝夕急能無往
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戍陳子囊伐
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陳　謝氏曰戚之會

諸侯受盟于晋矣今也衷秋杞陳而晋率諸侯救之
中國之義也書救陳善之也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辛未季孫行父卒
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黄氏曰行父悲歸父謀去三家至掃四大夫之兵以攻齊公子遂救君立宣行父再為之如齊納賂又帥師城莒之諸鄆自殖非為妾馬金玉也多失柄及其子益專且叛小廉者乃大不忠之餙欺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夏宋華弱來奔
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梏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于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于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　高氏曰不言逐而以自奔為文者朝廷上說而弱濱慢如此所以罪弱也家氏曰亦逐樂轡春秋不書轡奔者宋公屈

刑之不能平也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始朝公也
莒人滅鄫
鄫恃賂也　劉氏權衡曰五年夏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晋鄫始屬魯其秋穆叔以屬鄫為不利使鄫人聽命于會則魯已辭鄫矣今鄫之滅非魯之責也晋人何以來討魯已絶鄫、無賦于魯尚何恃賂而取滅耶傳言不實胡氏曰穀梁子曰莒人滅鄫非滅也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公羊亦云莒女有為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或曰鄫取莒公子為後罪在鄫子不在莒人春秋因以梁亡之例而書鄫亡不當但責莒人也高郵孫氏曰立異姓為後而經遂書滅不惟于義不明亦何以為後訓乎此蓋莒人因鄫不順立異姓之君而滅之亦非謂異姓為君而遂書滅也公穀皆得其一偏尓家氏曰周衰倫教不競有以他姓為繼嗣者滅人之國而人自以為非滅聖人特於此垂訓焉高氏曰春秋書莒人滅鄫以為立異姓之戒而後世猶有不知本宗立后之義謬忌同族輙

取異姓如五代郭太無后而以柴世宗為嗣者有國
有家者其可不知春秋書滅之義哉東萊呂氏曰莒
鄫小國自相滅亡晉悼公為時盟主亦莫之恤蓋當
時禮義衰絶滅國弑君世所謂大惡者皆日見之熟
不以為甚異故晉悼雖號賢君為諸侯宗亦莫能正
也
冬叔孫豹如邾
聘且修平 高氏曰初公即位邾子來朝四年乃有
狐駘之戰而經不書者魯人諱而耻自敗于狐駘始
于是國人誦之曰我君小子侏儒是使侏儒侏儒使

我敗于邾魯人之恥其上如此故聖人不敢斥言也
至是叔孫豹往聘且修平以無忘舊好
季孫宿如晉
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季武子如晉見且聽
命 謝氏曰宿行父子父卒未期而自出聘許氏曰
魯既世卿而大夫無復三年之喪哀與廢于下矣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二年春齊侯伐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馬
牛皆百疋齊侯乃還夏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君
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偪之至是齊侯滅

萊萊恃謀也于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城
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傅于堞及杞桓公卒之月
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
丁未入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輿子王湫奔莒莒人
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晏弱圍棠十一
月丙辰而滅之遷萊于郳高厚崔杼定其田 師氏
曰左氏謂萊、恃謀也其意以滅之為宜又曰四十
一月丙辰滅之遷萊于郳如此則經當書十一月遷
萊宜可謂齊侯以十二月滅萊學者宜以經為正高
氏曰滅國日齊侯也齊國萊久矣自宣七年伐萊至

是而遂滅之不書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也夫萊與齊
同姓衛文公滅邢者齊靈公滅萊不名何也衛文公
可責齊靈公不足責故以文公一見法爾何氏曰不
書殺萊君舉滅國為重

春秋經傳闕疑卷之二十八

新安後學鄭玉纂集

七年春郯子來朝

始朝公也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穀梁氏曰夏四月不時也乃者亡乎人之辭　家氏曰魯人僭郊初無定時卜吉而後舉於是以群公之郊有先後早晚之不同春秋因其卜之不

吉書之以示戒云耳

小邾子來朝

亦始朝公也

城費

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于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　胡氏曰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則國忠于公室而不覬其所食之私邑也及行父卒宿之不忠遂專魯國之政群小諂之無故勞民妄興是役季氏益張其後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至於墮郈墮費其越禮不度可知矣然則書城費乃履霜堅冰之戒強私家弱公室之萌據事直書而義自見矣用人不惟其賢惟其世豈不殆哉

秋季孫宿如衛

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

孫子無辭亦無悛容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

楚子囊圍陳會于鄬以救之　謝氏曰楚師圍陳三月矣而諸侯方會于鄬以謀救陳楚出救之後也不書救陳著救陳之不力也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鄭僖公之為太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于晉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鄬子駟相

又不礼為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鄵子駟使賊夜
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
八年春鄭群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先之
夏四月庚辰辟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孫擊孫惡出
奔衛　公羊氏曰鄭伯會諸侯于鄵其大夫諫曰中
國不足歸也則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其大夫曰以
中國為義則伐我喪以中國為强則不若楚於是弒
之不言大夫弒之為中國諱也　穀梁氏曰鄭伯將會
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弒而死不言弒不使夷
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　愚謂君臣人道之大倫

弒逆古今之大變亂賊國家之大刑變賊臣子之大
惡使鄭僖公而遇弒春秋乃以卒書不莫于實惡乎
弒而以瘧疾赴當時諸侯固可欺也仲尼亦可欺乎
謂弒為卒是欺天下後世也欺天下後世之事聖人
為之乎魯君之弒臣子之所當諱而忌言者猶且不
地以存其實况他國之君乎說使如公穀之說鄭之
諸臣欲從楚是背華即夷惡莫加焉者也僖公不欲
從晉是背夷即華善莫加焉者也為善不幸而死于
為惡之手聖人正當表其善使後世為善者知勸誅
其惡使後世為惡者知懼豈可没善者之跡使不彰

誅惡者之事使幸免乎况春秋為誅亂臣賊子作也
不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今以左傳考之謂不礼
其臣而遭弒以公穀二傳考之謂欲從中國而遭弒
豈當時鄭伯欲從晉諸大夫欲從楚所見既己不同
鄭伯又不礼其臣如會未至會卒而于攻成者殺其
君弒聽者不察又從而傳之魯史遂書之至于聖人
則是非已定知其來非弒也故從實而書卒觀聖人
所書曰如會曰未見諸侯曰卒于鄵蓋深惜其有向
善之心而卒不能遂其志也　按諸侯卒其國都不
地在師曰師在會曰會未至于師于會則地而卒亦

書法之當乎
陳侯逃歸
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
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
矣君若不來群臣不忍宗廟社稷懼有二圖陳侯逃
歸　諸氏曰救難之節如解焚溺以死力率諸侯赴
楚救陳之道也楚之圍陳也諸侯書會于鄵鄭伯書如
會陳侯書逃歸晉失救陳之道由此見矣其不能保
陳可知也　謝氏曰穀梁子曰逃義曰逃逃者匹夫之
事　十二年諸侯戍陳冬楚令尹來伐諸侯又救之亦

既勤矣爲陳侯討者下令國中大申儆備立太子以
固守親聽命于諸侯謀禦敵之策書是譏晉君方與
八卿和睦諸侯聽命必勝力于陳矣不此之顧棄侯
術而逃歸比匹夫之事耳故書逃歸以罪之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且聽朝聘之數

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公子燮
鄭子國子耳侵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
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
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
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
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　謝氏曰蔡楚之屬也鄭不
恤楚難既以不道侵蔡又以不道獲其大夫取禍之
道也不書戰及敗者敢撓不備而獲之也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
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寧殖邾大夫會之鄭
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　高氏曰邢丘之會公在晉
也晉侯不與公會而與大夫會者以公幼弱政在季

氏故也陪臣專而公微弱此魯之失政也晉爲盟主
棄其君而與臣會雖欲修文襄之業政令朝聘之數
俾從儉約亦何以宗諸侯胡氏曰大夫稱人貶之也
昔周公戒成王以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夫不自爲
政而委于臣下是以國之利器示人而不知實也朝
聘事之大者也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無乃以姑息
愛人而不由德乎使政在大夫而諸侯失國又貶所
以愛之也按此八年溴梁之會悼公初逮諸侯皆在
而大夫擢盟君若贅旒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邢
丘之事貶而稱人謹其始也高郵孫氏曰所以見公
之不君宿之不臣而晉侯無霸主之義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以疆鄫田　許氏曰莒人恃遠滅鄫伐魯以奸齊盟
而霸討弗及間晉方患秦楚故也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
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
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

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
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于
二竟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寇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
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
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
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
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
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
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
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

于道請從楚騑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
于晉曰君命敝邑修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略蔡
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
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
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遑啟處
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
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
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
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
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

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　胡氏曰齊宣王問于
孟子交鄰國有道乎孟子曰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
故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以事大畏天者也畏天者
保其國鄭介大國之間困於楚之令而欲息肩于晉
君能信任仁賢明其刑政經畫財賦以禮法自守而
親比四鄰必能保其封境則楚之大何畏焉而子耳
子國加兵于蔡獲公子燮無故怒楚所謂不修文德
而有武功者也楚人來討不能則力不能敵從之則
晉師必至故國人皆喜而子產獨不順為以晉楚争
鄭自茲靡寧矣是以獲公子燮將書侵蔡以罪之

而公子貞來伐鄭及楚平不復書矣平而不書以見
鄭之屈服于楚而不信也犧牲玉帛待于境上以待
彊者而請盟其能國乎
晉侯使匄來聘
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
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于草木寡君在君臣之臭味
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
九年春宋災
樂喜為司城以為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
塗大屋陳畚挶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

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
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戌討左亦
如之使樂遄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
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宮巷
伯儆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
庚于西門之外　高郵孫氏曰春秋于天下之事有
書之者有書宋鄭救大國而已其來告者書之所以
戒君之深使之反身以思其災也高氏曰宋自昭文
以來亂敗相尋三書宋災見人事之不修也
夏季孫宿如晉

報宣子之聘也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穆姜薨于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
之隨〻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隨元
亨利貞元善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
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
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无咎今
我婦人而與于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
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不
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无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

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家氏曰穆姜始與僑如謀去季孟事不克爲行父所
出在處宮十餘年與鄭莊之母武姜居于城潁無異
鄭莊雖有黃泉之誓未幾復爲母子如初成襄父子
以閨肅相瞪穆姜終不得出以還于死魯國之大曾
無有如穎考叔之諾其君者哀季氏也傳謂行父取
穆姜之櫬以葬齊姜歸姑而成婦其用心爲可誅
矣是夫行父出穆姜處東宮意亦還昭公自后世而
言懿師昭之鑑也有國家者其以是爲戒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鄖從荀
罃士匄門于鄟門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
門于師之梁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於北門杞人郳
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甲戌師于汜令于諸侯曰修
備器備餱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圍鄭〻人恐
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
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
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于我未病楚不

能失猶愈于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晉士莊子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后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于鄭乃盟而還晉人不得志于鄭以諸侯復伐之次于陰口而還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公送

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　師氏曰鄭叛楚伐之時盟主不能救及鄭從楚之後盟主帥十二國之師以伐之與其伐之於從楚之後孰若救之于楚伐之初乎夫以十二國之師而不能伐楚徒知伐鄭彼鄭小國也何以禦諸侯之眾是以不免又受楚而爲晉實非誠心尊中國以外交狄也家氏曰不能救人之災恤人之患惟欲掠其利徒今日而會明日而盟又明日而伐戍一歲而再會再伐諸侯疲于奔命自文襄以來所未有也盟于戲鄭實未嘗服其載書曰自今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亦如之鄭固倚其無能矣師未出境楚人伐鄭、及楚平所幸吳子來會有以壯中國之威而搖鄭人之謀不然晉楚交兵殆未有已也劉氏權衡曰武子言君冠必具禮樂可矣言及兄弟之國假具而冠無乃不可乎衛嘗懷他相接能冠于衛不能冠于魯乎衛君之廟非先君之祧也

楚子伐鄭

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

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唯信、者言之瑞也
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蠲要盟背之可也乃及
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楚莊夫人卒王未
能定鄭而歸　高氏曰楚以貲耕非罪鄭也師氏曰
鄭以小國而介于晉楚之間晉不能振盟主之職楚
不能安夷狄之分爭致鄭以服已者四十餘年鄭從
楚則晉問其罪鄭從晉則楚加以兵前年冬救楚公
子貞之伐不得已而從楚今年救晉侯十二國之伐
不得已而歸晉及是楚子又從而伐之所以爲鄭者
不亦難乎要之盟王果能振舉夷狄之事素如齊桓

召陵之盟晉文城濮之役則楚豈復陵中國而鄭豈
復從夷狄耶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會于柤會吳子壽夢也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太子光
以先會諸侯于鍾離夏四月戊午會于柤　高氏曰
諸侯將救鄭、已服楚而吳人在柤諸侯因往與吳
會以謀楚爲師氏曰晉爲盟主不能合諸侯以圖楚
乃會諸侯從吳以謀之是貿夷狄以禦夷狄合亦陋
于四方何以自強而尊中國于君得志于楚亦已失

勢于吳矣張大強吳難以保其無患也家氏曰序會
於戚吳以人進殊會于柤吳以班舉此春秋書世之
法也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罃曰城小
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諸侯
之師久于偪陽荀偃士匄請于荀罃曰水潦將降懼
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机出于其間曰女成
二事而後告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興
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

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
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
受矢石甲午滅之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
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啓寡君群臣安矣其何貺如之
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
死請乃予宋公以偪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偪
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　高氏曰
同會夷狄而滅他人之國聖人惡之故以諸侯共滅
爲文則倡其謀而受其利者不待貶絕矣許氏曰中
國諸侯往與吳會豈亦以禮義明以王制以同獎周

實遂滅偪陽不道甚矣謝氏曰強吳入為中國患害
必始于此矣滅偪陽而書遂罪其因會而滅國也罪
其因會強吳而示之處也陳氏曰以偪陽子歸不書
宥偪陽子也悼公合十三國之衆為衣裳之會而遂
滅偪陽于偪陽子何譏焉夫子之刪詩也存邶鄘于
國風之首而繫檜曹于末錄小國也春秋尤錄小國
也是故滅君有奔而不言奔以歸而不言歸者以是
為非其罪也

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毋庚午圍宋門于
桐門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
不與楚也得罪于晉又得罪于楚國將若之何子駟
曰國病矣子展曰得罪于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于
亡乎諸大夫皆以為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
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于犬丘秋七月楚子囊鄭
子耳伐我西鄙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九月子耳侵
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　高氏曰
以宋公受偪陽故也師氏曰宋亦畀于鄭楚之隙故
楚欲寵中國不伐鄭則伐宋在楚固不足怪彼鄭以
中國之諸侯既不知恥而從夷狄又助之伐宋其原
中國也不亦甚乎鄭宋相仇近二百年大抵盟主盛
則二國莫得而相侵盟主衰則鄭既從楚必共伐宋
方宋伐鄭是以諸侯伐諸侯固已不可況猶合于鄭
之助夷狄以伐諸侯也書之者實罪鄭謝氏曰鄭介
晉楚之間事晉則有楚難事楚則有晉難為鄭計者
一心歸中國壘兵築城以備楚修政輯民以死守則
楚雖強暴亦不可以為吾患矣今乃反覆二心晉至
則受命從晉楚至則受命從楚子孔為晉計則子駟
為楚計子孔欲守盟則子駟欲背盟挂欲偏連兵結

春秋前書盟戲後書伐宋著其反覆生禍也陳氏曰
國自為帥自公子貞鄭公孫輒始自是雖圍戮亦並
稱帥師矣

晉師伐秦

九年秦景公使士雃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
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
舉不失職官不易方其卿讓于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
競于教其庶人力于農穡商工皂隸不知遷業韓厥
老矣知罃稟焉以為政范匄少于中行偃而上之使
佐中軍韓起少于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

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
競當是時也晉不可與爭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
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
以為秦援秦人侵晉、飢弗能報也冬晉荀罃伐
秦報伐晉也 高氏曰晉方帥諸侯會吳誠偪陽又
越千里而伐秦可謂虛用其民矣為晉計者莫若休
文公之業與秦通和庶因秦之兵力共攘強楚可以
少安中國不此之圖反以秦資楚此晉之失也家氏
曰春秋于楚鄭伐宋之後繼書晉師伐秦責晉也諸
侯唯宋事晉最謹是以為楚所病今宋人受兵晉不

師山書院 十五

能急救猶可委曰力之不給乃更出師伐秦、雖兵
晉有暇救君宋人受兵之患急乎買秦之怨而治乙
之私春秋所以責也不書大夫略師微之也
秋莒人伐我東鄙
莒人聞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 高氏曰去年
同盟于戚今年又會于柤又方同伐鄭退受莒兵而
不能禦魯必有以取之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于滕己酉師于牛

首 東萊呂氏曰齊世子光序諸侯之上王會者為
之也春秋不改所以示識言上下之無禮文事以強
弱事勢為先後也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
獲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
初子駟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
五族聚群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于是子駟
當國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
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

師山書院 十八

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
宮子孔知之故不死子西聞盜不儆而出尸而追盜
盜入于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
盜為門者庀群司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
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于北宮子蟜帥國人助之
殺尉止子師僕盜眾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
翩司齊奔宋子孔當國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
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為之焚書子孔
不可曰為書以定國眾怒而焚之是眾為政也國不
亦難乎子產曰眾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

先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于倉門之外衆而後定十四年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以馬四十乘與師茷師慧三月公孫黑為質焉司臣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卞鄭人醢之三人也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而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 程子曰

盜殺三卿不稱大夫失卿職也泰山孫氏曰盜者微賤之稱盜一日而殺三卿政刑散之甚鄭伯失刑政弱氏曰卿大夫者國君之陪貳政之本也本弱則類神折衝禦侮息姦宄而却敵國之兵勝千里之難者也乃至于身不能保盜得殺之于朝安在其為陪貳乎張氏曰鄭之從楚以苦中國皆公子騑之罪也鄭成公卒之初諸大夫欲從晉矣公子騑以官命未改止之及楚子囊伐鄭子展欲堅守以待晉而騑請從楚以紓其咎故公子騑者從夷之人也而公子發公孫輒雖與騑是從惡積而不可揜鄭不能討而盜得殺之所謂上慢下暴而致冦至孔子以為盜之招也此所以不稱殺其大夫也與

戍鄭虎牢

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鄭及晉平

公羊氏曰戍鄭虎牢諸侯戍之曷為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 愚謂書戍虎牢聖人與霸之辭也書戍鄭虎牢聖人責霸之辭也何以知其然也春秋中年視文襄沒霸常道衰楚為中國之患幸而晉悼復興知武子能用孟獻子之言會諸

侯之大夫于戚城虎牢以偪鄭於是鄭人不敢南通夷狄楚人不敢北犯中原諸侯得免于侵伐戰爭之苦者七年于此故虎牢不繫之鄭若曰虎牢之戍所以安中國豈特把鄭而已哉及而鄭伯卒于鄵其君既死于中國諸侯之役矣蔡不與于中國之會盟鄭人侵之其勤于中國諸侯之事矣楚人來伐討其侵蔡也諸侯皆不能救而晉師入鄭楚人乃能救之則是霸主之于諸侯不如夷狄之於其國中國何事于虎牢之戍諸侯何賴于霸主之會之盟哉故戍虎牢復繫之鄭若曰戍虎牢將以保鄭亦豈足以安中國

我然則秦何知武子之言曰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于鄭使晉侯能守是言則天下諸侯皆將俯首聽命于衣裳之會鄭必不俟告命如會請盟衆無虎牢之戍可也惜乎晉侯不能終用其言既盟而還以不得志于鄭復以諸侯之師伐之明年乃有虎牢之戍而中國諸侯復有從伐戰爭之苦辛之蕭魚之會赦鄭囚納斥候禁侵掠還戍輸霸之功鄭不敢叛晉者二十四年未聞有背于虎牢之再城再戍聖人于此不特共之蓋美之矣然則春秋曲直之繩墨輕重之權衡非聖人孰能脩之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于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軍子矯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　師氏曰向也鄭歸晉而楚伐鄭晉與諸侯不能救致使鄭與盟而復從楚今也鄭從楚而晉伐鄭楚則能救之致使鄭歸晉之心猶豫而未決觀此則楚雖夷狄而所以誘鄭人之術不為不善較之中國盟主反不若楚討之為淨矣　愚按凡書救蓋善之也書夷國之救所以愧中國書遠國之救所以愧隣國也又當觀其所救之事如何伐者曲侵伐者直則救為善伐者直侵伐者曲則救非善公子貞之救鄭蓋長其背華之志而堅其從楚之心以植己之黨尔非為天下之心也

豈可以他救例觀哉然則春秋書此非善楚也責晉也

公至自伐鄭

許氏曰書楚救鄭致公知諸侯之避楚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為

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不然不舍　高郵孫
氏曰周禮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天子六軍大國三軍
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侯次國也而作三軍蓋三桓
之族欲弱公室而強私家不量其力之可否而擅作
一軍春秋以其亂王制竭民力罪之書曰作三軍家
氏曰魯頌所云公徒三萬公車千乘者出于詩人歌
頌之辭當時未必果備三軍之制至此季氏乘襄公
之幼弱益竊兵權雖作與軍盡改舊制以魯國丘甸
卒乘為孟叔孫之私有春秋書作三軍著季氏犯上
作亂之漸實始作也蓋作者三軍無遇出征則大夫

帥之以行事已則歸之于君大夫不得而私也今析
三軍以為三而三家者各有其一為國君者僅擁虛
器于上國非其國矣乾侯之禍權輿于此春秋書成
貫于前作三軍于後所以表人臣負固擅權之戒高
氏曰所謂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乃兵數之
大率其實皆藏于農賦役不過三日此先王之法也
魯次國也得合二軍必天子以牙璋起之然後取之
於農耳亦何事于作哉三桓外取強富之名以試其
君而實奪其民以弱公室于是三分公室各取其一
而作為三軍亂先王之制而以攻戰為心王法所不

容也故不書作三軍而云作三軍所以罪三桓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于
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
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
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
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埸之
司惡于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
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于楚

楚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夏鄭子展侵
宋　愚謂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後用之鄭諸大
夫既知楚弱于晉不從晉國幾亡則當勇于從晉堅
于卻楚塹池築城以死守之晉人雖不吾疾吾何懼
為而乃妄與大衆侵宋大國萬一事有不然輕則喪
夫師徒重則覆亡邦國豈所以為計哉春秋書之所
以見鄭之無謀而罪其大夫之過舉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世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

于東門其莫晉荀罃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衛孫林父
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右還次于瑣
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鄭人懼乃行成七月
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
成能无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毋壅利
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間
玆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
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
家　程子曰鄭服而同盟也隨復同楚伐宋書同見
其反覆陳氏曰隱桓之諸侯皆序會盟者作而後小

國或序大國之上有以子男長于伯者矣于是以世
子長于小國之君則悼公爲之也高氏曰此世子伐
父與盟會當在諸侯之下齊光代君出會十年在滕
薛工已爲僭矣此會又在杞鄫上于是爲甚見世子
益驕而主會者亦莫能制

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

楚子囊乞旅于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
鄭、伯逆之丙子伐宋　高氏曰晉師方還而楚子
伐鄭、伯逆之遂同伐宋、蓋用公孫舍之謀以

伐宋自信于楚而數王晉使楚道敝而固與晉以託
國焉　愚謂此亂世詭譎姦詐之所爲小人行險僥
倖之事也辛而楚爲晉強吳人又掎楚人之後而晉
人無搖鄭人之心卒致鄭師以成蕭魚之會不然則
墜命亡氏踣其國家如載書之所云矣若子展之所
謀春秋之所甚惡也故書同盟亳城北于前繼書楚
子鄭伯伐宋于後不待貶絕而罪惡見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

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
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赦鄭囚
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
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
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鄭人賂晉侯以師
悝師觸師蠲廣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
乘歌鐘二肆及其鎛磬女樂二八先是四年無終子
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
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
服將覩於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于戎而楚伐

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
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
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
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
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
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
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
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
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
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

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
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
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
昔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于虞人之
箴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
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
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
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于是晉侯好田故
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
焉戎狄薦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

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
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鑑于后
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
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至是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
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
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
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
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
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
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

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
福祿來遠人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
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
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
其受之魏絳于是乎始有金石之樂　陳氏曰伐鄭
會于蕭魚序績也胡氏曰悼公能謀于魏絳以息民
聽于知武子而不與楚戰故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
雖城濮之績不越是矣程子曰諸侯數月之閒再伐
鄭、之反覆可知鄭又服而請會不書鄭會謂其不
可信也而晉悼推至誠以待人信之不疑自此鄭不

敢叛晉者二十四年至此誠之能感人也　愚覩鄭
非不欲從晉而畏楚之無晉本不欲伐鄭不過欲得
鄭之服故晉之伐鄭也不至于黷武鄭之背晉也不
至于覆國然鄭欲以詭謀致晉晉乃以誠心待鄭此
鄭之所以終服于晉也方蕭魚之未會也晉固知鄭
之必服于此行矣方諸侯之臨鄭也鄭固知晉之不
我伐矣蓋晉鄭相孚之心已見于言意之表故蕭魚
之會晉不復疑鄭而鄭亦弃心于從晉不待刑牲歃
血要質鬼神而無或有叛之者矣然則蕭魚之會推
誠心待人不疑于人而人亦不疑之其功烈已如此
況於聖賢之學帝王之道宜其能以至誠感人者乎

公至自會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鄭人使良霄大宰石㚟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
稷之故不能懷君、君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
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十三年鄭良霄大宰石
㚟猶在楚石㚟言于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
其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
行人何罪止鄭一卿一除其偪使睦而疾楚以固于
晉焉用之使歸而廢其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
牽引也不猶愈乎楚人歸之　高氏曰此雖人着晉
之所以得鄭也鄭伯使良霄告絕于楚、人怒而執
之雖執之不殺良霄亦不伐鄭勢分于兵而不能得
鄭矣故執良霄以舒其憤懣不平之氣而已自是不
復出師以與晉争斯見楚力之盡鄭于是堅從晉也
謝氏曰行人所以通兩國之信事有不直罪在國不
在行人執於其罪也凡執行人皆稱人貶之也陸氏
曰稱行人而執以其事執也不稱行人而執以己執
也

冬秦人伐晉

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士
魴御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與鮑交
伐晉師己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家
氏曰士魴禦之爲秦所敗春秋畧敗不書不與秦人
之爲楚而救鄭也

春秋經傳闕疑卷之三十

新安後學鄭玉纂集

十有二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高氏曰善救台思入鄆也入鄆以報圍台也夫衆人所以為衆人者彼以不義加己己以不義報之彼以不仁遇己己以不仁復之等于勇而審于禍難死而不避欲以為快惟君子則不然彼以不義來我以義正之彼以不仁來我以仁正之固于死故不遷怒止于當故不貳過此君子所以服人也春秋貴以此望于季孫宿哉曰季孫宿之事而違此義耳況季孫宿受命救台不受命入鄆固救台而入鄆是自專也是無君也君不得為政矣故書遂以貶之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且弁卯

秋九月吳子乘卒

吳子壽夢卒臨于周廟十四年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揚梁以報晉之取鄭也 高氏曰秦人與焉而獨之者楚人帥秦故專罪楚也

公如晉

且弁士魴之聘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夏取邿

邿亂分為三師救邿遂取之 高氏曰邿小國也魯乘其亂而滅之以為附庸不言滅者內大惡故諱其辭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殁于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于禰廟者請為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請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

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楚國而君臨之撫
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
請謚之共大夫從之

冬城防

于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高氏曰城防
厥後為魯國防趙曰防有二一近宋一近齊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
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
會吳于向

十三年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
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為三覆
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獲
公子黨君子以吳為不弔至是告敗于晉會于向為
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執莒
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
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
乃祖吾離被苫蓋蒙荊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
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
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泄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
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

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
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
諸戎除翦其荊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
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
盟而舍戍焉于是乎有殽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
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
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
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殽志也豈敢離逷今官
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
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
能為不與于會亦無瞢焉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
即事于會成愷悌也于是子叔齊子為季武子介以
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　許氏曰四卿帥
師自成公始二卿列會自襄公始大夫張也胡氏曰
季孫宿以卿為介而不使之是叔老介于宿而不敢
避盖兩失之雖晉人輕其幣而敬其使于君命使人
之休負為得矣家氏曰自是吳雖與晉踈並其于楚
也兵連已久勢不得為之下更勝迭負四十五年楚
無一日之寧居晉所以服鄭而楚不能與之爭者實
陰受吳之賜　愚按晉數會吳實欲借吳以弱楚鄭

方新服楚勢而疆晉亦豈敢數會于吳乎傳稱數吳
而經書會吳傳稱魏絳言公子務婁而經書莒會傳稱
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辭焉使即事于會而經不書
戎會此皆當以經為正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
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
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
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

濟鄭子蟜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
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涇
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司馬子蟜帥鄭師以
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雞鳴而
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
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
不待中行伯乎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吾
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
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欒鍼
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

位于戎路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欒
黶謂士匄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
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
伯為之請于晉而復之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于
是知朔生盈而死盈生六年而武子卒彘裘亦幼皆
未可立也新軍無帥故舍之　陳氏曰諸侯之大夫
從晉伐秦而悼不自將諸侯之師及涇不濟荀偃欒
黶二帥爭而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是故伐秦之
役不書晉侯志晉侯之息也　邵氏曰以中國之盟主
命諸侯以伐有罪之鄰猶有異二不一必待同盟以

申誠信伐主再四方見其服況晉之會諸國以伐秦
初非為中國以蒙夷狄寔由遷宥恨以報私怨使諸
侯會亦未可保其成功況委之于諸國之大夫乎謝
氏曰晉士匄春會列國大夫會吳晉荀偃夏會列國
大夫伐秦諸侯委任大夫於是而列國之權皆大夫
專之矣家氏曰秦晉交兵五六十年出師無紀未有
甚于此者晉悼持于後上而諸帥眾無所稟姑息之
弊也晉自是始不振卑日起于前矣其為甚
己未衛侯出奔齊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

射鴻于圃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
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太師歌巧言之卒
章太師辭師曹請為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
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
子以報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
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于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
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
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
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
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公如鄄使子行于孫子孫子又

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鄄人執之
初尹公佗學射于庚公差庚公差學射于公孫丁二
子追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
為禮乎射兩軥而還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
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子鮮從之及境公
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
誣也有罪若何告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
君有冢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
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公使厚
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

境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于執事曰有
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
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曰羣臣不佞得罪于寡
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為君憂君不忘先君
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
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
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
齊人以郲寄衛侯及其復也以郲糧歸右宰穀從而
逃歸衛人將殺之辭曰余不說初矣余狐裘而羔袖
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寗殖相之以聽命于

諸侯衛侯在郲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
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
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
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
無入得乎師曠侍于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
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
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
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
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絕
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

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司保之勿使
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置側室大夫有貳
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
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
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
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
藝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
事以諫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
甚矣豈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
性必不然矣　高氏曰其不名者乃所以罪林父也

人臣逐君而專罪其君則是臣可逐其君矣不可以
訓故不名衛侯所以抑強臣存大義也鄭伯突衛侯
朔皆以不勝強臣而出奔而名者蓋逐君之惡未有
若林父者鄭厲公衛惠公猶以乱去者也謝氏曰臣
無逐君之道故君雖見逐春秋亦以自出奔為文抑
氏曰衛寗殖將死語其子曰吾得罪于君名在諸侯
之策曰衛孫林父寗殖出其君夫所謂諸侯之策則
晉之乘魯之春秋是也今春秋書衛侯出奔齊而不
曰孫林父寗殖出其君者蓋仲尼筆削不同舊史之
文也如經之大義深考舊文筆削之不同其得之矣

家氏曰春秋於弑君賊則明著其誅死之罪于逐君
賊則每責人君失馭之咎故多以自奔為文只以衛
事而言林父者自衛定公時以罪奔晉扶盟主之令
而反其國跋扈之前已兆于此衛獻繼世不深思救
栽之道防患于未萌又從而激之方其命師曹教巧
言卒章君謂其必有為先事之備及林父稱兵犯上
一戰殺四公子衛獻請盟不從逐奔宗社以出其不
能君甚矣春秋以自奔為文者著人君失御之咎非
以林父所為為是而歸過其君累賊之名而不書也
春秋自林父歸衛專入戚以叛其書不遺皆所以討

也非謂林父有可原之情也
莒人侵我東鄙
高氏曰報入鄆也莒自滅鄫之後凡四伐我是無晉
也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楚公子為庸浦之役故子囊師于棠以伐吳、不出
而還子囊殿以吳為不能而弗儆吳人自皋舟之隘
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
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　高
氏曰吳欲會中國以議楚一人病吳伐強以自存在

兵法所謂以攻為守者也夫惟吳楚丘相攻此中國
所以小寧也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
邾人于戚
晉侯問衛故于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
君矣戚之會可以得志而動諸侯君其定衛以待時
乎冬會于戚謀定衛也　家氏曰觀春秋經而知晉
悼以衛之微矣剽立之會國君在而與其臣紋謂諸
國之叔皆在大夫故以是諂其大夫而陵替之漸遂
媧于中國主戚之會而其心術之微者著于事矣孫

林父逆君賊也乃使之得與于會獎其逆君而教諸
侯之大夫倂吞而為逆吁其陰我自悼用師于鄭衛
術無會不在無戰不從今為其臣所逆晉當會諸侯
納衛君誅孫寧以伸覇討乃盟主職分之所宜為既
不能然反聽賊立君已為會以定其位蔡壞名檢蕩
以慢人世未有若晉悼君臣之所為也高氏曰晃戴
諸國之大夫凡三出會盟每會各一卿或一卿三與
一會各避其國而已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
且尋盟

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泰山孫氏曰劉魯地許氏曰不盟于國而盟于劉以
崇向戌公羽吉夫高氏曰凡因來聘而盟者必在國
內如成三年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十一年晉侯使郤
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襄七年衛侯使孫林父來聘
壬戌及孫林父盟是也劉蓋王畿采地豈有來聘魯
而遠盟于劉者乎蓋下文有劉夏因傳者以為春夏
之夏與文四年夏逆婦姜于齊同文故誤增于劉二
字耳二說未知孰是

劉夏逆王后于齊
十二年天王求后于齊、侯問對于晏桓子桓子對
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王求后于諸侯諸侯對曰夫
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
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昏王
使陰里結之十四年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
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万民世胙大師以
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繄伯舅是賴今予命女環茲率
舅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至是
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　穀梁氏曰過我故志

之也任氏曰天子之公書公宰周公是也卿書伯君伯毛伯是也大夫書字宰渠伯糾是也劉夏書名士也高氏曰劉夏何以不稱使不與天王之使夏也婚姻人倫之本王后天下之母天子不親迎必使三公逆之劉夏士也士而逆后是不重人倫之本不尊天下之母禮義何由而興風化何由而成乎夫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其可輕邪自漢而後皇后見天子則降階而朝自林曰妻敗家禮義莫甚于此天子總陽教后總陰教以共成天下之治而輕其人是輕宗廟社稷天地也胡氏曰

或曰天子必親迎倍于天子與敵于天下雖諸父昆弟莫不臣適四方諸侯莫敢有其室君居萬象之尊遠行親迎之禮則何與敵于天下之有哉曰王后所與共事天地之廟繼萬世之重者其禮當何如使同姓諸侯主其詞命卿往逆公監之父母之國諸卿皆送至于京師舍而上然后天子親迎以入其館王后之禮乎宜師往單靖公逆王后于齊書劉夏而不書靖公是知卿往逆公監之禮也春秋婚姻當卑詩禮者不書高郵孫氏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周王十三其逆后者惟二是知非禮則書之也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夏齊侯圍成貳于晉故也于是乎城成郛　高郵孫氏曰齊圍成而公救之至遇而不進于經可以言次也然而但曰至遇而不曰次蓋春秋不責人以所不能原襄公之情夫之于前故不加之于後也書救成至遇以見其不敢抗強齊而自取危亡也家氏曰前書齊侯圍成公救成至遇言救之一緩而成為齊所毀也后書二大夫帥師城成郛城之于既毀之後也見之未至也無先害之備及其見圍救之又緩遠其

亡去乃帥師而城之魯之所以自治其國者于此可見矣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使告于晉晉將為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　高氏曰邾將貳于晉以與齊故來伐我許氏曰政在君則民一民一則國強政在臣則民二民二則國弱貴自成襄失政大夫並竊國柄齊邾莒交伐其國不競甚矣無他民分于三桓故也

冬十有一月晉侯周卒

朱子曰晉悼公初年聰慧似周世宗厲公弑晉室大壞費力及悼公歸恰如久雨積陰忽遇大晴光景為之一新東萊呂氏曰晉惠公未入之初許賂中大夫惟恐不得入悼公先與羣臣要約而後肯是如覇業之所以興者一則明要約如悼公初入之言曰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等言是也二則立威令如逐不臣者七人是也三則布恩惠施舍已責是也四則定規模如命荀家等使訓卿之子弟恭儉孝弟是也五則舉賢才如六官之長皆不失德是也晉悼公之所以覇其規模根本在此樸鄉呂氏曰甚矣悼公再

覇之難也晉楚所爭者二其一陳也其一鄭也悼公紹文襄之烈凡有盟會諸侯皆至而也鄭從楚戍虎牢而鄭始服向也陳從楚盟雞澤而陳來會自是陳叛鄭即中國矣而楚人伐于陳鄭者亦如之是故再會于戚為戍陳也而楚子貞為是伐陳諸侯于是有救陳之師又明年公子貞圍陳諸侯于是有鄬之會凡以爭陳也鄭侵蔡而獲公子燮則楚伐鄭、、為盟于楚則晉伐鄭、、間盟于戲則楚伐鄭、、為楚伐宋則晉又伐鄭諸侯戍鄭虎牢則楚救之鄭公孫舍之侵宋則晉伐之鄭同盟于亳城北則楚師至楚子鄭伯伐宋則晉師來凡以爭鄭也然而陳卒從楚而晉不能爭鄭則從晉而楚不能爭何也無他鄭近晉陳近楚也觀范宣子之言曰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近于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無之而後可呼此晉之所以不能爭陳歟觀子展之謀曰吾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呼此楚之所以不能爭鄭歟夫惟陳近于楚而民朝夕急也故其望于晉也緩夫惟晉能驟來而楚將不能也故其從于晉也急自鄬之會陳侯逃歸而中

國之會盟不復有陳自蕭魚之會鄭伯實與而楚之威令不能行于鄭者二十年由此故也夫以悼公再伯之烈其所可稱道者不過蕭魚之會而止以盟則不能如屈完之來以服其心以戰則不能如城濮之師以奮其氣然以荊楚方強子囊為政而秦然有悼晉之心雖當時帥師徒以示不怯而卒不敢以陵駕中國者豈無故哉觀子囊之言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于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于教其庶人力于農穡商工皂隸不知遷業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

隊然則晉悼之所以服楚固有道矣然嘗評悼公之
伯而推于吳會之事深不滿焉悼公之所以急于會
吳者固將以撓楚也然吳猶楚也急于撓楚之謀而
不知適以起吳人之暴楚患雖微吳憂方大吳時駸
駸強盛以至黃池之會儼然爲兩伯以臨諸侯而春
秋然矣是悼公之為也不亦可惜也哉抑悼公之所
以為大失者尤在于大夫之專也雞澤之會諸侯完
在而使大夫盟甚至于邢丘之會大夫待以會諸侯
而伯之會則直以大夫而已以悼公之賢而不能抑
大夫之專又從而張之是將誰咎哉至于鄬宮稍會

而聽莒人之滅鄫鄫曾同盟而不恤莒人之伉晉遂
躋世子光于諸侯之上而不知班序之亂者無他急
于傳陳而不暇恤鄫魯之怨喜齊世子之先朝則雖
躋之諸侯之上不顧也蓋其設心措慮全在制楚而
其他皆未之及此所以不能如桓文之盛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愚按諸侯五月而葬固有常典夫欲會諸侯而速葬
其親于所尊者薄矣背禮違道莫斯為甚世有王者
將致討焉又何以為盟主而令諸侯乎是晉霸之不
競也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平公即位羊舌肸為傅張君臣為中軍司馬祁奚韓
襄欒盈士鞅為公族大夫虞丘書為乘馬御改服修
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溴梁命歸侵田以我故
執邾宣公莒犂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晉侯與諸侯
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
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
逃歸于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寧殖鄭公孫蠆
小邾人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　高氏曰為討邾莒

也邾莒連伐魯、使告于晉悼公將為會以討之適
疾而止平公即位遂成父志夫居喪而出會失禮王
之禮矣公羊氏曰諸侯皆在而言大夫盟徧刺天下
之大夫也君若贅旒然穀梁氏曰諸侯失正矣諸侯
會而曰大夫盟政在大夫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
大夫大夫不臣也胡氏曰上二年春正月會于向十
有四國之大夫也夏四月會伐秦十有三國之大夫
也冬會于戚七國之大夫也此三事皆國之大事也
而使大夫皆專之而諸侯不與焉是列國之君不自
為政禮樂征伐已自大夫出矣況悼公既沒平公初

立無先公之明也君若驕流而大夫張矣宜一朝一
夕之故歟謝氏曰溴梁之會二國受盟非違命也乎
公首令諸侯而不以其罪執之失政刑矣晉侯季孫
書人執之也二子罪非在所絶也執以歸則非歸
于晉也故舉夫使不名家氏曰執諸侯不以歸京師
而執以自歸是無王也陳氏曰凡霸在焉而但書諸
侯者無霸也君在焉而但書大夫者無君也是故自
文而下則有於言諸侯而不序自襄而下則有於言
大夫而不序　愚按邾莒數爲魯患故晉人為溴梁
之盟當申以文告之辭使之歆笑以相親睦毋
背盟失信而相侵伐。至于不悛然後興師問罪以大
義責之可也夫既列于會矣又使大夫盟矣而執二
君以歸至于高厚逃歸齊人伐魯則置而不敢問豈
霸主所以全諸侯各宜諸國之辭權也

齊侯伐我北鄙

廣陵高氏曰齊既叛晉聞公在會將討邾莒故復先
伐北鄙是時齊侯益強自柯陵之會遂不復出使
大夫聽命使世子抗禮出會蓋有輕諸侯之心矣故
前年北鄙之役爲莒伐我邾宴附齊故亦伐我而邾
晉患齊之益驕于是爲溴梁之會以討叛爲邾莒患
晉不敢不會而齊獨不至故晉人乃執二君以歸齊
知二君之執爲我之故乃益伐我二年之間齊師三
至魯城之下則其強暴可知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寗殖宋人伐許

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
侯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穆叔
從公齊子帥師會晉荀偃夏六月次于棫林庚寅伐
許次于函氏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楊梁之
役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楚師敗績晉師
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　高氏曰許欲棄楚請
遷于晉既而不果故晉會諸侯大夫同伐之鄭與許
有宿怨故其君親行魯序晉上者卿不先諸侯尊國
君也宋之稱人蓋微者宋在諸國之上今列衛寗殖
之下故知其微者焉張氏曰許男有從中國之志而
大夫咈之是以見一時之俗矣家氏曰始晉人謀遷
許將以安全之也今而伐之又聽鄭人以其師從鄭
與許爲仇晉與鄭師伐許將安全之乎抑覆亡之乎
愚按十年許卒報鄭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孟孺子速徼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遂

塞海陘而還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

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

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

比執事之閒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

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

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

乎

愚按邾莒伐魯魯人來告則速莫為會以執二

國之君齊人伐魯魯人來告則以未禘為辭而不敢

問晉之畏楚甚矣弱無能抑主于此而望其為霸不亦

難乎家氏曰春秋于齊侯圍成之後書叔孫豹如晉

著魯人不為自治之計事急則求于晉以是而存亡

定傾亦甚可鄙矣

春秋經傳闕疑卷之三十

春秋經傳闕疑卷之三十一

新安後學鄭玉纂集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

宋人伐陳

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卬卑宋也　家氏曰陳叛中國

久矣晉不能治而宋與師伐之為中國攘楚也十一

年楚鄭伐宋以攘晉今宋人伐陳亦以攘楚高氏曰

書伐許伐陳亦著楚之絀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門

而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

為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晉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齊侯以其未得志于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

厚圍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郰叔紇

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

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

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于士以

杙抉其傷而死　高氏曰見齊之君臣同來伐我而

分兵以圍吾二邑蓋甚之又甚也高厚不稱齊者蒙

齊侯也齊魯仍世婚姻之國而侵伐不已見魯之衰
有以致伐矣泰山孫氏曰三年之中君臣加兵于魯
者四齊之不道亦可知也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宋華閱卒華臣弱皋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
人以鈹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
賊曰皋比私有討于吳遂幽其妻曰畀余而大璧宋
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
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

蓋之乃舍之左師為己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十
一月甲午國人逐瘈狗瘈狗入于華臣氏國人從之
華臣懼遂奔陳　高氏曰華臣暴其宗室而亂宋國
之政不有國討失政刑矣宋聚而奔懷罪之禍也夫
陳乃宋讐而奔焉意尤可誅
冬邾人伐我南鄙
為齊故也　高氏曰邾之先君以伐魯而為晉所執
旣歸而卒嗣子在喪而復興兵伐我者蓋晉也與齊
也齊人使之修先君之怨也師氏曰曹邾有四而莒
每伐其東齊每伐其北邾每伐其南非惟魯不能勝
四鄰亦足以見齊莒邾之非善鄰矣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白狄始來　高郵孫氏曰春秋夷狄之來魯者但書
曰來不曰朝也介葛盧白狄是也臨江劉氏曰夷狄
于中國無事焉其于天子世一見則諸侯雖有善其
交際不得通也是以春秋不與其朝不與其覲者懼
淫慝一內外也周公致太平越裳氏重九譯而獻其
白雉公曰君子德不及焉不享其贄此乃天子之謙
也況列國之君乎守藩之臣乎家氏曰春秋之世所
謂戎狄者多錯居九服之內又自以為先代之後則

德之裔莫不有特強大有陵犯上國之心魯之盟戎
會戎苟求無事而已今白狄慕義順朝固非周制之
所許拒而絕之有不可得故春秋之義會戎盟戎則
有譏介葛盧來白狄來之類則直著其事不與其朝
辨分而無絕也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為曹故
也　愚按經書晉人執衛行人石買而傳兩晉人執
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夫晉之執石買
雖因其伐曹之故然所以執之則因其來聘而遂執

之耳非以其罪而執之于其国也故経以行人書之
石買既為行人至晋孫蒯何緣與之同行而亦被執
乎蓋傳因伐曹之事實孫蒯石買之所為故附會而
為此言耳鄭氏曰以衛不直而執之則罪不在行人
以買伐曹而執之則不當執于行人臨江劉氏曰晋
執人以執非覇討也此其為非覇討奈何衛孫蒯狃
獵于曹、人閉門詢之孫蒯怒使石買帥師以伐曹
曹人訴諸晋石買以君命將于晋、人執之晋雖知
石買之伐曹為惡矣而未能知孫蒯逆君之為惡也
蒯者易為者也孫林父之子也張氏曰石買之執有

三失焉含大而治小一也行人非所執二也不歸于
京師三也三者有一不得為覇討而况兼之乎
秋齊師伐我北鄙
許氏曰四年之中六伐鄙而四圍邑又從邾莒以助
其虐諸侯之陵暴未有若此者也是以動天下之兵
數士其國
冬十月公會晋侯宋公鄭伯曹伯衛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晋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瑴而禱曰齊
環怙特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

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
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
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溴梁之盟同伐齊齊侯禦諸平
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
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
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
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
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
侯登巫山以望晋師晋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
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輿

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
師夜遁師曠告晋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
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晋侯曰
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
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
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于隘以塞
道晋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為三
軍獲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為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
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
甲面縛坐于中軍之鼓下晋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

險已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欒盈以
下軍克邿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
及秦周伐雍門之荻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
殺犬于門中孟莊子斬其橁以為公琴己亥焚雍門
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
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左
驂迫還于門中以枚數闔齊侯駕將走郵棠太子與
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畧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
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大子
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　吳氏曰諸
侯同心圍齊特書同盟程子曰書同圍見諸侯之惡
齊許先曰環而攻之焚其四郭故謂之圍胡氏曰凡
侵伐圍入未有書同者而獨于此書同圍齊何也齊
環背盟棄好陵虐神主肆其暴橫數伐鄰國觀加兵
于曹則可見矣諸侯所共惡疾故同心而圍之也
愚按邾莒嘗病魯矣滕薛小邾嘗屬齊矣今皆與于
圍齊之役而莫敢有不同者晉人以大義驅之也凡
主所舉皆如圍齊天下諸侯豈有異議哉亦可以見
人心天理好善惡惡無不同也
曹伯負芻卒于師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
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曰國
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即位于
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忘先君之
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
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
于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
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于汾子馮子蟜伯有
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
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于魚陵
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蒍子馮公子格率銳
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于
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涉于魚齒
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
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
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
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愚按午之伐鄭雖子孔
召之然實晉楚盛衰之所係而中國夷狄消長之幾
也涉于魚齒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豈非天

未欲啟夷狄以禍中國乎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晉人執邾子
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執邾悼公以
其伐我故　高郵孫氏曰諸侯已圍齊而為祝柯之
盟不序諸侯前目後凡也陳氏曰中言諸侯閒有事
也師氏曰諸侯圍齊鄭伯亦與楚乃伺隙伐鄭為諸
侯之討非楚致鄭以尊中國可也祝柯之盟衷其在
是而執邾子斯為下矣家氏曰諸侯同怒齊而伐之
邾子身與我馬驟馳之間又與于祝柯之盟縱有罪
亦當少殖其罰況邾嘗以權事楚事晉既討而執之

矣今自齊未反當叙勳閒勞之時乃執其君而取其
地晉之用事者在從甚矣高氏曰不書以歸者旋即
舍之也蓋執其君以脅其地得其地即舍之下書取
邾田自漷水則知其脅人之君而奪其地此乎公之
覇政也
公至自伐齊
臨江劉氏曰此圍也其以伐至何也以伐告也
取邾田自漷水
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漷水歸之于我晉侯先
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

空輿尉侯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
先吳壽夢之鼎　杜氏曰取邾田以漷水為界也泰
山孫氏曰諸侯土地受之天子不可取也言取惡內
也蘇氏曰魯以晉命取田于邾故書曰取邾田自漷
水言非魯地也謝氏曰邾小國也其伐我南鄙正以
疆界不明故圍齊之後晉人執其君魯人取其田春
秋正其田直而田於邾、田書取則疆界不明曲乃
在魯矣邾田自漷水著其取田之多也圍齊義也取
邾田不義也以義討齊之暴復以不義侵邾之疆以
亂繼亂而已故晉執邾子書人邾以田與魯書取所

以正其亂也　愚按經書取邾田而傳稱疆我田蓋
魯人以正疆為名而妄取邾田春秋誅其心故沒其
疆田之說而正其取田之罪直書曰取邾田
季孫宿如晉
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
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
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季武子以所得
于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
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
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

為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
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
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于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
亡之道也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　高氏曰晉人以未
卒事于齊復使欒魴帥師從衛孫林父伐齊與獨書
衛伐之者蓋十四年林父逐衛侯衎奔于齊林父欲
除之故耳然則林父逐君之罪與衛侯使逐者所立

師山書院　十

覇主所當討而反與之會伐則晉平公之覇業可知
也已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為
大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
子請以為大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間諸侯
難光之立也列于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
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
大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為大子夙沙衛為少傅齊侯
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夏五

月壬辰晦齊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公子牙于句瀆之
丘以夙沙衛易己衛奔高唐以叛齊慶封圍高唐弗
克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問守
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聞師將傅食高唐人殖綽
工僂會夜縋納師醢衛于軍二十一年齊侯使慶佐
為大夫復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買于句瀆之丘公
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　家氏曰齊靈廢嫡子丘欣
國光之時齊光纂父子病寓垂死之際吳之暴光之
逆所謂凶德恭會萃于一時者也然跡其事之所從
來正由高厚崔杼貪于諸叔以成此禍平孝贊其君

師山書院　十一

代本於衛究業已為之傳思久于其位也乾知崔杼
陰挾其憾為謀更深一朝輔光以纂殺孝而黨其室
逆村齊而志猶未餍復殺光以自媚于晉亂臣賊子
首以惠先為心其禍皇于殺身喪邦覆其族而後已
也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公羊氏曰還者何善辭也何善亦大其不伐喪也此
受命乎君而伐齊則何大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
進退在大夫也陸氏曰聞齊侯卒乃還不當更往臨
江劉氏曰古之為師也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境有

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穀者齊地也其
曰至穀而後還釋其義也非齊地則勿復矣曰止師
而請之君曰可而後止不可則復之斯可而後止矣
之事君也凡在國無專爲子之事親也凡在家無專
焉蕭氏曰將在軍有所不受不受有善而專之君無
有焉常山劉氏曰天下無王諸侯擅命征伐各自己
出利人之難以成其私故伐人之喪者比比是而士
匄乃有惻隱之心還師不侵豈非善乎高氏曰春秋
之義事畢書還未畢書復此以畢事之辭書之何也
士匄所以興師而往者爲齊靈公也夫公既卒于是

遂反春秋以爲得專畢之義故書還未于曰春秋分
別處如晉士匄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分明是與
之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齊崔杼殺高厚于灑藍而兼其室　左氏曰書齊殺
其大夫從君于昏也張氏曰殺高厚者崔杼也杼雖
擅生殺之權亦託公之所欲也以累上之辭言之可
謂著明矣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鄭子孔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
門之師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甲
辰子展子西帥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鄭人使
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爲卿　胡氏曰不稱鄭
人者嘉則有罪矣而子展子西不能正以王法肆諸
市朝與衆同棄乃利其室而分之有私意焉故稱國
以殺而不去其官此春秋原情定罪之意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郛

懼齊也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高氏曰齊及晉平魯猶懼齊故爲柯之會以自固許
氏曰書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書叔孫僑如會晉
荀首于穀書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以見政在大夫
動則列國事之如此

城武城

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
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肸敢不承命穆叔歸曰
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家氏曰城西郛
城武城皆所以備齊也晉爲魯夫擧伐齊、齊困而

未服故魯所以為倦者如此或曰春秋其與之乎曰
不與也國不能用賢紀綱陵遲百度廢弛恐有不至
至則危矣雖多盟何益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 高
氏曰莒數伐魯前年諸侯盟于祝柯以和解之故二
國復自為盟以結好自是十七年莒魯不交兵
夏六月庚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齊成故也 薛氏曰齊之無道諸侯圍之而不服以

晉士匄之不伐喪也遂會于澶淵修文柔遠不謀也
哉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
報之 許氏曰祝柯之會既執邾子又取其田報亦
足矣而復伐之謀已甚也且澶淵在彼何以盟為家
氏曰無譏會之致盟伐國而晉不討也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

故出奔楚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于踐土之盟
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
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 胡氏曰公
子燮謀國之合于義者也國人乃不順焉而殺燮此
何罪矣故稱國而不去其官履其母弟也進不能正
國退不能遠害罹禍而奔從于大叛書者罪之也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
謀楚人以為討公子黃出奔楚將出奔呼于國曰慶
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

無天也 穀梁氏曰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
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陸氏曰稱弟者罪君
兄也非兄之罪則曰公子謝氏曰罪哀公不能全其
弟也家氏曰黃不奔也劫而奔楚坊于從夷者也書
奔楚亦以殿
叔老如齊
齊子初聘于齊 杜氏曰齊魯有怨朝聘禮絕今始
復通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報向戍之勞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拜師及取邾田也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于其從者于是魯多
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
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
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
大礼焉何以止吾盜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
將何以能庶其竊邑于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

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
其大邑其次皁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
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
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
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
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
也又可禁乎　胡氏曰庶其邾大夫也春秋小國之
大夫不書其姓氏微也其以事接我則書謹之也崔
慶以大夫弱魯而國奔接我不以禮者也邾庶其以
地叛其君而來奔接我不以義者也以欲敗礼則身
必危以利棄義則國必亂春秋礼義之大宗故小國
之大夫接我以利欲則特書其姓氏謹之也共叛臣
也何以不書叛書名書地而竊邑叛君之罪見矣臨
江劉氏曰漆一邑閭丘一邑曷為不言及公邑言及
私邑不言及私邑者所受于君而食之者也公邑者
非食之者也薛氏曰納人之叛而疾人之叛已不可
與言理矣樸鄉呂氏曰人臣之奔必適他國魯之于
邾既執其君取其田又伐其國而又納其叛人甚矣
陳氏曰公猶在晉季孫宿納之也向者莒太子僕弒
其君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矣季文子使司寇出

諸境則不書公猶在晉而季孫宿納庶其則何以書
春秋誅叛人君臣之責也是故苟不納之雖有公命
不書苟納之雖無君命必謹而書之謝氏曰納叛非
所以安吾國失信非所以服鄰國家氏曰善乎臧孫
之言知庶其之為盜知季氏為受盜之主其言有合
于夫子異日所以語季康子者是可併書也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初士鞅奔秦秦伯問于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
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

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
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欒黶
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彰
將于是乎在欒桓子娶于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
亡也怨欒氏故與欒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欒祁
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
諸宣子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而專政矣曰
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
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于國有死而已吾蔑從
之矣其謀如是懼害于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為之徵

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
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宣子殺
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
叔羆囚伯華叔向籍偃人謂叔向曰子離于罪其為
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樂王鮒見叔向曰吾
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
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于君無不行求赦吾
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
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
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晉侯問叔向之罪于樂王

鮒對曰不失其親其有焉于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馹
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
訓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
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
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伊尹放大甲而相
之卒無怨色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
棄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
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
而朝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
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

蛇以禍女〻敝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
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
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欒盈過于周周西鄙掠
之辭于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于王之守臣將逃
罪〻重于郊甸無所伏竄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
力於王室王施惠焉其子黶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
君若不棄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
黶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于尉氏不敢還矣敢布四
體唯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
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轘轅　劉氏意林曰

不以泥句逐之為文而以盈之自出為説使盈無可
逐之辜則盈不得逐矣盈之罪易見盈之失難知此
春秋所以深探其情而大正其本也道莫難于治天
下而天下之治在國、、之治在家、、之治在身、、之
不治國家不可得治也詩之首周召書之首堯舜皆
從此生矣春秋述堯舜者也是以謹于人道之始閨
門之内易曰閑有家悔亡家之不閑悔不亦宜乎高
氏曰欒取奔士獲有作亂之志故奔于楚以其强大
今日可恃以逃難他日可挾以復歸也家氏曰盈之
奔也雖無可坐之罪盈欲防閑其母豈無其道令從

其母以謹故而寢夫氏之宗盈所以事其親者必有
未至焉耳春秋去齊書奔旨或如是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許氏曰比年食之又比月食蓋自是八年之間而日
七食禍変重矣石氏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才
三十六也有頻交而食者此年及二十四年三年之
内連月而食者再也諸儒以為曆無此法或傳寫之
誤然漢高之時亦有頻食者二年十月十一月天道
至遠不可得而知後世執推步之術擬交會之度而
求之亦已難矣

曹伯來朝

始見也

公會晉侯齊侯衛侯鄭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錮欒氏也　鄭氏曰欒盈晉大夫出奔于楚將倚楚
以報晉、、侯會諸侯于商任將以格楚而拒欒盈耳
穀氏曰錮欒氏非禮也古者大夫去國君使人導之
出疆又先于其所往許氏曰欒氏之出非其罪也撓
以權門私相忌惡何有于國而平公受其疑忌勤動
諸侯以逞党欺之積憾必欲使盈無所容于世故盈
發憤卒興禍亂此皆以私敗公足為古今之大戒

新安後學鄭玉纂集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夏四月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于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于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

胡氏曰會于商任錮欒氏也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古者大夫去國君不掃其社稷不繫纍其子弟不收其田邑使人導之出疆又先于其所往勸五與厚人倫也晉人不念欒氏世勲而逐盈又將擯棄之而命諸侯無得納焉則亦過矣禁錮申公巫臣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楚子曰止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于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其賢于商任沙隨之謀遠矣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楚觀起有寵于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王遂殺子南于朝轘觀起于四竟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于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復使薳子馮為令尹公子齮為司馬屈建為莫敖有寵于薳子者八

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于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于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骨肉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　高氏曰以楚國之力而除一嬖寵之大夫顧豈難哉而康王始則泣之與人之子圖其父終則殺之轘其黨于四境威柄失于上故刑不足以馭下也

大戚柄既立則責讓足以折姦臣之鋒及其失之則刀鋸不足以當姦臣之罪其恣毒所鍾退嗇于靈王之世楚之不士者幸而已矣五峯胡氏曰公子追舒非有大逆之罪退之可也而王公欲殺之則非矣爲棄疾者進𠊓陳使臣之礼以諫王退𠊓陳棄君之礼以諫父諫于王而王不聽則竊父而去之可也諫于父而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可也諫于王與父皆不聽焉則請役賊廟而以身代父死可也烏有閔然聽然不動其心坐視主殺其父然後死之者以爲子則不孝以爲臣則不忠噫大道不明是以人主兆殺而

莫覺莫悟也春秋書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不罪棄疾者大夫者人君之股肱心膂也公子者宗室之枝葉庇廕也而輕殺之所以罪楚君也棄疾殺其父矣良臣恃寵驕而後見其惡哉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平公不徹樂

夏邾畀我來奔

杜氏曰畀我庶其之黨高氏曰向受邾之叛臣與其邑今又受其叛臣是冬臧孫紇出奔邾邾亦受之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于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東萊呂氏曰慶虎慶寅之罪不書故言及也陳氏曰春秋不書叛而稱國以殺猶是殺大夫爲不叛也不能殺者也胡氏曰人君擅一國之利勢使權臣暴虐其身而不能遠嫌去其親而不能保護親

之於大國而不能舜王用夷狄之力然後能克則非君人之道也故二慶之死稱國以殺公子黃之出特以弟書讒歸陳侯也高氏曰公子黃之反書自楚罪其非奔夷狄之國復藉夷狄之力以歸黃之進退皆不正矣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

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編拜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初欒盈佐魏莊子于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韓趙方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而固與范氏和親知悼子少而聽于中行氏程鄭嬖于公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樂王鮒侍坐于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為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

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絰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斐豹隸也著于丹書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于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之

踰隱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遇欒樂曰樂免之死將訟女于天樂射之不中又注則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

大東萊呂氏曰欒盈奔楚初無大罪范宣子直以其勢位逼已而不相容而逐之盈亡之後自楚適齊自齊入絳其危晉室盈之罪固不可逃然考其所致之由而宣子之罪尤大臨江劉氏曰不言奔者如衆以叛君則亂而已矣趙氏曰齊之納盈非以兵明納之

也譬如盜賊私納之耳故不書自齊胡氏曰欒氏晉室之世臣故盈雖出奔而絜于晉復入者甚逆之辭為其既絕而復入也曲沃者所食之地當是時權寵之臣各以其私請其下使為之用至于殺身而不避莫知有君臣之分也故聞語欒孺子者則為泣或歎以為得主而為之死則死猶不死也及從之遂入絳乘公門若非天棄欒氏又有范鞅之謀晉亦殆矣原其失在于錮之甚急使無所容于天地之間是以至此極春秋備書之以見仁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其為後世鑒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齊侯伐衛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
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
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閒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
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若君何武
子曰吾言于君、弗聽也以為盟主而利其難群臣
若急君于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
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
也況以惡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為二隊入孟門登
大行張武軍于熒庭戍郫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

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氂八月叔孫豹
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許氏曰齊因欒氏之難故欲
得志于晉而莊公猶乳之成著于此矣書齊侯本其
惡也師氏曰先伐衛者意不在衛先以衛當師保晉
不為之備出其不意則遂由衛以伐晉所以見齊之
處心積慮為難測故書伐衛遂伐晉以誅其惡也常
山劉氏曰晉有欒盈之難重以齊侯之伐魯命豹帥
師救之斯義重也豹及息乘君命不敢閒然之靈次
于雍榆卒不克救豹罪明矣薛氏曰僖元年次于聶
北救邢本次止而遂為邢原故先書次後言救譏其
失救患之義也今此君命往救晉豹畏齊而次言君
本命往救而豹自次止所以不誅君而罪豹也高郵
孫氏曰聶北之次先次後救可救而不救則罪重也
雍榆之次先救後次欲救而不能有罪而猶輕耳春
秋之義次皆有罪于次之中有足矜者雍榆是也陳
氏曰書救晉則天下益多故矣盟于宋而南北之勢
成會于申而淮夷主戰于雞父而吳之敗者六國子
楚入吳春秋終焉蓋于是而始致謹之也

己卯仲孫羯卒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于申豐
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
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
訪于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
酒臧紇為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
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
失色季氏以公鉏為馬正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
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
無所敬夫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
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

官以季孫喜使飲己酒而以具往盡舍旃故公鉏氏
富又出為公左宰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
騶豐點好羯也曰從余言必為孟孫再三云羯從之
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公鉏謂季
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于臧
氏矣弗應己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季孫至
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
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
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
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

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
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
氏閉門告于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季孫不
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于臧氏臧孫
使正夫助之除于東門甲從己而視之孟氏又告季
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
邾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為而死繼室以其姪穆
姜之姨子也生紇長于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
臧為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
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

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
命矣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遂自為也臧孫如防使
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
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其
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
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
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
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
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
曰毋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

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　杜氏曰阿貞季氏為之
廢少立長以取奔亡書奔罪之家氏曰季孫宿自亂
乙之適君復亂人之適庶又以是為臧紇之罪而逐
之紇固有罪宿之惡雖不度亦甚矣

晉人殺欒盈

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盈之族黨欒魴出奔宋
泰山孫氏曰不言其大夫者欒盈出奔楚當絕之
於人以殺往討賊辞家氏曰自欒盈之奔春秋閔其
無罪未遽絕之也是始書晉人殺欒盈則以其挾齊
光之援與曲沃之因入絳都而與其君為敵于是始

明正之罪不棄之于晉而誅之春秋豈輕加人以誅
弁之罪哉是時晉紀廢君弱下互相吞噬以貪并其
曹邑士同枯者欒郤也而欒郤之族未幾皆覆敗樸
氏者士匄也而士匄之族不再世而亦亡晉君皆為
無知縱臣下以覆人之族而晉之宗社亦不能長矣
春秋為此事六見之特書著晉國之亂從此始矣

齊侯襲莒

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
將復戰期于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
于莒郊明日先遇莒子于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
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
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
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吊
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猶有先人之
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吊齊侯吊諸其室　陸氏曰
掩其不備曰襲高氏曰凡用兵皆聲言彼罪然後以
伐之若乘人之不備掩而取之則盜賊之為耳故春
秋獨此書襲莒者罪齊莊以諸侯之尊為盜賊之事
也謝氏曰晉有難而伐之莒無故而襲之實叛盟伐
盟主襲鄰國齊莊之君德衰矣家氏曰著齊而書襲

罪其以大國之君而行盜竊之事也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
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為
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
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
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
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
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
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
朽

仲孫羯帥師侵齊

晉故也　高氏曰齊之伐晉也魯使叔孫豹救之乃
次于雍榆無功于晉故仲孫羯至此復帥師侵齊為
晉報焉謝氏曰救而次為不仁出師而侵為不義

夏楚子伐吳

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不為軍政無功而還　高氏曰
自襄公言之楚十一年失鄭十四年伐吳自是舍鄭
而不取置梁丘而不爭凡十年而一再伐吳以是知
楚弱而勢分于吳方患吳而棄中國也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啟彊如齊聘且請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薳啟彊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將以伐齊水不克　高氏曰自盟于柯陵之後齊有輕晉之心會齊侯環卒而光新立乃受盟于澶淵及商任沙隨之會晉失其令齊于是不肯明年乃伐衛遂伐晉又再加兵于莒諸侯于是為夷儀之會師十二國諸侯之師將以討齊然會而不伐是有畏也國勢不競衆志不一也曰水不克者特辭不能伐耳下言崔杼伐我西鄙蓋知晉之無能為故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
高氏曰齊聞諸侯已會遂告急于楚、畏吳而緩晉故會鄭者十有四年今以鄭伯在會故師二國同伐鄭以救之加楚子于三國之上辭曰主兵亦所以惡三國也許氏曰夷儀之師不能正齊之亂而徒致棘澤之役以為鄭難則諸侯之救不足辭矣家氏曰書會不書伐不與晉以伐也書伐不書救不與楚以救也晉侯楚子以下皆書爵非爵也見中國夷狄之君皆無大相遠也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　許氏曰鍼宜咎之事無聞焉尔而以慶氏黨逐則其人亦可知矣易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叔孫豹如京師
齊人城郟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礼也賜之大路　許氏曰自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其後五十餘年乃始有叔孫豹以聘書也蓋自是不書聘王矣
大饑
穀梁氏曰五穀不升為大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

五穀不升謂之大侵胡氏曰古有救災之政若國凶
荒或發廩以賑之或移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
為粥溢以救飢莩或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緩刑舍
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盜賊弛射侯而不燕置廷道
而不修殺禮物而不備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所
以備之者如此其至是年秋有陰沴之災而冬大飢
蓋所以振業之者有不備矣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以報孝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
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

民不嚴異于他日齊師徒歸 高氏曰崔子之志滿
國知之而齊侯不寤嗚呼人將伐其弱之不恤而務
貪伐國之功故利令智昏外寵而內傾自然之符也
撓人兵柄者宜鑒茲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
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
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
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
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
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

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蔾所恃傷也
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嫠也何害
先夫當之矣遂娶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
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崔子
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弒公以說于
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
公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
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
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
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

請自刃于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
于公宮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又射之
中股反隊遂弒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
襄伊僂堙皆死祝佗父祭于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
死于崔氏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
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鬷蔑
于平陰晏子立于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
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
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
者豈為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

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
之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
何歸門啟而入枕尸股而哭之興三踊而出人謂崔
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盧蒲癸奔晉
王何奔莒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于靈
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
人于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
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辛巳公與
大夫及莒子盟大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
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

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崔氏側莊公于北
郭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翣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
甲
許氏曰齊莊勢陵大邦衆暴小國而又亂其臣
室淫肆不君故使崔杼因民不忍以興弒市此是以
為世惡矣謝氏曰崔杼以世卿專國久矣是以弒其
君若廢匹夫群臣唯知聽命于崔而不知有君也然
則世卿之禍可不戒歟家氏曰光之立也逆其父而
奪之位蓋篡也今其死迄正天討于柳當撫國以弒
乃猶書弒之名何耶光固有當討之罪而非崔杼
之所得討也尊光以篡者杼也今聞其有悲于大國
又從而弒之蓋光因杼以得立不假杼以權杼奚賊
焉故曰為晉弒君以自解于衆本非為晉也是故坐
以首惡胡氏曰齊莊公見弒賈舉州綽等十人皆死
之而不得以死節稱何也所謂死節者以承事君責
難陳善有所從違而不苟者也雖在居卑位乘必不
肯同入崔氏之宮矣若此十人者獨以勇力聞皆逢
君之惡從君于昏亂而莊公嬖之者死非其所比諸
匹夫匹婦自經于溝瀆而莫知之者猶不逮也晏平
仲曰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
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

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此十人
者矣其私暱任此責矣雖殺身不償責安得以死節
許之哉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夷儀
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
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
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
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使叔向告于
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

患也寡君聞命矣　胡氏曰晋本爲報朝歌之役來討及會夷儀既聞崔杼之弒則宜下令三軍退而從討聲于齊人問莊公之故執崔杼以戮之謀于齊衆置君以定其國示天討之義則方伯連帥之職修矣今乃知賊不討而受其賂則是與之同情也故春秋治之如下文所貶云　愚按劉氏權衡謂晋受齊賂是成亂也春秋何以不書義會于夷儀本以伐齊未知莊公之弒齊人之賂特以免罰非爲弒也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二十四年二十五年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至是六月鄭子展子産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曰將巡城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産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于朝子展執縶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鄭子産獻捷于晋戎服將事晋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于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晋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

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晋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齊成故也　劉氏曰崔杼既殺其君矣晋侯受其賂而許之成故盟于重丘特書曰同張氏曰或曰同盟之書自出以來皆假王命以約束諸侯何獨此盟罪

之之深如胡氏之言乎按二幽之盟合諸侯以共尊
周而諸侯聽命也重丘之盟合諸侯將以討齊乃受
賂而釋之且列弒君之辭于盟延天下之惡孰大于
是卽其所同之實而現之晉侯之罪亦一辭也故曰
一美一惡無嫌于同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將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
帑以求五鹿衛獻公入于夷儀　家氏曰春秋之世
內外二君若鄭忽與突也衛衎與剽之忽之君國正

也而祭仲以突篡之衎之君國亦正也而孫林父以
剽竊之其逆順之辨較然可見其後忽既復位而突
自外入乃賊也是故突之入櫟以名入內外不二君
也衎既入于衛地而剽猶居位剽乃賊也是故衎入
夷儀而不名內外不二君也及剽死而衎入夫然後
名衎所以結正其失國之罪剽既死則無嫌於二君
矣陳氏曰衎列于諸侯之會十有三而後出其入也
將爲名之剽列于諸侯之會七而後弒其弒也又爲
將名之削一而存一是有予奪矣春秋不沒其實而
正不正不與存焉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二十四年吳人爲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
叛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犂讓之舒鳩
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
之遠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
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
叛我無辭有庸乃還至是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
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彊息桓
子捷子駢子孟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子彊
曰久將墊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

簡師陳以待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
然必爲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
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傅諸其軍簡師會之
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　陳氏
曰楚雖滅國皆稱君將矣于是書大夫楚旅也家氏
曰國雖小必著其亡以聲楚人滅國之罪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及
鄭平二十六年鄭伯賞入陳之功三月甲寅朔享子
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

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
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予
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
愚謂井堙木刊雖甚陳之隧鄭人以是恐之哉與
是師者楚也鄭不能從盟主以大義責楚徒出偏師
惟陳是務則亦報怨而已故入陳伐陳春秋備書之
所以明其爲貪兵也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
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
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
公羊氏曰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穀梁氏曰諸
侯不生名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者見以伐楚卒
也胡氏曰巢楚屬國也其言門于巢卒者吳子將伐楚
引師至巢入其門巢人射諸城上矢中吳子而卒非
吳子之自輕而見殺也古者入境必假道造門必將
甲入國則不馳故曰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繕城
而請罪亦非巢之輕以一夫相加不歸城而請罪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二十年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

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
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
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二十五年衛
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
曰烏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
恤其後矣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
思其復也書曰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曰夙夜匪
解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弈
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
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至是衛獻公
使子鮮爲復辭敬姒强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
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
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
于敬姒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
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
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于
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于先人不可以貳
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于夷儀反曰君淹恤
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
已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

多而能亡于我何為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
在戚孫嘉聘于齊孫襄居守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
伐孫氏不克伯國傷甯子出舍于郊伯國死孫氏夜
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
太子角　謝氏曰衎之奔也孫林父甯殖立剽以主
衛衛之政令出于剽者十有三年甯喜北面臣之久
矣然則剽甯喜之君也衎之入也甯喜又以子鮮之
命攻剽而殺之其殺剽非以社稷為心也特以固寵
而已剽之立雖非命且非嫡春秋書君書弒者正剽
為喜之君以著喜之逆也從其命則為之君食其祿

則為之臣北面事之矣而復害之逆之大也孫林父
甯殖逐衎而立剽甯喜殺剽而立衎其罪一也然
校衛衎之入使晉侯衛衎甯喜三人者有一能示其
道則逆戌及正之功而不陷于殺逆之名矣晉之欲
入衎于夷儀也諸侯在會剽亦入焉使晉能盡霸主
之職明剽篡立之罪執之于會歸于京師然後召衎
與會以正其位使復其國則可以令諸侯安衛國而
無戾矣顧乃使魏舒從逆衎以入于夷儀將使魏以
夷儀與之夫衎當立則衛國皆衎之有也衎不當立
又安得以夷儀與之乎此霸主之復衎失其道以致

此也為衛衎者己既當立為人所篡自當上告天王
下告方伯明剽之罪而廢之然後復國則可以奉宗廟
臨臣民而無愧矣顧乃假言子鮮通于甯氏與闘弒
逆以求復國其何以為君乎此衎之復國不以其道
以致此也為甯喜者一聞父命即當以事請于方伯
告于天子正剽之罪而廢之定衎之位而復之則可
以成其父之志而蓋前人之愆矣顧以利害相持剽
戌至死則殺有罪也亦不過坐以非司寇而擅殺之
罪從末減矣安得謂之弒哉顧乃遷延不恭北面事
之五六年矣及聞子鮮政由甯氏祭則寡人之語方

乃利而動殺其所事迎復舊君于義皆失況剽之在
國十有三年居于國曰衛侯與于會曰衛侯死于喜
曰衛侯終無有能明其罪而廢之者既死之後春秋
安得不謂之衛君而以弒書于為人臣而不知春秋
之義者必蹈弒逆之名豈不信哉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孫林父以戚如晉　謝氏曰獻公將及林父專邑背
國有危社稷之心入戚書叛著其逆也高氏曰前此
諸大夫有不利于己則奔而已未有若林父之叛者
書叛自林父始家氏曰宋魚石入于彭城不書入于

鼓城以叛晉欒盈入于曲沃不書入于曲沃以叛而
孫林父乃以叛書何耶春秋用法未有不原其初者
也魚石本无罪華元陷之欒盈本無罪士匄陷之故
聖人原其初非有叛意特不書叛示華元士匄為禍
之首也若孫林父則叛之雇者也以一朝之忿挾兵
犯上逐其君于外十二年寡頭之子喜納君而逐林
父喜處于叛林父處于叛春秋比而誅之雖其公也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甲午衛侯入大夫逆于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
者自車揖之也于門者頷之而已公至使讓大叔文
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

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
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絏以從扞
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貳通內外
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
近關出公使止之　謝氏曰衎之出非有大罪剽篡
弑則國乃其國故其反國書歸以其播越失國故書
名以其已絕而得歸故書復歸諸侯雖無大惡苟不
能保國而出則其位絕矣復歸名以正獻公之罪也
夏晉侯使荀吴來聘

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于晉、戍茅氏殖綽伐茅氏
殺晉戍三百人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
遂從衛師敗之圉雍鉏獲殖綽復愬于晉、人為孫
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獻子來聘召公也
家氏曰孫林父挾戚以叛晉人以兵戍之黨叛臣
也衛人伐戚殺晉戍三百人晉不知自反乃會諸侯
將有討于衛荀吴來召公晉平之世致臣得擅行
逆施卒以此失諸侯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
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于是衛侯會之

家氏曰晉平之為此會舉天下之人臣使之尽叛
其君者也夫若之職以主衆名分為事晉悼公務獎
諸侯之大夫以位其君而下陵上替晉亦坐受其弊
矣孫林父作亂逐君悼公及列于會以定篡君之位
衛獻流落在外十有二年今剽死獻復平公又受戚
臣之賂而據奪其君出獻公曰寡喜取衛田以益林
父吁乎國是矣亦何利而為此由晉之諸臣各為其
私計羽翼諸侯之大夫使之交起為亂以為後晉剖
分晉國之地而其主不悟也魏斯趙籍韓虔三分晉

國悍而平實有以救之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大子痤美而很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為大子內師無寵秋楚客聘于晉過宋大子知之請野享之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欿用

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大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大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為君夫人余胡不知圉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　胡氏曰殺世子母弟直書君者甚之也宋寺人伊戾為大子內師無寵譖于宋公而殺之則賊世子痤者寺人矣而獨甚宋公何哉譖言之浸行也公有嬖妾既過以惑其心又有小人欲結內援者以為之助然後愛惡一移父子夫婦之間不能相保者衆矣尸此矣其推于晉獻之殺申生宋公之殺痤直稱君者春秋正其本之意
晉人執衛寗喜
晉人執寗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衛侯如晉、人執而囚之士弱氏秋七月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

展相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于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于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轡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　謝氏曰寗喜弑君之罪也晉將執而不殺者執不以其罪也孫林父寗喜其罪一也喜之執剽也林父為叛于戚晉之

執書以其背林父而非以其害君也彝二逆不治而
執逆臣以助逆臣失霸討之義矣

八月壬午許男寗卒于楚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葬許
靈公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
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
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
于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釁于
勇嗇于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
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
涉于樂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氾而
歸而後葬許靈公　高氏曰嗟乎許男之復也以中
國諸侯而死于夷狄死非其所矣師氏曰陳蔡從夷
狄以伐中國罪孰大焉書其爵以與楚並始啓之于
楚也乎高氏曰子產之言所謂不爭之德然之所以
平兵之所以弭也家氏曰伐鄭師還乃葬許靈公楚
之來諸侯亦勤矣春秋書許男卒楚伐鄭葬許靈公
以警晉也

春秋經傳闕疑卷之三十三

新安後學鄭玉纂集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齊侯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
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
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　杜氏曰
景公即位通嗣君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
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二十五年趙文子為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穆
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齊崔慶新
得政將求善于諸侯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禮道
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至是宋向戌善于趙
文子又善于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
告趙孟趙孟謀于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
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
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
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
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
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于秦秦亦許之皆告于小

國為會于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于宋丙午鄭良霄
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戊申叔孫
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
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于晉丁
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于楚戊辰滕成公至子
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于趙
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于齊猶楚之不
能于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于敝邑寡君敢不固
請于齊壬申左師復言于子木子木使馹謁諸王王
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

之趙孟及子晳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
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晉楚各
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
還入于宋若我何　高氏曰此何以會楚意也楚人
患吳而結諸夏也于宋者宋向戌善于趙武又善于
楚屈建實為之會晉楚以求弭諸侯之兵且使晉楚
之從得交相見此事利害甚重不可輕與也而諸侯
大夫不詳其故始循其弭兵之名遂會于宋而與之
盟自是大啟戎心于盟偏好華夏變貊莫知其辨而
諸國亦俛首兩事晉楚此見當時天下之事中國之

政皆大夫專持之諸侯亦弗能制也泰山孫氏曰隱
桓之際天子失道諸侯擅權宣成之間諸侯僭命大
夫專国至宋之會則又甚矣何哉自宋之會諸侯日
微天下之政中国之事皆大夫專持之故二十九年
城杞三十年會澶淵昭元年會虢諸侯莫有見者此
天下之政中国之事皆大夫專持之可知也陳氏曰
晉楚嘗盟矣會于瑣澤之歲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
士燮會公子罷于宋西門之外不書猶曰特相盟也
兩君之好而非天下之大變也以諸侯分為晉楚之
從而交相見也于是始則是南北二霸也天下之大

変也于湨梁而無君臣之分于宋而無夷夏之辨昭
定哀之春秋將以終于吳越為甬矣家氏曰宋牼以
秦楚搆兵欲告之以不利使皆罷兵而孟子所以語
之者則有仁義而已矣今向戌弭兵與宋牼罷兵事
有相類者謂弭兵為非不可也而所以弭兵者則未
得其說夷狄之勢自是而愈張夫豈中国之利哉盖
征伐天子事也晉楚及其與国雖有華夷之辨而皆
天子之建国也向戌而欲弭兵當先稟命京師已而
馳告晉楚俾各率其與国朝王而受命為盟于王庭
自今以往有罪當討王命之討而後討四夷內侵王

使之伐而後伐一如周家盛時之制夫如是兵庶可弭矣今徒以弭兵為說俾晉楚之從交相見而中国諸侯一朝為外夷役而天下乃有二霸趙武何咸豈非中国之罪人乎或曰如子之說晉人猶知有尊王之義其如楚之弗率何曰楚自用兵以來令尹死者三四人內困于吳外困于晉其力已憊徒以恥出晉下是以日尋干戈而不得息今使之聽命于王而南北罷兵亦楚之福彼胡為而不從不從則奉王命以臨之我有辭矣

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国無刑不亦难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于河託于木門不鄉衛国而坐木門大夫劝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吾不可以立于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臣弗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事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為卿　穀梁氏曰甯喜弒君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嘗為大夫與之涉公事矣甯喜由君弒君而不以弒君之罪罪之者惡獻公也高郵孫氏曰喜弒剽而立衎衎反国而援用之既而以其私殺之喜雖

有罪而衛侯殺之不以其罪矣昔里克弒奚齊而立夷吾夷吾殺之二君之殺其大夫皆以其私里克甯喜之見殺皆不以其罪故春秋皆曰殺其大夫也家氏曰剽纂君者也他人可殺而甯喜嘗事之以為君不得殺也故書弒以正其罪喜納君者也他人可殺而衛獻因之以入不得殺也故稱国以殺不去其官謝氏曰鱄出奔稱弟罪獻公之不能全其弟也　愚按甯喜之死實鱄有以致之則鱄之奔亦有不得已者矣始專以獻公之言與甯喜約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已而喜專獻公患之至于殺喜則喜之死鱄不執

其咎將誰執其咎甯喜既被殺鱄亦出奔豈唯有愧于心且將不保其身矣夫政者人君之大柄故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雖有君命豈可輕以是許人甯方獻公之使鱄鱄之約喜宜皆以大義告之使剸之死必以其罪剸之歸必以其道則喜免于弑逆之名而鱄無奔逆之患現其初君不信臣懼不免之言及其終不向衛國而坐不為他國之臣則其識見之明執守之固豈常人之所能及甯所以至此者由其資質雖美而無學問之功故明于小節而昧于大体知守經常不識權变故也然則若鱄者亦可謂之獨

行之士矣律以中庸之道則名教之罪人也此責備賢者之意故因其出奔而論著焉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辛巳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来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

楚狎主諸侯之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必有尸盟者楚為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对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对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子木問于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对曰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于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

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涖盟鄭伯享趙孟于
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産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
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
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
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
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
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産賦隰桑趙孟曰
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
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吾有望矣公孫段賦
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

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
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幸而
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
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
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
之後亡不亦可乎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
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
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
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
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

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
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求去之
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
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
城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
臨江劉氏曰豹何以名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地于
宋以宋為主也高氏曰此謀出于宋向戌而春秋不
出向戌之名但書會于宋盟于宋者聖人傷中國無
人之甚也使向戌者何足道哉陳氏曰晉楚爭先乃
先楚人則書盟九月楚薳罷如晉涖盟其先晉何春

秋不以夷狄先中國也自宋以來晉不專主盟矣虢
之盟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至剸陵則齊主諸侯至
卑廸則魯及諸侯晉之不足以主夏盟自宋始胡氏
曰此一地而再言宋書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大
美惡焉宋之盟合左師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而楚
屈建請晉楚之從交相見自是中國諸侯南面而朝
楚及申之會蠻夷之君篡弒之賊入合十有一國之
衆而用齊桓召陵之禮宋左師鄭子産皆獻禮焉宋
世子佐以後至遂辭不見伐吳滅賴無敢違者聖人
至是哀人倫之滅傷中國之衰而其事自宋之盟始

也故會盟同地而再言宋者賤之也永嘉小吕氏曰
宋向戌合晉楚之成以弭兵左氏書曰欲弭諸侯之
兵以為名觀以為名三字便見得向戌之弭兵非是
果欲息民欲求息民之名耳其後向戌棋弭兵之事
又書左師請賞公與之邑六十則向戌弭兵之意非
果欲息天下之民平諸侯之爭區區為一己之利而
已上而為名下而為利左氏于前書弭兵為名既有
以誅其心于後記其請邑之事又有以指其实真有
書法 愚謂溴梁之會諸侯皆在而大夫自盟聖人
書曰大夫盟不曰諸侯之大夫者貴大夫之無君也

宋之會諸侯不在而大夫自盟聖人書曰諸侯之大
夫而不曰大夫者憂天下之無君也盖諸侯在會而
大夫自盟春秋雖不書諸侯之大夫人猶知其為諸
侯之大夫也故不書諸侯以罪其臣諸侯不在會而
大夫自盟不書諸侯之大夫人安知其為諸侯之大
夫故書諸侯以存其君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辰在申司暦過也再失閏矣 劉氏權衡曰暦家之
術未聞餘易求交朔难今司暦能正交朔又不能置
閏乎

二十有八年春無氷

梓慎曰今兹宋鄭其飢乎歲在星紀而淫于玄枵以
有時菑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飢
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飢何為 師
氏曰周之春夏之冬也

夏衛石惡出奔晉

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圉
以守石氏之祀

邾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孟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夏齊侯陳侯
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
也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為于晉陳文子曰
先事後賄礼也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礼也雖
不與盟敢叛晉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劝行蔡
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
之盟君实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
馹奔問諸晉而以告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
国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礼承天之休

此君之憲令而小国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于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国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国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貪昧于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外僕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国未嘗不為壇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茍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教其不及小国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于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国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

冬齊慶封來奔

二十七年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于崔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嫳盧蒲嫳曰彼君之仇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茍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六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于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弗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為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弗克使国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尽俘其家其妻縊嫳復命于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夜辟諸大墓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国至是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嫳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国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

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
求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
而先後之公膳日雙鷄饔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
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子雅子尾怒慶封告盧蒲嫳
盧蒲嫳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使析歸父告晏
平仲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
出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告北郭子
車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陳文子謂
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
于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

子之兆曰或卜攻仇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
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
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
乃使歸慶嗣聞之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禍作必
于嘗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子息曰亡矣
幸而獲在吳越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盧蒲姜謂
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姜曰夫子愎
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
大公之廟慶舍涖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
敢者遂如公麻嬰爲尸慶奊爲上獻盧蒲癸王何執

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圉人爲優慶
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于魚
里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桷擊扉三盧
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
桷動于甍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遂殺慶繩麻嬰公
懼鮑國曰羣臣爲君故也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
内宮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不克還伐北門
克之入伐内宮弗克反陳于嶽請戰弗許遂來奔獻
車于季孫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
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氾祭穆子不

說使工爲之誦茅鴟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吳
句餘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于其舊子服惠
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
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
旃崔氏之亂喪群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
句瀆之丘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
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
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
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
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

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公以為忠故有寵釋盧蒲嫳于北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吾獻其柩于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以其棺尸崔杼于市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二十九年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于北郭　家氏曰慶封崔杼之黨也杼既弒莊公而慶封共為政其必與于弒矣去年杼以家難

而死慶封當國其權任可謂專矣而莊公之倖臣曰盧蒲癸王何者乃共謀討之殺其子慶舍慶封因而歸戰弗克遂來奔齊人乃出崔杼之尸而戮之改葬莊公莊之死也倖臣與之俱死者十人今為討賊亦倖臣也身為國君以倖臣為羽翼莊固可卸矣而卿大夫無能為君討賊復仇者而倖臣乃能之亦卿大夫之恥也桀高陳鮑之徒因人成事耳

十有一月公如楚

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鄭伯不在伯有廷勞于黃崖不敬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飢寒之不恤誰遑其後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仲子專之矣子服子始學者也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公遂行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飢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為之備宋公遂反　薛氏曰前此未嘗朝楚而今朝之由晉之失諸侯也陳氏曰諸夏之君旅見于楚始于此牽魯以見其餘也外相如不志有異焉則志之凡牽魯以見其餘者則天下之辭也公朝于王所公如楚于以見王霸之盛衰故曰天

下之辭也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乙未楚子昭卒

胡氏曰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相距四十二日則閏月之驗也然不以閏書見喪服之不數閏也齊景公葬書閏月明殺恩之非禮也范氏曰閏承前月而受其餘日故書閏月之日繫前月之下乃史冊之常體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楚人使公親襚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襚則布幣也

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夏四月
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
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郟敖即位王子圍為令尹
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栢之下其草
不殖　胡氏曰歲之首月公如他国有矣此獨書公
在楚外為夷狄所制以俟其葬而不得歸內為強臣
所逼散擅其国而不敢入故于歲首朔正之時特書
所在以存君使後世臣子戴天履地視君父之危且
困者必有天威不違顏咫尺食生見于羮墻之意而
不以頃刻忘也此義一行豈敢有顧其身與妻子與

其家而不恤国朋附權臣以圖富貴而背其君者乎
薛氏曰在楚之書危其在中国之外也
夏五月公至自楚
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
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
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祇
見疏也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对曰君实有国誰
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
榮成伯賦式微乃歸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于
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

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
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且無使季氏葬我
庚午衛侯衎卒
閽弒吴子餘祭
吴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閽使守舟吴子餘祭観舟閽
以刀弒之吴子使屈狐庸聘于晋通路也趙文子問
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巢隕諸樊閽戕戴吴天
似啟之何如对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啟季子也
若天所啟其在今嗣君乎甚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
失事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啟也有吴国者必此君

之子孫实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国不立　穀梁
氏曰閽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名姓閽不得齊于人也
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礼君不使無恥不近刑
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
人非所近也奉至賤而加之吴子吴子近刑人也閽
弒吴子餘祭仇之也家氏曰吴之諸君易而無礼往
往以此貽禍遏卒于巢猶曰以戎事故餘祭死於閽
僚死于專諸直死于刑人刺客之手春秋書之良以
垂戒示後焉耳
仲孫羯會晋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

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子大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　家氏曰事有關乎中國繫乎王室如城虎牢城成周之類公也事有關乎救災恤患如城邢城緣陵城楚丘之類亦公也若是者合諸侯而城之

其誰曰不然今晉平爲其母家城杞事之私者也乃以煩諸侯是以己事而借王事其在文武成康之世則誅矣胡氏曰晉主夏盟令行中國平公不能修文襄悼公之業尊獎王室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屏輕棄諸姬可謂知本乎平王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揚之水所以降于國風而不得列于雅也城杞之役不待貶絶而可見矣

晉侯使士鞅來聘

拜城杞也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玉父爲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爲一耦鄫鼓父党叔爲一耦

杞子來盟

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慍曰齊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于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魯之于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于朝史不絶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

用老臣杞文公來盟　高氏曰晉侯使魯歸前所侵杞田故書杞子來盟于士鞅來聘之下黍離之同國風則周道不復興矣杞國之削公爵則夏礼不足徵矣聖人于此稱子又稱來盟蓋志其削弱之甚有同而不能自城又待晉而求田所以深貶之也　愚按杞爵稱子未詳

吳子使札來聘

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愼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

觀于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

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国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

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觀止矣如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乃免于難齊国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于欒高之難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

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国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于戚聞鍾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于戮夫子獲罪于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国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于難　陳氏曰荊人來聘楚子使椒來聘秦人來歸僖公成

風之禩秦伯使術來聘春秋蓋累而後進也吳始通
于上國則曷爲書君大夫吳強也然則是賢扎歟
書扎猶楚椒秦術則皆非命大夫之辭也必若屈完
而後特書氏春秋公百世之是非不以私一人也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秋九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于北燕高止
好以事自爲功且專故難及之　左氏曰書出奔罪
高止也陳氏曰春秋之法萬不足以免于罪雖放逐
也以自奔書之

冬仲孫羯如晉

報范叔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通嗣君也穆叔問王子之爲政何如對曰吾儕小人
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于戾焉與知政固問
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
焉助之匿其情矣　張氏曰魯以君朝而楚以大夫
聘此齊桓晉文所以行乎列國者故自宋之盟夷夏
不辨楚人行霸主之禮于中國非晉平趙武之責而
誰責扎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蔡景侯爲太子般娶于楚通焉太子弑景侯　高氏
曰稱世子以見父子之親稱君以見君臣之義以臣
子之愛而弑君父之尊則般之于尊親尽矣家氏曰
般之惡景之禍其積習有自來矣人豈不有義理之
心貴華賤夷者所謂義理之心夫人所同也蔡與陳
鄭本皆諸夏之與國中間爲楚所迫叛華即夷去來
無常惟蔡自厥貉之會共于從楚去而不復者七十
有餘年其染于夷久矣般之逆殆爲商臣所染其積
習有自來矣去中國即入于夷狄入夷狄即胥于禽

獸此理之必然又何怪乎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或叫于宋大廟曰譆譆出出鳥鳴于亳社如曰譆譆
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　穀梁氏曰取卒之日加
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
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左
右又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
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
之婦道尽矣詳其事賢伯姬也高氏曰安定胡先生
嘗謂伯姬乃婦人中之伯夷也蓋婦人以貞爲行者

也當春秋時以魯一国言之如文姜哀姜皆夫
人也杞伯姬鄫季姬皆魯女也其行有不可言者唯
宋伯姬以貞潔之行矯其弊遇災不少避以死真有
伯夷之風哉劉氏意林曰使共姬避火而全生未足
以害其貞也然而不以己之所以全其生之故而違
天下之常義此安乎性命者乃能之故審乎死生之
度辨乎榮辱之境知礼之重重于生辱之甚甚于死
而不渝故也高郵孫氏曰伯夷之賢不見稱于孔子
則亦西山之餓夫共姬之行不見列于春秋則亦小
国之愚婦爾為伯夷共姬又何恨哉亦信其志而已
吳家氏曰宋平身為国君其母以待火而死何以逭
不孝之罪

天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

初王儋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為灵
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夫入以
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慼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必在他
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灵王崩儋括欲立王
子佞夫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蒍逐成愆成愆奔平
時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括
瑕廖奔晉　左氏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殺

梁氏曰諸侯且不首惡況于天子乎君無忍親之義
天子諸侯所親者長子母弟耳天王殺其弟佞夫甚
之也陳氏曰凡王殺不書雖王子不書甚者母弟亦
不書必殺無罪也而後書謝氏曰佞夫以非罪見殺
故王子瑕奔晉昔天莫非王土故周公奔晉書出以
明王室之衰也王子瑕奔晉王子朝奔楚不書出以
正王室之尊也明其衰所以責王国正其尊所以責
諸侯始之以衰而責王国終之以尊而責諸侯春秋
之序也高氏曰後世人君不知春秋之旨往〻推刃
同氣至使天下有斗粟尺布之謠此万世人君之大
戒也樸卿呂氏曰孫明復謂春秋之義天子得專殺
故無天子殺大夫之文此言殺其弟佞夫以為不能
容一母弟不可不見也切以為明復此言未為知春
秋者也夫所謂諸侯無專殺大夫者必稟命于天子
也天子無所稟命有罪則與衆殺之非謂生殺自恣
悉由己出而謂之專殺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偶無
天子殺大夫之事耳或史官脫畧孔子無從取書也
如使嘗殺無罪見之簡冊丕一豈有不書以為世戒
之理使後世暴君有作殺生自恣無所忌憚由明復
此言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公羊氏曰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宋災伯姬卒焉其稱謚何賢也何賢爾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傅母不下堂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謝氏曰宋共姬公室女婦之賢者也魯以叔弓會葬表之也春秋以夫謚稱共姬褒之也共姬爲女爲婦可謂賢矣其嫁也宋公孫壽納幣魯季孫行父致女晉人衛人齊人來媵以其賢而皆礼之厚也其終也以死守義而卒于災以卿送死而共其事以

夫配謚而彰其德以其賢而表礼之厚也方是時閨雅之化不修漢女之行不聞賢妃正女不回之節卓然見于乱世者共姬一人而已此春秋所以賢其節行而褒之也　愚按共姬昏禮喪禮之過厚春秋書之皆因賤以見褒也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二十九年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悪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子晳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晳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大夫盟于伯有氏裨諶曰

是盟也其與幾何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然明曰政將焉往裨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不然將亡矣三十年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愎子晳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悪也悪至無日

矣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君子是以知鄭難之不已也伯有嗜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鍾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則又將使子晳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晳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伯有汰侈故不免人謂子產就直助彊子產曰豈爲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或主彊直難乃不生姑成吾所辛丑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遂行印段

從之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礼于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皆受盟于子晳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国人于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己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己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師国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于羊肆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礼国之幹也殺有礼禍莫

大焉乃止鄭子皮授鄭子產政辭曰国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為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国無小小能事大国乃寬子產為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大叔曰国皆其国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于邑邑將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国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国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国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為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

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也使次己位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三十一年冬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

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厚其墻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墻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対曰以敝邑褊小介于大国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間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溼之不時而朽蠹以重

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廄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塓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于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夭厲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

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礼以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鄭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過鄭印段廷勞于棐林如聘礼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于衛侯曰鄭有礼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国之

討于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国之為而辨于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于野則獲謀于邑則否鄭国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国之為于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礼也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

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国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

敢求愛于子子于子鄭国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
不尽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制焉大官大邑身之所
庇也而使學者制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
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
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敗績厭覆是懼
何暇思獲乎子皮曰善哉虎不敏自今請雖吾家聽
子而行子産曰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
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
政焉子産是以能為鄭国昭四十年鄭子産作丘賦
国人謗之曰其父死于路己為蠆尾以令于国国將

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産曰何害茍利社稷死生以之
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
不可改詩曰礼義不愆何恤于人言吾不遷矣渾罕
曰国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于凉其敝猶貪作法于
貪敝將為如之何姫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
而無礼鄭先衛亡政不率法而制于心民各有心何
上之有　謝氏曰良霄以汰侈搆禍出奔其還也結
許之力興兵入鄭其入也介于襄庫伐舊北門此搆
亂以危社稷者也入稱自許以明罪在所討也殺稱
人以衆棄之之辭誅之也入逆辭也胡氏曰不言入
者其位未絶也若宋魚石晉欒盈去国三年其稱復
入位已絶矣不言叛者將以藏国非直叛也若華亥
之入南里宋辰之入蕭其書叛者皆據土背君以自
保未有藏国之謀也不言救其大夫者非其大夫矣
討賊之辭也張氏曰良霄之出公孫黑蓋有罪焉春
秋舍公孫黑專伐之罪而罪良霄者嗜酒而不恤政
汰侈而好争伯有之所為有喪家亡身之道焉春秋
于喪国失家者不書所逐之人明其身之有罪使有
国有家者兢兢自謹而求所以保身也知所以反身
自修之道則奔亡之禍遠矣

冬十月葬蔡景公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
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
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
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于宋三十一年春
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
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
能久矣若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
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

早備魯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
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
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
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又與季孫語晉
故季孫不從趙文子卒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
為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
丘之會　臨江劉氏曰會未有言其所為者此其言
所為何譏何譏耳晉人與諸侯十二國之大夫會于
澶淵凡為宋災故謀之曰更宋之所喪雖死者不可
後生其財復矣非務也何言乎非務會者講礼正刑

一德以紀天下也蔡侯弒其君而不討宋災而謀之
微矣陳桓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請討
之公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
大夫之後不可不告也胡氏曰叔孫豹晉趙武而下
皆諸侯上卿執國之政者也三綱軍政之本至于淪
絕無父與君是禽獸也禽獸偪人雖得天下不能一
朝居矣昔者伯禹過門不入放龍蛇也周公坐以待
旦驅猛獸也今世子弒君與之同群而不恤有國者
不戒于火自古其財為其來告弔之可也則合十二
國之大夫而謀更其所喪尚為知類也乎蔡之亂猶

人有腹心之疾而宋之災譬諸桐梓雖大之亡夫也
以為末之察也可謂不智察之而不謀六不仁矣是
故諸國之大夫貶而稱人魯卿諱而不書又特言會
之所為以重戒後世其欲人之自別于禽獸之害也
可謂深切著明矣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公作楚宮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
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
巳公薨于楚宮　穀梁氏曰非正也高氏曰公適楚

而好其宮歸而擬之因名焉不居先君之正寢而安
于所樂是以不正其終也夫公作宮而以楚為式用
夷變夏非礼也不于始作而譏之直言薨于楚宮者
乃所以深譏之也大東萊呂氏曰不薨于路寢已非
正也而又薨于楚宮者哀公者可謂安其危而利其
災樂其所以亡者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
也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稠穆叔不欲曰太子
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

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于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泰山孫氏曰襄公太子未踰年之君也名者襄公未葬也不書不地降成君也

己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癸酉葬我君襄公

滕成公來會葬惰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于其位而哀已甚兆于死所矣能無從乎　胡氏

曰奔喪會葬臣子之禮也諸侯于王室無奔喪會葬之事而知滕反行于強國書滕子知子奔喪會葬而諸侯之惡見矣家氏曰魯君未嘗會天王之葬而滕子來會魯葬滕之來魯之受皆有貶也諸侯來會葬于是始陳氏曰改葬惠公也衛侯來會葬隱公不見春秋之初魯猶秉礼晉景公之喪成公吊焉亡已畢矣晉于是止公使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雖霸主未有君會葬者也葬楚康王也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于西門之外則天下諸侯有會葬于楚者矣于是滕子會葬于魯是春秋之季也會葬猶可奔喪甚矣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莒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犂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輿吳出也　程子曰莒子虐國人弒之而立展輿展輿非親弒也故書國人胡氏曰經以傳為按傳有舛繆則信經而棄傳可也若密州之事是矣故趙匡謂其文當曰展輿因國人之攻莒子弒之乃立而後來傳寫誤為以字耳家氏曰犂比公虐國人作亂而弒之展輿既廢于父見立于國人故有以弒之罪而加之者使展輿能討賊于既立之後庶乎可以逃此名矣

春秋經傳闕疑卷之三十三

新安後學鄭玉纂集

昭公

公名裯襄公之子景王四年即位謚法威儀恭明曰昭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国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氏伍舉為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于外既聘將

以衆逆子産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令尹命大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于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為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国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国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国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許之

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會于虢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于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于諸侯猶詐晉而駕焉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于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国以為盟主于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国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于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

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穮是蔉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楚伯州犂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犂曰子姑憂子皙之欲背誕也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齊国

子曰吾代二子愍矣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
矣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宋合左師曰大国
令小国共吾知共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
矣吾從之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宋左師
簡而礼樂王鮒字而敬子與子家持之皆保世之主
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国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
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
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
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
高氏曰宋之盟齊人不與今齊又從楚矣中国微

弱可知也莒人執君諸侯不共討之者是時楚人方
聽莒人之訴而欲執魯大夫是不以莒人為可討也
春秋不書莒人蓋存之耳家氏春秋為中国惜不使
夷得以借華是故長晉

三月取鄆

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于會楚告于晉曰尋盟未
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
求貨于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叔孫弗與梁其踁曰貨
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
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人之有牆以蔽
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雖怨
季孫魯国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有誰怨然鮒
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
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国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
国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何戮乎乃
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
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乎若子之群吏處不辟汙出
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汙而不治難而不守
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
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

罪又賞其賢諸侯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
疆埸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伯之令也引其封
疆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過則有刑猶不
可壹于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姺邳周有徐
奄自無令王諸侯逐進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恤大
舍小足以為盟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削何国蔑有主
齊盟者誰能辯焉吳濮有釁楚之執事豈其顧盟莒
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鄆為
日久矣苟無大害于其社稷可無亢也去煩宥善莫
不競劝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叔

孫歸魯大夫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魯大詔魯
年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為国也忍其外
不忍其内焉用之卑曰數月于外一旦于是庸何傷
賈而欲贏而惡囂乎卑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
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　家氏曰鄆有東
西之異文十二年城諸及鄆者魯鄆也成九年楚人
入鄆襄十二年季孫宿救台入鄆者莒鄆也盍救台
入鄆之時數取之而未得至是遂取之程子曰先莒
之乱而取之故隱避其辞胡氏曰不曰伐莒取鄆為
内諱也高氏曰魯乘莒之乱而取鄆聖人直書之其

辞雖畧而意有餘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秦后子有寵于桓如二君于景其母曰弗去懼選五
月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十
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司馬侯問曰
子之車盡于此而已乎对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
吾何以得見女叔齊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
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賛也后子見趙
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对曰鍼懼選于寡君是以在
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对曰無道趙孟曰亡
乎对曰何為一世無道国未艾也国于天地有與立
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对曰有焉趙孟
曰其幾何对曰鍼聞之国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賛之
也鮮不五稔五年秦后子復歸于秦景公卒故也
穀梁氏曰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
之也親而奔之惡也公羊氏曰有千乘之国而不能
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胡氏曰后子出奔其
父寵之而罪秦伯何也春秋以切望人父以能友
責人兄父母有愛妾猶没身敬之不衰况兄弟乎兄
弟翕而後父母順矣謝氏曰景公有千乘之国而不

能庇一弟者失親親之道也若舜為親之使貴愛之
使富又使不得有為于其国則又安有母弟出奔之
患孔家氏曰夫以千乘之国而臣之母弟以車多伉
其君鍼之汰亦甚矣書秦伯之弟出奔晉不惟訊秦
伯亦貶鍼也其母使之奔母亦智矣使如叔段之母
則乱作于内誅不旋踵其所以卒得反国由母賢故
耳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群狄于大原崇卒也將戰魏

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
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荀吳
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為五陳以相離兩于前伍
于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翟人笑
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胡氏曰大鹵太原也按六
月宣王北伐之詩其詞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而詩
人美之者謂不窮追遠討及封境而止也然則太原
在為服之內而狄人來侵擯斥宜矣其過在毀車崇
卒以詐誘狄人而敗之非王者之師耳使後世車戰
法亡崇尚步卒爭以變詐相高自趙荀首皆此等啟

之矣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

莒展輿立而奪群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公
子鉏納去疾展輿奔吳　程子曰去疾假齊之力以
入莒討展輿之罪正也故稱莒遂自立無所稟命故
不稱公子展輿為弒君者所立而以国氏者罪諸侯
之與其立也謝氏曰展輿為弒人所立受弒人立展
輿之罪也故出奪爵稱名展輿雖有罪然非去疾可
逐去疾以王命討逆則可以爭国逐展輿則不可為
去疾者非有臣子討逆之心也特以公子當立恃齊
威力起而爭位故反国奪公子稱人入稱自齊責去
疾之亂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

因莒亂也　趙氏曰凡疆田而有帥師者皆有難也
謝氏曰帥師疆鄆田則魯人以不道侵莒封疆亦可
知矣師氏曰取鄆不書帥師而疆田書之于以見取
出于莒人之不意故得之也易慮莒人既悟而有後
爭之心故疆之也雖夫以非分之田而已則出人之
不意以取之既得而又恃徒衆以疆之天下又安得
有一定之經界豈不紛紛大亂耶書之者為名分以

致其嚴也

葬邾悼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楚公子比出奔晉

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城犨櫟郟鄭子產曰不
害令尹將有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患為
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
而还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
而弒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干出奔晉宮
廄尹子晳出奔鄭殺大宰伯州犁于郟葬王于郟謂
之郟敖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对曰寡大

夫國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為長子于奔晉從車
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餼趙文子曰
秦公子富叔向曰底祿以德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
子以国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国彊禦已甚詩
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干齒
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唯命且臣與
羇齒無乃不可乎　大東萊呂氏曰經書楚子麇卒
而左氏以為公子圍弒之至弒麇則左氏穀梁又
載麇封稱圍弒君之語後世緣楚王汰侈遂以為实
甚矣三傳之為經害也家氏曰麇疾革圍聞其將死

自外急歸竟君之殯戕其子而篡其位是亦弒也而
非弒麇當時諸国傳聞之誤有以為弒麇者耳不然
圍之罪顯著于春秋何以不正其弒君之戮而以卒
書乎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觀書于大史
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礼尽在魯矣吾乃今知周
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賦緜之卒
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
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

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
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
齊納幣　小東萊呂氏曰此可見君弱臣強之漸春
秋時諸侯即位則告政于隣国且繼旧好也宣子晉
之大夫為政之初乃行諸侯朝聘之礼礼樂自諸侯
出政大夫得以偕諸侯

夏叔弓如晉

報宣子也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旧好固
曰女無敢為賓徹命于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請
辭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旧好好合使成臣之

祿也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礼哉吾聞之曰忠信
礼之器也卑讓礼之宗也辭不忘国忠信也先国後
己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元年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公孫黑又使強
委禽焉犯懼告子産子産曰是国無政非子之患也
唯所欲與犯請于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晳盛
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
房觀之曰子晳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
順也適子南氏子晳怒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

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晳
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
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
子南而數之曰国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
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為国也今
君在国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国之紀不聽政也子
晳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
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
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于
吳將行子南子產咨于大叔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

能亢宗彼国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国利則行之周
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
子將行之何有于諸游鄭為游楚亂故六月丁巳鄭
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
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強與
于盟使大史書其名盟且曰七子子產弗討至是公
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
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
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国之事而未爾討也
爾有亂心無厭国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

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
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
在朝夕無助天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
也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為褚
師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
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
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　臨江劉氏曰黑有罪其
以累上言何惡鄭伯不能討有罪以放乎亂也公孫
黑伐良霄而逐之君弗誅也以為大夫又與公孫楚
爭娶徐吾氏徐吾氏歸于楚君放楚也而盟諸大夫

黑于是自以為卿又將為亂疾作而卧子產使吏數
諸其家則幸而勝耳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夏四月晉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晉
侯謂無宇非卿執諸中都少姜為之請曰送從逆班
畏大国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晉少姜卒公如晉及
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
季孫宿遂致服焉叔向言陳無咎于晉侯曰彼何罪
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
貪国則不共而執其使君刑已頗何以為盟主且少

姜有辞冬十月陳無宇歸十一月鄭印段如晋弔三
年春鄭游吉如晋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梁
丙曰甚矣哉子之為此來子大叔曰將得已乎昔文
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歳而聘五歳而
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
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礼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
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于守適唯懼獲戾豈敢
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
唯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
無事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

乎晋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二大夫退子大叔告
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齊侯使晏嬰請
繼室于晋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
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国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
之適以備内官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禄早世隕命
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恵顧齊国辱收寡人
徼福于大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
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
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对
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

儷在縗絰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恵莫大焉若
恵顧敝邑撫有晋国賜之内主豈唯寡君挙群臣実
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実寵嘉之既成昏晏子受礼
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
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于陳氏
齊旧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陳氏三量
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之山木如市弗加于
山魚鹽蜃蛤弗加于海民參其力二入于公衣食其
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国之諸市屨賤踊貴民人痛
疾而或燠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帰之如流水欲無

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
已在齊矣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
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
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仇欒
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隷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
日不悛以樂慆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晏子曰子
將若何叔向曰晋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
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
在而已肸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初
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

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于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咲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対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于是景公繁于刑有鬻踊者故対曰踊貴屨賤既已告于君故與叔向語而称之景公于是省于刑及晏子如晋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旧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旧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晋

韓起如齊逆女公孫蠆為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人謂宣子子尾欺晋晋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来乎秋七月鄭罕虎如晋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宣子使叔向対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修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于敝邑寡君猜焉君実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晋也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之帰也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来今子皮実来小人失望大叔曰吉賤不獲来畏大国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　泰山孫氏曰公如晋至河乃復者六唯二十三年書有疾明有疾而反餘皆訊公数如晋見拒不能以礼自重大取困辱也胡氏曰舉動人君之大節賢哲量之以行藏其道姦邪窺之以作止其悪四鄰視之以厚薄其情故有国者必謹于礼而後動此守身之本保国之基也礼雖自卑而尊人亦不妄悦人以自辱昭公既不能據経守正失礼而妄動又不能從權失変無故而軽復終于失国出

奔客死他境盖始諸此行矣或曰礼者明微正乎未動之前者也已至于河而見卻雖欲勿反將得已乎以周公之冑千乗之国軽身以修卻好乃卻而不納夫何敢若曰敝邑褊小数事大国唯恐獲戾聞陳無宇見執于中都謂少姜之数于宇適信也用是不違寧處跋涉山川来修寡事今若不獲進見前為仇讎他国誰敢朝夕在廷修事大之礼乎夫小国之去就從違聴大国之令也若非伉儷齊人請陳無宇之罪何以令之也苟有二命又何以為盟主如此晋人其得謝過之不暇敢不納乎照公習儀以亟而不明乎

礼其及也宜経書公如晋至河乃後季孫宿如晋而
昭公失国之因季氏逐見之漸晋人不比之迹不待
貶絶而皆見矣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
成公
秋小邾子来朝
小邾穆公来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
邾実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
群好也其如旧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
来者天所福也季孫従之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欵出奔齊
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
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　左氏曰書北燕伯欵
出奔齊罪之也胡氏曰大夫国君之陪貳以公心選
之而不可私也以誠意委之而不可疑也以隆礼待
之而不可軽也以直道馭之而不可辱也否則是忽
其陪貳以自危也故人主不尊陪貳而與賎臣圖柄
臣者事成則失身而見弑不成則失国而出奔此有

国之大戒也春秋凡見逐于臣者皆以自奔為聞文
正其本之意也而重戒遠矣家氏曰嬖寵固不可任
群卿有若齊田魯季衛孫氏者其始任之可乎曰是
所謂權臣非所謂公卿大夫也所貴乎国君者選賢
抜能布在有位信之任也與之共圖国政近習不得
間也国有公卿大夫而以近習間之乱也若夫控御
權姦固自有道亦不可與近習謀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大雨雹季武子問于申豊曰雹可禦乎対曰聖人在
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氷西陸朝

覿而出之其藏氷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于是乎取
之其出之也朝之禄位賓食喪祭于是乎用之其藏
之也黒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
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禄氷皆與焉大夫命婦喪
浴用氷祭寒而藏之献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
畢賦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氷山人取之縣
人傳之輿人納之隷人藏之夫氷以風壮而以風出
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
無凄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
不夭札今藏川池之氷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

發而震雹之為菑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氷之道
也　高氏曰自去年冬至今春正月連大雨雹故前
以時紀此以月紀天道如此人事可知胡氏曰陰陽
之氣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噎
霾雹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當是時季孫宿襲
位廿卿將毀中軍專兵權以弱公室故數月之間
再有大變申豐者季氏之屬也不肯端言其事故暴
揚于朝歸咎藏氷之失夫山谷之氷藏之也周用之
也徧亦古者本末備舉變調之一事耳謂能使四時
無愆伏淒苦之變雷出不震無菑霜雹則亦誣矣意

者昭公遇災而懼以礼為国行其政令無失其民雹
之災也庶可禦也不然雖得藏氷之道合乎豳風七
月之詩其將能乎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
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三年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既享
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四年春許男如楚
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椒舉如
晉求諸侯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
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

寡人願結驩于二三君使舉請間君若苟無四方之
虞則願假寵以請于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
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
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
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若歸于德吾猶
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
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
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是三殆也
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荊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
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

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享神人不
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国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
其国啟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国失其守宇若何虞
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丕之
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
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于不暇又
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
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
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
命焉椒舉遂請昏晉侯許之楚子問于子產曰晉其

許我諸侯乎对曰許君晋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
多求莫臣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為
用之王曰諸侯其来乎对曰必来従宋之盟承君之
欢不畏大国何故不来不来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
宋邾畏魯魯衛偪于齊而親于晋唯是不来其餘君
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
对曰求逞于人不可與人同欲尽濟夏諸侯如楚書
衛曹邾不會鄭伯先于申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
申椒挙言于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礼以為帰使得
諸侯其慎礼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

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
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
晋文有践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
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礼于左
師與子産左師曰小国習之大国用之敢不為聞獻
公合諸侯之礼六子産曰小国共職敢不薦守獻伯
子男會公之礼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産善
相小国王使椒挙侍于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
故对曰礼吾所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宋太公佐
後至王田于武城久而弗見椒挙請曰辞焉王使往

曰属有宗祧之事于武城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
楚子示諸侯侈椒挙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
諸侯礼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
之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為大室之盟戎狄
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
汰無乃不濟乎王弗听子産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
汰而復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悪不遠
遠悪而後棄從遠而後畀　程子曰晋平公不在諸
侯楚子是強為霸者之事高氏曰是會上主楚子下
不殊淮夷是在會之諸侯皆狄也何者楚慶秩其世

子自立而求諸侯于晋晋人許之諸侯從之未有以
為賊而討之者反推為盟主相與朝事之以順听其
所為而不是在會之諸侯皆反中国以為夷狄之行
也蓋中国自晋平公始衰斉灵荘背之平公屢合諸
侯以討為襄二十五年荘公遇弑始與晋平晋侯自
是不復出與盟會其大夫趙武為政不在諸侯故諸
侯少安然而晋日益衰政在六卿自宋之會諸侯不
見者十年楚子始求合諸侯而未定問于子産曰晋
其許我乎又曰諸侯其来乎則楚灵固自以為不足
以服諸侯而期必從矣當時使晋稍強其誰敢争晋

強而諸侯從之則楚亦不能肆其志也而晉方溺于
嬖寵而用司馬侯之言故楚偃然得專諸侯諸侯合
晉無所附則亦不得已而從楚此書楚子諸侯淮夷
于申者夷狄為主而合諸侯也夷狄得以大合諸侯
而為盟主者以中国衰乱日甚幅裂横潰故敢肆然
強為覇者之事也自是天下之事中国之政皆夷狄
迭制之諸侯雖云再出尋復叛去事無所救不足道
也則堂家氏曰楚合夷夏之君十有三国而為此會
夷主憂盟會盟之一大変也趙武韓起叔向無以辞
其責矣魯以時祭辞衛以疾辞曹邾以雅辞皆不至
惟知伯先至于申宋世子後至宋向戌鄭子産又從
而献礼焉嗚呼曹邾魯衛猶有羞悪之心子産鄭国
之良伍于夷而不自以為恥豈非利害所迫失其本
心歟師氏曰春秋之初天王始失威權春秋之中操
執天下之柄無非諸侯陵夷亦一委政于大夫及茲
春秋之末又失而帰之夷雖每流愈下逆皆倒持太
阿而授人以柄則然也探其本非諸侯先僭天子則
大夫無由僭諸侯夷狄無由僭中国天子一失操柄
末流之弊遂至此不可支持也

楚人執徐子

徐子吳出也以為貳焉故執諸申　謝氏曰徐子所
會于會而楚子以猜疑執之夷狄之不常其德也高
氏曰楚子亦欲效桓文之事以示威于諸侯耳不書
以帰者申楚地且因以伐吳也陳氏曰以夷狄執夷
狄不書書執徐子危會申之諸侯也是故夷狄相執
不志為中国危之故志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大子鄭伯先帰宋華費遂
鄭大夫從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　高氏曰
中国之所以為中国謂有理也義也礼義人心之所
同蓋不待驅而後從也舍中国而從夷狄豈人心之
所欲哉迫于不得已耳申之會楚灵不修德而求諸
侯諸侯畏楚之強守宋之盟而從之然猶不能致魯
衛曹薛杞邾至伐吳之役則中国諸侯皆去惟楚属
從之耳人心之向皆可知也夫中国不競然後夷狄
得肆其志有天下国家者苟知自強于理義以固人
心其憂有不從耶

執齊慶封殺之

執齊慶封而尽滅其族将戮慶封椒挙曰臣聞無瑕
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于戮乎

播於諸侯為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狥于諸侯使
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
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麇而
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　穀梁氏曰慶封其以
齊氏何也為齊討也慶封弑其君而不以弑君之罪
罪之者慶封不為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
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
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歟家氏曰楚虔弑嗣君而
篡有其國賊之未討者也今伐吳執齊慶封而殺其
弑君之罪是以謂之賊討賊陳氏曰此執有罪也則

曷為不再言楚子不與楚以討齊慶封之辭也犹曰
諸侯執之然有申之會夷是之大變也宋魏之事犹
曰二霸至是而楚始專合諸侯訖于厥慭諸夏無會
同者十年而楚執齊慶封放陳招殺蔡般假討賊之
義以號于天下由是而滅賴滅陳滅蔡矣

遂滅賴

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于
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王親
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遷賴于鄢楚子欲遷
許于賴使鬭韋龜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

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
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
命乃禍亂也冬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楚
沈尹射奔命于夏汭箴尹宜咎城鍾離薳啟彊城巢
然丹城州來東国水不可以城彭生罷賴之師　穀
梁氏曰遂繼事也高氏曰見夷狄肆禍于中国假義
為利以忠終之家氏曰齊桓公侵蔡蔡潰遂伐楚為
中国攘夷狄遂事之正也今楚虔怙其強大刧中国
之諸侯而滅無罪之国書遂所以誅也遂之為義要
當隨事而觀以求經意執一例則拘矣

九月取鄫

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　家氏曰魯人
嘗請屬鄫于晉鄫故魯附庸其後莒以子而後于鄫
視鄫為彼之私屬魯莒既有積憾秉晉霸之不綱而
遂取之前日莒人繼鄫鄫之廟社犹存今為魯所取
而鄫于是始滅春秋書取鄫責魯也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
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于国氏生孟丙仲
壬夢天壓己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豭喙

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
之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
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对曰願之久矣魯人召之不告
而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对曰余
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
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為竪有寵
長使為政公孫明知叔孫于齊歸求逆同姜子明取
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田于丘蕕遂遇疾焉竪
牛欲乱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叔孫謂孟鍾曰
爾未際享大夫以落之既具使竪牛請日入弗謁出

命之日及賓至聞鍾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怒將
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牛又強與仲盟不可
仲與公御萊書觀于公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入不
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叔孫曰何為曰不
見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
命召仲牛許之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飢渴授之戈对
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竪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
使寘饋于个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十二月癸丑
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公使杜洩葬叔
孫竪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使惡杜洩于季孫而去

之杜洩將以路葬且尽卿礼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
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
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于朝而聘于王
王思旧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
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為司徒實書名夫子為
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為司空以為勳今死而弗以
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
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五年叔仲
子謂季孫曰帶受命于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季
孫命杜洩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礼也吾子為国政未

改礼而又遷之群臣懼死不敢自也既葬而行仲至
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
家乱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国人助竪牛以攻
諸大庫之庭司宮射之中目而死竪牛取東鄙三十
邑以與南遺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竪牛禍叔孫氏
使乱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
必速殺之竪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関之外投
其首于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労不可
能也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労不罰私怨詩云
有覚德行四国順之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四年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至是舍
中軍卑宮室也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中軍
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
第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
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以書使杜洩告于殯
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
欲毀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
帥士而哭之　左氏曰舍中軍卑宮室也高氏曰季
氏因叔孫豹之死欲乘其弱而去之名曰復古實欲

自強耳自是公室有貢而已無復民矣胡氏曰初作
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
季氏擇其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然則三
軍作舍皆自三家公不與焉公室益卑而魯之兵權
悉歸于季氏矣兵權有國之司命三綱軍政之本原
書其作舍而公孫于齊薨于乾侯定公無正必至之
理也已則不臣三綱淪替南遺叛陽虎專季孫囚而
三桓之子孫微矣亦能免乎書曰舍中軍微辭以著
其罪家氏曰兵有常制今季氏專魯作之未幾旋復
舍之春秋書作于前書舍于後季氏變更軍制之罪

不待貶而見矣
楚殺其大夫屈申
楚子以屈申爲貳于吳乃殺之以屈生爲莫敖　家
氏曰楚以屈申爲貳于吳而殺之殺之不以其罪也
臨江劉氏曰屈申之累上奈何楚人仇吳而疑屈申
謂屈申貳于吳也而殺之然則屈申之罪何屈申之
爲人臣也君弒而不能討國亂而不能去北面而事
寇仇足以殺其身而已矣許氏曰春秋惡以疑罪殺
人簡易之道也
公如晉

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
魯侯不亦善于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爲自
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
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
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
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于
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
禮之本末將于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于
禮不亦遠乎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穀梁氏曰以者不以者也莒無大夫其曰牟夷何也
以其地來也公羊氏曰其言及防茲來奔何不以私
邑累公邑也胡氏曰書來奔是接我以利而我入其
利而訊之也為國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上下交征
而國必危矣為己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患得患失
亦無所不至矣薛氏曰襄二十一年公如晉邾庶其
以漆閭丘來奔今公如晉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
奔取邑大事也納叛大惡也公不在而大夫行之多
見其無忌憚也　其書何君臣交惡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

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
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為盟主而犯此
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乃歸公秋
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莒人來討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
謝氏曰既取其邑又敗其師罪魯人無悔責之心也
師氏曰莒則無備魯不能謝過書之者譏莒而罪魯
也　愚按晉人方以納牟夷之故欲止公而叔弓又
敗莒師以逞其忿不顧霸討乃成君禍以遂其專比
事而觀罪可見矣

秦伯卒

謝氏曰秦伯不名史失之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薳
射以繁揚之師會于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
子于瑣聞吳師出薳啟彊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
諸鵲岸楚子以馹至于羅汭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
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
吉寡君聞君將治兵于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

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
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
休殆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虐執
使臣將以釁鼓則無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修完
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
為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
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
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
弗殺楚師濟于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于萊山薳射
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

楚子遂觀兵于坻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
而还以蹶由帰楚子恨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遠啓
彊待命于雩婁十九年令尹子瑕言蹶由于楚子曰
彼何罪諺所謂室于怒市于色者楚之謂矣舍前之
忿可也乃帰蹶由　高氏曰不會宋鄭滕郳者不從
令也見楚之不能霸矣家氏曰越始見而書人盖人
之於夷之會非進中国之會若中国之會盟則決無
可進之理薛氏曰楚之用越猶中国之用吳也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葬秦景公

夏季孫宿如晋
拜莒田也晋侯享之有加籩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
国之事大国也苟免于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献
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為
驩也对曰寡君猶未敢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
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晋人以為知礼重其好貨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宋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悪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
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

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
于是華亥欲代右師乃與寺人柳比從為之徵曰聞
之久矣公使代之見于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
喪而宗室于人何有人亦于女何有　高氏曰合比
使太子殺君之嬖臣非所以安太子也故以自奔為
文然宋公信閹寺殺太子痤而父子之恩絶逐華合
比而君臣之義廢刑人之能敗国亦可畏矣以此為
防後世猶有仕趙高以亡秦信恭顕以亡漢寵王守
澄田令孜以亡唐者
秋九月大雩

楚薳罷帥師伐吳
徐儀楚聘于楚楚子執之逃帰懼其叛也使薳洩伐
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
乾谿吳人敗其于房鍾獲宮廐尹棄疾子蕩帰罪于
薳洩而殺之　高氏曰三書伐吳者見楚終不得志
于吳也許氏曰敗楚師者非薳洩也而洩伏其誅故
書薳罷伐吳以正之楚再不競于吳乃弭兵鋒有事
陳蔡復伐徐而国乱吳盖自是休兵息民国始侵彊
冬叔弓如楚
且予敗也　高氏曰楚恃強暴雖敗猶諱之魯豈敢

予之盖四年公不會申已而震楚兵威將朔楚而不能故以叔公先聘明年而躬繼之也

齊侯伐北燕

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晉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七年正月癸巳齊侯次于虢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公孫晳曰受服而退俟釁而動可也二月戊午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罋玉櫝斝耳不克而還　高氏曰將納款也故書其爵然受賂而還君子弗予也

新安後學鄭玉纂集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齊求之也　穀梁氏曰平者成也暨猶暨暨也暨者不得已也以外及內曰暨胡氏曰當是昭公結昏強吳外附荊楚其與齊平無汲汲之意乃齊求于魯而許平也故曰暨至定公八年魯再侵齊結大國之怨見伐必矣其與齊平非不得已乃魯求于齊而歎其平也故曰及平者在人之所當然或以賄賂而結平或以臣下而擅平或以附夷狄而得平或以侵犯大國而急于平則皆罪也攷其事而輕重見矣

三月公如楚

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大宰薳啓彊曰臣能得魯侯薳啓彊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奉承以來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曰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于今四王矣嘉會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

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會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
望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
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以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
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
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
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
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
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楚子享公
于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既而悔之薳啟彊聞
之見公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

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慎守保矣敢
不賀乎公懼乃反之 愚按襄公適楚慕其宮室歸
作楚宮遂以薨焉今楚子作章華之臺昭公又往落
之豈非欲效其父之所為乎以朝聘而往楚猶曰中
國朝于夷狄辱也況以宮室臺榭之樂而往乎不待
貶絕而罪惡見矣

叔孫婼如齊涖盟

穀梁氏曰莅位也内之前定之辭謂之莅外之前定
之辭謂之來高氏曰以釁齊平故婼往涖盟也昭公
自是遂以善齊故孫于陽州卒以齊為寄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八月衛襄公卒晉大夫言于范獻子曰衛事晉為睦
晉不礼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故諸侯貳詩曰鶺鴒
在原兄弟急難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兄弟之不
睦于是乎不弔況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礼于衛之
嗣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
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
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
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 家氏

曰穀梁曰鄉曰衛齊惡君曰衛侯惡何為君臣同名
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
注謂親之所名臣雖欲改君不當聽也君不聽臣易
名者欲使人重父命也穀梁此義其必有所授矣蓋
所謂諱者特諱之于廟耳未聞生者而為之韓衛之
君臣同名乃其明證後之人以諂事君諱其所不當
諱是故春秋每因事而垂法

九月公至自楚

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礼乃講學之苟能礼者
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礼人之幹也無礼無

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圣人之後也而滅于宋
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
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
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鬻于是以餬余
口其共也于是臧孫紇有言曰圣人有明德者若不
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
屬說與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斈礼焉以定其位故
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許氏曰季武子相魯作三軍改宰公室唯己所利

取鄆瀆盟致諸侯約幾陷名卿以国爲憂則知昭公
乾侯之禍此其專殺不忌之習非一日也家氏曰自
後世而言司馬懿其人也至昭師遂移宗社意如逐
君宿所命也其魯国之大盜歟
十有二月癸亥塟衛朝襄公
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婤姶生孟縶孔成子夢
康叔謂己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史朝亦
夢康叔謂己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
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々協晉韓宣子爲政聘于諸
侯之歲婤姶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能行孔

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国主其社稷遇屯又
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遇屯之比以示史朝史朝曰
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对曰康叔名之
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以不列于宗不可謂長且其
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々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
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于夢武王所用也弗從
何爲弱足者居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
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故孔成子立灵
公十二月癸亥塟衛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大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
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
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大子偃
師而立公子留　高氏曰此陳公子招也其曰陳侯
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者正其天倫之次所以甚招
之罪且以見陳侯寵其弟假之以權致此禍也謝氏
曰自招作亂覆世子由是楚人乘之起而滅陳然則
世子繫国安危可知矣哀公内失尊隆世子之道外
失訓養宗族之道崇嬖妾寵孽子以致家嗣孤弱骨
肉起爲冦仇而世子不保其身也家氏曰如傳所言

廢太子本哀公意何為憂惧以致于縊以春秋書法而覌招実為之耳意者招與二姫廢適立庶如欲蠱襄仲之所為而哀公未之知是故書招殺不然將目君如晋獻宋平之殺矣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夏四月辛亥哀公縊　許氏曰陳哀寵其庶子資以強輔而濟之權以戕太子使之失職至於乱作躬受其禍惟其眤愛法不勝私也悲夫

叔弓如晋

賀虒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晋亦賀虒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乱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　高氏曰前年楚成章華之台召諸侯落之至是晋成虒祁之宮而諸侯遂皆往賀之晋之放尤如此霸業之不振宜哉許氏曰當楚之隆勢專諸夏而晋弗恧圖唯宮室之崇以為安禁平公其可謂志卑矣叔弓如晋之所以志也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

干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　謝氏曰陳世子偃難哀公継卒陳人以国难告楚楚子以招之乱執陳行人殺之行人以国难告楚命適于邦国而已招之乱非行人之罪也執非其執殺非其殺故楚子貶爵称人藐氏曰楚將討陳故留出奔留既為君矣不曰陳君而曰公子留何也留立于招耳未成為君也高氏曰偃師曰世子留曰公子辨適庶也春秋明微大率如此家氏曰陳人作乱殺其太子致其君死不以正命罪在一招楚不能討而放之于越于徵師何罪而為首戮乎盖楚灵因陳乱以為利賊弑不辜欲以震怖陳国而墟其宗社殺人以行其詐者也春秋先書招之罪継書干徵師之死継書孔奐之死言當討者縱無罪者死傷夷誅之行乎中原莫得而正也

秋蒐于紅

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乗　公羊氏曰蒐者何簡車徒也臨江劉氏曰曷為不言公公不得與於蒐爾陳氏曰蒐於紅也自根牟至商衛革車千乗皆三家之師也自是而屢蒐三家脩以耀武焉尔是故桓莊之狩大言公昭定之蒐不言公　胡氏曰蒐春事也書與之則違天時有常所矣其于紅則苟地利三家专行公不與焉而兵权在臣下則悖人理

此亦直書其事不待貶絶而自見者也凡亂臣之欲竊國命爲光爲非禮以逮民而後上及于君父昭公至是民食于他不恤其所睇于後備之戒甚矣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陳公子招歸罪于公子過而殺之　高氏曰招專㛐罪于過而殺之以說于楚寔不害招殺而書陳人者過亦有罪故稱人以殺招雖殺過不足以贖然楚人竟受其欺放之而已家氏曰過與招同爲亂招其首也春秋既於今年春正招首惡之罪今招委罪于過而殺之春秋復于此而正過同爲亂之罪招與過皆

當有罪但首從之不同耳過以從而死招以首而放者是楚之失刑也　愚按過不去大夫公子春秋所以明招之爲首使招不得以過說于楚以掩其罪也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葬陳哀公

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宋戴惡會之冬十一月壬午滅陳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楚人將殺之請寘之既又請私私于幄加絰于顙而逃使穿封戍爲陳公晉侯問于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于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　高氏曰春秋之書滅者惡之甚也稱師者見其恃衆也穀梁氏曰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惡楚子也泰山孫氏曰陳公子招殺世子之賊也楚子執而放之陳孔奐無罪之人也楚子殺之此楚靈暴虐無道滅人之國又

惡淫刑也如此又曰楚師滅陳葬陳哀公如不滅之辭者楚子葬之也不言楚子葬之者不與楚子滅陳葬哀公故以陳人自葬爲文所以存陳也　愚按孔奐以爲有罪則傳無其文以爲無罪則雖去其官然以經所書文與辭之從只謂招以首惡而得放奐以黨與而枚殺訛亮楚用刑之顛耳然無所考證姑闕之以俟知者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黶會楚子于陳　高氏曰楚既殘陳威衆諸夏是以無所號召而諸侯之大夫

自往會之夫中國諸侯而為夷狄所滅中國既不能
救又冝同心疾之柰何反使大夫往聘問耶陳氏曰
諸夏之大夫旅見于楚於是始舉魯以見其餘也凡
舉魯以見其餘者則天下之辭也

許遷于夷

二月庚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取州來淮
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于陳
以夷濮西田益之遷方城外人于許　高氏曰此楚
遷之也許以畏鄭復求遷于楚故以自遷為文陳滅
許遷皆中國無霸之禍也

夏四月陳災

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
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
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
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
故曰五十二年　公羊氏曰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
存陳也胡氏曰凡外災告則書今楚已滅夷於屬縣
使穿封戌為公矣必不遣使告於諸侯言亡國之有
天災也何以書於魯國之策乎當是時叔弓與楚子
會于陳則目擊其事矣雖彼不來告此不往弔叔弓
使舉而歸語陳故也當史遇書之耳或曰國史所書
又承赴告豈有使人之言而載之於史者曰周景
王崩有尹單猶朝之變司無赴告矣叔鞅至自京師
言王室之亂也春秋承其言遂書於策亦此類耳仲
尼作經存而弗革者蓋與滅國繼絶世以堯舜三代
公天下之心為心異於孤秦罷侯置守欲私一人以
自奉者所以歸民心合天德也家氏曰春秋于陳之
亡書法深致其哀謹自去年春書陳招殺世子夏書
楚殺陳行人夏書晉奔適死冬遂書楚滅陳故招殺
矣蓋陳哀公一年之間屢書陳事夫陳已亡而猶奚之

者示陳之未亡也及是陳已為楚所滅而猶書陳災
者以盛德之後見弱於夷狄者義存之不與楚得陳也

秋仲孫貜如齊

孟僖子如齊殷聘

冬築郎囿

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
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
乎　家氏曰桓四年公狩于郎莊三十一年築臺于
郎今復築郎以為囿其以為遊觀之地乎其以為講
武之處乎胡氏曰方是時外有强楚可憂內有權臣

可慮上有雨雹日食之變下有兵民彫耗之與捨此
不恤而築圍于節述之至也然則築郎囿非獨罪其
勞民而已
十年春王正月
夏齊欒施來奔
襄三十一年齊子尾害閭丘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
陽州我問師故夏五月子尾殺閭丘嬰以說于我師
工僂灑渻竈孔虺賈寅出奔莒出群公子八年七月
甲戌齊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丁丑殺梁嬰八月庚
戌逐子成子工子車皆來奔而立子良氏之宰其臣

曰孺子長矣而相吾室欲兼我也授甲將攻之陳桓
子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告子旗子旗不信數
人告將往又數人告于道遂如陳氏桓子聞之而還
游服而逆之請命對曰聞彊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
曰弗聞子盍亦授甲無宇請從子旗曰子胡然彼孺
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其若先人何
子盍謂之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弘大
也桓子稽顙曰頃靈福子吾猶有望遂和之如初至
是齊惠欒高氏皆耆酒信內多怨彊于陳鮑氏而惡
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

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則亦
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
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
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晏平
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
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欒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
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銔率
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五月庚辰戰于稷欒高敗又
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欒施高彊來奔陳鮑
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

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爲愈義
利之本也蘊利生孽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桓子盡
致諸公而請老于莒桓子召子山私具幄幕器用
從者之衣屨而反棘焉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
亦如之而與之夫于反子城子公公孫捷而皆益其祿
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
私與之粟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穆孟姬爲之請高
唐陳氏始大　高氏曰欒施與高彊以兵攻君宮敗
挾君以伐陳鮑遂與君戰不勝而出奔此罪大矣春
秋不書高氏非卿故也魯方適騁而受其奔已之臣

非義甚矣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于亳社臧武仲在齊聞
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　家氏
曰守業之戰四卿俱書記季氏以其私怒出而諸卿
皆從也今伐莒而三卿俱行記季氏所欲爲而二卿
奔走從先惟命之承非但誅其伐國誅其無君也胡
氏曰前已舍中軍矣號爲循以三卿並將于季氏數
中軍四分公室擇其二二家各有其一至是季孫身
爲主將二子各率一軍爲之副則三軍固在其曰舍
之者特散中分魯國之衆爲己私耳以爲復古則誤

矣襄公以來既作三軍地皆三家之土民皆三家之
兵每一軍各出時其所偏而公室無與焉是知雖舍
中軍而三卿並將猶國存矣高氏曰三卿並將大
夫始張自牽之役而卒極于此是時聞晉之衰故三
卿帥師同伐莒見疾莒之甚欲一舉殲之而三卿權
以爲己功也
戊子晉侯彪卒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
戊子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
晉九月叔孫婼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
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
公也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
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
而國不亡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
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
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
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
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
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
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

能自克也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杜氏曰無冬史闕文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疾
帥師圍蔡
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
信唯蔡于感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
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于申醉而執之
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棄疾帥師圍

蔡歸宣子問于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于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于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以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于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　高郵孫氏曰蔡侯般弒父之賊楚子以義討之則無不可乃誘詐而殺之又臧其司而有之春秋以楚子之志不在於討賊徒殺人之君而利人之國故書曰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陸氏纂例曰兩罪之故兩書名也陳氏曰楚子假大義以號于天下殺陳公子殺蔡侯於是滅陳蔡是之謂討賊欲殺中國之君大夫啟高氏曰不曰戕而曰殺者又見殺之罪宜死也胡氏曰此討賊也雖誘殺之疑君無罪春秋深惡楚子貶而稱名何也世子殺弒其君諸侯與通會盟十有三年矣是中國支為夷狄而莫之奪也楚子若以大義唱天下奉辭致討執般于蔡討其弒父之罪而在官者無赦

為討其弒君之罪而在官者無赦為殘其身瀦其宮室誅於蔡衆置君而去雖古之征暴亂也不越此矣又何患乎今虔本心欲圖其國不為討賊舉也而又扶欺欺信重幣甘言詐誘其君執而殺之肆行無道貪得一時流毒于後棄疾以是殺戎蠻數以是紿執時蔡人以是殺懷王僭危戕俗天下大亂弒逆之際死者十九裡人深惡楚虔而名之其慮遠矣後世昧討亂臣賊子者或畏其強或幸其弱不以大義興師重用詭謀詐力徼幸勝之后事之捷又側皆快苟其不捷遂之長亂如代宗之圖思明憲宗之紿王承宗于蔡矣重戒之旨矣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謝氏曰歸氏襄公妾昭公母胡女歸姓家氏曰妾母僭夫人自成風以來春秋皆有譏至是始無譏非無譏也僭禮之罪在僖宣後之子孫率循與有不之責焉耳然直書其事而無隱乃所以責之也

大蒐于比蒲

　胡氏曰大蒐越禮也君有重喪國不可廢蒐不忌君也三綱君臣之本君執此以御其下臣執此以事其上政之大本於是乎在君有三年之喪而國不廢一

日之冕則無本矣然則君有重喪衰不貳事以崩卑
從為非礼也乃有身從金革而無避者独何歟曰衰
不二事大比而尊卑從則廢其常可也有門庭之難
而宗廟社稷之存亡係焉又從权制而無避矣伯禽
服衰淮夷並興王于東邾出戰之師與築城之役同
日至季惟審于緩急輕重之宜斯可矣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脩好　家氏曰喪不貳事而既冕于此甫此復為祲
祥之會春秋詳紀之五月之下所以貶也師氏曰為
君者舍母喪而用冕礼為臣者舍國喪而從盟誓子
母君臣之道如此以孝治其國者然乎高氏曰魯雖
與邾盟以脩好然而魯人之志又欲伐邾而後已此
盟豈可信耶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
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

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
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為盟主而不恤
亡國將焉用之矣會于厥慭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
子産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
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

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
矣晉人使狐父請蔡於楚弗許　許氏曰蔡能嬰城
堅守下楚此者助也而厥慭合天下之兵畏不敢救
遣使請舍示之不能使狄亦驕有以量中國之力而
卒取之此韓起之罪也鄉不足書而書者中國不競
焉有善意斯存矣之蓋自是而後春秋之譏世益暑
謝氏曰方是時夷狄益強中國益替故大夫將欲救
蔡而卒無成功而會不書救罪之也家氏曰蔡可謂
而蔡不可滅也今般已死而虔之兵猶屯于蔡城下
必欲求其危亂而取之此盜賊之兵中國諸侯共起
而爭是之義之所得為也為晉君者當使人諭之楚
責以遠載書悍然兵戎與國之罪叔虔雖稍冥不灵
國中猶有人豈不畏義而止而晉之用事者庸懦無
能乃使人卑辭為蔡請盍為虔所侮辱而蔡遂滅矣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歸齊

公不慼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為魯
郊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曰
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
無一日之慼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慼容不顧親
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大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楚子城陳蔡不羹使棄疾為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羇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

害于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泰山孫氏曰諸侯在喪稱子此言世子者有未立也　按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有勞迫危懼以至于死此未立可知也　胡氏曰內入國而以其君來外入國而以其君歸皆服而以之易辭也既書滅蔡矣又書執蔡世子有者世子無降服之狀強執以歸而書用之也然世子者繼世有國之稱又以此稱蔡有者父母之仇不與共天下與民守國効死不降至于力屈就禽用其身而不徇也

則有之為世子之道得矣陳氏曰均之為滅國也書臣之矣書曰以況子嘉歸殺之未嘗臣之也書曰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高氏曰蔡本中國之諸侯乃背中國而即夷狄以夷狄為可恃也今蔡侯既為夷狄所誘而殺之又從而滅其國其世子有又為所執而害用之以絕其世然則夷狄何補於蔡哉此萬世人君之戒也　徐氏曰君以此始亦以此終陳蔡首倡列國甘心從楚可謂不義不旋踵間皆為楚滅亦以此終者也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因其衆也　穀梁氏曰納者內不受也　杜氏曰不言于燕未得國都大東萊呂氏曰北燕不名劉質夫以謂與襄二十五年衛侯入于夷儀同蓋國其國非臣不所當逐入于夷儀納于陽不名以正其君臣之分也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鄭簡公卒將為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毀之則朝而塴弗許則日中而塴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

之賓能來會吾喪堂婢日中無積于賓而民不害何
故不爲遂弗毁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産於是乎知禮
禮無毁人以自成也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通嗣君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公如晉至河乃復取
郟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
公晉侯享諸侯子産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
命晉人許之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

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
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
君代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
矣壺何爲焉其以中儁也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穆
子曰吾軍帥彊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公孫
傁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
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成虎或譖成虎于楚子成
虎知之而不能行 左氏曰書楚殺其大夫成虎懷

寵也家氏曰虎以猜忌殺無罪之大夫故以累上書
成熊懷寵罷祿見幾不作以及于難亦有責焉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
季平子立而不禮于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歸
其室于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爲公臣子仲許之南蒯
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
再命爲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叔仲子欲構
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
昭子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婼也及此

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
昭子朝而命吏曰婼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季孫懼
而歸罪于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慭謀季氏
慭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仲子
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南蒯之
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嘆且言曰恤恤乎湫
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
矣哉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爲大吉
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
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内温忠也和以率

自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
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
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為忠率事以信為共供養三德
為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
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
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
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
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平子欲使昭
子逐叔仲小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于
朝曰吾不為怨府　高氏曰季氏之臣南蒯將去季

氏而立慭不克而以費叛遂奔齊辭之以君子訊其妄
而表其志也陳氏曰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慭有
奔齊爾

楚子伐徐

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
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
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
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
先王熊繹與呂級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
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

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篳
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
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
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
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
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
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
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
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
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

以為鏚柲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
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
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
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
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
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
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
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
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
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

及又雖 高氏曰徐吳姻國也楚人疾吳故遷怒于徐既執其君又伐其國

晉伐鮮虞

晉荀吳偽会齊師者假道于鮮虞遂入昔陽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緜皐歸 是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 陳氏曰狄晉也晉主諸夏之盟春秋之狄秦以晉故也狄晉亦以晉故也則其狄晉何晉之君卿無中國之志也楚虔執君之賊也而執齊慶封放陳招殺蔡侯猶假討賊之名以盟諸夏而晉連年有事于狄鮮虞矣之入鄆于趙入吳會既圍鮮虞也詳于狄事而不詳于楚則晉無中國之志也于是狄晉 蘇氏曰楚滅陳蔡而晉不救力誠不能君子不罪也継伐鮮虞而不救陳蔡非力不足也棄諸侯也故以狄書之 胡氏曰楚本蔡吳討陳因以滅陳誘蔡殺般之時以滅蔡晉人視其殘虐莫能救則亦已矣而助其所為以殘人國是中國居而夷狄行也今所以狄人中國信義而已矣一失則為夷狄再失則為禽獸禽獸逼人人將相食自春秋不世至于六國之奈変詐至與猶危戍俗河決無阻皆失信棄義之明驗也此春秋制治未亂之意 愚按晉之不競久矣春秋至此

坐晉亦淺矣不虞晉之如是深也疑有闕文

春秋經傳闕疑卷之三十六

新安後學鄭玉纂集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為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十四年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偽廢疾使請于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

興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閒而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遂劫南蒯曰群臣不忘其君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從子請期五日遂奔齊蒯侍飲酒于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韓晳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　陸氏微旨曰凡家臣以邑叛者不書叛之人名何也曰家臣微賤名不合登于史冊也但書大夫圍之則邑叛可知矣且罪大夫與敵而使家臣得專邑而叛也見之不書本非它國之邑也胡氏曰費內邑也命正卿為王將舉大衆圍其城若敵國然者家臣強大夫弱也語不云乎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惡于下者毋以事上也所惡于上者毋以使下也其後家齊而國治矣季孫意如以所惡于下者事其上而不忠于其君以所惡于上者使其下而不禮于其臣出乎爾者反乎爾宜南蒯之叛也春秋之法不書內叛及宜諸己而已矣其書圍費欲著其實不沒之也謝氏曰周之衰也其始諸侯制天子其次大夫制諸侯又其次家臣制大夫劉氏意林曰使周之王

毋廢文武之法毋違天之道諸侯雖大國孰敢慢其上諸侯必毋僭天子其大夫孰陵大夫必毋奪其君其陪臣孰敢叛魯之不正相承非一日之積矣衆人之治則以謂若君君臣臣為可矣王者之術必將曰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正己而物正此之謂王者之術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

楚子之為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及即位奪薳居田遷許而質許圍蔡洧有寵于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于守而行申之會越大夫戮焉

王奪鬭韋龜中犨又奪成然邑而使為郊尹蔓成然
故事蔡公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
王所不禮也因群喪職之族啟越大夫常壽過作亂
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
事朝吳曰今不封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
命召子干子皙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
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
行己徇于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
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
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

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
適而可眾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
蔡人以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
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
郊陳蔡欲為名故請為武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
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為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猈先
入因正僕人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為王公
子黑肱為令尹次于魚陂公子棄疾為司馬先除王
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
者劓師及訾梁而潰王聞群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

下曰人之愛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
無子知擠于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
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眾怒不可
犯也曰若入于大都而乞師于諸侯以聽大國之圖
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王沿
夏將欲入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
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
求王遇諸棘闈以歸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
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初楚子之為令尹也為
王旌以田芋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

即位為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閽入焉
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于王宮其罪大矣執而
謁諸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
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故
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有
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
公、臣大大夫臣士、臣皁、臣輿、臣隸、臣
僚、臣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
曰女胡執人于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
荒閱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盜

所隱匿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曰取而臣而往盜有寵未可得也遂赦之。穀梁氏曰自晉晉有奉焉尒薛氏曰比以虔出歸而弒虔則其歸為篡也高氏曰雖棄疾脅比而立之王自縊而死若比不從棄疾之脅則靈王未必死以此言之棄疾不得比之勢則無以濟其亂覺利而動遂欲為君則成楚靈之弒

者乃比也蓋是時比當致死不立而既立矣又為得逆是名我若使人受其名己享其利則後世姦人為有藉口以濟其私者莫不皆置其力為故賊人正名比之弒君所以絕後世姦人之禍也雖然比之歸也處猶在楚其不言入何也觀從君之楚人與之楚人不拒則比之歸無難也陳氏曰靈王之弒棄疾為之也比立而弒君則比冢首惡之名胡氏曰昭元年楚虔弒立比出奔晉十三年比歸而虔縊于乾谿則比未嘗一日北面事虔為之臣虔又弒立固非比之君而書曰比弒其君虔何也凡去國出奔而君不以為臣則晉子欒盈是也臣不以為君則公子鱄于衛是也君去國雖久而爵祿有列于朝出入有詔于國不掃其墳墓不收其田里不係纍其宗族即君臣之分猶在也比雖奔晉而晉人以羈待比以國衣翏固楚之亡公子也楚又未嘗錮之如晉之于欒盈比又未嘗不而楚而至如子鮮之于衛安得以為比非楚臣而虔非比之君乎春秋書比弒其君虔明于君臣之義也家氏曰虔非篡國之賊乎始虔之篡有能仗大義而殺之求郟敖之後立之則殺者為義篡者為賊從州吁無知之討例可也及今而後殺之又代君其

處其位謂之討賊乎蓋賊可討而不可代也代之則與之俱為篡弒之人春秋之義必有所不容矣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曼成然走告子干子晳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為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實訾

敖故因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為令尹平王封陳蔡復遷邑致群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為卜尹也年芋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群望而祈曰請神擇于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于群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于大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鬬韋龜屬成然焉且曰棄礼違命楚其危哉子干歸韓宣子問于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為羇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忌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弒舊君誰能濟

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棄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于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有國高以為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于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有魏犨賈佗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有欒郤狐先以為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于子干共有寵子國有奧主無施于民無援于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　胡氏曰棄疾立比為王而己為司馬圍君比矣而又殺之則宜書曰棄疾弒其君比而曰殺公子比何也初子干歸自晉觀從假棄疾命

而召之来則来扒牲加書而獲之盟則盟師四族纍
而使之入楚則入殺太子禄而立之為王則王周之
而甹于國中謂衆怒如水火而遁之自殺則自殺其
行止遲速去就死生皆觀從與國人為而北未嘗可
否之也安得為棄疾之君乎謝氏曰北國之逆臣也
殺不以討賊之辭棄疾而北同惡相濟者也北既弒
國害君棄疾復專位殺北二人者其逆同其罪均故
棄疾殺北不以討賊之辭與之也北麗之第棄疾北
之第棄疾北皆林公子以明死靈之禍起于宗族也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晉既虎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為取郠故晉將
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
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
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
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太叔相鄭伯以會叔鮒求
貨于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
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
志芻蕘者異于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
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為此役也子若以君

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　胡氏曰方是時
楚人恭敬陵茂中華在宋之盟乎晉先歃及虢之會
仍讀舊書盛召諸侯為申之舉遷賴于鄢滅陳滅蔡
此乃敵國外患臨深履薄恐懼有戒之時其君當修
于法家弼士以德修國政其臣當思于責難承善以
覆格君心內峙夏盟外攘夷狄復悼公之業若弟暇
也今乃施、然安于不競無情起自強之志惟宮室
臺榭是崇是飾及諸侯皆貳顧欲示威徵會而以兵
甲耀之不亦末乎春秋之法判治于未亂保邦于未
危責事之幾恥以為威而不要諸遠者也是以深惡
此會如下文所敍云陳氏曰晉之合諸侯自是止鄭
陵之會參盟復作晉非盟主矣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
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
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
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
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啟行遲速
唯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
寡君以為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
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

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
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
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
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于好講禮于
等示威于衆昭明于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
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
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
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
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
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
復旆之諸侯畏之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令諸侯
日中造于除癸酉退朝子産命外僕速張于除子大
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産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
無所張矣及盟子産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
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
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兵好
以為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
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
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
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産曰晉

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
鄭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
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
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
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絶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
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
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
僨于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
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鄫之怒以討魯罪
間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
丘齊服也公不與盟　胡氏曰書同盟者劉子與盟
也會與盟同也再書平丘者書之重辭之複其中必
有美惡焉見行事之深切著明故辭繁而不殺此王
盟中國奉承齊犧而矜其威力恐迫諸侯求逞私忿
間其憂疑如此盟者流及戰國擁衆相誇恫疑恐喝
忠行陵暴死者十九積習所致有自來矣詞繁不殺
則惡其挾力不道為後世鑒也臣子之于君父隱諱
其恥禮也十二國會于平丘公獨見辭不得與盟斯
亦可恥矣易為直書其事而不隱也晉主此盟懼則
不競而矜兵甲之威肆扶持之術以諸侯上要天子

之老而歃血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而以威詐從之得不與爲幸也　愚按平丘之盟晉政不綱霸業逆衰中國之耻也故書以不得與盟爲幸若夫邾莒之愬則魯亦不能無罪焉故程子曰辭公不使與盟雖欲辱公然得不與同盟之罪實爲幸也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懐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　胡氏曰執人以歸非霸討也自文公以來公室微弱三家專魯而季氏罪之首也宿及意如尤爲強迫之年伐莒獲鄫十年伐莒取鄆中分魯國以自封殖而使其君民食于從其不臣甚矣何以爲非霸討乎晉人若按邾莒所愬有無之狀究而斷子仲奔齊之因告于諸侯以其罪執之請于天子以大義廢之選于魯卿更意如之位收致私邑爲公室之民使政令在君三家臣順則方伯之職修矣徒以邾莒之言曰我之不共魯故之以逆辭晉君而執意如則是意在貨財而不責其與君臣之義也何得爲霸討乎稱人以執罪晉之偷也

公至自會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于荆焉平王即位乃封陳蔡而皆復之隱太子之子廬歸于蔡悼大子之子吳歸于陳　諸氏曰二嗣前非諸侯至此始立故書名胡氏曰歸者順辭也陳蔡昔嘗滅矣不稱復歸者不與楚虔之得滅也其稱歸于者國其所宜歸也廬與吳皆世子之子也而棄疾封之可謂有本矣不言自楚者不與楚子之得封也其亦侯者位其所固有也陳列國之後蔡王室之親見滅于楚虔而諸侯不能救復封于棄疾而諸侯不能與是以夷狄制諸夏也聖人至是慎之甚蓋有不得已焉制春秋爲後法大要皆天子之事也其義則以公天下爲心興滅國繼絶世異于自私其身欲擅而有之者也故書法如此爲天下國家而不封建欲望先王之治難矣

冬十月葬蔡靈公

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

吳滅州來
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王是吳滅州
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
神未脩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
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趙氏曰州來楚之附庸高
氏曰成六年吳入州來蓋本楚屬也至是取之尽叙
其夫民無道之甚故於滅爲春秋詳楚伐吳畧吳伐
楚而志其甚者滅州來是也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于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
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
爲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于晉親親與大賞共罰
否所以爲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吾豈無
大國穆子告韓宣子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爲夷執
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
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
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爲請從君惠于會宣
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
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于晉君自歸
于魯君微武子之賜不至于今雖歸骨于晉猶子則

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爲子除
館于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
高氏曰魯大夫執則致行父之不至從公也意如不
書族前見也夫晉之始執季孫爲之邾莒之訴而非
有扶弱挈強之義也及其歸之又以土地猶大所命
能具而非有不能救蔡爲夷執親之嫌也然則晉人
喜怒皆以利發其動作皆以利行違道甚矣故平丘
之會深加貶斥自是而後諸侯不合二十余年至于
召陵又以賄敗以十有八國諸侯之衆而書侵楚以
陋之于是晉日益衰外攜内叛不復振矣夫利之能
敗人國家一至于此春秋之所深戒而季氏富于周
公遂能以利率脱于禍尤聖人之所深疾也家氏曰
春秋書公如晉至河乃復繼書意如至自晉見魯君
與意如相出入于晉也傳謂意如譖其君使不得逆
于晉然其實也如晉昭辭公于會而執意如人猶莫
其明正強臣專兵之討伐而得釋季氏愈張魯君愈
削竟侯之禍作矣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八月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戚國人亦順欲立著丘公
之弟庚與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于庚與郊公惡
公子鐸而善于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而与之謀曰
尔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與許之冬十二月蒲餘侯
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與于齊
齊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　家氏曰郊公以子代
父正也庚與以弟繼兄篡也蒲餘侯首亂者也公子
意恢君之寵公子之舊臣也蒲餘侯與公子鐸比而
為亂殺意恢逆郊公逆庚與于齊而立之意恢之死

師山書院　十七

為君故耳春秋不書郊公之奔庚與之入郊公不能
君庚與既是篡也經書子卒而書意恢死意恢受託
孤之寄而不能其事者也君在喪而已為政國之安
危係焉于是乎寄郊公居喪不戚而不能正之以礼
蒲余與鐸謀為亂而不能豫為之防身雖為國而死
何益哉故不書死難而書見殺曾莒與大夫故不書
大夫
愚謂公子鐸設禍之尤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
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涖事乎二月癸
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　賀氏曰禁曾
子問君在祭不得成礼者夫子語之詳矣而無有及
大臣者是知祭而去樂不可也有事于宗廟遭大夫
之喪則以然可乎案礼衛有大史柳莊寢疾君曰若
疾革雖當祭必告是知祭而以聞不可也礼莫重于
當祭大夫有変而不以聞則內得尽其誠敬之心于
宗廟外得全其隆卿之意于大臣是両得之也然則
有事于宗廟大臣涖事籥入而卒于其所則如之何

師山書院　十八

禮雖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有事于宗廟大臣涖事籥入
而卒于其所去樂卒事其可也緣先祖之心見大臣
之卒必聞樂不樂緣孝子之心視已設之樂必不忍
輟徹故去樂而卒事其可也宗廟合礼者常事不書
苟以為可則春秋何書乎此記礼之変而書之者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
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
信子故處子于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
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
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于難夏

蔡人逆劉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
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
欲吳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
吳所以翦其翼也　胡氏曰朝吳蔡之忠臣雖不能
存蔡而能復蔡其運于棄疾者謂蔡滅而棄疾必能
封之也棄疾以其忠于曰君而信之使居舊國可謂
知所信矣則曷為出奔貴無極害其寵也無極變之
謀人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大子建費遣尹奢昇王耳
目使不聰明卒使吳師入郢辱及宗廟讒人為亂可
不畏乎然朝吳身居舊國處危疑之地曷有讒之者

則王不聽亢動也能以忠信自任而柔巽謟之謀則
害矣而貴無極乃詣之曰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也
欲為之請以右利動其心而莫之覺不知亦甚矣故
特書其出奔以罪吳為後戒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十三年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而不警邊且不修
備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大獲而歸至是荀
吳帥師伐鮮虞圍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
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
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
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
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
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
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
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不取勤
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所以事君也獲一邑
而教民怠將焉用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
弃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
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

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
一人以鼓子鳶鞮歸二十二年晉之取鼓也既獻而
反鼓子焉又叛于鮮虞六月荀吳略東陽使師偽糴
者負甲以息于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鳶
鞮歸使涉佗守之　胡氏曰晉滅潞氏甲氏及再伐
鮮虞皆用大夫為主將而或稱人或稱國或稱其名
氏何也以殄滅為期而無矜恤之意則稱人貶之忘
義而以狄道欺詐行之則稱國以正兵加敵而不納
其叛臣則稱名氏夫稱其名氏非褒之也嫌見于貶
耳而春秋用兵榮狄之甚咸見矣

冬公如晉
平丘之會故也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　高氏曰景公之時吳楚方爭晉又不能遠略以齊之強修其政刑糾合諸侯復霸可也而區區加兵伐徐以懼吳人師至蒲隧徐人賂以甲父之鼎而還嗚呼志亦卑矣升言齊侯罪在齊侯也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　公羊氏曰楚子何以不名夷狄相誘君子不疾也若不疾乃疾之也　蘇氏曰楚子誘蔡侯般殺之名而書地以夷狄害中國疾之也誘殺戎蠻不名不地夷狄相殘蔑之也謝氏曰誘蔡侯般殺之楚靈之狄行也誘戎蠻子殺之楚平之狄行也楚平殺蠻子不名者以誘相誘相殺夷狄之常也夷狄以詐殺夷狄不名著其常也以其爲行彼此一也然則虔名所以著其惡于前棄疾不名所以著其常于後著其惡以明在所當絕著其常以明在所當戒
夏公至自晉
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夏公至自晉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強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爲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　左氏曰止公不書諱之也胡氏曰昭公數朝于晉三至于河而不得入而得見晉侯又欲討其罪而止拘其國事盡矣在易之困曰困亨者困困窮而能亨也夫困于心衡于慮而後作徵于色發于聲而後喻此正憤悱自強之時而夏少康晉文公越句踐楚昭王此四君子者由此其選也今昭公與于患難無激昂勉勵之志即所謂自暴自棄不可與有爲而人莫之告矣不亦悲乎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菽穆公賦菁

青者旂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
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
禮也平子禁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
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
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
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
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
月是謂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

君矣
秋郯子來朝
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皥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
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
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
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大皥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
名我高祖少皥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
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
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
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

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
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
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
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
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家氏
曰夫所謂夷非夷狄其人言周魯俱衰典章廢壞而
遠方小國之君乃知前古官名之沿革蓋錄之也所
謂夷者如孟子所謂舜為東夷之人文王為西夷之
人夷之為言遠也或者遂以郯子為夷因失之矣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萇弘謂劉子
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
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
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
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眾
奔甘鹿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
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宮　胡氏曰林父之于潞氏
士會之于甲氏荀吳之于陸渾戎皆滅之也而林父
士會稱人荀吳舉其名氏何哉夷不亂華陸渾之戎
來逼王室而旅之雜處則非膺戎狄別內外之義也

與關土服遠以圖強覇則異矣然舉其名氏非衰弱也猶得與服耳則窮兵于遠處內事外者可知矣家氏曰僖二十五年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蓋以二強國之力迫而遷之非戎人侵犯王畧自外而竊居于中也然則終存之乎曰徙而遷之不使說于華斯可矣無罪而滅之則過矣

冬有星孛于大辰

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于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愼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而入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于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于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大皡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〻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為帝丘其星為大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鄭裨竈言于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　許氏曰星孛大辰火災應之天地之符也大辰明堂宋之分故王室亂宋亦亂衛陳鄭災氣

所兹也衛亂君奔陳敗卿獲惟鄭有令政而無後災是知禍福之可轉矣胡氏曰大辰心也心為明堂天子之象其前星太子后星庶子孛星加心象天子適庶將分爭也後五年景王崩王室亂劉子單子立王猛尹氏召伯立子朝歷數載而後定至哀十三年有星孛于東方不言宿者不加宿也當是時吳人僭亂憑陵上國日敵于兵暴骨如莽其厲氣所感固將垂其而降之罰也故氛祲所指在于東方假手越人吳國遂亡天之示人顯矣災之有占明矣大東萊呂氏曰日月星辰之謫見于天雷風雨之不時以為民害皆政事之失常有以取之也故君觀其變以思改察其祥以改行則災害可息而無亡之禍其漠然不以為意則禍及之非不幸也聖人詳書以為世戒為人君觀春秋所書其可不致懼乎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吳伐楚陽匄為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吳

公子光請于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于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高氏曰人楚而狄吳吳之惡甚于楚也書楚之及又以罪楚也勝負相敵故不書敗績家氏曰以其為兵首故書吳胡氏曰楚地五千里帶甲數十萬戰勝諸侯威服天下本非吳敵也惟不能去讒賊賢使賢無極以讒勝黨惡以貨竹而策士奇才為敵國用秋日以侵削至雞父之師七國皆敗稍舉之戰國殄君奔楚于亡滅吳日益強而楚削矣是故為國以得賢為本勸矣必以去讒賊賢為先不然雖廣土衆民不足恃也考其所書本末強弱見由其為後世戒明矣

春秋經傳闕疑卷之三十六

春秋經傳闕疑卷之三十九

新安後學鄭玉纂集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于宮使子寬子上巡群屏攝至于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祏于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

徵郊人助祝史除于國北禳火于玄冥回祿祈于四
鄘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
告于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
以知陳許之先亡也　公羊氏曰何以書記異也何
異爾異其同日而俱災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
記異也　胡氏曰裨竈所言蓋以象推非妄也而鄭不
復火者子產當國方有令政此以德銷變之驗矣是
知吉凶禍福固有可推之理古人所以必先人事而
后言命也　家氏曰星孛之應遠者十年近者數歲亦
人以象使之知所警懼要可指一事之偶應而遂謂

上天譴告止于是而已矣是時諸夏亂亡已兆世將
離族者剖其上昏爲不軌周室浸微大亂將作春秋
降爲戰國此其兆也夫豈四國火災之謂歟如申須
梓愼禪竈之言將使人主以火災塞天變無復恐懼
修省之實矣

六月邾人入鄅

六月鄅人藉稻邾人襲鄅、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
其首焉遂入之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于
邾、莊公及鄅夫人而舍其女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楚左尹王子勝言于楚子曰許于鄭仇敵也而居楚
地以不禮于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
地矣君盍遷許、不專于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
國也鄭曰余俘邑也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土不
可易國不可小許不可俘讎不可啟君其圖之楚子
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于析實白羽　家氏曰楚
人以晉鄭方睦恐以見居逼迫而遷之自是又遷容
城不二十年許爲鄭所滅楚國大不義許棄中國而
從夷狄卒以是亡其亦有以自取矣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邾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二月宋公伐邾
圍蟲三月取之乃盡歸鄅俘邾人兒人徐人會宋公
乙亥同盟于蟲　胡氏曰宋公伐邾圍蟲取之而經
不書圍與取何也許謂聲罪執言之兵歸鄅之俘其
善意也故書伐邾而舍其取邑之罪此亦善善長惡
惡短之義　家氏曰是時晉已失霸強凌弱大侵小莫
之或禁邾襄亦小國間鄅人之不備襲入其國執其
君據有其土晉不能治而宋治之春秋是以与之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大子奔晉
左氏曰書曰弒其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故先儒以爲止不嘗藥加以大惡而不得辭今愚以傳考之飲止藥而卒則是進毒以鴆其父矣父死而奔則是弒君而避討矣焉非其弒父死之後居喪取位自有常禮豈有弃父之喪而奔他國者乎左氏因史先弒父之文而有飲藥之語又從而推之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于是公羊穀梁益得以率其支辭之說而許止弒父之泯然矣求嘉諱氏曰止以藥弒蓋得之矣

乙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莒子奔紀鄣使孫書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父己爲嫠婦及老託于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啟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

冬葬許悼公
穀梁呂氏曰傳例弒君而賊不討者不書葬通于經則不可被弒之君多不書葬者或彼國方有事定亂葬我是其亂亡使往會之豈有賊未討則不書葬邪此二傳妄爲之說也且蔡世子般弒其君固何待吾討而固亦書葬邪善規許悼公而書葬非他蓋定立于內而不及國又臣止欲洗其弒逆之迹其禮葬其父我有使往會故書葬焉

二十年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穀梁氏曰自鄸者專乎鄸也曹無大夫其曰公孫何也言其以貴取之而不以叛也劉氏曰會者子臧之子鄸其采邑也凡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鄸蓋大夫有罪自歸其邑以待放之、凡大夫待罪于邑君賜之環則還賜之玦則去或春秋之時臣能專其邑亢不叛其國能使其衆亢不要其君以賊武如之皆非據防以求后于晉是以孔子譏之以爲大亂之道也故深察夫公孫會之自鄸奔宋以其異于臧武仲遠矣故春秋因其奔而書自鄸以別之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鄄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

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于公孟為驂乘焉將作亂
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
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
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
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
死于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于蓋
獲之門外齊子氏帷于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鼃寘戈
于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
宗魯驂乘及閎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
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閱門入

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貳車及公宮鴻駵
魋駟乘于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于馬路之
衢遂從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齊氏射
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踰而從公、如死
鳥析朱鉏宵從竇出徒行從公齊侯使公孫青聘于
衛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
乃將事焉遂從諸死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
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
于朝曰阿下執事臣不敢貳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
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乃止衛侯

固請見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為未致使故也衛侯
以為乘馬賓將掫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
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
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
免于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于燎齊氏之宰渠
子召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
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秋七
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
霄子高魴出奔晉閏月戊辰殺宣姜衛侯賜北宮喜
謚曰貞子賜析朱鉏謚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

衛侯告寧于齊且言子石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
二三子之教也苑何忌辭曰與于青之賞必及于其
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其群臣、敢貪
君賜以干先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
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
不為利疚于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
胡氏曰左氏以為齊豹殺之其書為盜所謂求名而
不得者也切以為仲尼書斯大獄罪在宗魯宗魯孟
縶之驂乘也于法應書曰盜非求名而不得者也天
下豈有欲求免險大人之惡名而聖人又新此名而

不與者我然則齊豹首謀作亂宗魯雖預聞行事又以身死之矣今乃釋豹不誅而歸獄于宗魯不亦厚乎曰豹之不義夫人皆知之也若宗魯欲周事豹而死于宗孟蓋未有知其罪者故琴張聞其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孟縶之賊汝何弔焉非聖人孰其食姦受亂蓋不義犯非禮之罪書于春秋則齊豹所以畜養之盜孟縶所見殺之賊其大惡隱矣師氏曰鶺鴒羽族也詩人取以況兄弟之急難唐棣百卉也詩人取以喻兄弟之依托今衛侯身享一國之權寵而不能保一兄俾盜得以殺之能無愧于鶺鴒唐棣乎雖然自政刑論之在衛侯可恕夫向使其兄不為非禮而小人不能近則盜亦無從發之經書衛侯之兄縶而譏之也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宋之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于死先諸華亥偽有疾以誘群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登拘向勝向行于其廩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癸卯取太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為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戚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啟與華氏盟以為質公子城公孫忌樂舍司馬彊向宜向鄭楚建郳甲出奔鄭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閻敗子城子城適晉華亥與其妻必盥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于華費遂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詬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向寧欲殺大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使少司寇牼以歸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為質必免公子既入華牼將自門行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　陳氏曰于是公子城公孫忌奔鄭華亥向寧華定奔陳則其但書三子何也奔非也衆不可以勝罪則書其甚焉者小入南里以叛乞師于楚為宋患之日久是以甚三子也城忌公之黨也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蔡大子朱失位位在卑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

閔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
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墍今蔡侯始卽位而適
卑身將從之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晉士鞅來聘叔孫爲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
鮑國歸費之禮爲士鞅士鞅怒曰鮑國位下其國小
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
加四牢焉爲十一牢　許氏曰禮好不結而財求无
度則聘義亡矣蓋自是聘不復志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師山書院　十

宋華費遂生華貙華多僚華登貙爲少司馬多僚爲
御士與貙相惡乃譖諸公曰貙將納亡人亟言之公
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
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死如可逃何遠之有公
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
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
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貙將使田孟諸而
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張匄
尤之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宜僚盡
以告張匄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吾

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
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匄不勝其怒遂與子皮臼任
鄭翩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
大心豐愆華牼禦諸橫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六月
庚午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　穀梁氏曰自
陳、有奉焉爾入者內弗受也以者不以者也胡氏
曰凡書叛有入于戚者而不言衛有入于朝歌者而
不言晉有入于蕭者而不言宋此獨據宋南里何也
戚與朝歌及蕭皆其所食私邑也若南里則宋國城
內之里名也傳稱華氏居盧門南里以叛而宋城舊

師山書院　十一

鄘及桑林門以守是華氏與宋分國而居矣故其入
其出皆以南里繫之宋與罪叛臣逼脅其君已甚
之肆也謝氏曰三卿雖以大亂出奔然華氏猶擅要
職者皆在費遂爲大司馬貙爲少司馬多僚爲御士
皆華氏之內應也華向之奔也上無討戮之師下有
捷戕之實欲使奔者不復爲亂難矣此三卿所以開
于腹心之地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卒
冬蔡侯朱出奔楚

費無極取貨于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于楚君
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〻人懼出朱
而立東國朱愬于楚〻子將討蔡无極曰平侯与楚
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昊王殺隱大子其子
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
君蔡无他矣　師氏曰甚矣朱之無知也自楚杌中
國而蔡侯從之非一日既而蔡侯般為楚子所殺其
世子又有殺其毒蔡由是中截章來公子弃疾乱楚
蔡侯廬得歸而蔡國復立及蔡侯廬死而朱立朱凡
又不容于其國不得已而出奔〻之他國尤可也豈

有奔于不共戴天之國乎其无知甚矣
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如晉及河鼓叛晉〻將伐鮮虞故辭公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啟帥師伐莒〻子將戰苑羊
牧之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
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齊侯伐莒〻子行成司馬竈
如莒涖盟莒子如齊涖盟〻于稷門之外莒子是乎大
惡其君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二十一年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戍
宋廚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志后人有待
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
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獲
其二帥公子苦雂偃州員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
欲出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
之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下
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耻也豈專孤之罪也
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
多兵矣請皆用劍華氏北復即之廚人濮以裳裹首

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翟僂新居
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華妵居于公里亦如之
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
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赭丘鄭翩
願為鸛其御願為鵝子祿御公子城莊堇為右干犨
御呂封人華豹張匄為右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
怒而反之將注豹則關矣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豹
射出其間將注則又關矣曰不狎鄙抽矢城射之殪
張匄抽殳而下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又射之
死干犨請一矢城曰余言女于君對曰不死伍乘軍

之大刑也干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
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貙曰吾爲
欒氏矣貙曰子无我迋不幸而後亡使華登如楚乞
師華貙復入楚遂越師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諸
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无乃不可
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于是楚薳越使告于
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憂无寧以爲宗羞
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于父兄以爲
君憂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无亢不
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

戍謀曰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无功而疾戰非吾利
也不如出之以爲楚功其亦无能爲也已救宋而除
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己巳宋華亥向
寧華定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宋公使公
孫忌爲大司馬邊卬爲大司徒樂祁爲司城仲幾爲
左師樂大心爲右師樂輓爲大司寇以靖國人　胡
氏曰華向諸族群公子又劫其君取其太子母弟爲
質又求助于吳楚寇入拔其國都以叛此必誅不
赦之罪也宋宜竭力必討之于內諸侯宜竭心必救
之于外楚子宜執叛臣之使而戮之于境今楚人挾
君而臣是助諸侯之戍息于救患固請逸賊而宋又
從之則皆罪也故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曹大
夫皆畧而不書其宋自宋南里者說宋之縱釋有罪
不能致討出奔楚者不待貶絶而不亢不衷獎亂人
之亂自見矣

大蒐于昌間

胡氏曰昭公之時凡三書蒐或以非其時或以非其
地而大蒐在權臣專行公不與也三綱軍政之本古
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于農隙以講事而所主者
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則皆納民于軌物而

非馭其群列之本矣今魯君則設而觀乘大輅其臣
則八佾舞于庭旅泰山以雍徹其卑則據大都叛國
命而軍政之本亡矣何以蒐爲此春秋所書爲后戒
之意也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泰山孫氏曰以天子之尊三月而葬此諸侯之不恭
也

王室亂

十五年六月王太子壽卒秋八月王穆后崩十二月
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

樽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
有何也文伯揖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于
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于王晉居深山戎
狄之與鄰而遠于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
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
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闕
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
狄其後襄之二路鏚鉞秬鬯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
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勳而不廢有
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以彝器旌之以車服明之

以文章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
且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
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于是乎有董氏女司典之
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
乎數典而忘其祖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
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
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于是乎以喪賓宴又求
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
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
亦非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

言以考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至
是王子朝賓起有寵于景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
劉獻公之庶子伯蚠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為人也願
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為亂願去之賓孟適郊見
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
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于是犧者實用人、犧
實難己犧何害王弗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
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戊辰
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蚠五月庚辰見王遂攻賓
起殺之盟群公子于單氏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

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景靈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
以逐劉子壬戌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
王以如莊宮癸亥單子出王子還與召莊公謀殺單旗不殺與之
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樊頃子曰非言也
必不克遂奉王以追單子及領大盟而復殺摯荒以說
劉子如劉單子亡乙丑奔于平畤群王子追之單子殺還
姑發弱鬷延定稠子朝奔京丙寅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
城辛未鞏簡公敗績于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叔鞅至
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
所與者天所廢也　臨江劉氏曰何言乎王室亂、

自内作者也謝氏曰太子天下之本也建儲立嫡所以正太子之位也太子之位正則嫡庶之分明而爭亂之源塞矣古者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者此道素明也王猛王之嫡子也王子朝王之庶子也猛以嫡當繼而王不正其位朝以庶怙寵而王不制其失以致儲宮不定而姦臣異心故景王之葬方畢而王室爭奪之亂作矣劉單以公義輔正而尊猛尹氏以私心黨庶而尊朝内外出入戰鬪五年而後定春秋書王室亂以明亂自景王爲之也胡氏曰其言王室亂譏國本之不正也春秋書子同生於前而記王室亂

於後其爲萬世法戒明矣高氏曰春秋記事必指其實下書王猛子朝之事自足以見王室之亂而聖人乃於此不隱其辭直云爾何哉蓋此王室衰微猶未至於亂也古聖人每抑而尊之言王則曰天王不混稱於吴楚也言周則曰京師不下同於列國也王敗於鄭而書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以諸侯不可敵王故明君臣之大義也三與戎戰而書王師敗績于茅戎以夷狄不可敵也故以自敗爲文也以至襄王出奔而書天王出居于鄭晉侯召王而書天王狩于河陽王臣雖微者亦序於諸侯之上則所以嚴其名

分著至矣故凡王室可譏可貶者皆遷就其辭而爲之隱避今景王不能正其家而致諸子之爭立於是尹氏召伯毛伯欲立子朝而劉子單子欲立王猛二子相爭迭以干戈相向迭勝迭負五年之間國無定主王室之亂莫此爲甚故特書之然莊二十年惠王有子頹之亂僖二十四年襄王有子帶之亂春秋不書王室亂何獨於此乎書惠襄二　王亂不在己今景王之亂乃自取之是王室自亂蓋有甚於惠襄者嗚呼王室者諸夏之本也聖人於此所以特書王室亂者深悼周之不復興且罪諸侯之不一救也豈特

斧鈇之言而已哉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單子欲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圃車次于皇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盟百工于平宮辛卯鄩肸伐皇大敗獲鄩肸壬辰焚諸王城之市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百工叛己巳伐單氏之宮敗焉庚午反伐之辛未伐東圉○高氏曰皇畿内之邑不言出而言居者猛所得有也未踰年而稱王亦當立也其名之明雖有當立之義未能自定也君前臣名劉單不名而王名下嫌於倒

置乎曰君前臣名當禮也禮當其變臣有不名而名
其君不德者矣惟可與權者能變而不越乎中許氏
曰易曰王居無咎曰居于皇者春秋所正也其稱王
猛未即位也顧命康王當喪書王而悼以王猛之書
志事春秋書法也胡氏曰凡稱以者下以者也師所
曰以能左右之也如而曰以能取與之也人而曰以
能死生之也尊不以乎卑貴不以乎賤大不以乎小
劉金單旗臣也曷為能王猛乎猛見罷于景王不能
自定其位制在劉單其曰以者罪廢立之也按景王
大子壽以昭十五年卒至是八年矣猛與匄皆其母

弟無疑于當立然久而未立者王愛庶子朝欲立以
為嗣未果而王崩故諸大臣競立君諸王子爭欲立
以正則有猛以寵則有朝孰能正而無寵其威不足
以攝群下朝雖寵而不正其分不足以服人心二子
廢立皆使大臣強弱而後定也故特書曰以而景王
之弱其後嗣輕其宗社之罪亦著矣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
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庚申單子劉蚠以王師敗績于
郊前城人敗陸渾于社　高氏曰入難辞于朝之党

在焉故言入　愚按再書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
城書之重辞之複所以責景王寵庶亂嫡致使其子
廢立之權在于臣下身死国亂幾亡社稷為後世戒
也夫王猛嫡也子朝庶也猛當立而朝不當立无可
議者猶既入于王城為劉單者所宜告之宗廟辨君
諸侯數子朝篡立之故明尹氏為亂之由聲其罪而
誅之則王室定矣今徒能挾王猛而与之爭不能明
大義以致其討斯則劉單之失計也不曰京師而曰
王城者言京師則徒見其為衆大之称而已未見其
為王者之居也故曰王室曰王猛曰王城皆所以明

其當為王也然則言京師者婉辞也不敢斥言之也
言王城者直辞也所以尊言之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
敬王即位館于子旅氏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
辛司馬督帥師軍于陰于侯氏于谿泉次于社王師
軍于汜于解次于任人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
師于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京毀其
西南　泰山孫氏曰其曰王子猛者言王所以明當
嗣之人也言子所以見未踰年之君也言猛所以別
群王子也不崩不葬者降成君也趙氏曰猛既称王

猛矣于其卒也称王子猛何也春秋書名癈于卒與于其卒不得不正其本名也所謂非與非奪名有所不必冬也陳氏曰王猛矣則其曰王子猛何于其卒從其恒称尔春秋之義篤廢立也是以乱名実則不可不辨篤非廢立也無乱于名実則亦辨也是故成之為君称王猛于其卒也從其恒称為王子猛謝氏曰劉子单子以立正為心可謂忠于王室矣然下不能合師旅以除逆悪上不能伸社稷大義以正王位乃以王子求問入于王城終不得其志而卒可見二子無定难之才也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春秋經傳闕疑卷之三十八

新安後學鄭玉纂集

二十有三年春叔孫婼如晉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邾人城翼還將自離姑公孫鉏曰魯將御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徐鉏丘弱茅地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后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蹷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愬于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人執之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也乃不果坐宣子使邾子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彌牟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于都叔孫旦而立期焉乃館諸箕舍

子服昭伯于他邑范獻子求貨于荀孫使請冠焉取
其冠法而与之兩冠曰盡矣為荀孫故申豊以貨如
晉荀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吏人之與
荀孫居于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
之荀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
趙氏曰執之称行人言非其罪也

晉人圍郊

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癸卯郊鄩潰丁未晉師在平
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閒庚戌還　胡氏曰既不書
大夫之名氏又不稱師而曰晉人微之也所謂以其

事而微之者也當是時天子蒙塵晉為方伯不奔問
官守省視器具徐遣大夫往為勤王尊主之義若是
乎晉書人圍郊而罪自見矣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莒子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
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庚輿將出聞烏存執殳
而立于道左懼將止死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烏存以
力聞可矣何以弒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　胡
氏曰三代之得失天下也仁与不仁而已矣苟無仁

心甚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庚輿先死道左
而出奔魯季孫入國不書而書其出奔惡之也郊公
出入皆不書微之也所謂以其人而微之者何也微
之為義或以位或以人或以事春秋書法達王季名
夫不登于史策若此類亦衆矣家氏曰奔庚輿著其
虐略郊公以其不能君而微之皆所以垂法也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
滅獲陳夏齧

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
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熠吳公子光曰諸侯從

于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
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
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熠帥
賤多寵政令不一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
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
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
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
晦戰于雞父吳人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
爭之吳為三軍以繫于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
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

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
吾死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　公羊氏
曰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君死于位曰滅生得曰獲
大夫生死皆曰獲　泰山孫氏曰春秋之戰書敗者多
矣未有諸侯之師累而不序此六國之師累而不序
者皆夷狄之也戚其舍中國而與夷狄故皆夷狄之
家氏曰是役也楚為戎首春秋累楚不書不與楚以
主中國之諸侯也或曰吳既主之于前今不與吳疾
主之何也曰吳求之于晉而晉許之責在晉也今亦
疾秦害求之于晉而強聚諸侯以前是故春秋惡之

累而不書若六國之君自與吳戰所以誅楚之專制
諸侯也或曰春秋前既進吳書吳人矣今而以狄舉
何哉曰為中國患者楚也今未能霸楚之患未而先
投二小國之君亦春秋之所惡也胡氏曰諸侯之師
蜀為累而不序頓胡沈則其君自將蔡陳許則大夫
師師言戰則未陳之言敗績則戰滅戰獲其事亦不
同也故患言吳人以詐取勝于前而以君與大夫序
六國于後頓沈書與書名書滅者二國之君幼而狂
不能以礼自守居處于楚暑師以出一敗而身為虜
俱亡也其曰胡子髡沈子逞滅者若曰非有能滅之

者咸其自取焉亦猶梁亡自亡也君死曰滅胡子
髡沈子逞是也生得曰獲秦晉戰于韓原獲晉侯是
也大夫生死皆曰獲鄭獲宋華元生也吳獲陳夏齧
死也書其敗不以國序而以君大夫為序書其死不
以事同而以君臣為別皆所以辨上下定民志雖頓
沛亦于是也其義行而亂自息矣高氏曰六國之師
盡為吳敗二君見殺一大夫見獲皆中國而即夷狄
者其致如此、萬世人君之戒也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夏四月乙酉單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六月壬午

王子朝入于尹癸未尹圉誘劉佗殺之丙戌單子從
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己丑
召伯奐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庚寅單子劉子樊齊
以王如劉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秋七月
戊申鄩羅納諸莊宮尹辛敗劉師于唐丙辰又敗諸
鄩甲子尹辛取西闈丙寅攻蒯、潰八月丁酉南宮
極震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勗之先君之力可濟也
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
東王必大克　穀梁氏曰天王居狄泉始王也尹氏
立王子朝立者不宜立者也許氏曰春秋之法踰年

書王故敬王踰年即位而稱天王陸氏纂例曰大夫
稱氏者唯尹氏武氏崔氏皆譏世卿也泰山孫氏曰
立者篡辭朝子有寵位故不言立王猛敬王是也此
言尹氏立王子朝其惡可知也陳氏曰罪為但言尹
氏猶曰獨尹氏所欲立也將以王天下獨尹氏立之
則莫之與矣高氏曰衛人立公子晉稱衆而已此
稱王子朝何也不稱王子則嫌若尹氏之朝其子衛
之晉也謝氏曰王子猛卒母弟王子匄立敬王是也
敬王即位踰年尹氏作亂未已故敬王猶越在外尹
氏擅立子朝書天王居狄泉以著天王之所在也書

師山書院　六

尹氏立王子朝以著尹氏之大逆也夫東萊呂氏曰
既曰天王居于狄泉尊元二上判可知矣又曰尹氏
立王子朝則王子朝之不正而爭立罪亦明矣為桓
此事春秋教也胡氏曰王猛當立而未能立故稱大
臣以立而不言立敬王當立又能立矣故直稱居于
狄泉而不言立子朝庶孽奪正以賤妨貴基亂周室
不當立者也故特稱立而目尹氏尹氏天子之卿王
朝公卿書爵而受文稱氏者見世卿之擅權亂國為
後戒也家氏曰不書劉單以王所以辭劉單之權也
以者獨任其事不假他人之力也前曰王猛未立則

單獨任天下之重外無諸侯之援則劉單之以王專
之不獲已而不得避者也今王立踰年晉師又出則
劉單外假大國之援以成其功不得言以春秋所以
經劉單之權也居之為大臣者有扶定策功久專國
柄以此致禍敗者由不明此義也敬王雖在狄泉春
秋正其名係曰天王子朝雖得入王城竊大號春秋
削其名係曰尹王立王子朝毋弟之立為正則孽子
之立為邪春秋于二者之居之入之立之奪書法詳
而不厭書大公以示後云耳

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公為季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　胡氏曰昭公兩
朝于晉而一見止至如晉而回不得入為今此書有
疾乃復護恥也以周公之胄千乘之君執玉帛修兩
君之好而不見納斯可恥矣有恥而後能知憤、、
而後能自強自強而後能為善、、而後能立身、、
立而後能行其政令保其國家夫昭公內則受制于
權臣外則見陵于方伯此正憂患疢疾有德慧知術
保生見死之時也而安于辱弃卑處微弱無憤恥自
強之心其失國出奔死于境外自取之哉

師山書院　七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婼至自晉
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踁待于門內曰
余左顧而欬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
伯曰寡君以為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
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　家氏
曰意如見執于晉以莒故也婼孫見執于晉以邾故
也意如在晉譖其君以免其身婼孫在晉抗節不撓
晉之諸大夫敬而歸之魯亦歸之其義畧同許以滑
將則異是時魯國將有一婼孫大節凜然足為社稷
之寄使昭公能舉國以聽之必不至有乾侯之辱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
冬吳滅巢
楚子為舟師以畧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
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埸無備
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于豫章之汭越公子
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圉陽而還吳
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
亡郢之始于此在矣王一動而亡二邑之師矣如是
而不及郢　胡氏曰巢楚之附庸寳邑之也書吳入
州來著陵楚之漸書吳滅巢著入郢之漸四竟封境
之守既不能削則封境虞矣四境國都之守既不能
保則國都危矣故沈尹戌以此為亡郢之始也春秋
內失地不書則此為有國之大罪外取邑書見取
滅者之不能有其土地人民則不君矣故諸侯之寶
三土地為首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衞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
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宮嚚以甘桓公
見王子朝劉子謂萇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
德度義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
十人同心同德此周之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
人戊午王子朝入于鄔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涖
問周故士伯立于乾祭而問于介衆晉人乃辭王子
朝不納其使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
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

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歟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
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今王室實惷、
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
早圖之詩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
恥也獻子懼與宣子圖之乃徵會于諸侯期以明年至
是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
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于
周為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
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避之子
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

對受牒而退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
使而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　胡氏曰夫以
王猛之與罷翠旗刈鉞之屬敗敬王初立子朝之黨
召伯與南宮嚚甘桓公之黨疑若多助之在朝也然
會于黃父凡十國而諸侯之大夫無異議焉是知邪
不勝正久矣猶有罷敝庶孽配適奪正至于滅亡而
不悟者不知尊王晉獻之父子亦何足救哉高氏曰
自二十二年景王崩王室亂天王播遷在外諸侯皆
莫奔救四年之後晉始為此會而諸侯不至但合諸
大夫以謀之令諸大夫具戍曰明年將納王夫王室

之急如此豈可坐待明年哉然則諸侯不臣無安輔
王室之心可知矣然而此會諸侯既有善意也故范
獻子貶詳性書諸國大夫見諸侯之無勇也於孫昭子曰
諸侯之無霸也害哉季世之事豈特諸侯以為害王
室實下頹霸者亦有害焉且王室之亂如此之急有
霸者作而能舉兵以定之如齊桓之盟首止定王世
子晉文之誅叔帶勤襄王豈不美哉襄氏曰惟敬之
立皆在危疑之秋將以太子世爭之故擬禮當立則
單奉以為君王子朝叔外無諸侯之援內有強族之
爭使先立年又勝遂有使劉單不能以宗祧自任中

事歟鄭則子產之羽翼成而敬王之位危矣論者猶
以快天子令諸侯少之不亦過乎

有鸜鵒來巢

有鸜鵒來巢師己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
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
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
遙禂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童謠有
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　謝氏曰鸜鵒野鳥其居
避人鸜鵒來巢國中異之大也方是時魯國綱紀廢
壞公室政治荒亂久矣然則鸜鵒自野來巢亦其有

以居之也昔與今有故以有爲文張氏曰愚聞之邵
子曰天下將治天地之氣自北而南天下將亂則天
地之氣自南而北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春秋書
六鷁退飛鸜鵒來巢氣使之也當此之先楚雖爲中
國患而齊晉猶足以抑之自此以後晉霸不競吳楚
越皆以南夷迭主夏盟諸侯歛袵聽之馴致大亂則
知鸜鵒來巢之祥不特昭公出奔之兆也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謝氏曰旅祀尚數承而又承雩而又雩皆瀆祭也一
月而兩雩故于雩書又著其非礼也胡氏曰聖人書

此者以志救灾之非道而區、于禱祀之末也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季公若之姊爲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
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若從謂曹氏勿與魯將
逐之曹氏告公、告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
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
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
亡心之憂矣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
可動必憂初季公鳥娶妻于齊鮑文子生甲公鳥死
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

姒與饔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抶己以示秦遄之妻
曰公若欲使余、不可而抶余又訴于公甫曰展與
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之公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
拘展于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
是殺余也將爲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
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也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雞鬭
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平子怒益宮于郈氏且
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爲讒于
臧氏而逃于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
于襄公万者二人其衆萬于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

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于公爲且
與之出射于外而謀去季氏公爲告公果公賁公果
公賁使侍人僚柤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
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
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
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以難告郈孫、、以可
勸告子家懿伯、、曰讒人以君僥倖事若不克君
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
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
臣不獲死乃館于公將祿昭子如闞公居于長府九

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于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畜也畜而弗治將蘊、畜民將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于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于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

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偽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穀梁氏曰孫之為言猶孫也諱奔也次止也朝戶日次于陽州待齊命也昭公以君伐臣為不勝魯自東門遂殺嫡立庶魯君于是乎失政祿去公室政在季氏于此君也四公矣作三軍盡征其一舍中軍蓋有其二民賦入于家半夫陵命故台也遂入鄆

帥師取卞也不以國軍政在其手專矣行父片言而東門氏逐而前一動而公子慭奔魯之群臣亦无敢忠于公室而欲誅者所謂屯難之時也在易屯之六五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昭公不明于消息盈虛之理正身卑德擇任忠夫持時馭政不忍一朝之忿求逞其私欲以群小謀之其及也宜矣家氏曰意如內專魯國之兵柄外交晉之强大夫視衆弑君及覆手耳昭公討之實有不容已者徒以所任非人是以致敗若謂其與政放衆自取覆亡則不然也曰然則如何而可曰願所在何如耳

意如雖恣暴不道而叔孫昭子則欲扶持不與季李同其歸趣魯國之望于是乎在使昭公推誠而任之舉國而聽之則季氏之權可奪也權可收則亦可討也而公所與謀者皆在左右親暱與季氏素為仇者志在報復其私慮不及遠何以能濟子家懿伯雖嘗之矣公子尗嘗與聞國事公將討季氏驟以語之子家以為不可宜也蓋李氏當討而非郈孫公若公為侍人僚相所能討也由昭公所任非人所以取敗若曰政在李氏久遂付之與可奈何而聽聞事之日趋于亦則非忠臣之言也

齊侯唁公于野井

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是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為近故也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　泰山孫氏曰唁慰安之辭齊大國也不能討意如于魯國使能唁昭公于野井齊侯之惡亦見矣謝氏曰昭公以微弱失位隣國所當救也意如以彊逆出君隣國所當討也救而討之隣國之義也景公黨逆意順黨臣意君及使意如安處于內而昭公野次于外其相恤也以慰隱之言慰之而已亦何補于昭君哉書次于陽州唁于野井責景公無隣國之義也

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

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繾綣從公無通內外以公命示子家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為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于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將速入弗通何為而何守焉乃不與盟昭子自闞歸見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于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徒將殺昭子師展告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于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　劉氏意林曰民生于三事之如一報生以死報賜以力古之道也婼不自同于季氏而謀納公正也是見欺于季氏而反自殺志也然而君子以為難不以為法者昭公在外婼可以無死婼之死異也曾皙使曾參過期而不反人曰其畏乎曾皙曰彼雖可畏我在必不死也此曾子之所以稱善事父也孔子畏于匡顏淵后子曰吾以女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此顏子之所以稱善事師也使婼早闕曾氏顏子之風則必不以死易生矣此春秋所以不以死褒婼也婼之死雖不可以當褒而其忠也不可忘矣故因其可褒而褒之傳曰苟志于仁無惡也此之謂也在外而特書日以卒之所以

表也家氏曰昭公之伐季氏也昭子如闞叔孫氏之
司馬鬷戾帥徒以助季氏而禦公孟氏繼之公徒敗
奔鬷戾所爲昭子必不与聞其議而家教不行于司
馬致其爲昭子胡不戮司馬以明己志更爲公思所
以反國之計而遽自殺乎嗟夫使斯人而不死与子
家共謀納公必不至遂隕于行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春秋謹公孫而書諾卒言始之爲公死也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宋元公將爲公故如晉夢大子欒即位于廟己與平
公服而相之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

師山書院　十八

以爲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群子之靈獲保首
領以沒唯是楄柎所以藉幹者請無及先君仲幾對
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群臣弗敢知若夫宋
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群臣以死守之弗敢
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祗辱宋
公遂行己亥卒于曲棘　高氏曰出其國都故書地
胡氏曰按左氏宋元之夫人曹氏生子妻意如劉宋
元意如之外甥也不此之顧而求欲納公是以正倫
恤患爲心而不徇其私親之愚者也其賢于當時諸
侯遠矣故雖卒于封内而特書其地以別之家氏曰

齊晉二大國坐視季氏逐君恬不加恤而元公乃能
爲魯昭特爲此行將以其前日誅逆華向者而誅魯
之强家非天資明毅視天下之惡猶己之惡豈能及
此晉頃齊景當有愧矣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庚申齊
侯取鄆　穀梁氏曰取易辭也內不言取以其爲公
取之故易言之也胡氏曰昭公出奔經書次于陽州
見公于魯未絕而季氏逐君爲不臣及書齊侯取鄆
則見公已絕于魯而逐于季氏爲不君、者有其土

師山書院　十九

地人民以奉宗廟之典籍者也已不能有而他人是
保則不君矣春秋之義欲爲君尽君道欲爲臣尽臣
道各守其職而不踰也昭公失君道季氏爲亂臣各
踰其職而不守其分後世戒深切著明矣家氏曰是
時晉政已衰霸權未有所屬齊景有意修桓公之業
嘗請命天王拜君与國納公于魯殺意如以示天下
而罪致季矣乃以取鄆爲首務姑畧已責貨以此而
誤梁今復以是而貽晉勇于義者不尔也故秋齊侯
月其人而貶之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薛氏曰凡公行反而告廟則書至在外雖不告而書至所以存公也胡氏曰居者有其土地人民之稱也昭公失國出奔而稱居于鄆者存一國之防也襄王已出而稱居于鄭敬王未入而稱居于狄泉者存天下之防也天子之于天下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非諸侯所敢揑也諸侯之于封國四境之內莫非其土非大夫所得專也故諸侯避舍以待巡狩而大夫專邑是謂叛君曰居于鄆其為防也至矣謝氏曰信之矣而不能為之討賊居之矣而不能為之復國齊侯之罪也

夏公圍成

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齮能貨子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庾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于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无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于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群臣從魯君

以卜焉君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玆無敵矣若其无成君无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于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衆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師及齊師戰于炊鼻齊子淵捷從洩聲子射之楯子聲子射其馬斬鞅殪改駕人以為鬷戾也而助之子車曰齊人也將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洩叱之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又叱之亦叱之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晳鬒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彊也無乃亢諸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林雍羞為顏鳴右下苑何忌取其耳顏鳴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苑子刜林雍斷其足鑋而乘于他車以歸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 太山孫氏曰公圍成書者見國內皆叛也高氏曰春秋未有以兵自圍其國之邑者也成乃吾孟氏之邑而公自圍若異國然公之失政可知也胡氏曰不書齊師者爲公恥于邾說爲義不終故微之也書

公圍成則季氏之不成昭公之不君齊侯之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其罪咸具矣師氏曰彼成也得之亦二鄆耳于魯為如何哉得成則凡屬于魯邑公一、圍之使盡得魯邑而後復將何時而可復也家氏曰首稱者意如與于亂者孟氏爲賊公之計當斂呼桂以雜季氏之黨今乃先以成為討所以堅二家附賊之意而公無反國之日矣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謀納公也　師氏曰是會也會見其不振矣何則齊侯之與能為既有已試之效而莒子邾子杞伯皆衰

諸失勢之君謀身且不暇況欲望為魯圖之者記其會非所會謀非所謀也家氏曰會鄟曰以公故亦藉是延引歲月魯脩朝入齊師少挫用心不剛為善不勇故屢倖之且得以入其邪說是行合三小國會且有盟欲何為哉魯君所以棲遲于鄆困躓于乾侯齊景之肆青唉貌有以誤之也春秋備書以記之陳氏曰此參盟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于是再見其再見何晉不復主盟而後齊專盟矣

公至自會居于鄆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十九年楚子之在蔡也郹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大子建及即位使伍奢為之師費無極為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為之聘于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嬴氏至自秦夏楚子為舟師以伐濮費無極言于楚子曰晉之霸也邇于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父而寘大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大子建居于城父令尹子瑕聘于秦拜夫人也二十年春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為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

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何信于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大子未至而使遣之大子建奔宋王召奮揚、、使城父人執己以至王曰言出于余口入于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它日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患王使召奢之子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

吾知不逮我能死亦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
奔也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
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避勇也父不可
弃名不可廢尒其勉之相從爲愈伍尚歸奢聞員不
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
楚之利于州于吳公子光曰是宗爲戮而欲反其讎
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它志姑爲之求士而鄙以待
之乃見鱄設諸焉而耕于鄙至是楚平王卒令尹子
常欲立子西曰大子壬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
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
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

師山書院 廿四

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亂嗣不祥我
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爲必殺令
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敗王城之師于
尸氏戊辰王城人劉人戰于施谷劉師敗績七月己
巳劉子以王出庚午次于渠王城人焚劉丙子王宿
于褚氏丁丑王次于萑谷庚辰王入于胥靡辛巳王
次于滑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冬十
月丙申王起師于滑辛丑在郊遂次于尸十一月辛
酉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
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
莒以叛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圉澤次
于隄上癸酉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宮晉師使成
公般戍周而還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尹氏召伯
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定五年王人殺子朝于楚定六
年夏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鄭于
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六月晉閻沒戍周
且城胥靡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蕕辟儋翩之亂也

師山書院 廿五

七年春二月周儋翩入于儀栗以叛夏四月單武公
劉桓公敗尹氏于窮谷冬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
王于慶氏晉籍秦送王己巳王入于王城館于公族
黨氏而後朝于莊宮八年春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
劉子伐儀栗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盂以定王室
○謝氏曰子朝既據國在內故復周以入言應氏曰
子成周猶未得王都也大東萊呂氏曰河南即郟鄏
周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爲都是爲王城洛誥所謂
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者也洛陽周公營下
都以遷殷頑民是爲成周洛誥所謂我又卜瀍水東

亦惟洛食者也平王東遷定都于王城王子朝之亂
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高氏曰是時
晋人實納王曾無一言及之者罪晋不臣而哀周之
微也晋為同姓大國尉為侯伯嗣文之業王嬰諸侯
乃不能卻逐子朝之党拜王室之乱而安定之以忝
臣節二十三年一國紏而五還坐視成敗凡踰五年
然後其師納王原情責實盖不忠不臣之甚者也君
以其然納王而褒之則後世懐姦覬望者得以藉口
矣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陸氏纂例曰子朝書尹氏以者貶判之也泰山孫氏
曰立子朝獨書尹氏奔舉召伯毛伯者明罪本在尹
氏先誅逆者後治其從也高氏曰二十三年先書天
王居于狄泉而後書尹氏立王子朝廿六年先書天王
入于成周而後書子朝奔楚者由朝君不能立故乱
臣得以乘之及勝反正然后罪人竄逆今此書奔楚
見天王之令不行于天下故逋逃罪戾之人捷其愛
之而不歸也胡氏曰取國有五利寵居一焉子朝有
寵于景王為之党者衆矣卒不能立王子奔楚何也
是非有出于人之本心者不可以私愛是亦不可以

私愛非卒歸于公而止矣景王寵愛子朝將嗣于見
是而天下卒不以為是疏薄子猛將嗣于見非而天
下卒不以為非蓋此心兩存之也夫孽還寵為群
小之所宗而人心不附適子特正為人心之所向而
群小不逞故伯服雖殺而平王亦不能復宗周之盛
中生已死而實辨卓子亦不能勝里克之兵是兩存
之也景王不鑒覆車王猛子朝之際危亦甚矣家氏
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天王三出莊二十年恵王以
子頹之難出居于鄭踰年而鄭納王其出其歸春
秋皆不書僖二十四年襄王以弟帶之難復出春秋
書天王出居于鄭明年晋侯納王春秋不書王入昭
二十二年王子朝作乱王猛出春秋書葬景王丶室
乱劉子單子以王猛居皇以王猛入王城其冬王猛
卒母弟敬王立復以難出春秋書天王居于狄泉尹
氏立王子朝天王入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
奔楚觀天王三出春秋書法詳畧各異如聖人于成
周之盛衰存亡深注意焉恵王之出之入皆不書者
猶為周諱也王者無外不可以出言也至襄王復不
能自植以居狄难春秋于是始書天王出居于鄭不
以將書而以出書春秋不得為襄王諱矣與枕書出

不書入王敬悼之先入春秋始定例而書曰葬景王王室亂自是五六年間悼敬于朝更出迭入春秋記之不遺間周室之稍覆由難仍作將無以為國不得已而遂書也定六年敬王再出春秋不復書如其無可興復之望重為憂歎非若初年之諱而不書矣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高氏曰公至自齊居于鄆者二至自會居于鄆者一至自乾侯居于鄆者一書至書歸不外公也我君故也君播越于外不得其所而魯國臣子之義可絶乎春秋之作明君臣也君臣之義明而天下無亂矣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于晉以觀諸侯楚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來不吾廢也鱄設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于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于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羞者獻體改服于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鈹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偽足疾入于堀室鱄設諸寘劍于魚中以進抽劍剌王鈹交于胸遂弑王闔廬以其子為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　愚按唐虞禪夏后殷周繼春秋其帝王之道可以子則子可以賢則賢然後

子者必先子立嫡與賢者則在于得人苟合其道雖百世侯子春秋不以為私苟有其德雖受人之天下春秋不以為泰責于得宜而已王僚之弑由季札之讓也初吳子壽夢有四子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夷末次曰季札壽夢賢季札欲立以為嗣札辭不可然後立諸樊、、既除喪則致國于季子、、又辭而去之諸樊乃舍其子而立弟約以次傳必及季子故諸樊卒而餘祭立餘祭卒而夷末立夷末卒季子終不受命辭位以逃夷末之子僚、、既立諸樊之子光曰光君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為季子亦將

從先君之命則季子罕有國也如不從先君之命則
我宜立僚烏得為君于是使專諸刺僚季子始而父
欲立之于次為幼辭而不立是蓋以天倫為重亦為
過也及夫末年而復欲立季子則父兄之情亦至矣
群公子之貴不肖亦明矣以季子之賢嗣位君吳以
成父兄之志以靖國家之難乃為合于時中亦既不
能取法季歷之與周以安吳乃寓諸子臧之末節以
亂國斯為過矣至于王僚見弒討賊之責季子尤所
當先乃曰苟先君元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
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

我生亂立者從之則亂臣賊子先君先父之言也豈
可出于季子之口我觀光將弒謂專諸曰事若克季
子雖歸不吾廢之則季子不足為國之輕重亦可見
矣季子然問冉求仲由可謂大臣與子曰可謂具臣
矣弒父與君亦不從也今季子而曰立者從之曾由
求具臣之不若又何取望其如孔子之沐浴請討以
正邦刑哉然則受父兄相讓之風為君臣相弒之禍
斯實季子之罪也雖不與聞乎弒實有以成其弒矣
原其初不過守匹夫之末節夫君子之時中亦先儒
謂春秋書國以弒者當國大臣之罪也吳之大臣舍

季子將誰歸乎夫子之意蓋歸罪季子也讀者不可
不察

楚殺其大夫郤宛

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為右領與費無極比
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
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于子氏子
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為惠
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
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
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

子惡將為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群帥使退其師曰
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
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
攻郤氏且爇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爇令曰
不爇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
國人投之遂弗爇也令尹炮之盡滅郤氏之族黨殺
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
呼于國曰鄢氏費氏自以為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
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
尹病之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沈尹戌言于

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廐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
謗讟至于今不已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
爲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无極
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大子建
殺連尹奢屏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温惠共
儉有過成莊无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无極也今
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几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
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
位吳新有君疆埸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
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

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
忌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　劉氏
意林曰君不明故臣得專其威至于殺其大夫而莫
之止也不亦甚乎然而卻宛則有以取之有以取之
者避讒不審也避讒不審罪也張氏曰特國人之說
已而無見幾知人之則以立于无道之朝至于見殺
宜矣家氏曰殺無罪之大夫且夷其族楚是以有入
郢之禍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

范獻子取貨于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
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于是乎不獲君又
弗克而自出也夫豈无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
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
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于季
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无成季氏甚得其民
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
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
在國故鞅以爲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
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无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

辭小國而以難復孟懿子陽虎伐鄆、人將戰子家
子曰天命不慆久矣使君亡者必此衆也天既禍之
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爲無
望也夫其死于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
知　胡氏曰文十五年諸侯會于扈將爲晉討齊、
侯賂之而不克討故其會諸侯略而不序今此謀納
公亦以賂故不克納而諸國之大夫皆序何也曰利
于納公者宋衛之大夫也受賂而不欲納公者獨范
鞅主之耳又况戍周之令行乎所以列序而不略也
家氏曰齊景爲鄟陵之盟而梁丘入季氏之賂晉項

為扈之會而士鞅納季氏之貨二君暗然无知以為
晉之休戚无關于我孰知田恆謟媚于齊六卿伏盜
于晉厝火積薪不暇撤亦思矣使二君能為魯討賊
亦足以警內亂之賂而齊晉之祚既可延也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高郵孫氏曰大夫以叛來奔不以小國例皆書名疾
其為惡特書之也家氏曰邾庶其畀我來奔季孫宿
始納之今邾快又來奔意如復納之亂靈如世濟其
惡不君其君又誘人之臣使之叛其君而已為之逋
逃主罪于藪林于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公如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于其朝又何
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仲之子曰
重為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出十二
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魯人辭以難

春秋經傳闕疑卷之三十八

春秋經傳闕疑卷之三十九

新安後學鄭玉纂集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于人而即其安人
孰矜之其造于竟弗聽使請逆于晉、人曰天禍魯
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介辱在寡人而即安于
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后逆之　高郵孫
氏曰公久于鄆以事齊求齊之納已而齊竟不能于
是又如晉將以求助為主于乾侯而晉辭公不見納
徒次于乾侯焉高氏曰公之奔也不如先晉而連年
如齊皆不見禮乃始如晉此晉所以不納公也泰山
孫氏曰公如齊者再皆不見禮故如晉其言次于乾
侯者不得入于晉也公既不見禮于齊又不得入于
晉其窮辱若此大東萊呂氏曰公如齊不得入如晉
又不得入當世諸侯如是然後知先霸之害也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
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
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平子每歲賈馬
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
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啟服塹而死公將為之櫝
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幃裹之公賜公
衍羔裘使獻龍輔于齊侯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
穀公衍公為之生也其母偕出公衍先生公為之母
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為生其母先以告
公為、見公私喜于穀穀而思于魯曰務人為此禍
也且后生而為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為
大子　胡氏曰遣使來唁淺事也亦書于經者罪齊
侯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也昔狄人迫逐黎侯、、
寓于衛、人弗恤黎之臣子勸其君以歸而賦式微
其一章曰微君之故者以事求人而人不有其事也
君昭公見逐出奔而齊莫之討淹恤日久而齊莫之
納微君之故矣其二章曰微君之躬者以身下人而
人不有其身也君齊侯設醴以享而使宰獻遣使來
唁而稱主君微君之躬矣諸侯失國託于諸侯禮也
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齊之先世常主夏盟而太
公受元王五侯九伯之命矣魯為鄰境甥舅之國也

昭公朝夕立于其朝曾不能陳師境上意如逆君之
罪而遣使唁公冀得礼于謝氏曰晉許之矣又如晉
次于乾侯冒進之主也許氏曰書次于乾侯復不見
受也家氏曰晉之諸大夫亦齊之梁丘據晉頃之黨
而元立視齊景有過之去齊而之晉去晉而復適諸
侯必無有為魯君討賊者矣此春秋之升世降而食
下柏文之轍跡掃地無餘豈唯魯之病之天下之人
皆病之矣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穀梁傳曰叔倪卒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皆
無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　愚按亂臣賊子其思
于為惡如此昭公雖欲反國其可得乎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穀梁氏曰潰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
惡矣亦譏公也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矣東萊呂氏
曰易蹇之象曰君子以反身修德固處蹇之道也盡
處蹇之道則有出蹇之期昔大王去國從者如歸市
昭公所至而民潰甚亦不知自反甚矣胡氏曰民逃
其上曰潰自是昭公削迹于魯尺地一民皆非其有

矣公之出奔處鄆四年民不見德亡與定徵王于濆
散豈非春遂不返自納于罪擾詬穽之中其從者又
皆艾散其民視如土芥其下不堪所以潰散然則去
宗廟社稷出奔而猶不暢亞恐懼斷改過以補前衍
之愆也自弁甚矣欲不亡得乎噫故書以為后世戒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穀梁氏曰存公故也臨江劉氏曰曷為存公、在外
也公在外久矣曷為于此乎存公居于鄆有魯也在
乾侯无魯也公雖无魯、不可无公也列氏韋林曰
向曰居今曰在向也魯而今也晉一民異詩使為凡

地異詩有為人因曰乾侯之君耳而春秋則以為猶
吾君也故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雖不父子不
可以不子古今之大義當此劉氏曰君失其居于
乾侯而不得歸故因朝正之時而書公所在則存君
父罪臣子譏諸侯之意具見胡氏曰公去社稷于今
五年每歲首月不書公者在魯四封之內則无適而
非其所也至是鄆潰客寄乾侯非其所矣歲首必書
公之所在者蓋以存君不為季氏之專國也師氏曰
鄆之書居乾侯書在內外之別也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

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
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
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
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
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
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于是乎使
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
間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
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為禮也靈王之喪
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

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有豐
有省不知所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
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
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
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于城父與胡田以
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
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
焉猶懼其至吾又彊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

之胄裔也而弃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
華光又甚文將自同于先王不知天將以爲虐乎使
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祚以祚吳乎其
終不遠矣吾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
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
鍾吾子遂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
子吳子逆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沈尹戌
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　胡氏曰春秋
國滅而君出奔者皆存其實而不名謂无可戒之罪
特爲横逆所加耳獨徐子章羽奔而書名者章羽斷

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已無其復之志矣以此見
春秋大義雖在抑強扶弱又責弱者之必自強于爲
善也高氏曰徐本夷狄自穆僖時自附于中國而齊
爲于今背中國而即夷狄故楚人以爲貳于吳而執
之吳人以爲貳于楚而滅之夫附中國則与于中國
之盟會而附夷狄則遏王于執其君而滅其國然則
附夷狄者可不戒哉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
不臣矣然后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
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
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
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
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爲有罪請囚于費
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絶季氏而
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
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　陸氏微旨曰季孫
逐君之臣也晉不罪之而反与之爲會書曰意如會
晉荀躒于適歷晉侯之爲盟主可見矣荀躒之爲臣

可知矣此不待貶絶而惡見者也胡氏曰或曰季孫
事君如在國未知其罪而君伐之是昭公之過也則
非矣行貨求晉使不納公禱于煬宮求君不入及其
復也猶若絶其兆域加之惡謚安在乎事君如在國
猶曰未知其罪乎齊晉不能誅亂禁姦崇君臣之義
不如其從自及也陳氏曰公如晉次于乾侯公在乾
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公卒于乾侯皆罪晉
之辭也謀鄭呂氏曰齊大國也鄟陵之會四國同之
伐季氏以納昭公何不可之有而所以不竟納公者
則以梁丘据之受賂也晉盟主也扈之會六國同也

伐季氏以納公也葛為力而所以不見納者則以士
鞅之取貨也自其為義之心不勝其貪利之心而爲
其為義者始不勇矣此齊晉納公之謀所以始為之
名而卒之怠棄不免於三軍在遠諸侯在會是臣、
者乃能拗而奪之瓠而止之此亂臣賊子所以接跡
于後世歟罪兴抑不但以其貨利之行而已也觀晉
侯欲以師納公而士鞅使人私于意如則其立為居
間相為表裏久矣當是時晉之六卿猶意如也晉君
亦昭公也其肯并心一意以誅其臣而納其君哉宜
晉侯之不得耳行其志也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
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
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
討于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
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
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
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于寡君退
而謂季孫君怒未息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
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
得歸　高氏曰荀躒既會季孫于適歷復以晉侯之
命唁公于乾侯必使荀躒狀後意如之意得通于君
夫不恤見逐之君而信不臣者之言則晉侯之不明
除交其臣陽唁其君空言無實抑可知矣謝氏曰賊
臣不討而荀躒會之是君不敢而荀躒唁之何以撥
魯國之亂而反之正哉大東萊呂氏曰齊侯唁公于
野井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言大國盟主皆不能
誅無助順內正之意也　愚謂國家之禍至此極而
不可解矣君父之身至此危而不可救矣為之臣子

者尚復何言哉甚責之于內昭公既不能有所為責
之于外齊晉又不能有所救則內外之望絕矣昭公
之死將在旦夕子家之言豈不知以一乘從季孫之
歸為不可亦不過欲昭公一見宗廟卒于正寢猶得
謂之魯君而死亦豈更望其有所為哉從者不從明
年昭公遂死于乾侯同于逐旅然後知子家之言為不
待已也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

杜氏曰黑肱邾大夫不書邾史闕文許氏曰邾快黑

肱相繼來奔季孫當國以顯主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

謝氏曰公旅寄乾侯大夫非有兵力可以浮邑也所以取闞者魯人以闞與公而公取之也　愚按昭公失國于今年一民皆非其有矣以何兵力而取闞乎謝氏𢾾謂魯人以闞與公而公取之然昔齊侯取鄆公即居于鄆今魯人以闞與公、何故不居于闞而猶在乾侯經年始死乎此疑季孫在國所取不然則外取内邑上有闕文乎

夏吳伐越

始用師于越也　吳星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浮蕆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高氏曰前此越與楚子伐吳故吳始用師于越家氏曰此著夷狄之迭為盛衰也吳方抗衡荊楚睥睨中夏而越已議其後矣自是吳楚越鼎立不相為下乃中國自治之時而齊晉二大國吝為強臣所操由國之患不在夷狄而在強臣矣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我一二親暱甥舅不皇啟處于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无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戍人无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无徵

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无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于諸侯遲速衰序于是焉在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餱糧以令役于諸侯屬役賦丈書以受

帥而致諸判子韓簡子臨之以爲成命　穀梁氏曰
天子微諸侯不享覲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故諸侯
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胡氏曰天子有道
守在四夷今王于戚王都可以不書于大求某吕氏
曰周室雖微諸侯猶勤之如此先王之德澤猶有存
焉者也高氏曰古人三月無君則弔公之出也今八
年矣公爲旅人而何忌不能從季孫逆君而何忌不
能去雖受晉命城成周然不告于公而自往會之此
實觀文知罪不待貶絶而自見也　愚按敬王避子
朝之亂居于成周今因其地而城之遂定都焉使成

周爲京師之舊則不假乎再城矣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一
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己未公薨子家子
反賜于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趙
簡子問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
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之對曰物有兩有三有五有
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
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諸侯爲日
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

其勤民忘君矣雖死于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
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
后之姓于今爲庶王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
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
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爲公室輔及
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
大功于魯受費以爲上卿至于文子武子世增其業
不廢舊績魯自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于
是乎失國政在季氏于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
以得國是以爲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胡氏曰

諸侯失國出奔者衆矣鄭伯突爲祭仲所逐而出奔
入于櫟而復國衛侯衎爲孫甯所逐而出奔入于夷
儀而復國昭公在外八年終以客死爲天下笑何也
祭仲雖專而世權不重于季氏衛侯失國於夫人也
而有推戴之者所以雖失而復得也魯自季友受費
以爲上卿至于意如專魯國命四世矣其臣皆季氏
之家也其民皆季氏之癊也而昭公有一子家駒言
不見聽計不行也不能復國宜矣故春秋詳録其所
因爲后世之戒公雖失國然每歲之首月必書公在
乾侯誅意如也書齊侯取鄆公圍成鄆潰楚旹公也

為人臣者觀此戕必書公所在必不敢貳況毫不及之心為人君者觀春秋所書圍成鄆瀆知社稷之元常奉也亦必少警矣嗚呼可謂深切著明矣

春秋經傳闕疑卷之四十

新安後學鄭玉纂集

定公

公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敬王十一年即位謚法安民大慮曰定

元年春王

大東萊氏曰元年不書正月國无君无稟天子之正朔者也家氏曰昭公之喪未至公子宋未立魯无君也魯无君而季氏自以為君頒朔于廟如常禮春秋黜之是故書王不書正書王明王法以治季氏也不書正王正朔非季氏所得頒也前此公雖在外而歲首必書公在某公也存公是故頒朔令公已卒于外嗣子為賊臣所廢魯國无君是故不書正月見魯國无正王朔在廟非賊臣所得頒也此春秋特立之変例前所未有也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衛彪傒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于韓簡子及原壽過而田于

大陸焚焉還卒于寗范獻子去其柏椁以其未復命
而田也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曰
滕薛郳吾役也薛宰曰宋為無道絕我小國于周以
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凡我同
盟各復舊職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
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為湯
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
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為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
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
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

徵于人宋徵于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
誣我也啟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為戮乃執
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
戍寄高張后不從諸侯　穀梁氏曰此其大夫其曰
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不正其執人于尊者之所
也胡氏曰周官司隸掌凡囚執人之事屬于司寇凡
諸侯之獄訟定以邦典凡卿大夫之獄訟斷以邦法
則大司寇之職也不當諸司寇而執人于天子之側
故雖以王事討有罪猶貶見此類皆篡弒之萌履霜
之漸執而書其地謹之也每謹于初而禍亂熄矣家

氏曰仲幾之不受功無王也晉大夫不以天命執仲
幾亦無王也是故不以城為王事而累晉大夫之罪
此聖人之特筆非因于舊史者也高氏曰天子所居
自諸侯言之則於京師自周言之則以地名為別景
王以前都王城因謂王城為京師又敬王始都成周
則謂成周為京師故諸侯之大夫奉王命而城王都則
亦自周而言城成周及晉人不以王命執仲幾于成
周則自諸侯而言于京師也言京師明天子之在是也
夏六月癸亥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于

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
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
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
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為實使群臣不得事
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群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
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
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
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則貌而出者
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
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

者皆自壞隤之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
即位　高氏曰公薨逾今半歲餘矣季氏不以國君
喪禮迎之者謀廢公衍公為而立定公也凡即位不
日此書日者非旦月朔旦故也公羊氏曰曷為以戊
辰之日然后即位正棺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穀梁氏
曰元年定公之元年也而書曰公之喪至自乾侯可
乎昭公之喪未至定公未即位則猶昭公之年也胡
氏曰昭公之薨已越期猶未得返至于六月癸亥
然后喪至而定之即位乃在是月之戊辰蓋遲速進
退為意如所制不得專也以周書顧命考之成王之

師山書院　四

崩在四月乙丑空匿大保即于是日命仲桓南宮毛
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王世子釗于
南門之外延入翼室宅憂為天下主不待崇朝而後
定也昭公喪至在葬期之後公子宋自壞隤先入就
未得立是知為意如所制不得以時定也家氏曰一
年不二君者當也一年而二君者变也昭公之喪以
是月祝精定公取以是月即位是一歲而二君也故
春秋書昭公之喪至與后公之入立以示其变著魯
國非常之禍亦以見定之非所當立而立也意如逐
君、竟死于外又廢君之子而立其弟廢其所惡立
其所善廢立由己罪大惡盈中國无王莫之討之春
秋書公即位于喪至六日之后見子季逆速惟戚臣
之惡所以誅之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榮駕鵞曰生不能事死
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后必或恥之乃止季孫
問于榮駕鵞曰吾欲為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不
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
巳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
大東萊呂氏曰葬本國之君揔異其公又矣必曰

師山書院　五

葬我君某公者隆君父之恩盡忠愛之義責于季氏
有父之道焉故必曰我君以明之也此道也當時見
季氏不見此理特于昭公為大有警動于其臣下者

九月大雩

立煬宮

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　公羊氏
曰煬公之宮也立者不宜立也高氏曰昔季孫行父
嘗立武宮矣煬公比武公尤遠蓋伯禽之子尉殷久
矣季孫意如之逐君也懼而禱焉昭公薨于外因以
為處逆為之立宮蓋季氏用此欺人若曰昭公之死

者神実貺之也春秋誅其意而微其辞但書立煬宮
而季氏行事之迹自可見矣此之謂世濟其惡也而
公從之公之惡可知矣

冬十月隕霜殺菽

公羊氏曰何以書記異也穀梁氏曰未可以殺而殺
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曰菽舉重也杜氏曰周十
月今八月隕霜殺菽非常之災孫氏曰子其不殺而
言艸言其虐也子其殺而言菽言其所害也謝氏曰
十二月霜不殺艸異之大者也十月霜殺菽災之者
也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范氏曰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何氏曰雉門兩
觀皆天子之制門為其主觀為其飾高郵孫氏曰自
成王以天子禮樂賜周公而魯之群公相承僭之固
內制度可同于天子孔子非之而欲著其僭于春秋
久矣于是雉門兩觀災故孔子因其災以著其僭曰
及者災自雉門而及于兩觀先後之次也謝氏曰宮
室過制天所不與然則雉門及兩觀災乃天惡其僭
而災之也

秋楚人伐吳

昭三十年冬吳子問于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
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
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
患若為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
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
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于是乎始
病三十一年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戌帥
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于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
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子

胥之謀也至是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
師臨我我伐桐為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于
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
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許氏曰
自哀三年書楚伐吳終于人之則楚力竭矣于是有
吳入郢自昭三十二年書吳伐越終于越再入吳于
是吳亡楚介在兩虎處變相攻不可單錄故則取其
要如此以為伐國之戒凡書楚伐僅能一克于末方
九役皆敗無功書伐而不書敗者猶其陵暴首兵之
咎將徵之于此而後見于禍敗失國也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穀梁氏曰言新有舊也作爲也劉氏意林曰習舊而
不知以爲非觀變而不知以爲戒無惟于季氏之專
其主矣此春秋之微辭數意也高氏曰聖人特書新
作重者僭竊之罪自在定公而不在先公也胡氏曰
書新作者譏僭王制而不能革也雉門象魏之門其
外爲庫門而皋門在庫門之外其内爲應門而路門
在應門之内是天子之五門也僖公嘗修泮宮復閟
宮非不用力而春秋不書新作南門則譏書者南
非一門也必有不當爲者子家駒以設兩觀爲僭天
子是非諸侯之制明矣夫撥亂反正者必去諸侯、
正者物必正春秋于僭君必書者必正之意也使定
公還定而俱革其僭禮三家陪臣雖僭諸侯執國命
其敢于習舊而不如以爲非何以禁季氏之脅其主
耶故特書新作以譏之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程子曰季孫意如上不請于天子下不請于方伯而
立定公故晉怒而公往則爲晉辭公而復故明年因
會而請盟于皋鼬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二年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閽乞肉焉奪之杖
以敲之至是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臨廷閽以瓶水
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閽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
滋怒自投于牀廢于鑪炭爛遂卒先葬以車五乘殉
五人莊公卞急而好潔故及是
夏五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修邾好也　許氏曰天下有礼則邦國相下春秋之
季大國日侵兵力勝而礼教亡故志公如晉至河乃
復者晉之輕魯也志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著魯
之輕邾也高氏曰邾子居喪而以吉礼與魯大夫盟
則微弱可知家氏曰春秋書邾人之喪徒以仲孫之
盟責魯也
四年春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
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
于召陵侵楚
三年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于
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

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
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
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
拘于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群臣請
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
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
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
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
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
子為質焉而請伐楚王是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

伐楚之晉荀寅求貨于蔡侯弗得言于范獻子曰國
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
瘧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于楚而失中山不
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秪取勤焉
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于鄭明日或旆以會晉于是
乎失諸侯　程子曰楚恃其強侵凌諸侯晉上請于
天子大合諸侯以伐之而不能明暴其罪以行天討
無功而還故書侵以罪之　故氏曰傳書代而經書侵
楚者楚為先道憑陵諸夏為一衆一馬拘唐蔡二君
三年而後遣蔡侯既歸而請師于晉一人請命于周

大合諸侯天子之元老在焉若能暴明其罪恭行天
討庶幾乎王者之師乃指晉文之切竊夫有荀寅者
求貨于蔡侯弗得遂辭蔡人晉由是失諸侯無功而
還　愚按召陵之會傳載荀謀伐楚而實未嘗加兵
于楚聖人以其難加兵于楚亦必不能聲其罪而服
之故特書曰侵楚以阻之也乃將爭與其他書侵書
伐者不同以例求之則失之矣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　胡氏
曰書滅沈罪公孫姓也書以歸罪沈子嘉也書殺之

罪蔡侯也奉辭致討而覆其邦家為敵所執不死于
位皆不仁矣所惡于前無以先後出乎爾者反乎爾
者也蔡侯視楚猶沈視蔡也昭公拘于楚三年而后
反非以國小而弱乎沈雖不會召陵未有大罪惡也
而恃強黨之甚矣能無公孫翩之及哉大東萊呂氏
曰蔡公孫姓不能正其君之失而遂滅沈至以沈子
嘉歸殺之其罪極矣春秋之世諸侯君臣失道至此
者皆由不知分義為力所能制則為之矣此與禽獸
奚擇許氏曰沈不受令而使蔡滅沈許已受盟而不
能禁鄭滅許有以知晉政之失諸侯矣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皋鼬

將會衛子行敬子言于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于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皋鼬將長蔡於衛、侯使祝佗私于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

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醜類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鐵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于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于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于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惎間王室王于是乎殺管叔而蔡叔其子蔡仲改行率德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大宰康叔為司寇

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為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乃長衛侯于盟　陸氏纂例曰重言諸侯劉子不与盟也程子曰公不獲見于晉故因會而求盟焉則此盟公意故書公及劉氏曰定公之立上不請于天王下不告于方伯而受國于季孫意如故三年朝

晉至河而復令會諸侯求為此盟書公及者內為志也召陵之會必序不序八國之諸侯則無以見侵楚之師皐鼬之盟序與不序非義所繫則以凡舉可也劉氏意林曰楚人不義晉以霸主之勢憑王命之重而不能討猶使吳乘其弊中國不振旅功近而禍遠矣不亦病乎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是所以春秋于皐鼬之盟者也許氏曰齊桓晉文之與至于盟不言同者過乎同之辞也春秋之季至于盟不言同者不及乎同之辞也皐鼬之盟諸侯携矣齊梁丘據說嬖錫致邾公不復楚子常志在佩裘使蔡

侯自絶晉士鞅以賂罷范之會荀寅求貨弗得於召陵之諜故政縣于明時而賄流于衰世君子是以察治忽也家氏曰志判于不与諸侯之盟詩王人与會之倅也濮卿呂氏曰嘗考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為北杏以前是一時也北杏以後是一時也召陵以前是一時也召陵以後是一時也北杏以前諸侯無霸故有特相盟者有參盟參會者有相攻伐者北杏以後則異是矣召陵以後諸侯亦無霸故亦有特相盟者有參盟參會者有相攻伐者召陵以前則異是矣天下之有霸非美事也天下之無霸非細故也夫霸者王之反也有霸則無王矣名曰尊周而實奪其權此北杏以前天下未知有霸也而猶知有王北杏以後天下惟知有霸矣豈美事哉雖然有霸者在焉則諸侯猶有所附中國猶得以安夷狄猶知所畏是猶幸有霸也霸衰而諸侯散霸衰而中國極霸衰而夷狄横天下莫不幸矣是故晉侯吳子會于黃池而春秋終焉

杞伯戍卒于會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謝氏曰許又自白羽遷容城國無定處民無定守故自景至容城凡四遷

秋七月公至自會

劉卷卒

杜氏曰卷劉蚠也陸氏纂例曰畿內諸侯不同列國故不言劉子卷卒亦然未赴故書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楚為沈故圍蔡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許氏曰謀楚而不能討盟蔡而不能救則惟中山是
伐書鄭與師者威令不行于強暴而行于寡弱也
葬劉文公
謝氏曰書以外諸侯會葬非禮也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
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〻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
伯州犂之孫嚭為吳大宰以謀楚〻自昭王即位無
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
質于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

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
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
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
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
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
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
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
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
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
王晨請于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

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
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
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
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　胡氏曰
吳何以稱子善伐楚解蔡圍也剝楚暴横盟主不能
致其討天王不能正其命長惡不悛復興師而圍蔡
主法所當討而不致也吳能卑聽蔡侯之義以達天
子之命興師救蔡戰于柏舉大敗楚師成霸討之功
善矣晉主夏盟中國所仰若嘉穀之望雨也有請于
晉如彼其難吳國天下莫強焉非諸侯所能以也有

請于吳如此其易故召陵之會大合諸侯而書侵楚
柏舉之戰蔡用吳師特書曰以者深罪晉人保利棄
義棄于救蔡也然則何以不書救爭救大矣闔廬子
胥宰嚭皆懷謀楚之心蔡人往請會逢其適非有救
灾恤鄰從簡書憂中國之實也聖人道大德宏樂與
人為善故因其從蔡特進而書爵囊瓦貪以敗國又
不能死可賤甚矣故記其出奔特賤而稱人春秋之
情見矣高氏曰書奔鄭罪鄭以中國而主夷狄奔亡
之臣也
庚辰吳入郢

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鬬況人
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
慕之蔑有鬬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
人為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
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以出涉雎鍼尹固與王
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
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
入之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澨傷初司馬
臣闔廬故恥為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
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句卑

布裳刭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涉雎濟江
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
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芈以從由于徐蘇而從鄖
公辛之弟懷將弒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
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
誰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唯仁者能之違彊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動
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鬬辛與其弟巢以
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
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于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

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已
為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
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于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
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
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鑪金初宦于子期
氏實與隨人要言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為利王割
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
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
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
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于楚寡君失守社

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于君疆
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
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
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
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于庭牆而哭日夜不絕
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
坐秦師乃出五年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
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
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吳人獲薳射
于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于軍祥秋七月

子期子蒲滅唐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
敗奔楚為堂谿氏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
師吳師居麇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
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
以歆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
壻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楚子入于郢初鬬辛聞
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
遠征吳爭于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
奔隨也將涉于成臼藍尹亹涉其帑不與王舟及寧
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

阿山書院　十九

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王賞鬬辛王孫由于王孫
圉鍾建鬬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鬬懷子西曰請舍
懷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
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為諸遂
逃賞王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
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為樂尹王之在隨也子西
為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
使由于城麇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
如辭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
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于雲中余受其戈其所

猶在祖而示之寶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
能也　胡氏曰及楚人戰則秫胥入郢則舉其孥何
也君舍于君之室大夫舍于大夫之室於道也聖人
諱讒殺奢放災幽鄢則退而書胥非有心于與之順
天命也秉鈞專逞則點而舉號非有心于賊之奉天
討也彼國有國將墜民于水火之中而鴆集之乎誰
其父兄係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而執男女之
醜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則善小而惡大功不足以
掩之矣聖人心無毀譽如鏡之照妍醜也因事物善
惡而施褒貶焉不明公而自公耳明此義然後可以

阿山書院　廿

司賞罰之權持春秋之法矣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以周亟矜無資　穀梁氏曰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
正也孰歸之諸侯也公羊氏曰曷為不言諸侯歸之
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家氏曰歸之為言出于
人心之所同不待勸勉而各以粟歸也
于越入吳
吳在楚也　謝氏曰吳知郢之利在前而不知越之
患在後故吳子涉千里之險入郢于越乘一朝之虛

入吳空內務殊有國之大患也高氏曰昭五年楚子
以諸侯伐吳而越人已見于經至此及十四年至哀
十三年皆書于越何也越人自名曰于越君子名之
曰越治國有狀能與中國通則以君子之辭言之治
國無狀不能與中國通則以其俗之辭言之越始於
人以其慕中國之義也故於于越者惡之也吳之伐
楚有無中國之意而越乃乘其士卒罷弊擣入其國
主十四年又敗吳于檇李哀十二年又入吳若為楚
復讐者是以君子惡之以其本俗之辭謂之于越欲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
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
山不狃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
野及費子洩為費宰逆勞于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
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乙亥陽虎囚
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丁亥殺公
何藐乙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庚寅大詛逐公父歜及
秦遄皆奔齊　胡氏曰內大夫有罪見討則不書卒
公子翬是也仲遂殺惡及視罪與翬同而書卒者以
事之變卒之也意如何以書卒見定公不討逐君之

賊以為大夫全始終之禮也定雖受國于季氏尚有
臧孫諾之見不嘗私勞致辟意如以明君臣之義則
三綱可正公室強矣今溺于利而忘其讎三綱滅公
室益促陪臣執命宜矣故意如書卒主人習其讀而
問其傳則未知己有罪焉耳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三年秋九月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獲晉觀虎恃其
勇也主是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　許氏曰
晉始以土地之故與鮮虞搆怨不在鮮虞也而晉不
自反縱兵擾擾而不能服則又圖之兵並忘義亦不
勝君子是以惡晉也

春秋經傳闕疑卷之四十

新安後學鄭玉纂集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因楚敗也　張氏曰按許自隱十一年齊魯鄭之入
至今年大抵困於吳鄭為偪至成十五年遷葉之後
又畏鄭而遷也定四年方自析遷容城以依楚不數
年楚困於吳鄭遂滅之哀元年以後許復見者楚又
存之也高氏曰許人本恃楚以固其國至于四遷而
楚不能為之強而鄭游速以偏師一出滅其國而俘
其君楚則弱矣而鄭亦甚暴焉許男不死於位故名

之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
公侵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往不假道於衛
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豚澤衛
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始公曰
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
之昭兆定之鞶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
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為之質此羣臣之所聞
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大姒之子唯周
公康叔為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
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　張氏曰
奉晉命以討鄭之黨惡人正也然陪臣方執國命使
衛侯不聽公叔文子之言魯師危矣家氏曰天王避
儋翩之亂不書非諱也蓋閔之甚憂之甚知其終不
能以自振於是為之廢書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
之幣晉人兼享之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
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
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

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為必適晉
故強為之請以取入焉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
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　許氏曰魯國政在
大夫而家臣能強使之則家臣始擅國矣高氏曰夫
以二子之力專國擅君而陽虎乃能制之進云則進
止云則止猶僕隸也而臭之戒者方復為之請於
霸國此其無所忌而必為亂之效也雖然不介晉權
亂亦不得縱春秋彰往察來而謹於幾微故因事以
寓其指原指以見其變也嗚呼天子微諸侯僭諸侯
微大夫凌大夫微陪臣專理勢然耳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
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它日
曰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
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爲知難而行也見
溷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緜上獻楊楯六十於
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
楊楯賈禍弗可爲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
宋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
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以不討也乃執樂祁八年

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
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士鞅曰三年止
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獻子私謂子梁曰寡君懼
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溷代子子梁以告陳
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棄溷也不如待之樂祁歸卒
于大行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
諸州　張氏曰諸侯唯宋事晉懼討而逆使善進以
懷之猶懼不來而大夫瀆貨殖爭權刁卒使來者見
執叛者得　書此所以著晉之亂政虐行霸統所由
絕也胡氏曰使范趙方睦皆有獻爲則弗執之矣執

吳國行人出於列卿私意戚福之柄移矣三卿分晉
而猜公廢爲家人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冬城中城
穀梁氏曰城中城三家張也高氏曰成九年城之矣
此復城者三家張矣公之所有者中城而已外又有
齊鄭之怨故懼而城爲家氏曰家臣內叛蕭墻之患
必戢魯君欲收其威柄在於任賢植本布德凝民城
非所先也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七年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爲政　高氏曰鄆

自昭二十五年齊侯取之以居昭公三十年鄆潰逆
戰於齊至是二卿圍而欲復取之家氏曰取鄆以居
公本齊景之善意鄆潰而取之以歸則爲利也齊之
取鄆固非而仲季圍之亦非也爲定公者當以善辭
告之齊景公必將歸之不應遽用師明年國夏伐西
鄙自是交兵連歲季仲實爲之也大東萊呂氏曰不
曰仲孫何忌而曰仲孫忌脫文無疑也而公羊以爲
譏二名大抵三傳解經皆據文生義不論是非與優
闕疑最學者大病不可不詳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陳氏曰此特相盟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諸侯無盟主矣是故石門志諸侯之合也鹹志諸侯之判也許氏曰蓋自是中國無復殷會矣齊鄭之盟叛晉也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　許氏曰晉定之季鄭獻衛靈叛

而從齊齊可以霸而景不足望也劉氏意林曰善為國者親近而遠信之附內而外歸之衛侯欺其羣臣以紿晉殘其百姓以奉齊齊之執結也固非霸討矣而衛之無良又甚焉從此觀之孟子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不亦信乎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苫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

虎懼乃還不敗　高氏曰齊叛晉鄭盟故為鄭伐我且報二卿之圍鄆也許氏曰東夏諸侯惟魯事晉故齊伐之景公乘晉之衰不思惟德之務以懷諸侯而欲力征經營以定霸統是知時之或可而不知己之不可者也

九月大雩

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

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顏息射人中眉退

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偽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

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

公侵齊攻廩丘之郛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遂毀之主人出師奔陽虎偽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猛逐之顧而無繼偽顛虎曰盡客氣也　高氏曰公踰月之間再出侵齊雖二家者之所為然不往不來見公之進退不自由矣謝氏曰三月之間再出侵齊著其虐禍也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
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
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
魯於是始尚羔　謝氏曰公再侵齊故齊復來伐陳
氏曰不曰會士鞅而曰會晉師重師也胡氏曰春秋
大法雖師次於君而與大夫敵至用大衆則君與大
夫皆以師為重而不輕也故棗林之會不言趙盾而
言晉師瓦之會書晉師而不書士鞅於以見人臣不
可取民有衆專主兵權之意陳氏厚施於齊以移其

國季孫盡征於魯以李其民皆王法所禁也春秋之
義行則不得爾矣家氏曰是役也晉人興師救魯春
秋不書救何哉夫所謂救者仗大義以極人之急也
魯昭棲遲乾侯困亦甚矣晉之諸卿唯賄是徇黨臣
而抑君今齊師之來初非存亡危急之會而晉三卿
亟以兵赴之此亦納交於季氏而非為魯國宗社計
也春秋是故不與之以救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

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
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
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
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
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且曰寡
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
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
夫之子為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
敢不皆負羈紲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
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

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
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
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
許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遂侵
衛　陳氏曰此其言遂何晉始伐與國也於襄之二
十三年齊始叛晉取朝歌去年鄭始叛晉盟齊于鹹
衛始叛晉盟齊于沙於是侵鄭衛又明年及齊平雖
魯亦叛晉矣故悉書之也許氏曰招攜以禮懷遠以
德鹹沙之盟諸侯已貳晉不思德禮之是務而欲恃
力攘服則失霸何日之有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晉故也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師氏曰晉士鞅侵鄭衛而魯亦侵衛是鄭衛不得不自為謀又且不得不合謀以相救援而備晉魯也曲濮之盟其以此歟

從祀先公盜竊寶玉大弓

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

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　胡氏曰蜀人馮山曰昭公至是始得從祀於太廟其說是也季氏逐君而制其死生之命公薨乾侯不得終於正寢既薨七年月又不得以時歸塟既葬絕其兆域又不得同於先君而在墓道之南至孔子為司寇然後溝而合諸墓則其主雖久未得從昭穆而祔祭宜矣及意如已卒陽虎專季氏將殺季孫斯而亂魯國託於正以傳其不正始以昭公之主從祀太廟蓋欲著季氏之罪以取媚於國人然其事雖順其情則逆春秋原情制法故不書禘事與日特曰從祀先公於竊寶玉大弓之上見事出陽

虎而不可詳也其亦深切著明矣穀梁氏曰寶玉者封圭也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蘇氏曰陽虎將殺季孫斯不勝而出取寶玉大弓於公宮以行其稱盜陪臣也寶玉大弓魯之分器或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也是時陽虎以鄆讙陽關叛陰叛奔齊十年侯犯以郈叛昭十二年南蒯以費叛皆以賤不書其書竊寶玉大弓何也分器重於地者賤貨而貴命也常山劉氏曰寶玉大弓天子所錫先君之分器藏之於國子孫世世保之不可失墜而為盜所竊國慢無政可知矣故書竊以志不恭之大也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得寶玉大弓

夏陽虎歸寶玉大弓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為隸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己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其軸麻約而歸之載葱靈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公羊氏曰得寶玉大弓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焉鄭孫氏曰得者對失之辭也寶玉大弓去年為盜竊去則是魯失之也於是復得之故曰得爾師氏曰前年盜竊寶玉大弓今此書得寶玉大弓蓋譏不能討賊但得寶玉大弓而已不問其所從來若無故而

得之也不得盜而得寶玉大弓礼與刑并失之詞　氏曰古者告終易代弘璧琬琰天球夷玉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莫不陳列非直為美觀也先王所寶傳及其身能全而歸之則可以免矣魯失其政陪臣擅權雖先公分器猶不能守而盜得竊諸公宮其能國乎故失之書得之書所以譏公與執政之臣見不恭之大也此義行則有天下國家者各知所守之職不敢忽　矣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秋齊侯伐夷儀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禚媚杏於衛　家氏曰齊衛伐晉次于五氏書次不書伐不與之以伐也晉德既衰中夏莫與主盟春秋固幸齊桓子孫猶克自振庶幾託以攘夷之事今為後其所先伐晉次于五氏又伐晉次于垂葭肥晉國之衆而欲掩有其霸業霸業在我而不在晉也是故不書

伐而書次非以諸侯不當叛晉即齊而重於紀晉也叛華即夷是之謂叛去晉即齊奚其為叛晉自平公舉中國霸權而遜之夷楚春秋固已無望於晉今晉益不競諸侯各擇所從從齊不猶愈於從楚乎使景公能修桓公之業攘夷尊周救災恤患惟義是與則中國所賴春秋方與之安得譏之惟不能此故自是至再皆次譏之也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正月及齊平

謝氏曰前此魯數侵齊齊數伐魯至孔子為相與齊釋怨相平而齊受之故魯及齊平暨齊平者彼欲平而我與之平也及齊平者我欲平而彼從我平也孔子之相魯也以德親懷隣國講信修睦而二國於此平焉能循其道則雖天下之大可得而平也豈獨一齊國哉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

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

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　謝氏曰魯自昭公失位魯君不會諸侯久矣孔子之相魯也數月之間平兩國之爭定公出會諸侯安國尊君撥亂反正於是乎在矣惜乎聖人之不久用於魯也高郵孫氏曰魯公之會能使大國為之誅畏義而反其侵地未有盛於夾谷之會者然孔子書之與異時會盟等爾無異文為蓋孔子之意以謂治國有道而交隣有義苟治道之不至而奔走盟會以徼幸於言語之間亦不足尚也故夾谷之會為魯至榮之舉而春秋以例書之猶有譏焉孔子之道如何也胡氏曰仲尼一言威重於三軍亦順於理而已矣故天下莫大於理而強衆不與焉

晉趙鞅帥師圍衛

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邯鄲午於寒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熸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人於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啓門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啓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于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　家氏曰七年衛始叛晉為沙之盟晉士鞅侵鄭遂侵衛衛侯復欲與晉為盟趙鞅不善撫納乃使賤者盟以辱之衛侯怒遂絕晉而卽齊九年偕齊侯為五氏之次伐晉夷儀圍晉恥也晉不能治齊而圍衛以報愈貽誚於諸侯而叛者自是益衆矣許氏曰使晉有以報齊則衛可無用兵而服也今圍衛而不能服則徒足以堅齊之從而已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程子曰齊服義而來歸之故書來歸公羊氏曰齊人曷為來歸鄆讙龜陰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為是來歸之胡氏曰前此嘗歸濟西田矣後此嘗歸讙及闡矣而此獨書來歸何也曰歸者魯請而得之也曰來歸者齊人心服而歸之也桓公以義責楚而楚人求盟夫子以禮責齊而齊人歸地皆書曰來序績也春秋夫子之筆削自序其績可乎聖人會人物於一身通古今於一息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而亦嫌之有高氏曰孔子夾谷之事人可能也而使大國失守悔過效順所不可能也此修誠之至崇德之素感于其人之天譬如干羽格有苗非任智者

所能測也揚子曰孔子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惜乎魯不能終用之家氏曰春秋書歸疆見之書法者前後每不同齊人歸我濟西田也取汶陽田也取邾田自漷水也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也齊人歸讙及闡也經凡五見取汶陽取漷水歸疆也書取不書歸以其伏大國而得歸是故書取歸濟西歸讙及闡歸疆也言歸不言來歸以其請之而後得非彼自以歸也惟鄆讙龜陰之歸書齊人來歸言齊人自以故疆來歸非假兵力智計而得之是之謂自歸視其他歸疆有不得同也烏乎聖人道化所感強暴為之革心有莫知其然而然者左傳所載茲無還之對陋矣雖然聖道功用豈止若是而已哉故必有允舜湯武之君而後能用皐稷伊呂之佐周室既衰諸侯皆庸夫妄人僕喬於強悍不軌之卿族是豈聖人行道之時而功化因事而見者惟夾谷之會與魯疆之歸耳學者讀春秋至是可以信聖人之道不為空言儒者之學非無實用特患乎充拓有所未至耳夫豈申韓鞅斯以刑名法術劫制天下強人以必從而為治之效者哉劉氏意林曰天下之事常服於順而違於逆逆之必歸於敗也猶順之必取於勝也中賢猶足以自

持況聖人乎不動而至不言而信不疾而速此之謂也故必先自勝也而後可以勝人必先自治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不自勝而務勝人不自治而務治人皆逆之類也故齊雖強以其逆而失魯雖弱以其順而得得失非強弱也在道而已陳氏曰齊強於天下於是顧歸田則以孔子相夾谷之會也謂春秋之諸侯不足用為善者是不即人心者之論也故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為馬正使公若為郈宰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曰吾以劍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偽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公若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惟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

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為之宣言於郈中曰侯犯將以郈易于齊齊人將遷郈民衆兇懼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郈也而得紓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駟赤先如宿侯犯殿每出一門郈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

誅之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　胡氏曰郈叔孫氏邑也侯犯以郈叛不書于策書圍郈則叛可知矣再書二卿帥師圍郈則彊亦可知矣天子失道征伐自諸侯出而後大夫強諸侯失道征伐自大夫出而後家臣強其逆彌甚則其失彌速故自諸侯自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三家專魯為日既久至是家臣爭叛亦其理宜矣春秋制法本忠恕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故所惡於上不以使下所惡於下不以事上二三子知循公室以自張而不知家隸之擬其後也師氏曰向使魯君上知有天子而不蔑視周室則三家無僭叛魯公向使三家知有國君而不侵侮魯公則其家臣亦何由叛叔孫是所謂以身教者從而出乎爾者未有不反乎爾者矣可不戒哉可不慎哉高氏曰二卿帥師圍郈而不服卒用反間以出叛人而后國安於此見孔子雖未去司寇已弗用矣

宋樂大心出奔曹

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僞

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子明謂桐門右師出曰吾猶衰絰而子擊鐘何也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絰而生子余何故舍鐘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

宋公子地出奔陳

宋公子地嬖遽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

雖亦有媿焉子爲君札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爲之請弗聽辰曰是我迋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家氏曰春秋每於一國之事而再三書者深致意焉耳自此兩年間書宋事凡五見而大夫公子母弟奔者三罪皆累於上此春秋所以責景公也樂大心宋之舊臣本無大罪樂溷譖焉宋景不察而遽逐之以豎子之讒而逐一大夫罪累上一也公子地有馬公取之以與嬖臣向魋地怒抶魋公怒地奔以嬖臣之故翦其公族罪累上二也公弟辰母弟也爲地

請留而公不許辰怒率仲佗石彄俱奔其意亦欲君之留之而公復不爲止以嬖臣而奔母弟罪累上三也奔者固皆有罪而宋景所以待其大夫公族母弟者抑亦甚矣君人者人倫風化之所自出已居其厚猶恐其薄居其薄無所往而薄宋公以嬖臣豎子之故使其母弟公族一朝俱奔考其事過皆在公是故春秋始終備書之不加貶斥而義自見矣至於辰與地之本罪則於下文見之皆以叛書

冬齊侯衛侯鄭游遬會于安甫

家氏曰前此齊與鄭衛盟于鹹盟于沙矣今而三國復共爲此會無所憚於晉矣前此魯受命於晉而以兵加衛今而受盟夾谷棄晉不復顧矣然而諸侯雖散於晉而不能翕然並合於齊晉雖衰而齊亦卒不能霸無人焉耳若其有人率諸侯奬王室救災恤患爲桓公之所爲是亦桓公而已矣惜哉有其機而無其志

叔孫州仇如齊

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爲寡

君賜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胡氏曰其弟云者罪宋公以嬖魋故而失二弟無親親之恩暨云者罪辰以兄故帥其大夫出奔無尊君之義夫暨者不得已之辭又以見仲佗石彄見脅於辰不能自立無大臣之節也

新安後學鄭玉纂集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為宋患寵向魋故也　胡氏曰出奔陳則稱暨入于蕭以叛則稱及及非不得已之辭得已而不已者也夫事君者可貴可賤可殺而不可使為

亂令不得已而輕於去國猶之可也得已不已而果於叛君則無首從之別其罪一施之故不稱暨而稱及四卿在蕭以叛而大心自曹從之其叛可知矣故不書叛而曰入于蕭入逆辭也書自陳自曹者結隣國以入叛陳與曹之罪亦著矣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

始叛晉也　家氏曰自文公之霸魯事晉惟其常中間雖卽楚卽齊而不敢顯然與晉絕去年及齊平今又及鄭平既背晉不得不樹黨自以固為耳許氏曰夫晉之為晉自若也定亦未有他悪而諸侯離心者政在多門貨賄讒慝汩昏其間則無以令天下極於執樂祁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張氏曰墮毀也毀其所恃以為固者所以制陪臣抑私家而復强幹弱枝之勢也仲由之舉此議盖因南蒯侯犯之叛而為三家忠謀使强臣不敢恃强以叛君陪臣不敢負固以跋扈而上下皆順然侯犯南蒯皆以叛為季氏叔氏之害故費郈皆墮獨公歛處父方恃强以敵陽虎而孟氏用之故二邑雖墮而成獨

不服雖定公圍之而卒不克也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克郊　高氏曰諸侯同叛晉而齊不能一之衛之伐曹亦自適己事而已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　家氏曰始城費城郈强挾

所以抗其君今墮郈墮費强族所以自去其疾盡費郈有叛者故二氏以君命而墮之而成之守者猶事孟氏而不替故孟氏猶不受命劉氏意林曰諸侯僭天子而大夫强大夫執國命而陪臣叛事勢則然矣不務以所望乎下者事上則奚由順哉譬之伐木不自其根必復滋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源與根無他在己而已矣故師行邦域之中而書之若異國然此孔子所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内之意也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十有一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孫氏曰天子有天下諸侯有一國天下有逆命不服者則天子命諸侯伐之一國之邑有背叛不從則諸侯命其臣民伐之故天子無伐其諸侯諸侯無討於其邑春秋之時天下無王而諸侯逆命者衆故有王而伐鄭者陪臣擅命而權在私家諸侯不得爲政故有公而圍成者成魯邑而書圍之書曰公圍成以見諸侯之失道也　愚按三都之墮先儒多以爲夫子與聞其事愚獨以爲不然蓋夫子相定公爲夾谷之會以禮服齊齊人憂孔子用於魯王道將復行於天下而齊之所爲無所容於世矣於是歸女樂實欲沮孔子之爲政而孔子遂行所謂行乎季孫三月不違者夫子仕魯得時行道不及百日其行事之可見者夾谷一會而已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至再而不克此時孔子已不得用十二年仲由爲季氏宰於是始墮三都計

孔子已不在魯矣議者謂傳稱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以爲證愚疑仲尼本仲由字傳寫之誤爾蓋仲由將墮三都故在公側目擊其事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非必仲尼也按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曰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詳味夫子是言豈墮郈墮費云乎哉公親圍成云乎哉聖人所爲有大過人者必如夾谷之會齊人自服侵疆自歸何墮二氏之邑師公之親圍乎學者宜深考爲不可拘於傳記之說遂惑之而不辨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郥氏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　家氏曰齊衛次于五氏次于垂葭傳皆以為伐晉春秋惟書次而不書伐不與其伐也非謂晉不可伐也晉既失霸則凡中國諸侯能舉方伯連帥之事者皆可以修明霸業號名天下初不必求之於晉也為景公者當請命于周而徧告于諸侯之國曰晉比歲多故夏盟無主諸侯強吞弱小併大弗問臣逆君

下陵上弗䘏夷狄威同盟之國視非已責弗救諸夏罔內所伊憑吾承王命將振夷遏亂以修方伯連帥之職辭直而義壯孰不我從乃今日會某明日盟某又明日次于某其末也僕恚力以救晉大夫之叛者愈行而愈陋欲以圖霸豈不難哉

夏築蛇淵囿

高氏曰魯政不修而非時勤民築囿志不及國矣且囿戒弗克歸而力與何振之有又況魯國之囿一而已矣成築鹿囿昭築郎囿定築蛇淵囿何囿之多也大荒于此諸

衛公孫彄帥師伐曹

高氏曰衛比伐曹者曹不叛晉故也靈公志在軍旅之事不知以礼為國故亟戰如此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為邯鄲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

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為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　胡氏曰趙鞅之入拒范中行也而直書曰叛何也人臣專土與君為市則是基弒之階堅冰之戒豈無以有已之義乎後世大臣有困於讒間遷延居外不敢擇兵卒以憂死者亦未明人臣之義故爾故直書入于晉陽以叛入者不順

之辭叛者不赦之罪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范皐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為亂於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文子欲以為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皐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唯伐君為不可民弗

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　胡氏曰晉主夏盟威服天下及大夫專政賄賂公行內外離析示威平丘而齊叛辭請召陵而蔡叛盟于沙鹹而鄭叛次于五氏而衛叛涖于鄟會于夾谷歃于黃而魯叛諸侯叛于外大夫叛于內故奔于晉陽而趙鞅叛入于朝歌而荀寅士吉射叛以晉國之大天下莫強焉邦分崩而不能守也春秋於晉事或畧而不序或賤而稱人或書侵以陋之責亦備矣至是三卿內叛直書于策見其效也故臧哀伯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晉卿始禍緣衛貢也樂祁見執獻楊楯也蔡侯從吳荀寅貨也昭公弗納范鞅賂也而晉室自是不復能主盟矣故為國以義不以利春秋之大法在為見諸行事亦可謂深切著明矣

晉趙鞅歸于晉
韓魏以趙氏為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十四年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為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

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為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于廟　蘇氏曰鞅寅吉射之叛其罪均也鞅以有勳故得復寅吉射以無援故終叛春秋無所與也胡氏曰叛逆人臣之大惡始禍晉國之戮書既不能致辟于鞅奉行天討以警亂臣又亢不衷徇韓魏之

請而許之後無政刑矣其能國乎陳氏曰歸易辭也晉無人之辭也此韓趙魏分晉之本也叛臣至於書歸則佚賊不足錄矣家氏曰人臣不忌其君未有不終於為亂者也晉大夫不忌其君為日久矣衛孫林父逐君晉大夫從而羽翼之魯季氏逐君晉大夫又從而羽翼之羽翼他人之亂臣者皆有欲為亂之心也而其君冥然無所悟一聽其所為至是而三卿佚叛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趙鞅專殺荀寅士吉射擅興其罪不同所以不忌其君則同也鞅挾晉陽之甲將以內向此叛也寅吉射據朝歌外交齊狄以抗其

君亦叛也鞅之交在內故不旋踵而得入寅吉射之交在外故事危而難成春秋於入晉陽入朝歌皆以叛書惟其公也智躒韓不信魏曼多黨趙鞅為之請復惡寅吉射攻而去之各私其私也春秋先書鞅叛繼書鞅歸言已叛之人非所得歸而歸也非謂鞅無罪而歸之於晉也

薛弒其君比

胡氏曰稱國以弒者當國大臣之罪也孫復以為舉國之衆皆可誅非矣三晉有國率天下君皆可誅刀鋸不亦濫乎穎川常秩曰孫復之於春秋動輒有罪蓋商鞅之法耳棄灰於道者有誅步過六尺者有罰其不即人心遠矣　愚按稱國以弒其義有二晉弒其君州蒲歸罪遺弒之君也吳弒其君僚歸罪當國大臣也薛比之弒三傳不載其事莫詳其故不敢妄為之說要之亦不出此二者之例姑闕以俟知者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十三年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

下同之戍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戍以其富也公叔戍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戍將為亂至是衛侯逐公孫戍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戍來奔　家氏曰靈公不君南子不婦比而為惡亦既稔矣公叔戍以宗國之老起而正之乃戍之所得為非戍之所能為也人臣欲正其君者必先自正其身其身既正而後可以格君心之非而措之於善今戍也恃富而驕素無國中之譽乃欲以正君自任事不濟而速禍宜也春秋書三大夫之奔所

以著衛亂之所從始胡氏曰趙陽北宮結皆戌黨也故亦出奔而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喪其大臣之罪著矣夫富者怨之府也使戌積而能散以財發身不為會人之所惡於以保其爵位庶幾乎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　家氏曰楚為中國患百有餘年至是始戢諸侯無從楚者頓本楚之與國嘗與夏盟召陵之會頓子在焉去夷而即華正也陳以盛德之後當夷楚既衰猶北而從之不釋是亦夷而已矣春秋書楚結陳佗連兵滅國誅楚而罪陳也啖氏曰凡書滅又書以歸及名者既責其不死位又責其無興復之志也

夏衛北宮結來奔

公叔戌之故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

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檇李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屨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哀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

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三月越及吳平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逢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

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脩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脩舊怨也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

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胡氏曰書敗者詐戰也定公五年於越入吳至是敗吳子檇李會黃池之歲越又入吳悉書于史以其告也哀之元年吳子敗越棲句踐於會稽之上豈獨不告而史冊不書疑仲尼削之也然則夫差之戰復父讎也非報怨也春秋削而不書以為常事其旨微矣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至自會

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間謀救范中行氏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于朝歌　張氏曰齊景公欲求霸誅晉之亂臣以正其國可也三國之君同為范中行而會以助不衷可乎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范氏故也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于潞獲籍秦高彊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　許氏曰齊宋魯衛崇奬亂逆謀動干戈大義亡矣　愚按晉國天下莫強焉且世主夏盟至其衰弱諸侯猶所畏憚也故齊景圖霸睥睨逡巡而不敢進今晉國內亂三卿俱叛使齊景能因其時誅其叛逆以正君臣之分則晉猶且賴之況他國之諸侯乎一舉而霸業成矣顧其乃背其君而助其臣舍其順而從其逆此夷狄禽獸之行也豈可以主盟諸侯哉宜其死之日民

無德而𢹂也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公羊氏曰脤者何俎實也腥曰脤熟曰膰杜氏曰石尚天子之士石氏尚名泰山孫氏曰天子祭社稷宗廟有與諸侯共福之理此謂助祭諸侯也魯未嘗助祭天王使石尚來歸脤非禮也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衛公孟彄出奔鄭
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大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大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

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孟彄出奔鄭自鄭奔齊大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大子則禍余大子無道使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為以紓余死　劉氏權衡曰蒯聵雖不善謀安有此事哉且殺夫人蒯聵獨得全乎彼所羞者以夫人名惡也如殺其母為惡愈大反不知可羞乎蓋蒯聵聞野人之歌其心慚焉則出謂夫人夫人惡其斥己之淫則啼而走言太子將殺余以誣之靈公惑於南子所言必聽從故外則召宋朝而內則逐公叔戍趙陽彼不耻名宋朝固亦不難於逐蒯聵矣此其真也不當如左氏所記又蒯聵出乃奔宋宋南子家也蒯聵負殺南子之名而又走入其家使真有其事者敢乎哉此亦一證也常山劉氏曰蒯聵出奔春秋不去其世子者衛侯之罪也南子之惡亦已甚矣其欲去世子之意亦已明矣如家姜亂魯驪姬亂晉若此比者不鮮矣而靈公聽南子之譖謂蒯聵欲弑其母不能為辨明以致其出奔豈非靈公之罪乎張氏曰劉氏之說發明蒯聵不敢弑

其母當合劉質夫辭觀之自古讒婦之誣其子多矣故考二劉之言足以知左氏所記乃南子之讒言而非當時之實錄也　愚按蒯聵無弑母之事二劉辨之詳矣或者猶有疑於戲陽速之言謂此為當時明證殊不知讒諂面諛之人苟欲阿附其上則亦何所不至速聞夫人之啼知其欲歸罪於大子即為同謀之說迎合夫人之意誣大子以證其事之為實此姦人憸險之所為世常有之而人不之覺也大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予正謂其誣己也此等之言何足信哉家氏曰自入春秋衛國再亂始以宣公納伋妻終以

靈公溺南氏綱淪法斁內憂外患相乘而起以是知一身一家一國理亂脉絡相為流通聖賢六經所以垂戒貽非虛語春秋先書三大夫之奔至是遂書太子逐衛亂已成而靈公猶不悟其後子據國而拒其父臣稱兵以伐其君大亂幾亡可不懼哉可不戒哉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

高郵孫氏曰春秋田狩之事公行之者必書公公觀魚于棠公狩于郎是也而蒐田見於經皆不曰公於是比蒲之蒐未還而邾子來會公足知蒐者公也然而不曰公者政在三桓非公自出也棠魚郎狩遠地可譏而隱桓之時政猶自出無三桓之專故也故皆曰公自昭之紅蒐政在三桓久矣蒐田之札雖公自行而政之所出實由三桓也故皆曰大蒐而不曰公為所以見公之不得為政而大夫專國之罪也

城莒父及霄

謝氏曰邾與費患其固而墮之莒父及霄患其不固而城之苟惟弗擇忠良而畀之以邑則二邑雖固適足以為叛人之資而已杜氏曰此年無冬史闕文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　家氏曰邾魯不相為下有自來矣今中國無霸諸侯擅兵魯之強家且將不利於邾故邾子以去年來會為未成禮復此來朝未幾奔魯之喪其卑屈抑亦甚矣而哀二年季氏卒興師竟其國春秋備書之責魯也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公羊氏曰不言其所食慢也穀梁氏曰不敬莫大焉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　胡氏曰滅人之國其罪大矣然胡子豹乘楚之約盡俘其邑之近胡者所謂國必自滅而後人滅之非滅之者獨有罪也國君造命不可委命者既以為有命而貪生忍辱不死于社稷則是不知命矣書以歸罪豹之不能死于位也

夏五月辛亥郊
謝氏曰著其失時也
壬申公薨于高寢
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而言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高氏曰定公立十五年豈不欲政自己出推不外奪乎而卒不能者以其愚蔽故季氏立之爾夫季氏藉祖父之勢僭有民柄一旦制在陽虎僅而脱禍公不能乘其衰微專任聖賢以自固則公之愚蔽可知矣是時季孫創艾禍難勉用孔子而齊人來歸其侵疆則公與季氏豈不知聖賢之可以安國而取

崇耶卒之齊人歸女樂君臣共觀之遂廢朝事而孔子行蓋公之愚蔽如此
鄭罕達帥師伐宋齊侯衛侯次于渠蒢
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齊侯衛侯次于蘧挐謀救宋也　師氏曰經凡書次譏其緩不及事也然雖有不及事而尚可為聲援者如次于聶北救邢之類邢猶倚之危而不亡是以録其功書救若夫名為救而勢力危弱不足以為聲援徒勞民動衆以次于無用之地則今齊衛二侯是也欲救宋也既無救宋之實又無救宋之聲在宋則不知其援在鄭則不知所畏徒見其次于渠蒢而已書之者譏其無謂而徒勞也家氏曰齊桓伐楚次陘當伐而伐當次而次景不足知此
邾子來奔喪
公羊氏曰奔喪非禮也高郵孫氏曰禮天王崩諸侯近者奔喪遠者會葬魯諸侯邾滕列國而奔喪會葬如天王之禮春秋一切書之用見魯之強而邾滕之弱其失禮僭禮有如此者常山劉氏曰當周之衰天子崩葬諸侯皆無奔喪會葬之事而邾滕反行於強大之國非禮明矣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高郵孫氏曰姒氏定公之妾哀公之母禮妾母不稱夫人不書卒葬而春秋之時稍稍僭之故妾母稱夫人書卒葬同於小君而孔子皆書之以懲其僭是時哀公即位未逾年而其母未敢僭夫人之號故卒不稱夫人而書氏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杜氏曰諸侯會葬非禮也大東萊呂氏曰邾子來奔喪畏魯甚也滕差遠而大於邾故但來會葬此學以

強弱利害為國者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葬定公雨不克襄事　穀梁氏曰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乃急辭也不足乎日之辭也謝氏曰古者日旦而葬日中而虞日旦而葬欲之至也日中而虞哀之至也高氏曰日下昃則失虞之時甚矣君子之於親不忍一日而離也故葬曰虞者所以寧親也乃者難乎而之辭乃充葬者所以重孝子之情也

辛巳葬定姒

高氏曰春秋自成風後妾母皆僭稱夫人識不正也此不稱小君以子未成君故母亦未成夫人家氏曰定姒得書卒葬明其為君母也不書夫人小君著其為妾母也春秋於魯之妾母著義甚精雖不削其夫人之號亦未嘗輕與之以夫人之名特傳者求之未精耳

冬城漆

某氏曰漆非魯邑邾庶其以之來奔者魯受之於叛人而又勞民以城之所謂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

春秋經傳闕疑卷之四十二

春秋經傳闕疑卷之四十三

新安後學鄭玉纂集

哀公

公名蔣定公之子敬王二十八年即位諡法恭仁短折曰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許男圍蔡

報柏舉也里而栽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蔡於是乎請遷于吳　胡氏曰男女以辨則是降也疆于江汝則是遷其國也而獨書圍蔡何也蔡嘗以吳師入郢昭王奔隨毀宗廟徙平王之墓矣至是楚國復寧即師圍蔡降其衆遷其國而春秋書之略者見蔡宜得報而楚子復讎之事可恕也聖人本無怨而怨出於不忍故議讎之重輕有至於不與共戴天者今楚人禍及宗廟辱逮父母若包羞恥而不能一洒之則不可以有立而天理滅矣故特書圍蔡而稱爵恕楚之罪辭也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胡氏曰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志不敬也夏四月郊書

不時也四卜非礼也五卜強也全曰全傷曰牛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

秋齊侯衛侯伐晉

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齊侯衛侯會于乹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

冬十一月晉趙鞅伐朝歌　許氏曰霸主奉王命以正天下而諸侯至於合從以伐之春秋書以著中國之無霸也王道既盡霸統復亡春秋之變至是窮矣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謝氏曰邾子來會朝來奔喪猶不免難以魯之所欲者邾之土地也書伐邾著魯之不道也薛氏曰邾子不自為國非礼以朝強大未見其和寔輕之道也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春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　謝氏曰以邾微國而三卿帥師伐之以田故也邾人入田以求免難故取漷東沂西田書取罪其不義也書漷東沂西譏邾之分地也取漷東猶未足於是又取沂西書及沂西罪其無厭也胡氏曰三人伐邾曷為二人盟　者各盟其所得也臭強乎季孫何獨無得季氏四分公室有其二昭公伐意如叔孫救意如而昭公孫陽虎囚桓子孟孫氏救桓子而陽虎奔今得邾田盖季孫氏以歸二家而不取也高氏曰三卿伐而二卿盟者季氏臨之叔仲歃之是季氏之汰也自謂猶君矣其卑邾亦甚矣家氏曰三家俱出而二氏獨盟見仲叔欲盟而罷兵季氏祐終朝滅邾乃已春秋書之所以誅也七年入邾大夫不欲季氏遂衆以行於斯盟見之矣　愚按必合三說觀之方是

以盡三人伐二人盟之義盖季氏志在滅邾而得其土地二田不足以充其所欲故以田與叔仲已無所取使二氏自與邾盟已但臨之而已季氏所以不與邾盟者一則不屑與之盟以示其汰二則包藏禍心終欲遂其入邾之志而未肯與之盟也比事以觀斯可見矣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初衛侯游于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祗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

郢為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世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大子絻八人衰絰偽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　㯿鄉呂氏曰使蒯聵欲殺夫人則是以子而殺母也以子而殺其母則父子之義絕矣出奔不復乃理之宜及其納于戚聖人不應以衛世子書之聖人書之以衛世子則是蒯聵世子之位未絕也蒯聵世子之位未絕則知其必無欲殺母之事矣按春秋書世子者三鄭世子忽蔡世子有衛世子蒯聵三者所書一同突雖立而忽之位終未絕也楚雖滅其父而有之位終未絕也輒雖立而蒯聵之位終未絕也觀聖人所書之旨則蒯聵之名不可掩陳氏曰于戚內弗受也輒拒父也後十二年而蒯聵自戚入于衛衛侯輒來奔則是輒拒父也世子正也屬辭比事為世不可掩矣謝氏曰蒯聵以親則父也以位則世子也以義則未絕於國也為衛國計者使輒先以君命即位次以父恩遜位輒既受位而後辭

則上不違先君顧屬之命下不傷父母先後之倫衛之大事兩順而不逆矣夫此道至使輒以子拒父而趙鞅有納世子之師故蒯聵納稱世子以責衛之臣子也　愚按夫子至此猶書蒯聵為世子蒯聵無弒母之事明矣所謂世子者以其承之於君父而世有其國者也豈有自弒母之罪而可世有其國得弒母之名而可謂之子乎今以論語考之冉有謂夫子為衛君子貢問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也子貢謂冉有曰夫子不為也盖伯夷叔齊以兄弟而讓國衛輒蒯聵以父子而爭位夫子既以夷齊為賢則不為衛輒矣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夫子於蒯聵兩書世子豈即所謂正名哉夫輒以子拒父故名不正言不順而事不成使輒能用夫子則夫子必使輒退居臣子之位迎其父而立之則名正言順而事成矣以此二節觀之蒯聵未嘗見絕於衛輒乃據衛以絕其父爾向使靈公之死有能明蒯聵之無罪復其位而立之則衛國之事定矣而南子在內終惡蒯聵遂欲立公子郢而郢又讓輒遂致衛國大亂然則無父無君者輒之罪也非蒯聵之罪也是不可不辨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
敗績
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吉射逆之趙鞅禦
之粟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
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
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
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簡子誓曰范
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
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爲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
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

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隷
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
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甲
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爲右登鐵上望見鄭
師衆大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太子綏而乘之曰
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万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
乘死於牖下群子勉之死不在寇繁羽御趙羅宋勇
爲右羅无勇麇之吏詰之御對曰痁作而伏衛大子
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
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

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絶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
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人擊
簡子中肩斃于車中獲其蠭旗大子救之以戈鄭師
北獲温大夫趙羅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
車趙孟喜曰可矣傅傁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
也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尨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
請殺之趙孟曰爲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
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蠭旗於子姚之幕下獻
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
趙孟曰國無小既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

今日我上也大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
上也郵良曰我兩靷將絶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
而乘材兩靷皆絶三年劉氏范氏世爲婚姻萇弘事
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爲討六月癸卯周人殺
萇弘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荀寅伐其郭
使其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癸丑奔邯鄲十一月
趙鞅殺士皐夷惡范氏也四年秋七月齊陳乞弦施
衛甯跪救范氏庚午圍五鹿九月趙鞅圍邯鄲冬十
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十二月弦施逆
之遂墮臨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鄗逆時陰人盂壺口

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為柏人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僭之遂死於柏人　高氏曰晉人輸范氏粟鄭罕達逆之晉趙鞅過鄭于鐵而興之戰故書晉及而不書伐特以兩國之卿自帥師共戰為文臨江劉氏曰戰而言及之者主之者也猶曰趙鞅為志乎此戰云耳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冬蔡遷于州來　胡氏曰楚既降蔡使彊于江汝蔡人聽命而遂師矣復倍楚請遷于吳而又自悔也其謀之不臧甚矣夫遷國大事也盤庚五遷利害甚明衆猶胥怨不適有居至于丁寧反復播告之修而後定也今蔡介于吳楚二大國之間倍楚誑吳及其事急又委罪於執政其誰之咎也故經以自遷為文而殺公子駟削書大夫而稱國言君與用事大臣擅殺之也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齊衛圍戚求援於中山　穀梁氏曰此衛事也其先國夏何也子不圍父也不繫戚於衛者子不有父也高郵孫氏曰欲圍戚者衛也而主兵以齊盡聖人之意以蒯聵為世子而衛輒拒之以子拒父而又圍之其罪不待誅絕而可見也齊大國又世盟主諸侯不道父子爭國明大義以正之可也乃助其子以圍其父推之主兵所以深罪之也高氏曰先儒或以輒之拒父為尊祖以齊國夏衛石曼姑之圍戚為霸討嗚呼起後世亂人倫賊父子之教者盡此言也且蒯聵不過以疑似之迹奔逃于外以待父之察耳父子之恩未絕也輒為蒯聵之子豈不知之況人子之事親當致之於無過之地今見蒯聵出奔在外而遂以其父為罪人則輒之為人子已不免乎罪矣況又據國而拒其父乎昔孟子論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叟殺人則如之何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弃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欣然樂而忘天下輒之為人子能致其親於無過之地若此可也今反以己之大夫會外大夫帥師以圍其

父則君之義父子之恩皆自此絕矣夫更姑以臣圍君為子圍父逆亂人倫莫甚於此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許氏曰觀乎蒯聵之亂則齊之景不霸可知矣晉以君臣稱兵而齊為臣伐君衛以父子爭國而晉助子圍父以是令於諸侯君子是以知齊之將亂也

愚按蒯聵既無弑母之事輙固當明其父之無罪逆而立之使蒯聵而當有弑母之事輙亦只當致國於公子之賢者以身從其父可也豈有據國而拒其父者乎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於是乎去表之槀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

公羊氏曰何以書記災也胡氏曰不言及等也高郵孫氏曰桓宮者哀公之十世祖也僖公者哀公之七世祖曰諸侯五廟而十世之廟猶存蓋非禮矣劉氏曰桓僖久矣其宮何以存不毀也曷為不毀三家者出於桓立於僖以是為悅者也謝氏曰桓宮僖宮當毀不毀而天災及之此天人之際其應甚於影響者也故逆則災生順則福至天人之常理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謝氏曰會土田以致魁城邊邑以備難故比年凡四

城許氏曰所城近敵故帥師為地震廟災變異弗畜而取田城邑兵役相繼可謂不畏天命矣此魯之季世也

宋樂髡帥師伐曹

高氏曰曹本屬宋既而叛之夫曹不量力而奸強國不脩德而畜大功則適足以取亡而已矣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

其國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名正常正常不反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杜

杜氏曰獵公子駟之黨胡氏曰放公孫獵書大夫而稱人言國亂無政衆人擅放之也駟與獵其以請遷于吳為非者乎而委之罪以說誰歟後有盡忠而與謀其國者哉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謙氏曰魯其地盟其君句繹之血未乾而又帥師圍邾魯國之罪也來會來朝來奔畏猶不免伐取漷沂田受繹盟猶不免國小固困於水火甚矣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盗殺蔡侯申

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鍇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鍇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鍇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

杜氏曰按宣十七年蔡侯申卒是文侯也今昭侯是其玄孫不容與高祖同名未詳何者誤高郵孫氏曰春秋弑君有稱國者有稱人者有稱名者未有書盗者書盗不知其來且何國也其君見弑而不知弑者之名是以曰盗爾不曰蔡盗而但曰盗為是明不知其弑者之名也師氏曰蔡侯為一國之君而一旦為盗所殺則蔡侯所為固可知矣為蔡之臣而立乎蔡之本朝者莫能得盗之主名則臣子之罪可逃於筆削之閒乎國君被殺不曰弑者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然後謂之弑今此既不知道為誰則盗或出於異邦之人未可必也故不以弑歸之臣子爲泰山孫氏曰盗者微賤之稱其曰盗殺蔡侯申責蔡臣子不能拒

難陳氏曰弑稱國則凡在官者無人也稱盗則凡在官者無人也謝氏曰以國君之尊而盗起殺之朝無屏衛國無政刑可知也刑人與盗皆人倫所不齒也朝無屏衛國無政刑則盗與刑人出焉至尊俄斃其可不戒耶

蔡公孫辰出奔吳

陳氏曰書公薨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則夫人慶父與聞乎弑矣書盗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則辰與聞乎弑矣師氏曰蔡侯被弑之後而公孫辰出奔其迹良可疑也非斯人弑君則亦必弑

君之黨耳意其國人疑之辰不自安是以出奔而免討也書辰之族而去其官則辰之不臣亦暴見矣

愚按春秋書辰奔于蔡侯被殺之下非辰與聞乎弑則必事有相連者辰執則罪人可得矣今辰出奔而殺蔡侯者遂不得主名是以蔡為逆賊也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高氏曰天下無霸強得凌弱故宋得以執國君而無忌也執非其罪所以稱人

冬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愚按蔡侯之死傳指公孫翩逐而射之則是臣弑其君矣宜書曰蔡公孫翩弑其君申而經書曰盜殺蔡侯申則殺蔡侯者非公孫翩也又云文之鍇殺翩則宜以討賊之辭書曰蔡人殺公孫翩而經不書殺公孫翩則翩非賊也至謂殺翩逐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霍既以辰姓霍皆為翩之黨而或逐或殺用刑不同何也彖傳謂逐辰而殺姓霍同在一時共連一事而經書辰之奔在殺蔡侯之下與殺蔡侯之事若有相連而書姓霍之殺在葬秦惠公宋人執小邾子之後與殺蔡侯之事若無相涉則是逐與殺各在一時而不一事也　愚謂姓霍之殺自以別事春秋書之特著蔡擅殺大夫之罪耳使同賊黨而誅之安得復存其官而謂之大夫也况且弑君大惡也討賊大刑也聖人隱大惡之名緩大刑之討釋其首惡不坐而獨歸獄於其黨吾知其無是也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眅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於繒關曰吳將泝江入郢將奔命焉為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單浮餘圍蠻

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和右師軍于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為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　公羊氏曰執戎蠻子赤歸于楚辟伯晉而京師楚也家氏曰諸侯有罪執而歸于王書執其侯歸于京師霸主不敢專

其威福是以歸之于王所以尊京師也戎蠻雖遁于楚亦嘗服屬諸夏昭十六年楚衆其亂誘其君而殺之楚實無道戎之叛之宜也於是自挨歸晉晉人倘畏楚之威強拒而弗納可也聽其去而適他國亦可也乃詐而執之以歸于楚執人而歸之夷狄是以事京師者而事夷狄晉之罪大矣謝氏曰不歸于京師而歸于楚是以楚為郛國主而歸之也晉侯書人貶之也書歸于楚罪其背王室而臣夷狄也胡氏曰晉主夏盟為日久矣不競至此春秋所惡

城西郛

高氏曰城西之一面以備晉也謝氏曰魯城西郛取畢之遺也

六月辛丑亳社災

蘇氏曰亳社商社也周之滅商也以其社賜諸侯所謂亡國之社也亡國之社必屋故災也高氏曰周自克商之後凡封建諸侯皆使立亳社顏師古曰存其社者欲使人君常思敬慎懼危亡也董仲舒劉向亦云亡國之社所以示戒也閔二年傳曰間于二社為公室輔社預謂二社者周社亳社之兩間朝廷執政所在也程子曰觀書亦須要知得隨文害義如書曰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既處湯為聖人聖人不容有妄舉若湯始欲遷社衆議以為不可而不遷是湯先有妄舉也不可者湯不可之也湯以為國既亡則社自當遷以為遷之不若不遷之為愈故但屋之屋之則與遷之無以異既為亡國之社則自王城至國都皆有之使為戒也故春秋書亳社災家氏曰或曰此周之亳社災為天下記異義亦通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毗

杜氏曰備晉也

夏齊侯伐宋

高氏曰伐宋以求宋也晉侯失霸宋人窺之齊人爭之是以伐而求之得宋則霸可圖矣

晉趙鞅帥師伐衛

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為大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大子若

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疾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群公子於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

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

穀梁氏曰閏月葬齊公不正其閏也家氏曰閏月不書閏者三年之喪不計閏也今齊景之葬以閏月書豈當時計閏以為喪春秋書以識之歟

新安後學鄭玉纂集

六年春城郛瑕、

許氏曰定哀十六年間凡八城邑魯既不得事晉諸侯方爭是以高城深池務守其國以捍禍亂防虞至矣雖然使魯能修其政如治城者則天下歸之豈特重重自守而已是以識也三年以來屢書城邑以著魯無德政勞民如此後雖城邑不復志矣　愚按郛瑕公羊以為邾邑然魯人既無入瑕之事又無取瑕之文忽有城瑕之舉且不帥師徒竟成是役疑只魯邑而旬城之非強城邾邑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治范氏之亂也　高氏曰鮮虞納荀寅于栢人故趙鞅伐之

吳伐陳

復脩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　高氏曰陳楚與也吳之入楚召陳侯不至吳人怨之今伐陳者修先君之怨也聖人惡吳人侵暴中國故狄之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齊陳乞偽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旣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弦施來奔　高氏

曰二子從君之亂命廢長立少旣又不能全其嗣君而陳乞將立陽生故先出奔師氏曰國君將薨必有受顧命之臣而齊之所任無出二子之右二子旣受命立君不終所事畏死奔於他國則齊國之難誰任其責以弭之二子之罪於此不可逃矣許氏曰親臣去則國體輕國體輕則君勢降故必奔高國而後陳乞弑君之謀得肆矣家氏曰高國從君於邪又不能以死奉荼名而奔之所以誅也然高國百年之舊族一旦為陳逐戕臣所傾高國逐而孺子死孺子死而陽生立齊國之命制於陳氏自是三弑其君國隨以亡由辨之不早辨以至此極亡齊者景公乎

叔還會吳于柤

許氏曰叔還以吳在柤故往會之始結吳好也夷狄獸心可以威強服難以衰弱御以魯政之不脩務與吳親以資其力君子志柤之會於此知魯之將有吳患矣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讎亦不如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

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群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於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

禍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
祭
齊陽生入于齊
程子曰稱齊陽生見景公廢長立少以啓亂也胡氏
曰陽生曷為不稱公子非先君之子也為人子者無
以有己則以父母之心為心者景公命荼世其國已
則奪荼而自立是自絕於先君豈復得為先君之子
也不稱公子誅不子也陽生不子則曷為繫之齊春
秋端本之書正其本則事理陽生之不子其誰使之
然也不有廢長立少以啓亂者乎故齊景問於孔子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則臣不臣父
不父則子不子以陽生繫之齊著亂之所由生也
愚按繫陽生於齊所以明國君與子之法陽生不稱
公子所以明人子事親之道使人君而知此則豈有
廢長立少以亂其國如齊景公者乎使人子而知此
則豈有弑君篡位以陷於逆如陽生者乎此春秋之
所以為教也
齊陳乞弑其君荼
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曰嘗
獻馬於季孫不入于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出

萊門而告之故闞止知之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
知反與壬也處戒之遂行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僖
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
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
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
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
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
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
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
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姒殺王甲拘江說囚王

豹于句竇之丘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
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
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群臣乎以齊國
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
容群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
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
殺諸野幕之下葬諸殳冒淳　杜氏曰弑荼者朱毛
與陽生也而書陳乞所以明乞立陽生而荼見弑則
禍由乞始也謝氏曰陽生之入陳乞召之也立陽生
遷孺子陳乞之命也由此上下易位而齊君被難於

姦凶之手矣齊國廢立之權皆出於乞故荼之禍以首惡歸陳乞高郵孫氏曰陽生入齊而陳乞弑君則是陽生與聞乎弑也不以陽生首惡者陽生之入陳乞召之荼之弑陳乞為之加陽生以弑君之罪則陳乞廢立之迹不明書陽生之入而陳乞弑君則陳乞之惡著而陽生與有罪也高氏曰乞名陽生固將君之矣陽生為君則孺子荼安所置哉春秋別嫌明微故誅陳乞非天下之至公孰能與於此家氏曰桓公之入書齊小白入于齊陽生之入亦書齊陽生入于齊然桓公之入齊無君也陽生之入齊有君也陽生

先荼之弑而入既入而後陳乞弑荼荼弑雖在陽生既入之後謀實定於陽生未入之前不與小白同也晉獻公戕其世子而立嬖妾之子其事與此畧相似荼則卓也陽生則夷吾也里克則陳乞也然夷吾不與弑而陽生實與於弑則陽生又不得與夷吾同也但弑荼立陽生乃陳乞之本謀陽生非陳乞不得入故弑君之罪專在陳乞此春秋書法輕重之權衡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鄭叛晉也　家氏曰是時諸侯無從晉者宋之侵鄭豈為晉乎宋人連歲有事於曹諸侯無救之者意鄭人與曹為援宋疾而侵之故是歲冬宋圍曹鄭救之自是宋鄭交兵互取師焉于雍丘于嵒是也春秋書宋侵鄭責宋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衛不服也　愚按衛輒以子拒父于今六年晉人不能明大義聲其罪而伐之曼多乃以衛不服之故掠其境而侵之亦可謂不知務矣晉之失霸不亦宜乎

夏公會吳于鄫

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

於諸侯苟不以礼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
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断髮文身
臝以為飾豈礼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鄫以吴為無能
為也　謝氏曰六年會吴于柤七年會吴于鄫書之
畏吴甚矣非保國之道也張氏曰比年書會吴所以
著哀公之失謀於始而遺患於後日也家氏曰吴徵
百牢魯人陳義以爭吴卒不從其於夷也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
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

不仁民保於城城保于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
曰二三子以為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
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
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
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大夫
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吴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吴
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内豈不足成子
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宫衆師晝掠邾衆保于繹
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諸負瑕負瑕故有
繹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吴曰魯弱晋而

遠吴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
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
之憂也若夏盟於鄫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
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
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吴子從之　穀
梁氏曰以者不以者也臨江劉氏曰邾子益何以名
絶之也絶之奈何虜服也蘇氏曰魯入邾以邾子益
來而不書滅何也邾大夫茅夷鴻保於茅請救於吴
明年吴為之伐魯魯復邾子故不言滅也在外曰以
歸在内曰以來内外之别也胡氏曰春秋隱君之惡

故滅國書取婉以成章而不失其實也恃強淩弱無
故伐人而入其國處其宫晝夜掠以其君來獻于亳
社囚于負瑕此天下之惡也吴師為是克東陽齊人
為是取吾二邑辱國亦甚矣何以備書于策而不諱
乎聖人道隆而德大人之有惡務去之而不積也則
不念其惡而進之矣以邾子益來惡也歸邾子益于
邾是知其為惡能去之而不積也故書以邾子益來
而不諱者欲見後書歸邾子之為能去其惡而與之
也聖人之情見矣明此然後可以操賞罰之權不明
乎此以操賞罰之權而能濟者鮮矣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
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
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
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
曹伯陽卽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
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
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
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
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邘　高氏曰宋之伐曹數

矣今又圍之亦已甚矣故啟而人之謝氏曰樂髡帥
師伐曹向巢帥師伐曹宋人圍曹大國無一為之援
而鄭能帥師救之善之也家氏曰春秋與鄭之能救
所以愧齊晉諸大國之不能救也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
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
之　愚按宋公滅曹而經書入先儒以為力能救之
而不救故不言滅信爾則救者之罪何責乎曹之過
也或又謂滅者亡國之善辭曹亡與虞同故不書滅

曹之與虞事既不同書法亦異難以例觀也或又謂
曹亡春秋之終興滅國繼絕世夫子蓋常有此言也
於是曹不言終滅其意蓋謂夫子至此不忍書滅也
義則深矣而失之巧聖人之心公平正大聖人之言
明白洞達未必如是之深且晦也詳考其義與公入
邾以邾子益來同文然其後既殺曹伯又無復曹之
事亦不應以內辭書外事也入字疑誤
吳伐我
吳為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
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

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
死之可也所托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
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
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王問於子洩對曰魯雖無
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
楚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
也不救何為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初
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
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
犯嘗為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為國人懼懿子謂景

伯莒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於庚宗遂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

蘇氏曰不言四鄙直言伐我兵加于國都也胡氏曰吳為邾故興師伐魯盟于城下經不書盟諱之也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亦云急矣欲盟城下則曰有以國斃不能從也晉師從齊齊侯致賂晉人不可國佐對曰子若不許請合餘燼背城借一弊邑之幸亦云從也遂盟于爰婁而春秋與之今魯未及虧不能少待遂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夫棄國者其能國乎使有華元國佐之臣則不至此矣故春秋不書與吳盟者欲見其實而深諱之以為後世謀國之士不能以禮自強偷生惜死至於侵削淩遲而不知恥者之戒也

夏齊人取讙及闡

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讙及闡　程子曰內失邑不書君辱當諱也不能保其土地人民是不君也已與之彼以非義而受則書取此與濟西田是也魯入邾而以其君來致齊怒吳伐故賂齊以說之家氏曰公羊穀梁以齊人為邾故謀伐魯故以地賂之左氏則以為季康子寧以女妻陽生陽生既君齊而女未以歸故齊人來伐今以經言而觀齊之兵端當從公穀非以季故盖齊取二邑要魯以存邾故春秋於取邑之後即繫之以存邾魯既歸邾子齊即歸侵疆春秋與齊以存亡之義也

歸邾子益于邾

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栫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大子革以為政　愚按不曰邾子益歸于邾而

曰歸邾子益于邾者盖言邾子益歸于邾則是邾子能自歸或藉諸侯之力以歸也今曰歸邾子益于邾則是魯見諸侯之伐已悔前過而自歸之也聖人與魯之意明矣許人改過遷善之義宏矣此義苟行天下後世有不可為善者乎家氏曰觀吴伐我而春秋不與之以救邾齊取二邑而春秋繁之以存邾而聖人之意可識矣盖齊之力自足以制魯何必名吴而與之俱伐存亡國義也召夷兵而伐與國則不得謂之義矣所以卒名外兇而有殖身衰師之悔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讙及闡

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如齊涖盟齊閭丘明來涖盟且逆季姬以歸嬖冬十二月齊人歸讙及闡季姬嬖故也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吴吴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　高氏曰公既歸邾子益于邾故齊人歸讙及闡前書取讙辭此書歸順辭張氏曰濟西田歸於十年之後故書我讙及闡歸於取之年故不言我泰山孫氏曰凡土地諸侯取之歸之皆書者惡專恣也取而不歸則又甚矣謝氏曰我兼邾則齊取我邑我棄邾則齊歸我邑不守天子分地而輙以兵力爭地爭城王法皆在所誅者也師氏曰齊欲救邾纔煩修辭閞譬利害使魯悟而自歸之可也乃取魯田以為脅致君曰不歸邾子則田不可復得茲則因事肆貪魯既失之齊亦未為得也向使魯不歸邾子則讙闡遂不免為齊所有是豈救邾之道邾胡氏曰魯以益來則齊人取讙及闡又如吴請師而怨猶未息也以此見國君造惡不悛則四隣謀取其國家莫能保矣歸益于邾則齊人歸讙及闡又辭師于吴而怨猶未泯也以此見國

君去惡而不積則四隣不侵其封境而自安矣去達放順息爭休兵齊無取地之罪魯無失地之辱以此見遷善之優改過之大而春秋不諱入邾以邾子益來者以明歸益于邾之能掩其前惡而美之也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郟張與鄭羅歸　穀梁氏曰取易辭也以師

而易取鄭病矣趙氏曰凡悉俘之曰取某師臨江劉氏曰此師也其言取之何覆之也覆而敗之不遺一人之辭也許氏曰春秋之季日尋干戈詐力相傾奇變滋起於是始志取人之師甚其譎惡其盡也鄭以不義深入敵境而圍其邑此固表師之道也大東萊呂氏曰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不義也猶有難也此直言取之易之甚也

夏楚人伐陳

陳即吳故也

秋宋公伐鄭

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占諸史趙史墨史龜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為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陽虎易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　家氏曰宋既滅曹又取鄭師于雍丘怙其驕盈覿御戎以伐鄭書宋公伐鄭罪爵也貶也何以知其為貶宋滅曹者也鄭救曹者也鄭自救曹以來與宋有隙連歲交兵雖更勝迭負不能存曹人之傾覆而鄭於義為直春秋與之比事而觀可以見矣

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齊甥也故遂奔齊　陳氏曰此吳人討邾奉大子革為政而後奔則其但書奔何以是為自失國也春秋之法苟其道足以失國雖有敵國猶以自致之文書之高氏曰先為魯所獲而又來奔其不知耻甚矣

公會吳伐齊

九年秋吳城邗溝通江淮冬吳子使來徵師伐齊至是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于鄎　泰山孫氏曰公會吳伐齊齊中國也吳夷狄也會夷狄伐中國其惡可知也家氏曰甚矣夫差之不仁也齊諸兵伐魯為邾故耳邾子既得返國齊人辭吳師齊魯無事吳亦得息其民夫豈不善乃以是為怒移伐魯之兵以伐齊於此知夫差之將亡夫以大伯之後已起而圖霸使之率循於義亦無不可而負才矜力日尋干戈聞伐國則喜而勇往聞止師則怒而移伐是故

春秋惡之書會吳伐齊公與吳皆有貶也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齊人弒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愚按經書齊侯陽生卒而傳稱齊人弒悼公以赴于師蓋是時夫差怒齊之止吳師也帥四國之師以臨乎齊兵威甚盛齊人方恐懼無以為解而悼公適薨乃偽赴于師若曰齊君得罪於吳國人已討之矣無辱諸侯之師吳師乃還吏因其赴遂以弒書經考其實乃書卒也

夏宋人伐鄭

許氏曰春取其師秋又伐之明年夏又伐之惡其脩怨不已也

晉趙鞅帥師侵齊

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起兵事不再令卜不襲吉行也於是取犁及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許氏曰助吳亂華伐齊之喪且文以見其罪

五月公至自伐齊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謝氏曰公孟彄以世子之禍出奔今以齊力還國書歸明其無大罪也

薛伯夷卒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胡氏曰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者也吳維蠻夷之國來會于戚則進而書人矣使季札來聘則又進而書子矣救而果善曷為獨以號舉而不

進之也其以號舉而不進之者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衰也陳者有虞之後嘗為楚滅而僅存耳今又無故興師肆行侵伐而列國諸侯縱其暴横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而吳能救之故獨以號舉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衰子欲居九夷乘桴于海而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其書吳救陳之意乎

春秋經傳闕疑卷之四十四

新安後學鄭玉纂集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齊為郎故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及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群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

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為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己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不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為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謝氏曰凡諸侯來伐不至都則書某鄙至國都

則書伐我皆婉其辭以父母國故也　愚按郊之戰論語稱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所謂門者必魯之城門也則齊師逐魯師已至魯之城下矣故云伐我也是戰也魯得不亡者賴有孔門諸弟子耳許氏曰以魯之微構怨大國郊之戰非其風俗礼義正勝國幾亡此仲尼之化也以是知君子居人之國雖曰其道不行猶蒙其福焉

夏陳轅頗出奔鄭

初轅頗為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為己大器

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轢哽進稻醴粱糗腶脯焉
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諫對曰懼
先行　許氏曰春秋書陳轅頗之奔君曰為人臣而
刻下以附上託公而營私者其亡乎家氏曰聚斂媢
上固當有討然國不能自討致衆怒而逐之是衆為
政也而可乎
五月公會吴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吴戰于艾陵齊
師敗績獲齊國書
十年冬吴子使來徵師至是為郊戰故公會吴子
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于嬴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

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
無平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
必得志宗子陽與閭丘明相厲也桑掩胥御國子公
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陳子
行命其徒具含玉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吴髮短
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使問弦多以琴曰吾
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
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
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
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將戰吴子呼叔孫曰

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劍鈹曰奉爾君事
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
拜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寘之新篋褽之以玄纁
加組帶焉寘書於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
國秋季孫命脩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
愚按何休註公羊傳謂魯與伐而不與戰然則魯師
雖在行是日未出戰故經止書及吴戰也家氏曰兩
年之間書公會吴伐齊者青魯深矣當闔廬之世春
秋會進吴書子自夫差之立迨今十有三年春秋皆
以號舉之為其用兵不戢而夷之也或曰吴伐齊國

書槃之敗而書獲何也曰責國書不能討內賊以伐
魯而名吴師也國書齊之世卿為中軍元帥國之存
亡係於掌握而坐視陳氏弑君專國而不能討又從
而受令焉其亦可鄙甚矣及乎艾陵歌虞殯具含玉
未戰而魄先褫矣敗於外賊乘於內簡公之弑齊國
之亡自茲以始不責書而誰責歟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冬衛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於宋子朝其娣嬖子朝
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

之娣寘於犂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於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姞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　家氏曰世叔齊之奔不足紀也春秋所以書識在孔文子春秋之義每責備賢者孔文子衛之賢大夫論語所謂敏而好學不恥下問者也而於世叔有二大過焉既使之出其妻而妻

之又以其通於初妻之娣奪其妻而逐之使世叔之弟遺烝於嫂瀆倫亂教至於再三夫子為是而去衛書齊出奔齊不足多責責在文子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十一年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礼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礼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胡氏曰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之古者公田什一助而不稅魯自宣公初稅畝後世遂以為常而不復矣至是二猶不足故又以田賦也夫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庇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今用田賦軍旅之征非矣田以出粟為主而足食賦以出軍為主而足兵周制宅不毛者有里布無職事者征夫家漆林之稅二十而五則弛力薄征當以農民為急而增賦竭作不使末業者獨幸而免

也今二猶不足而用田賦是重困農民而削其本何以為國書曰用田賦用者不宜用也近世議弛商賈之征達於時政者欲先者國用首寬農民後及商賈知春秋譏田賦之意矣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五月昭夫人孟子卒　公羊氏曰孟子者昭公之夫人其稱孟子何諱娶同姓蓋吳女也　愚按論語陳司敗問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揖巫馬期而告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娶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馬期以告

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春秋常法凡書夫人
薨葬必著其氏若著其氏則知其同姓而不可諱矣
此孟子所以不書薨葬而深諱之也然魯事多因諱
而後顯聖人對陳司敗以昭公為知禮而司敗因言
昭公同姓之為不知禮春秋書孟子卒而不稱其氏
讀者因知孟子歸昭公之同姓觀知禮之對既足以
見聖人尊君親上忠厚之心觀苟有過人必知之之
語又可以見聖人無欺天下後世之意然則對司敗
之言即作春秋之旨也凡人所為一違於道雖以聖
人為之掩覆回互而終不可諱也越禮亂倫者當知
所以為戒云

公會吳于橐皋
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
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
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
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
盟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吳徵會于衛初衛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
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
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
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摽也國狗之瘈無不噬也而
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
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
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
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大宰
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
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
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
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

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
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嚭說
乃舍衛侯
宋向巢帥師伐鄭
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嵒戈錫子産
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
人為之城嵒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
孫遂圍嵒十二月鄭罕達救嵒丙申圍宋師
冬十有二月螽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賸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
逃歸遂取宋師于嵒獲成讙郜延以六邑為虛　謝
氏曰宋師伐鄭圍于嵒鄭罕達抵其師而陷之書宋
師者其禍之大也鄭師不戒入宋雍丘而宋皇瑗取
之宋師不戒入鄭嵒邑而鄭罕達取之用兵寡謀則
有至全師覆沒而不及者可不畏耶高氏曰師出而
不設備者皆棄師之道故春秋著之以為伐國者之
戒家氏曰春秋書取師誅取者之不仁以多殺為功
也先書宋取鄭師于雍丘責宋也今書鄭取宋師于
嵒責鄭也責在取師則兵端有不論也

夏許男成卒
公會晉侯及吴子于黄池
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吴差于黄池秋七月辛丑盟
吴晉爭先吴人曰於周室我為長晉人曰於姬姓我
為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
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
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吴王有墨國勝乎大子死乎
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吴人將以公
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
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

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吴有豐於晉無
不焉以為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
晉成為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吴八百乘若為
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吴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
伯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吴人乃止既而悔
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將以二乘與
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謂大宰曰魯將
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
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吴實然且
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嚭言於王

曰無損於魯而祇為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　公羊
氏曰吴何以稱子主會也高氏曰黄池之會不主晉
侯而主吴子者晉侯不能主諸侯故也吴自柏舉之
栽勢横中國諸侯大小震慄皆宗於吴晉侯不見者
二十四年此不能主諸侯可知也元年書齊侯衛侯
伐晉見霸統之絶已受諸侯之伐故黄池之會吴子
主為不言公會吴子晉侯者不與夷狄主中國也不
與夷狄主中國者存中國也故以晉侯及吴子為文
搉吴之爵所以見中國之衰書晉之及所以抑夷狄
之横春秋謹嚴其義甚微故首止先及而後會所以

尊王世子黃池先會而後及所以外吳子也謝氏曰鍾離柤向之會皆殊會吳者以中國主也以中國主會故殊會夷狄而外之黃池之會以晉及吳者以夷狄主會也以夷狄主會故先晉後吳而抑之此主會則外之彼主會則抑之聖人尊中國賤夷狄其心見於此矣胡氏曰定公以來晉失霸業不主夏盟夫差暴橫勢傾上國自稱周室於已為長孟大伯之後以族屬言則伯父也而黃池之會聖人書法如此者訓後世治中國御四夷之道也明此義則知漢宣帝待單于位在諸王上蕭傅之議非矣唐高祖稱臣於突

厥倚以為助劉文靖之策失矣況於以父事之如石晉者將欲保國而免其侵暴可乎或曰苟不為此至於亡國則如之何曰存亡者天也得失者人也不可逆者理也以人勝天則事有在我者矣必若顛倒冠屨而得天下其能一朝居乎故春秋撥亂反正之書不可以廢爲者也 愚謂春秋之初隱桓之世周室雖衰天下猶知有王也北杏之會齊桓倡霸天下之事諸侯專之不復知有王矣至於會溫晉侯遂以諸侯召天王矣春秋之中晉霸奕世以攘夷為事天下猶知有中國也宋之會楚人與晉分主夏盟楚人爭先不知有中國矣至於黃池吳子主之晉魯皆聽命夷然則天下之壞齊晉吳楚之也三代盛時礼樂征伐自天子出未聞有霸主之權也中國四夷各安其分未聞有夷狄之横也自齊晉繼霸而王者之澤竭吳楚強盛而中國之勢微孔子為是而作春秋專以尊王而賤霸内夏而外夷然齊晉猶假尊周之名以行攘夷之事聖人以其雖有無王之罪終有攘夷之功故始也抑之中也進之終也與之矣然非聖人之得已也與之者所以救一時之亂抑之者所以杜万世之亂也至於吳楚既有僭王之罪又有猾夏之悪

聖人所以終絶之而莫之與也此黃池之會所以序晉吳上而書及以終春秋之盟會也歟葉霸遂王正春秋之所以望於後世攘夷安夏又春秋之所以望於後王也知此則知春秋之作雖始於獲麟實終於黃池之會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於越入吳

十一年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

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
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
焉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
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
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
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將死曰樹吾墓
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
道也至是越子伐吳為二隧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
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
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

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
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
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
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
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冬吳及越平　高氏曰吳
方為黃池之會爭權上國而於越又乘其無備而入
之自是吳不復振而越亦僭號稱王遂入于中國而
天下淪胥為夷狄不復知有周室矣原周之衰自幽
厲失道三綱紊亂而礼樂征伐猶自出於天子諸侯
畏周之威不敢肆也及平王東遷王室不競諸侯國

自為政周道陵遲夷於列國迨隱之世習以成俗而
楚遂僭竊王號無所忌憚然而文武成康之德猶在
民未忘周也故齊桓晉文相繼而起皇不秉大義以
攘夷狄而尊王室其盟會征伐必以王命為首諸侯
順之者存逆之者亡世雖無王而法猶立故春秋推
王法以繩之以天下猶知有周也及定哀以來齊晉
既衰政出於大夫吳楚横行於中國以勢相吞滅自
於越入吳之後吳楚又衰夷狄愈盛礼義無可復施
政刑無所復加諸侯習於凶亂不可告語靡然入於
戰國不復知有周而皆稱王矣胡氏曰夫以力勝人

者人亦以力勝之矣吳嘗破越遂有輕楚之心及其
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既勝齊師復與晉人爭長自謂
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國都矣吳侵中國而越滅之
越又不鑒而楚滅之楚又不鑒而秦滅之秦又不鑒
而漢滅之春秋初書於越入吳在柏舉之後再書於
越入吳在黃池之後皆因事屬辭垂戒後世不待貶
絕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而可廢乎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家氏曰此春秋霸國侵伐之終事也晉之盛威令行

於天下不待加兵而人知服從今其衰也趙鞅魏曼多更迭用兵侵伐小國數備恐於衛衛卒不服豈其力之不足耶鞅多志不在於求諸侯霸中國志於怙權自私而已矣春秋書黄池之會繼以楚伐陳於越入吳闔夏盟之無主夷狄迭興周室日微桓文之功遂息天下日趍於亂是故於鞅多之用師深注意焉

黄氏曰曹介宋衛之間前衛而伐曹不能克宋恐併有之故自此再伐困 而滅其國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公羊氏曰其言于東方何見于旦也何以書記異也

家氏曰平旦衆星皆沒孛乃見孛彗也邪惡之氣鍾而為彗彗者掃故置新之象前此入于北斗孛于大辰見以夜也今書孛于東方天欲旦太陽將作而孛見焉太陽作于東孛見于東妖星干太陽駭常之變也春秋降而戰國世道至此大變王而霸霸而夷也國並興皆以覬僭舉天下胥于夷矣哀弘

盗殺陳夏區夫

高氏曰凡書盗者以人皆可得而執之也盗殺蔡侯申盗殺陳夏區夫當春秋之季世變之甚至於盗與而專殺國君卿大夫則亂已極矣

十有二月螽

許氏曰自用田賦而比年三書螽貪殘無已之應也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公羊氏曰麟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程子曰始隱周之衰也終麟感之始也世衰道不行有述作之意舊矣但因麟而發耳麟不出春秋亦須作也 愚謂因

獲麟而作春秋故春秋止於獲麟麟為聖人出也世有聖人而麟出理之常也麟出而見獲聖人不得位之象理之變也聖人因麟出而見獲知其道之終不行也於是取其辱欲為治於當世者垂之萬世此春秋所由作也雖然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之歎夫子固已知其道之不行未欲恝然忘於斯世故為之兆也至於麟出而見獲則知其道之決不可行也於是無復有望於斯世矣此聖人可以行則行可以止則止所以為聖之時也嗚呼聖人之出處關世運之盛衰天不欲用聖人於一時者乃所以用於萬

世也歟

重校春秋闕疑序

闕疑者先世祖師山王公所集也公覃思理學發明經旨於春秋有闕疑於務有附註從徒數百教化大行至正中徵為翰林待制至上上遇疾而還時四方大亂我太祖起兵淮左自稱吳公丁酉秋命鄧愈取徽州明年強致先生從政弗屈臨卒以闕疑屬門人王友直播行之而不克荷又遭族氏內相構恐其書日晦雖有達者亦不為意嗚呼豐城之劍非雷煥不能知荊山之璞遇卞和而後為寶自公至今二百餘年始一見之家君不啻如獲拱璧然遺亡數卷搜求半載偶於宗人笥中得録為全書噫亦難矣顧以傳寫脫誤字意舛訛文也不肖嘗切病之趨庭之暇參互攷正求合義為或難曰春秋於宗國率多婉辭今子先拈纂是書也將以繼往開來而是非無隱得無戾乎予曰不然春秋褒貶之書也尊王賤霸歸於中道耳所以經明大義傳闡幽微若夫襲陋仍訛膠於偏見致經本旨黯然弗彰其咎滋甚且仲聽說以害公議回德以誤後人為有識者所詆又何以揄揚先烈而垂法將來難者唯唯而退於是歷叙此書顯晦之迹以見繼述之艱云

大明萬曆　　　裔孫獻文書於尊經堂

春秋經傳闕疑卷之四十五終